法藥名和尚年譜

李玉昆敬題

宏雲和尚法彙年譜

岑學呂編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歲次　一九九六年　一月　七日
乙　亥年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良辰敬印

「法彙
虛雲和尚
年譜」

倡印者：香港寶林禪寺

結緣贈閱

虛雲和尚法像

雲公像讚

倔彊此老　天魔嚇倒　露刀金剛　殺人如草
空中樓閣　沒頂頭腦　多子塔前　弋領羹掃
法華會上　分座多寶　無相而相　善頌善禱
先喫痛棒　再申懷抱　不動舌頭　許汝道道

弟子明一觀本敬題

寬賢老居士慧鑒：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閩河多
阻感嘆奚如憶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重
病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九死餘生偃臥床褥弟子
証圓等侍奉病榻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蓋恐
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未也雲神情不寧語音乖澀
隨說隨錄不成片段予亦未曾過目祇証圓等將稿寄
交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過愛遽爾印行且再版
雲居茅蓬用箋
矣時閱四年雲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

者畧為簽出請

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百病日增待尽而已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踪跡可尋況学道人耶留此数行又有何益若 居士以為佛法不離世法隨順可爾 此候

法樂

虛雲 丙申八月十二日

雲居茅蓬用箋

原序

青龍在壬辰之歲。雲門劫後。山陬法物。蕩然無存。吾師虛雲和尚。傷法道之陵夷。慮慧命之斷絕。使其徒向曩日駐錫之東南諸巨剎。網羅散帙。而平生殫力所著之「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教經註釋。」「圓覺經玄義。」「心經解。」竟不可得。僅繕寫法語詩文少分回。師歎曰。定業也。吾今不復隱祕矣。徇證圓等懇求。乃集諸弟子口述一百餘年所憶及之事蹟。錄爲年譜。並將蒐錄所得之法語詩文序跋等。命學呂編輯。爰集同人。分任讎勘。考訂。附註。撰次爲十卷。另年譜上下二卷。筆始於春初。簡撤於冬暮。名曰虛雲和尚法彙初編。書成。乃爲之序曰。學呂以博地凡夫。瞻仰十地菩薩。但覺其不可思議。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何敢序。以師命故。又何敢違。每於冥心編輯之際。味吾師不可思議之思。隨見隨拈。因月有指。枝中覓本。委上求原。聊此引伸。就正有道。夫諸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諸祖以續佛慧命。乘願再來。豈惟自了。有大悲大願存焉。悲大故憂之也深。願大故任之也重。吾師於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人。竊窺其行履。志大氣剛。心堅行苦。故能度生衆而收效弘。歷盡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閱世變。有生而無生。至其手建大小梵剎數十。

歸依門下弟子中外百數十萬人。此舉世所共知者也。而獨於吾師之重振綱宗。續佛慧命。有爲世所不盡知者。溯自達摩西來。至六祖而一花五葉。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濟仰發體用之論。雲門示三關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義。大布東方。及後則曹洞專主少林。濟仰則圓相漸隱。雲門於韓大伯後。難見其人。法眼盛於永明。而入高麗。獨臨濟尙存香火耳。元明以降。禪門宗匠。自中峯。楚石。以遞紫柏。憨山。天童。玉琳。屈指可數。獅絃其絕響矣。百餘年後。吾師出世。於鼓山傳法曹洞。兼嗣宗臨濟。中興雲門。扶持法眼。延續濟仰。與滅繼絕。慧日同光。以一身而參與五宗法脈。舍西竺龍樹外其誰耶。學呂特爲拈出。以告後之研求宗乘者。諒爲吾師之所許夫。序書於癸巳元旦。師年一百一十四歲矣。三災過後。佛日重輝。願留寶掌千年。常作人天眼目。慈雲普蔭。法乳同沾。則法彙由初編二編以至若干編。豈止宗鏡百卷已哉。此衆生所共禱者也。學呂淺陋耄彌昏昧。傳燈續錄。有賴後賢。是爲序。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恭序

佛歷二千九百八十年歲次第七十八癸巳

越六年己亥秋。師示寂於雲居山真如寺。事前一月。以近年蒐集之佚稿及弟子錄存之

法語遠道見寄。囑付重編法彙全集。其詳具誌年譜中。茲識其顛末於此。

辛丑仲秋學呂再識

目錄

虛雲和尚像
像贊
原序……一—三
法語……一—一一七
開示……一一八—一七八
書問……一七九—二一〇
文記類（附規約）……二一一—三六〇
詩歌……三六一—四四二
虛雲和尚傳……一—一〇
年譜……一—四二七

虛雲和尚法彙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編輯

法語

元旦上堂

玉戶不出。尊客天然。纔涉功勳。墮坑落塹。與其途中受用。何如金殿垂簾。直饒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懸崖上走馬。只如君臣道合。主賓回互。敲唱雙行。水乳合同。又作麼生。舉拂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元宵

山中正月十五。不是邨歌社舞。都盧本分禪和。不打尋常笛鼓。剔起無相燈光。照破人人鼻祖。且道燈未明時。光在什麼處。舉拂子云。明暗兩頭俱脫落。一剎那際現全身。

立春上堂

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大小雪竇見解如此。更買草鞋行脚去。

此間亦有一頌。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春花爛縵開。春鳥鳴啷啷。且道雪竇是。此間是。試定當看。

四月八日新戒請上堂

今日四月八。皇宮生悉達。九龍噴金軀。萬古香湯潑。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苦瓜連根苦。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百城煙水渺無垠。進云。如何是未生王子。師云。窗前勤苦讀。馬上錦衣回。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橫按鐵鎲全正令。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穩坐金殿裏。笑看雲捲舒。問。指天指地。事已張揚。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進云。戒元飯僧未審和尙還受他供養也無。師云。老僧供養他有份。進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又作麼生。師云。難消滴水。進云。恁麼則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也。師云。雨過竹風清。雲開山頂露。僧出云。某甲不問話。請師不答話。師云。早是多事了也。僧禮三拜歸位。師云。作家作家。僧掩耳。師云。適來患啞。今又患聾。僧無語。師云。果然多事。乃云。周昭甲寅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纔出胎來便揑怪。指天指地阿喇喇。攪亂大千世界人。盡向餬餅裏討汁。更有雲門跛脚師。頓教一棒要打殺。把髻投衙可憐生。大似普州人送賊。雖然一塵不立。野老安恬。是則固是。祇如門庭施設。國家興盛。又且如何。謝公財施兼法施。選得戒元勝狀元。

結夏

禁足安居。乃如來之儀軌。識心達本。是釋子之行門。道在人行。功由日進。茲者四月十五。適當我佛結夏安居之辰。雲集僧衆。登臨寶殿。諷演祕章。結起期制。自今以後。發十願。起三心。開明智性。報四恩。拔七趣。消滅障緣。受持佛號。存想聖容。不得冒熱遊行。傷害生命。稟七支之戒。皎如冰霜。持三律之儀。淨無瑕穢。定水澄清。慧日朗照。內契真源。外敷梵行。長般若之靈苗。成菩提之妙果。由此法門隆盛。海衆安和。天龍擁護。人物欽崇。

端節上堂

五月五日午時刻。百草煎膏。除瘡結。雄黃白酒。徧處灑。毒蟲穢氣。皆消滅。世人如是慶端陽。衲僧將甚麼時節。聊以拄杖弔中堂。超勝判符插門楔。諸仁者。且道拄杖子甚麼處超過判符。若道超不過。何以如此說。會麼。若道不會。請拄杖子自己造報。任他鑼鼓喧天。龍船飛渡。也是本地風光。靈明獨露。不動道場。憑你艾線榴紅。角黍斗大。無非祖師西來意。若也會得。任運度日。隨緣行化。如或未然。肚飢三碗粥。渴來一杯茶。——請

七月十五解制

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聖制告圓。衲僧分上事作麼生看。靈山垂運慈悲。目連神通救母。幸得

諸佛歡欣。赦拔冥中罪苦。且道千古聞名。如何取則。僧問。罪性本空。赦個甚麼。云。爲有這個在。進云。恁麼則有罪也。云。有。進云。還許懺悔也無。打云。寃家解脫。問。從天降下。卽不問。就地還鄉事若何。云。寒巖枯木逢春秀。進云。正恁麼時如何。云。帶雪松枝色更新。問。如何是人中境。云。鐵蛇橫古路。問。如何是境中人。云。踏着兩頭忙。進云。人境俱忘時作麼生。云。脚根下好與三十棒。乃云。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雪峯杓。禾山打鼓。木人奏樂。人人有分。個個摸索。頭角崢嶸。天清地濁。眼光電掣。口傾山嶽。正恁麼時。如何注脚。喝一喝云。斬卻南泉死貓頭。救得趙州狗子活。

師誕日大衆設齋請上堂

問。鐘鼓交參。人天普集。師登寶座。說何法要。師云。一朵紅雲擎寶蓋。進云。有何利益。師云。半空鐘韻落天花。進云。恁麼則佛祖歸宗。人天瞻仰。師云。聾者不聞其音聲。盲者不覩其文彩。問。纔登戒品。便踏佛階。是如何。師云。法海汪洋。何處躡足。進云。乞師引導。師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進云。弟子退身有分。師云。向你道沒處躡足。問。輕煙籠皎月。薄霧鎖寒巖。如何是禪定。師云。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進云。撥開雲外路。翻去月明前。如何是般若。師云。茅戶挂珠簾。龍樓鋪草座。進云。莫行心行處。不挂本來衣。如何是解脫。師云。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

城。問。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迺蒺藜之園。如何是戒。師云。信步入荒草。忘卻長安路。進云。如何是定。師云。百花叢裏過。一點不沾身。進云。如何是慧。師云。信受奉行。僧禮退。師乃云。此一段大事。汝若信得及。解得徹。纔登戒品。便踏佛階。戒定慧信受奉行。便得銀盌盛雪。明月藏鷺。茅戶挂珠簾。龍樓鋪草座。佛祖歸宗。人天瞻仰。汝若信不及。解不徹。法海汪洋。何處躡足。禪定般若解脫。大似輕烟籠皎月。薄霧鎖寒巖。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聾者不聞其音聲。盲者不覩其文彩。只得退身有分。雖然如是。因齋慶贊一句。作恁麼道——一朵紅雲擎寶蓋。半空鐘韻落天花。

中秋節上堂

中秋雲散月空懸。海衆同參問祖禪。赤脚頭陀無個事。橫拈白棒打瘋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世情偏向有錢家。進云。見後如何。云。仁義盡從貧處斷。進云。卽今墮答。莫妄想。問。參禪念佛。貴脫生死。生死到來。如何迴避。答。不用念佛參禪。再進云。不用念佛參禪。如何抵敵。打云。扶籬摸壁漢。乃云。今日中秋節。一輪光皎潔。自從威音來。古今無欠缺——會麼。

冬至小參

魯史書五雲。漢宮添一線。六陰剝落盡。一陽喜來生。天地否變作地天泰。小人道消。君子道

長。諸佛子。未得個入處。須覓個入處。已得個入處。亦須陸沈衆中。不露圭角。過了五九四十五。春雷一震——轟隆——躍過龍門。自然驚天動地去也。

除夕法語

臘月三十日到來也。諸仁者脚跟下事作麼生。汝等須知。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所以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若或不識。當面錯過。三世諸佛。也是這個。歷代祖師。亦是這個。天下老和尙。只是這個。乃至鱗甲羽毛草木昆蟲。無不承這個恩力。諸仁者還會得這個麼。若會得眉毛依舊。其或未然。年來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在寧波崇壽寺

七塔寺佛誕日請上堂

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云。年年有個四月八。人人盡道生悉達。惹得雲門不肖兒。白棒無情要打殺。且道釋迦老子過在什麼處。雲門意作麼生。衆中還有檢點分明者麼。僧問。世尊畫蛇添足。雲門雪上加霜。未審和尙如何。師便打。進云。正是雪上加霜。師云。擔枷過狀。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一鏃撩天。進云。出世時如何。師云。四楞着地。僧擬議。師打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隨云。覿面風雷白浪翻。滿盤璀璨寶珍珠。當

機托出難酬價。終不和沙賣與人。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七塔寺講經期齋主請上堂

釋迦如來。此時此刻。在柱杖頭。放光動地。宣說大佛頂首楞嚴經。卽今諸仁者還見聞麼。若道有見有聞。未離常情。若道不見不聞。又成斷滅。且道如何出此斷常二見去。若會得此事。隨緣度日。任運逍遙。若其不然。借柱杖子通個消息。門前七塔。元是楞嚴。千手觀音。全身佛頂。三聖妙相。豈離密因。正恁麼時。作恁麼生。若道有見。楞嚴佛頂密因。是何相貌。若道無見。七塔觀音三聖。俱在目前。將恁麼出得有無二見去。會得卽今講經期。主伴交參。盡是修證了義。崇壽寺中。經行坐臥。無非萬行真因。方能上報不報之恩。下化不化之德。今有三寶弟子某來寺進香。遇此開經良辰。植福延齡。請法飯僧。且道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梆聲高唱三輪寂。鉢色全含五觀心。

七塔寺講律聽衆設齋請上堂

拈柱杖云。佛慈垂化示三身。開權顯實露天真。若能言下契斯旨。何必添泉月入瓶。所以昔日盧行者薙髮。受智光律師滿分戒。正謂富嫌千口少。高沙彌知這般事便休。所謂貧恨一身多。今日崇壽七塔寺。四衆雲集。聽講戒經。須知戒性如虛空。持犯非言道。如天普蓋。似地普

擊。富者得之而不驕。貧者得之而無乏。向這裏直下知歸。穩坐沒底船。直達菩提岸。如或不然。五篇三聚從頭說。黃葉金錢君自看。今諸學戒上座等。設齋請法。爲祈戒根清淨。且道卽今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浙江寧波崇壽寺惟一請上堂法語

寒食來三天。清明去二日。去時爲萬有。歸來復唯一。萬有斯支蔓。唯一迺眞實。寧波橋報恩七塔僧堂前。都與上座相見了也。賓頭盧老比丘。往北俱盧洲抄化也。趨回應齋。沒尾猢猻。無位眞人。各受一分饅鞔。適來雙角麒麟。趁個五蹄白馬。在法堂走一趟。汝等諸人若不見信。問取惟一大師。自然與汝道破去也。良久擊拂子云。誰料金毛獅子子。爪牙不露甚希奇。

示某居士

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所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見文殊。領得根本智。經歷百城煙水。末後參彌勒。彈指樓閣門開。見彌勒與十方諸聖。談唯心識定。差別智慧。現受用身。須知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然法身無相。借色身而顯現。如當人一念差別。便落諸緣。諸緣不昧處。佛眼亦難窺。佛眼既不能窺。且道根本智與唯心識定。又在什麼處。若向這裏見得。說什麼善財五十三參。大法功圓。文殊受記。總不出老僧掌握中。參。

光緒廿六年庚子在陝西臥龍寺

闔省文武官員啓建道場九日慶祝慈禧皇太后七旬萬壽設齋請上堂法語

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柱杖云。佛母陀羅尼。佛頂王三昧。亦名祕藏大總持。巍巍乎莫能形。蕩蕩乎莫能名。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當今聖天子得之統御金輪。化育萬物。亘古今以彌堅。體乾坤以爲量。仁風汹穆。化日舒長。皇太后得之含衆德以有餘。育至尊而獨上。優曇現瑞。嘉鳳呈祥。茲則宮中添線。海屋添籌。翊運宣猷。調元贊化。諸公卿恭逢聖節。虔轉法輪。黃閣簾垂。百爾鸞翔虎拜。紫垣扇合。千行鷺序鵷班。彩映璿宮。五色慶雲垂玉露。虹流華渚。九霄紅日映瑤池。正當恁麼時。千官進壽。率土騰歡。仰憑闔城文武官僚。廣宣寶籙。遙瞻天上。敬爇心香。只如嵩呼頂祝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普天同慶。萬壽無疆。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陝西臥龍寺

啓建息災法會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上首白椎畢。執柱杖云。息災會啓。賑濟宏開。自他咸利。寃親等益。光同日月。量等太虛。天地以茲爲覆載。日月秉此而照臨。山嶽以之爲崔嵬。江河以斯爲流注。聖賢以斯爲化

育。天人體斯爲感應。陰靈仗此出苦難。寃讎了知得解脫。陣亡橫死明此卽超生。佛祖以此宏普化。衆人以斯修濟拔。某某以斯爲方便。今日爲撫院岑公暨全體官紳。啓建法會。諷經禮懺。設齋請法。仰冀諸佛菩薩。垂降禎祥。祈願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壽。殞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卓柱杖云。祇今釋迦如來在柱杖頭上。放大光明。其光清淨。無增無減。光光互映。如寶珠網。塵塵普利。刹刹全彰。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普利羣生。且道卽今向甚麼處見。如來轉大法輪。若向柱杖頭上見。未見在。若向妙寶華王座上見。亦未見在。既不如是。畢竟如何見。以柱杖卓一卓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卽今護法諸仁者。請法飯僧。爲祈所願如意。祇如因齋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八方霑潤無爲化。四海謳歌賀太平。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西安興善寺

蘇軍門請上堂法語

拈香畢卓杖云。長安春景實堪誇。來往紛紛盡作家。莫道人天小果異。萬緣普濟福無涯。所以世尊因地中徧修苦行。利人利己。莊嚴福慧。雖然如是。今日蘇府設齋散聯結緣。與昔日雲門餅。趙州茶。金牛飯。是同是異。若道是異。辜負施主。若道是同。又埋沒古人。卽今畢竟作麼

生了識去。良久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光緒廿九年癸卯歲蘇軍門曜森莫觀察楷寬慧居士等請到昆明金馬山興福寺

進院以柱杖指門云。

擊碎金剛圈。一條筆直路。此處太分明。有甚迷與悟。喝一喝便進。

大殿禮佛拈香云

渾然一物。穆穆仡仡。見得分明。阿誰是佛。倒身三拜。自起自屈。禮拜

伽藍殿炷香云

靈山有願。今日親逢。赤心鐵面。護法英雄。禮拜

祖殿拈香云

馬駒踏殺。石頭路滑。祖祖相傳。枝枝秀發。今朝落在幻游手裏。不許含寃叫屈。禮拜

興福寺衆護法居士慶祝進院請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上首白椎畢。卓柱杖云。卓開三際。挑轉須彌。風清月白鳥聲稀。柱杖橫擔知不知。僧問。鐘聲未鳴時聲在何處。師云。昆明湖下已深藏。進云。鳴後聲歸何處。師云。金馬峯前早拈

出。進云。離却兩頭又作麼生。師驀頭一棒。問。如何是行中定。師云。風清日麗黃金色。問。如何是定中行。師云。露冷雲閑皓月移。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真金不換鐵。進云。磨後如何。師云。照得鼻孔穿。進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連打兩棒。乃舉臨濟祖師示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爾等二人可承禕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云。和尙三日前說什麼。濟便打。又後克符上來云。和尙三日前打普化作麼。濟又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於是有棒喝機鋒。顯密宗旨。如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趙州柏樹子。狗子佛性話。且道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名色各異。若道是別。當面熱瞞。若道非同非別。汝等鼻孔撩天。何待山僧舌頭拖地。揮拂子云。要提無上毗盧印。須向千峯頂上行。下座。

與福寺癸卯除夕陞座法語

拈杖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今當臘月二十九。雖非大盡。竟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爲生死交接之際。以臘月三十爲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且看一年三百六十日內。曾辦什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度此一年。豈但虛度此一年。自無量劫來至於今日。總是唐喪過了。若不於此脚跟下作個立地。提起所參話頭。猛着精彩。年雖未

過。敢保又是虛度。豈但今年。或不猛力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度。諸仁者虛度時緣。也不管汝。但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以副出家學道之初衷哉。奉勸諸仁者。以鐵柱杖把殘年懶墮自恣昏沈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爲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見一日功程。及早討個樹倒藤斷。庶不負出家行脚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二十九。處處迎新兼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啻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試聽樓上五更鐘。寒毛竪起眉頭皺。年新舊人新舊。

光緒三十年甲辰在昆明興福寺

元旦上堂法語

僧舉高峯頌云。百年難遇歲朝春。師云。有甚閑心情。又云。姹女梳粧月樣新。師云。隨波逐浪。漢又云。惟有東村王大嫂。師云。古廟香爐毓苔清。又云。依然滿面是埃塵。師云。風吹不動水雲根。山僧亦有四句。年年此日是新春。萬象無言色更新。西壁崖前松伴石。飛花不染上林塵。且道與高峯是同是別。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許伊具隻眼。其或未然。幻游饒舌了也。竪拂子云。會得正月賀春王。這個明明不覆藏。只爲一生寒徹骨。冷雲殘雪自凝香。

佛成道日上堂法語

驢事未了。馬事又來。十方諸佛。有口難開。三思大事。再歎奇哉。且道如何是奇哉。底消息。問。佛成道時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未成道時作麼生。師亦打。進云。成與未成時如何。師拈香爐壁面擲。問。如何是第一玄。云。夜半波斯跳上天。問。如何是第二玄。云。碧眼胡僧兩耳穿。問。如何是第三玄。云。風吹柳絮捲寒烟。問。如何是第一要。云。孤峯頂上紅輪跳。問。如何是第二要。云。雪裏寒梅通一竅。問。如何是第三要。云。一句明明無巧妙。乃云。如來昨夜栽荊棘。今日梅花香滿室。忤逆兒孫處處乖。山僧膠上重添漆。

小參

僧舉拳云。和尙是個試金石。且道這個是銅是鐵。師打云。點鐵成金。問。大地冰清。凡聖路絕。還有出身處也無。師云。大地冰清。汝在甚麼處着脚。進云。早已呈似了也。師云。獅子峯未點頭在。僧作禮。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上堂法語

黃梅時節。陰晴無常。我輩用功。亦復如是。古人目之如隔日瘧。若是真實究竟。此道豈有今朝來日。專要一念萬年。方能相應。且道相應個甚麼。如若未然。看取黃梅時節。陰晴無常。還有此等名目否。虛空尙且假名。妙理誰來安號。名言皆虛。當處無生。無生之理。隨緣應現。故

所以一切塵中一切塵。一切心中一切心。一切心中一切塵。一切塵刹亦復然。會得隨緣應化。順理度時。如其不然。卽午吃飯是誰下口。參。

示某遊僧

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則且置。因甚口吞佛祖。眼蓋乾坤之人。還要喫棒。答。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左邊鐘樓。右邊藏殿。作麼生轉。問。蟭螟眼裏作活計底人。爲甚盡大地無下脚處。答。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客作漢到者裏作麼生去就。師問僧。喚作竹蔑子則觸。不喚作竹蔑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僧云。數百人善知識猶作個問話。師云。闍黎大似個作家。僧喝。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石敢當。問。如何是應身。師云。長的長。短的短。

甲辰在昆明筇竹寺結冬小參法語

拈柱杖云。萬木零落臘月終。浮生幻化本來空。空空空到無空處。破臘寒香不待風。直得金烏玉兎。西照東輝。有時坐却日頭。不知天曉。忽然案山點頭。逼塞虛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實希有也。大奇。天無四壁。地絶八維。百川衆流來入海。衲僧聞見朗如眉。未審諸上座還識衲僧見處麼。若能識得分明。與此法門有相應分。不負來山參學一番。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不覺老從頭上。不自精進。終無了日。雖然如是。卽今小參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實法本

來無。心差見轉殊。若悟三空理。何處不如如。

示衆禪人

自古禪德。無不從參學而入。所謂參學者。卽戒定慧是也。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相資。其道乃成。是以道非常道。名非常名。皆由智慧而顯機用。故智有決擇之功。慧有曉了之義。如以禪定熏修。方與如來法流水接。所以楞嚴云。見性明心。然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若見吾不見之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云何非汝。如此是如來覿體爲人處。雖則如是。亦復要知命根在甚麼處。必須親遭毒手。攝入大冶紅爐。將三學凡流。一齊拋向爐中。燒得焦頭爛額。使其說心說性。論是論非。牽長漏短。總沒有開口處。到此時節。擬議停機。劈頭便棒。設有個出格的丈夫出來道。恁麼時如何巴鼻。直向他道。一鍬撩空高着眼。弓弦响處日中看。

爲蕭國良薦慈親靈小參

水落天高鶴夢驚。遠山層碧曉霜清。還鄉一曲歸來晚。雲在青天月在庭。真純之理。本非聖而非凡。英靈之氣。不鍾男而鍾女。摩耶夫人。勝鬘夫人。妙德夫人。韋提希夫人。都在山僧拂子頭上。與羅太夫人對彈無生曲調。衆中可有聞者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咦。——見鬼。大喝一聲。釋迦老子來也。

戒期圓滿上堂法語

陞座。起制諷讚聲未歇。又是滿期出堂節。彈指流光去不停。諸人大事何時決。堪痛切。堪痛切。普勸諸仁者。回頭須猛烈。識取未生妙戒體。本無三毒幷六賊。即今值傳戒期滿。求戒諸子。功德周圓。喻入海採寶。滿載而歸。既已獲得。謹愼守護。禪律幷行。體用皆備。果能如是。不負來山一番。即今下山。不可東去西去。勉勵同參。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咦。——何處是萬里無寸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參。下座。

小參

堅拂子云。識得這個。却被這個所縛。不識這個。亦被這個所縛。且道這個是甚麼。僧問。怒氣騰騰時如何。師云。你何不翻身。進云。覿面威風。無個不有。師云。獨汝無分。僧舉拳。師便喝。問。萬象叢中一點紅。莫是柱杖麼。師云。柱杖且置。如何是一點紅。僧便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僧云。和尚耳聾。師瞪眼。下座。

講經圓滿請上堂法語

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柱杖子是相非相。作恁麼生見。果能了此。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原是家珍。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本非分外。所謂大小相含。一多互攝。若證此道。上報

不報之恩。下化無爲之化。今朝講經圓滿。諸兄弟匆匆忙忙。東去西去。且道甚麼處去。良久云。一鉢持歸靑嶂裏。三衣飄入白雲鄉。今施主於經期圓滿。設齋供衆。爲祈植福延齡。作麼生道。又良久云。道場散了。佛言善哉。下座。

光緒三十年甲辰秋在滇省筇竹寺

大理提督張公松林李公復興等再三堅請住葉榆崇聖寺固辭不獲勉應其事

進院法語

進山門以杖指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挽手拽不入。雲上座不費力。普令人人一超直入。

彌勒殿云

無古無今一道通。門前三塔現玲瓏。入門瞻禮黃金相。印在深心一笑中。展拜。

韋馱殿云

記剳靈山威德神。佛門常護藏弘深。手擎寶杵披金甲。輔正摧魔轉法輪。展拜。

伽藍殿云

十八尊神護法眞。恆沙功德願宏深。僧伽振作權衡大。輔正摧邪萬古心。展拜。

佛殿云

乾屎橛是何作略。麻三斤縛手縛脚。惟有殿裏的觸着磕着。展大具九拜。

進方丈云

人人眼橫。個個鼻直。論甚麼動靜語默。說甚麼得力不得力。唉。不因漁父引。爭得到桃源。識不識空相憶。

三塔崇聖寺上堂法語

法堂立定。以柱杖指法座云。這個獅子寶座。諸佛諸祖。天下老和尚。靡不如此。豁開人天正眼。掃清魔外邪宗。卽今雲上座到來作麼生。震威一喝云。要登便登。要坐便坐。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混沌以前。世界未出。早已全體獨露。爇向爐中。專申供養。常住三寶。釋迦文佛。十方諸佛菩薩。伏願法輪常轉。佛日增輝。次拈香云。金杖馥郁。玉葉芬芳。作國家之屏翰。爲佛教之金湯。奉爲今日請主。提督軍門張公松林。李公復興等諸護法。伏願壽比南山。長享人間福祿。慧高北斗。頓明自性菩提。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般若爲根。六度爲本。爇向爐中。奉爲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中興繼位諸祖老和尚。天下宏揚法化諸大善知識。及現前兩序大衆。同悟一心。頓超聖域。再由懷中取出香云。此一瓣香。歷歷明明。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則珠回玉轉。放下則海晏河清。曾經屢受犍槌。不敢覆藏。今爲第一回特地拈出。供養鼓山湧泉堂上

上妙下蓮老和尚。用酬施戒授法之恩。斂衣就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卓柱杖云。崇聖重興繼祖宗。大千沙界暢真風。個中端的西來意。月自西來水自東。今有護法張李二公。再三堅請山僧登座。敷揚宗乘。重興道場。自漸德薄慧淺。豈能肩此重任。固辭不獲。只得勉強應個時節。仰仗護法檀那。兩序大衆同心協力。發菩提心。雖然如是。卽今無私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下座云。倒却門前舊刹竿。仰仗大衆重扶起。

三塔崇聖寺講法華經開經日請上堂法語

陞座。拈香畢。卓柱杖云。歸化宏開布法筵。海衆同參話勝緣。捱得黃檗三痛棒。始契臨濟玄中玄。今衆護法設齋供養三寶。植福延齡共證菩提。卽今菩提作麼生證。良久云。是法常住法華會。有教無非方便門。石虎登山循故路。泥牛入海已無痕。另行一句作麼生道。妙法無言說。菩提徧處栽。

大衆預送師長生牌位進祖堂設齋請上堂法語

捉月空中掛。移花石上栽。清淨本然者。何必強安排。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其間不能容髮。那一處不是山僧鼻孔。盡十方世界。地輪。水輪。火輪。風輪。海山林藪。明暗色空。如天帝網。印現重重塵塵剎剎。明杲杲。露堂堂。那一處不是山僧眼睛。這裏覷得透。將祖師堂裏。一隊老古

錐的蓮座。若新若舊。盡行搬去燒火。也不爲分外。脫或未然。休將三尺木。博取玉芙蓉。

鄭玉隆居士薦親請對靈小參

松濤落落。夜寒而木馬嘶風。山色沈沈。天曉而泥牛耕月。卷舒不露於朕兆。來去豈覓乎形踪。恭維薰翁老護法。壽近八旬。名聞當世。領袖一代羣倫。創立千秋事業。玉樹盈階。芝蘭滿室。身游無極之光。心契有形之外。視富貴如浮雲。棄形骸若敝屣。樹高千尺則且置。葉落歸根事若何。燒香云。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接引大導師阿彌陀佛。

衆新戒請上堂法語

問。五時八教卽不問。臨濟賓主請師宣。師曰。杲日麗中天。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目前是闇黎。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此間是老僧。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闇黎不識闇黎。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老僧識老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未審此理如何。師云。花團錦簇簇。進云。直鈎鈎猶龍。曲鈎鈎魚驚。祇如透網金鱗。如何下鈎。師云。收取絲綸去。進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師云。浸殺闇黎。進云。一點也瞞老和尚不得。師云。相救相救。問。學道以戒爲先。如何高沙彌不受戒。師云。買帽子相頭。進云。戒中以殺爲重。如何歸宗斬蛇。南泉斬貓。師云。路遙知馬力。進云。巨靈抬手無多

子。劈破華山千萬重。師云。不是好手。問。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日日是好日。進云。昔日諸祖。今朝和尙。師云。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親筆無中。僧各禮拜。師乃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所以千巖和尙道。參禪爲第一。受戒爲第二。修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既是出家人。應行四種事。須是與麼人。解得與麼事。

上堂

釋迦老子在人眼裏。耳裏。鼻裏。八萬四千毛孔裏。頭出頭沒。諸人還信得及麼。古人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只要信得及。見得徹。博地凡夫。當時成佛。說甚麼沙彌比丘菩薩三聚淨戒。其或情關結鎖。智眼未明。必須精進。一一嚴持。遂舉南山宣祖道。持戒精嚴。諸天擁護。國王供養。一日律師問天曰。人間作何功德爲最大。天神曰。齋僧功德爲最。師云。佛法二寶賴僧寶扶持。若無僧寶。佛法二寶無人流布。善根無處培植。所以齋僧功德爲最大。雖然。有一人終日喫飯不咬一粒米。且道與麼人作麼生供養。卓杖下座。

小參法語

卓柱杖云。喚作柱杖則觸。不喚作柱杖則背。卽此觸背二字。便是生死根本。觸卽是逐境生情。

則有我人是非。背卽是違背己靈。則違佛祖聖道。如此對待。便落坑塹。開口動舌。非有卽無。知解不清。焉得解脫。汝等參禪。必要話頭親切。頓發疑情。看他是個甚麼道理。一句分明。蓋天蓋地。若道有無不立。又是矯亂外道。到這裏畢竟有個出身處。於此透得。纔不被天下老和尙舌頭瞞却。經云。縱經塵點劫。不如一日修無漏業。且道如何是無漏業。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

僧參問

久慕和尙。特來領棒。師云。喫得柱杖子也未。僧擬進語。師云。不打死漢。

師見數僧從街上回。問。十字街頭來的來。往的往。因甚街心一塊磚子無人踏着。一僧云。不曾離。師向僧脚下連打數棒。僧云。踏着卽禍生。師拽柱杖笑歸方丈。

彌勒樓閣向鬧市裏洞開八闥。因甚把手牽君不入。欲明無生法忍。問取街前石敢當。且道石敢當具甚麼眼。高莫過天。厚莫過地。因甚覆載這個不得。

爲張佛乘居士舉火法語

拈柱杖云。數墨循行八十年。來參崇聖祖師禪。一聲囚地逢時節。門外野風吹白蓮。北斗藏身易。轉位就功難。且道作麼生轉。擲火炬云。勝熱婆羅門向你道也。

大塞送骨入塔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泥牛拽耙入深潭。平生活計爭人我。今日空餘枯骨寒。勿負蒼山萬松杉。爍迦羅眼莫能看。相將送入無縫塔。薦取木蛇那一關。

爲馬寬龍居士封龕法語

娘胎落地好分排。末後無端作一堆。柱杖頭邊兩行淚。半爲歡喜半爲哀。臨行一句無私話。滿樹梅花帶雪開。……封。

起龕法語

以柱杖敲龕頂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密移一步。急急如律令。——起。

擧火法語

無著與天親。機分大小乘。雪峯與巖頭。生死有何憑。一條大光明杲杲。萬象之中獨露身。——燒。

滇南洱海東羅詮寺講法華經上堂法語

拈杖云。若說第一義。早已成二三。今有護法來寺請法。爲消災除罪。卽今滅罪作恁麼道。良久云。拂子擧起。倒轉乾坤。情與無情共一真。卽今聖凡還有分別處也無。若道其無。儱侗禪和。若道其有。千聖不識。祖祖密契。密契個甚麼。如是如義。非汝所知。且聽古人唱和。石女生

兒作繼胤。空花果實解療饑。茲實當人之密用。擬議卽乖。乘斯法華勝會。更祈宣揚宗教。且道宗教還有分別也無。別卽且置。合成一家事如何。拂云。靈山湧寶塔。今此擧拂子。如何吩咐。良久云。非汝境界。多寶佛既已過去。云何又說是現今。既是現今。云何又說過去。經中分明說二如來同在一塔中坐。不言三佛。正是過去一位。現在一位。未來不可得者。乃座主見解。老僧則不然。三世一切佛。同在塔中轉法輪。惟有山僧不居塔內外。亦非無處。又作麼生。莫起斯見。其義難明。勿貪施主信心。暫以世諦流布。頌曰。龍女成佛不爲妙。提婆達多轉法輪。寶所化城元無異。窮子何曾記富貧。尋源得水須自飲。衣珠不失免沈淪。文殊起教法潤布。終歸普賢行願深。大白牛車候門外。長者不離牛自馴。

大理官紳請在觀音塘大石庵上堂法語

陞座。執柱杖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重重羅網。誰人得出。可笑當年老維摩。毗耶黎城落雙絕。當時若有出格手。打他一掌又何說。且道是文殊打維摩。是維摩打文殊。若然揀點得出。對面相呈。箭鏃之機。擬議則錯。良久云。縱有千手眼。弄巧反成拙。不如歸家穩坐。聽吾一頌。揮拂子云。妙香蒼洱古今流。化作羅刹留石頭。三十三身透火宅。入流亡所駕白牛。

葉榆官紳賓川縣盧公邦純縣紳張憲貞石鐘寺長老寶蓮悉檀寺僧官妙齡及全山

僧衆等由大理崇聖寺請到石鐘寺進院法語

至山門。以杖指門云。這個華藏玄門。具足森羅萬象。山僧一趨直入。不落聖解凡情。卓柱杖云。入。

至彌勒殿拈香合掌云。位居補處待當來。見着人人笑口開。靜坐山門無一事。妙哉。展拜。

至韋馱殿拈香云。天大將軍示現真。長作山門護法神。伏怨降魔擎寶杵。常年甲冑不離身。展拜。

至大殿拈香合掌云。巍巍堂堂。獨露真常。威光無量。普耀十方。但能眼中無幻翳。觸處毗盧大法王。展拜。

至方丈陞座舉如意云。一別雞山已有年。前於光緒己丑年禮祖未停下山　今朝策杖返林泉。蒼山面目渾如舊。山色溪聲盡說禪。諸上座。幻游昔由藏印撥草瞻風。來此禮祖。石門緊閉。水潑不入。只道倒却門前剎杆了。故爾下山。奔波逐浪十有餘年。迫到山窮水盡。瓦解冰消。循酬夙債。又被業風吹來。依然如故。昨離洱海歸香國。今入靈山此會場。試問有去有來麼。或是無去無來麼。少頃云。去來即不問。且道即今如何是新主人進院一句。以如意向左右一舉云。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下座。

至臥室。執拂云。入此室。傳此命。高提祖印行王令。大家齊唱太平歌。挑起祖燈續慧命。

上堂

拈香參座畢。執杖指座云。這個法王座。龍天普護持。山僧登此座。好轉法輪時。柱杖云。陞。祝聖畢就座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柱杖云。世間可有清涼境。初祖常居雞足山。宗教同源真法窟。巍巍天柱護禪關。諸上座。幻遊昔年來山禮祖。一宿樹巖。因曾發願傳香。不覺萍飄歲月。今來住持。前後作略不無。且道其中還有今昔不分。始終一致者麼。向左右顧視云。昔也如是。今也如是。我也如是。你也如是。大地衆生無不如是。雖然。今護法等恭送進院。廣結善緣。敬設如意大齋。特請舉揚個事。且道作麼生始得呢。卓柱杖云。扶起舊剎杆。點出金剛眼。交杖下座。

修造大殿法堂天王殿鐘樓鼓樓及各堂寮落成執事元旦日上堂法語

大佛頂莊嚴王三昧。湧現出一毫端許。轉換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歲時日月。情與無情。悉皆蘄新。於蘄新日月中。現出瓊樓玉殿。轉不退轉法輪。令一切世出世間。剎海衆生海。悉入如來智慧海。福德海。妙用神通海。慈悲喜捨海。不思議自在解脫海。迴顧左右云。如何是莊嚴王三昧。——陽春從此回沙界。滿目風光萬象新。

準提菴續源請上堂

執杖云。心中了了語何人。獨掩柴扉日又昏。六鑿未分誰擾擾。一爻纔動始紛紜。諸善知識。

卽今舍那如來在柱杖頭上。放光動地。張大梵網。撈漉衆生。敢問個中誰是知音。若還揀點得出。不枉披此法服一番。可以上報無報之恩。下化無爲之化。堪爲人天福田。可將椰栗橫坦乾坤。手擎日月。毫納須彌。口吞四海。踏破虛空。不爲奇特。如其不然。徒負緇衣之名。汨沒塵勞。何期了脫。嗚呼。同滯末流。勉強相勸。諸兄弟奉佛行持。且道行持個甚麼。良久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掩關於迎祥藏經閣受護法檀越張斌陳和馬金墀趙然羅玉林楊宏起及衆居士等請出關上堂

問。大願關開。金毛突出。不是無風起浪。要且祖令當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河大地色重新。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豎起眉毛八字分。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吹毛劍下不容情。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歌聲不絕太平春。進云。料揀承蒙師指示。金鎖玄關作麼生透。師云。脚跟着力。進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飛過竹林烟。此意如何。師云。閒言語。進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一度新。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九夏安居事未閑。棒頭打破是非關。就中有句誰能識。跳出青峯山外山。喝一喝下座。

光緒三十年甲辰冬

太和張李二軍門賓川縣官暨諸檀那護法送到雞足山鉢盂峯鉢盂菴進院法語

入院以柱杖指門云。雞足巍巍洱海山。聖凡莫作等閑觀。一朝惹禍難分說。毒藥醍醐繫兩端。坐守金欄待彌勒。鉢盂擊破起波瀾。應機殺活休爲怪。有誰開闔石門關。

伽籃殿云

布金由長者。肇固賴尊神。勿忘靈山囑。常時護法城。聖凡無二路。賞罰示彰明。永沐神功德。威光萬古名。展具。

祖師殿云

師承別傳旨。拈花舊典型。剎竿曾倒却。扶起破沙瓶。展具。

大殿佛前云

稽首禮覺皇。聖德妙難量。覺迷隨類解。應現水月場。僧伽歸法化。檀信獲禎祥。祈消三界火。大地作清涼。展具。

方丈室云

踞此座。親擔荷。棒頭禪。誰放過。喝一喝云。莫學老維摩。古今成話墮。

挂板云

舉起板云。橫身三界外。露地白雲中。擊一下云。幻遊親舉唱。千古振宗風。遂拄。

護法居士供法衣請上堂

拈請帖云。靈山咐囑。有大因緣。擲地金聲。分明舉似。指法座云。法法不隱藏。古今露堂堂。更進這一步。明明爲舉揚。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喝一喝云。雷電擊長空。萬派起雲龍。祝延天子壽。開繼少林宗。問。世尊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答。正好著眼。進云。兩頭坐斷時如何。答。死水不藏龍。進云。甚麼是學人着力處。答。脚踏實地。進云。如何是轉身處。答。進前一步。進云。如何是親切處。師打云。石虎當途踞。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春光夜色鮮。問。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翠竹含青煙。問。如何是第三玄。答。花開笑破天。問。如何是第一要。答。子規枝上叫。問。如何是第二要。答。有句人難曉。問。如何是第三要。答。棒頭開一竅。拈袈裟角召衆云。金欄之外無多子。倒却門前一剎竿。下座。

上堂

喝一喝云。一喝橫飛劍刃鋒。西天東土莫相逢。此段風光何處覓。堂堂八面總玲瓏。揮拂子顧左右。時有內翰方公祚享出問。學生特來進香。亦無所問。師云。當面不識人。進云。識人也。師云。虛空也太愁。進云。愁甚麼。師云。鷄鳴卽是天曉。公作禮。師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夜靜無人

水自流。一天雲散秋江月。

解制上堂

舉洞山道。衆兄弟。夏末秋初。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一老宿云。切忌萬里無寸草處去。一云出門便是草。一云未出門時亦是草。蔓蔓地。且道者四老漢。還有優劣也無。試辨別看。若辨別不出。聽取一偈。今朝二月九。打開布袋口。浮雲飛出來。那個隨情走。踢倒古須彌。黧奴呑北斗。

祝聖寺聖首座請上堂

問。有問有答是尋常。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也是尋常。進云。請師別通一線。師云。闍黎站過那邊。問。二祖禮拜達摩安心。和尚陞座開堂。是同是別。師云。冬瓜換葫蘆。進云。從上宗乘還有分付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分付阿誰。師云。分付你。進云。恁麼則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未敢相許在。問。五位三玄即不問。三教一家請師宣。師云。老聃夫子念彌陀。進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云。認後如何。僧無語。師云。墮坑落塹。進云。請師相救。師云。老僧救他不得。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釘樁搖櫓棹。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拔棍使風帆。饒汝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聰明伶俐不無點。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

作黃金。神通妙用。却有些些。若論衲僧下事。總是鄭州出曹門。必不得已應個時節。向諸人道。善男子。得人身難。具丈夫相難。圓頂出家難。登壇受戒難。遇真知識難。聞正法更難。須知有個不難的。山僧適來道了也。請首座爲汝等再道。

重裝三世如來迦葉阿難文殊普賢諸像告竣開光上堂

真如平等法性身。猶如虛空無分別。若人持尺量其數。縱經塵劫不能測。一法若有。文殊喪其智體。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的時節。擧筆點空云。如來足有大人相。如來手有大人相。如來胸有大人相。如來眼有大人相。名自在普照雲。種種妙寶而爲莊嚴。摩尼寶光。清淨瑩徹。普見一切。皆無障礙。如來頂有大人相。遂擱筆云。莫將一筆輕輕點。如來頂上有圓光。

送衆靈骨入海會塔以柱杖指骨罐云

頭出頭沒。一堆白骨。奔波奔波。如何如何。使窮子知恩有地。免骷髏露溼霜摧。明淨竟如皎月。寥廓似乎太虛。山僧今日爲汝點出最後光明。俾髑髏露出眼睛。一個個照天照地也。

大寒送諸靈骨入塔

以杖敲露骨一下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今歸土。一物常靈甚處安。仔細看。通霄

路迴海天寬。於此覷得透。霏霏雨雪留難足。點點梅花落缽盂。於此覷不透。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寓北京龍泉寺

肅親王爲老福晉請對靈小參法語

拈柱杖云。齋主崇佛請小參。感應道交信念深。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卽此功德母。如天蓋地函。於中無聲臭。乃有去來今。生死幻相不可執。惟有功德三界欽。大衆。老福晉能以此功德根源。生忠孝之門。入忠孝之室。毓忠孝之大賢。其功德巍巍。充滿太虛。光前裕後。照耀古今。皆老福晉之至善心中流出。這也且止。卽今老福晉慈容宛在。尊靈在甚麼處。良久作圈相云。一念無生全體露。循環妙應水中漚。生天成佛何須問。傾向葵心日愈高。卓杖下座。

宣統元年己酉歲請藏經回山敕改缽盂庵爲護國祝聖禪寺

戒期上堂因久雨復晴執柱杖指座云

今日晴。昨日陰。慧日高懸天下欽。一喝虛空皆粉碎。波澄識海老龍吟。拈香畢。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迎祥創業缽盂庵。前三三與後三三。祝聖嘉名垂宇宙。天龍呵護藏經函。蒙恩更賜新衣

缽。題額應知護國心。萬壽戒壇崇佛教。法幢輝耀古滇南。今有比丘尼如桂等爲法心切。請山僧上堂宣揚聖意了三學之妙義。證萬德之玄淵。梵刹永振。林木向榮。卽今殿宇興隆。一句又作麼生道。仙鶴山頭雲似錦。缽盂峯下瑞光涵。

己酉除夕小參

擧北禪賢和尙夜參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根。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田家樂。何故。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云。縣裏有公人來勾和尙。說和尙宰牛不納皮角。禪遂將頭上帽擲於地下。那便拾得。禪擒住。那將帽覆禪頂曰。天寒且還和尙。禪呵呵大笑。顧法昌侍者云。者公案作麼生斷。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師云。北禪不解烹宰。勾賊破家。維那見義不爲。過後張弓。法昌依草附木。如新婦怕阿家相似。總是簸弄老婆禪。鈍置煞人。幷無一個有些子衲僧的氣概。山僧若作維那。北禪纔擧。便出衆云。某某與和尙代庖。他若如何若何。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免得後人向牛皮裏鑽倒。若作北禪。待維那云。公人來勾和尙。便云賊在那裏。他若擬議。與他一掌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若作法昌侍者。待問者公案作麼生斷。便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豈不頭正尾正。北禪宰牛分歲。山僧一一據款結案了

也。且問諸人如何是露地白牛。——參。

宣統二年庚戌

元旦上堂

通身絕覆藏。隨處揚家醜。佛法到新年。說甚無與有。歷歷甚分明。古今常不朽。山門已洞開。焚香祝聖壽。諸上座還會麼。但得天晴殘雪盡。自然春到百花香。

正月初三日與戒塵師開關

執杖云。契合機宜福慧倫。春風到處起祥雲。打開一把無鬚鎖。請出當年舊日人。目顧左右云。而今戒上座。可謂自益益人。三年一彈指。理證功深。頓破從前疑網。今年新春。原是去年新春。隨緣應世。不動道場。妙玄無礙。如月印江。悟無內外。任意自在。大衆敦請出關。同心慶祝。鎖上加封一擊開。塵塵轉處悉如來。以杖擊鎖云。開。

四月戒期圓滿解制

執杖云。人世誰能猛着鞭。時流多被境推遷。安居三月期終滿。戒體堅貞戒相圓。今有戒弟子請法修齋。供養賢聖僧。願冀早證菩提。令行方便。同奉母陀印。以手執杖作吹笛勢云。看這無孔笛。吹個牧牛韻。結制十方來。解制十方去。去來若浮雲。結解隨時處。十方無上下。當天萬

事空了無動靜相縱橫處處通雖然如是卽今解制一句畢竟作麼生卓杖云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無腔信口吹下座

民國元年壬子改用陽歷

戒期上堂

執杖云祝聖寺中搬磚弄瓦禪講淨筵吐出舌根撞破牙尖紙逢世尊涅槃只唱波羅提木叉是我等大師爲最後咐囑諸善知識還見聞麼除了語默動靜清濁二途外究竟作麼生是卓杖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下座

爲悉檀寺妙齡和尙起龕

天緣已畢大事完成一靈不昧旋元歸真坐斷三際湛然常住不是無相薩迦羅身長天一色白毫光日落西方是故鄉東西泯滅卽淨土唯心極樂請承當以杖擊棺云起

舉火以杖作相云本此寂光妙應無涯世壽六旬回首故家捐棄朽宅罷戀自他請出門外任駕三車執火炬云智火煅凡身凡身爲有我有我遂有生無我則無那了玆幻化質真空卽性火煅盡人我相端身蓮中坐云燒

佛誕日說戒上堂

問。指天指地弄笙簧。送語傳言出法堂。侍者尚能多意氣。老師應是不尋常。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出門伴着乞兒行。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當堂不正座。怎付兩頭機。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龍師火帝千字文。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癩狗泥猪嘗起舞。僧禮拜。云。且喜新豐曲。今朝特地聞。師云。掩耳偷鈴。問。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動鳳凰兒。尋踪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祇如雪峯云。鳥石嶺相見也。望州亭相見也。僧堂前相見也。意作麼生。師云。雪峯無此語。進云。都道雪峯遠。誰知逗石門。師云。且喜沒交涉。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此意如何。師云。脚下好與三十棒。進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作麼生。師云。蒼天蒼天。更添怨苦。進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鑽龜打瓦。問。蠟燭滿堂紅。香烟笑破嚨。意旨如何。師云。笑上座不解。進云。和尚甚奇特。師云。不值半文錢。僧禮拜。師乃云。悉達太子今日降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自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引得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各出己見。互相矛盾。干戈遍地。無有了期。山僧今日承諸新戒。自遠趨風。樂聞戒法。不似黃面瞿曇。跛脚阿師。倚勢欺人。但以真實心。說真實語。能令一切。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若長若幼。頓息塵累。直超彼岸去也。良久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參。

佛誕日適佛殿阿難尊者像撲倒衆新戒設齋請上堂

師垂問云。昨日阿難尊者。貪着三昧正受。不顧三界衆生。被山僧一柱杖。仆在露柱上。衆中還有扶得他起麽。出來露個爪牙看。僧問。阿難既稱羅漢。因甚立地仆倒。師云。站久成勞。進云。使學人扶起也無。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問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還是事出偶然。還是伎倆有盡。師云。病在膏肓。良醫拱手。進云。有問有答。蓋是酬機。與麽則是知音。不用頻頻舉。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爲情。問。拈起柱杖魔膽喪。人天普利事如何。師云。目前無闇黎。此間無老僧。進云。如何是明明德。師云。自誤猶自可。進云。如何是在新民。師云。誤他事更多。僧各禮拜。師乃云。問如雲與答似瓶瀉。於理無益。徒增戲論。所以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誰知天已曉。自手執夜明。水不洗水。金不鋪金。大衆適來地雷復。因甚變作地澤臨。汝若不會。問取倒地阿難看。

修造藏經殿庫房客堂禪堂方丈梵行堂淨業堂觀音堂竣工元旦上堂

石鐘沒鐘。懸挂虛空。一聲霹靂。天人耳聾。正當恁麽時。盡十方世界。若男若女。若僧若俗。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向山僧拂子頭上。證平等覺。放光動地。轉根本大法輪。作無量大佛事。悉皆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摩訶曼殊妙音。種種天樂。不鼓自鳴。十方諸佛。同時應

現。此間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說法要。我等諸佛悉皆隨喜。驀召大衆云。且道說甚麼法要。良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結制上堂

僧問。選佛場開。和尙向甚麼處下手。師云。新出紅爐金彈子。進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如何是無爲法。師云。打破闍黎鐵面皮。僧擬議。師云。老僧無一法。何須側耳聽。問。狸奴白牯。意作麼生。師云。未進門時先吃棒。問。如何是耳。師云。你不患聾。問。如何是眼。師云。你不患盲。進云。眼耳具足時如何。師作打勢云。會麼。問。天柱峯點頭時如何。師云。三家村裏火柴頭。問。如何是禪。師云。老僧不打這鼓笛。進云。爲什麼要參。師云。爲你這鈍漢。進云。離了禪參一事又作麼生。師打。乃云。今日護法朱居士。問取山僧根本智。不覺口如扁擔。眼似流星。雖則敲鐘擊鼓。問答機緣。盡是揚聲止響。請問諸人畢竟如何是根本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你道。

蔣道林居士請上堂

鉢盂峯頂秀。山溪古岸荒。浮沈千古語。誰與話滄桑。還有承當的麼。問。如何是鉢盂境。師云。雲去雲來山不礙。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青山無日不舒眉。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便打。乃

舉趙州諗和尙。一日趙王來參。侍者報云。趙王來參。和尙迎接。州云。非但趙王。卽佛來也不顧。王聞不悅。及至王問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州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王欣然歎曰。趙州古佛。今日缽盂長老。不羨王侯。不居佛位。單拈白棒。打破虛空。直指諸人。明心見性。若道有佛。劈脊便打。若道無佛。劈脊便棒。且道有什麼奇特。不入驚人浪。難得稱意魚。

佛誕日解制上堂

僧問。世尊初生。天花亂墜。老和尙誕日。有何祥瑞。師云。龍象紛紛繞座來。進云。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問。如何是離四句。師便打。問。如何是絕百非。師亦打。進云。打卽任打。畢竟如何。師云。向後不得孤負老僧。乃云。打也恁麼打。說也恁麼說。解也是你解。縛也是你縛。個事甚分明。何須求解脫。以柱杖召衆云。橛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上堂

執柱杖云。心機解處妙無倫。月白風清嶺上雲。若識宗旨。何假外尋。語默動靜。坐臥經行。穿衣吃飯。運水搬柴。庭前寶鼎。殿裏迦文。相知惟報相知者。鷓鴣聲裏又逢春。卽心是戒。三學圓融。卽戒是心。一體圓成。止作持犯。事豈干情。苟能如是。華嚴蓮成。其或未然。錯認識神。莫謂

朝陽好。日出霧朦朧。今有求戒弟子 某某爲嚴律行。請法設齋。且道嚴律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鷄聲喚醒娑婆夢。戒定真香入鉢盂。喝一喝。下座。

封龕

執封條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良久云。緣集成身。緣散成塵。長安路上往來人。而今撒手還家去。霽色清秋月一輪。

起龕

女比丘。冷颼颼。八十餘年刹那事。急如石火賦歸休。休休休。得休歇處有歸舟。一靈不昧難休者。妙如水性解隨流。性識真空難比擬。鳥啼花落老松楸。卽今起龕作恁麼道。良久云。十方無上下。一任自在遊。以杖擊龕云。起。

舉火

執火炬云。寬福尼。一朝解脫舊陳皮。四蛇六賊霎時離。秋水連天空一色。娘生鼻眼莫栽眉。卽今舉火。作恁麼道。西方梵貝聲催急。性火光中現阿彌。擲炬云。燒。

入塔

老尼姑。髑髏分散。莫問榮枯。頓脫塵情三際夢。一片冰心淨玉壺。正徧歷歷禪機轉。理智如

如皓月孤。寶所安居超世壽。靈光獨耀裏清虛。

祝聖寺信女施璧端修齋設供請上堂

問。昔日龍女獻珠。卽成佛道。今朝信女施賵。得何利益。答。金針織錦文。水絲繡彩鳳。進云。時雨滋潤。羣萌咸發。法雨普滋。有何祥瑞。答。彩雲浮現鉢盂中。問。昔日婆子寄賵。請趙州轉藏經。趙州繞禪床一匝說。轉藏經已竟。此意如何。答。遠見不如近聞。進云。婆子謂適來請轉全藏。如何只轉得半藏。又作麼生。答。多虛不如少實。進云。恁麼則和尙超出趙州去也。答。麵多饅頭大。腹飽肚帶寬。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明穿玉線繡彩鳳於碧落之中。暗度金針織綿文在威音以上。花團錦簇。黼黻文章。全是化母元機。微露天孫善巧。福以是而集。壽以是而延。女以是而轉男。凡以是而成聖。具足優婆夷。得個普眼捨得三昧。老僧不妨因齋慶讚一句。卓杖云。大圓鏡智性清淨。下座。

李提督送一水晶鉢全金匾額到山請上堂

一句全提。萬機普應。毫端示現。八面玲瓏。可以籠罩千古。挺露當時。令一切泉聲雲影。作無量佛事。現廣大神通。納此鉢於雞足山祝聖寺。而此鉢不小。置雞足山祝聖寺於一鉢之內。而此鉢不大。所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顯示大人境界。莊嚴奇妙因緣。

承休明於斯世。樹福運於將來。體用全彰。得大自在。大衆還見福與李大護法。筆頭放光。輝映山林麽。今日薰風自南來。且喜殿閣倍清涼。

寶山大師設齋請上堂

茲有寶山闍黎。不遠千里。運米來山飯衆。兼請山僧宣揚般若。果能一心不生。凡聖情盡。則心華朗發。物物皆真。頭頭是道。衆生念念在諸佛心中。成正等覺。諸佛時時在衆生心內。轉大法輪。不前不後。無欠無餘。會卽千金易化。不會則滴水難消。遂顧左右云。衆中還有會得者麽。不妨出來露個消息看。首座出問云。般若既非口宣。六百卷真詮從甚處來。師云。好事不出門。進云。又道衆生念念在諸佛心中。成正等覺。師云。不干山僧事。進云。和尙分上事。作麽生。師云。滴水難消。進云。誰是千金易化者。師云。首座分上事。座禮拜。師云。果然滴水難消。

師誕日合寺衆執事設齋申祝請上堂

問。法王壽量廣無邊。普放光明耀大千。世界羣生思法化。法雲從此利人天。師云。兩株丹桂發新香。進云。如何是普放光明。師云。一對鴛鴦誇獨立。進云。如何是普蒙法化。師云。一雙孤雁喜高飛。進云。共歡天意同人意。萬載千秋慶此時。師云。也不曉得。問。慈雲布南極。法雨灑香林。華頂峯頭月。光耀古長春。此意若何。師良久。進云。威音那畔。見色聞聲。未審壽量多少。

師云。無物堪報得。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者個作人情。進云。妙高山無極。香海徹底深。師云。非關我事。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界二十年。只作境話會。還有過也無。師云。有。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夾山現在。自問他去。進云。作家宗師。天人有賴。師云。多謝大衆捐衣鉢。問。黃菊鋪金殿。慧燈耀法城。不作聖人解。亦非凡夫情。如何是五位王子。師云。却作聖解。進云。如何是洞山君臣。師云。又是凡情。進云。未審如何得是。師云。千叠雲山路。僧禮退。師乃云。威音那畔。有色有聲。菊鋪金殿。燈耀法城。你若不作境會。不受羅籠。自然壽量無邊。普放光明。雲布南極。雨灑香林。不作聖凡解。亦絶凡聖情。多謝同袍捐衣鉢。爲我酬謝母難之辰。因思無物堪報得。只將這個作人情。大衆且道這個是個甚麼。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元宵日上堂

擧洞山聰和尙云。晨鷄報曉晴。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惺惺直云惺惺。歷歷直云歷歷。明朝後日。切莫認奴作郎。師云。山僧則不然。眼看空有色。耳聽響無聲。露柱猶瞌睡。燈籠却惺惺。瞌睡的由他。惺惺的亦由他。明朝後日。莫道祝聖入草求人。

戒期上堂

登新法座。以柱杖指座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有未爲真。百尺竿頭進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卓杖云。且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喝一喝。上座。舉拂子云。新法座。舊方丈。新舊何曾有二相。如來妙啓毗耶離。相繼至今總一樣。所謂佛祖充滿十法界。而常處此菩提座。若向個中會得。方知世尊未離兜率。早降皇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如其擬議思量。依舊白雲萬里。不知三世諸佛。皆在此柱杖頭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諸善知識。何必向外馳求。任你識得三藏經教。千七百則葛藤。徒增見聞。與本分上毫無交涉。且道衲僧本分事一句。作麼生道。—窮子不失衣中寶。狂心頓歇卽菩提。下座。

戒期爲新戒燃香開示苦行上堂

道本無爲。何假修證。法性如如。如何表顯。只因逐妄迷頭認影。枉自流轉。故世尊云。一切衆生。咸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若能一念回光。頭非外得。狂心頓歇。歇卽菩提。諸善知識。一真唯此事。何假外馳求。只要頓徹本來。果能透徹娘生鼻孔。穿衣吃飯。疴屎放尿。無非是祖師西來意。故丹霞見得這著子。便掩耳。高沙彌悟此。卽拂袖。更不日中見鬼。天下老和尚瞞伊不着。諸子若能如是會得。還來從我乞甚麼戒法。六祖云。心地無非自性戒。縱有施爲。亦是丙丁童子求火。良久云。不因漁父引。何得入桃源。復拈柱杖。舉釋迦佛

往昔挖千燈供佛。已成佛果。今朝諸子燃香供佛。欲求作佛。且道卽今諸子燃香供佛。與世尊燃燈。是同是別。若同。諸子待何時成佛。若別。我佛明說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能向這裏會得。許你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如或未然。請本上座通個消息。以杜杖作○相畫破云。同則總同。杜鵑開放滿山紅。別則總別。桃紅李白各爭色。每人燃香十二炷。供養諸佛諸菩薩。下座。

戒期畢上堂

驚天動地未爲奇。雨雨風風又一期。諸子懺除心意淨。業魔摧碎絶憑依。遮那本體無虧戒。佛事門頭有設施。解處若能知落處。猶是儂家傍翠微。不見道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眼不見底。僧云。飮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僧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飮者如何。州云。死。如是二老。一得一失。祇知閉戶求安。不解開門求活。虛雲今日不顧危亡。直向萬刃鋒尖上遊戲。猛火鑊裏乘涼。何故。不見道。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若有人問。雲上座古澗寒泉時如何。卽向伊道。門外雙石池邊立。或問飮者如何。但云。千千萬萬過橋來。雲上座恁麼道。還有與古人伸冤者麼。若有請出相見。久之無人。卽云。若無。雲上座今日罪過。何也。是非祇爲多開口。今因新戒能和。設齋求法。祈釋往愆。三障消除。福慧

兩增。且道福慧二嚴一句恁麼道。以杖豎起云。祝聖別無新氣象。庭前供佛兩株松。喝一喝。下座。

新蓋大徹堂上樑

持如意云。者片吉祥地。威音那畔底。築爲大徹堂。十方同扶起。個個居其中。人人生歡喜。今朝正上樑。稱讚莫能比。大包恆沙界。密捲微塵裏。非方亦非圓。無頭亦無尾。放出潟山牛。踏破西來意。諸上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以如意指樑云。會麼。會會。竟日營爲。無非道場。聽吾偈曰。那方大小名椽柱。這條長短是棟樑。場開選佛縱橫立。兒孫代代出賢良。雖然如是。卽今上樑一句作恁麼道。以如意一舉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云。昇上堂

三世諸佛。唯一大事化現世間。欲令衆生開示悟入如來藏性。出沒隱顯。若水中月。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山僧托跡湘水。受業鼓山。流浪江湖。承乏昆洱。大似落花流水。逢場作戲。雖然因緣相遇。宛與鏡像何殊。古云。修習空花萬行。建立水月道場。所以兩種世間。以因緣建一切法。皆夢中佛事也。諸善知識。若向這裏會得。正好向鉢盂峯頂。盤結茅蓬。搬磚弄瓦。豈爲份外。聽吾頌曰。棟樑橫架虛空小。乾坤高聳柱頭長。幻遊不是嘮叨漢。只要諸

人共舉揚。今有新戒弟子。設齋請法。栽培福德。且道栽培一句作麼道。良久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交杖下座。

建華嚴道場請上堂

頂笠腰裙事未休。今朝祝聖集雲流。無情說法人天喜。頑石青山暗點頭。驀拈柱杖云。這個是無情說法。如何是點頭消息。時有僧出。作禮歸位。師云。猶隔青山在。問。四衆雲臻。人天共仰。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進云。棒頭有眼。八面玲瓏。師云。打着一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有問有答。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無說無聞。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個個齊瞻仰。有居士問。太極未分時如何。師云。伏羲難下手。問。已分時如何。師云。河圖洛書。問。已未分時如何。師作打勢云。擊碎先天與後天。問。如何是藏身處無踪跡。師云。騰空遊碧漢。如何是無踪跡處莫藏身。師云。跳出方知。進云。現前還有踪跡也無。師便打。問。如何是花落鳥啼。師云。聲聲血染枝。問。如何是水流風動。師云。好個消息。進云。水流花落鳥飛去。畢竟春歸何處。師云。——好。——南泉劍。趙州關。山程水驛難留礙。一任虛雲獨往還。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

鷲嶺山中老釋迦。明星照破眼中花。無端百萬人天仰。杜撰禪和鬧似麻。且道釋迦老子夜

覩明星一着。阿誰透得。問。世尊夜覩明星。成等正覺。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師云。總不恁麼。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階前白玉黃金色。問。二十重華藏世界。和尚卽今在那一重。師云。雨打池塘上下天。乃云。德山棒。臨濟喝。等閑拈出傾山嶽。須彌昨夜到天涯。添得虛空一隻脚。下座。

上堂

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如何是涅槃心。師云。饑來要喫。困來要睡。進云。差別智與涅槃心。是同是別。師打云。文殊普賢呵呵笑。乃云。個事從來絶較量。今期集衆爲宣揚。金獅踞地連聲吼。白牯狸奴沒處藏。

上堂

擧夾山善會禪師。參華亭船子。問。大德住何寺。會云。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子云。不似住個什麼。會云。不是目前法。子云。甚處學得來。會云。非耳目之所到。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子一橈打會落水。纔出又打。如是三次。豁然大悟。在水中點頭三下。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卽掩耳。師以柱杖作鈎勢云。衆中還有如是者麼。時有僧出。將衣脫卻歸位。師云。饒伊卸却無纖剩。未薦

依然落下風。

上堂

今日晴天昨夜雨。一等沾濡遍下土。灑淨戒壇得清涼。聖賢集慶龍天與。甜瓜得之徹蒂甜。苦瓜得之連根苦。大小動植諸品類。莫不各各承恩煦。天意不貪此叢林。海衆雲合皆忭舞。古德云。自己不迷。等閑教壞人男女。且道己既不迷。爲甚教壞人男女。還會麼。法鼓吼同雷震。急鐘聲午夜動江潮。長空垂雨千山翠。倒入江流影動搖。下座。

上堂

沙彌已說戒。比丘請上堂。鐘鼓交參響。大衆志軒昂。皆爲求妙法。個個祈指揚。若論這個事。從來絕商量。律掃是非相。禪除三際疆。拈草成爲藥。殺活好承當。古今明似鏡。何處有覆藏。今值騰西大師請法。惟益三學精明。且道如何是三學精明處。良久云。重重帝網珠光映。法法原無向背分。莫道老僧好饒舌。惟憐魚水太相親。

上堂

今日上堂。昨亦上堂。謂求戒法。無事着忙。此事原來無別商量。來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從去。若了知一理平等。透徹諸法空相。雲散天空月朗。雨過山溪水漲。照體獨立。一道真常。應

真不假森羅萬象。何必汝別起思惟。自有人普同供養。師顧視左右云。古德謂。大休大歇底人。若不受食。是尊貴墮。今有寬究純淨等居士。請法設齋。爲祈禪淨雙修。卽今福慧圓明。作麼道。良久云。牧女獻佛授記先。修福成佛信願堅。了達自他佛不異。心月空明般若船。

上堂

佛說一切法。爲度衆生心。衆生與諸佛。何處有異同。衆生日用事。悉是佛神通。諸佛入三昧。衆生共圓通。生佛本不別。謬隨迷悟分。悟者名爲佛。迷此曰衆生。且道畢竟迷悟個甚麼。還會麼。如其不會。聽取一頌。知見無見莫知立。徒增真妄兩頭馳。人人有個舌在口。原來女僧是尼師。不逐幻名色空轉。石人看山豈是癡。了知冰雪卽是水。佛生何曾隔一絲。今有居士爲培淨因。卽今淨因作恁麼培。良久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歲朝寓香山寺監院請上堂

今朝正爲宗亮長老七十壽辰。雲集緇流。表揚向上。若論此事。真須口挂壁上。緘口結舌。無啓齒處。雖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當了事去也。揮拂子云。山光野色映樓台。綠柳紅桃間落梅。雲過疎林風走馬。洞空明月送春來。衆中還有迎風弄月者麼。問。如何是海底泥牛嘶月走。師云。崑崙騎象驚鷲牽。問。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虛空打碎月孤圓。問。如何是

偏中正。師云。日映池塘上下天。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一輪孤月照寒泉。問。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高提祖印絕安排。乃舉僧問演禪師。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忤逆聞雷心膽戰。問。如何是雲門宗事。祖云。紅旗閃爍陣雲開。問。如何是溈仰宗事。祖云。斷碑橫古路。問。如何是曹洞宗事。祖云。持書不到家。問。如何是法眼宗事。祖云。夜巡不犯禁。惟我臨濟門庭。全機大用。向劍刃上求人。電光中垂手。倘遇俊流。不留朕跡。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當軒寶劍。覿面呈堂。滯殼迷封。不堪種草。且如何是臨濟下事。振威一喝。下座。

福建鼓山與師翁蓮公老人起龕法語

問訊云。稽首蓮公。逍遙真空。化緣已畢。撒手知終。特來奉送。聊表寸衷。福緣幸遇。海衆欣逢。彈指樓閣。極樂感通。趺坐金臺。曇花葱瓏。眼蓋乾坤。網樹成叢。耳納三界。妙音和融。鼻孔撩天。大地金容。唇沾八德。舌覆三千。清淨圓滿。安樂緜延。疑懷頓解。息意忘緣。根根互用。頭頭皆玄。圓陀陀地。光爍爍然。南北一體。東西相連。出沒隱顯。縱橫盤旋。自性彌陀。淨土心傳。雖然如是。畢竟動步一句。又恁麼成全。良久云。妙湛精明獨露身。泥牛入海沒踪痕。雲池雪冷橫天宇。（師號雲池）一念能生不染塵。良久云。起。

鼓山入塔

執杖云　實際源流一體。出沒隱顯隨機。時至因緣感格。千江印月如斯。幸遇良辰。大吉大利。恭維祖翁。乘大悲願輪。應化隨機。人天普利。法席徧施於華夏。慈雲彌布於南畿。住持廣福宮。秉承圓通之仁慈。創建極樂寺。引導淨土之始基。羣衆沾恩。培植菩提。植此良因。利益無涯矣。大事畢功。歛光湛寂。了了虛靈。常樂我淨。同參仰慕之至。難忘記念。擇地於白雲峯下。石鼓山中。靈祖留下。爲古寺基。名曰華嚴。華上湧出無縫浮圖。八面錦秀。最妙第一。亥山巳向。兼乾丁亥分金。四界分明。護神圍繞。今朝敬奉蓮公老人居此勝幢。一切時中。吉祥如意。

鼓山塔銘

稽首蓮長老。鬱鬱湧泉中。主持石鼓南山刹。慨然煥發一枝紅。飛錫檳榔鶴山頂。創闢極樂法王宮。赴闕九重綸音降。兩奉龍藏護法功。永永如是不辭勞。閩海南洋記行踪。妙契密用如如意。隨緣堪作道場隆。對機施法妙。信手屈詞鋒。繼席導生畢。解脫去從容。奉供浮圖裏。華嚴香遠穠。歛寂雖無語。谷響音自洪。生死阿誰說。浩氣貫長虹。銘此告來者。臨風聽晚鐘。

檳榔嶼極樂寺入塔

登位拈香云。祖翁創修無縫塔。天龍拱護闍婆歌。拈起檳榔爲妙供。海湛波澄趙州茶。四時松柏長青樹。烏猿獻菓鳥啣花。今奉先師入祖位。歲歲常開優曇鉢。掩壙。

南洋檳榔嶼鶴山極樂寺塔銘

清輕者昇。骸骨委地。建斯浮圖。永作表記。鼓山主人。洞宗哲嗣。浪遊四方。檳榔萍寄。住觀音亭。創極樂寺。赴闕九重。頒經賜紫。紹祖踞床。逢人唾爾。不會拈鉗。批面拂子。佛尙假名。何名可指。廓然無聖。誰會斯旨。問道何爲。搬磚弄斧。要來便來。不勞分剖。要去便去。成佛作祖。拋下皮囊。埋藏荒塢。莫道無言。聲震金鼓。生卽無生。死亦如吐。銘示來者。誰紹祖武。

檳榔嶼妙蓮師祖塔前拈香法語

拈香云。此一瓣香。非從天降。不假地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六處收不得。徧界不曾藏。再拈香云。非空非色。不短不長。爇向爐中。尚申供養。法身無出沒。悲願示行藏。恭維白雲堂上。因寂光師祖。湧泉發秀。極樂啓祥。仙鶴山頭。懸慧日。六道無常悟真常。裔孫古巖自滇池遠道還鄉。拖帶千山泥水。歷覽幾處炎涼。清風滿袖。冷月如霜。羅太虛以作供。卽法界以爲觴。伏願出那伽定。來饗來嘗。佑我後人。枝葉流芳。咄。燈傳古佛家聲遠。宗演上乘世澤長。

雞足山天柱峯重建楞嚴寶塔安頂請說法

執如意云。今日省主席龍公。不忘靈山咐囑。擁護法門。發起重修雞足山楞嚴寶塔。功德圓滿安頂。特請山僧祝願。吉祥如意。浮圖再造。多寶獨露。大佛頂楞嚴王。充滿乾坤。釋迦現大慈

威妙轉法輪。道場嚴淨。三變淨土。緇素雲集。何異十方分身。風鳴萬竅。如來宣說楞嚴。鳥噪千林。寶塔鈴聲贊妙。古今一際。凡聖同源。體用一如。因果一法。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更看巍巍寶頂。高踞七級之顛。燦燦金光。遍照普天之下。直使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心者知。有口者說。乃至童子嬉戲。散心念佛。以及合郡官紳士庶。男女老幼。施食施財。搬磚運土。凡於此塔。舉一念。捨一錢。用一力者。皆在如來授記中。不特人天勝福而已。諸仁者還信麼。良久云。佛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八角菴德安請上堂

舉華嚴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祇如一心不亂。即是如來住世。一念散亂。即是諸佛涅槃。更有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如此會得。亦無如來住世。亦無諸佛涅槃。以杖作釣勢云。有超羣出格者麼。直釣金鱗翻巨浪。豈容蛙步輾泥沙。

廣福寺解制法語

舉柱杖云。祇者一物。解結同時。復卓一卓云。且道解得這個麼。若向這裏緇素分明。不勞寸步。坐致太平。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葛藤露布。乃是九旬圓滿。三月期完。橫飛寶劍。豎亞眉鋒。建大法幢。輝天鑒地。喝一喝云。金剛王寶劍。踞地獅子。探竿影草。俱在這裏。復喝一喝云。惟有一

喝不作一喝用。千鈞之弩。豈爲鼷鼠而發機。衆中還有不顧性命者麽。問。結制事如何。師云。無繩自縛。進云。解制後如何。師云。一刀兩斷。進云。有結不解時如何。師打云。不是寃家不聚頭。問。寒暑到時如何迴避。師云。松風泉石好歌音。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打云。不快漆桶。問。如何是解制底句。師云。殿閣疎鐘。進云。恁麽則金鱗透網去也。師云。癡人猶戽夜塘水。乃云。禪和子。解牧牛。一笛橫吹得自由。草鞋踏破青山月。萬里無雲秋夜秋。

歲朝寓極樂寺監院意通慈恩福慧等請上堂法語

僧問。如何是進門的句。師云。跨船舷三十棒。問。如何是門外句。師云。處處楊花逐雨飛。問。如何是門裏底句。師云。脚跟未動尋知己。乃云。元旦風和。春來花發。問答分明。選佛上首。下座。

佛誕上堂

輪王雨露恩光普。泉石山林樂太平。今日泥牛獅子吼。普天匝地覩明星。卓杖云。且道泥牛獅子作麽生相見。有僧一喝。師云。勘破了也。問。報恩一句。作麽生道。師云。一條辣棒。進云。卽今聾師云。打折驢腰。僧一喝。師便打。問。如何是照。師云。晴空瑞氣新。問。如何是用。師云。獨步耀乾坤。問。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峯頭掛白雲。問。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春秋令自行。乃云。問處分明。答處不知。拋鈎攞釣。顧鑒相依。頭頭顯露。物物提持。秤鎚有準。星點無疑。共轉

法輪。凡聖咸宜。

大悲禪院監院寂明請上堂

舉臨濟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試問衆中有識得吹毛劍者麽。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昨夜金烏穿市過。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今朝一劍倚長天。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蘆花飛去蝶空旋。復舉圓通頌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私算。吃着通身冷汗流。山僧即不然。幻遊開的生藥舖。單單不挂死貓頭。有人問着無情棒。打得通身血濺流。

龍華寺監院圓通請上堂

長空掣電。大地生光。這個不涉萬緣。撐天柱地。更有橫拈倒弄。皆成文章。如來禪。祖師禪。飛花逐浪。向上事。向下事。揑目蒼黃。惟有衲僧沒事幹。綠水清波把釣竿。以杖作釣勢云。衆中還有透網金鱗麽。僧出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香潔潔。問。已出水時如何。師云。紅滴滴。問。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白雲片片水潺潺。乃云。柱杖子衲僧頭。當機一棒。花落水流。擲柱杖下座。

靈山寺上堂

夏日已臨。炎暑逼人。諸仁者。徧體汗淋淋。忽然風雨齊來。通身轉變冷冰冰。且道汗淋淋時是。冷冰冰時是。要道兩者皆是。儱侗禪和。若道兩俱不是。開眼死漢。若其不然。何不體會。風雲雷雨。震動虛空。且道虛空能爲風雲雷雨震動否。虛空尙且如是。妙心何能與時遷移。既不遷移。且道妙心落在何處。若然會得。一滴墨水。兩處龍飛。

民國九年庚申滇帥唐繼堯請住昆明碧雞山華亭峯華亭寺

九月十九進院（是時空中滿布彩雲衆讚希有）至山門以柱杖指門云

彩雲滿布碧雞山。秋日華亭秀色間。樓閣門開彈指事。昆明湖上萬人看。

彌勒殿云

踏盡溪山到此中。十方誰識主人翁。打開布袋緣何事。四相皆空一笑融。展拜。

韋馱殿云

降魔寶杵顯悲心。護法三洲願力深。欲悉將軍盡面目。眉橫八彩目橫參。展拜。

伽藍殿云

秋楓紅葉曉霜嚴。赫赫神光好護禪。清淨伽藍憑願力。祛塵時拂紫龍髯。展拜。

大殿云

柱杖蹼跳顯雄風。椽瓦蕭疎四壁通。黃面瞿曇非着相。灰形魔怪盡潛踪。道場水月空留影。佛事荊林隔晚鐘。大道無私容瓦礫。不除秋草聽鳴蛩。舉起如意云。昆明湖底月玲瓏。金馬嘶風矯似龍。更有碧雞啼到曉。萬靈拱護法王宮。展具九拜。

衆護法設齋請上堂至法座前以杖指法座云

巍巍法王座。濟濟護法倫。不辭熏沐意。未獻野人芹。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起日月之光華。奪山川之秀麗。爇向爐中。專申供養。……用酬得戒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喝一喝云。未得十年長面壁。愛向山中伴泉石。石琴泉韻和松濤。閑到巖前拾松實。遠望滇池碧萬頃。高臥華亭秀峯頂。波光浴日翠雲浮。青天任我娛老景。不管佛也祖也。一任呼牛呼馬。明月有痕穿屋瓦。雪霰無心滿床灑。受用一堂風冷清。敢云千古意分明。閱名流入人間去。多謝諸公護法情。諸仁者既到者裏。還知此中意味麼。若也知得。便可高挂鉢囊。與山僧同行同坐同飲同食。耕雲釣月。共唱無生曲。自然時和世泰。雨順風調。其或想變隨情。浮沈逐物。山僧有拙偈相贈。泉石誰同老衲盟。多勞龍象遠來誠。不是山僧難共住。最難任處是忘情。即今齋主爲因進院之慶。請法飯僧。爲植福延齡。且道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法法不隱藏。今古露堂堂。任把釣竿垂釣餌。漏網吞舟自遠揚。上首白椎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民國九年於昆明圓通寺建水陸道場

上堂

以杖指座云。五雲瑞景映城頭。疊翠拖紅掩畫樓。金馬碧雞悼忠節。昆明湖上月如鉤。（喝一喝。陞座拈香云。）今日爲聯帥唐公及諸大檀那作法王之金湯。憫衆生之苦惱。尤念六道羣靈。古今戰士。水火毒橫。種種殤亡幽魂等類。「特頒訓令。」遵依梁皇儀軌。誠建冥陽水陸普度大齋九晝夜。備種種莊嚴。設種種妙供。供養三寶。雲集緇流。轉誦三藏祕典眞詮。仁慈齋戒。濟貧赦獄。斷屠放生。憑茲衆善。以利蒼生。伏願干戈永息。征馬解鞍。四海清甯。工商樂業。士庶禎祥。虛雲奉請「率請」禪德僧侶。克盡眞誠。登斯法座。舉揚宗乘。諸佛奧旨。且道諸佛奧旨如何舉揚。（作圈相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祇如一心不生。卽是諸佛住世。一念忘照。卽是諸佛涅槃。直向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如斯會得。有甚諸佛住世涅槃。能契合。則聖凡幽顯。動植飛潛。咸仗良因。均霑妙利。共享昇平。當此之時。功圓果滿。事徧理周。直下無私一句。恁麼道。（卓杖云。）化揚湯網山川外。同慶堯天雨露中。

上堂（雲棲寺）

負債酬勞。業緣未畢。雞山償罷。又入雲棲。以杖作○相云。這個還有許多般事麼。喝一喝云。逢場作戲似雲流。水月隨緣尚未休。一念動經無量劫。普賢行願善財酬。本師恩德尤難報。祖席傳承不斷流。草木有知懷雨露。丘陵泉石結良儔。拈杖云。者個是無情說法。如何是結良儔底消息。還有見聞者麼。有即請出相見。久之乃云。若無。請柱杖子報告。卓杖云。三月桃花紅似火。杜鵑啼血不相干。

上堂

舉香嚴老人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雲上座亦有一頌。頌云。柱杖橫身合時節。佛魔驀頭棒出血。若問祖師西來意。萬里無人一條鐵。顧左右云。不是龍門鯉。徒勞遭點額。今有善信請法。即今作恁麼道。良久云。揚眉瞬目。鼓腹謳歌。杖頭會說。不要囉嚩。

上堂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於他未嘗同。於我未嘗異。若祇這便是。當頭觸忌諱。若祇這不是。甚處能藏避。所以道無是無非。不即不離。三世諸佛同宣此義。敢問諸人。且道畢竟是甚麼義。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即今爲護法事作恁麼道。來日來日。祕密祕密。下座。

上堂

幾經興廢沒山坡。滄海桑田變幻多。名與殘碑相契合。依舊雲棲供佛陀。衆兄弟。本寺今名雲棲。與舊名雲棲。是同是別。天布彩雲。地湧青蓮。又有何奇特。良久云。華亭峯下懶行遊。開盡芙蓉已暮秋。眼底滇池五百里。幾人收盡豁雙眸——參。

按九月十九日。「合省官紳送進院。空中滿現彩雲五色。後將華亭寺改名雲棲。因修寺挖出古碑。亦名雲棲。」

誕日衆居士請上堂

問。昨夜西山雨傾盆。今朝古柏又重新。且道甚麼人境界。師云。老僧有口不會說法。進云。陽春白雪古難酬。請和尙親唱一曲。師云。無耳解知音。進云。恁麼則西峯雲秀。昆湖生光。師云。也不消得。乃云。木馬馳驅舊戰場。鐵牛耕地苦忙忙。分明寄與知音者。萬古西山日影長。喝一喝下座。

誕日德明西堂請上堂

陞座舉百丈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子。祖問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曰。何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大悟。回堂痛哭。同寮友問曰。想父母耶。曰無。曰爲什麼哭。曰你問和尙去。友問祖曰。海侍者從和尙遊山。回寮大哭。不知何意。祖曰。你問他自知道悟也。丈聽得欣然大笑。友曰。你纔大哭。因何又笑。丈曰。適纔大哭。如今又

笑。三日後。百丈再參次。祖目顧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即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所謂百丈得大機。後黃檗聞舉。不覺吐舌。故得大用。痛打臨濟。棒下安心。立玄要。分賓主。顯照用。析料揀。深入堂奧。千古不移。衆中有能翻此案者麼。出來與柱杖相見。時膺西堂纔出。師便喝。膺亦喝。師即打。膺又喝。師云。我也喝。你也喝。畢竟意作麼生。膺作禮。師云。靈龜曳尾。拖泥帶水。問。如何是指天指地的消息。師云。心粗膽大口多疎。進云。父母未生時指個什麼。師便打。問。生死即不問。向上事如何。師云。一條柱杖攪天長。進曰。今日聾。師云。鼾聲未斷日頭紅。進云。恁麼則天下太平去也。師打云。莫道無事好。乃云。臨濟棒下無生忍。百丈臨機不見師。若問今朝端的意。山前石象解生兒。

起七

戒期堂中修靜七。笑壞諸方老古錐。不合如來威儀法。金剛腦後痛下錐。香板摘出虛空髓。蒲團壓倒優波離。守戒不許執持犯。似聽孤猿月下啼。以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

結七惟究心地法。悟明心地便解七。結解從來無同異。古今悟迷豈有歧。凡聖一條路。生佛

本同儕。竹篾無所事。心空及第歸。以竹篾一舉云。解。

上堂

若論第一義。有口也難宣。未出方丈室。早已錯在前。卽今登上座。也只得將錯就錯。暫假柱杖子通個方便。且道如何是方便。以杖畫○相云。揭諦揭諦。婆婆訶。此事從來漏泄多。庭前柏樹千古秀。臺山驀直老婆婆。作法辛勤無別事。夜爲諸子洗懺摩。休戈共慶堯天日。四海同唱太平歌。今因新戒請法。祈淨三業。且道三業作麼淨。良久云。莫把是非來問我。浮生穿鑿不相干。交柱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雲棲寺）

問。白龍洞裏金波湧。華亭峯頂紫雲騰。爲瑞爲祥卽不問。仰申慶祝事如何。師云。外揚家醜。進云。只如四衆臨筵。側耳雷音。未審向上宗乘。作麼指示。師云。破糞箕。禿掃箒。進云。古徑無人跨脚來。招提下跨又如何。師云。縮却頭。伸出手。進云。與麼則碧雞一枝重拈出。聲光卽是育王城。師云。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問。昔日僧問趙州和尙春秋幾何。州云。蘇州有。意作麼生。師云。滇南也有。進云。昔日趙州。今日和尙。師云。驢腮對馬嘴。問。秋風綻黃菊。秋水絕點瑕。彩雲空中現。寶掌壽無涯。師登寶座。說甚法要。師云。舌在口裏。進云。恁麼則談玄口不開。師云。

悶煞闍黎。進云。今日忽聞獅子吼。階前頑石亦點頭。師云。賣寶遇着瞎波斯。問。三星拱照。五福臨筵。如何是福。師云。坐的坐。立的立。進云。如何是祿。師云。缽盂朝天。柱杖壁立。進云。如何是壽。師云。山僧今年八十七。逢人切莫說八九。僧各禮拜。師乃云。縮却頭。伸出手。無端特地揚家醜。行年剛到八十七。逢人莫喚作八九。任他蘇州有滇池有。是破糞箕。禿掃帚。說甚三星臨筵。五家宗旨。果能湖海不污。自然金波浩渺。如何側耳雷音。未免驢腮馬嘴。諸昆仲知不知。孤鶩落霞長天秋水。

上堂（雲棲寺）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以柱杖畫一畫云。過得這個許去。浦一喝便行。濟陞座曰。臨濟門下有個赤鰓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誰家籬壍裏醃殺。浦遊歷罷。直往夾山頂上卓菴經年。一日夾山修書。令僧持往。浦接書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浦果三日後至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師乃顧視左右云。此

是洛浦呵佛罵祖。氣吞諸方。牽挽不回底手段。怎奈落在臨濟符讖中。向夾山蘆甕裏醃殺。卽今衆中還有如洛浦者麼。時有僧纔出。師云。醃殺了也。僧一喝歸位。師卓柱杖云。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示衆。古人開堂接衆。單爲自己脚跟下有段大事因緣。終日行持。不知乘誰力用。每每說禪說道。臆見親疎。爭強辯論。難以具陳。自後勿論久參初學。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宜當求師抉擇。勘驗功夫得力不得力。相應不相應。時時檢點。刻刻提撕。如或不知下落。弗許擅弄機鋒。徒逞舌辯。倘有曾得個事者。更要問汝如何是機先句。如何是當機句。如何是末後句。此三轉語。是衲僧底巴鼻。衆中有出格超羣者。進方丈通個消息。

護法王達才梁寬淨居士請上堂

執柱杖云。人天路上福爲先。供佛齋僧結勝緣。不昧靈根求佛智。殷勤請法望宣傳。此法從來未曾失。不須向外別尋覓。常在六門放光明。鑑地輝天無窮極。諸仁者識不識。飽子饅頭原是麵。朝朝雞向五更啼。今有護法居士王達才梁寬淨來山。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植福延齡。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寒巖回暖信。花笑不萌枝。交杖下座。

上堂

新戒弟子請上堂。執杖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出有無之外。一條通天大路。須菩提解之爲空。優波離持之爲戒。阿闍世王獲之證無根信。勇施菩薩悟之入無生忍。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是千佛一數。善來菩薩子。依樣畫葫蘆。即不無畫成。後如何行履。牽犂拽耙氣衝天。露爪張牙得人怕。呵呵。是甚麼語話。振威一喝。下座。

除夕吃茶

吃茶便吃茶。辭年分歲莫說他。花生到口香撲鼻。糊餅殼上有芝蘇。若作佛法商量。大衆無分。全是老僧。不作佛法商量。老僧無分。全是大衆。畢竟如何——一聲爆竹。幾點梅花。

解夏自恣普說

南泉曾說。捉得溈山水牯牛。山村上下任遨遊。自從認得曹溪路。寒暑穿梭聽自由。諸仁者。自從安居結夏。九旬禁足。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即過。衲子磨煉身心。刻苦意志。三業清淨。六和知敬。遺教經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南泉所謂學人牧得一頭水牯牛。隨分納些些。但吾等初機之士。心猿意馬。最難調伏。安居期內。三業失檢。六和失敬。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者。或亦有之。因迷己逐物。不自見過。又或明知故昧。言行不顧。心外馳求。不得自由自在之分。自恣仰憑大衆。互相恣諫。勿悕悔改。縱宣己罪。恣僧舉過。內彰

無私隱。外顯無瑕疵。互相砥礪。補助精修。以張我佛聖制。培植良才。成就法門大器。心遊覺道。觸處皆通。卽今解夏一句作麼生。良久云。一結一解尋常事。萬水千山自去來。——得個甚麼。

佛誕日居士丁寬妙李寬修張寬正蔡寬來等請師浴佛上堂

指天指地。爲誰出氣。九龍吐水。怎麼迴避。今朝落在幻遊手裏。恰似個泥塑木雕底。召大衆云。會麼。衆出作禮。師云。將者說大話底小釋迦。丟在東洋海底洗淨。然後同泥牛石虎跳上須彌。掉轉頭來。方與諸人通個消息。乃揮拂子云。囚地一聲獅子吼。十方世界盡歸依。更有一個歸不得。倒騎鐵馬上須彌。

解制上堂

金剛圈。栗棘蓬。拈來覿面喜相逢。不識雲門乾屎橛。徒勞掉棒打虛空。大衆。諸方盡說結制有益。誰知盡地爲牢。山僧今日平實商量。祇要諸人共知。切莫冷灰裏坐却白雲。直須大海中搖頭擺尾。何故。叢堂堂無背向。步步振家聲。且道今日解制有何消息。僧問。結制解制。是同是別。師云。雞鳴時節五更鐘。問。如何是有句。師云。八面起清風。問。如何是無句。師云。金烏海底紅。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時如何。師笑云。碧波深處結蓮蓬。問。學人今日不問話。

和尙作麼生。師云。老僧不答話。汝又作麼生。進云。瞞某甲不得。師云。瞞過不少。問。以幻修幻時如何。師云。袈裟一片黑。進云。以幻滅幻時如何。師云。盡夜有明珠。進云。諸幻盡滅。又作麼生。師打云。一條紅線手中牽。問。如何是金剛圈。師云。跳不出。問。如何是栗棘蓬。師云。吞不入。進云。恁麼則難以決斷。師云。怪老僧不得。乃云。揚眉瞬目。鼓腹嘻嘻。杖頭得意隨方去。一曲陽春和者稀。

檳榔嶼極樂寺盂蘭盆會衆請上堂

卓柱杖云。一鉢和羅飯。供養佛法僧。延生消災難。冥福獲天生。今日衆姓修此法會。且道這一鋪功德。從甚麼處得來。大衆知麼。樹大也須從地起。山高怎奈有天何。雖然如是。只如天地未分以前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切忌道着。珍重。下座。

爲寶三和尙荼毘舉火

卓杖云。三界由想有。百年成夢遊。忽爾風吹劫火熾。翻然大海滅浮漚。寶上座。賦歸休。透脫六處。撒開兩頭。雲山有路平如砥。月殿無人冷似秋。以炬作○相云。燒。

解制上堂

德山棒。臨濟喝。時到秋來桐葉落。今朝月令更不同。楊岐驢子三隻脚。此四句內有一句。能

縱能奪。能殺能活。若能檢點分明。不勞東說西說。西堂出問。娥眉女子鬚拖地。焦尾大蟲脚指天。此是何人分上事。師云。用不着。堂便喝。師云。用不着。堂又喝。師云。用不着。堂作女人拜。師云。用不着。堂作禮歸位。師乃云。言言見諦。句句超宗。無情說法。柱杖成龍。其或未然。長文短頌。卓柱杖下座。

歲朝上堂

問。如何是新年佛法。師云。爆竹連聲響。如何是舊年佛法。師云。囚地起春雷。問。臘梅開謝事如何。師云。還我核子來。僧無語。師便打。乃云。春風浩蕩海天長。情與無情共舉揚。獨有梅花先洩漏。橫枝踈影暗浮香。——聞麼。

徐寬禧居士請上堂

個事無形色更強。有何佛法可商量。庭前柏子連天翠。諗老拈來話柄長。僧問。猛虎出洞時如何。師云。獅子當軒進。云見虎不傷時如何。師云。還我性命來。僧一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大力白牛。師云。凡聖同耕進。云收來時如何。師云。穿着鼻孔進。云放去時如何。師云。水草具足。乃云。衲子聚滿堂。春光一線長。白雲飛古洞。別是一家鄉。

董兩蒼居士請上堂

雨後晴空山色秀。紫霞終日倚長天。不是尋常新氣象。當機歷歷古今玄。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寺日高僧未起。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堂前衲子笑盈眸。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子夜不知歸何處。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曉來又上白雲樓。乃舉香林曾受營中二將軍供養。既久未言一句佛法。一日問曰。和尚三十年來不言一字。教我如何得入。林云。二位將軍喫底是什麼肉。曰。猪肉。曰。何不喫人肉。曰。人肉喫不得。曰。人肉何似猪肉。二將軍於此有省。者段公案千古不磨。山僧受董檀越供養。未食猪肉。先食人肉。倘有個不甘底出來問。猪肉卽是。人肉卽是。則向他道。猪肉人肉。舌頭無骨。食着滋味千足萬足。

張拙仙居士請上堂

庭前老柏葉重新。古殿涵元意更深。照得前峯添個事。山河明暗兩相親。且道是山門景緻。是後人標榜。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動着血淋淋。問。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一吼萬山傾。問。如何是探竿影草。師竪柱杖云。會麼。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打。乃云。歌罷一場聲外曲。落花流水味無生。

爲杭州彌陀寺智慧法師起靈罐

以杖指罐云。者個沒巴鼻。權名舍利罐。大攝盡虛空。小入微塵內。出沒隱顯中。蕩蕩觀自在。去

來任自由。隨緣無罣礙。諸上座。是甚麼。咦。切忌擬議與思量。請出化城歸寶所。

入塔

以如意作○相云。與師別將四十年。難忘金旻一指禪。吳越風光欣賞徧。海門曾憶了楞嚴。如是幻遊如是佛。如是蓮臺不夜天。這個無縫光明藏。大千沙界總周圓。恭維智慧老法師。律淨嚴身。行願功滿。宏法事畢。幻緣境遷。回首故鄉。皓月孤懸。感衆仰慕。歌頌難宣。特於無影響山中。擇片無陰陽地。建斯無縫寶塔。妙峯起秀。庚山甲向。四界分明。護神圍繞。今朝時吉日良。請師居此勝幢。吉祥如意。不涉春秋。人天奉獻。卽今入塔作怎麼道。捧靈龕送位云。舍利送入光明幢。萬古光明無盡藏。喝一喝退出。

民國十七年戊辰冬

海軍部長兼閩主席楊樹莊前主席方聲濤暨耆德護法請住福州鼓山湧泉寺

進院法語

入院

以柱杖指三門云。門門洞達。路路通行。鍾靈毓秀。源遠流清。霹靂一聲振石鼓。白雲彌布乳泉鳴。

彌勒殿云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驀直路相逢。大家諱不得。禮拜。

韋馱殿云

威靈赫赫擁山門。歷經塵劫奉世尊。普眼照破魔羅窟。寶杵摧邪輔正人。回光瞻禮大雄覺。空花法界無喜嗔。菩薩悲願難酬達。僧伽蒙益永安甯。禮拜。

伽藍殿云

四時豐盈全賴汝。一法不周半累吾。但得鍋中常有米。何須滿地盡銷金。禮拜。

祖師殿云

六耳不同謀。證龜却成鼈。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說無法時。法法作麼說。顧左右云。一場露泄。禮拜。

大殿云

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盡皆是相。作麼生說個非相底道理。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傍人說是非。禮拜。

入方丈室云

新和尚。舊法座。新舊何曾有兩個。五十餘年窮子歸。捨父逃逝誰解錯。一支聖箭射九重。薰

臭鼓山成話墮。喝起狂瀾水逆流。白雲峯頂虛空破。

上堂

到法座前立住。舉請啓云。官隨印轉。將逐符行。恭對人天。分明剖露。付與上首宣畢。卽指法座云。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人人自有通霄路。遂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乃云。雲上座昔年曾離此山去。千手大悲攔不住。今朝又向此山來。優曇花向半天開。一來一去歷歷分明。今日昔年。頭頭合轍。所以道只解舊時人。不解舊時行履處。正當恁麼時。不涉來去一句。作恁麼道。岁覃峯頂深夜坐。天風吹送海潮來。下座。

上堂

至理無言。絶妙絶玄。向上一竅。千聖不傳。諸大德。且道爲什麼不傳。欲識個中意。北斗面南看。是以釋尊掩室於摩羯淨名杜口於毘耶。空生唱無說之說。釋梵無聽而聽。今有護法張寬因。祈求金剛光明寶戒。請法飯僧。若論此事。三世諸佛既不說。口掛壁頭。山僧於此豈敢饒舌。雖然如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而建化門庭。不捨一法。所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中無壅塞。卽今爲法說個什麼。佛法寶藏。不用思量。物物頭頭。毘盧放光。雄雞半夜鳴何事。枯木花開劫外香。

除夕

僧問。年窮歲盡如何。答。梅花徧地開。進云。恁麼則大地回春去也。答。明日向汝道。僧禮退。乃云。今夜正當除夕。山僧如何分析。懶烹露地白牛。免見倚他牆壁。雖然時節相遷。那事從無變易。驀召大衆。衆回顧云。各請歸堂。明晨祝聖。

元旦上堂

拈香祝聖畢。喝一喝云。卽此時節。便是去年今日底消息。前年今日也不出這個消息。後年今日也不越這個消息。乃至年年今日亦未離這個消息。且道這個是什麼消息。僧出問。如何是這個消息。師云。可惜許。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奴見婢殷勤。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農夫自歌舞。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春和萬物新。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軒塗毒鼓。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不是鍾子期。伯牙終不撫。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滿城鑼鼓鬧喧喧。如何是舊年底佛法。師云。臘梅先送一枝春。進云。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乃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

劉佛智居士割愛爲尼。以衣具袍布施。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畢。執杖云。夢破自然開正眼。逍遙

林下學無爲。圓頂香霑甘露水。半肩雲染福田衣。師拈袈裟角示衆云。大衆見麼。此衣不從雞足峯前傳來。亦非大庾嶺授得。本爲善心織就。慧力裁成。明明結角羅紋。密密針鋒不露。展之包羅萬象。作大福田。百千萬億人天咸爲瞻仰。收之則須彌倒卓。日月潛輝。九十六種外道罔測其名。若向這裏擔荷得去。如龍遇水。普潤羣生。堪紹佛祖之慧命。永作人天之眼目。雖然如是。卽今佛智尼請法。爲祈福慧齊增。且擧五祖演和尙公案。僧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祖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和尙云。我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便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據此一人平坦處險峻。一人險峻處平坦。雖然二俱作家。若在鼓山又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未免與他劈面便掌。不惟令者僧當下知歸。亦且諸佛出世有處。大衆且道鼓山這麼擧揚。與二老是同是別。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交杖下座。

民國十九年庚午春鼓山戒期傳授戒法丹墀兩鐵樹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國師手植迄今千餘年物也樹高尋丈忽着花大如盆瓣如鳳尾衆讚爲希有

監院宗鏡居士歐陽英莊原毫羅世方等請上堂法語

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揮拂子云。岧巀巍巍石鼓山。靈源湛湛白雲

間。通霄有路朝梵刹。石門無鎖罷開關。聽經龍受高僧訓。喝水逆流去復還。千年鐵樹欣然笑。發放靈花現瑞曇。僧問。劣崩峯頂卽不問。鐵樹花開事若何。師云。杖頭懸日月。進云。如何是諸佛導師。師云。午夜覩明星。進云。虛空界盡。凡聖路絶。更求指示。師便打。進云。一棒徹底請師徵。師云。如何是徹底處。僧喝。師云。再喝看。僧作禮。師云。速退三千里。問。窟中獅子如何翻身。師云。野干不會。進云。哮吼一聲天地徹。師云。也跳不出。僧便喝。師打。問。離四句。絶百非。向何處參究。師云。這裏不許念篇章。良久又云。不許你念我念。——千年鐵樹始開花。玉瓣金盤映晚霞。爲問法筵龍象衆。國師今日又還家。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擊杖下座。

新戒觀本請上堂

以杖指法座云。喚作法座則觸。不喚作法座則背。畢竟喚作甚麼。獅子窟中獅子吼。象王行處象王威。若是脚跟點地漢。何妨信步卽登臨。陞座拈香祝聖畢。執柱杖云。虛空昨夜笑無休。無蒂花開鐵樹頭。不是目前春富貴。報君莫向外追求。世尊拈出飲光笑。破根塵火裏漚。火裏漚千百妙義一時酬。無作功勳無劣優。大冶精金飛片雪。究竟無起亦無收。所以盡大地是個戒堂。徧塵刹是個期會。何曾有結有解。但於靜動照顧眉毛。無令散失。從此一去。觀山玩水。也是在期場。迎賓待客也是在期場。應事接物也是在期場。乃至靜鬧閑忙也是在期場。

但只要你諸人時時提攜。默默返照。直到鑽木出火。自然握土成金。若到這個田地。方得自由自在。不負十方聚會。海衆咸臻。長連床上裝模作樣。受盡辛苦。必定求個甚麼。手執夜明符。幾個本天曉。今有新戒觀本。宏誓爲祈妙戒。了證三空。卽今妙戒作恁麼。良久云。龍門無俗客。鳳閣有朝臣。交杖下座。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在鼓山新築放生園落成對羣生說法

上堂

執杖云。放生園事今落成。慰汝羣生好棲身。善信崇佛興慈濟。三壇施處智悲融。了知法界平等覺。貪嗔癡愛性圓明。念異十惡從心起。心忘罪滅萬法空。以柱杖作圓相云。如是會得。不壞假名。羽介鱗毛十二類。生苦樂三途。在處無礙。四聖六凡。何有階級。當下忘懷。福罪虛融。一念廓然。三際頓斷。千差萬別。無非圓通。所以二十二祖摩拏那尊者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雖然如是。且道這個無憂喜的。作恁麼剖判。良久云。塵塵極樂。念念彌陀。

爲廣東心蘭師封龕

執封條打○相云。恭維圓寂比丘心蘭大師封龕之辰。卽今封龕作恁麼道。行來粵海與閩山。

芒鞋踏破得心安。要知個中藏身處。佛祖難將正眼觀。

起龕以杖指龕云。耆衲心蘭大師細聽。廣東恁麼來。羅浮山月任徘徊。閩海恁麼去。石鼓雷轟雲歸去。靈源洞裏莫暫停。無生路路有休處。鐵笛一聲歸去來。雪花飄落冷如梅。雖然如是。且道無生路在什麼處。以杖指云。驀直去。

爲慈舟法師封關

執封條云。拈一放一。未曾深說。離一寬一。關主辨晰。辨得主中主。關中別有天。今有護法深信個事。恭逢彌陀如來聖誕。請慈老法師掩關。仗此功勳。回向四恩三有。同出苦輪。兵革消除。民安物阜。現前大衆增福延壽。永獲禎祥。封關作恁麼道。良久云。百千萬億佛。都向此中來。待得三年後。蓮花處處開。以杖指云。封。

解制

陞座。卓杖震威一喝云。五七不是三十五。六六還成三十六。若能掀翻窠臼禪。方纔不與佛祖伍。昔日洞山解制。則道夏末秋初。兄弟們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有僧舉似石霜。霜云。有人下語否。僧云無。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云。瀏陽乃有古佛耶。今日解制。也須依樣畫葫蘆。只如萬里無寸草。諸人作麼生去。試

請勘看。如若會得。不須上去下來。辛苦多日。其或未然。依舊煩他柱杖子道去也。萬里無寸草。夜半看天曉。何處不傷生。虛空入塵小。二俱都不攝。兼帶玄猷了。應時解制又作麼生。良久云。一元回復新開泰。萬彙森然見本真。交杖下座。

除夕

巖石積經霜迸裂。庭梅疊壓雪凋殘。人生百歲終何用。此道誰能着眼看。若有個念茲在茲者。出來道看。久之無人。乃云。今年除歲也恁麼。舊年除歲也恁麼。明年除歲也恁麼。直饒你除到眼光落地。四大分張。也只是恁麼。老僧數十年來參之究之。研之窮之。猶是恁麼。大衆又作麼生。此事要實悟實行實證實踐。始得到者裏。如果柱杖子踔跳出來道。今夜是什麼時節。說者些牽牽蔓蔓話。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驀喝一喝云。也是牽蔓說話。畢竟直截一句如何道。召大衆云。各各歸堂吃茶去。侍者執下柱杖子。

蘇州蕭振南居士請上堂

僧問。昨日商君來報道。滿耳秋聲一夜聞。師云。莫亂傳。進云。有眼不見。有耳不聞。師云。却是盲聾漢。進云。瞞學人一點不得。師云。又道不見不聞。進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果然亂傳。問。玉蕊金絲承露盤。彩鸞飛入五雲端。華藏世界人人具。樓閣全開事何如。師云。且

立門外。進云。今日蕭居士預修請法。未審得何利益。師云。雅韻出一時。進云。恁麼則蒼松翠柏年年秀。喝水靈源日日流。師云。非關你事。問。堂前桂樹滿院清香。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觸着闍黎鼻孔。進云。學人無鼻孔。師云。清香何處聞。進云。大家皆知。師云。以何爲驗。僧展兩手。師云。那裏學這虛頭來。進云。只許學人知。不許學人會。又作麼生。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進云。痛徹骨髓。師便打。問。岁前峯懸毒鼓。未審誰人撾得。師云。山僧不打。進云。爲甚今日上堂。師云。子且還我蘿蔔錢。然後老僧還子青菜價。進云。因甚麼不打。師云。罕遇知音。進云。滿堂盡是仙陀客。何必臨風唱鷓鴣。師云。水淺無魚。徒勞下釣。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木樨花正發。山谷謁晦翁。鼻孔撩天處。杲日正當空。雅韻出一時。千載傳真風。遂舉富鄭公初秋聞雷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始識從前自家底。又秦國夫人計氏看經有省偈云。儘日看經文。猶如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云。沒量大人。踏着自家影子。未免肝膽向人。雖然如是。總是這邊事。如何是那邊事。鴛鴦繡出從君看。未許金針度與人。

圓戒上堂

佛子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卽是真佛子。瞿曇老漢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沙彌

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薩三聚十重四十八輕。乃卓柱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說甚止惡防非。開遮持犯。白四羯磨。全體戒定慧。這裏見得徹。把得住。便是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於通宵路上。也許上座隨分走些。若是鼓山潑天門戶。未許上座攀仰在。不見道。石門壁立青霄。飛鳶莫度雲漢。

監院善欽寶月請上堂

舉保壽會下監院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壽云。汝向後兒孫滿天下去在。如是三年爲監院。每每問道。壽嘗示云。汝向後兒孫滿天下去在。日久心中未明。亦不改志。一夜遇壽巡夜。乃挽住云。今日若不爲某甲說。卽打和尙去在。壽云。汝知者般事便休。院主於言下大悟。前保壽退居。請院主住持。保壽纔登座。拈香畢。三聖卽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着者僧眼。瞎着鎭州一城人眼在。壽便歸方丈。師乃竪拂云。今日山僧亦爲諸人拈椎竪拂。且道瞎着多少人眼。喝一喝下座。

誕日解制上堂

師打〇相云。大衆見麼。正是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卓柱杖云。於此會得。何勞解結。倘或未然。山僧打開布袋去也。復云囉哩囉囉哩。僧問。和尙未生時如何。師云。天高

地厚。進云。生後如何。師云。徧界光輝。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簫管樓臺聲細細。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遊蜂空醉五湖春。問。如何是句意一齊到。師云。西湖桃李春三月。看破枝頭別有香。乃云。常年一個主人公。刻刻提撕莫放空。等閑摸着眉毛角。元來鼻孔也相逢。

馬金墀居士請上堂

僧問。如何是過去的佛。師默然。問。如何是現在底佛。師豎拂云。會麼。問。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問。趙州到二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二庵主一般豎掌。爲什麼肯一不肯一。師云。多嘴阿師。僧作禮。師便打。乃舉臨濟示學人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揮拂子顧大衆云。會麼。又喝一喝云。吹毛劍下無知己。惹得山僧特地呈。下座。

起七

七期晝夜忙。踏破威音王。東西無辨處。南北豈商量。舉香板云。會得同受用。齊登選佛場。以香板卓地云。起。

結制上堂

師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敢問衆中有不墮悄然機者麼。首

座出問。和尙未出方丈。早已漏逗。復來陞座。更有什麼指示。師云。堂前鼓鼕鼕。進云。恁麼尋聲逐響去也。師云。有耳不許通消息。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覿面誰不見。進云。恁麼則不墮在不疑之地。師云。祇爲人前多個事。進云。這事且置。祝願一句作恁麼道。師云。聾人側耳聽。座作禮云。大衆證盟。師打云。一曲還他賀太平。乃舉石鞏藏禪師。曾爲四品將軍。膂力過人。嘗以弋獵爲事。一日逐羣鹿。過馬祖庵前。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個。曰。一箭一個。祖曰。汝不解射。獵者曰。你解射否。祖曰。解。曰。你一箭射多少。祖曰。我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自射。則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歷劫無明煩惱。一時頓息。遂投祖出家。更名惠藏。後來出家。常駕一張弓兩枝箭。凡見學人。便云看箭。師云。石鞏習氣未除。山僧隨例起倒。以拂子作張弓勢云。看箭。西堂維那一齊下喝。師云。一箭落雙鵰。

隆明隆和請上堂

昨夜文殊起佛見。法見。被山僧貶向二鐵圍山。所供是實。何故。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應當如是。揮拂子云。見麼。喝一喝云。聞麼。萬籟有聲聞不得。寒巖無耳却知音。僧問。如何是內不放出。師云。春前不用花枝巧。進云。外不放入時如何。師云。兩後隨他色色新。僧擬議。

師打云。蟠桃已熟三千歲。跛鱉難逢劫外春。問。脚跟未穩時如何。師云。是誰起倒。僧退後。師打云。汝脚跟在什麼處。僧無語。師又打。乃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山僧道向上一路。無舌能宣。且道是同是別。喝一喝下座。

小參

僧問。虎未出林時如何。師作吼聲。進云。獅子出洞又作麼生。師云。性命也不顧。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未問底句。師云。速道速道。問。如何是已問底句。師云。聲震如雷。進云。學人不問。作麼生道。師云。毒氣深厚。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剃頭人。師云。出家俗漢。進云。未剃頭時如何。師云。在家道人。進云。百尺竿頭作麼進步。師震威一喝。乃云。年年五月五。家家懸艾虎。搭着嘴唇皮。毒氣連珠吐。大家還知吐不盡底麼。時有雞鳴一聲。師云。羽毛異類解當機。助我佳音一曲奇。直下翻身超現量。抑霄還是鳳凰兒。

茶次

師問參頭。靈雲見桃花悟道。爲什麼玄沙不肯他。進云。玄沙具眼。師云。具個什麼眼。進云。瞎。師打云。爲汝點開。僧云。枯木倚寒巖。婆子爲甚燒庵。師云。死漢。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你作麼生。進云。冷飯不充明君膳。師云。重修庵室又如何。進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云。婆子與

老僧是同是別。僧掩耳。師喚侍者。分明記取。

民國廿三年由福州鼓山到粵

八月初二日闔郡官紳士庶送入曹溪是日適祖師誕日進香夾道緇素萬人

初到曹溪門

以柱杖點云。南柯一夢到曹溪。天涯窮子今來歸。今日有無權且置。呼爲明鏡尙成非。黃梅夜半傳衣鉢。堂堂千古放光輝。入室兒孫誰繼武。燈燈相續顯靈威。

至寶林門

以柱杖指云。明明曹溪路。寶林門洞開。十方禪和子。悠悠任去來。達此逍遙境。清虛絕塵埃。法界匪中邊。一門衆妙賅。

彌勒殿云

大腹便便笑呵呵。大千沙界兩芬陀。不離布袋乾坤大。三會龍華補佛陀。展拜。

韋馱殿云

三洲感應現童真。降魔伏醜具威神。咦。靈山咐囑猶留耳。赫赫將軍護法身。展拜。

五祖殿云

東土傳承。一花五葉。北秀南能。枝枝葉葉。展拜。

六祖殿

拈香云。年年二八二日。現出空中飛鳥迹。雖然徧界不曾藏。離婁窺測不能及。畢竟如何委悉呵。燒香云。今日分明指示。

憨山大師座前

拈香云。海內無敵手。鼓山是對頭。一回思憶著。令人恨不休。爲甚麼不休。召大衆云。兩個泥牛鬥入海。一度拈香一度愁。再上香云。今德清。古德清。今古相逢換了形。法運興衰聽時節。入林入草不曾停。展拜。

大殿

拈香云。娑婆教主。義闡無生。甚深妙法。誰佛誰生。展拜。

入方丈云

入先德之堂。登先祖之座。橫按鏌鋣。全提正令。此是歷代祖師宏法利生之處。今日不肯到來。又作麼生。彈指三下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展拜。

法堂

以柱杖指法座云。巍巍寶座。祖祖相傳。頭頭無礙。法法皆玄。當陽頭出。擡攀迴絕。鐵眼銅睛。仰之不及。山僧到來。有甚奇特。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以柱杖一指云。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天降。豈屬地生。爇向爐中。喬申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智藥尊者。六祖大師。中興繼位諸老和尙。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杖云。大事分明無一法。因緣未了又多端。憨山去後來今我。古刹重興賴衆緣。本寺是從智藥尊者開山。識後一百七十年。有大聖人來此說法度人。成聖者數多如林。故名寶林。至我六祖來開化至今千數百年。度生無數。雖其中不無興替。至明代憨山祖師重興。挽回綱宗。今又越三百餘年。繼起乏人。久成荒廢。此次山僧在鼓山三夢六祖喚來。復承宰官居士發起重修。派人到鼓山簡請。事不獲已。勉應其誠。今日雖臨此座。自慚德薄慧淺。理事生疎。全仗大衆護持。灑甘露於枯枝。布慈雲於火宅。共維祖庭。即今勉力維持。作恁麼生。向東西合掌云。袈裟角下四天王。下座。

南華寺鑿放生池工竣上堂

參禪一著。如開池相似。山門之內。一泓大池。淵深宏闊。含藏羣象。靈泉湧其中。魚龍游其內。山光雲影。日月星辰。靡不於中顯現。其水入於田。則溉潤禾苗。流於海。則興波作浪。恁奈歲

月綿延。隄防不密。被淤泥沙礫之填塞。積如平蕪。泉源涸竭。荊棘叢生。既無淵深之德。又乏輝映之功。自昔至今。無有下手者。如是山僧闢草萊。誅荊棘。運沙泥。固堤岸。曠日持久。施工不輟。不覺一時靈泉迸湧。蕩漾依然。工夫到這裏。推門落臼。然光不透脫。古謂之真常流注。所以道法性真常離心念。二乘如此亦能得。但只是化城止息。若向這裏加功運行。迸却池岸。掀翻池底。向沒下手處猛與一鋤。儘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情與無情。盡向渠儂手中乞命去也。如驢覷井。不入衆數。如摩尼寶珠。普應衆色。如樂見藥樹。病見即愈。功夫到這裏。謂之真參。然也是化城止息。正與麼時。衆中忽有個漢出來問。如何是寶所。山僧不覺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笑南華今日與人說道理禪。

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揮拂子云。昨夜三更時分。擎天柱神與主地神菩薩。將乾坤右旋一轉。驚起南海波斯七金山樹神。踔跳上光音天。金輪王飛行四天下。弗婆提天兩珠輪。拘耶尼天兩金輪。鬱單越天兩摩尼。閻浮提天兩七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稻麥菽粟。自然生熟。彌勒菩薩從兜率內院下生人間。俾人人不參而悟。不修而證。或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或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乃至草

木昆蟲。含靈蠢動。悉獲無生法忍。山僧拂子。在冷地上不覺失聲一笑。且道笑個什麼。萬象欣隨斗柄轉。百年難遇歲朝春。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曲江商會同人請於大鑑寺說法上堂

四衆普集。凡聖交參。向上風規。當陽披露。拈一機而衆機頓赴。曹溪路上。不妨立脚。舉一派而萬派齊收。南華門下。正好安身。金龍不守深潭。丹鳳豈擇桐枝。放曠隨緣。逢場作戲。固是衲僧本分事。只如南斗流光於曹溪。波斯進寶於瑤池。百凡順適。貿易如意。又作麼生話會。買鐵得金滿場富貴。

除夕舉古云

去年貧未是貧。大雄山上起白雲。今年貧始是貧。殿堂剩下破沙盆。拈着東來失却西。惟有這箇舊主人。去年富未是富。添得一條娘生褲。山中有個陳樵子。不知春秋多少數。遂竪拂子云。貧富貴賤。儉素奢華。都不出這裏。香巖真淨二大老。總在去年今年裏。跌交未見輸贏。祇如曹溪年窮歲盡。除夕一句。畢竟如何吩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那許閑工夫。說甚無與有。

張子廉趙鏡涵王治平李執中居士等請上堂

執杖云。今朝七月十五。目連神通救母。幸得諸佛歡欣。救拔冥中罪苦。且道卽今冥陽兩利事。如何擧揚。以杖畫○相云。水陸同真際。含靈何欠餘。法施無彼此。妙理絶親疎。天堂地獄息心皎月圓孤。了玆平等性。凡聖本無殊。今有三寶弟子趙寬鏡張寬廉等。爲祈消災息劫。植福延齡。超薦幽冥。往生淨土。請山僧登座。擧揚向上。且道卽今超薦息災。作恁麼道。良久云。一鉢和羅飯。普供佛法僧。延福消災難。蓮池上品生。震聲一喝。下座。

上堂

僧問。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有人來問。如何答話。師云。懸崖有個玉麒麟。進云。未審是樹上語。樹下語。師云。踏破孤峯月更明。僧一喝。師打云。不知春色早。猶待雪花飛。有居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山僧脚下兩重泥。士無語。師打云。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乃云。今辰三盆衆居士。敦請山僧擧向上宗乘。無奈住持事繁。且擧一則現成公案。不負當人之請。昔王常侍參臨濟。問曰。衆僧看經否。濟云。不看經。還參禪否。濟云。不參禪。既不看經。又不參禪。作個甚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汝是個俗漢。師着云。相隨來也。敢問大衆。山僧這一轉語。是常侍相隨臨濟。是臨濟相隨常侍。喝一喝。下座。

曾寬璧區寬渭羅惟善劉惟琦衆戒子請上堂

揮拂子云。佛子受佛戒。卽入諸佛位。瞿曇老子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沙彌十支。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薩三聚。十重四十八輕。乃卓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說甚麼止惡防非。開遮持犯。白四羯摩。全體戒定慧。這裏見得澈。能把住。便是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入曹溪路上。也許諸人隨分走些。若是寶林門戶。未許攀仰在。不見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卽今如何是心戒。擘若會得。不妨將一句道來。其或未然。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喝一喝。下座。

方養秋居士請上堂

萬法歸一。昨日事畢。一歸何處。今朝長至。倘有透得關者。出來通個消息。僧問。萬法卽不問。如何是冬至底事。師云。春光一線長。進云。未審佛法長多少。師打云。根深萬事足。乃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此是先聖爲人痛快處。若信得及。不勞山僧棒如雨點。喝似雷轟。若作道理會。卽孤負己靈。若不作道理會。又顢頇佛性。倘有漢子出來道。打也恁麼。畢竟意旨如何。但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光卒未休。

誕日吳寬乘居士等請上堂

卓杖云。人人有個無量壽。長共虛空不老春。無量劫來至今日。無增無減一般新。卓杖云。大衆。無量壽佛來也。普爲諸人授記云。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將來作佛。壽命無盡。智慧無盡。福德無盡。乃至一切神通妙用。悉皆無盡。與佛齊等。無欠無餘。正當恁麼時。冥合本妙。作恁麼生道。一念無生。全體顯現。一念既生。森羅萬象。今有三寶弟子吳寬乘。設齋供佛。廣結良緣。爲祈消災免難。福壽高增。卽今因齋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無盡藏同無量壽。當來彌勒會龍華。

沙彌尼寬廣請上堂

這個法王座。龍天常擁護。繼佛續心燈。宏法是家務。象峯巍巍高插天。衆峯環供一峯前。雪歸巖穴泉歸壑。翠竹黃花盡說禪。信具堂前提祖印。萬派千流入海圓。今有沙彌尼寬廣請法設供。爲植福延齡。卽今因齋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龍女獻珠成佛果。觀音應現女兒身。交杖下座。

唐允恭連聲海等居士送藏經請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名通四海。德重八荒。拈來供養。啓請大藏。唐居士允恭。連居士聲海。陳居士培根。江居士嘉祿。何居士寬智。及四衆人等。伏願同登華藏玄門。共入毗盧性海。

斂衣就座。僧問。藏經圓滿卽不問。世尊未開口時。經在甚麼處。師云。葛藤遍地。進云。恁麼祇園得現在底。如何是未來底。師打云。這個是現在底未來底。僧無語。師又打。問。如何是有句。師云。諸佛難開口。問。如何是無句。師云。燕子語喃喃。問。如何亦有亦無句。師云。日照寒潭萬古清。進云。有無俱不立時如何。師云。月到三更分外明。問。如何是五蘊皆空。師云。有眼不見色。問。如何無智亦無得。師云。蚊子齩鐵鎚。問。一大藏經未審本命元辰在那一字。師云。當機不見舊時人。乃擧古有一婆子。令人送供。請趙州爲轉藏經。州受施畢。下禪床繞一匝云。語婆子爲轉藏經竟。其人回擧似婆子云。請彼轉全藏。如何祇轉半藏。州云。在老婆子分上只得半藏。師云。這婆子將沙博金。趙州隨波逐浪。檢點將來。果然只得半藏。卽今南華一藏週完。且道如何是轉底消息。若云有藏可修。有經可轉。定墮拔舌泥犂。若云無藏可修。無經可轉。亦墮拔舌泥犂。如何得透脫去。喝一喝。纂成一部零星藏。猶恨當年老蠹魚。

佛誕日丁寬寶許寬柱居士請結制上堂

拈香祝聖畢云。高懸日月。劍挂眉鋒。截斷衆流。當爐不避。理無曲斷。車無橫推。折栴檀片片皆香。飲醍醐涓涓甘露。須知向上提持。還他脚跟點地。召大衆云。有脚跟點地者麼。僧問。大地爲爐。須彌爲香。慶祝當今。阿誰酬價。師云。超然獨步謝明君。進云。卽今請師接待。有何指示。師

云。一棒一條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撐天古柏枝枝秀。進云。恁麼這萬里寒梅增意氣。千峯翠竹繞雲龍。師云。風流入面能生巧。進云。是處池中皆有月。誰家灶裏更無煙。師云。閑言語。問。如何是死句。師云。青峯不解翻觔斗。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覺後空空有大千。進云。不死不活時如何。師打云。向這裏揚眉吐氣去。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萬象叢中一點紅。進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年月日時俱是好。僧無語。師打云。無端撞着太歲頭。乃云。銅頭鐵額。呵佛罵祖。棒下了無生。問答起今古。

元宵

今朝又是上元節。徹底窮源爲君說。見佛不在麻三斤。何須更說乾屎橛。佛身充滿於法界。也是老婆心痛切。不昧本來是具足。一任東扯與西拽。眉毛綰向額中。自然與衆各別。

佛成道日衆居士請上堂

子夜踰城到雪山。藤蘿青嶂白雲間。蘆芽穿透金剛眼。頂上容巢任鳥還。果滿三祇成正覺。一生補處道心安。祇因錯認明星現。四十餘年把釣竿。僧問。夜覩明星卽不問。如何是諸佛印。師云。杖頭一句垂方便。問。如何是道人心。師云。湯火無虞泛碧流。進云。佛祖一口吞盡。還有衆生可度麼。師云。疑則別參。進云。學人到此。染污不得。師打云。頂戴奉行。問。佛祖未生時

還有向上事無。師云。有進云。若道有則觸。若道無則背。請和尙判斷。師云。頂門一具黃金骨。造次凡流豈可明。問。如何是內。師云。人貧志短。問。如何是外。師云。馬瘦毛長。進云。內外中間俱不着時。和尙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教人到處得逢渠。乃云。急着眼。快先登。雪到紅爐一點清。個裏若無仙子客。臨機棒下豈容情。

許國柱居士爲超薦父母請上堂

陞座拈香畢。執杖云。江漢春來風浪惡。驪珠擊斷蒼龍角。優曇花老夜摧殘。苦痛蒼天空寂寞。梅開殿角鴉噪庭前。覿露哲人面目。爐烟結篆。燈燭輝煌。全彰居士徽猷。於此薦得。便知秉鈞老居士八十四年。生本不生。卽今還駕無何有之鄉。死亦不死。其或未然。山僧撥轉雲頭別通一路去也。卓柱杖云。卓開地府天堂路。上品蓮花朵朵開。水鳥樹林演妙法。神棲安養紫金臺。今有許國柱居士。來山禮祖。孝誠報親。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祈求追薦祖先考秉鈞大人。先妣胡太夫人。超生極樂。且道卽今超薦一句作恁麼生道。良久云。一點靈光通萬象。普天遍地現全身。震聲一喝下座。

新飛比丘尼寬慧等請上堂

執柱杖云。昨由雲門到南華。帶水拖泥路未賒。嵐氣迷濛翳慧日。四山黯黯被雲遮。目淨空中

無幻化。百城烟水舊生涯。斷臂墜腰折足範。不辭遠道駕三車。今日齋主爲利冥陽。特請舉揚個事。卓杖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妄緣非實。一切惟心。心境若空。一切妄緣從何而有。其迷妄也。妄見有生。妄見有死。於生死中。起諸惡業。造諸罪障。其離妄也。生如漚起。死如幻滅。於本無生死中。罪福俱幻。只在當人直下了當。觸處無非淨土。

何慧容居士請上堂

揮拂子云。卽此用。離此用。通身是口橫身動。四句中。百非外。扯破虛空作被蓋。不說心。不說性。魚龍得水成性命。不求佛。不求祖。抱個石頭叫冤苦。不着聖。不着凡。大都緇素絕顢頇。幸得今朝本上座。當場與汝結同參。僧問。如何是第一訣。師云。柱杖臂頭楔。問。如何是第二訣。師云。八面無休歇。問。如何是第三訣。師云。一雷轟轟烈。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汝又如何。進云。訣訣訣。百草頭邊俱漏洩。師便打。問。鐵馬繞須彌。和尙作麼生踏蹬。師云。一步到長安。問。如何是諸佛戒。師云。峯頭閃雲一掃開。問。如何是諸佛定。師云。明月清風常自在。問。如何是諸佛慧。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問。如何是諸佛性命。師云。一枝紅杏出牆來。乃擧高峯云。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下一個石頭相似。先要知他四維羈礙所絆處。毫無罣念。然後加力一聲。

掀天揭地。如斯用功。七日若不明白這段大事因緣。可來截取老僧頭去。大衆還有會得高峯意麼。會得請單刀直入。會不得。滿地葛藤。參。

居士布寬靜等請上堂

執杖云。幻游一個山野。從來是個擔板漢。數十年來未曾與人說個禪字。今日狹路相逢。未免出乖弄醜。論到佛法。本無一法可說。近來佛法不是無法。實是佛法太多。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云四十九年未曾說出一字。諸仁者莫因老僧說無法。就在無法上計較。若着在無處釘橛。無法卽早成有法也。今勸諸仁者。守個本分。不要妄生枝節。近見許多一向祇弄虛頭。向古人言語上穿鑿。學拈頌。學問答。或在人前棒喝。豎指擊拳。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推倒禪床。拂袖便行。轉身作女人拜。打個觔斗出去等等。在古人是循機三昧。如今成了惡套。是吃前人乾屎橛。所以幻游對諸怪狀。作一切不理會。沒有許多閑力氣也。大衆要會佛法麼。老僧今將諸佛祖所有的佛法。盡情說與諸人聽好麼。昨夜幻游在禪床上。聽得時辰鐘——的嗒——的嗒——的走。阿。這個法音宣流大了。他說過去不可得。現在不可得。未來不可得。三世諸佛說法。都在裏許。你們試聽的嗒——的嗒。——下座。

上堂

今朝三月十五。衆集鳴鐘擂鼓。啓請說戒上堂。宗律一如波水。萬法本自圓明。切忌分歧彼此。若執向外馳求。面南欲看北斗。喝一喝云。古云。昨日夜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义。不隔一條線。諸子今卽得戒。已田衣覆體。究竟是僧耶俗耶。大須仔細。直須掀翻。坐斷兩頭。中亦莫立。聽吾頌云。昨是白衣身。今成釋子面。緇素一齊拋。凡聖都不見。誠能如是。上報四恩。下濟三有。如或不然。只名名字比丘去也。且道如何是名字比丘。傷茲末運。獅蟲亂法。誠可嗟嘆。身披袈裟。不守佛戒。是非人我如山。嫉妒顛狂猶昔。無明貢高。貪嗔我慢。本願爲僧圖謀解脫。未能悔過。罪惡重加。大衆莫謂雲上座不惜口業。說得利害。切須珍重始得。

監院佛輝請上堂

師卓杖顧視大衆云。有麼。衆默然。師復云。衆中若有仙陀客。免得文殊下一椎。下座。時監院自悟。隨進方丈謝云。和尙今日說法。甚是深密。師云。汝得什麼道理。院云。公不負學道之心。師云。有何長處。進云。但願成佛。師高聲喚侍者云。快領者僧去。山僧怕的是佛。

沙彌尼宏度請上堂

執杖云。昔佛姨母大愛道。求佛出家。佛制女人不准出家。阿難再三懇請。佛說八敬法。令阿難傳達姨母。姨母遵受。佛許開戒。遂減正法五百年。雖然。非阿難不知世尊密意。非世尊無

以度脫女人。自始以來。諸女輩于佛出家悟道證果。不可勝計。法華會上。諸尼受記。奮迅比丘尼。善財參叩總持。灌溪服膺于末山。大慧之印可妙總。妙湛圓明。豈分男女。只在一念回光。始信與佛無異。爾諸尼衆。得受淨戒。雖未卽到無垢成佛。亦幸解脫女形之累。得參三寶之尊。亦是火裏生蓮。不易得也。從今已往。宜各發出世心。修出世行。迥超物外。毋染塵緣。以智慧明鑒自心。以禪定安樂自心。以精進堅固自心。以忍辱滌蕩自心。以持戒清淨自心。以布施解脫自心。自他兼利。兩足圓成。作苦海之慈航。爲法門之柱石。名真佛子。真報佛恩。現前諸尼。宜共勉勵。

上堂

今是三月二十一。齋主請法祈福利。陞座拈拂說無言。生平伎倆弄窮極。第一義門問如何。未出方丈已說畢。夜半烏鷄上須彌。撞倒帝釋靈霄殿。擧起拂子云。雲上座一生是個呆子。木石無異。今雖與衆法語。不過粥飯因緣而已。不是究竟。亦非實事。諸仁者得省要。不與山河大地交涉。處處發明。其道真常。能可究竟。何以。若向文殊門悟入者。一切土地瓦礫助汝發機。若向觀音門悟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向普賢門悟入者。不動一步。徧歷十方。以此三門助汝深入。會麽。良久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拂子拂一拂下座。

張質齊居士請上堂

舉香嚴在百丈問一答十。機鋒迅捷。丈遷化後。到溈山。山曰。聞你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曰是。山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個看。嚴不能對。歸寮將平昔所學。翻閱一上。竟無可答。親到方丈請益。山曰。若爲汝說破。已後罵我去在。嚴更轉急。發願入山密行。一日芟除次。拋瓦礫擊竹作聲。豁然大悟。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謂仰山曰。香嚴會去也。仰曰。待某甲勘過始得。仰問香嚴。聞汝有悟道頌。試舉看。嚴舉前頌。仰曰。此是閑時構得。嚴又舉一偈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亦無。仰曰。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會在。嚴又一偈曰。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曰。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後住南陽。嘗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啣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時有虎頭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這是香嚴二十年打成一片底消息。居士若薦得。即與香嚴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如來禪。祖師禪。正是虛空釘橛。揑目生花。

沙彌尼清靄沛弘請上堂

曹溪淵深。闃寂無門。象峯頂上。攀躋無路。淺水釣魚龍。平田尋虎豹。勞而無功。一場笑具。袈裟不得拖地。鉢盂不用安柄。冬瓜茄子蘿蔔頭。度波檀波那嗹嗜優婆利尊者來也。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爲佛山仁壽寺如意寶塔開光

執如意云。如來塔廟。徧滿人間。諸佛法身。量周沙界。茲者莊嚴仁壽禪寺。如意寶塔。大功圓滿開光。稱揚般若。萬德洪名。旋繞三匝。加持密印。仰謝百靈。祝願塔身與爍迦羅心而並固。共舜若多性而常存。卽今檀信功成。福垂千古。慶贊作恁麼道。良久云。高超碧玉虹千尺。仰視祥光萬佛來。

衆居士請上堂

卓柱杖云。東君昨夜通消息。報道今宵月正圓。喝一喝云。年年是好月。日日是好時。大衆還會悉麼。時西堂擲出磬椎。師云。任憑滄海變。終不爲君通。乃舉雲門到江州。有陳操尙書纔見便問。三乘教典卽不問。如何是衲僧行脚事。門云。曾問幾人來。操曰。卽今問和尙。門曰。卽今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除此之外。畢竟作麼生是教意。尙書無語。門云。汝豈不見經中道。治世語

言。資生事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何故今日鈍滯如此。尚書於是作禮謝云。某甲罪過。師揮拂子云。昔日陳子親到賓陽雞山扣擊。遭老僧幾回毒手。素知他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虛度多少光陰。今日爲伊點破。以拂擊禪床云。沒奈何打破厚斗。

黃衡秋居士請上堂

雲門顧鑒笑嘻嘻。擬議遭他劈面批。不識有誰親會得。與渠把臂入林歸。還有會得這個麼。問。紅塵滾滾如何得脫。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揑。進云。恁麼則摸索不定。師打云。與汝穿却鼻孔。乃云。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守株待兎。指月話葫蘆。若能當下翻觔斗。何須向外覓親疎。

民國三十一年重慶南岸獅子山慈雲寺啟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

開經日上堂法語

以杖指法座云。祇這寶華王座。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靡不從此豁開人天之正眼。盪掃魔外之邪宗。即今老衲上來。却作麼生即得。震聲一喝云。獅子窟中獅子吼。象王行處象王威。登座拈香。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師執柱杖云。

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三災八難除。蒼生咸覺悟。國泰民安樂。雨順風調護。菩薩降吉祥。除苦灑甘露。今日政府元尊閣國官紳啟建全國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四十九日。令山

僧率領全體僧伽。諷誦諸品尊經。加持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稱揚嘉號。祈觀音之慈濟。禱普賢之宏願。轉國運於興隆。使民安物阜。劫難消除。寇敵滅踪。此界他方。均成樂土。化身隨應。演諸妙法。陣亡將士。死難同胞。聞法超昇。卽泥犂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凡有見其相。乃至聞其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含怨。盡罷辛酸。咸沾利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救療沈疴。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七趣十生。齊成佛道。今日法會衆善信等請法設齋。爲祈植福延齡。災劫消除。且道因齋慶讚作恁麼道。良久云。四方共樂無爲化。同頌堯天舜德明。交杖下座。

曾養甫居士爲母林太夫人壽慶請上堂法語

執杖云。今朝伏爲林太夫人壽辰。雲集緇流。表揚向上。若論此事。直須口掛壁上。無啓齒處。雖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當了事去也。卓柱杖云。水光山色映樓臺。氣轉陽和放瑞梅。燈火萬家人似海。渝江風月送春來。衆中還有迎風弄月者麼。久之無人出應。乃擧僧問五祖演禪師。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忤逆聞雷。問。如何是雲門宗。祖云。紅旗閃爍。問。如何是溈仰宗。祖云。斷碑橫古路。問。如何是曹洞宗。祖云。持書不到家。問。如何是法眼宗。祖云。夜巡人犯禁。

惟我臨濟門庭。全機大用。向劍鋒上救人。電光中垂手。倘遇俊流。不存朕跡。掀翻露佈。截斷葛藤。當軒寶劍。覿面堂堂。滯殼迷封。不堪種草。且道如何是臨濟下事。震威一喝云。今因曾寬威居士爲母林太夫人壽慶。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福壽高增。吉祥如意。卽今因齋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獅子山中獅子吼。滿堂同慶婺星輝。交杖下座。

何夫人請上堂法語

執拂子云。第一義諦。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且道作麼生觀。若道不能觀。云何道當觀第一義。古人道。參禪也是第二義。看經也是第二義。持戒也是第二義。試問第一義諦屬誰。城隍鬧市分明露。山色溪光未是空。獨是老僧無義子。橫擔椰栗入山中。四句之中。誰是賓中主。誰是主中賓。誰是主中主。誰是賓中賓。會得也是黑豆生光。會不得也是黑豆生光。且道第一義諦在什麼處——參。今有護法何夫人。請法供齋。敬奉三寶。爲祈植福延齡。消災免難。且道消災免難一句。作恁麼生道。良久云。道念元從信念發。災星消盡福星臨。交柱杖下座。

在華嚴寺爲護國息災大悲法會上堂法語

師至堂以柱杖指座云。祇這喚作法王座則觸。不喚作法王座則背。畢竟喚作甚麼。震威一喝云。若是脚跟點地漢。觸處都來任所施。蕩除魔業狐狼跡。卽是法輪大轉時。斂衣坐下維那白椎畢拈

柱杖云。國修法會。祈福消災。懺洗蒼生迷惘之心。導入正覺菩提之路。尋聲救苦。敬禮慈雲。啊。卽今觀音大士在柱杖頭上放光動地。宣說普門微妙法門。諸仁者還見聞麼。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隨時應現。舊店新開。慈航早駕。動則無處不顯。靜則何地可藏。如若會得。隨緣度日。任運逍遙。其或未然。請柱杖子通個消息。本無一物着空花。豈撒時人眼裏砂。直下若能親薦得。何勞洞老喚作麻。今有大護法戴老居士誠修懺法。爲祈植福延齡。消除災難。特設上堂大齋供奉佛法僧三寶。命山僧舉揚個事。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山高四圍常相拱。海闊百川自來朝。華嚴新氣象。香馥滿雲霄。交杖下座。

在華嚴寺大悲法會元旦陞座法語

今朝新年元旦節。普天同慶皆喜悅。護國法會祈和平。共證菩提圓三德。國運昌隆億萬年。四海歡欣寇消滅。生民齊唱太平歌。島域歸降釋冤結。試問大衆應時及節一句作恁麼生道。久無應對乃舉龐居士公案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困來睡。山僧卽今則不然。難也難。易也易。柱杖橫肩吹鐵笛。拈來覿面不容情。佛法不是小兒戲。今因大悲法會護法居士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災難消除。家家樂業。戶戶禎祥。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華嚴山上瑞雲開。凡聖同趨法會來。

共祝新年新氣象。泰來否去運初回。下座。

護國息災大悲法會圓滿請上堂 民國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執杖云。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柱杖子是相非相。見甚麼生。果能了此。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原是家珍。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本非外事。所謂大小相含。一多互融。若證此道。上報四恩。下濟三有。一切聖凡。無不酬度。卽今法會圓滿。送聖還真。且道聖賢果有來去否。卓杖云。一月普現千江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今日衆護法以法會圓滿良辰。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干戈永息。天下太平。且道天下太平一句作麼道。良久云。國運鞏固。民物隆昌。觀音菩薩摩訶薩。天上人間妙吉祥。交杖下座。

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十月初受李主任濟深及李伯豪主席暨各官紳請住乳源雲門山大覺禪寺

入院

以杖指山門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個裏全身入。別是一乾坤。

彌勒殿云

等個人來話。乞我一文錢。布袋能提放。龍華度有緣。展禮。

韋馱殿云

菩薩行願力。爲法現天身。立形伏魔怨。回光瞻聖容。展禮。

伽藍殿云

吉聖伽藍。一切現成。誓願堅深。護佛法院。常擁三門。萬古不變。展禮。

祖師殿云

靈山咐囑。萬古昌隆。傳燈輝耀。振宗乘。杖拂分明。再犯不容情。轟轟轟。天下太平。展禮。

大殿云

十方坐斷耀古今。塵塵剎剎示圓音。無來無去無出沒。物物頭頭露全身。且道如何是露全身處。東藥師佛。西彌陀佛。展大具九拜。

方丈云

毗耶離瞎人撞彩。摩竭陀啞子喫瓜。新長老到這裏。如何卽是。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

諸護法居士設齋請上堂

至法座前以杖指座云。平沈大地。高出虛空。釋迦彌勒。齊落下風。點柱杖云。陞。遂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以柱杖於空中打一〇相云。者是何物。分明說出。復

以柱杖畫一⊙相云。卽此是華藏海中流出一切功德之母。今日山僧不惜眉毛。錯爲諸人下個註脚。復以柱杖畫一①相云。還會麽。倘有得此三昧者。出來相見。僧問。大悲菩薩千手眼。未審那個是正眼。師云。四方八面進云。點出光明。乃云。問處光明答處親。舌頭拖地賣家珍。逢人不具通方眼。孤負桃花又一春。良久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雲門重新掛鐘板

執槌云。金鐘乍起。堂開拈花遺風。木板敲來。僧秉百丈事業。禪宗卽是心宗。心宗卽是禪宗。所以動止云爲。盡是遮那勝境。山河大地。無非性海微波。今仗佛恩祖德。重紹雲門舊規。再振祖令。卽今重懸鐘板一句作麽道。良久云。鐘板重懸宏祖道。戒根定樹慧花隆。以槌擊一板一鐘。

元旦小參

昨晚一衆人等上方丈參請。一切都舊。頭帽舊。衣履舊。袈裟舊。香爐燭臺。乃至山光雲影一切都舊。今朝上來。一切都新。頭帽新。衣履新。袈裟新。香爐燭臺新。乃至山光雲影。一切俱新。在衲僧分上。有個不舊不新的。諸人當自知。但有時提得起。又放不下。有時放得下。又提不起。老僧今日不惜眉毛。提起放下。放下提起。活潑的在諸人面前。乃擊拂子云。見麽。

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十五日以前結起布袋頭。收了拔地金剛。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水泄不通。凡聖路絕。十五日以後解開布袋口。放出搏天鷂子。一任南天臺北五臺。古廟裏粿風雨。大悲院去趕齋。正當十五日結也結他不住。放也放他不得。又作麼生。良久云。　芍藥花開菩薩面。茅庵燒掉老婆心。

四月八佛誕日上堂

今日是瞿曇老漢墮坑落塹紀念日。諸方陞座。談玄談妙。說心說性。或誇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或指跛脚阿師賊後張弓。或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各展旗鎗。互相矛盾。總是依草附木。隨邪逐惡。雲門技倆都盡。口門又窄。不解談玄談妙。說心說性。也不解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只是穩首東日高枕茅庵衲被蒙茸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四月十五日結制

三月安居。九旬結夏。正好尅究己躬。討個下落。庶不負出家初志。從上老宿。說禪必有機鋒問答。說教卽有性相偏圓。說戒就有律儀規範。說淨則究自性彌陀。皆是布縵天網。打鳳羅龍。鑄聖陶凡。不離當下。老僧今日舉出。特爲血性男兒。英靈衲子。莫將有限身軀。造下無窮

業海平空放下。特地呈來。從頭一一分明。自己莫哄自己。隨情逐意。觸犯良朋。放曠心猿。傷風敗教。因果不懼。野獸同羣。因果不昧。立地解脫。凡所見聞。宜當珍重。

十月十五日結冬

今朝十月十五日。雲門搬柴挖土。東西南北高賢。都來同甘共苦。木人側耳而聽。石女怒目而覩。萬象森羅點頭。黧奴白牯起舞。惟有無位真人。依舊如愚若魯。且道既是無位真人。那有閏餘成歲。壽命延促。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離名離相。徧滿十方。且道教人如何供養。——隨分納些些。

普說

這段大事。不是說了便休。所以中峯國師有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丈。還知蒲團上一個吞不下吐不出的無義味話頭也未。若向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世界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世界與古鏡。古鏡與世界。相去不啻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覿體障礙。便是生死根本。故楞嚴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花。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你動步處。無你着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

八穴。洞見老瞿曇心肝五臟。只得喚古鏡作世界。喚世界作古鏡。洞澈森羅萬象。混融大地山河。洗盡見塵。攪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指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心花燦爛。冷灰堆裏赤燄騰輝。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爲知解。近來佛法混濫。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諺云。『擊石乃有火。不擊原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於做工夫上說得恰好。特爲諸人重與註破。石中有火。未曾施一毫智巧之力。終日只說石中有火。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一塊石頭。要覓一星點火。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言語。說禪說道者也。更有一等癡人。聞說石中有火。擊碎其石。欲取其火。碎抹爲塵。終不能得。却不自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相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是佛。反道佛法無靈驗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爲「智巧。」首以信根爲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爲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之志。作固火刀。用精勤猛勇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加上般若種性。乾柴一握。驀劄相承。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至三千世界化爲燋燄。復何難哉。昔百丈令溈山撥火。溈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舉謂溈曰。「你道無這個。」試問諸人。還識得百丈撥火的消息麼。其或未然。聽取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閘。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血點紅。今古從來無欠缺。諸禪流。莫休歇。燎却眉毛萬

丈光。若不如是遭凍殺。」參去。

示衆

參禪無別法。只要生死恰。爲什麼說個恰字。蟄。所謂百不思時喚作正句。句意不清則落有無。一落有無卽是生死根株。所以恁麼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時。正好劈頭一棒。擬議思量墮於毒海。如僧問溈山如何是有句。山擧起泥壁。如何是無句。山放下泥壁。僧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者時如何。山便呵呵大笑歸方丈。若向這裏看得明白。方知有無不立。大用現前。超佛越祖。如何若何。劍去久矣。參。

示衆茶話

隨拈一物示禪流。個個都來弄嘴頭。塞卻咽喉誰自悟。撩天毒氣鬼神愁。僧問。如何是現量。師云。眼光獨露。問。如何是比量。師揮拂子云。會麼。問。如何是非量。師云。慚愧滿堂新衲子。進云。總不恁麼時如何。師云。親見老僧。

茶次

僧問。聲前聲後是誰光明。師云。山連翠色水連天。進云。一點水墨爲甚麼兩處成龍。師云。徹頭徹尾。進云。向上關頭作麼生徹去。師拈黑豆云。這個是什麼。進云。黑豆。師云。喚却眼睛。進

云。請和尙別通個消息。師竪柱杖云。會麼。僧便喝。師云。俊哉。進云。不會。師云。將謂是獰龍。原來是跛鱉。拽柱杖下座。

茶話

風吹鈴鐸語能和。消散空沈念佛陀。無身覺觸真微妙。棒頭薦得不須多。僧問。如何是閒話。師云。方磚四隻角。問。如何是答語。師云。古鏡兩重圓。乃云。我有一語。能縱能奪。按下雲頭。自肯摸索。撞鐘擊鼓。無繩自縛。拋弓擲箭。阿誰擺脫。參。

茶次

僧問。今日是甚麼時節。師云。蠟燭燦金光。進云。燦後又如何。師云。梅雨滴蒼苔。僧默然。師打云。蒼苔路滑。問。疑情不起時如何。師云。喫茶去。乃云。嘗憶當初老趙州。年年此日賣風流。山僧拈出重烹煉。烘熱紅爐飛雪球。

誕日茶話

梅花幾點迓春忙。第一花風意自長。珍重遊人休外覓。娘生鼻孔噴天香。此四句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會得者出來相見。僧問。梅花未放時如何。師云。撐天柱地。進云。放時如何。師云。枝葉聯芳。進云。已放未放時如何。師打云。獨步無雙。問。如何是生。師云。乾坤有眼。問。如何是死。

師云。大海無波。進云。生死關頭如何徹透。師打云。生亦不道。死亦不道。問。盡大地無寸土。梅花向甚麼處得來。師打云。會麼。進云。觸着老和尚鼻孔。師云。漆桶不快。問。如何是性。師云。古墓毒蛇頭。問。如何是命。師云。跳出令人愁。僧作禮。師喝頌云。古墓毒蛇頭。跳出令人愁。眉橫三隻眼。洞徹四神洲。

示衆

參禪一事。即如中陰身而求父母。擬議之間。錯入皮袋了也。山僧不惜唇皮。爲汝諸人道出。即今日間浩浩。夜皆昏昏。不是寂寂。便是惺惺。有時惺惺寂寂。有時寂寂惺惺。這兩重關棙子定當不得。不知下落處。便失却父母。不入聖胎。諸人要入聖胎麼。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參去。

除夕普茶示衆

諸位上座。今天又是臘月三十日了。大衆都認爲是過年。常住沒有好供養。請諸位多喫杯茶。照曆書規定。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個節氣。人事上的措施。多是應着天時而來的。如農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人的起工停工。商人的開張結賬。學校的開學放假。我們出家人的結制解制。請職退職。無一不是根據天時節令而來的。一般人認爲

過年是個大關節。要把一年的事作個總結。同時要休息幾天。你我有緣。僥倖今日同在雲門。平安過年。這是佛祖菩薩的加庇。龍天的護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但我們自己平安過年。不可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們不可貪圖歡樂。要格外的省愼。深自懺悔。精進修持。自利利他。廣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進。年輕的人。亦不可悠忽度日。須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孤墳多是少年人。總要及早努力。了脫生死。方爲上計。

我們本來天天喫茶。何以今天名「喫普茶」呢。這是先輩的婆心。藉喫普茶提醒大家。昔趙州老人。道風高峻。十方學者參禮的甚衆。一日有二僧新到。州指一僧問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那一僧云。「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曰。「不曾到教伊喫茶去且置。曾到爲什麼也教伊喫茶去。」州云。「院主。」院主應。「喏。」州云。「喫茶去。」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後來傳徧天下。都說「趙州茶。」又如此地雲門祖師。有學者來見。就舉起胡餅。學者就領會了。所以天下相傳。「雲門餅」「趙州茶。」現在諸位。正在喫茶喫餅。會了麼。如若未會。當體取喫茶的是誰。喫餅的是誰。大抵古人念念合道。步步無生。一經點醒。當下卽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動。

念念生滅。覆障太厚。如何點法。他亦不化。所以諸位總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真心。古人說。「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你現在喫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無二途處。就是衲僧本分事。縱然超脫了這些見解。猶在鬼窟裏作活計。大家仔細。放下身心。莫隨節令轉。直下參去。

開示

宣統三年在上海靜安寺成立佛教總會

上海居士林請普說

今承衆位居士邀請略談佛學。論到此事。老衲抱愧萬分。蓋緣自己毫無實行。雖然浮談淺說。無非古人剩語。與我本沒交涉。想我佛爲一大事因緣降世。垂訓八萬四千法門。總皆對病開方。果若無病。藥何用施。倘有一病未癒。則不可不服其藥。其方在我華夏最靈驗者。莫過於宗律教淨。以及誦持密咒。以上數方。在此土各光耀一時。目下與盛見稱者。無越江浙。於台賢慈恩東西密教。大展風光。諸法雖勝妙。唯於宗律二法。多不注意。嗟茲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實是人末。因甚人末。蓋談禪說佛者。多講佛學。不肯學佛。輕視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儀。故有如此現象。大概目下之弊病。莫非由此。既然如是。你我真爲生死學佛之人。不可不仔細。愼勿暴棄。法門雖多。門門都是了生死的。故楞嚴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以二十五聖各專一門。故云一門深入。若一聖貪習多門。猶恐不得圓通。故持六十二億恆河沙法王子名。不及受持一觀音名號也。凡學佛貴真實不虛。盡除浮奢。志願堅固。莫

貪神通巧妙。深信因果。懍戒如霜。力行不犯。成佛有日。別無奇特。本來心佛衆生原無差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有何修證。今言修者。蓋因迷悟之異。情習之濃。謬成十界區分。倘能了十界即一心。便名曰佛。故不得不盡力行持。消除惑業。習病若除。自然藥不需要。古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喻水遭塵染。一經放入白礬。清水現前。故修學亦如是。情習如塵。水如自心。礬投濁水。濁水澄清。凡夫修行。故轉凡成聖也。但起行宜辨正助。或念佛爲正。以餘法作助。餘法都可回向淨土。念佛貴於心口不異。念念不間。念至不念自念。寤寐恆一。如是用工。何愁不到極樂。若專參禪。此法實超諸法。如拈花微笑。遇緣明心者。屈指難數。實爲佛示教外之旨。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當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只要力參一句話頭。莫將心待悟。空心坐忘。及貪玄妙公案神通等。掃盡知見。抱住一話頭。離心意識外。一念未生前。直下看將去。久久不退。休管悟不悟。單以這個疑情現前。自有打成一片。動靜一如的時候。觸發機緣。坐斷命根。瓜熟蒂落。始信與佛不異。溈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豈欺我哉。每見時流不識宗旨。謬取邪信。以諸狂禪邪定。譏謗禪宗。不識好惡。便謂禪宗如是焉知從古至今。成佛作祖。如麻似粟。獨推宗下。超越餘學。若論今時。非但禪門。此外獲實益作獅吼者。猶罕見之。其餘諸法。亦不無弊病。要知今日之人。未能進步者。病在說食數寶。廢棄因果

律儀。此通弊也。若禪者以打成一片之工夫來念佛。如斯之念佛。安有不見彌陀。如念佛人將不念自念寤寐不異之心來參禪。如斯參禪。何愁不悟。總宜深究一門。一門如是。門門如是。果能如此用工。敢保人皆成佛。那怕業根濃厚。有甚習氣不頓脫乎。此外倘更有他術能過此者。是則非吾所能知也。每歎學道之士。難增進勝益。多由偷心不歇。喜貪便宜。今日參禪。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廣及多門。不審正助。刻刻轉換門庭。妄希成佛。毫無佛行。造諸魔業。共爲魔眷。待至皓首無成。反爲訕謗正法。古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今逢大士勝會。同心慶祝。各各須識自家觀自在。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虛雲一介山野之夫。智識淺薄。因承列位厚意邀來。略敘行持損益云爾。今朝九月正十九。共念觀音塞却口。大士修從耳門入。眼鼻身意失所守。絕所有。切忌有無處藏身。當下觀心自在否。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在福建功德林佛七開示

勝進法師命署燁居士錄

當民國廿二年春季。閩省福建功德林居士。發起佛七時。至第三日。虛雲老和尙。由鼓山湧泉寺下省公幹。順途到功德林慰問大衆。剛好佛七止靜默念。大衆一聞虛雲老和尙駕到。

大半離座迎接。叩頭禮足。當時雲老和尚大喝一聲說。你們學佛好多年。今天對這樣嚴肅佛七道場。給你倒插法幢了。佛法的門中。無論是禪是淨。貴在六根門頭用事。掉舉與昏沈。都是失念的病源。你們記得嗎。彌陀經中說過。假如一天。二天。三天。甚至於七天。都一心不亂。那個人在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和諸聖衆。現在他的面前。接引往生。現在你們諸位能不能一心不亂。如果一心不亂。怎樣會聽到老僧到來。如果一心不定。念到阿彌陀佛現身到來。你也不認識。他是佛是魔。你還不認識。是定是亂。也弄不清楚。那前途危險。真是可憐。可憐。

大衆給他教訓一番。都不知道怎樣是好。到佛七場中開靜了。虛雲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禮佛。向大家開示說。

你們打佛七。貴在一心。如果心不一。東看西聽。這樣的念佛。就是念到彌勒下生。還是業障纏身。佛法世法。都是一樣。世法無心。尚且不可以。何況佛法呢。念佛的人。從頭到尾。要綿綿密密。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亂的念去。佛來也這樣念。魔來也這樣念。念到風吹不入。雨打不溼。這樣才有成功的日子。爲什麼呢。佛者是覺也。既然能覺悟。自然知道用力專心念去。魔者是惱也。惱害衆生慧命。知道他惱害慧命。當然更加用力專心去降伏他。所以當能夠

覺時。就是見佛。如果遇害。就是着魔。現在佛七場中。如果坐在本位不動。繼續念下去的各位居士。算是見着佛了。你們叩頭接我的有幾位。你們說接到什麼。既說不出好處。豈不是虛耗時光。空無所得。豈不是我來惱害你們一心大事。擾亂你們一心淨業。這樣就是你們置我於魔羅邊處了。可歎。世俗人每每不知恭敬三寶。實在可憐。他們有的用什麼燒猪。雞魚供養觀音菩薩。既然犯了殺戒。又不恭敬。有一次。我在上海時。正遇梅蘭芳在上海演戲。有某居士包一個廂位。花數百元請我看戲。我告訴他說。入關齋戒弟子。尙且不可看戲。何況我出家的僧人。你請我看戲。無異燒猪供菩薩。那個人叩頭悔過說。我今天花了幾百元得到開示。知道敬僧的道理了。佛法無上。貴在用心。一句珍重。揖別而去。此時各人不敢起身送別。而虛雲老和尙也不回頭看看。

這個佛七。經過虛雲老和尙開示之後。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工夫。的確是樣樣照做。其中有一位陳大蓮居士。建甌人。歸依太虛法師。曾任福建省議會議員。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看見地上顯出黃金色。很是高興。結七後特地上鼓山。再請虛雲老和尙開示。蒙虛老和尙開示說。這是心到達清境的表現。切戒生貪念。務須一心念佛。努力精進。自然到家。不能夠有其他希求。要知道圓人說法。沒有一法不圓。任他橫說直說。都是契理契機。

民國三十一年冬。政府主席暨各長官。發起啓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於重慶。特派代表屈映光。張子廉。來粵邀請　雲公赴渝主持法會。十一月六日。由粵啓程。經湘桂黔。以達重慶。於慈雲寺及華嚴寺。分建法會四十九天。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返粵。其間經過各地。備受各界歡迎款待。請法歸依。計給牒歸依者有四千餘人。上堂說法開示數十次。茲擇錄法語如左。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在重慶慈雲寺開示

侍者惟因筆錄

今日諸位發心來歸依三寶。老衲甚爲欣慰。諸位遠道過江來此。無非希望得些益處。但若想得益。自須有相當行持。如徒掛空名。無有是處。諸位須知現既歸依。即爲佛子。譬如投生帝王之家。即是帝王子孫。但能敦品勵行。不被擯逐。則鳳閣鸞臺。有分受用。自今以後。須照佛們遺教修持。要曉得世間萬事如幻。人之一生。所作所爲。實同蜂之釀蜜。蠶之作繭。吾人自一念之動。投入胞胎。既生以後。漸知分別人我。起貪嗔癡念。成年以後。漸與社會接觸。凡所圖謀。大都爲一己謀利樂。爲眷屬積資財。終日孳孳。一生忙碌。到了結果。一息不來。却與自己絲毫無關。與蜂之釀蜜何殊。而一生所作所爲。造了許多業障。其所結之惡果。則揮之

不去。又與蠶之自縛何異。到了最後鑊湯爐炭。自墮三途。所以大家要細想。要照佛言教。宜吃長素。否則暫先吃花素。尤不可爲自己殺生。殺他之命。以益自己之命。於心何忍。試觀殺雞捉殺之時。彼必飛逃喔叫。祇因我強彼弱。無力抵抗。含寃忍受。積怨於心。報復於後。以較現在武力強大之國。用其兇器。毀滅弱小民族。其理正同。諸位既屬佛子。凡悖理之事。不可妄作。佛法本來沒甚稀奇。但能循心順理。思過半矣。許多人見我年紀虛長幾旬。見面時每有探討神通之情緒。以爲世外人能知過去未來。每問戰事何日結束。世界何日太平。其實神通一層。不但天魔外道有之。即在鬼畜俱有五通。此是性中本具。不必注意。我們學佛人。當明心見性。解脫生死。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從淺言之。即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不但不可損人利己。更宜損己利人。果能切實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見。自不枉今日歸依也。

方纔有幾位詢問楞嚴經意旨。茲乘大衆在此機緣。略說概要。此經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譯。祇有十卷。初四卷示見道。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第八第九卷漸次證果。最後並說陰魔妄想。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詢問。而佛首明諸法所生。惟心所現。因阿難尊者見佛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心生愛樂。佛問其將何所見。阿難尊者白佛言。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

佛問心目何在。阿難尊者白佛言。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見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佛告心不在內。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若一切無着。亦無是處。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應知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而一切衆生不成菩薩。皆由客塵煩惱所誤。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是爲十二處。加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爲十八界。另地水火風爲四大。再加空大見大識大爲七大。合爲二十五數。由二十五位賢聖分別自陳宿因。入道途徑。至於六道輪迴。婬爲其本。三界流轉。愛爲之基。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歷劫修行。幾難免摩登伽之難。所以示罪障之中。婬爲首要。因婬損體。遂殺生補養。而盜妄等惡。亦隨之而生。阿難見了如來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對摩登伽之美色。而不愛樂。男子見了女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女子。女子見了男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男子。以杜妄想。自己終日思想。確可轉移心境。譬如我從前幼時在家垂辮髮。衣俗衣。終日所觸所想無非俗事。晚上做夢。無非姻親眷屬。種種俗事。後來出家所作所思。不出佛事。晚上做夢。亦不外念佛等等。至葱

蒜五辛。不可進食。爲免助長慾念。所謂除其助因。修其正性。更加精勤增進。自能漸次成就。更須自己勤奮。不可依賴他人。阿難尊者以王子佛弟。捨其富貴。出家從佛。希望佛一援手。即得超登果位。詎知仍須自己悟修。不能假借。不過吾人如能發心勤修。勿怠。則由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以至十地。亦自得步步進益。以達等覺妙覺。而三界七趣。無非幻妄所現。原本不出一心。即一切諸佛之妙明覺性。亦不出一心。是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香嚴童子可說即是我鼻。憍梵菩薩可說即是我舌。二十五位聖賢因地。雖有不同。修悟並無優劣。不過現在時機。發心初學。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勢至菩薩。及第二十五之觀世音菩薩。二種用功方法。或更相宜。觀世音菩薩於阿彌陀佛退位時。補佛位。而大勢至菩薩。則候觀世音菩薩退位時。補佛位。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圓通。吾人學習應念阿彌陀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因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至於觀世音菩薩。則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上合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合六道衆生。同一悲仰。若遇男子。樂持五戒。則於彼前。現男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則於彼前。現女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如是或現天人。或現聲聞緣覺。以至佛身。所謂三十二應。以及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經無量

劫。度無量衆生。衆生無盡。悲願無盡。諸位善體斯意可也。

一月十八日晚在重慶慈雲寺開示

現在與大衆隨便閒談。開示二字。愧不敢當。因爲虛雲連自己都未明白。豈敢謬教他人。佛教開示。場合很多。如叢林坐香。班首輪流開示。觀音七念佛七等亦復如是。但拜懺不同打七。禮懺須五體投地。三業清淨。不能加以雜言亂語。故懺壇上不說開示。禮懺時須觀着『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今頂禮觀音前。感應道交自實現。』以能禮之心。禮所禮之佛。諦觀能禮之心。現在未來過去三世了不可得。一切空寂。則如來藏本有體性。自然發露。故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都是雙遮雙照的意思。空非空。色非色。卽真空真色。我們大家都是佛子。處此水深火熱之中。不逢治世。所遇的不是炸彈就是飛機。真屬不幸。但不幸中還是幸福。何也。佛子的本來勾當。所謂「一缽千家飯。孤身萬里遊。」可是現在亦有些行不通了。我們此時祇好放下一切。檢點身心。以身爲苦本。心爲罪源。若不及今力自修持。更待何時。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放下妄想。心本如如。不從外得。能精勤修持。何患生死不了。所以儒家亦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現在人心不古。不知政教之關係。於政以

治身。教以治心的意義。完全不懂。最近達識之士。多知目前大劫。非政教合一。不足以救苦息災。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當局發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卽此意也。從前法會是常造的。甚麼十輪金剛法會等等。我也記不得許多。可是用心各有不同。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來甚多。而政府特別加以崇敬。其意甚遠。是否政府特別信仰。不得而知。惟對於中原青衣僧徒。則時加種種壓迫。毀廟逐僧。不一而足。本來青黃二教。均佛弟子。後人以居華東者。在日本爲東密。居華西者。在西藏爲藏密。近年密教。在中國風行一時。以爲特長處。能發種種神通變化。可是閱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是不成的。虛雲化食人間。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過。我是凡夫。沒有神通。不會變化。所以不敢吃肉。亦不敢過分用度。一般不明佛法者。未忘名利。求通求變。存此妄想。非邪卽魔。須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內。不可心外取法。神通屬用功之過程。豈可立心希求。有此用心。豈能契無住真理。此類人們。佛謂之可憐憫者。現在幾位大心菩薩。發願爲國息災。修大悲懺法。邀虛雲來此主持。我們大家要精誠一致。當自己事來做。護國息災功德。此是人人應當做的。我們拜懺。稱揚聖號。最靈感的觀音。於此土最有緣。但心若不誠。亦不能感應。如誠心稱名。觀音無不尋聲救苦。楞嚴經二十五聖。惟觀音菩薩妙證圓通。文云。『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

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一者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二者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觀音有大無畏。三十二應列爲第一。又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念六十二億恆沙法王子聖號。與念觀音一聲相等。這部大悲懺。是四明法智大師所修。其悲願不可思議。其感應力亦不可思議。載籍甚詳。不可忽也。朝於斯。夕於斯。五體投地。三業清淨。能斷殺盜婬貪瞋癡。變十惡爲十善。便符懺法妙理。並須發四大宏願。將他人香花。莊嚴自己福慧。何樂而不爲。說是假。行是真。今天將佛法大概說一說。彼既丈夫我亦然。自尊自貴。自然感應。最後講一段故事你們聽聽。清代康熙帝時。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一日有黃衣僧來。帝甚崇之。命師招待。師云。彼非僧亦非人。是一青蛙精。但神通廣大。時適久旱。帝乃命其求雨。雨果降。帝敬之愈甚。元通和尚曰。可將雨水取來。是青蛙尿耳。試之果然。邪正乃分。故楞嚴經五十種陰魔。均須識取。不然被其所轉。走入魔道了。請大衆留心。

一月十九日開示

菩薩們。這箇法會。虛雲太不知自量。不知各位上殿過堂。還要應酬佛事。辛苦萬分。晚上還要請各位念佛。聽開示。豈不是打閒岔嗎。內中有點說不出的意思。所謂諸佛菩薩難滿衆生願。因爲有許多居士。在法會中想聽開示。但昨天我也說過。拜懺與打七不同。沒有講開

示的必要。他們發心。也很難得。我現在不是虛雲。變成虛名了。說不出來的話。我已曾同當家師說過。這次法會。討各位受辛苦些。當自己事做。如他方打淨七。天天無休息時間。這邊常住田無一塊。瓦無一片。不應酬佛事不成功。應酬佛事。不能打七用功了。但佛事很忙。天黑大殿還要放燄口。所以在此時講一講。以便居士們過河回家。但拜懺四十九人。不能停聲。換人亦不停聲。常住最忙。這二十四人不可下壇。所謂開示者。開卽開啓。示卽表示。講爲人之善惡。開顯本來面目。但這面孔無大小方圓。聖凡男女等色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也。視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學道的人。須真實。不可掛羊頭賣狗肉。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說是假。行是真。充一人而多人。一家而一國。而多國。展轉變化。全世界不治而化矣。學佛不論修何法門等。總以持戒爲本。如不持戒。縱有多智。皆爲魔事。楞嚴二十五門。各證圓通。故云方便有多門。歸源無二路。自己擇一門爲正行。餘者爲助行。須福慧雙修。單福則屬人天有漏。單慧則爲狂徒。修行不斷殺心。臨終非作土地卽城隍。我看見很多的人。吃素半世。學密宗卽吃肉。實可悲痛。完全與慈悲心違背。孟子都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何況爲佛弟子也。取他性命。悅我心意。貪一時之口福。造無邊之罪惡。何取何捨。何輕何重。每見出家釋子吃肉的也不少。我的嘴不好。叫我講我就無話不說。望

大家共勉之。

二月一日在貴陽黔明寺開示

虛雲這次奉政府首長。及諸位大居士邀請。赴渝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路過此地。因時間所限。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訪問訊。諸請原諒。現在因修理汽車機件。來與各位談談。各位都是老參上座。對於佛法已有相當研究。用不着我來饒舌。可是你們一定要我來說。又不得不說幾句。現在世界相爭相殺。人民生活。同在水深火熱之中。所謂「民不聊生。」此地幸有廣妙和尚弘揚佛法。普度衆生。虛雲此次得與各位相會一堂。因緣非偶。但虛雲不過比各位空長幾歲。其他自問無足取。民國創立。信教自由。政府本着國父遺教。迭經明令頒布。試觀異教如天主耶穌回教均在政府保護下。何以我國遍處毀廟逐僧的事。有寃無處訴。此點大家想想。他們毀廟逐僧。固然不對。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現在佛門弟子。多將自己責任放棄。不知道既爲佛子。當行佛事。佛事者何。即戒定慧。是佛子必須條件。若能認真修持。自然會感化這班惡魔。轉爲佛門護法。現在是和尚犯法。累到諸佛遭殃。覇廟宇。逐僧徒。他們不知道和尚不好。與廟宇何干。如黨員不好。與全黨無干一樣。如謂和尚不好。便要毀及廟宇。那麼黨員不好。豈不是要拆毀黨部。此種道理。我們希望衆人明白。我們大家總

要各出一隻手。扶起破砂盆。不要說貴州人顧貴州佛法。須知佛教是整個的。人不分寃親。地不分疆界。方爲真正大同主義。還要知到自己生死大事。更爲要緊。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各人自己前進。切勿空過此生罷。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十八日在廣州中山會館各界歡迎大會上開示詞　李纘錚記

此次省會四衆。暨各大護法。促請虛雲來省弘揚佛法。虛雲知識淺薄。愧不敢當。經與諸代表訂明三點。第一敬辭歡迎。第二敬謝請齋。第三不能久留。均由諸代表承諾。虛雲始敢下山。到達後。蒙各界諸多優待。六榕寺地方窄狹。光臨者每不及應接。於是大衆請虛雲到此講幾句話。有人以爲虛雲是什麼了不得的人。其實我是一個老朽木偶。無用無能。無話可說。無法可說。現在各界擬發起追悼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水陸法會。我今日且講水陸道場之緣起。何謂水陸。水者江海湖沼。陸者高低丘陵。水陸包含虛空。凡有色相。均不能離此三者。我佛如來發大慈悲。賑濟有情。故有此法門。此法門緣佛在靈山會上說法時。阿難尊者在林間習定。見一鬼王。求佛普渡。釋迦牟尼佛因說水陸之法。此鬼王乃觀世音菩薩化身。憐諸衆苦。設法超度。使幽冥地獄衆生。均能超生極樂。中國則始於梁武帝。梁武帝請誌

公和尚初起水陸大齋。發菩提心。制定水陸儀軌。極爲眞誠。利益昭著。蠟燭熄後。梁武帝一禮燈燭盡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空中雨花。水陸之功德。有如此者。唐朝法海寺英公禪師啓建水陸。超度秦莊襄王。范雎穰侯。白起王龍羽。張儀。軫昧等沈淪千餘年。均藉此超昇。幽魂超昇天界。宋蘇東坡居士。明蓮池大師等歷代聖賢。均加補充。儀軌益臻完備。萬法由心所造。大家有誠心。必有感應。虛雲承各大護法虔邀主法。當勉爲其難。抗戰以來之陣亡將士。以身殉國。忠魂無依。崇德報功。自須超薦。其次不屈義民。流離道路。家破人亡。不降於敵。仍是爲國。無主孤魂。罔有得所。再有炸彈疫病覆車墮水一應枉死等衆。均須一體普渡。以慰幽靈。死者得安。生民獲益。所謂普利冥陽是也。此卽因果循環之理。挽回人心之道。不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世間種種苦楚。無非種下惡因。如果昧盡良心。喪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妄作妄爲。則反人牽累好人。世界仍有禍亂。值茲國土重光之際。亟應興利除弊。改惡從善。以免再受敵人欺凌。如果不顧大局。再起內亂。人民不知死於何地。在此時期。凡屬有良心者。應當覺悟團結。解除劫運。溯思過去中國戰爭。肇自黃帝大戰蚩尤。以後戰爭不止。一部二十四史。有人說是相斫書。如要永久和平。大家應當發大慈大悲的菩提心。菩提是梵語。意思是覺。覺者。心地光明也。諸佛與衆生之差。只是覺與不覺而已。覺悟世間一切諸

法緣生如幻。當體定實法不爲所染。謂之聖賢。不覺則無明。無明起則事理爲之糊塗。各人就自心的緣起。生十法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何爲十法界。卽四聖六凡是也。四聖者聲聞。緣覺。菩薩。佛。謂之四聖。超出三界。不受輪回。四聖之分別。在發心之高下。最上者爲佛。次菩薩。再次緣覺。又次聲聞。其餘天道。人道。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法界爲六凡。均在苦海之中。天道爲二十八層諸天。享盡福報。仍須輪回。人道由帝王將相以至農工士庶。受盡生老病死之苦。阿修羅道有天之福。無天之德。終歸覆滅。畜生道亦有高下苦樂。由龍鳳獅子麒麟以至涇生化生之蟲蟻。鬼道苦樂不同。閻王城隍均爲鬼王。以至一切無主孤魂千百年不能超脫者。最苦者爲餓鬼。地獄道有苦無樂。名目繁多而最苦。十法界不出一心。覺與不覺之所由作也。我佛大慈大悲。說法令大衆發菩提心。菩提心參差不同。大者成佛。中者成菩薩。小者成緣覺聲聞。諸天亦有發菩提心者。依其大小深淺成就不同。我們是在人道。應大發菩提心。救渡衆生。代衆生受苦。願去苦超昇。人人如此。人間自然無苦。有人問我神通變化。世界何時太平。國運好不好。其實我是凡夫。一無所知。所謂老朽。朽木不可雕也。不過比各位多吃幾年飯。癡長幾年。多聽了幾句古人語。多看幾本經書。知道爲人之苦。故講這些話。各人不必問國家能否平靜。只問自己心地。無論朝暮。不分官民男女。如何實行孝悌

忠信。克己互勵。不昧良心。忠於國家。教養兒女。和順夫妻。禮睦鄉黨。與朋友交而有信。人人如此。世間自然太平。否則知過不改。苦楚必在後頭。比從前更不得了。不管人心如何複雜。我自己守住本份。不妄爲干求。即以敵侵我作比。自前清道咸以來。外人進來不全是要土地。最大目的爲通商。通商是爲財爲利。如果我們守本分。抱着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憂道不憂貧。不貪享樂境界。幾千年均過得。現在如何過不得。如果大家一條心。守本分。用土貨。外人無利可圖。自然不生侵凌之想。金錢不外流。自然民富國強。不必一定要飛機炸彈。目前人慾橫流。大家蔑視舊道德。有心人引爲隱憂。恐無法教誨後人。不免刀兵之劫。我們要不爲世風所轉。明因果。知報應。知道種惡因得惡果。提倡道德。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然龍天擁護。子孫昌盛。個人安分守己。國家也得太平。虛雲知識淺薄。今天只能將大齋勝會緣起。略述梗概。辛苦各位。

民國三十六年在香港東蓮覺苑講

「機緣難得。開示有愧。」各位善知識。本人此次來廣州之因緣。是張發奎將軍。及羅卓英主席。爲超薦大戰及內戰之陣亡將士殉難同胞。故本人來廣州作一水陸法會。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約。本人亦欲與港地之護法舊弟子相見。故來港一行。今日得與諸位共處一堂。

機緣頗爲難得。若說到開示法要。本人感到十分慚愧。原因。一爲言語不通。彼此隔閡。二爲自己尙不能開示自己。何敢開示他人。故祇能說與諸位隨便談談。

「佛法常聞。港人之福。」吾輩佛教徒當知佛法難聞。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師在各佛教場所講解經論。是誠不可謂非香港人之福。講經法師多。明教理者亦多。重要是教人不可著於外相。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全由塵勞煩惱之所迷惑。佛陀福德智慧圓滿是不迷常住真心。常卽不變。住卽不動。真卽不假。此不變不動不假能覺悟了知一切法者。名常住真心。

「起惑作業。無量痛苦。」衆生因迷住真心故。起惑作業。紛紛擾擾。此紛擾中卽有無量痛苦在。如大乘起信論云。『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爲緣長六粗。』粗卽可見諸事實之粗相。目前世間之現象是貪瞋癡及殺盜婬種種惡業充滿。由此惡業。引起流轉受報。致有衆生相續。世間相續。（輪迴）推此輪迴之因。爲心對外境迷執（無明）而起。如能覺悟。返妄歸真。卽能息除流轉輪迴之苦。何以有貪瞋癡。卽能起殺盜婬種種惡業。

「人各淨心。世安民樂。」如一家庭父母養有子女數人。父母對之必加愛護。有愛卽有貪。貪其所愛者。常得快樂及美好之享受。如貪求而不得。則瞋心隨起。瞋心熾盛。則起爭鬥。小

者則家與家爭。大者則國與國爭。戰事爆發矣。故欲世界安寧人民和樂。必須各淨其心。貪瞋癡猶若人之心病。欲使去除此心病。必須良醫開示妙藥。佛卽一切衆生心病的良醫。一切佛法是妙藥之單方。衆生心病有多種。故治心病之法門亦多。

「佛學必須注意實行。」如能信醫服藥。自必藥到病除。但信醫之藥方而不依方服藥。故雖有良醫妙藥。以不服故。病亦依然。故學佛而欲修淨自心者。必須注重於實行。復有不得不注意者。佛爲治各種不同心病。故設有多種法門。如治瞋心重者教修慈悲觀。治散亂心重者教修止觀。治業障重者教修念佛觀。一切如來三藏十二部經典。皆不可思議。不得於此中有所偏輕偏重。

「不離本宗。專心信賴。」祇能選擇何法門與本人最相應。卽以此一法爲正。餘法爲副。專門修學。行住坐臥。不離本宗。如念佛則隨時隨地不忘念佛。試觀經中有『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號。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其功德正等無異。』皆爲勉勵衆生專心信賴所宗作如是說。設學佛者。無有主宰。不專心修學。結果必一無所得。

「努力破除一切妄想。」又修學者。必須依佛戒。戒爲無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則不論參禪。念佛。講經。無一不是佛法。若離佛戒。縱參禪。念佛。講經。亦與佛法相違。入於外道。學佛修行。

本非向外尋求目的。祇爲除去自己業障。使不致流轉生死。若了生死。無須行持。故經云。『佛說一切法。對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卽無一切法。』此心卽指妄想。其經中意。如無病卽不須藥。又學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意謂人人如能自信。具有佛性。當來成佛。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塵妄想。「有如演戲。人生若夢。」自信自身本來是佛故。一切煩惱。一切相。一切障。皆是顚倒妄想。故修行者。切不可執著。應當放下。所謂萬法皆空。一無所得。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何以一切世間有爲法是如幻無實。此以喻明之。猶如演劇。臺上鼓樂奏時。戲子則扮演男女老少種種角色。演出喜怒哀樂等情節。臺上之天子。威風凜凜。及至臺後問之。則彼必答曰。戲也。臺上之殺人兇犯。驚佈憂愁。及至臺後問之。彼亦曰。戲也。

「設能覺了。何有苦樂。」演戲時情節逼真。下臺後則一無所得。衆生亦復如是。煩惱未了時。榮華富貴。喜怒哀樂。般般出現。人人本來是佛。猶如戲子本身。煩惱流轉時。猶如扮演劇中人。設能覺了世間原是劇場。則處天堂亦不爲樂。在地獄亦不爲苦。男本非男。女本非女。本來清淨。佛性一如。世人不覺。常在夢中分別是我是他是親是怨。迷惑不息。其有出家者。

雖離親戚眷屬。但又分別此是我居之寺院。是師。是徒。是同窗。是法友。亦屬執迷。「返妄歸真。自利利他。」故在家者被俗情迷。出家者亦有法友法眷之迷。皆未得真覺。如能脫離一切迷惑。返妄歸真。方可成佛。故六祖大師聽人念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處。頓然有所覺悟。此八字。如從言語上解當不可得。必須心內領會。佛教真理。雖不可以言說論表。但若全廢言說。則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見義故。今之學佛者。應研習一切教理。而以行持爲根本。宣揚佛法。使佛法燈燈相續。『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希望一切學佛者。皆以此二語。以爲自利利他之標準可也。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八月初一日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

弟子寬榮譯語幷記

今蒙佛教同寅相邀。假座平安戲院與諸仁者說法。

「法」者。卽衆生心。衆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卽法卽心。卽心卽法。如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卽衆生心。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所謂「世間法」者。卽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一切有情無情。依正因果等法。又名六凡法界。「出世間法」者。卽聲聞。緣覺。菩薩。佛法是也。又名四聖法界。斯則四聖六凡。合名爲十法界法也。此十法界法。不

出一心之所造成。若隨顚倒迷染之緣。則有六凡法界生。若隨不顚倒悟淨之緣。則有四聖法界生。由是觀之。聖之與凡。唯心之垢淨而現。六凡心垢故。則現六道善惡罪福等相。四聖心淨故。則現威德自在光明赫奕。慈容德相。故經云。『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垢淨。菩提影現中。』是故苦樂由心。炎涼自我。自心作業。自身受報。唯聖與凡。但問自心可矣。凡愚昏闇。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則怨天尤人。遇順境。則驕矜自恃。或有終身作善而得惡報。作惡而得善報。則謗無因果。那知因果理微。如種菓子。先熟先脫。假我今生雖作善業。反招惡報者。皆由過去惡業熟故。今生雖善。而過去之惡業已熟。不得不先受惡報。以今生善業未熟故。不得現受善報。信此理者。必無疑惑。然無始障深。久在迷途。備受辛酸。脫苦無由。當如之何。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夫欲不受輪轉者。當淨諸妄想。妄想淨。則輪迴自息。故迷心名爲衆生。覺心名爲諸佛。佛與衆生。一迷一悟而已。當知此靈明覺知之心。卽天然佛性。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凡夫雖具佛性。如礦中真金。爲煩惱沙石之所包含。故大用不彰。如來歷劫修行。已淘去惑業沙石。如出礦精金。其金一純。更不重雜沙石。大用全彰。故稱爲出障圓明大覺世尊。

現在我等既欲成佛。先當審觀因地發心。除去煩惱根本。煩惱苦滅。佛性圓彰。若因地修行不真。則果招邪外之曲。若論修行之方。機有上中下之異。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門不同。若爲上機者。則爲說大乘微妙法門。爲中機者。爲說出世解脫法門。爲下機者。則爲說解脫地獄餓鬼畜生三塗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務使受持者。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依之立身齊家治國。則人道主義盡。且苦因既息。苦果自滅。解脫三塗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則學佛主義亦盡。故三歸五戒。是導世之良津。拔苦與樂之妙法。茲先釋三歸。次明五戒。

所謂三歸依者。第一歸依佛。第二歸依法。第三歸依僧。何以先當歸依佛。佛爲大覺世尊。究竟常樂。永離苦惱。導諸衆生。出迷籠。就覺道。佛爲教化主。故先當歸依佛。次當歸依法者。是我佛法門。三世諸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無量清淨功德。今日既欲返本還源。淨除心垢。捨佛法無由。故次當歸依法。三當歸依僧者。以佛法不自弘。須假人弘。人能弘法。方使從聞思修。證果成佛。況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了。難了之法。既藉僧得聞。此恩莫極。故當歸依僧。又名歸依三寶。三寶之義。分別有三。一者一體。二者別相。三者住持三寶。

（一）一體三寶者。卽一心自體。法爾具足佛法僧三寶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當人一念

靈明覺了之心。卽自性一體佛寶。法者軌持義。這個心性。能軌持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卽自性一體法寶。梵語僧伽耶。此云和合衆。卽此覺心能持一切法。卽心卽法。法法唯是一心。卽法卽心。心法不二。事理和合。卽自性一體僧寶。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寶。三寶唯是一心。是名一體三寶。衆生迷此。向外馳求。流轉生死。諸佛悟此。卽證菩提。釋一體三寶竟。

（二）別相三寶者。佛法僧三寶名相各別故。梵語佛陀耶。此云覺者。覺徹心源。究盡實相。是名自覺。將自證法門。覺悟一切衆生。是名覺他。自覺已圓。覺他亦竟。是名覺滿。三覺已圓。萬德俱備。究竟成佛。初菩提樹下成道。示丈六金身。於華嚴會上。現盧舍那尊特之身。是爲別相佛寶。如來隨機設教。五時所說權實諸經。三藏十二部。所詮教理行證因果智斷。各有不同。是名別相法寶。稟教修行。從行契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階次。各各不同。是名別相僧寶。釋別相三寶竟。

（三）住持三寶者。佛滅度後。無論泥塑木雕。五金鑄作。紙畫布繪。諸佛形象。留世福田。恭敬如佛。功德難思。住持不絕。是名住持佛寶。無論黃卷貝葉。所詮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經。使見聞者。依之修行。皆離苦得樂。乃至成佛。化化不絕。是名住持法寶。剃髮染衣。弘宗演教。化度衆生。紹隆佛種。是名住持僧寶。釋住持三寶竟。而住持別相一體。悉稱寶者。不爲世法之

所侵凌故。不爲煩惱之所染污故。世間七珍。雖稱爲寶。享樂一時。畢竟成空。只能養生。不能脫死。若論三寶。則能息無邊生死。遠離一切大佈畏故。永享常樂。今言歸依三寶者。不特歸依住持三寶。別相三寶。亦復歸依一體自性三寶。落於言說。雖名三種三寶。其實唯是一心。更無別法。舉凡一切事物。莫不由心。心攝一切。如如意珠。無不具足。所以教中但云自歸依佛。自歸依法。自歸依僧等。終不云歸依於他。六祖云。「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夫『歸』者。是還原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本源。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一心之源。故曰歸命。故歸依亦卽歸命義。『依』者。是依止義。以諸衆生一向隨諸色聲。逐念流轉。苦海漂沈。無依無止。不知何處是歸寧之地。今歸依三寶。則身有所歸。心有所依。從是以後。以三寶爲師。三界迷途從此可出。發菩提心。佛果可期。釋歸依三寶義竟。

既說三歸。次明五戒。歸依三寶已。當依法修行。方脫三界苦。若不依法修行。則無由脫黏去縛。欲脫生死黏。去煩惱縛。非五戒不爲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夫『戒』者。生善滅惡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聖之工具。以從戒生定。從定發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覺。故纔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爲無上菩提本』也。我佛世尊。開方便門。初唱三歸。次申五戒。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良由衆機心行非一。且由淺以至深。從微而及顯。究竟

歸元。本無二三。

五戒者。一殺戒。二盜戒。三婬戒。四妄語戒。五飮酒戒。此五戒名曰學處。又名學跡。是在家男女所應學故。又名路徑。若有遊此。便昇大智慧殿故。一切律儀妙行善法。皆由此路故。又名學本。諸所應學。此爲本故。又名五大施。謂以攝取無量衆生故。成就無量功德故。而斯五戒。在天謂之五星。在山謂之五嶽。在人謂之五臟。在儒謂之五常。以仁者不殺害。義者不盜取。禮者不邪婬。智者不飮酒。信者不妄語。五戒若全。則不求仁而仁著。不欣義而義敷。不祈禮而禮立。不行智而智明。不慕信而信揚。所謂振綱提網。復何功以加之。總論五戒已竟。

若別釋五戒義者。第（一）殺戒。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況學佛之人。豈肯萌其殺念而招苦果。是故佛制弟子。若欲行仁。首持殺戒。殺戒若持。輪迴自息。殺業之始。無非以強凌弱。或貪圖口腹。或因財害命。故有人殺人。畜殺畜等。都屬於瞋殺慢殺。若貪口腹而殺者。是屬癡殺。然將他肉以補己身。豈君子之所忍爲哉。豈知殺機若萌。仇對自起。故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相生。互來相啗。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故有劫數難逃之報。豈獨殺人當償命。殺畜亦復然。如佛世時之琉璃王誅釋種。釋迦佛種族當爲琉璃王所誅時。釋尊尙頭

痛難忍者。果從何因耶。以琉璃王昔爲大魚。釋迦種族是食魚肉者。釋尊昔爲小童。曾以棍子敲魚頭三下。今故感頭痛。釋種是噉魚肉者。故爲琉璃王之所誅滅。如是觀之。因果相酬。可驚可怖。故楞嚴經云。『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食爲本。』是故佛慈豈但及於人類。而慈及蟻子。佛法平等。無高下故。佛眼觀之。大地衆生皆能成佛。又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世間無知。互相吞噉。故如來制不得傷害生命。且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昆蟲之屬。尙不得害。況同類相殘。一切衆生既皆有佛性。未來必定成佛。既是過去父母。亦爲未來諸佛。豈敢傷之。凡愚俗子。但求自利。不顧人道之傷殘。如孟子云。「矢人惟恐不傷人。」但求鬥爭之勝利。故有水陸空中之殺具。人心日形險惡。世道愈入漩渦。相殺相誅。何時得了。若不圖挽救。竟成苦海。凡關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挽救人心。使歸正軌。重仁慈不重武力。勿貪口腹。見利忘義。則殺心不起。殺機若息。劫運潛消矣。奈何人心不古。置因果於罔聞。那知因果理微。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若深信之者。人心則不改而善。縱遇順逆之境。必無憂喜。當知現生所受。或遇刀兵水火劫賊等事。皆由自造。如大戰時。偏世不寧。惟澳地僑居。得免諸難。皆由宿昔無深重殺業。或有遇難者。是其個

人別業所感。當知因果理微。不可思議。若信此理。殺心自息。舉世若能持此殺戒。則一切殺具皆歸無用矣。如來制此殺戒爲首。無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拔自他苦。同證常樂而已矣。殺戒之義略釋已竟。

（二）明盜戒者。謂盜從貪起。佛制弟子於一針一草之微。他人不與。我不敢取。何況竊盜。但是衆生唯見現利。種種計求。不告而取。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皆爲貪盜所攝。盜之細相如此。大而十方僧物。現前僧物。乃至佛法僧物。混亂互用。雖針草之微。或自用或與人。皆盜中之至重。花首大士云。「五逆十重。我皆能救。盜十方僧物。我不能救。」乃至父母師長物。不與而取。尙犯重罪。況其他焉。若能深信因果。絲毫莫犯。則此戒不持而自持。大可以道不拾遺。夜不閉門。舉世皆成義讓之人。更何須監守牢獄哉。釋盜戒已竟。

（三）明婬戒者。在家出家弟子。皆當嚴守此戒。在家五戒。雖正式夫婦非屬邪婬。然他人婦女。他所守護。言語嘲調。尙屬不可。況可侵凌貞潔。汚淨梵行者乎。佛制在家弟子。禁於邪婬。出家弟子。邪正俱禁。楞嚴經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千百劫。常在纏縛。唯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舉世若能持此戒。不祈禮而禮立。威儀自守。不肅而嚴。而法庭可無案牘之勞形矣。釋婬戒之義已竟。

（四）明妄語戒者。妄語之事。亦當制止。見則言見。聞則言聞。言無妄出。細故之事。尚須真實。況事關重要乎。觀乎妄語之由。多爲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作。昧心厚顏。如是乃至未得聖果謂得。未證佛心謂證。欺罔聖賢。誑惑世人。是名大妄語。大妄語若成。墮無間地獄。當愼之莫犯。佛教以直心是道場。何不依之修學。舉世能持此戒。則信用具足。不邀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福自歸。釋妄語戒已竟。

（五）明飲酒戒。飲酒宜制者。酒雖非葷而能迷心失性。大智度論明有三十六過。梵網經云。『過酒器與人。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及教人飲。』昔有比丘能降毒龍。唯好飲酒。一日醉臥途中。嘔吐酸臭難近。唯有蝦蟆舐其唇吻。適遇佛至其側。佛歎云。『汝有神力能降毒龍。今日醉臥。反爲蝦蟆所降。汝之神力何在。』故佛制止飲酒。酒戒從此始。以酒能亂性招殃。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因破酒戒而殺盜婬妄齊破。可不哀哉。故酒能爲起罪因緣。痛戒沾唇。況儘量而飲乎。舉世若能持此戒。則乘醉惹禍。自無其人矣。釋酒戒已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攝心。妄心若攝。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由而生。故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從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斷除貪瞋癡。則諸惡不起。自能衆善奉行。故攝心二字豈獨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果能攝心一處。無事不

辦。日久功深。菩提可冀。我佛洪恩。初唱三歸。次申五戒。用斯方便。先拔衆生苦。其恩浩大。豈碎身之所能報其萬一哉。是故聞說此三歸五戒之義。當從解起行。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徧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爲國主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所以受持五戒。不但欽遵佛制。報感樂果。抑且冥助國律。益補邦家。斯乃三歸五戒之名德行相也。諸位若能真實行持。則得成佛種子。行解相應。方到彼岸。願諸大衆。從此之後。從聞生解。解而思。思而修。則成佛可期。常勤精進。輾轉示人。方報佛恩。希諸大衆。各宜努力。前途無量。消災免難。若能受三歸五戒。諸惡不作。衆善奉行。自能與道相應。無上佛道。可以圓成矣。

三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在廣州聯義社演說

善知識。虛雲此次由港還山。路經此地。辱承各位相邀敘談。莫非累劫之緣。善知識。講到佛法兩字。實與世間一切善法。等無差別。豪傑之士。由於學問修養的成就。識見超常。先知先覺。出其所學。安定世間。諸佛祖師。由於歷劫修行的成就。正知正覺。發大慈悲。普度三界。世出世間賢聖。因行果位。一道齊平。善知識。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總要步步立穩脚根。遠離妄想執着。便是無上菩提。古德所謂「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約

理邊說。不偏是謂中。不易之謂庸。約事邊說。中者中道。凡事無過無不及。庸者庸常。遠離怪力亂神。循分做人。別無奇特。佛法也是一樣。吾人須是從平實處見得親切。從平實處行得親切。纔有少分相應。纔不至徒託空言。平實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貪。戒瞋。戒癡。戒殺。戒盜。戒婬。戒綺語。戒妄語。戒兩舌。戒惡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談。可是果能真實踐履。却是成佛作祖的礎石。亦爲世界太平建立人間淨土之機樞。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是爲最上根人說。上根利智。一聞道法。行解相應。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善相且無。何有於惡。若是中下根人。常被境風所轉。心平二字。談何容易。境風有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名爲八風。行人遇着利風。便生貪着。遇着衰風。便生愁懊。遇着毀風。便生瞋恚。遇着譽風。便生歡喜。遇着稱風。居之不疑。遇着譏風。因羞成怒。遇着苦風。喪其所守。遇着樂風。流連忘返。如是八風飄鼓。心逐境遷。生死到來。如何抵敵。曷若恆時步步爲營。從事相體認。舉心動念。當修十善。事相雖末。攝末歸本。疾得菩提。復次佛門略開十宗。四十餘派。而以禪淨律密四宗。攝機較廣。善知識。佛境如王都。各宗如通都大路。任何一路。皆能覲王。衆生散處四方。由於出發之點。各個不同。然而到達王所。却是一樣有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吾人若今日向這路一逛。明日又向那路一逛。流離浪蕩。則終無到達之期。六祖云。「離道別覓道。終身

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垂誡深矣。所以吾人要一門深入。不可分心。不可退轉。如鼠齕棺材。但從一處用力。久自得出。若欲旁通餘宗。自須識其主伴。禪宗的行人。便應以禪宗法門爲主。餘宗教理爲伴。淨土宗的行人。便應以淨土法門爲主。餘宗教理爲伴。律宗密宗亦復如是。方免韓盧逐塊之弊。佛門戒律。各宗皆須嚴持。識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資粮。宗趣雖然不同。到頭還是一樣。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今日座中皆上善人。與佛有分。虛雲嘮叨移時。亦不過爲虛空著楔而已。珍重。

在廣州佛教志德醫院演講

善知識。今天是佛教志德醫院成立日子。承各位邀虛雲主持開幕典禮。這事甚爲希有。廣州醫院。冠上佛教兩字者。尙屬初見。善知識。人生八苦。病居其一。我佛出世。原爲衆生離苦得樂。所以五明之學。有醫方明。禪門晚課願文。有疾疫世而化藥草之句。菩薩爲衆生救療沈疴。不惜身命。如藥王菩薩。以衆香塗身。自焚供佛。供佛卽是供衆生。『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華嚴了義。其理可思。諸佛時時念著衆生。如母念子。衆生心有貪瞋癡三病。佛爲說戒定慧三法以治之。衆生身有風寒暑溼之病。佛爲演「醫方明」以治之。淨名經所謂。『衆生病故。菩薩病。』同體大悲。慈眼如是。善知識。世間賢聖。亦同此心。亦同此理。只如神

農嘗百草。亦是爲衆生而嘗。菩薩在因地修行。現種種身而爲說法。神農氏卽是菩薩。現醫王身而爲說法。善知識。人類的病。五欲爲因。或屬宿業。無始亦由五欲。疾病發作。需他救治。目前無力求醫者。實非少數。各位善長。發心倡辦此院。贈醫贈藥。此心便是菩提心。正是我佛慈悲本懷。善知識。菩提者。正覺也。正覺之心。不落人我善惡二邊。平等布施。寃親無間。醫著我的眷屬固然留心。醫著他人眷屬。亦同樣盡道。善人惡人。入到院來。等心看護。我佛過去生中。嘗捨身飼虎。其義可思也。此院深賴梁董事長。及陳院長熱心毅力。乃有今天的成就。古語說「莫爲之先。雖善不彰。莫爲之後。雖美弗揚。」座上大衆。今後總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大衆努力。開此院是大慈大悲工作。實現我佛「方便爲究竟」的眞諦。虛雲不勝馨香頂祝之至也。

參禪與念佛

念佛的人。每每譭謗參禪。參禪的人。每每譭謗念佛。好像是死對頭。必欲對方死而後快。這個是佛門最堪悲歎的惡現象。俗語也有說。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兄弟鬩牆。那得不受人家的恥笑和輕視呀。參禪念佛等等法門。本來都是釋迦老子親口所說。道本無二。不過以衆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爲應病與藥計。便方便說了許多法門來攝化羣機。後來

諸大師依教分宗。亦不過按當世所趨來對機說法而已。如果就其性近者來修持。則那一門都是入道妙門。本沒有高下的分別。而且法法本來可以互通。圓融無礙的。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亂。何嘗不是參禪。參禪參到能所雙忘。又何嘗不是念實相佛。禪者。淨中之禪。淨者。禪中之淨。禪與淨。本相輔而行。奈何世人偏執。起門戶之見。自讚譭他。很像水火不相容。盡違背佛祖分宗別教的深意。且無意中犯了謗佛法危害佛門的重罪。不是一件極可哀可愍的事嗎。望我同仁。不論修持那一個法門的。都深體佛祖無諍之旨。勿再同室操戈。大家協力同心。挽救這隻浪濤洶湧中的危舟吧。

參禪的先決條件

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實見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執著。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智慧德相。爲諸佛衆生所同具。無二無別。若離了妄想執著。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則就是衆生。祇爲你我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染污久了。不能當下頓脫妄想。實見本性。所以要參禪。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最簡單的莫如「歇卽菩提」一個「歇」字。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到六祖後。禪風廣播。震爍古今。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

的話。莫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屏息諸緣。就是萬緣放下。所以「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兩句話。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就是入門都不可能。蓋萬緣纏繞念念生滅。你還談得上參禪嗎。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既然知道了。那末。如何纔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絡索。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癡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飢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纔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再用功真參實究。明心見性纔有分。

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夫法本無法。一落言詮。即非實義。了此一心。本來是佛。直下無事。各各現成。說修說證。都是魔話。達摩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

衆生都是佛。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隨順無染。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心都無異。就是現成的佛。不須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爲。不勞纖毫言說思惟。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衆生。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永沈苦海。而願成佛。常樂我淨。諦信佛祖誠言。放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個個可以立地成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發願度盡一切衆生。不是無憑無據。空發大願。空講大話的。上來所說。法爾如此。且經佛祖反覆闡明。叮嚀囑咐。真語實語。幷無絲毫虛誑。無奈大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苦海。頭出頭沒。輪轉不已。迷惑顚倒。背覺合塵。猶如精金投入糞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衆生。用來對治貪瞋癡愛等八萬四千習氣毛病。猶如金染上了各種污垢。乃教你用鏟用刷用水用布等來洗刷琢抹一樣。所以佛說的法。門門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不必強分法門的高下。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爲宗教律淨密。這五種法門。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任行一門都可以。總在一門深入。歷久不變。就可以成就。

宗門主參禪。參禪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所謂「明悟自心。澈見

本性。」這個法門。自佛拈花起。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在唐宋以前的禪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師徒間的傳授。不過以心印心。幷沒有什麼實法。平日參問酬答。也不過隨方解縛。因病與藥而已。宋代以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講了做不到。譬如說「放下一切。」「善惡莫思。」但總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惡。到了這個時候。祖師們不得已。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教學人參公案。初是看話頭。甚至於要斷定一個死話頭。教你斷得緊緊。剎那不要放鬆。如老鼠啃棺材相似。斷定一處。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惡毒在身。非開刀療治。難以生效。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後來專講看話頭。有的「看拖死屍的是誰。」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晚近諸方多用「看念佛是誰。」這一話頭。其實都是一樣。都很平常。幷無奇特。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走路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頭。卽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性卽是心。『反聞聞自性。』卽是

反觀觀自心。『圓照清淨覺相。』清淨覺相卽是心。照卽觀也。心卽是佛。念佛卽是觀佛。觀佛卽是觀心。所以說。「看話頭。」或者是說。「看念佛是誰。」就是觀心。卽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卽是觀照自性佛。心卽性。卽覺。卽佛。無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不出不入。無往無來。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行人都攝六根。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話頭。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寂。了無一事。從此晝夜六時。行住坐臥。如如不動。日久功深。見性成佛。苦厄度盡。昔高峯祖師云。「學者能看個話頭。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開悟。當截取老僧頭去。」同參們。這是過來人的話。是真語實語。不是騙人的誑語啊。然而爲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於現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沒有摸清。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着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爲大道呢。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正位上去呢。金屑雖貴。在眼裏。眼只有瞎。那裏會放大光明呀。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

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罣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臥。妙合玄機。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爲「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永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衆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永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爲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潙山老人說。「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說。「若將妄語誑衆生。永墮拔舌塵沙劫。」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衆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成爲一個無心道人。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

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你自己默念幾聲「阿彌陀佛。」看這念佛的是誰。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猶在。何以不能念了呢。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卽從心念起處。一覷覷定。驀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精神集中於此。沒有二念。但要緩急適度。不可操之太急。發生病障。行住坐臥。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老參的難易如何呢。所謂老參。是指親近過善知識。用功多年。經過了一番煆煉。身心純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參上座的難處。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寶所。能靜不能動。不能得真實受用。甚至觸境生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不能得果起用。老參上座。知道了這個困難。立卽提起本參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行邁進。直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縱橫去。與佛祖覿體相見。困難安在。不亦易乎。

話頭卽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間內外。亦在中間內外。如虛空的不動而徧一切處。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壓。提上則引起掉舉。壓下則落於昏沈。違本心性。皆非

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爲極難。我告訴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認得妄想。不執著他。不隨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續。則妄想自離。所謂『妄起卽覺。覺卽妄離。』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妄想無性。當體立空。卽復我本無的心性。自性清淨法身佛。卽此現前。究實言之。真妄一體。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煩惱。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別。不必欣厭。不必取捨。此心清淨。本來是佛。不需一法。那裏有許多羅索。——參。

禪堂開示

引言（中有複語因在禪七中開示者）

諸位常時來請開示。令我很覺感愧。諸位天天辛辛苦苦。砍柴鋤地。挑土搬磚。一天忙到晚。也沒打失辦道的念頭。那種爲道的殷重心。實在令人感動。虛雲慚愧。無道無德。說不上所謂開示。只是拾古人幾句涎唾。來酬諸位之問而已。

用功的入門方法

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約略說說。

辦道的先決條件——深信因果

無論什麼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爲。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談到因果。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

一。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釋迦佛前。迦毗羅閱城裏有一個捕魚村。村裏有個大池。那時天旱水涸。池裏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喫。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也被烹殺。祇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喫魚肉。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釋種女生下一個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閱城讀書。一天因爲戲坐佛的座位。被人罵他。把他拋下來。懷恨在心。及至他做國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閱城。把城裏居民盡數殺戮。當時佛頭痛了三天。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佛說定業難轉。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滿以爲把他們救出。那知放下來時。已盡變爲血水。諸大弟子請問佛。佛便將過去村民喫魚類那段公案說出。那時大魚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領的軍隊。就是當日池裏的魚類。現在被殺的羅

閱城居民。就是當日喫魚的人。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因爲敲了魚頭三下。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定業難逃。所以釋族五百人。雖被目連尊者救出。也難逃性命。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寃寃相報。沒有了期。因果實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後。各人都已散去。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百丈問他做什麼。他說。「我不是人。實是野狐精。前生本是這裏的堂頭。因有個學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說。「不落因果。」便因此墮落。做了五百年野狐精。沒法脫身。請和尚慈悲開示。」百丈說。「你來問我。」那老人便道。「請問和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卽禮謝道。「今承和尚代語。令我超脫狐身。我在後山巖下。祈和尚以亡僧禮送。」第二天百丈在後山石巖以杖撥出一頭死狐。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便確知因果可畏。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報應絲毫不爽。定業實在難逃。我們宜時加警惕。愼勿造因。

嚴持戒律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纔可以生定。因定纔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

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從前在罽賓國近着僧伽藍的地。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爲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沒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衆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愼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我們想想。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的僧人。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着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你能不生嗔恨心嗎。你能夠不分別寃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堅固信心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爲道源功德母。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佛說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衆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衆生皆可成佛。但我們爲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

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決定行門

信心既具。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論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參禪也好。總要認定一門。驀直幹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樣幹。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樣幹。今世不成功。來世一樣幹。溈山老人所謂。「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又念兩天佛。明天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又參兩天禪。東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總弄不出半點「名堂。」豈不寃哉枉也。

參禪方法

用功的法門雖多。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爲無上妙門。楞嚴會上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爲最第一。我們要反聞聞自性。就是參禪。這裏是禪堂。也應該講參

禪這一法。

坐禪須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裏不是道場。本用不着什麼禪堂。也不是坐纔是禪的。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爲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衆生而設。

坐禪要曉得善調養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着魔。實在可惜。禪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跏趺坐時。宜順着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沈。

如覺昏沈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沈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燥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燥易怒。甚或發狂着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着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歡喜。楞嚴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

邪。』

用功下手——認識賓主

用功怎樣下手呢。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他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客塵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塵質自搖動。本礙不着澄寂的虛空。喻妄想自生滅。本礙不着如如不動的自性。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此中客字較粗。塵字較細。初心人先認清了「主」和「客」。自不爲妄想遷流。進步明白了「空」和「塵」。妄想自不能爲礙。所謂識得不爲寃。果能於此諦審領會。用功之道。思過半了。

話頭與疑情

古代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達摩祖師的安心。六祖的惟論見性。只要直下承當便了。

沒有看話頭的。到後來的祖師。見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機詐。每每數他人珍寶。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門庭。各出手眼。纔令學人看話頭。話頭很多。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誰。爲最普通。

什麼叫話頭。話就是說話。頭就是說話之前。如念「阿彌陀佛」是句話。未念之前。就是話頭。所謂話頭。卽是一念未生之際。一念纔生。已成話尾。這一念未生之際。叫做不生。不掉舉。不昏沈。不着靜。不落空。叫做不滅。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就叫做看話頭。或照顧話頭。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何謂疑情。如問念佛的是誰。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還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還有口。爲什麼不會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個什麼樣子。却沒處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誰」上發起輕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動着他。疑念不在。再輕微提起。初用心時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別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誰」四字。最着重在個「誰」字。其餘三字不過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飯的是誰。疴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不論行住坐臥。「誰」字一舉。便有最容易發疑念。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纔有。故誰字話頭。實在是參禪妙法。但不是將「誰」字或「念佛是誰」四字作佛號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誰。叫做疑情。有等將「念佛是誰」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亂想。東尋西找叫做疑情。那知愈想妄想愈多。等於欲升反墜。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忽斷忽續。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謹可叫做想。漸漸狂心收籠了。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纔叫做參。再漸漸功夫純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單單疑念現前。不間不斷。這纔叫做疑情。實際說起來。初時那算得用功。僅僅是打妄想。到這時真疑現前。纔是真正用功的時候。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很容易跑入歧路。（一）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若稍失覺照。便陷入輕昏狀態。若有個明眼人在旁。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霧散。很多會因此悟道的。（二）這時清清淨淨。空空洞洞。若疑情沒有了。便是無記。坐枯木巖。或叫「冷水泡石頭。」到這時就要提。提卽覺照。（覺卽不迷。卽是慧。照卽不亂。卽是定。）單單的的這一念。

湛然寂照。如如不動。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煙。一線綿延不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金剛眼睛。不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來。」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曰。「放不下挑起去。」就是說這時節。此中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說可能到。到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這地步的人。說也沒用。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或問。「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怎見得是參禪。」我方說照顧話頭。就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話頭）反聞聞自性。也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反聞聞自性。「迴」就是反。「不生不滅」就是自性。「聞」和「照」雖順流時循聲逐色。聽不越於聲。見不超於色。分別顯然。但逆流時反觀自性。不去循聲逐色。則原是一精明。「聞」和「照」沒有兩樣。我們要知道。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自性。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也不是用耳朵來聽。若用眼睛來看。或耳朵來聽。便是循聲逐色。被物所轉。叫做順流。若單單的的一念在「不生不滅」中。不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自性。

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參禪最要生死心切。和發長遠心。若生死心不切。則疑情不發。功夫做不上。若沒有長遠心。則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個長遠切心。真疑便發。真疑發時。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時節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說個親眼看見的故事。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京。我那時跟光緒帝慈禧太后們一起走。中間有一段。徒步向陝西方面跑。每日跑幾十里路。幾天沒有飯喫。路上有一個老百姓。進貢了一點番薯藤。給光緒帝。他喫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這麼好喫。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風。那曾跑過幾步路。那曾餓過半頓肚子。那曾喫過番薯藤。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威風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餓得了。菜根也喫得了。爲什麼他這樣放得下。因爲聯軍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御駕回京。架子又擺起來了。威風又逞起來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餓不得了。稍不高興的東西。也喫不下咽了。爲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因爲聯軍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沒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辦道。還有什麼不了。可惜沒個長遠心。遇着順境。故態復萌。諸位同參呀。無常殺鬼。正時刻要我們的命。他永不肯同我們「議和」的呀。快發個長遠

切心。來了生脫死吧。高峯妙祖說「參禪若要尅日成功。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高峯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泥犂。」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

用功兩種難易

用功人有兩種難易。（一）初用心的難易。（二）老用心的難易。

初用心的難易

初用心難——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習氣放不下來。無明。貢高。嫉妒。障礙。貪嗔癡愛。懶做好喫。是非人我。漲滿一大肚皮。那能與道相應。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習氣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點苦頭也喫不得。那能用功辦道。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人出家的。或有些識得幾個文字。便尋章摘句。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還自以爲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場大病。便叫苦連天。或臘月三十到來。便手忙脚亂。生平知解。一點用不着。纔悔之不及。

有點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個下手處。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終日煩煩惱惱。自怨業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拼命。憤憤然提拳鼓氣。挺胸睜眼。像煞有介事。要與妄想決一死戰。那知妄想却拼不了。倒弄得吐血發狂。或有怕落空。那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來。或有將心求悟。那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個大妄想。砂非飯本。求到驢年也決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便生歡喜。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實在功夫。歡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動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諸如此類。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頭實在難。有覺無照。則散亂不能「落堂」。有照無覺。又坐在死水裏浸殺。

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

用功雖說難。但摸到頭路又很易。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沒有什麼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什麼。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纔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屍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習染的也沒有了。什麼也不分別了。什麼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殼子。一口氣不來。就是一具死屍。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牠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

取捨。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屍。不去寶貴牠。根本不把牠看作是我。還有什麼放不下。只要放得下。二六時中。不論行住坐臥。動靜閒忙。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平平和和不斷的疑下去。不雜絲毫異念。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不怕什麼妄想。有什麼打得你閒岔。那個去分動分靜。那個去着有着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覺清淨。早已不是清淨。怕落空。已經墮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鋤田種地。總是禪機。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纔算用功辦道的。

老用心的難易

老用心的難

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什麼是老用心的難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現前的時候。有覺有照。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落空亡。到這境地實在難。很多到此灑不脫。立在百尺竿頭。沒法進步的。有等因爲到了這境地。定中發點慧。領略古人幾則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爲大徹大悟。吟詩作偈。瞬目揚眉。稱善知識。殊不知已爲魔眷。又有等錯會了達摩老人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的意義。便以坐在枯木巖爲極則。這種人以化城爲寶所。認異地作家鄉。婆子燒庵。就是罵此等死漢。

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什麼是老用心的易呢。到這時只要不自滿。不中輟。綿綿密密做去。綿密中更綿密。微細中更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然打脫。如或不然。找善知識抽釘拔楔去。

寒山大士頌云。「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首二句。就是說獨露真常。不屬一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次四句。是說真如妙體。凡夫固不能識。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故曰無人識。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最後兩句。怕人認指作月。故特別提醒我們。凡此言說。都不是禪呀。

結論

就是我方纔說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閙盆。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古德接人。非棒則喝。那有這樣羅索。不過今非昔比。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諸位同參呀。究竟指是誰。月是誰。參。

參禪警語

心卽是佛。佛卽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了無一物。不受一法。無可修證。靈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恆沙。不假修證。只因衆生迷淪生死。經歷長劫。貪嗔癡愛。妄想執着。

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說修說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爲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此次打七。已經三個半七。還有三個半七。下三個半七。身心較爲純熟。用功當比前容易。諸位不可錯過因緣。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弄個水落石出。發明心地。纔不孤負這個難得的機緣。

這二十多天來。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遲。努力用功。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一者。路頭還有搞不清的。話頭看不上。糊糊塗塗。隨衆打盹。不是妄想紛飛。就是昏沈搖擺。二者。話頭看得上。有了點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門瓦子。念着「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成了念話頭。以爲如此可以起疑情。得開悟。殊不知這是在話尾上用心。乃是生滅法。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暫用尙可。若執以爲究竟實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三者。有的會看話頭。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或知念佛是心。即從此一念起處。驀直看到無念心相。逐漸過了寂靜。粗妄既息。得到輕安。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有的覺得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而生歡喜心的。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慾心的。種種不一。要知這都是魔。着即成病。四者。有的業障較輕的。理路明白。用功恰當。已走上了正軌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

身心自在。沒有什麼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須注意枯木巖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沈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點慧解。作詩作文。自以爲足。起貢高我慢。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第一如話頭未看上。妄想昏沈多的人。你還是看「念佛是誰」這個誰字。待看到妄想昏沈少。誰字不能忘了時。就看這一念起處。待一念不起時。即是無生。能看到一念無生。是名真看話頭。第二關於執着「念佛是誰」在話尾上用心。以生滅法爲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處看到一念無生去。第三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顧本參話頭。一念不生。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概不理他。自然無事。不落羣邪。第四關於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應如古人所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由一向至極處邁進。直至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縱橫去。

以上所說。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其實宗門上上一乘。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教外別傳。歷代祖師。惟傳一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落階級。不假修證。一言半句即了。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當下就是。不起妄緣。即如如佛。那裏有許多閒話呢。

修與不修

講修行。講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話。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當下了無其事。還說什麼修與不修。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出家訪道。苦行六年證道。夜覩明星。歎曰。『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清淨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現前。』以後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說着一字。」自後歷代祖師。一脈相承。皆認定「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說竪說。或棒或喝。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要他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假一點方便葛藤。說修說證。佛祖的意旨。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本來清淨。本自具足。周徧圓滿。妙用恆沙。與三世諸佛無異。但不思量善惡。與麼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甚麼行可修。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向外馳求。妄想執着。不能脫離。自無始以來。輪轉生死。無明煩惱。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卽知了。亦不肯承當。作不得主。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長在妄想執着中過日子。上焉者。終日作模作樣。求禪求道。不能離於有心。下焉者。貪嗔癡愛。牢不可破。背道而馳。這兩種人。生死輪轉。沒有已時。講不修行。豈不又是空話。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當。深知古往今來。事事物物。都是夢幻泡影。無有自性。人法頓空。萬緣俱息。一念萬年。直至無生。旁人看他穿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裏。享受無盡藏寶。無心無爲。自由自在。動靜如如。冷暖祇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不何。這樣還說個甚麼修行與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發起志向。痛念生死。發慚愧心。起精進行。訪道力參。常求善知識。指示途徑。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漸臻於精純皎潔。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

上來說的不免遷上就下。仍屬一些葛藤。明眼人看來。要認爲「拖泥帶水。」然祖庭秋晚。去聖日遙。爲應羣機。不得已而如此羅索。究實論之。講修行。講不修行。確是空話。直下無事。本無一物。那容開口。菩薩呀。會嗎。

師公老和尚的開示

靈源

民國三十六年冬禪七中。我上方丈請開示。師公問我你用什麼工夫。我說。亦念佛。亦參禪。禪淨雙修。問。你既念佛如何能參禪呢。我說。我念佛時。意中含有是誰念佛的疑情。雖在念佛亦即是參禪也。問。有妄想也無。答。正念提起時。妄念亦常常在後面跟着發生。正念放下

時。妄念也無。清淨自在。師公說。此清淨自在。是懶惰懈怠。冷水泡石頭。修上一千年都是空過。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參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誰。纔能破參。你須精進的用功纔是。問。聞說師公在終南山入定十八天。是有心入呢。無心入呢。答。有心入定。必不能定。無心入定。如泥木偶像。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問。我要學師公入定。請師公傳授。答。非看話頭不可。問。如何叫話頭呢。答。「話」卽是妄想。自己與自己說話。在妄想未起處。觀照着。看如何是本來面目。名看話頭。妄想已起之時。仍舊提起正念。則邪念自滅。若隨着妄想轉。打坐無益。若提起正念。正念不懇切。話頭無力。妄念必起。故用功夫須勇猛精進。如喪考妣。古德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守一場。不受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幾句話每次打七師公都要說的）若無妄想。亦無話頭。空心靜坐。冷水泡石頭。坐到無量劫亦無益處。參禪不參則已。既決心參。就要勇猛精進。如一人與萬人敵。直前毋退。放鬆不得。念佛亦是如此。持咒亦是如此。生死心切。一天緊似一天。功夫便有進步。

書問

上林主席書

衲遵召來渝。主持法會。現已依法啟經。又蒙賜以多珍。除在佛前回向之外。幷普結衆緣。本當趨府面謝。以修法期中。不便離壇。祇得在佛前祝願消災延壽。國運昌隆。以副感意。現前未能民安國泰。固敵人之罪。而人心不古。同業所感。亦其原因也。主席遠見及此。發起修法息災。超薦亡者。用心之誠。人天普照。衲無德。恐負重望。茲慈雲寺壇場設施。幸能如法。僧衆修持。亦甚誠懇。開壇之時。聞已佈告禁屠。開壇後閱諸報章。則禁屠未得切實執行。嘗問負責之人。則云因有種種關係。事非單純。勢難禁盡。衲甚感不安。且主席倡起斯會。爲護國息災。衲之呈請施行五事。亦非爲自己利益。想主席必能洞悉。若單拜四十九天大悲懺。仍不足以裨補於實際。非但有負主席之發心。人民之期望。衲亦不願爲徒託虛名之事也。此次主席代表。暨各長官。均蒞壇拈香。待二期畢。當赴華嚴主持壇場。想亦必能如法也。主席發起大悲法會。此功德非但息災。即改變人心。止惡行善。收效應非鮮淺。但修法固仗僧伽之行持。而發起者之誠意。不能普及大衆。同時響應。恐於事理無益。故衲未到渝前及到渝後。

函呈面陳。關於修法應施行五事。均蒙主席應允。准予實行。負責者亦已通告各省。祈禱茹素。望主席慈悲。爲國爲民。曲加體察。允如所請。國家人民均蒙福澤。事關重大。臨書不勝惶恐之至。（一月十日）

附呈懇請施行五事

（一）大赦　（二）增廣賑濟難民　（三）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

（四）減輕賦稅　（五）保護寺院及免僧役

復邵武雙泉寺沿山上人問楞嚴第六徵心文非知不知義

昨接大札。謂前有賜教。責未奉復。抱歉良深。因老朽去歲往渝數月。今春始返。還山後。即將南華常住職責交卸。移住雲門。因與曹溪交通不便。所有函件。諸多延滯。又因老病侵尋。文字緣薄。早經屢次申明。凡各處所來函件。辭謝不答。今仁者爲法心切。諮詢楞嚴妙義。朽智識淺薄。徒負虛名。倘若置之。恐辜盛意。不得已聊循經文。略敘鄙意。函問非知不知之義。以鄙見依經順文。解釋甚多。其明顯處。如尊者謂眼色爲緣。生於眼識。其意執定此心有相有處。向來認執此心。今上文既五處皆破。都無現量。疑此心決在根與塵之中間。故佛以兩種斥破。心不在根塵之中。設立二問審定。一佛言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與根塵兼

二。爲復與根塵不兼二。上以二種問定。下正分破。一先破兼二。佛言阿難。汝以此心。一半兼根。一半兼塵之二者。而此物與體兩下雜亂。何以物是塵。本非有知。體是根。原本有知。卽今此物與體。一是有知。一是無知。物是根。塵是體。根與塵。成其兩立。汝執心在根塵之中。卽中不成。兼二卽不成。故云仍爲中二。破此心不兼根不兼塵云。二佛言阿難。汝若執此心不兼根不兼塵之二種。卽成非知不知。何以汝此心體。既非根有知。又非根塵之無知。汝執心在中間。卽今中無體性。故云中何爲相。總之一落方所。卽有障礙。冥心合道。聖人以知爲衆妙之門。否則知却成閉塞。由人自妙用耳。此不過略述數言。還祈教正。

復觀本首座

來函知法體安好爲慰。前囑忌口之語。非謂不食也。恐師順衆多食而傷也。至云血氣已衰。你我已是風前殘燭。聽天由命。得過且過而已。而亦不得不保養。道人之保養。只在一切處無心。卽真保養也。至在澳門功德林調養。本來辦道人何處不是家鄉。前因秀等誠心。故順伊等意。雲此次來粵償債。除師負責任外。粵中緇素。實難其人。今寺中大事無人幫手。啞子向誰訴說。故屢請回山。共守寒寂。聊述衷曲。故不能不累師之煩矣。

附澳門功德林函

虛公老和尚蓮座。敬維垂願入世。爲法轉輪。慈蔭妙雲。六千同覆。中天慧日。四海齊瞻。遙企名山。彌深景仰。謹陳者。澳門無量壽功德林。乃民國六年觀本大師未出家前所創辦。上奉老母。歸命導師。作淨話之團圓。聚多生之眷屬。於是一念莊嚴。具成功德。同人有願。爲發信心。欲宏普度之場。實現淨居之土。延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南來主持。俾弘大法。詎料本年十一月廿一日。朝公垂願往生。圓寂澳島。誰爲提挈。恐難維持。僉議堅留本師主持林務。惟本師以假期屆滿。例應回山。既再謙辭。未蒙允諾。用特上稟。敬訴下情。願乞常寂之光。遍灌檀那之頂。准俟本師回山銷假。即派回澳主持。則林衆同遂雲霓之瞻。同人亦拜龍天之澤。不勝慶幸企禱之至。謹肅奉啟。敬頌法綏。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董事鄭子健等和南　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復蓮花山濟善上人

昨閱來書。慶慰無量。欣頌飽餐法喜。充滿禪悅。誠爲難得。若論此事。天然本具。有何差別。無言可說。理雖如是。然積習有厚薄之分。故喻化城寶所。仰山重法。不嫌香嚴之遙。雲門尊賢。不辭雪峯之遠。古範昭昭。百城烟水。究爲何事。由其根本智易得。差別智難明。故爾免不得許多麻煩也。

附贛北鄱陽蓮花山寺來書

久慕　慈雲。無緣禮見。思與時積。毋任神馳。晚出家一十四年。行年三十零一。宗教鑽尋。終是隔靴搔癢。殆有時節因緣。今冬漆桶始破。原來恁麼一段光景。豁爾虛空撞破。視之了無纖塵。呼之却也有聲。覓之無毫髮相狀。廣則橫徧十方。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善哉斯言。附呈乙偈。還乞　老人爲我決擇。曰。這個物。太親切了。了無形狀。不得開口說。

復藏經會籌備諸公書

頃由南華轉來　貴會通知。及圓淨居士致觀本法師函。奉讀之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藏經自雍正重修之後。至今二百餘年。未曾整理。今茲重修。實爲盛事。懼者。藏經爲法門命脈。國家大典。非具金剛正眼。鐵面無私之決心。殊難圓成盛舉。考歷朝修藏。由送選大德高僧。及朝士大夫。深諳內典者。動經百數十人。費時甚久。用款甚鉅。重重選擇。對於去取。尙有許多不當之處。或者情出一面。未足爲人天正眼。亦爲之存傳。而高峯。楚石。都堂諸祖著述。反爲遺棄未收。此修藏之難也。今　貴會各自發心。而國府袖手旁觀。未加贊許。茲事體大。尙望愼始。若爲繼續蒐羅近代大德事迹。不若如日本續藏之保存古蹟。猶爲易事。倘倡

編新藏。則尙祈審議。

又代觀本法師復圓淨居士書

頃由南華轉來法臺致觀本法師函。及藏經會通知單。謹悉一切。去歲之冬。戰爭平定。觀師來南華禮祖。旅途辛勞。感受風霜。不幸於年底圓寂於菩提精舍。臨終瑞相莊嚴。茶毘後有舍利甚多。惟法門棟樑。又折一柱。殊深痛惜也。承示重修藏經以雲爲首。殊感驚懼。雲不學無才。濫廁僧倫。毫無建樹。加以風燭殘年。僻居深山。惟修藏經一事。關係法門命脈。亦爲國家大典。非具金剛正眼。鐵面無私之決心。殊難完成盛舉。又憶曩昔有滬上諸名流。多係佛門弟子。倡修道藏。清濁不分。可勝痛惜。（下略）

復岐山海清大師關中書

來書質疑。本擬早復。奈因老病。對各處函件。均稽答復。情不得已也。至問用功境界。略循來意。聊敘其端。處報衆生之類。皆由妄想夙業。及習氣厚薄。招感昇沈。生出森羅境界。障閉無明。透露無期。被妄埋久矣。又復不信自心。本自具足圓滿普遍。絕諸障礙。不屬迷悟善惡好醜者。須知圓妙本體。亘古靈明。絕諸明言對待。了無一法可得。而衆生妄想顚倒。晝夜癡狂。今者初心進修。一門深入。楞嚴二十五聖。修持行門各別。皆證圓通。至於禪宗一法。捷出一

切。故稱教外別傳。不落言詮功勳。只在當下識得自心。幷無奇特巧妙。今之學者。每多偷心。博覽古今言教。馳騁不捨。蘊集胸中。認作實法。誤爲家珍。障塞悟門不淺。汝今先誓立一個決志。把這臭皮囊覷破。實非我的。通身放下。了諸世境。如夢幻泡影。於四威儀中。心若冰霜。單提一念話頭。不管此世他生。悟與不悟。掃滅這些雜念。獨顧疑情現前。綿綿無間。寂照分明。無墮沈浮。及空頑無記。密密打成一片。勿貪玄妙空幽。聰慧神異。總有悟澈時期。如其胸中尙有絲毫凝滯。盡落今時。總爲魔境。

復鼎湖山巽海上座

老益精進。爲道殷勤。飽餐法味。至慰雲龍鍾殘朽。視聽失聰。徒負虛名。衒惑聽衆。今爲償債祖庭。事繁任重。昨承法諭。謙詢般若深義。如斯妙典。實欠精研。向以文字緣薄。疏忽遲復。諸乞諒之。師持金剛經。皆因夙植多種善根。而得如是。然世人有如理如事者。深淺不同。若得理益。證實相般若。若得事益。證文字般若。如六祖聞應無所住。在黃梅三鼓入室。所證者。卽與諸佛齊等。實相般若也。如德山祖師。初講金剛經開悟世人。自至龍潭一場懺懼。斯卽文字般若也。法達禪師持法華經見六祖。祖不允許。首山在風穴誦法華。受心卽此。略舉古人獲益之概。至論楞嚴云。理雖頓悟。事乃漸除。尊者謂。希更審除微細惑。故古人以理去事。打

掃現業流識。切須仔細究竟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師年高德重。深契般若。大有因緣。甚爲難得。乞善保任。

復新架坡普陀寺轉道和尙

竊念祖庭零落。既任仔肩。當始終其事。今處此時局。顧念三位祖師。真身所在。既是一脈兒孫。責在豈躬。安忍拋棄。人生假體。本是空花。有何輕重。祇以隨緣運任。逆來順受。倘祖師遺蛻劫運亦且難逃。則祇有相與存亡。同歸於盡而已。所不能去心者。顧此十方來衆。同爲宗下兒孫。涉遠逃災。前來依止。安忍拒絕。現計堂中食指三百餘衆。烽火之厄。尙無已時。雖佛祖龍天。冥加庇護。不曾別遭險事。然首陽薇蕨。眼前將盡。亦惟有隨夷齊一路同作餓莩耳。我公熱腸。素所欽佩。來教稱此後若有相當因緣。雖毫釐亦當爲力。願仗公福。現身爲流水長者。濟彼池魚。縱西江一勺。涸轍之鮒。亦同拜恩無盡也。

復韜公老法師

接讀大札。知盡心盡力。爲法爲人。既羨且慰。承囑爲法藏寺書一聯。自愧無文。曷敢當此。過蒙愛及。聊且塞責。勉撰二聯。另郵呈閱。祈酌捨取。上款亦然。如以爲寫作皆不足取。望代另撰書文爲幸。拙聯二首。其一。「東西佛誠實言。南北佛誠實言。上下佛誠實言。爲我護念見

此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閒君買餅點何心。」其二「舉手低頭皆當作佛。出息入息轉如是經。」雲自到曹溪。忽已數年。爲工程所役。堂舍多未完成。但殘軀幸庇平安。聊堪告慰耳。

復陶冶公居士

承示。撝謙過當。雖君子善頌。然雲何敢當。佛謂豪貴學道難。廣學博究尤難。居士於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之旨。既有入處。現又恰寓重慶。歇馬鄉。高台坵第二號。正好體會。果能狂心頓歇。選佛場中。稱第一法門。則透過禪關。在世間則高耀名宿。然後廣度有情。雖云落在第二方之終去一坵。此乃居士之願也。謂遇境恆爲物轉。望點化垂詢。雲實慚惶。敢借古德遺訓。互相研味。宗鏡錄末後垂示有偈云。化人閒幻士。谷響答泉聲。若問吾宗旨。泥牛水上行。趙州老人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地。甚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重蒙垂詢。卽是前義。謬爲取法名寬冶。字佛鑪。幷付歸依牒一紙。望檢收。玉老昔時與雲同參江天禪寺。丁丑示寂。聞之惕然。五陰虛幻。三界無安。願與居士共勉之。

答陶冶公居士十二問

（一）問　經云理可頓悟。若人信得自心之理。可稱悟否。抑屬知解。不名爲悟。

答頓悟斷惑親見。名正見。由聞入信。惑業未脫。名爲知解。

（二）問　所謂實悟者。果別有一番境界。剎那真性流露耶。

答喻以二人。一人親到縉雲山。一目了然。一人未到。依圖表說。疑惑不無。

（三）問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其界說如何。亦同三關否。

答由習有厚薄。權有關辨之說。若本具自性。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四）問　祖云若人一念頓了自心。是名爲心。作何解說。

答果真明自心。如伶人登臺。一任悲喜。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五）問　參話頭。看起看落。執者爲當。真參實學下手工夫如何。

答若真用功人。法法皆圓。若初心人。返觀能參看者是誰。

（六）問　欲塞意根。除着看話頭。尙有其他方便否。

答放下一着。

（七）問　吾人日常見色聞聲。是真性起用否。抑係識用事耶。

答是則總是。非則皆非。

（八）問　欲在一念未生前着力。有何方便。

答早生了也。

（九）問　宗云何離心意識參。意識當離。心性亦應離乎。離之云者。殆即無住心之謂歟。

答是離離者。

（十）問　欲做反聞聞自性工夫。但耳不能如眼之可以閉而不見。有何方便。

答心不逐境。境不礙人。返是何物。

（十一）問　獨頭意識從何而來。起時如何對治。

答來亦是幻。對治什麼。

（十二）問　若人信得及即心即佛。平日但做保任工夫。不令走作攀緣。不參話頭可乎。

答知即便休。參與不參。妄想恁麼。

復圓瑛法師

頃奉來函。謂接待圓明講席事忙。真乘願再來。赴應濁運。砥柱中流。弘法自務。導化遐邇。不辭勞瘁。僧俗均賴。想諸佛祖於大寂定中。欣讚無量。雲識淺德薄。鼓山數年。實出不得已也。

今老病催逐。風燭殘年。不過勉支一時。久待賢能。誰知鼓山交典未克。而粵中夙債忽催。豈非羅網自投。今到曹溪。雖是祖庭。早成蔓草荊棘。百無一就。既已來之則安之。莫非定業。因茲二邊都是祖庭。如其不顧。甚怖因果相加。自維力弱。實難全負。故於鼓山無能顧及。前曾屢函告辭。請舉高德。昨常住遣復寶二監院來粵妥商。特修蕪函。派二師前來禮座。面呈一切。望　公不吝慈悲。分神祖剎。則常住幸甚。大衆幸甚。不必再議選舉。伏祈法駕早降。龍天同感。

復雲南圓通寺自性宏淨二和尙

想汝等白業增進。行願堅深。爲慰。朽爲孽緣所羈。夙債難却。脫却一籠。又投一網。莫非定業。現今身體朽壞。百不能爲。加之常住空虛。人財兩乏。遭茲時局。困苦萬般。夏間至港二月餘。捐募不多。回山未久。身患重病。至今尙未復原。接汝來函。謂住持丹霞圓通寺。要續源流。聞之不禁悲喜交集。喜汝發心。是爲難得。悲斯時世。實非容易。見古人時時以道德爲念。度生爲懷。損己利人。果因不昧。愼重行持。切勿錯過。誡之誡之。再宏淨等。前在南華。望爲相助。共扶祖庭。不料以諸緣未順而去。物件在寺。無人送返。茲將汝之衣被等。與人結緣。其餘書籍尙在。若觀看。可能郵寄。來函問源流。吾濟洞之法。均授汝師。應向汝師處要。乃爲合理。今問

吾要。汝是吾孫。吾若付汝。恐汝師有別意。若不付。又負汝誠意。吾今不得已。將汝與自性。各書一張。應低一字。乃爲合格。善自珍重。自性有嗣佛耀。吾有濟洞二法。均授耀師。耀既已授汝。都是一樣。吾若另書與汝。恐耀師不會意。如耀師授汝之卷。不是吾之法派。汝今定要吾之源流。汝乃吾戒子。侍吾已辛苦多年。吾若不書。恐動汝念。今不得已書付。善自護持。朽因病嫌煩。概杜筆硯。及交通隔礙。故復函遲延。再汝將自悟修圓佛耀恍然等。吾書伊之表信偈及派名。錄抄一份來。現時滇中緇素情形近況。得便錄來。以慰遠念。

復郭涵齋寬慧居士

衲爲南華建設計劃。常時發生種種困難。其間尤以塑佛像事。爲難更甚。不得已赴香港作將伯之呼。甫於古曆本月初四返寺。案列手書二件。及寶公大札一件。均閱悉。承蒙寶公及諸檀那不棄。以大潙山家風囑咐。殊不敢當。然藉此可以償回鄉之願。亦是快事。惟南華功行。至圓滿之日尚遠。觀本監院今春放戒。另有其他因緣。衲並未將南華寺傳與。不過仿福建鼓山舊例。臨時開戒一期而已。遠道傳聞。或有失實。況修造南華。值此進退維谷。萬分困難之際。此事既由衲擔任。似有全始全終之必要。更不能因困難而退。就此卸責。衲既不能離南華。自難分身於南嶽。只得有負雅愛。及寶公盛情。疚歉之處。容後領責。講經一節。亦姑

俟諸將來也。此間荷六祖庇蔭。一切甚爲安全。敵機雖常過境。幷無舉動。南華又與市鎭遠隔。似無其他危險。如風聲緊急。請至荒山暫避何如。

附錄郭涵齋寬慧居士來書（其一）

師尊座下。昨上一牋。諒蒙　垂察。湘省近來信佛者多。苦無領導。吾師爲宗門山斗。後進楷模。故敢請屈駕回鄉。講經開示。俾末法衆生。發生善根。增長慧命。亦息災救劫之初願也。瞻望杖錫。毋任迫切。

（其二）

師尊座下。久疏牋問。孺慕彌深。敬維杖履康強爲祝。南華修造。計必日新。聞寺事正交觀本法師。傳付得人。道場光大。幸慰無量。廣州連被敵機轟炸。摧殘達於極點。聞曲江亦時虞不靖。不審南華可安居否。此間居士林同人。擬接法駕還湘暫避。去春曾聞吾師談及出家後。迄今未回鄉。如精神尙健。爲桑梓弘法一行。亦是一段大因緣。在四衆中莫不馨香禱祝者也。大潙密印寺。粗具規模。一切尙須整理。寶生大師。備函奉請駐錫茲山。出於至誠。山中與外緣隔絕。洵爲高年養靜之地。於工程經費瑣屑之事。決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禪宗衰替。繼續乏人。孤負祖庭。令人增歉。務懇俯允賁臨。成就衆

生之願爲荷。如已定局。請卽電示。或快函告知。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加函前往歡迎也。

弟子 郭寬慧頂禮 六月十一日

復遠峯（在滇還俗）

昨接來函。驚喜交集。何也。驚者驚歎法門不幸。豈是水淺難潛鯤鯨乎。非也。若其然者。清祖豈肯棄其帝位而披緇。總之菩薩濟世。悲願宏深。隨機示現。順逆皆方便。豈定相乎。是以明祖由釋而作國主。振興大教。誰能測之。朽憶侍者於鼓山。捨雙指而奉佛。何其精進。何其勇猛。豈有我哉。爲衆所欽。尤屬難得。今茲和光。豈廣孝再臨。又法門不幸之大幸也。因之喜出望外。至於大作二章令和。朽生平文字緣薄。平仄不解。音調不諧。諒已洞悉。聊附蘘語一章見笑。

雁音從空來。擬議意難開。昔是吾侍者。亦或將相材。世事苦難測。善哉抑苦哉。化身無定相。何事起驚猜。

揚州鄧契一居士問念佛

答。世人若真爲生死念佛。貴先放下萬緣。果能放下。情不戀世。於二六時中。將一句彌陀放

在心裏。念念不間。念來念去。心口如一。不念自念。念至一心不亂。休管生與不生。莫問佛接不接。直至臨終寸絲不挂。自然決定往生無疑矣。又問。參禪念佛同否。以偈答云。佛說一切法。莫非表顯心。安得禪淨門。妄自別淺深。一稱南無佛。心光自發宣。了此話頭源。當下達本宗。識茲佛來去。參禪證無生。動靜是如如。淨土卽此間。又云。時人念佛願生西。生貴信行願力堅。懺悔現前猶放下。恆憶佛號在心田。四句百非一齊遣。直使妄念絕所緣。行人志能力行去。西方此土一齊圓。

示王居士竹村篤禪說性

處此身中者。謂之性。而不知生天地備萬物皆性也。是天地萬物者。此性之現量也。大其性。則盡虛空法界。居吾性內。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佛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不過教人明此道。復此性而已。

復大潙山寶生和尙

久耳令譽。時深仰慕。接奉華翰。以　貴山事見囑。尤使　雲惶愧無地。雲爲南華寺事。已成觸藩之勢。此次不得已躬詣香港作沿門乞。當此非常時期。所謂十叩柴扉九不開。雖有成效。預計尙遠。亦只得竭力做去。鞠躬盡瘁而已。大潙賴　法座住持。已有得人之慶。行見宗風

再振。祖庭重光。無容雲作續貂之舉。況雲對南華萬無輕離之理。除已復郭居士外。特達座前。務祈慈悲。爲密印全其始終。不避勞怨。不辭艱辛。經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斯言雲願與 法座共勉之。

附錄潙山寶生和尚來函

久仰 慈範。愧未親近。每憶法座。無不神馳左右。遙想法躬康泰。爲慰。逕啟者。甯鄉大潙山密印寺。爲我湘省最著名的大刹。爲潙仰宗發祥之地。公所知也。民國初元。爲匪所燒。琳宮梵宇。盡成灰燼。嗣省垣各宰官居士。舉弟住持寺事。蒙龍天護法。各宰官居士維持。大殿。禪堂。齋堂。僧寮。山門。漸次告成。而寺中之規矩頹廢已久。後之學者。及住僧。莫知所宗。弟住衡嶽時多。不能分身。密印苟不得人。禪燈難續。我公爲禪宗大匠。現代衲子過南嶽。無一不道及我公之禪風。弟與各宰官居士言時。各皆發歡喜心。願得公爲該寺住持。俾祐祖法炬。暗而復明。我公乘大願船。決不吝法。伏願法駕早降祖庭。不但大潙幸甚。而我湘省之人民。獲大福利無窮矣。速賜佳音。

復慧融和尚

雲曰前爲南華事。有香港之行。本月初四日始返曹溪。此行計一月有餘。當此非常時期。亦無甚成效。回寺得閱大札。不勝詫異。此事古曆二月間有貴省人證蓮明海二師據云。俗係胞兄弟。來敝寺討單。進禪堂後。於入室時。道及擬請雲至貴寺云云。雲卽嚴辭却之。該二師於三月間溜單他去。雲對此事早已忘却。亦無派人前赴貴寺偵察等事。至云差遣僧士一節。敝寺正感人才缺乏。自顧不暇。亦不敢冒昧派差。大和尙過信人言。致有此誤會。在貴寺無論何事。既有地方檀越。又有佛教會及政府機關團體。自能料理。雲遠居廣東。相隔太遠。更自問何人。敢有此權力。遠及鄰省耶。總之捧讀大和尙來書。具見謙謙有德。且懷重振祖風之宏願。尙希發勇猛心。努力做去。一面與當地宰官居士同心協力。何患不能興利除弊。重建大慧之法幢。恢復靈巖之令譽。爲期必不甚遠也。雲下風遙聽。亦爲之欣幸無已。惟祈大雄大力。不避勞怨。不辭艱難困苦。勉力行之。

附錄慧融大和尙來書

後學久仰圓音。高唱於南華。自愧障深。未克親炙於座右。斯乃善根鮮薄之所招感也。竊思丫山靈巖寺。贛南唯一之禪席。創自南唐普舉禪師。於茲開山。由是高僧疊出。禪德踵至。大慧杲於此高建法幢。因此靈巖之名更加顯著。自前清兵燹後。至光緒初年。

吾祖普會老人募建梵宇。恢復舊規。今大殿外四圍。均有碑記。普老西歸後。以其剃度子孫住持斯席。均各飽私囊。經二十餘年之習慣。一時難以頓除。後學每思滿吾祖十方叢林之心願。半年以來。終成畫餅。辱承　和尚遣忠亮大師來山。偵察一切。幷云我師老人慈允差遣有德僧士。飛錫降臨於靈巖。垂注法雨於嶺北。後學決意退讓。斷不附和子孫習慣之陋規。惟冀我公不悋法雲。懇踐前言。急遣大德上座三五位光臨庚地。扶持大慧杲禪師。這根剎竿子。普令大地衆生。知有出身之路。如是方便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其底源。後學不勝翹企之至。

復昆明孫樂佛海居士

昨由南華轉來大函。敬悉。與子別去二十餘寒暑矣。音問難詳。念念於懷。朽老矣。目昏手顫。筆墨早棄。對諸函札。少有相酬。閱大作數張。甚佳。雖然如是。但此事於文墨。雖非即離。究竟實際。非語言文字所謂說十分。不如行證一分。昔夾山答法身之語。及至華亭。半點用不着。故古人一一從境緣叢裏。經數十年練磨。百折不撓。自信無疑。方能自由自在。尚有脫不去東瓜印子者。今人心澆薄。時勢失純。苟不深窮。恐宿棧道。望子努力。珍重。

復陳殊賢居士

來書云。壇經說東方人造罪求生西方等語。與蓮宗有無衝突一節。如今不說衝突與不衝突。試問自己疑他做甚麼。若疑諸佛菩薩說法有衝突。豈能垂教萬古。實在自己不能體會經義。若悟第一義。則無開口處。說個明心見性。已屬方便。豈有衝突之理。至此業已答復。若不會。且看世尊喚阿難托鉢去。若依座主見解。不免依文解義。蓋當時六祖爲韋刺史說世尊在舍衛國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等語。六祖言世尊在舍衛城西方引化經文。可知已明白淨土法門。斷無故違佛說。不過他隨緣說法。叫人了自性。識身中淨土。不可願東願西。向外馳求。應隨其心淨。卽佛土淨。後再曰人有兩種。法無兩般。卽法華經所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也。所以當時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宏化天下。至今五燈燦耀。豈徒然哉。你我自慚。不能領會玄旨。不是祖師有過。夫上天下兩。無私潤於枯林。佛願雖廣。難度無緣。阿難爲佛侍者。多聞第一。上有父爲國王。已不富而自貴。兄爲世尊。有吾不自修不能成佛之感。是知大地衆生。雖有佛性。要隨順修行。譬如金在礦裏。須經鍛鍊。方得受用也。再考我佛在天竺說西方。華夏之人。便指天竺爲西方。菩薩說法無法。令人背塵合覺。而衆生知見。多是背覺合塵。不能隨處解脫。喻如勸人不可心外覓佛。其人便執心爲佛。豈知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彌陀經云。若人念佛七

日一心不亂。彌陀便來接引。一心不亂者。卽是離念也。能做到離念工夫。何處不是淨土。故壇經云。悟人在處一般。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此之謂也。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捨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及夫見了彌陀。又不生歡喜之心。則無時不在淨土。若在淨土。又無人我衆生壽者四相。則是真實菩薩。到那時不管東西南北。無不自在矣。尚復斷惑。

致鼓山盛慧復騰二長老書

外寇深侵。人心散亂。法門衰落。更不堪言。如棘刺心。悲何能已。但僧伽不可以時當末法。聽其浮沈。此常人之情。非佛子之本色也。南華此次傳戒。爲時甚迫。而修圓和尙以滇省緇素挽留。行而復止。復仁亦已退院。一時乏人負責。生旦淨丑。一身任之。雲門工程。因爾停頓。吁。塵勞人世。眨眼百年。所謂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橫劫掠。使我不自由。湧泉寺爲十方瞻仰之道場。幸勿再掛虛名。更增業障。望兩序上座。卽大衆師。推請　盛慧老和尙負責住持。諸賢竭誠扶助。必使綱宗丕振。慧命永全。不絕獅絃。大開正眼。同抱程嬰杵臼之心。勿拘伯夷叔齊之節。此雲日夜薰香禱於佛前者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惟望大擂鼓山之鼓。齊撞法海之鐘。共警酣眠。自求多福。死中求活。時乎。

復潮州開元寺書

厚擾常住。瞥眼閱八月矣。宗門骨肉。我懷何如。老拙生平怕負虛名。無補實際。去秋所以代擬八款。希圖安定常住。本人既未接受名義。豈有派代表住持之說耶。事理顯然。而時值末化。法幢傾圮。挽救無力。此又智和尙所目覩者也。開元古剎。望諸公掌握。協同一心而除憎愛。化毒藥以變醍醐。公推住持。共同扶助。同入無諍三昧。爲幸。

復湖南佛教居士林書

黃樂西居士。特來華翰。敬悉。辱承藻飾。慚愧莫名。經當隨時肅復。諒邀洞鑑。去冬周永覺居士到雲門山時。實以大覺寺偃祖道場。工程拮据。苦無替手。未能應命。有負諸大賢希望。實爲佛祖之罪人也。昨日朱長松居士不憚跋涉。又分敦促。殊不知雲徒有虛名。無法可說。且首都福建江西香港再三邀約。派員坐俟。有如追逋。祇因目下南華待籌擺脫。非所謂三界塵勞如海闊。無今無古鬧聒聒乎。俟能分身。當圖敬恭桑梓。藉了因緣。然諸仁者這種願力。顯見菩提大心。早已莊嚴佛土。默感龍天矣。又奚必待 雲之行耶。

復孫語默書

語默大居士慧察。敬復者。手書及佳作。伏讀甚善。循是行去。自多法益。從性起修。如揚順帆。

但當緘祕自持。步步踏着鼻孔。若見道人。無淨穢可捨。西方只在脚跟下也。古人云。威音王前。無師自悟者。悉屬魔外。蓋此蹊徑。四維上下。舉足皆非。見道方修者。但可與言此處無東瓜印子。縱印亦不能留痕跡。於大火聚中。俟有緣時。重爲商討。假令盲目肯定。是則違背祖範。非則獲咎靡追。經教住世。聖賢可量。消歸自己。莫作能想。閱語錄則須具擇法眼。盡信書不如無書。校其與佛祖未說法前之原天書無異方可。七十爲法。珍重。珍重。

復屈居士問法書

（上略）……承詢成佛。究爲三身齊現。具足一切神變功德。抑爲自心透脫。便算究竟等義。謹以薄識。略敘大概。論到此事。不無權實修證深淺因果之殊。至如實際理地。本無名言說相。但一法性身。常居法性土。離四句。絕百非。有何開口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世尊掩室。文殊揮劍。淨名杜口。丹霞火燒。趙州謂不喜聞。德山以喝。雲門以棒。從上佛祖。無非顯玆妙義。不過宗門以直捷示人。截斷葛藤。故六祖答智通問。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祖已明示三身四智。神通妙用。不欠絲毫。至於權變方便說個佛字。皆是不得已也。宗門但論見性。不重禪定解脫。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計。翻轉本體作工夫。終日使得十二時辰。是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善能調熟。不離當生。即證聖果。六祖曰。

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古云。頓悟初心。卽究竟圓極。寂滅眞如。宗鏡錄問。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眞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證。非着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論地位。卽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位次。不可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眞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若得直下無心。量出法界之外。何用更歷階梯。若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以佛知見治之。究竟成佛果。不可偏執一見。成儱侗病也。昔皓月供奉問長沙岑曰。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識未證。功未齊於諸聖。曰。未證何名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名善知識。問。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岑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問。如何是因中涅槃。岑曰。大須知見地了徹。直與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熾然之結習。須次第盡。方得超出三界。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惟宗下用功。水到渠成。超證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也。阿難尊者云。不歷僧祇獲法身。永嘉云。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又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奈何行人。習有輕重。證有深淺不同。在諸大祖師證與佛齊。人法空。能所寂。煩惱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聖

等。悉是假名。經云。但以假名字。引道於世間。如伶人舞戲相似。終日喫飯。不曾齩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沾得一縷紗。凡所施設。一切事務。如壽祖云。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餘或未及者。須由功業勵行爲本修因。若不降心。而取證者。無有是處。

致倓虛法師函

倓老法師暨閣寺諸上座道鑒。茲由志蓮淨苑寄來尊處衣服等件。祇領之下。無任感激。伏維　老法師暨諸上座同袍高誼。遠念荒山貧困。惠予錦衣。當如法分給大衆結緣。遮身禦寒。茲代本寺大衆遙向　老法師暨諸上座遠致謝忱。耑此敬候

道安

虛雲合十　四月廿四日

答顧德毅任肇聰二居士問

問。方便求受五戒。與在戒堂中求受五戒。有何差別。

答。凡求戒者。照儀軌理應登壇。眼觀法相。耳聽羯磨。心生懺悔。易具功德。如以因緣不能登壇者。可請大德比丘在佛前方便授受。亦須深生懺悔。至誠求授始得。

問。求五戒後之男女居士。能否用優婆塞優婆夷名稱。

答。凡依大德比丘受歸依後。再受一戒二戒以至五戒的男居士就是優婆塞。女的就是優婆夷。

問。受方便五戒後。能否披戒衣。

答。既得大德比丘允許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均可披縵衣。五衣七衣等則不得披也。

問。優婆塞與優婆夷所披戒衣。係用五條抑用縵衣。

答。只可用縵衣。五條衣者。須出家受沙彌戒時才能用。近來諸方傳戒。日期短促。三堂大戒連著傳授。故五衣七衣十二條衣三者。亦一次傳之。但必須受過沙彌戒和比丘戒後。才能披用。現在許多在家二衆弟子亦有披五條或七條衣。此實混濫輕慢佛制。罪過不小。

問。如據薝益大師戒衣辨譌云。佛爲沙彌制二衣。一上衣。卽無縫袈裟。亦名縵條。色與比丘同。制與比丘異。但直縫之。不許刺葉。故律部云。求寂之徒。縵條是服。輒披五衣。至爲罪濫。蓋沙彌雖已出家。尙未入僧寶數。是故五條猶不許服。況七條等乎。爲優婆塞。則合蓄無縫三衣。形與沙彌同。入壇行道。方許披之。平日不得披著。所以與沙彌別也。又薝師戒衣辨譌第三條云。前人無知妄作。輒令優婆塞得披三衣。後人矯枉過正。並禁優婆塞不得著縵衣。三譌也。據此。則男女居士受五戒後。宜披縵衣。而現有披五衣者。似宜改正乎。

答。應更正。你這種寶貴意見。是正確的。

致馬來亞蘇坡劉寬正居士函三則（其一）

惠書及裝佛金功德。均收。謝甚。居士既徘徊於禪淨之門。則何妨合禪淨而雙修。於動散之時。則持名念佛。靜坐之際。則一心參究念佛是誰。如斯二者。豈不兩全其美。居士眼目有疾。則宜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求　大士慈光照觸。翳障消除。

（其二）

遙來雲箋。蒙惠修寺功德淨資。於二月十八日收訖。荷謝無任。居士處此擾擾塵寰。獨能道播蘇地。可謂火中青蓮。誠爲難得。　令堂以古稀之年。信向念佛。而居士曲盡子道。善能喻慰。尤難得也。夫衆生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但以妄想習氣。（卽粗浮貪瞋癡慢等。）時時發現。自障妙明。但將冷眼看破。放下便是。不必別求也。（能一心專念觀音聖號。淨念相續。便是放下第一法。）遇難忍處須忍得過。難行處要行得過。惟淨業可修便修。於幻緣得過且過。習氣銷盡。菩提圓成矣。

（其三）

連惠兩書收悉。驚聞融熙逝世。不勝傷悼。維人生有死。亦乃世間常態。三界無安。當深生怖

畏。直須痛念無常。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伏惟珍重。

復星洲卓義成居士

承問關於靜坐之事。雲亦是門外漢。今本同舟共濟精神。略伸管見如下。（一）靜坐不過是教行人返觀自性的一種方便方法。簡言其要。則在于繫念一句佛號。（或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續。由心而出。從耳而入。莫令間斷。果能如斯。則更無餘緣雜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彌勤彌專。轉持轉切。不分行住坐臥。豈覺動靜閑忙。便可一直到家。永生安養。居士才覺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動念而執著之。宜其不能進步。（二）靜坐宜取乎自然。身體有病。宜適當調養。不必勉強支持。修行用功不拘於行住坐臥也。（三）悟道不一定皆從靜坐得來。古德在作務行動中悟道者。不可勝數。悟道僅爲真正修道的開始。由修而證。則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專爲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見。爲學佛人所不齒者。（四）參禪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門。皆教衆生破除妄念。顯自本心。佛法無高下。根機有利鈍。其中以念佛法門比較最爲方便穩妥。居士受持佛說阿彌陀經。熟覽印光法師文鈔。若能依而行之。則淨土現成。萬修萬去。（五）葷食造殺害生。大違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長貪瞋婬慾。身後業案如山。寃怨債報。寧有了日。靜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

葷食則增加無邊生死。漏瓶盛油。虛勞精神。智者可以自審矣。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當熟覽諦受。（六）靜坐如法。可使四大勻調。促進健康。（七）「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八萬四千法門。對治衆生八萬四千煩惱。莫不殊途同歸。惟當擇其契理契機者而修持之。（八）雲居山目前尚無傳戒條件。雲頹衰尤甚。恐不克舉行矣。（九）中國佛教在宗教政策保護下。提高了地位。純潔了組織。大有發展氣象。（十）請照歸依證所示。隨宜隨分。遵行修持之。綜觀所問情形。以居士程度。最好熟覽淨土十要。印光法師文鈔。龍舒淨土文等。當可獲得實際利益。常閱雲棲法彙。可融會一切法門。再閱淨土十要。龍舒淨土文。使專門進步。萬無一失矣。

致南洋麻坡劉寬磬居士函二則（其一）

惠書及功德淨資。均收訖。謝甚。居士發無上心。求受三歸五戒。甚可嘉慰。然古云。受戒容易守戒難。願居士自受戒後。幸勿毀犯。今奉上歸戒證一紙。上有學佛須知。願居士遵而行之。自得解脫。

（其二）

冬月十四日惠函敬悉。山野衰病。久闕致候。忽蒙惠注。深爲感慰。蓋因緣離合。浮生如幻。至

希達觀曠懷。逆來順受。於一切不如意境界。作隨緣消舊業想。自致安然自在。人生娑婆苦多樂少。居士能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是已深得箇中旨趣。望以此自慰。常時念佛。勉修淨業。久則親承法益。災消福崇。所願遂意矣。

致越南宣聖法師函五則（其一）

客歲臘月十一日來函已悉。惠施謝甚。欲於自利利他事求一簡單開示。夫今法門式微。舉目滔滔。盡在名利人我中過活。求一真操實履者。殆不可得。仁者猶能殷勤向道。不忘己分。甚可喜慰也。蓋三界之中。無非牢獄。暫時歡樂。終歸無常。衆生燕雀處堂。罕思出離。若能痛念生死事大。覷破一切世情。若順若逆。總皆虛妄不實。過眼便是空花。獨一念持戒禮懺。篤信三寶之心。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而又專求己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汨沒。庶幾信心日固。智慧日開。而生死可永脫耳。

（其二）

二月十七日來函閱悉。雲幻軀衰邁。時浸疾病。遠勞重念。至爲感慰。月來漸轉恢復。希勿介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餘生。持此浮脆之軀。而爲客中之客。欲求無病。又何可得。至祈諸仁各自努力。拌此一生。冀求出離。是爲至要。

（其三）

二月廿七日來信收悉。陳炎松居士代匯淨資。已於去年冬收到。當時事冗未覆。歉甚。至希致謝意。陳寬德居士請釋遠注。雲居山寺現住衆百十餘人。自去秋蒙准加於國營雲山農場。爲僧伽生產隊。（由前僧伽農場脫胎而來。）經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不妨礙勞動生產時間外。宗教儀式。個人修持。隨意照常。（過堂素齋生活照舊。）至希諸仁及時努力。精進行道。切勿空過歲月。

（其四）

來函收悉。雲居建寺塑像。蒙諸善信暨仁者等大力惠助。現已大部竣工。雲甚感慰謝。現在進行山區建設。展開生產躍進。僧衆忙碌。作務冗繁。故對佛像開光傳戒及小辰各項。均不舉行。幸希痛念無常。爲道精進。

（其五）

來信收悉。山中農禪生涯。自給豐足。茲復每畝增收糧穀一百六十斤。堪慰遠念。承仁者及諸善信盛意隆厚。感謝殊甚。惟老病不堪。旦暮幻景。殆將不久。至希日後勿爲贅念。當各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精進淨業。勿空過光陰。勿負此人身。切切至要。

〔編者案〕師往來書問。其開示法要可傳者何止千函。雲門浩劫。毀於一旦。多方蒐集。僅此戔戔。百餘歲光陰。千秋文字。有不勝其感喟者矣。

序文記傳銘說題跋

鼓山湧泉禪寺經板目錄序

宋儒有言。「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予於斯語。重有感焉。粵自騰蘭入漢。白馬馱經。乾竺貢書。代有增益。自東晉以迄南北朝。斯時佛法專重經教。世主以譯經爲妙嚴。僧伽以試經而得度。說法以依經爲本據。行道以轉經爲功德。必至博通三藏。始稱法師。縱云究極一乘。罔識真藥。是故正法眼藏。以不立文字。目爲虛妄。闡提佛性。以未見經文。爭相詰難。甚至重溟五舶。預言被擯於關中。面壁九年。達摩見毒於熊耳。以膠柱而鼓瑟。遂飲水而分河。此圭峯禪源諸詮集之所由作也。李唐以降。拈花一脈。五宗分化。禪德輩出。類多博該三學。於是禪教始漸融通。試觀少室以楞伽爲印心。東山以金剛爲下種。乃至字則不識。義即請問。壇經不乏說教之文。讀經看教。宛轉歸己。百丈所許自由之分。凡茲理事明示風規。若夫金彈銀彈之權譬。佛說魔說之諸訛。拈止啼錢。勦絕兒孫解路。撾塗毒鼓。死盡魔外偷心。甚至把斷要津。喝佛罵祖。直目三乘十二分教爲拭瘡疣紙。自非親乘入室之真子。罔知格外提持之着落。以死語會。則禍事矣。迨其末流。執指忘月。棄金擔麻。未解得魚而忘筌。

不免因噎而廢食。禪教聚訟。又極紛紜。此又永明宗鏡錄之所由作也。古德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參禪須開宗眼。閱教須明教義。此當人脚跟下事。切忌自瞞自救不了。諍論奚爲。耽著鬼家活計。與入海算沙相較。其能免於五十百步之誚乎。石鼓湧泉。自華嚴開山。與聖闡化。演曹源之一滴。跨石門以千年。其間列祖列宗。諦造艱難。凡屬後昆。飮水思源。皆當敬念。卽以流通經教一端而論。溯自閩王貢寫本之祕笈。歲久無徵。元刻剩般若之殘篇。待補全帙。有明而後。南板初來。梵篋散藏。繼得全書。逮於清初。乃頒龍藏之賜書。迨及康熙。復鋟永通之板片。其間耗心血。費淨財。蒙艱貞。糜歲月。如永覺請經之記。乃冒萬死。紫柏刻經之願。盡此勞生。或舍利同供。建設正法藏殿。擲千萬金於五楹。或鉢資磬捨。裝修殘破古經。積廿二年如一日。今者吾輩幸沾法乳。應思先進賢勞。我佛妙演圓音。當體法王聖訓。又豈可捨野狐之涎唾。自居無孔鐵錐。巢蟭螟於眉睫。甘作不快漆桶。遂令龍宮祕藏。化爲蟫蠹之叢。鷲嶺玄文。訛作烏焉之馬。爰擬清釐。重記目錄。依補亡之例。立整理之條。加丹黃之標籤。分簡冊之部居。考譯撰之人名。紀鋟梓之年代。命門人明一觀本依此法式。循而考之。缺者補之。經夏告竣。成此經目一卷。題曰鼓山湧泉禪寺經板目錄。查其鈎稽。尙能如例。昔爲霖霈祖於清康熙年間。嘗有鼓山永通齋流通法寶畫一經目。刊行於

世。迄今逾二百年。幣價相懸。奚翅天淵。各籍價目。尙待改訂。故缺而不錄。予之亟亟於此。所冀禪講四衆。宗通說通。追縱古人得髓之真傳。勿忘先德嘉惠之至意云爾。

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月　幻遊比丘虛雲敘於鼓山聖箭堂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序

虛雲自承乏鼓山以來。每思前明永覺諸祖。所辦永通齋鋟板流通法寶事業。及羅致藏典。以普益後人之困難。當崇禎初元。親至浙江嘉興。請方冊藏經。扶病冒暑。復值海潮汎濫之變。遇險者三。瀕死者再。乃得法寶而歸。逮至有清。康熙雍正乾隆代有所賚。汪洋法海。寺衆隨機飲啄。不可不爲本山之厚幸。然惟靜恆濤諸祖而後。經板既專理無人。遺著亦散佚無著。虛雲屢欲搜殘補缺。以繼承先志。以常住淡泊。力有未逮。去歲壬申。承檀越葉恭綽居士。賚以商務印書館癸亥所刻續藏全部。檢閱禪教律淨諸部門。見鼓山列祖遺著多已搜入。喜不自勝。惟霈祖華嚴疏論纂要之鉅帙。竟付缺如。其他霈祖以下之語錄遺著。亦有多種均未搜採。而殘篇斷簡。本山亦已缺佚不全。緬懷先代精神心血。留此遺澤。垂訓當來。後世子孫。不能保守。以至湮沒。常用疚心。去夏蒐羅廢帙。竟發現宋哲經板之大般若經。大涅槃經。大寶積經。共計數百冊。梵筴雖已不全。脈望幸未災及。獲此瑰寶。視爲奇緣。鈔補裝潢。七

閱月而竣事。是誠本山閩忠懿王賜藏以後。碩果僅存之紀念品也。今聞朱慶瀾居士以施賑至關中。發見宋磧砂藏經。不禁歡喜讚歎。居士素以法施爲志。見此瑰寶。不能自已。卽向陝省當局謀。影印之議旣洽。乃如滬與葉居士暨諸上善人。發起影印磧砂藏經事業。自民國辛未始事。閱今已歷三年。爲法之勤。至足欽佩。近更以所缺損之二百餘卷帙。徵得敝寺之大般若寶積等經。及其他宋元善本補而足之。斯誠希世之珍也。法藏不可思議之大業。不意於末法時期。乃得覩此集大成之偉略。不特於佛法上放一異彩。吾知公等弘法之大願。對此時機。當是冥受付囑而來者。何以故。方今佛化西漸。其機已動。歐美學者。向祇注目小乘。視錫蘭爲教典薈萃之地。近日漸知北派尙有大乘梵典。遂於尼泊爾等處。肆力搜求。而尙未知我國自唐以來所譯梵筴之富。自宋以來校刊梵冊之偉然大觀也。公等之扶持正法眼藏。虛雲謹拈雲門一字。以爲之頌曰『普。』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元旦後十日虛雲謹敘於聖箭堂

修補古經跋言

此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涅槃經四十卷。皆延祐間。福建省嗣教陳覺琳刻。相沿庋置法堂中。我鼓山湧泉寺明清以來。四賜龍藏。而此本久無人披讀。莫知其全缺

也。今年夏。門人觀本明一始出而檢之。三經共殘缺四十餘卷。知客清福師倡募裝潢。而首座慈舟法師。西堂寶山師。暨宗壽。興證。通化。聖修。純果。法真。龍洸。慎足。傳道。澄朗。優定。能復。諸師等。復發心手鈔。足其卷數。此三部古本大經。乃煥然復新。余朝夕肅然。若對古佛也。考延祐當元中葉。迄今近七百年。人世滄桑之變。不知凡幾。而此三經者。巍然尚存。雖久置不檢。而幸免于潮蠹之壞。不可謂非神龍保護之力矣。工既竣。述其源委于此。並刊列出資芳名于每函之後。俾並垂不朽云。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歲季秋　湧泉寺住持虛雲敬識

增訂佛祖道影傳贊

有清光緒庚辰。蘇州瑪瑙經房。刊行佛祖道影一書。出自守一大師手訂。合真寂雲福先後兩刊本。編爲四卷。凡二百四十尊。據其自序緣起。先獲雲福刻宗門正脈道影殘本。遲之又久。乃得真寂本於楊仁山居士。楊又得之於心月上人云。查續藏載憨山大師撰八十八祖傳贊。蓋爲題紫柏老人屬丁雲鵬臨摹牛頭藏本而作。爲專刊道影之濫觴。今茲不獨丁本失傳。即求真寂雲福初刊本。亦不易復得矣。鼓山舊藏列祖道影。成於　永覺老人主法之時。自迦文飲光以次凡百有三十尊。各繫贊語。崇禎戊寅於住真寂日刊行。即所謂真寂本

是也。日久散失。後二十有四年康熙壬寅。其嗣法　爲霖大師。得原本於泉之開元。僅存七十餘尊。重事徵補。得四十七尊。合　永祖者爲一百二十二尊。並加題記。庋於藏經殿。今又二百七十餘年矣。代移時異。幸龍天守護。僅缺五尊。存者一百一十七尊。皆完整無損。雲住茲山。獲覩是冊。持與蘇州本相校。同者一百零八尊。傳贊皆仍　永覺老人舊題。禪誦之餘。復加徵集。續得若干尊。其原有傳贊者。多存其舊。無者爲之僭補。依世次編入。至蘇州本所列世系間有訛誤。另加考正。都爲三百十一尊。敬謹壽之梨棗。冀普同供養。咸植勝因。命名曰。增訂佛祖道影。示仍依守一大師原本。第加增訂而已。至康雍以還。諸山名宿影像。徵集容有未周。則限於時與力。補闕拾遺。俟諸異日。昔世尊入寂。阿難結集於靈山。慈氏待來。迦葉持衣於雞足。慧命慈燈。賴以賡續。雲生丁末造。望道未見。懼大法之將墮。歎善根之日薄。冀存象教。昭示方來。茲意上繼紫憨永霖諸師遺型。以報佛恩於萬一云爾。

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國廿四）年乙亥　佛誕日

鼓山湧泉禪寺住持沙門虛雲序於聖箭堂

法系考正

南嶽下第六十世。東明昆祖之嗣法。有海舟永慈與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東山。俗姓余。

普住杭州東明。俗姓錢。續指月錄兩存之。按天童密雲悟祖及錢謙益宗伯。皆爲普祖立傳。稱爲昆祖嗣法。祥符蔭宗統編年。載萬曆六年辛酉。東明昆祖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據上所記。應將南嶽六十一世海舟永慈改定爲東明普慈。

青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祖嗣法。蘇州本依據位中符祖燈大統。逕列鹿門覺。將丹霞淳至天童淨。中間五代削去。謂指月錄年歷差訛。以青州塔記爲據。而青州塔記。顯出僞託云云。爲霖大師曾辨其謬。續指月錄。引以爲證。按宗統編年。宋重和元年戊戌。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淳祖蓋芙蓉嗣法二十六人中之上首也。明年淳祖示寂。真歇了嗣。其後三十有四載。爲南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了祖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載爲乾道四年戊子。珏祖示寂。雪竇鑑嗣。經四載爲乾道七年辛卯。鑑祖示寂。天童淨嗣。又二載爲乾道九年癸巳。淨祖示寂。鹿門覺始嗣。去楷祖示寂。時歷五十有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門覺。誤爲淨因覺。顯紊世次。茲從傳燈及正續指月。列鹿門覺於天童嗣法。增補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糾正位中符之謬。明三峯漢月法藏禪師。初秉拂於吳門北禪寺。嗣法天童悟祖。厥後三峯著五宗原以立異。悟祖不滿。遂至追拂。清世宗著揀魔辨異錄。於三峯一派。屏斥尤嚴。三峯不獲與臨濟兒孫之列。已成鐵案。惟三峯平日於法門。不無建白。弘戒法儀。爲後世矜式。茲列三峯於尊宿卷

中。示絕於悟祖。仍不泯其護教之功。

通鑑載明建文帝因燕王兵破金川門。帝發太祖遺篋。得楊應能度牒。及緇衣。編修程濟曰。數也。因召主錄僧溥洽。爲帝削髮。從水關中出。先入蜀。後入滇云云。今按雲南叢書。滇釋記第二卷載。應文大師。俗稱文和尚。明太祖長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時。燕王棣舉兵南伐。有內臣出高帝遺命。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能。應賢。僧服如之。於是帝與御史葉希賢爲應文應賢。吳王教授楊應能爲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爲道人。遂從複道中出。歷遊吳楚黔粵。入滇居永昌白龍山。復結茅于鶴慶浪穹間。又駐錫武定獅子山。遺像袈裟猶存在滇。數十年間。常疏法華。楞嚴。間多題咏。後東歸。壽八十餘。坐化宮中。葬于西山。稱爲老佛云。按葉希賢楊應能。明史皆有本傳。建文殉國。皆稱殉難者也。滇釋記所載。當較詳實。又葉楊兩公之墓。尚在滇中洱源潛龍庵。即建文隱修之處。今第四卷建文更正爲應文。以矯正諸家之訛誤。並存隨從忠義之名焉。

阿若憍陳如尊者天竺

尊者中天竺人。系出世尊母族。世尊成道後。爲五人轉四諦法論。尊者居首。聞聲悟道。爲僧寶中第一。故世尊呼爲阿若憍陳如。亦名俱鄰。此名已知。或言無知者。非無所知。乃是知無

耳。贊曰。

歌利揮劍。早已說破。鹿苑初唱。惟師首和。一個耳聾。一個話墮。熱瞞大地。居僧上座。

梁塢石月華智藥三藏尊者 天竺

師天竺人。梁天監元年航海達廣州。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於宋求那跋陀羅在法性寺所建戒壇之畔。誌曰。後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演上乘。傳佛心印。求那建壇亦曾立碑曰。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天監元年壬午至唐儀鳳五年丙子。凡百七十五年。六祖至此受戒弘法。兩師之言驗矣。師復由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謂徒曰。此水與西天無別。溪源必有勝地。爲蘭若。至源上觀山水曰。宛如西天寶林山。謂居民曰。可於此建梵剎名寶林。百七十年後有菩薩來此演化。得道如林。皆如所識。幷建羅浮月華等寺。肉身現在月華寺。贊曰。

西天來此。羊城植樹。飲水建剎。預待大士。懸識百七。蒼生蒙度。留身月華。永灑甘露。

智巖禪師 迦葉至此三十三世 牛頭第二世

師曲陽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累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八。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出家。一日晏坐。覩異僧長丈餘。謂師曰。卿歷八十世出家。

宜加精進。言畢不見。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復參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過此。吾復何云。儀鳳二年正月初十日示寂。贊曰。

八十世生。深谷危坐。塵沙劫來。不是這個。融師撥轉。順風帆柁。萬古千秋。高風不墮。

慧方禪師　西天三十四世　牛頭第三世

師潤州延陵濮氏子。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謁巖師。諮詢祕要。巖審其根器堪荷正法。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復付法於法持禪師。隱居茅山。將入滅。見五百許衆。謇髮後垂。如菩薩狀。各持旛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示寂。小林變白。溪澗絕流。道俗哀慕。聲動山谷。世壽六十有七。僧臘四十。贊曰。

一相無相。誰能思量。一身多身。萬物皆真。動也行雲出岫。靜也聲湛谷神。赴機千江月。擬議隔河津。

法持禪師　西天三十五世　牛頭第四世

師潤州江寧人。姓張。幼出家。年三十。游黃梅。依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復值方禪師爲之印可。及黃梅垂滅。謂弟子玄賾曰。從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唐長安二年終

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誡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西來。遶山數匝。所居故院。竹園林木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八。　贊曰。

黃梅聞法。牛頭受記。傳法威師。綿遠相繼。露骸松下。含靈等利。慧日長明。輝天耀地。

智威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牛頭第五世

師江寧陳氏子。四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受正法。自爾江左學侶。奔湊門下。有慧忠者。師視爲法器。示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空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復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忘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審其了悟。遂付法。唐開元十七年終於延祚寺。　贊曰。

中持師毒。着佛頭糞。喚鐘作甕。欺賢罔聖。越空劫外。三更日正。實體虛無。凌霄藤盛。

潮陽靈山大顛寶通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青原第三世

師陳帝之裔。潁川人。祖官於潮。開元間。師誕於潮郡。幼歲慕雲林。與藥山惟儼。並事惠照禪師。受戒已。同遊南嶽。參石頭和尚。得大無畏法。唐貞元初入羅浮。至潮陽。開闢牛巖及靈山等處。韓愈問道。留衣致敬。事載傳燈錄。長慶四年一日告辭而逝。壽九十三。著有金剛經心

經釋義。塔在靈山左。贊曰。

徹證至理。豈拘正偏。揚眉瞬目。一任風顚。語默動靜。妙闡幽玄。昌黎拜倒。衣書記傳。

鼓山靈嶠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南岳第三世

師不知何許人也。與五洩山靈默禪師同印心於馬祖。隱居鼓山前巖。故巖以師名名之。湧泉寺址原係深潭。爲毒龍窟宅。嘗爲民害。郡從事裴胄請師制之。師乃臨潭誦華嚴經。龍出聽經。遂徙去。衆感其德。以潭址建寺。迎師住錫。於唐建中四年開法。勅賜額華嚴。大弘法化。後不知所終。出弘釋錄及閩志。贊曰。

契馬師機。神珠無價。妙闡華嚴。龍歸座下。開闢石鼓。雷音普化。萬古巍巍。光輝晝夜。

牛頭鶴林玄素禪師 西天三十七世 牛頭第六世

師延陵人也。姓馬。參威禪師悟旨。復居京口鶴林寺。一日有屠者預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叩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天寶十一年示寂。塔於黃鶴山。敕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贊曰。

佛性平等。海水味一。屠兒刀放。三塗頓息。西來何意。會卽不疑。不疑不會。佛亦奚爲。

徑山道欽禪師 西天三十八世 牛頭第七世

師蘇州崑山朱氏子。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投素禪師出家。得旨後。至徑山駐錫。玄化大振。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紅塵。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得不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唐大歷三年。代宗徵至闕下。親加瞻禮。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議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于貞元八年十二月示寂。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贊曰。

爲真法寶。作丈夫事。鼻祖雙徑。龍王獻地。馬師試惑。帝主鈍置。唐國一人。聲振百世。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西天三十八世 南岳第五世

師閩人。嗣長慶安。（南漢）廣主劉氏。奕世欽重。封知聖大師號。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兩手而已。有問和尙有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三十年不請首座。有問如何不請。師曰。吾首座初生也。一日曰。出家也。一日曰。行脚也。一日命衆出三門迎首座。雲門果至。化被嶺表。四十餘年頗有異跡。廣主將興兵。躬入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王至。問和尙何時得疾。對曰。未曾得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王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

座。王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雲門也。龕塔葬儀。皆廣主辦。謚靈樹禪師真身塔焉。贊曰。

師坐道場。尊法崇重。七古八怪。循機變弄。卅載等人。留函酬問。域中大事。上座擔任。

唐石鐘發光禪師

師河南汝陽楊氏。世居官。見罪人歎曰。人本無罪。無明陷之。地獄本無。夙業感之。遂發願詣少林寺出家。受具於開元。精研毗尼。及諸教乘。後徧歷諸方。究西來直指。發明向上。步禮迦葉至雞足。駐錫其間。創石鐘寺。遂成法宇。贊曰。

偶然一語。捷出羣機。任性自在。空費鉗鎚。飲光隱處。日月重耀。石鐘發響。音震冥微。

鳥窠道林禪師 西天三十九世 牛頭第八世

師姓潘。富陽人也。母朱氏。夢日光入口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歲於荊州果願寺受具。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處。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下。師謁之。發明心地。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盤曲如蓋。遂棲止其上。白侍郎出守杭郡。入山問道。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童也曉得。師曰。八十老翁行不得。忽一日謂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化。贊曰。

秦望山頭。是何模樣。月挂松枝。塵飛不上。至險至平。太守難諒。位高太危。徒懷悵望。

鼓山興聖國師 西天四十世 青原第七世

師系出大梁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十五。夢僧告曰。出家時至。遂依白鹿規禪師出家披削。參雪峯。峯搦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王建湧泉。迎師主席。賜號興聖。法道大行。贊曰。

直下若會。箭過新羅。通宵有路。一任摩挲。不跨石門。畢竟作麼。塗毒雷轟。萬古不磨。

梁鼓山扣冰古佛

師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烱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出家。初以講說爲衆所歸。謁雪峯。攜兔茨一包。醬一器獻之。峯與語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天成戊子。應閩王召。茶次。師提起橐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歸鼓山。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座。告衆而逝。荼毗。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塔於鼓山正寢。贊曰。

爲王者師。受雪峯記。坐扣堅冰。空裏遊戲。擧起茶毫。翻天覆地。人王法王。慧日普麗。

冲煦慧悟禪師　西天四十一世　青原第八世

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茹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投晏國師剃度。得法受記。弘法鼓山。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次住廬山開先。晚居金陵淨德。聚徒說法。有聲於時。開寶八年歸寂。贊曰。

幼入師室。撞破石頭。一言之下。左右逢源。大道小徑。步步紅塵。我不知有。獅子嚬呻。

乳源雙峯寺肉身廣悟禪師　西天四十一世　青原第八世

師諱竟欽姓王氏。蜀益州人。幼投峨嵋山黑水寺出家。二十一歲具戒巡禮。晚見雲門契悟印證。時劉氏僭號嶺南。尤尙佛教。如靈樹知聖。雲門匡真。皆當時欽重。而師居其一。南漢劉晟嘗召問甚喜。賜以磨衲方袍。太平興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諸緇素夜話。焚香合掌而逝。僧臘四十二。世壽八十二。塔全身本山。至大中祥符九年。塔戶分裂。視之如生。緇素迎請膠漆。供雙峯山。地方崇拜。甚感靈異。贊曰。

峨嵋脫染。堅持佛戒。生死大事。徧扣名德。函蓋雲門。狂心頓歇。質留雙峯。萬古不滅。

丹霞子淳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青原第十三世

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縱話迹。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闢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柱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贊曰。

入芙蓉室。忘來去路。打破形山。無本可據。君臣道合。月蘆藏鷺。倒駕慈航。渡人無數。

宋大通達岸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南岳第十三世

師諱志靖。字達岸。粵韶州曲江梁氏子。生朱梁貞明四年。少不樂世事。十二歲出家。二十受具于雲門偃南漢劉晟敬其德。尊寵甚隆。師偶過大通（大通烟雨爲羊城八景之一）之滘口。阻風登岸。見古寺。愛其幽勝。不忍去。請于劉。重新之。賜名寶光。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辭衆逝。靈光燭天。奉其真身。時示靈迹。至今不壞。遠近爭禮之。寂年七十有二。贊曰。

大士示化。遇緣卽應。大通古跡。繼啓先聖。靈光燭天。破長夜夢。留身範世。作福田供。

初刊師相。不得出處。故附於應化之末。後得大通烟雨寶光古寺記。始悉生平。因述于右。本應按代列入。因板已定。不能攙入。故仍補遺于此焉。

宗賾慈覺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青原第十三世

師茗州孫氏子。得法於廣照。繼席長蘆。僧問達摩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上堂云。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去。南天臺北五臺參。贊曰。

放一線道。禪淨對立。誰權誰實。千聖不識。大士應化。逆順罔測。東林結社。熊耳面壁。

真歇清了禪師　西天四十七世　青原第十四世

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人咸異之。試經得度。拈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之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逕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住後。上堂云。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師終於皐亭崇先。塔於寺西華相嶋。諡悟空禪師。贊曰。

一掌之下。伎倆俱盡。將爲瞥地。旁觀者哂。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巧拙不到。金繩密穩。

天童宗珏禪師　西天四十八世　青原第十五世

師印心長蘆。出世天童。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啓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贊曰。

妙契匪意。真證離言。當街斫額。舉棹迷源。橫身劫外。徹底掀翻。正偏回玄。如珠走盤。

雪竇智鑑禪師 西天四十九世 青原第十六世

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爲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怙恃。依真歇於長蘆時。大休首衆。器之。後遯迹象山。山怪不能惑。深夜開悟。復見休。蒙印可。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贊曰。

我手佛手。阿師多口。遯迹象山。癡狂外走。機契天童。百怪潛匿。達摩不識。世尊無密。

天童如淨禪師 西天五十世 青原十七世

師生而歧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於雪竇。庵令看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榻笑掀騰。庵頷之。出世天童。六座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跨跳。活陷黃泉。塔全身於本山。贊曰。

從來無名。喚作庭柏。白日見鬼。受趙州惑。末後拈出。稱錘是鐵。此風扇布。知恩報恩。

鹿門自覺禪師 西天五十一世 青原第十八世

師參長翁淨。值淨上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個烏梅是本形。蜘蛛結網扞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齩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世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得讀得麽。如看得讀得。老僧請他喫個無米油糍。贊曰。

燈原是火。日月同明。失聲一笑。鼻直眼橫。無米油糍。覿面相呈。畢竟如何。梅齩鐵釘。

普炤一辯禪師　西天五十二世　青原十九世

師洪州黃氏子。年十一歲。丁父憂。遂出家。十八納戒。參鹿門。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遮却也。師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於言下有省。出住青州普炤。遷東都萬壽。室中三百問。甚驗學者。聲被大河南北。師示微疾。說偈而逝。壽六十九。塔分仰山棲隱。陽台青水院。贊曰。

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窮未來際。徹底惺惺。百問雲興。幾能折合。麟趾振振。神駒駸駸。

無用賢寘禪師　西天五十四世　南岳二十一世

師和州周氏子。參金牛於冶父。纔見牛便喝。師亦喝。牛曰。那裏學得這許頭來。師曰。大有人疑著。牛便打。明日復見牛。引入閣中坐。忽爐內湯瓶水溢。灰上衝。師忽然大悟。汗流浹背。呈

偈有水底泥牛吼一聲。大千沙界一齊傾句。牛領之。至正中開法太湖普明。禪衲雲臻。夜有天燈下照。遠近歎異。特賜佛照圓悟之號。泰定三年九月十五日說偈而逝。塔全身於太湖。

贊曰。

金牛一喝。松石七年。春雲野鶴。秋水澄淵。佛祖垂照。鑒地輝天。東西南北。一等周旋。

高麗鐵山瓊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第十二世

師湘潭人。年十八出家。首謁雪巖。屢入室呈解。巖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巖曰。我欠少個甚麼。巖打三掌。師設拜。巖然之。謁東巖。巖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曰。眉間迸出遼天鵰。高麗國王欽其道德。請至其國。大弘法化。後在袁州慈化。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事出明永樂間徑上文琇著增集續傳燈錄第五卷。贊曰。

髑髏檻破。痛下一鎚。本無欠少。須經這回。龍睛鹿眼。尚難識。萬里無端。逐臭來。眉間迸出遼天鵰。法網彌天海外開。

獨庵道衍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二十二世

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年十四歲。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從虛白亮公習天台教。後參愚庵機

契。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象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永樂中以佐命功。文皇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不得已拜命。奉使道疾。上親臨視。示寂。封榮國公。謚恭靖。荼毘舌根不壞。舍利五色。塔於西山。壽八十有四。　贊曰。

大士垂跡。化非一端。三十二應。順逆音觀。大師如是。敢測尊顏。損己濟世。人神同歡。

石溪無一全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二十二世

師之行實無考。惟續藏載師與高峯同印心於雪巖。而師之真儀。藏於鼓山。垂三百年。敬爲臨邈。用彰潛德。　贊曰。

實相無相。萬物皆狀。真說無說。溪聲長舌。隨緣隱顯。如水中月。雪巖正眼。萬古不滅。

五臺山壁峯寶金禪師　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乾州永壽石氏子。誕時白光盈室。六歲出家。徧歷講肆。忽歎爲非。遂更衣謁如海於縉雲。偶攜筐擷蔬。入定三時方寤。呈解不契。海謂師曰。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齊不至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尋受記莂。出世五台。衆至萬指。至正洪武間。兩蒙召

對。問法稱旨。壬子六月示寂。茶毘。舍利五色。贊曰。

白光燁燁。法中之瑞。伐木聞聲。更有何事。兩入帝庭。高提祖印。皇恩正渥。浩歌歸去。

明獅子山應文禪師

師朱明建文皇帝也。燕藩之變。金川門破。內臣出高皇遺命。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伽黎俱備。宮中火。帝易僧服自居。應文自復道出。從行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易僧服。分居應賢應能。歷吳楚黔蜀。輾轉入滇。隱居獅子山有年。今遺像猶存。晚歲東歸。坐化宮中。世壽八十餘。葬於西山。贊曰。

人王法王。各行正令。千日並照。有感斯應。必竟如何。路絕凡聖。葉落歸根。無欠無賸。

附建文皇帝出家詩二首於下

牢落西南四十秋　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　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
風塵一夕忽南侵　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環拱　夜漏無聲水自沈　遙相禁城今夜月　六宮猶望翠華臨

松隱茂禪師　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奉化鄭氏子。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首謁保寧。寧問來作甚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寧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寧便打。師豁然悟入。晚歲退隱東堂。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拳枕額而逝。世壽八十有五。荼毘有天花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崗。贊曰。

無量劫來。抱此革囊。毒手一擊。如雲沃湯。通身是口。毛孔放光。光前絕後。天花飛颺。

絕學世誠禪師（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示衆曰。有志之士。趁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欲出離生死。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始得。贊曰。

水便柴乾。實悟真參。曠劫生死。豈是等閑。婆心片片。痛切心肝。三界火宅。露地自安。

太華無照玄鑑禪師（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滇之曲靖普魯吉人。父任安寧。師乃誕焉。長依虎丘雲巖淨公剃染。與念庵爲友。初習教觀。歎非究竟。歷參空庵一。高峯妙。契心印於中峯。峯命分講爲第一座。未幾還滇。出世太華。

大弘拈花之旨。終於太華。壽三十七。塔於本山。贊曰。

祖意教意。不容擬議。鈍根阿師。草鞋空費。疏存德嶠。講弘艮遂。法法無礙。光燭天地。

徑山季潭泐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台之臨海人。八歲。依笑隱學佛。十四薙染。出世徑山。有聲於時。明太祖召住天界。寵遇優渥。宋學士濂贊師曰。笑隱之孑。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證大智慧。其推重如此。師著有全室集。並箋註金剛般若心經楞伽三經行世。贊曰。

龍飛五位。法運更新。如雲之從。爲國之珍。不染世榮。天語益溫。末後傾出。誰賡其音。

碧雞山華亭玄峯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本楚人。族姓周。因祖父宦滇南。遂籍昆明。母夢祥雲繞屋而生。師少具威儀。有夙慧。年十二博通儒典。十四厭塵勞。依雄辯法師出家稟具。參寶積壇主。與雪庭禪師爲友。一日看柏樹子話。疑情現前。晏坐樹下。經七日。聞鵲噪。乃出定。東遊參天目於中峯。一語忘筌。遂獲印心。返滇。峯示偈云。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鐵壁。一庵內外赤條條。拈來總是心王苗。出世華亭。道風遠被。至正九年己丑嘉平三日。示衆曰。記取臘八。吾將歸去。師生於中統丙寅。世壽八十四。僧臘七十。塔於本山。集有高僧傳及語錄行世。贊曰。

柏樹子話。有甚妙玄。中峯拈出。動地驚天。爍破面門。鼻無半邊。華亭毓秀。慧燈永傳。

盤龍山宗照蓮峯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晉寧段氏子。生而穎異。天性絕倫。年十八。禮雲峯薙染。以生死爲念。不忘參究。一日聞伐木聲有省。出滇見空庵。復叩中峯。乃獲印證。至正間回滇。開法盤龍山。有黑井爲毒龍屈宅。頗爲民害。師既建寺。書咒沈水而害息。寧州有虎患。輒傷人。師噀水驅之。虎亦潛迹。其神異甚多。師之肉身龕於盤龍。至今歲月朝禮者不絕。贊曰。

剎剎塵塵。隨應現身。百川之月。百花之春。手眼快便。伐木丁丁。盤龍道啓。萬古傳燈。

古庭善堅禪師 西天六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昆明丁氏子。誕時紅光燭天。異香滿室。十歲依慈宗於五華。易名善賢。初參無際於金陵。際始蒙印記。付以衣拂。囑曰。吾道自子大興。臨濟慧命。勿令斷絕。師掩耳而出。歷主浮度天界諸名剎。後返滇。卽創歸化。大弘直指之旨。著有「山雲水石集」行世。贊曰。

香光盈室。古聖再來。龜毛拈出。照徧九陔。這個非別。石上花栽。道並盤龍。甘露同開。

雞足山真圓月潭禪師 西天六十六世 南岳三十三世

師湘人。族姓蕭。父宦金陵。乃誕師焉。年十八。出家天界。秉具後。徧叩當代名宿。白齋無際徧融諸老。皆相器重。後印記於月心老人。嘉靖初卓庵雞足。聿成名剎。即今之華嚴寺。是時南詔大法。得盤龍古庭及師相繼。再振宗風。贊曰。

大士化世。弘法自任。月照千江。無水不印。性月共圓。諸德同證。南滇載德。大法永盛。

明雲棲蓮池大師蓮宗八祖

師俗姓沈。籍仁和。十七補邑庠。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北遊謁笑巖。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辭歸。過東昌。聞譙樓鼓聲。忽悟。說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萬曆乙卯七月。師將示寂。預別衆曰。半月後吾將他往。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著有彌陀疏鈔。雲棲法彙行世。贊曰。

老實念佛。不須揑怪。寧待融通。當場捉敗。一聲塗毒。漆桶不快。更問如何。三千里外。

明回龍聞谷廣印禪師

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神人翼衛入室而誕。七歲送開元寺剃度。參儀峯。峯令看雲門露字因緣。至忘寢食。結茆雙徑。閱亮坐主參馬祖幾話。疑情頓發。一日覩瑞光花大悟。歷參雲棲龍

池。皆爲印可。龍送至門。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龍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與轉。龍呵呵大笑。師戴笠便行。後主真寂。天下嚮風。贊曰。

生有自來。神人衛送。頂笠便行。一任拈弄。疑則別參。凡聖不共。一滴苕溪逆流。知他是濟是洞。

雞足山如滿月輪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馬龍易氏子。十八出家受具。參月潭。盤桓有年。得受心印。莊嚴萬行。不以得少爲足。徧參南北名宿。留燕都二十有六載。名動九重。兩蒙賜紫衣龍藏。晚歲返滇。歷主華亭華嚴兩名刹。大振宗風。有語錄行世。贊曰。

心印月潭。名動闕庭。化被六詔。賜紫匪榮。描真作絕。風骨稜稜。龍藏重頒。華嚴華亭。

真可紫柏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吳江灘缺沈氏子。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萬曆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罹難。被遽拷訊。神色自若。抵死以傳燈未續。爲我出世慧命一大負。餘無他言。法司定案欲死師。師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說偈端坐而逝。御史曹學程聞訊趨視。師復張

目一笑而別。塔於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贊曰。

其骨如鐵。其氣如虹。肩荷大法。力挽頹風。如護君父。寧顧厥躬。雖懼其難。不辱門風。

南華憨山德清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金陵全椒人也。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抱之。隨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有異香。出家報恩。參笑巖。巖示以本分鉗鎚。後結茆北台龍門。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惟一大光明藏。湛滿圓寂。如大圓鏡。說偈云。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此滅。後因宏法。致嬰世難。而道望益高。天啟癸亥。坐化曹溪。壽七十八。著有夢遊集行世。贊曰。

弘道嬰難。其道益弘。曹溪一滴。千里同風。龍象蹴踢。振聵啟聾。一靈皮袋。輝映盧公。

雞足山本安無心禪師 西天六十八世 南岳三十五世

師湖南平江舒氏子。隨母之燕。年十六。於法海寺披緇。圓具。究心宗乘。久依南明廣。於言下密契。與妙峯友善。萬曆己丑。詔賜紫衣。慈聖太后懿旨。命師與妙峯同送龍藏至雞山華嚴。衆因迎師駐錫大覺寺。於時滇南祖道稱極盛焉。贊曰。

黃卷赤軸。光被南天。蠻夷同慶。至化無邊。紅波浩渺。雞足峯前。面目現在。倒却剎竿。

明南雄蓮社庵肉身念純大師蓮宗

師諱智一。字念純。江西太和郭氏子。母夢白蓮而孕。生於萬曆丁亥冬月十九日子時。生時祥光滿室。幼不羣。厭腥膻。十歲通內典。十八登進士。歷官都御使。巡撫黔粵。二十五歲權臣當道。棄官出家。投丹霞大素禪師薙染。素師廣孝。是濟仰法派。受戒於雲棲蓮池大師。參方十載。發明心地。禪淨並行。紫柏憨山印可。許爲法門砥柱。天啟六年創蓮社庵。鑿放生池四。專志淨修。日課彌陀十萬。再建鷲山寺青蓮庵旃檀林。四寺接衆。遐邇慕其道風。與蓮池大師相同。于順治乙亥七月十三午。無疾。告衆努力。宏揚佛法。說畢。端坐念佛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八。度人無數。逝世經百日如生。香風不散。知州羅公與紳耆善信。留肉身供養於蓮社庵。迄今三百餘載。仍然如生。俗時著有官箴青螺集。法門著有禪淨雙修集淨土詩行世。贊曰。

和氣初臨。萬物皆春。大哉造化。能使枯榮。一句彌陀。四大皆空。金剛體固。景仰高風。

雞足山用周水月禪師（西天六十八世　南岳三十五世）

師常德王氏子。少業儒。因閱金剛般若經。至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有省。年十六。投古林脫白。志切向上。自謂識量依通。非究竟法。徧參古宿。深求決策。至峨嵋忽獲證琉璃三昧。胸中瑩

徹了悟無滯。晚見雪嶠信和尙。呈所見。信頷之。旋滇結茆雞足。額曰水月。遂以名焉。一日集衆。以法道相勗。端坐而逝。壽六十有四。贊曰。

未明這箇騎牛覓牛。一言投契。碎身難酬。琉璃三昧。法海遨遊。水月何在。雨散雲收。

九溪山知空中峯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湘鄉人。張氏子。十歲投水月脫白。精究毘尼。參柏樹話。苦不得入。一日禮萬佛名經。至三卷。舉南無二字。忽身心脫落。卽說偈云。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人。我性與空合。非佛亦非人。遂創居九台。有密行老人者。居衡州南雲。令人以衣拂致師爲臨濟三十二世。師拜受開法。一日謂衆曰。三日後必雨。雨時相報。吾將去矣。至時果雨。侍者報師。含笑繞殿三帀。坐翹一足而逝。世壽七十七。有語錄及草堂集行世。贊曰。

一聲南無。震倒柏樹。萬派朝宗。千山獨露。虛空粉碎。氣參佛祖。末法軌範。狂瀾砥柱。

古林庵慧雲古心如馨律師 律宗古林第一世

師江寧溧陽楊氏子。生時異香盈閭。面有殊痣三十六。弱冠就攝山薙髮。夙稟洪願。步叩清涼。感文殊授衣摩頂曰。爲汝受戒竟。師於言下頓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門。專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興戒法。神宗皇帝賜紫。命至五臺開皇戒。感慶雲現空。賜號慧雲律師。得法

十二人。大啟律門。贊曰。

文殊舒臂。梵戒圓成。塔幸優波。隨類現容。人天咸慶。玄化神功。律日永耀。萬古昌隆。

雞足山定堂本帖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尋甸楊氏子。嘉靖間。游依秀嵩山白齋和尙脫白。參萬法歸一話。發明心地。後住雞山金龍潭。屢見金龍出現。又感椒樹放光。故創庵以花椒名焉。臨化書偈曰。性無加減豈悟迷。本無來去巧妝奇。幾回力盡心圓處。坐脫娘生鐵面皮。贊曰。

萬法歸一。忘筌得魚。鯨吞海水。露出珊瑚。椒樹放光。金龍現瑞。力盡心圓。不可思議。

金山鐵舟行海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新安蔣氏。幼孤。嘗至忠靈院。見像教端嚴。欣然忘返。卽僦食院中。佛前瞻禮經行。儼若老衲。脫白圓具後。專心向上。發明大事。印記箬庵。後出世江天寺。師嘗夢乘舟于煙波浩渺中。至住金山。與昔夢契。示微疾逝。年登七十。贊曰。

大寢未醒。夢中說夢。煙波浩渺。風波誰動。箬師喚起。應江天任。睜開兩眼。法何欠剩。

華嚴肉身聖可禪師

師西蜀王氏子。業儒。生於崇禎元年。七月十三日亥時。十五歲避姚黃懼難。遇老僧囑念觀

音聖號脫險。二十七歲遇遼陽禪師薙髮。取名得玉。至洪雅八面山澄江和尚圓具後。徧參南北名宿。及見雙桂老人。三句投機。得受印記。四十一歲由南旋蜀。至渝城。衆士庶請住華巖洞。掄華巖寺爲法勤勞。有語錄九卷行世。贊曰。

吾無隱乎。礙膺如鐵。精勤不怠。目不交睫。爛破唇皮。虛空流血。雙桂三句。了無所得。

明戒台知幻律師

師江浦蔣氏子。世稱飛鉢禪師。年三十。出家於金陵靈谷。圓具參方。自誓此行不蹋曹溪路。不敢回頭見故鄉。參無字話。發明心地。正統間。北遊。詔賜紫衣。敕建戒壇。命師開法。四月傳戒。歲以爲常。師頂額隆起。帝見奇之。呼爲鳳頭祖師。師應聲曰。亦鵝頭耳。敢附鳳邪。帝益美其謙德。賜號萬壽。贊曰。

易說難行。戒爲道本。繼武南山。脚跟密穩。狗子性無。不涉唇吻。額有圓珠。風神凝遠。

雞足山悉檀釋禪本無禪師（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昆明張氏子。早孤。一日遊昆明池。見青蓮浮於水面。餘人無覩。衆異之。年十九。依秀山空公祝髮。受心法於所庵禪師。每嗟法眼未明。銳志參究。一日托鉢洱海城中。聞隣室有人唱云。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想千條路。起來依舊賣豆腐。忽然打失布袋。沐公鎮滇南。特建悉

檀。請師開法。著有風響集。贊曰。

沿門托缽。不忘己躬。一句截流。迸裂虛空。麤言細語。勝義同工。如虎戴角。大扇玄風。

三峯法藏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錫山蘇氏子。研究首楞嚴。修觀音耳根圓通。會僧夾離聞破竹聲若迅雷。乃大徹。參金粟密雲和尙。一日粟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月落後如何相見。師便出堂。粟休去。開法三峯。大弘濟宗。遷化後。塔於本山。贊曰。

竹聲破裂。深入圓通。森羅萬象。咸令斯宗。階前月落。覿面相逢。拂袖而去。獨坐三峯。

理安性音迦陵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俗姓李。籍隸瀋陽。年二十四。投高陽毘盧寺祝髮受具。參本來面目話有省。詣杭州禮理安夢庵。呈所見。蒙印心。歷主理安歸宗柏林諸名剎。法道大行。名動九重。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勅封圓通妙智大覺禪師。著有語錄二十卷。宗鑑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入卷。宗統一絲十二卷。雜毒海八卷。宗鑑指要一卷行世。贊曰。

這個阿師。費盡唇吻。棒喝縱橫。實沒道理。兒孫頌德。無能贊毀。爲王者師。人天歡喜。

海會溟波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畿南武清郭氏子。年七歲。父母送往本邑天仙廟出家。圓具。與德心體真結侶參方。至天津如庵。禮大博。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博豎拳。師曰。除此別還有麼。博便打。師疑情頓發。目不交睫。四晝夜。因上單脫履有省。依止三載。溫研密稔。始蒙印可。結茆西山。又十年。始應檀護請。開法海會焉。有語錄行世。贊曰。

闢鹿荒山。法界門寬。翠竹黃花。溪聲鳥還。法身般若。豈二奇觀。諸賢側耳。天展笑顏。

寶洪山讀徹蒼雪禪師賢首

師字蒼雪滇南呈貢趙氏子。童年隨父祝髮昆明妙湛寺。圓具後。侍水月和尙久。明慧敏達。以詩名於時。崇禎間。杖錫蒞吳會。與一雨禪師投契。雨舉爲座元。繼席中峯。望重諸方。後於寶華山講楞嚴經次。一日告衆據座而逝。著有華嚴海印四十二卷行世。贊曰。

虛空爲口萬象爲舌。一句全提。晝夜常說。約住德山棒。拈却臨濟喝。別別。烈燄爐中撈明月。

金山法乳超樂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海鹽陳氏。父母好禪悅。構庵延僧居之。師聞梵唄。卽依依欣慕。及失恃。乃就庵剃染。得法

鐵舟海。究明大事。繼位江天。清聖祖南巡。奏對稱旨。恩眷甚隆。賜紫。著有頌古。于野鴨子頌曰。一羣野鴨貼天飛。何用邀名鼓是非。恨殺馬師施毒手。錯將鼻痛當知歸。贊曰。梵唄感覺。是豈偶然。金鼓驚世。震起前緣。頌出野鴨。早隔天淵。人主欽崇。伽黎橫肩。

明鼓山澄芳性清律師律宗

師又名遠清。皖之新安人。具姿瓌瑋。謝塵俗。習華嚴。負笠至越。時慧雲律師說戒靈隱。夢有人語云。明日文殊化身來乞戒。可方便授之。次日師果至乞戒。及登壇。師病不能風。慧率衆就之。得戒後居五臺。研律藏。奏建戒壇。嗣慧公席。後命住鼓山。世壽僧臘失考。塔在清涼。贊曰。

大士乞戒。神太饒舌。受與不受。何盈何缺。悲願智轉。若隨流月。光輝閩晉。東西南北。

寶華三昧寂光律師

師姓錢氏。世居瓜渚。母感異夢而生。年二十一。就禮彌陀庵出家。從雪浪恩。習賢守宗。嗣徧參名宿。受具於慧雲律師。一見器重。囑以宏律。卽嗣其席。結茆衡嶽等處。後至寶華山。大開法會。肇啓皇壇。開法席數十處。壽六十有六。無疾告逝。其諸靈異事迹。廣于行術。著有梵網直解四卷。贊曰。

千華律制。父作予述。三壇前唱。後和二持。繼武南山。衆生病治。稽首吾師。梵網撈世。

鼓山爲霖道霈禪師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師建安丁氏子。年十五出家。十八納戒。徧歷講席。久參永覺。針芥投契。覺年八十。付以衣拂。說偈曰。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水漫生枝。一髮欲存千聖脈。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於茲方付伊。三十年中鹽醬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柁千鈞力。方便能定天下基。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集衆示寂。壽八十八。與鼓山寶福白雲廣福開元四刹。著有華嚴疏論纂要等經論。共二十八種。一百九十六卷行世。贊曰。

重來石鼓。全提正令。醉心華嚴。卅年考證。棗柏清涼。後先輝映。盜璽窺符。得說究竟。仰瞻道貌。肅然起敬。

鼓山惟靜道安禪師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師晉江人。俗姓胡。於德化戴雲山脫白。初參古杭和尚。無大省發。嗣依永覺。發明心地。初住鼓山。復遷金陵攝山。有聲於時。康熙戊辰四月朔日示寂。壽七十有二。有語錄行世。贊曰。

吹無孔笛。唱太平調。鼓山攝山。千江月照。諸聖不傳。向上一竅。全身放下。靈光獨耀。

怡山空隱宗寶禪師西天七十世青原三十七世

師南海陸姓。年十六。自攜刀就盤石禮佛剃落。縛茅於龍山。參向上事。一日閱語錄。言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豁然冰釋。事母至孝。母卒。廬墓三月。後參博山。山一日以倒騎牛入佛殿話。命衆下語。師呈頌曰。貪呈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爲印記。後住羅浮長慶海幢大弘博山之道。順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壽六十有二。全身塔於羅浮華首台。　贊曰。

石壓筍出。巖花倒懸。豁開兩眼。三更日現。處處逢渠。機若雷電。博山無端。牛騎佛殿。

西域圓通明廣禪師西天七十一世南岳三十八世

師直隸雄縣高氏子。父性果。母孟氏。夢一燈入懷。醒而有娠。幼慕出家。年十八。父母相繼逝世。遂祝髮參溟波。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波便掌云。會麼。云不會。波云參堂去。後結七西域。至第四日五更。胸中豁然。說偈云。三世諸佛座底牢。一條鼻孔透九霄。從今看破娘生面。普天匝地任逍遙。波累徵詰。撫而印之。有語錄行世。　贊曰。

破諸佛牢。放百斤擔。地獄天堂。如游園觀。龜毛拈得。不妨快便。迸出日輪。河清海晏。

金山量聞明詮禪師西天七十一世南岳三十八世

師出世金陵香林。嗣法法乳樂禪師。康熙中賜紫。上堂云。壁立孤峯。千山稽首。潑天門戶。萬

派朝宗。揭示摩醯正眼。提持向上宏規云云。贊曰。

面皮三寸。眉毛二尺。敢作敢爲。掉頭不顧。三會說法。胸無元字。四主名藍。措足無地。

雞足山普荷擔當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南岳三十九世

師雲南晉寧人。姓唐。俗名泰字大來。身丁有明末造。以明經選。不赴。國變後。禮無住老人祝髮。徧參吳越名宿。於湛然處。發明大事。出世於雞山石鐘。滇南衲子。浩然趨附。康熙癸丑冬。示微疾。趺坐書偈曰。天也破。地也破。認著擔當便錯過。舌頭一斷誰敢坐。置筆而化。壽八十一。著有修園橛庵二集。拈花頌百韻行世。贊曰。

山寒水涸。天老地荒。空劫前事。妙用無方。赤心片片。日月重光。一肩雲水。凜凜冰霜。

寶華隆昌讀體見月律師

師滇南白鹿郡許氏子。父酳昌母吳氏。感異世而生師。及長。性神敏。工繪事。尤擅畫觀音大士像。人爭寶之。父母早世。年二十七。爲黃冠。越三載。遇一老僧。授以華嚴。披閱有悟。詣寶洪山。禮亮如和尚求剃度。先一日亮夢一人著袈裟領衆見度。覩師喜與夢符。遂爲落髮。後至金陵。印心於三昧寂光律師。大張律宗。著有毘尼止作二持。入藏流通。贊曰。

棄道奉釋。夢著袈裟。三學鼎立。代佛弘揚。嚴淨毘尼。止作儀張。弘範三界。苦海慈航。

天寧大曉實徹禪師西天七十二世南岳二十九世

師崇明陳氏。依天語出家。居終南山。憶洞山參雲門公案。見電光徹證。述偈曰。奇哉奇哉甚奇哉。閃電光中正眼開。明暗兩條生滅路。誰知無去亦無來。出山參月潭和尙印可。弘法香林金山天寧等處。乾隆再巡幸江南。欽錫紫衣。師示微疾。說偈而逝。壽七十三。臘四十九。塔於金陵之麓。贊曰。

電開正眼。生死路絕。月潭印破。聖凡同徹。逼塞太虛。了無空缺。燈籠露柱。一任饒舌。

鼓山徧照興隆禪師西天七十二世青原二十九世

師古田陳氏子。幼業儒。年二十五。忽厭世相。遂脫白。依恆濤和尙。究心宗。出嶺徧參。禮文覺禪師於北京。疑情頓發。一日覺纔見。打一竹篦。師禮拜。覺曰。子見甚麼道理。曰。某甲不是野狐精。覺以手掩其口云。離却口作麼道。師托開云。有口只堪喫飯。呈偈曰。啞子喫黃連。滿口說不得。只是自點頭。更到天氣熱。覺爲印可。歸閩。濤命繼席。示寂塔於鼓山。中丞余公嚮師道風。執弟子禮。爲敘其語錄行世。贊曰。

有口道不得。無口作麼道。夏到天氣熱。獅兒露牙爪。燕閩萬里扇同風。折箸常將滄溟攪。

歸元白光德明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青原三十世

師雪川長興殷氏子。年二十一。參埜山克歸和尚。尚一日問曰。日間杲日當空。夜間明月照戶。日月不相照。衆生爾難覩。如何是不涉明暗一句。師曰。今日普茶。來朝祝聖。呈偈曰。日當空。月照戶。古往今來空裏舞。明暗雙消何所覩。碾破太虛誰解補。若解補。驚起木童撾石鼓。印記後。至漢陽建歸元寺。康熙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告寂。衆索偈。師書曰。至楚三十年。醜名徧播傳。也有說得好。不與我同參。若要我同參。咄。須要具者般始得。擲筆而化。壽七十九。臘四十二。塔於本寺之陽。有語錄二卷行世。贊曰。

雨落日出。石滑晴路。踢破脚尖。明月照戶。依舊埜山。燈籠露柱。笑破虛空。花開鐵樹。

寶華定菴德基律師

師婺之林氏子。髫年斷葷腥。父母故後。即投蘇州寶林寺剃染。受具於見月律師。嗣之。刻苦修持。寢食俱忘。始得毘尼奧蘊。三學該通。主法寶華。甘苦與衆共。勞瘁身先之。嘗禮塔長干七晝夜。忽塔頂放光。將寂。索筆書曰。七日後行矣。至時沐浴更衣。無疾而逝。贊曰。

我佛命脈。梵戒爲師。悲嗟末運。正法誰支。祝祈永襲。補救斯時。霞光作證。信受奉持。

紅螺徹悟禪師 西天七十三世 南岳三十世

師一字訥堂。又號夢東。豐潤馬氏子。幼穎悟。博通儒籍。年二十二。大病。悟幻質無常。遂詣房山三聖庵。依榮池老宿剃染。圓具後。歷諸講座。洞達觀乘深旨。復參廣通碎如純翁。發明向上大事。粹翁遷萬壽寺。師遂繼席。聲馳南北。宗風大振。晚歲誅茆紅螺。棲心淨域。衲子奔湊。聿成叢席。嘉慶庚午十二月十七日示寂。荼毘獲舍利百餘粒。著有夢東集行世。贊曰。

圓頓法門。事無一向。志預聖流。心棲安養。念念無思。重重華藏。釋迦彌陀。不少鹽醬。

石鐘松波禪師　西天七十四世　南岳三十一世

師鶴陽段氏。童年穎慧。了世皆幻。遂從德舟上人脫染。參究宗乘。印心於埜竹老人。出世石鐘。茲寺發光開創。至師又一大興。寺爲雞足全山之首。百廢重興。忍苦耐勞。爲法爲人。無我人相。斯誠山門之幸也。贊曰。

爲法爲人。以法爲重。我法情空。八風不動。興功造業。成三寶供。曹溪黃蘗。碓舂自任。

鼓山了堂鼎徹禪師　西天七十四世　青原三十一世

師江西甘泉人。韓昌黎五十三世孫也。少讀書。究性理。游鼓山禮道源和尙得度。習賢首教。出入圭峯。讀洞上古徹于五位宗旨。俱有契發。閱大愚三玄三要。有云。放倒大愚。大愚好不丈夫。用打作麼。我當日若見。只須瞥地覷他一覷。保他瓦解冰消。往往恩大難酬。三十年後

不得錯舉。嗣法道源老人。贊曰。

曹溪一脈。弱如懸絲。獨發契用。是法住持。雷音轟動。石鼓沒皮。是韓氏子。爲幹蠱兒。

校正星燈集

溯自拈花示衆。西竺正其傳。一葦渡江。東土振其緒。由是相承華葉。光芒燃無盡之燈。擺落蹄筌。教外衍不傳之祕。迨夫南宗啟熾。北學祚衰。一滴同源。五宗大啟。洋洋震旦。幾於道一同風。濟濟叢林。何異雷鳴獅吼。其間乘時應運者。或舉拂而人天師表。或坐談而君相歸依。唐宋以來。吁其盛矣。而我臨濟一宗者。導源黃蘗。實爲吾法之亢宗。下逮碧峯。幾括神州而灑乳。全提祖印。棒喝交馳。其視舉圓相以傳心。別君臣而示祕者。其門庭之廣狹。蓋不啻倍蓰已也。其於薙度印心之來哲。衆幾擁盾如恆沙。莫不各嗣秉承。以伸木本水源之誠。自茲以降。孳乳益繁。如繅出絲。如瓜走蔓。雖派經累續。而來哲無窮。悉自宗由。本派自玄祖以迄智祖。爲世已二十有五。自智祖立派十六字至通字下。繼起三十二字。於薙法二枝。多出其源。從智祖以迄演徹。又爲世二十有九矣。徹以下實繁有徒。其派傳至戒定字者不少。餘文不過三四字畢矣。每見諸方取至宗字完後。即任轉智字。重起者多。至使次序紊亂。先後失宗。又開平先輩。於名派外未有字派。後人取字。不詢來歷。至使古今德號。首尾顛倒。聖凡溷

雜。遂不揣僭越。謹於宗字下增派六十四字。外演號派八十字。從茲遞嬗。行看祖武相繩。若挈領綱。庶乎有條不紊。今上溯淵源。下次統緒。彙爲一編。題曰星燈集。俾垂永久。用達慈尊度生之懷。凡蒙恩育者。如衆星之彌布。羅列有序。若明燈之傳照。燈燄無盡也。至若舉揚祖奧。大振宗風。上媲美於前休。下垂法於來哲。雖衰老。猶願與吾宗英俊。共矢兢兢云爾。是爲序。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九年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季冬

虛雲題於鼓山聖箭堂

校正星燈集序

前此予纂星燈集一編。于本宗祖嗣派流。疏述頗爲衍博。同宗者利之。近數年來。宗嗣日繁。而間又自高庵以上。溯其源緒至于無準範。再上而至臨濟。而南嶽。以至于釋迦老子。皆可明矣。今自無準範始。至高庵昇。制爲圖系。增進子嗣。則按代編入。纂校既竟。命曰校正星燈集。示有異于前纂也。用付雕鐫。爰識一語于次云。時

佛歷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歲次乙亥　佛瑞誕日

虛雲識于湧泉丈室

附本支源流系

十六二十世 無準範——十七廿一世 斷橋妙倫——十八廿二世 方山慧寶——十九廿三世 碧峯性金——二十廿四世 白雲空度——廿一廿五世 古拙原俊——廿二廿六世 無際朗悟——廿三廿七世 月溪耀澄——廿四廿八世 夷峯鏡寧——廿五廿九世 月山智勝　盧山智素　天池智光

大隨智潮　寶芳智進　突空智板

廿六三十世 野翁慧曉——廿七卅一無 趣清空——廿八卅二無 幻淨沖——廿九卅三南明道廣——三十卅四世 普明鴛湖德用——卅一卅五 高庵慧昇圓清（高庵以下則詳集中）

本表自無準至高庵。凡十六世。上接臨濟下啟後嗣。一覽而明。其衍派凡經三變。斷橋下方山立「慧性妙悟。真機全露。廣濟徹源。符因證果。」一傳至碧峯性金。而另立「性空原朗耀。鏡智本虛玄。能包羅萬有。故統御大千。」七傳至突空智板。又另立「智慧清淨」等四十八字。即今日通行者也。

臨濟下十九世碧峯性金。除佛祖世譜外。餘書皆作碧峯寶金。故有疑爲二人者。多未加考訂。殊未審姓字爲剃度之派。寶字爲傳法之派。何以言之。綜考羣書而紀。時地出處。無一不同故也。今更將其法派列表于後。庶他日免宗門天皇天王之干戈也。

五祖演——開福道寧——月庵善果——大洪老衲祖證——萬壽月林觀——石霜印——金牛真——普明無用寬——縉雲如海真——碧峯寶金以上各表。詳列出處。一一檢視。卽知性金寶金。原非異同。剏派。法派。俱已了析。數典者無忘祖之譏矣。

虛雲附識

附錄各派源流

迦葉二十八傳至達摩。達摩五傳至曹溪六祖。六祖後派列五家。六祖傳青原思祖。思傳南嶽石頭遷祖。遷傳藥山儼祖。儼傳雲巖晟祖。晟傳洞山良价禪師。价傳曹山本寂禪師。後人尊爲曹洞宗。

又石頭傳天皇悟祖。悟傳龍潭信祖。信傳德山鑑祖。鑑傳雪峯存祖。存傳雲門文偃禪師。曰雲門宗。

又存傳玄沙備祖。備傳地藏琛祖。琛傳法眼文益禪師。曰法眼宗。

又六祖傳南嶽讓祖。讓傳馬祖一祖。一傳百丈海祖。海傳溈山靈佑禪師。佑傳仰山慧寂禪師。曰溈仰宗。

又百丈傳黃檗運祖。運傳臨濟義玄禪師。爲臨濟宗第一代。玄祖傳至十九代碧峯性金禪師。金祖下六傳至突空智板禪師。爲二十五代。智祖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真如性海　寂照普通

後從通字下。又續演三十二字。

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正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繼祖宗

現今諸方之臨濟派。於五臺峨眉。普陀山前寺。咸依此四十八字爲最多。謂正宗從玄祖迄智祖。歷世已得念五。智祖立派。六傳至圓清禪師爲三十一代。今於圓字下二十三傳至演字。得五十四代。虛雲因觀演字下又過十四傳。已到定字。餘文將完。故於宗字下勉繼其末。續演六十四字。外演號派八十字。以待後賢。於名派宗字畢。卽繼取慈字。

慈悲喜捨　大雄世尊　惠澤含識　誓願弘深　蒼生蒙潤　咸獲超昇

斯恩難報　克紹攸勤　導實義諦　妙轉嘉音　信解行愼　徹無邊中

回向諸有　完最上乘　昭示來哲　冀永長崇

附號派八十字。如取法名。名派取演字。字派取古字。

演寬宏惟傳　法印正悟會　融堅持戒定　古佛靈知見　星燈總一同
冥陽孰殊異　永繼祖宗慈　萬化體皆容　鏡鑑羣情暢　碧潭皎月濃
隨緣認得渠　縱橫任西東　顯密三藏教　禪律陰隲叢　修契幻華夢
應物悉玲瓏　怍悛奮悠志　寶珠自瑩瑛　嚴奉善逝勅　杲日滿天紅

今將諸祖。以及來賢。薙法名字稱呼順序。緝爲聯芳。免至失傳尋源。無啟紊亂之悞。

增訂鼓山列祖聯芳集

序

聯芳集一卷。爲本山第十三代住持宋慶麟禪師叅始。三十七代孤峯惠深禪師繼之。孤峯宋紹興中住持。今刊本及于明正統中簡翁禪師。則不知誰所繼輯。簡翁至今又四百餘年矣。其間住持已五六十易。山志所紀。止于清乾隆遍照禪師。以下則無紀載。明以前聯芳與山志所紀。間有異同。使年更久。益莫衷其是。前此住持。皆不顧慮及此。余常愁然憂之。因牽于他事。不暇搜求采證。今春增訂佛祖道影將近勘事。乃始取山志與聯芳集二本參證。以別集一一正之。乾隆以前之住持。歷略折二本而增削之。庶就于簡明。乾隆以後。則本于碑

記萬年簿及故老遺聞可采者紀之。其無徵者。或存名而闕史。昭其實也。嗚呼。余弱冠落寀茲山。圓具以後。行脚四方。山中之事。不知經幾許滄桑。行年九十餘。始策杖還山。謬主山席。凡一切設施。悉求合先哲先賢之矩範。曰勞曰怨。所未敢辭。卽此一編。亦不宜少緩者也。他日觀之。庶乎一滴之原。萬葉之本。皆瞭然可指也焉。

佛歷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國廿四年乙亥端陽節。住山幻遊老人虛雲識于聖箭堂。

附錄禪宗五派源流

禪宗五派。上溯始自天竺迦葉。二十八祖傳至達摩。遂稱東土初祖。又五傳而至曹溪慧能禪師。是爲六祖。然單傳之說。只就衣鉢授受而言。若夫傳法。西天固未可攷。震旦已有分支。如牛頭融師承三祖之後。自成一家。余輯增訂「佛祖道影」一書。亦列其世系。六祖旣止衣鉢不傳。昔人記其世系。多由南嶽青原二家起。余於佛祖道影。亦依此兩家。分列其次序。惟五祖門下。尙有神秀。行於北方。再傳而息。固勿論矣。六祖門下。得道者多。著名者如神會禪師。傳圓頓之宗於北方。使漸宗絕息。其功固不可沒。然再傳至圭峯。又爲華嚴宗之祖師。故其世系亦無可述。今就南嶽青原兩家世系言之。青原思傳石頭遷。石頭分傳藥山儼及天皇悟。藥山傳雲巖晟。晟傳洞山良价。价傳曹山本寂。後人稱爲曹洞宗。天皇悟傳龍潭信。

信傳德山鑒。鑒傳雪峯存。存傳雲門文偃。是爲雲門宗。存又傳玄沙備。備傳地藏琛。琛傳法眼文益。是爲法眼宗。故青原之後。分爲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南嶽讓傳馬祖一。一傳百丈海。而百丈分傳溈山佑黃檗運二人。溈山靈佑傳仰山慧寂。是爲溈仰宗。黃檗運傳臨濟義玄。是爲臨濟宗。故南嶽之後分爲溈仰臨濟二宗。此五宗派源流。余有「校正星燈集」之輯述。亦曾附錄及之。

南嶽下第六十世東明昷之嗣法。有海舟永慈與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東山。普住杭州東明。「續指月錄」兩存之。按天童密雲悟及錢謙益。皆爲普慈立傳。稱爲昷祖嗣法。「宗統編年」載萬曆六年辛酉。東明昷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據上所記。南嶽六十一世。應定爲東明普慈。臨濟一宗本五派最盛。尙有此淆訛。曹洞宗五傳至警祖稍息。得遠公嗣法。燈燈相續未泯。然青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嗣法。有「祖燈大統」一書。逕列鹿門覺。將丹霞淳至天童淨中間五代削去。爲霖大師曾辨其謬。按「宗統編年」載。宋重和元年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明年淳示寂。真歇了嗣。其後三十有四載。了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年。珏示寂。雪竇鑒嗣。經五載。鑒示寂。天童淨嗣。又二年。淨示寂。鹿門覺始嗣。去楷祖示寂時。歷五十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門覺嗣芙蓉楷。顯紊世次。故余於「增訂佛祖道影」一書。附法系攷正一

文。以辨正之。

余居南華。甲戌夏。長沙郭涵齋寬慧居士。南嶽寶生長老。與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繼由大潙山來。懇請興修大潙。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長。惜乏後嗣。致祖庭息燄。現係濟宗鐘板。此次遭匪焚燬。盡爲灰燼。決議改弦更張。恢復潙仰一脈。大衆以予壽高臘長。爲諸山敬信。請余繼振潙仰宗。余因南華未能謝責。情不獲已。勉循記載。查此宗是靈佑祖師起。四傳至芭蕉慧清。其徒繼徹起演二十字。繼字下應是妙字。順次以紹先宗。然書載宋三角志謙及興陽詞鐸二公止。一說二公爲昆仲。同嗣報慈韶祖作六世。一說志謙爲六世。詞鐸爲七世。今因此宗傳承甚少。故雙存之。以興陽詞鐸嗣三角志謙爲七世。以後已無考據。茲以詞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紹續無窮。偈曰。

詞德宣衍道大興　戒鼎馨徧五分新　慧燄彌布周沙界　香雲普蔭燦古今
慈悲濟世願無盡　光昭日月朗太清　振啟拈花宏潙上　圓相心燈永昌明

虛雲德清謹識

又余在南華。因悉雲門祖庭。香燈斷續無定。勉爲興復。查此宗起於文偃祖師。十一傳至南宋末溫州光孝己庵深淨禪師止。後失典籍。原派是偃祖下八世優鴻曾演二十字。後不知

誰又出二十字。古派分三。今欲重繼。不知從何字起。故惟從己庵淨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期之後賢。傳燈無盡。偈曰。

深演妙明耀乾坤　湛寂虛懷海印容　清淨覺圓懸智鏡　慧鑑精真道德融
慈悲喜捨昌普化　宏開拈花續傳燈　繼振雲門關一旨　惠澤蒼生法雨隆

虛雲演徹謹識

癸酉春。有明湛禪者。由長汀到南華。謂在長汀創建八寶山。志願欲紹法眼一宗。不知所由。懇授其法眼源流。因嘉其志。乃告之曰。此宗發源在金陵清涼山。早廢。茲時不易恢復。從宋元來。紹化乏後。查諸典籍。自文益祖師七傳至祥符艮慶禪師止。其後無考。舊派益祖六世祖光禪師立二十字。後不知何人立四十字。雖有二派。子孫停流。鮮有繼起。又查益祖出天台德韶國師。與清涼泰欽禪師。傳載韶欽二公下五世艮慶禪師。其中秉承。有繼韶公者。有嗣欽公者。紛紜不一。有記益韶壽勝元慧艮爲七世。有記益欽齊照元慧艮爲七世。今欲繼起。艱於考證。惟有秉承韶公。續從艮慶禪師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繼續傳之永久。偈曰。

艮虛本寂體無量　法界通融廣含藏　徧印森羅圓自在　寒空情器總真常

惟斯勝德昭日月　慧燈普照洞陰陽　傳宗法眼大相義　光輝地久固天長

虛雲古巖謹識

〔附記〕謹案虛雲和尙出家鼓山。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曹洞並傳。妙蓮老和尙。卽以臨濟而接曹洞法脈者也。蓮老以兩宗正脈付之老人。

由臨濟至虛老人是四十三代

由曹洞至虛老人是四十七代

溈仰近百年來。無人承嗣。由寶生和尙等請虛老人嗣溈山。自山祖師下七代與陽禪師起。續承之故。

虛老人爲繼溈仰第八代祖。

法眼失嗣更久。八寶山青持大師。請虛老續法眼源流。良慶禪師爲七代。虛老人應繼爲法眼第八代。

雲門亦久無繼嗣。偃祖下第十一世爲光孝己庵。今虛老人中興雲門。應繼己庵爲十二代祖。

至若聯芳集中。列虛老人爲百三十代等等。係指歷代住持而言。非正脈也。合附識之。

重建福建鼓山湧泉寺迴龍閣募緣啟

鼓山爲閩中重鎭。而湧泉寺又若爲石鼓靈秀之所寄。何以故。從來名公鉅卿。騷人雅士之遊茲山者。莫不以敝寺爲憩息之所。山以人而益靈。人得山而彌秀。而其間之樞鈕。寺適當之。寺有迴龍閣。魚池亭。歲寒寮。遊者稱便。不意去歲九月間。旅客不愼於火。致寮閣亭榭均付焚如。設不亟謀恢復。則絡繹來遊者。不其減煞清興歟。至寺與此高閣。尤有相依之勢。蓋寺之巽方稍缺。非建崇宇。不能與右方相稱。寺之興盛。卽山之興盛。亦卽閩之興盛。是閩中之山川與人物。欲其珠聯璧合貫爲一氣者。敝寺寮閣之重建不可緩也。又豈僅爲遊人逆旅計哉。區區之見。想爲諸大君子所贊許而樂助者矣。爰爲序陳於大雅宏達之前。幸垂鑒焉。

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正月虛雲啟

建築鼓山寺各堂寮勝緣疏

敬啟者。老衲承乏鼓山。於茲已三年矣。竊念此千年名刹。自唐靈嶠祖。隆龍開山。至後梁興聖神晏國師重興。遞代相承。列祖列宗。締造精神。於今未泯。而紹續佛祖慧命。端賴後賢繼起有人。培植未來主法之責耳。虛雲自受事以來。竭蹶進行。雖次第興復禪堂。念佛堂。學戒

堂。佛學院。延壽堂。如意寮。涅槃堂。以及各處下院。然以地方貧瘠。常住清苦。規模粗備。已大不易。今者十方禪德。來寺日多。禪房湫隘。居處難安。且禪堂位置。向與放牲園毘連。禽畜糞穢。混雜薰蒸。清修靜養。咸不合宜。今擬將此放牲園移置羅漢臺以下。開闢舊址。爲增拓禪堂地基之用。詢謀僉同。咸以爲允。又鼓山年來傳戒。亞堂獨缺依止之所。竊維女界二衆。參學各省。皆少叢林風規。既無聞見。塵俗習氣。從何脫離。修學無地。實堪憫念。今並擬就本山平楚庵故址。在山麓接近廨院之處。建築女修院一所。俾令來山求戒。發心參學之輩。得由本山常住照應。可以安心淨修。於培植尼衆道風。不無補益。綜此二事。籌劃建築之費。計非十餘萬金不辦。今擬合集善信。襄此義舉。茲值戒徒觀本贊助任勞。持疏募捐。祈諸大護法。長者居士。爲法隨喜。廣爲傳述。同心協力。種此福田。培此道種。成此無盡藏。不可思議功德。無任頂祝企禱之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虛雲啟

申書啟

屢荷眷顧殊私。未能寸答。昨過擾二剎。愧甚愧甚。即辰授衣。應阜積雪祛寒。閱道人正好翻灰撥火。想必道範彌尊。清修益茂。十方渴仰。二剎欣瞻。賀賀。但近日法門衰替。多因戒律不

精。與世浮沈。大乖法體。思得一持戒頭陀。維挽振作。誠如古人所言。「老死丘壑。不如領衆叢林」之願。緬想師前在常住時。必欲坐破鐵壁銀山。卽千馳萬鍾亦有所不顧。其志何勇猛堅固耶。今一旦住持二剎。爲法門棟樑。作人天眼目。起衰救弊。力挽頹風。雖法門之慶。亦常住之光也。必須得人勘覈。隨材器使方妙。然愛衆之心不可不溥。容衆之量不可不寬。以衆人之心爲心。以衆人之耳目爲耳目。不可偏聽。誤信小人言語。要緊要緊。且立法貴嚴。待人宜恕。嚴則事無廢弛。恕則人能改過。不可因一言一事以棄人。用伸管見。幸爲採行。法門幸甚。臨穎不勝翹盼之至。謹啓。

〔附註〕按申書者。申請嗣法書也。啟者。答其申請之文也。查禪宗門下。向有嗣法之習慣。如得法弟子。既爲叢林住持。例向傳法之師。申請嗣法。而其師又例答允之。以書啟證明其派系之關係而已。日久弊生。十方選賢之制。變爲子孫繼承。今世有所謂剃派者。不問其賢不肖。祇順人情。嗣法繼位。何殊買賣。此師所不願爲者也。師未應鼓山四衆邀請之前。在昆明重建兩寺。兼任住持。迨決意往閩之時。曾召集諸護法與僧衆。欲選繼任之人。然四衆挽留甚堅。以任期未滿爲詞。不肯另選。師行期已定。暫使弟子某代理其任務。乃得成行。既去。任期亦滿。諸護法者。仍請某繼任住持。某具申請嗣法書。

寄至鼓山。一請再請。均未見許。致啟人疑。且亦有謀奪其位者。疑謗交興。以某之果爲不肖也。然諸護法者。以師臨去時。嘗付託於某。則某爲賢能。堪任住持可知矣。爭持不決。羣議懇請師回滇。勉爲一行。風潮寢息。乃以此書啟答之。而文內無年月。亦無地名人名。不敘嗣法之事。但誡其寬和處衆。原稿標題刪餘申書啟三字。憶昔雲公再由滇回閩。從海舶過港。曾到廣州數日。此民十八年事也。此啟當作於是年。

民國十八年己巳

爲六祖請賜加封諡號呈文

嘗聞崇德報功。歷代著褒揚奉祀之典。前賢往哲。感世重追封加諡之文。故我六祖慧能禪師。生於唐代。得衣鉢真傳。大顯法化。唐中宗神龍元年。遣內侍馳詔迎請不赴。惟於曹溪。（卽今南華寺）闡揚心地般若法門。嗣法者四十三人。聞法而不失宗旨者。萬千之衆。其後分爲五宗。曰臨濟。曰曹洞。曰溈仰。曰雲門。曰法眼。皆一脈相承。普遍南北。法眼一宗。遠傳於泰國高麗。曹洞亦盛行於日本。教化廣被。淵源深遠。古今鮮見。玄宗光天二年。六祖示寂。留肉身於曹溪。憲宗諡曰大鑑禪師。至宋朝太宗加諡曰大鑑真空禪師。仁宗加諡曰大鑑真空普覺禪師。神宗加諡曰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宋以後地方有司。未爲請

諡。故無聞焉。然曹溪禪道愈久而彌著者也。宋儒周濂溪。參學於東林聰禪師。得心性之傳。幷得竹林壽涯禪師所授易學。而二師皆淵源於曹溪。二程朱陸性理之學。又皆出於濂溪。攷其法脈源流。宋明兩代言性理之學者最著。其於曹溪。則猶古之洙泗也。至於道家。如唐之呂洞賓。參學於黃龍禪師。而得悟道。元之張紫陽。得雪竇祖英禪師語錄啟發。始開妙悟。此道家猶龍一派。稱爲純正者。以得聞曹溪之禪法。而中興其宗派焉。故曹溪不獨爲禪門之祖庭。亦儒道兩家之大宗師也。蓋其源遠則其流長。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而盛於唐。法師如林。惟我　六祖遠紹直指單傳明心見性之宗。化行中外。朝野尊崇。得不謂一代之人傑。三教之師表耶。茲更就其與粵東文物關係論之。相傳曲江張九齡於童年時。嘗隨其家長參禮曹溪。　六祖爲之摩頂授記。謂「此子器量不凡。他日必束帶立朝。身爲大臣。」曲江風度。膾炙人口。而不知已於齠齔之年。早得　祖師爲之印證矣。嶺南文化落後。自　六祖得衣缽後。教化普施。從此粵人不再以獦獠見嘲於中原矣。粵東文物之盛。亦自此始。未幾而有黃巢之亂。黃巢曾率兵。取道曹溪。以不禮於祖庭。風雨晦冥。迷途失路。終日不能出山。乃懾慄禮敬。始解昏厄。後將其屯兵之營田。盡捨於南華。供奉祖庭香火。誌書名其地爲黃巢莊。是以魔王而轉爲護法。尤爲奇事。又韓愈以謗佛被貶爲潮州刺史。三致書於大顛

禪師。親入山敬禮。爲大顛所折服。唐尚書孟簡。作韓愈別傳。記其問答之言。宋歐陽修跋其別傳。則曰「反復讀之。知大顛果非常僧也。」又曰「若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之能爲也。」大顛爲曹溪第四傳弟子。其見韓愈之年已八十八歲。韓愈未至潮時。潮人早受法化久矣。後人謂潮州賴有韓愈開闢草萊。不知其功乃種因於大顛禪師也。曹溪弟子分化各方。蠻烟瘴雨之鄉。咸沐其化。其與廣東文化關係之深。殊未易殫述。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各地禪寺類多頹毀。獨曹溪一寺。（初名寶林後名南華。）巍然獨存。香火綿綿。每年　六祖誕降之期。曲江近縣善信之士。咸來晉香頂禮。絡繹於道。其德澤感人。靈顯佑世。千年如一日。政府對於蒙藏之喇嘛班禪。既嘗頒給封號矣。此固懷柔深意。若特擇其道義精純。化行中外。如六祖者。追封諡號。尤見遐邇一體。天下歸仁。或慮當茲非常時期。奚暇及此。第攷唐太宗時。崇奉佛法。開元二年。詔凡兵災之處。悉建寺供佛。十五年再下詔。凡戰地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施以奉佛。果被法鼓所震。變炎火爲青蓮。梵音所聞。易苦海如甘露。此殆其所見者大。所知者深也。今歲首陪都開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抑見弘濟萬品。典御十方。尊崇佛法。慶洽人天。濟濟羣公。共修福業。永作善緣。同心同德。護法宏教如此。理合呈請鈞府。敬祈轉呈政府主席明令頒給　六祖禪師封號。以垂久遠。光昭萬代。福蔭邦家。謹呈

代弘法寺募塑西方三聖引

聞夫唯心淨土。非土木之可成。自性彌陀。豈形像之能擬。惟由不識衣寶故爾。然而拈草成形。法華授記。優填設像。亦感殊恩。弘法寺。乃明代所建也。年深寺圮。有僧景宗者。住持多年。竭力募建大殿。內塑西方三聖。以佛切於度生。人勤於念佛故也。但以財力維艱。叩化宰官善信。發心善捨。逗針合斧。集腋攢裘。共植良因。完結勝果。更願以念佛之心塑佛。本具天真。以塑佛之念念心。自性恆在。若謂念無可念。施無可施。則山河俱是淨體。土木無非法身。其功德豈可思議哉。各請廣種福田。幸勿當面錯過。代陳數語。莫鄙豐干。

鼓山募刊佛祖道影及三壇傳戒正範小引

蓋聞木本水源。千樣枝流是發。慎終追遠。萬世孫嗣應知。世出世間。理原一致。人子佛子。道亦相同。昔世尊遺教。謂佛在世。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故拈花悟旨。祖祖相傳。五篇三聚。戒戒守固。皆是佛子之師也。而諸祖道影。三壇傳戒正範二書。爲佛子者。其可忽乎。雲嘗檢閱舊板。諸祖道影百餘尊。甚多缺漏。乃搜集諸山所藏。幾經年月。共得四百餘像。精繪題贊。雖未大成。不無小補。又三壇正範鮮有刊本。諸方傳戒。多屬手鈔。未能普遍。魯魚亥豕。錯誤尤多。今欲以諸祖道影。及此正範。付之梨棗。以廣流傳。此　虛雲寸衷。敢陳於大德長者

之前。計刻二書約費千百餘元。深望　仁人君子。踴躍樂助。速成善舉。傳之永古。則佛祖深恩。不圖報而能報。戒法宏施。轉暗傳而明傳矣。是爲引。

民國二十年辛未春

勸造華嚴經引

諸佛出世。無非度生。然度一時之衆生以言語。度萬劫之衆生以經書。所以有三藏十二部類。開八萬四千法門。歷來中土受持最盛者。不過法華金剛楞嚴圓覺。至於華嚴一乘之圓教。見性之祕典。以卷帙數多。流通未廣。余於雲山靜悟之餘。閒覽華嚴。其玄妙非口舌所能宣。今欲與上善諸公遊華藏之世界。入毘盧之性海。作真實之功德。種無上之良因。攢修華嚴大法。各各隨喜佈施。或一部半部。一函半函。一卷半卷。其功德不可以言喻也。伏冀　宰官長者。居士先生。廣植福田。同登覺路。勿藉口時艱。勿視爲無益。寶山既到。切莫空回。報佛祖之深恩。植菩提之道樹。其在斯乎。是爲引。

諷華嚴經遊海放生小引

自有天地而人位乎其中。有陰陽即有善惡。理也數也。理極數極。聖賢特生。扶天常。植人紀。奠地維。爲之格言。皆使人爲善不爲惡也。但至言雖多。佛言爲量。三藏至切。而華嚴尤精。曠

觀宇宙一華嚴也。川岳一華嚴也。古往今來在在無非華嚴也。竪超三際。橫貫十虛。大哉華嚴。豈可心思語測哉。然極大無外。不僅羅世界之廣闊。極小無內。匪特斂一己之身心。天賴以清。地賴以寧。人賴以安。以至四生六道。靡不賴以克濟也。奈濁劫漸增。人心不古。上天譴罰。或旱潦。或飢饉。皆以災異示人。使爲善不爲惡也。然爲善固多。而不善亦有。回心雖衆。而愚昧時聞。某寂念禪關。蒲團消人間歲月。攜杖塵表。衣缽度劫外春秋。目擊時艱。不忍聞見。于時募化十方。鳩約同志。清淨三業。披瀝一心。諷華嚴於海上。放生命於淵中。冀風調而雨順。祈歲稔以年豐。祖禰超度。眷屬泰寧。更願嗣續繁昌。祿位增榮。商者富。農者豐。處處樂春臺。人人躋壽域。普照佛日。遠扇仁風。將見人心轉而天意回。劫運消而災異殄。經之利益。善之益人。詎淺鮮哉。是爲引。

遊昆明湖放生小引

民國九年庚申月日。某與善信諸君遊於昆明湖。藉放生以廣慈悲心焉。是日也。天朗氣清。水波不興。平湖如鏡。仰觀俯察。山川人物。乃知榆郡所以爲西南都會也。台峯巍峙。鶴渚鎖流。龍池又史城之西湖也。自南而北。峯十九而溪十八。溯流而源。洲則四而島則三也。連奇峯環玉帶。排翠闥。列畫圖者。蒼山之勝概也。迴狂瀾。噴珠玉。映澄清。照明鏡者。洱水之淵渟

也。前臨雞足。閒消息於飲光。後倚台峯。聆佛音於宗寶。左則龍華石室。右則威寶天衙。以致飛來拱瑞。天橋鎖峯。羅荃呈貢。集福排筵。一塔三塔。高聳雲間。五樓十樓。點綴湖畔。晴川溪雨。山雪海風。萬井星羅碁布。兩關天塹雲封。盛矣哉。蒼洱爲宇內之奇觀也。凝眸焉。蘋白蓼紅。參差於水面。鳧飛鷗躍。出沒乎波心。縱目焉。水連天一色。風與月雙清。一豆一觴。琴瑟笙歌。忘乎帝力。或有詞山青使。泛掉而歌。或有漁家者流。拋罾以俟。吾何意於斯乎。是遊而以放生名。意者其龜鼈乎。巨身吞舟。吾知其爲介也。何得而市之。意者其蛟龍乎。能飛能潛。吾安得而目之。意者其魚鼈乎。類不同而名亦異。吾知其爲鱗介。市以易之蘇而釋之者。何也。大不過數斤。細不加權秤。其爲物微。其爲命多。一錢可活數命。百錢可贖萬千。勿以其爲物而可輕也。勿以爲數多而可忽也。吾安得盡水族而放之。其力有能有不能。吾亦竭其力之可能而已。嗟乎。吾何幸而遊也。生何幸而放也。昔孔子釣而不網。寓仁於取也。予遊焉而放。擴慈于心也。雖釣與放不同。而仁與慈曷異乎。蓋嘗觀之流水長者矣。以象載水而活魚。永明竊錢以活物。自顏魯公而至雲棲。昭昭耳目。仁人君子履行而獲感應者多矣。嗟乎。遊有道焉。遊于身者江湖。遊於心者道義。子知吾之遊乎。雖終日遊焉可也。

佛法省要序

諸家聖賢立言。繁如恆星。其主旨無非利生。然流行之有通塞。弘化之有廣狹。全在義之淺深。益之大小。又如湖海廣狹之不同耳。季同王居士發菩提心。述佛法省要。標名爲唯一真理宗教。世界和平保障。意蓋謂於今瘡痍滿目。皆因衆生不識真理。述妄爲真。釀成惡業。今欲免脫劫難。非洞明真僞。徹證真理。別無妙術。故特揀百家之言。實無有逾佛者。夫惟佛表顯聖凡不二。慈悲普遍。妙化三乘。天堂地獄苦樂情亡。乃至一切衆生皆我父母。怨親平等。如是以觀。佛實如日光之普照。海涵之無涯。舉世果能家家信受。人人奉行。何處更有惡劫來臨。奈鮮信行。招來自作自受之報。佛說爲可憐憫者。悲哉。夫佛典廣有三藏。不下萬餘部。自非久習不可。一時初學難以入門。故王居士特會綱要。問序於余。雲困老病。耳目失用。加之力弱。搦管無能。對於諸方函件。早經謝絕。今因居士著述。不遠由滇寄來。恐阻居士之大心。聊贅數言。以應悲願。普勸天下萬世衆生嗣後勿再造殺因。庶免召殺機果報。卽古德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天下太平矣。豈不樂哉。至末段述祖師機緣。功行明心。所說不虛。依此行持。得大法益。證者知焉。是爲序。

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曹溪南華祖庭幻遊虛雲

重刊三壇傳戒儀範後跋

法運秋晚。魔強難支。戒行不嚴。道風不振。察其原因。蓋由濫設戒壇之過咎。病弊叢生。慧命絲懸。危如纍卵。縱有一二以傳戒名者。至其半滿時機。止作不審忖思。一味執我人牛迹之見。如近某法師與天津徐某居士書稱。律可方便。佛前受戒。不必壇儀。謂今佛法概被叢林抹殺。按不假壇規之說。本出梵網經云。千里內無授戒師。可于佛前自誓受戒。或七日至一年。要見好相。若無好相。不得戒。法師前受戒。不必好相。即得戒故。六祖古佛再來。尚須領戒於法性智光律師。況於他人乎。佛命近執尊者製壇。宣祖宏闡。今人不明祖祖相承之婆心。藏有明文。不肯信任。妄矯私意。信筆雌黃。沆瀣一氣。各相默許。豈免自瞎瞎人哉。既稱知識。身負其責。尚輕忽如是。餘諸冒名師德。安有不作獅蟲者耶。屢見諸方傳戒之處。雖遞年照例。三五十日者。實則先聖授受之美範。早已廢盡。更有招貼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即淫祠神社。血食宰牲之區。妄作戒壇。十師數目證成足否。于主法師不知死活。或無僧行。結期或七日三日。乃至一日三壇俱畢。至於說戒不分僧尼。緇白混雜。甚或賣牒于四衆。揑名寄戒。不知律儀爲何事。將佛無上妙法。變爲鴆蠱惡毒。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甯不悲夫。至若新戒雖屬不知究竟。不思我之出家。原爲生死。今欲何圖。豈可不擇清濁。貪圖方便。或聞成就衣具。如蠅集腥臭。吞餌上鈎。彼此迷惑。竊名網利。相襲如貿易。如兒戲。本是

清淨佛土。翻爲地獄深坑。聞見所及。誰不痛心。誠如經云。猶三百矛刺心者也。雲逢斯末季。障深慧淺。豈敢饒舌。由於昔年馳驅中外。歷皖豫魯晉。陝甘川藏。滇黔閩浙粵桂。親所經過之實在情弊。目擊心傷。不得已略舉一二。用曉同志。供諸來賢。自今以往。祈嘗世知識。諸山長老。共振嘉猷。同瞻佛日。開諸冥暗。勿復以世尊大法。草率相傳。稗販苟且。貽誤初心。斷人慧命。庶足以補過去之漏匡未來戒法之疎。幸甚幸甚。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安居日　幻遊比丘虛雲識於聖箭堂

滇南大雞足山缽盂峯勒賜護國祝聖禪寺同戒錄序

蓋聞慈尊設化。循順機宜。妙演三乘。盡該三學。欲冀正法恆遠。舍戒律則無所依。定慧雙嚴。匪僧伽而莫能立。是故波羅提木叉。爲衆善之洪機。羣靈之所依怙者也。故我迦葉尊者。愍濟未來。親受遺囑。嚴淨毘尼。佛讚第一。法流震旦。三學互輝。六和安靜。世出世法。無越梵網。諸祖授受。悉以毘尼。至唐道宣律師。宏興戒學。海內緇侶。悉依其模範。遂稱南山宗焉。自是繼承不絕。分燈天下。拯拔諸有。所以楞嚴經云。一切世間。諸修學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嗚呼。同滯末流。去聖時遠。情多懈怠。難證聖因。余自鼓山行脚。雲水諸方。自顧不才。潛身秦嶺。藏跡未密。又離蘭若。馳謁鼻祖。于清光緒三十年甲辰歲。至雞峯。幸遇臘德紳耆

等。請余于石鐘梵刹傳戒講經。再三難辭。勉受衆請。至乙巳戒場會畢。更蒙諸山長老。以鉢盂院古名迎祥寺者。命雲支撐。奈寺院頹敗。以募修故。遠馳海外。又于丙午春。詣京祝壽。蒙贈額曰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衣鉢。迎經回山。遵勅修建戒壇。虛雲謬承恩寵。薄德鮮慧。何能堪任。幸逢規範有在。敢不勉力遵奉律制。開壇演戒。伏願佛日重輝。法輪常轉。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獲戒珠。自今已往。仰體聖恩。崇隆正法。克盡真乘。俾聖教昌明。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羯磨師滌除惑業。成就莊嚴。教授師訓誨規模。整肅威儀。尊證師舉檢七非。圓成三聚。白四羯磨。諸師印可。得成比丘。比丘者。華言乞士。爲乞內外法喜。滋養身心。至大覺岸。皆從壇上諸師。獲證道體。恩莫大焉。每逢戒師節臘。當虔焚獻遙禮。須知衆師有生長聖胎之厚德。庶不負國恩擁護之深意。云爾。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四月佛誕日石鼓四十七世頭陀德清虛雲謹識

〔附錄〕雲貴總督李經羲撰同戒錄序

蓋聞先聖留迹。每於名山洞府標幟爲古。利益羣生。余閱釋典所載。雞山乃迦葉守衣入定道場。名著寰區。心嚮已久。惜未得親歷其境以爲憾。後奉命來滇。榮經兩任。每閱

滇志及遊山記。幷讚此山爲全滇形勝之區。而此山當中有缽盂峯。形勢圓秀。尤爲靈朊所鍾。則昔傳迦葉至恬缽信不謬也。前人於此創大招提。名曰迎祥寺。俗呼缽盂庵。已久歷年所。幾於無人振起。今幸　余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冬。接奉上諭。有大沙門虛雲。道業孤高。振錫各國。由東洋回北闕。請龍藏全部。賜額護國祝聖禪寺。及光明如來鎭山寶印。鑾駕衣缽。回山傳戒。地方官紳。均悉崇護。今學部葉公。太守陳公。各贈碑序。均稱以地靈則人傑。茲山茲寺。靈氣久毓。故高僧代興。而龍光寵錫。佛國增輝。實近代所希有也。自今已往。虛雲法師於祝聖道場。開壇演戒。將見法從緣起。道以人宏。凡諸末學。各亦盡心。精持梵戒。使如來宏通大教。明燭於世。人人知所率由。實爲慶幸。余於戒律雖未諳習。然略聞戒有輕重。法有開遮。能達心乃無體之體。斯持戒于不持之持。所謂塵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則如來之金剛寶戒。卽自性之金剛寶覺也。余雖未能親至名山。獲登講席。然千里之外。讚以片言。與名山諸上座。結一段文字因緣。庶不負虛雲大法師苦心大力。而國恩佛法當與此山此寺。永垂不朽云。

雲貴總督　臣李經羲拜撰

滇湖碧雞山華亭峯靖國雲棲寺同戒錄序

……（上略）余于光緒壬寅循藏至滇。守死關於興福。甲辰謁鼻祖到雞峯。被請於楹之三塔。講法華。至石鍾演木叉戒。承衆檀那推主鉢盂峯。馳驅中外。重新故址。于丙午春。恭趨北闕。蒙賜護國祝聖之額。及龍藏鑾印紫衣鉢杖等。奉旨回山。遵勅修建戒壇。以挽頹風。值共和成立。設佛教會以應時機。蒙孫袁二總統。及滇督蔡任。照歷朝尊崇聖教。各贈匾額。命宏戒法。於庚申歲。屢奉督軍唐。暨各長官令來省。命修建水陸道場。蒙允赦獄拯飢。提倡慈善。齋事既畢。本欲遂雲水初心。嗣因唐帥與各長官。重興此山名靖國雲棲禪寺。堅請住持。以保古迹。屢辭未獲。勉承其意。然滇之名勝雖多。惟碧雞金馬爲冠。文獻足徵。至元時。有鉉峯禪師。傳中峯國師嫡脈。於斯結茅。名曰華亭。明有禪師相晟者。請額名圓覺。清代以來。雖略修繕。但叠遭兵燹。久成荒塢。至雲來日。清風兩袖。一鉢虛懸。若畏怯不前。恐辜檀越信念。由是勉力。倣效祝聖舊約。遵奉律制。開壇演戒。願冀佛日重輝。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獲戒珠。自今已往。仰體國仁。崇隆正法。克盡真乘。俾聖教以昌明。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下略）云云

民國十年辛酉四月　佛誕日石鼓四十七世頭陀德清虛雲謹識

〔附錄〕靖國雲棲禪寺同戒錄序

戒可傳乎。則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從何處開。復從何止。戒無可傳乎。則剎那一念。因果昭然。持之便登彼岸。犯之則入無間。此波羅提木叉。所以佛佛相傳也。予少受儒書。每喜誦王陽明天泉橋四句教法。後得泛覽六祖壇經。及古祖師語錄。益恍然悟善惡之本。與宗律之趣。戊午夏。迭丁先王母與先父之憂。喪中煢煢。頓念「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之語。適幕友王竹村君。省親歸省。爲予道難足祝聖戒壇之勝。及虛雲上人之行。己未七月。因追悼陣亡官兵。並超薦歷代先亡。乃延上人來省講經。主齋醮事。事竣。請上人駐錫西山華亭。爲十方雲水。開建禪席。上人許之。將於辛酉起。每逢春季。宏傳戒法。振正僧規。囑序於予。予識上人久矣。然聞其妙悟秦嶺以來。所至東海南洋諸邦。道俗咸仰。復宣法於暹羅王宮。道感乎清帝闕下。敬禮有加。法物屢賜。意上人之定行內祕。慧光外朗。止觀雙嚴。無假律儀。而上人必兢兢於傳戒者何哉。則以去聖時遙。人根陋劣。若不持戒。欲出三界。無有是處。況內之則緇流慳文字之緣。外之則白衣盡名相之事。求其止作一乘律儀。心念準乎軌範者。蓋戔戔乎其難得。嗚呼。僧敗法末。儀表且踈。世衰道微。矩矱難得。深悲人天之多放逸。而服上人之專宏戒律者。其用意爲不可及。故樂爲戒錄之序。而願同戒者之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則豈獨上人之惠。

蓋諸佛之本意也。若夫華亭一寺。建始於元。賜名於明。鉉峯禪師因感夢而倡建。相晟綱司得黎都監沐國公諸巨公之提倡而重興。中經鏡清普照諸師。興廢迭更。至於今則斷瓦頹垣。棲禪無所矣。然其地背山臨海。實足以安身發慧。歷代產名僧。若通禪師之高僧傳。最近巖棲之詩塚。蓋彰彰可考者。上人者。其諸師之乘願再來乎。愧予軍書旁午。不能從上人遊。而連年用兵。抒軸告空。僅稍發帑。爲上人助。聊弁數語。以志吾歉。而表上人之功。異日者。戒香普薰。若雲滿太虛。以成華藏世界。則上人之功益著。而予之所日夕默禱者。因重題其寺曰。靖國雲棲寺。徇上人之意也。

民國九年庚申冬十月靖國聯軍總司令官會澤唐繼堯撰

〔附錄〕靖國雲棲禪寺同戒錄序

戒如大明珠。能消長夜暗。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離世速成佛。惟此法爲最。此彌勒菩薩語也。昔者釋尊將滅度。阿難請問。如來滅後。以何爲師。佛告之言。若我滅後。以戒爲師。等與如來在世無異。嗚呼。戒之貴也。瓔珞經云。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功德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千。其福果不可稱量。嗚呼。倡戒者之又足貴也。雖然難言之矣。方真諦三藏之初來此土也。

擬將菩薩律藏來。後於南海上船。船便欲沒。省去餘物。舟仍不起。及去律本。船乃得進。真諦歎曰。菩薩戒律。漢土無緣。深可悲也。後沙門法進等。投誠禮禱。夢感彌勒菩薩親與授記。自夢覺誦出別行地持戒本。與曇無讖三藏校之悉合。大秦姚興宏始二年。西域三藏法師鳩摩羅什來。誦出梵網菩薩心地法門。此土乃得戒學。吾滇古稱西域國土。代諸先德。當不至受此厄難。卽唐宋時間。梵刹叢林彌望皆是。或亦易沾戒法。明清以後。漸降寖衰。今有虛雲上人者。楚產也。本世家子。自少出家。行頭陀行。歷徵靈感。後於終南深入禪定。徹悟自心。光緒季年來禮雞足。見梵宇傾頹。釋子廢惰。惻然憫之。廼乞鉢孟庵舊址。結茅棲身。旋赴京請經。時清帝命稽典冊。以明時雞足最盛。頒藏三次。至清請經則自虛雲始。又以上人戒行威儀。迥超凡表。乃頒賜龍藏。玉印儀杖衣鉢。並頒勅賜十方護國祝聖禪寺扁額。勅守臣李經羲保護。優禮有加。自是以來。上人於祝聖禪寺。每歲傳戒說法度生。去年秋會澤唐公。以滇省連年興師。死傷甚衆。欲追悼之。乃請上人來省。建水陸齋醮事竣。復延往西山華亭。開十方叢林。更名爲靖國雲棲禪寺。今年春三月。上人將開戒於雲棲。囑序於予。予惟戒法之興。不獨有益於緇流也。且亦有益於俗衆。凡今之人。一語言一動作。一思想一合念。無不挾貪嗔癡三業以俱來。

救此貪嗔癡者。其不可以貪嗔癡救之歟。其當以清淨慈悲救之歟。嗚呼。吾讀其文。何其言之深切也。雖然近時求佛法者亦夥矣。上焉者以佛學爲哲學。求名相之淵深。中焉者以佛學爲文學。求文字之廣博。下焉者則香花香飯以作佛事。禮禱在口。禍福迷心。比比皆是。求其自作身心性命之薰修。他作世道人心之救正者。渺不可得。佛學昌矣。國事如故。人心如故。何哉何哉。則戒學之不昌。戒學之不昌。則戒師之難得。戒師者。梵語阿闍黎。此云軌範師。謂其戒行可師。禪定可師。智慧可師。絕非泛泛緇流可以語此。虛雲上人甫來時道行內祕。聲譽不興。惟吾師石禪老人遊雞足山歸。嘗亟稱之。民國初元。上人來省倡佛教會。始得常相過從。至去年來。又數與上人會於省。至是緣益深。交益久。欽重上人之清修梵行。而歎吾師亟稱之者。爲不謬矣。今上人宏開覺路。續此戒燈。使社會人心徐資涵育。或者教育所不及之地。宗教當能補救之。故予樂爲之詞。予久墮世網。於佛學未有所得。而孱病頻年。飽經憂患。亦欲屏百事而從之遊也。

民國十年三月　雲南省長周鍾嶽謹述

〔附錄〕滇省碧雞山華亭寺同戒錄序

碧雞山爲滇會勝地。其得名自漢祀碧雞之神始。山有華亭寺。則元僧鉉峯實創建焉。

年久傾圮。清康熙間重修。咸豐間復燬於兵燹。光緒九年重修。蒼巖環抱。林木幽深。下瞰昆池。一碧萬頃。予每遊其間。徘徊瞻顧。意必有高僧。如慧遠道生輩說法談禪開人覺悟者。而未之見也。庚申冬。虛雲法師應當道請。自雞足山來駐錫於此。予久耳法師名。遂隨喜送之入山。接其議論。望其顏色。深遠靜穆。使人意消。予於佛學涉獵甚淺。私心竊喜淨土一門。方便修持。效果極大。法師聞而印之。一日枉過。贈以佛像佛書。爲予說淨修之法。予以法師之不我棄也。益決其精進之志。法師又約予住華亭寺。續開蓮社。予固願爲劉遺民者。早晚當踐此約也。法師將以辛酉三月開壇傳戒。囑予爲同戒錄序。予惟佛學以戒定慧三字扼其要。戒律不嚴。則禪心不定。禪心不定。則智慧不生。欲智慧到彼岸者。必自持戒始。法師於光緒丙午。曾謁闕蒙賜龍藏衣鉢。幷護國祝聖禪寺額。回雞足山拓寶剎啟戒場。信從者甚衆。雞足爲迦葉入定之所。厥後名僧無慮數十。然如法師之大振宗風者。何可多得。今又演戒於華亭。華亭在省會之地。四方聞風。奔走而來受戒者。當倍蓰於雞足。戒學盛興。既有以拔衆生出三界。而人傑地靈。茲山亦因以生色焉。故樂爲之序。他日蓮社宏開。予更將濡筆贊揚淨業。而續晉人高賢之傳矣。

民國十年辛酉二月朔昆明陳困叟謹撰

勅賜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同戒錄序

嘗聞渡海須憑筏。到岸不須舟。蓋衆生心。因地具足佛果。爲拯迷故。特開方便。從一實相。權說三學。廣及恆沙法門。皆不出乎此也。法華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當作佛。故知法雖寂滅。必須行於有作有爲之戒。而趣於無作本有之無上菩提而後已。則上根利智。一言之下。悟得戒相如空。當體無作。何有持犯之名言哉。獨是惑業苦三。如海無涯。若無戒航。將安渡越。而諸佛大悲。如月印水。數數示生。無有窮已。我釋迦世尊於菩提場。示成正覺。先開心地。以拯迷流。欲令一切衆生。咸知本源。自性清淨。但以權小不任。曲隱尊特。脫珍着弊。俯應羣蒙。保證解脫。因緣制戒。其爲利也溥矣。故優波離尊者。愍念來今。嚴淨毘尼。親承佛讚。獨標第一。外現內祕。其實一乘。迄於唐之道宣律師。宏興戒學。海內悉遵。嗣續不絕。分燈寰宇。拯拔諸有。其惟南山宗乎。所以楞嚴經云。一切世間。諸修學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嗚呼。同滯末流。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雖有智者。其如澎湃何。

虛雲 薙戒茲山。勉身以道。潛跡秦嶺。冀極心宗。旋以慕訪聖跡。於光緒壬寅。循藏至滇。掩關於昆湖興福。甲辰謁鼻祖於雞峯。經榆城。僧俗請講法華於三塔寺。時雖足戒法音沈響寂

復請余於石鐘寺傳演木叉戒期圓滿。承衆推舉缽盂峯。勉爲之事。馳驅中外。募緣重闢故址。丙午春恭趨北闕。蒙賜護國祝聖之額。及龍藏鑾印紫衣缽杖各法物回山。遵建戒壇。期振頹風。值共和成立。倡設佛教會以應時機。蒙孫袁二總統。及滇督蔡鍔。仍照前朝尊重教。各贈匾額。命弘戒法。庚申歲。受唐省長繼堯之聘。主修水陸。荷蒙依佛等慈。赦囚拯飢。事畢欲隱。復請余主持雲棲。緣弗能屏。己巳夏以塑像因緣。遊化滬上。歸山掃塔。爲衆講經。奈因前住持達公和尚歸西。首衆聯袂到滬。請余維持。而海軍部長兼閩省主席楊幼京先生。前主席方聲濤先生。率同官紳。亦極敦促主持。責以興利除弊。弘隆正法。緣熟若此。誼弗辭焉。查本寺自聖晏國師開山以來。緒衍無替。迄宋成平二年。勅賜白雲峯湧泉寺。詔建戒壇。延及明末。永覺賢祖秉戒蓮池。大弘法化。丕振宗風。時號傑出。迨清季。先戒和尚妙蓮老人中興本寺。全山煥然復興。漳郡南山寺。檳嶼極樂寺。兩頒龍藏。化洽一時。然以人根昧劣。未能祖率。雖奉旨傳戒。八日即完三壇。法體如是。固無增減。而懸揣老人未嘗不無慨歎焉。矧五夏專律。猶有未逮。數日三壇。豈範來學。今特商同大衆。改爲五旬。庶幾依法羯磨。方堪授受。仍遵舊例。開壇演戒。願冀佛日重輝。法輪常轉。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授具戒。果能圓信圓持。則戒體具足無餘矣。自今以往。仰體國恩。崇隆正法。克盡其能。務俾聖教昌明。均沾福慧。

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惟壇儀既觀。名相須識。汝等戒和尙。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謂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也。羯磨師滌除惑業。成就莊嚴。教授師訓誨規模。整肅威儀。尊證師舉檢七非。圓成三聚。白四羯磨。諸師印可。得爲比丘。比丘者。華言乞士。謂乞內外法喜。資養身心。至大覺岸。皆從壇上諸師。獲全道體。恩莫大焉。每逢戒師節臘。當虔焚香遙禮。以報生長聖胎之厚德。以不負國恩擁護之深意。各人出家之本願云爾。

民國十九年庚午　佛誕日司律四十七世頭陀古巖虛雲述於鼓山聖箭堂

南華寺同戒錄序

末法既敝。毘尼久衰。不獨新進四衆。不知戒律爲何物。卽當世之號稱善知識者。亦多言而不行。行且不密。坐使世尊宏法範世之悲願。古德高賢闡教度人之苦心。如崦嵫落日。不絕如縷。雲投足桑門。棲影佛域。歲月電逝。倏七十餘年。既道業之無成。又行持之多缺。在山門爲贅人。在佛祖爲不肖。每念及此。如矛刺心。往歲粵中仁士。謬採虛聲。迎來南華。付以重任。嗟乎。六祖示寂。至今垂千三百年。五葉雲初。遍于震旦。何曹溪源頭反塞而不流。南華門庭傾而不振。追溯其故。皆往昔之人不審毘尼。一往放逸。有以致之。使悉能嚴淨戒律。仰體祖意。則何至有今日乎。竊南華之衰。不自今始。憨祖當日中興錄已慨乎言之。矧雲去憨祖日

遠。才力更遜。後言重興。難於往日。本年冬復經四衆請求。結壇說戒。道德才位。俱屬忝竊。第爲道場。及晚近法門計。亦不容峻辭。于是于十月朔始。至十一月終。五十餘日之中。日與求戒弟子。切磋開導。盡雲所知。而領導諸師。啟發備至。願戒弟子輩。今而後時日凜若在壇。持之終形壽。如居浮囊。而渡瀛渤。則定慧因之日增。法門因之日盛。雲老矣。願若輩念如來慧命所寄之戒法。祖師形神所棲之道場。勉之毋或忘焉。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無量壽佛誕日南華司律沙門虛雲序於信具樓

〔附錄〕南華寺同戒錄序

佛教入中國垂二千餘年。其爲教之經典法規。禮儀戒律。久已深入人心。與中國原有儒道兩教融合貫通。因爲國民信仰。思想之支柱。是故歷代佛法之盛衰。與替。與國政之治亂得失。饒有關係。此凡稍治國史者能言之。晚近佛法衰微。吾粵特甚。僧規不整。戒行不修。木腐蟲生。叢林制毀。於是民間對於佛法之信仰。失其重心。世道人心。遂多缺憾。政府於宗教一律保護。人民信仰之自由。尤不願輕加抑制。顧爲風化治安。杜漸防微起見。僧尼細行。有爲成法清規所不許者。自不得不以干涉爲保護。藉正歧趨。其有真實修行。精嚴戒律者。則有護持而無抑制。此爲吾粵四衆所共明者也。惟是宗教

之事。何等莊嚴。立於主持地位者。教中弱點。倘不急起自謀改善。以一定規制。約束信衆。則宗門多事。信仰奚存。此其關係於僧尼善信者爲輕。而關係整個社會者爲重。故就吾粵今日論。欲求復興佛法。將捨提倡戒律。末由挽救。良以戒律不講。則善信無從整齊。僧伽無從糾正。叢林之制。固難復起。佛法亦正未易重光也。今虛雲和尚以僧界大德。來主南華。第一事卽注重傳戒。可謂老眼無花。知所務矣。濟棠治軍理政於南服。敬恭桑梓。想望昇平。對茲稀有盛事。敢不竭其誠懇。爲吾粵三千萬喁喁望治之父老昆弟諸姑姊妹。禱祝和平。祈求康樂。爰爲敘其緣起如左。

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撰

〔附錄〕南華同戒錄序

曹溪至智藥而始著。南華至盧祖而法傳。由是道被大千。宗流五派。法輪常轉。法席常溫。洙泗禪林。相沿一脈。雖令韜法師以後。寂寂罕聞。歷五代迄宋垂數百年。始見重辯禪師一轟毒鼓。遞明憨山禪師繼起。重振南宗。一時海內弁冕。皆以導揚佛法爲己任。厥後智丙寶緣朝宗大休。法法相承。心心密付。距憨師七十餘載。又有雪樵爲之闡揚。二百年來。雖不乏人相繼。然傳授持之舉。未有如今日虛老和尚之盛者也。虛老和尚

爲嚴淨毘尼。宏範三界之大德。悲晚近佛法之衰微。愍吾粵僧伽之蒙謗。掬湧泉法水。甘露遙頒。振曹洞宗風。梵蓮重茁。徇廣州佛教居士林之請。傳四衆大戒。俾三學圓成於剎那。三昧之中。示劫海菩提之業。誠以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故佛子聞虛老卓錫南華。已種求戒因矣。大道之門。尙無拙工。況天人師乎。戒如寶鏡。照法無遺。持此寶鏡。誰願失墜。愍師當日寄示禪堂弟子。亦殷殷以佛言。尊重波羅提木叉。蓋能守戒。雖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戒。對面猶千里。虛老法號原與愍師吻合。蓋大權菩薩。乘願再來。求戒諸子。想已共體前旨矣。漢魂曩以綏靖是邦。瞻依梵宇。感傳燈之席黯。承法駕以垂光。大覺門開。永留廣蔭。華嚴會啟。同證前因。漢魂方以典軍北鄙之身。又拜綏靖東區之命。未遑參學。總覺緣慳。惟一瓣心香。五塵俱淨。是則漢魂得序斯錄與有光也。

廣東省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序

雲門山大覺禪寺同戒錄序

正徧知之垂化。真霖雨於蒼生。慈悲等應。甘苦咸沾。法門宏開。三根普利。真如妙體。本無言說。覺海波騰。非航莫渡。勞我覺皇。興慈運悲。無說中顯說。無修中說修。權開方便。巧運悲懷。

應病施方。無藥優劣。對症者良。法門無量。透機者當。先唱梵網。持此戒者。如暗遇明。如貧得寶。如病得瘥。如囚出獄。如遠行得歸。離世速成佛。惟此法爲最。佛言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楞嚴謂三決定義。成無漏學。四種明誨。讚揚毘尼。一切世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四分律謂此經久住世。佛法得熾盛。若不持此戒。世間皆暗冥。直至金河顧命。以波羅提木义爲師。故知一代時教。總以戒爲入道之本。成佛作祖之基礎也。勿輕小罪以爲無殃。剎那造罪。殃墮無間。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一息不來。便是來生。既爲佛子。須知戒之妙義。造律儀之淵深。三聚五篇之半滿。性遮互環之重輕。法體行相之幽玄。若不明晰。受之何益。法者。佛爲羅睺羅初制十支淨戒。二十四門儀則。十二年中。爲無事比丘制二百五十學處。及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並一切隨律威儀三千。八萬無量細行是也。體者。即臨壇時。十師座前。正受戒時。運想一切塵境。亦是得戒之因。念念不忘。時刻守護。以戒爲能依。心爲所依。心法和合。名爲戒體也。行者。即依所受之戒體。二六時中。或讀或誦。或禮懺安禪。不越毘尼而行。名爲戒行也。相者。佛制二百五十具戒。一百八十四種羯磨。一一戒相中。輕重開遮。成壞兩緣。此即法相也。一切善業等事。如法當行不行。此名止犯。如法當行即行。此名作持。若一切惡業等事。不當行而行。此名作犯。若不當行即不行。此名止持。若

罔知止犯作持。則開遮全晦。故律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可聽教參禪。如能依教奉行。守持無染。可名真淨道器。稍有違犯。則失僧儀。故云護戒如護浮囊。不可破裂。否則喪身失命。被煩惱羅剎所吞矣。而今去聖時遙。人心澆漓。甘墮沈淪。藐視律儀。妄言解脫。着如來衣。甘作獅蟲。毀詈指責。能不痛心哉。欲求菩薩淨戒。作將來眼。宜須愼重遵行。各處傳戒者衆。未審以何爲懷。徒盜其虛名。不慮其後患。求戒者多。守戒者少。若賊香疤作飯票用。哀哉哀哉。結果二俱失益。盜名者自悞悞人。賊法者不但不明法體行相之義。究不知出家爲何。以此盲盲相牽。把茲無上妙法。變成砒鴆惡毒。世譏寄生草。蛀米蟲。良深慨歎。冀諸來學。仰體佛祖弘規。勿忘諸師訓誨。造成法門棟樑。庶使人天有歸矣。本山是偃祖首創。闡拈花旨。妙衍嘉猷。糊餅暢明。向上一字。顯露真機。道震寰區。龍天擁護。王臣欽崇。化超羣表。世稱雲門宗。自元以後。信根薄弱。淳風寖息。嘉音停響。整理乏人。遂成荒塢。真身雖存。知者尠矣。雲因重修南華。追慕靈樹遺踪。探悉乳源有肉身躬親訪覲。得瞻真容。及南漢御碑。始悉爲雲門啟源道場。禮畢旋南華。卽向當道宣佈。請其保護。蒙李公任潮。李公伯豪等發起重興。令雲主其寺。義不容辭。雖勉負責。卽於癸未歲臘月十日就事。鞠躬盡瘁。八易寒暑。略獲端緒。金容完成。擬設祈禱世界和平法會。恭奉聖像升座。以酬檀那莊修善願功德。不

料好事難成。無故罹難。使事擱置。直至炎暑。請求戒者。懇請以路遠跋涉爲念。請施方便。傳受戒法。情不得已。憫彼哀誠。遵佛儀範。循序授之。戒雖頓受。各須克志薰修。從今已往。仰體國恩。崇隆佛法。俾正法流通。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濟三有。庶不負如來悲願。救世之至意云爾。

歲次辛卯六月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丈室

高鶴年恆松居士遊山記敘

昔世尊禮塔。善財南詢。垂範河沙。後昆以軌。法至華夏。四山五嶽。雖足天台。勝境名藍。在處恆有。凡所參謁。或爲宏法。或爲結緣。或求懺悔。或祈疑難。利己益他。各乘其願。總皆不出引人入勝。古聖先賢。四方雲水。趙州行脚。三登九到。事昭日月。豈在枚舉。不過聊敘前賢。以啓後進。凡奉佛者。孰不銘心哉。因有鶴年高居士者。爲道心殷。不辭勞瘁。跋涉山川。足跡天涯。遍尋聖迹。或禮名山而修懺悔。或訪知識而決疑問。或住蘭若而行佛事。或隨大衆而結良緣。任處優遊。真正解脫。實爲難得。茲因滬上從佛諸賢。欽居士風。令敘歷覽各處名勝。集爲遊記。啟發往事。問序於予。予自光緒二十二年。識居士於金山。次於秦之終南。及滇之雞足。今偶遇於滬。間數十年。瞻其道貌。始終不異。卓卓可風。誠爲可仰。故爾聊弁數言。遺諸來者。

用昭事實云爾。

偈曰

遊山遊海遊江湖　遊盡江湖一物無　兩袖清風誰着價　滿懷明月自歌呼
獦龍望釣徐衝浪　彩鳳瞻羅欲下梧　石頭路滑蒼天也　吸盡西江笑野狐
芒鞋走遍天涯　不落有家無家　處處澄潭古月　時時覺地仙花
琴彈無字之曲　步踏白牛之車　隨緣無遮淨界　在處出水蓮花

星洲居士林特刊序

己亥六月。轉道弟子廣義以書來。言星洲佛教居士林。將舉行廿五週年紀念。乞雲一言。雲老且病。境緣身心。均不堪任。第念居士林。爲轉道法師暨李居士俊承掀建。轉道曩與予有同參因緣。李居士夙有組護法團之弘願。而星洲居士林。經二十五年之發揚光大。以有今日。雲又烏得無一言哉。夫佛本無言。言卽乖道。而何以三藏十二部靈文。光涵宇宙。卽千七則公案。亦信古傳今。不過欲因其顯道耳。今之學者。只欲多知多見。轉爲法縛。昔臨濟祖師於三頓棒後。始說出佛法無多子。何以無多子。只明白見此心性而已。無多子一言。歷盡甘苦之言也。雲今亦以無多子貢獻諸君。試看諸經中。如心經。『觀自在。』金剛經。『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歇卽菩提。』圓覺經。『諸幻皆滅。非幻不滅。』彌陀經。『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擇一二句。或於公案中取一則。精研覃思。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道在是矣。四大海水。皆同此味。一滴滓蜜中。邊皆甜。願與諸君子共之。今星洲居士林叔建歷二十五年矣。回溯此二十五年間。轉道法師與俊承居士。幾歷辛勞。乃能轉法輪於異域。流芳譽於南州。立卓然不拔之基。樹千秋不朽之業。二十五年光陰。豈易易哉。東坡句云。居士居士。莫忘小橋流水。

亳園集序

丙戌夏以粵省當局。爲求減國民浩劫。舉辦祈福消災薦靈法事。邀雲到穗。籌酌一切。是時雲因幻質欠寧。適湯雪筠居士。亳園集稿成。囑雲寓目幷爲之敘。自慚文字緣薄。加之老眼昏花。勉強披閱。歎爲希有。何也。如來不揚化。世間皆暗暝。佛日旣普照。幽暗悉光明。故佛以大事降世。爲度衆生。演妙法音。欲令蒼生。咸出苦輪。同登智地。如霈霖彌布。草木蒙潤。無如世變日亟。法道垂秋。於大覺正道。怨謗迷信。匡扶挽救。有賴諸賢。居士深鑒於此。發菩薩心。成此著述。標曰亳園集。志期普利。其功德不可思議也。

劫外餘音序

嗟乎。世衰道微。唯物是尙。三毒橫流。五欲狂熾。佛言末劫。此其時歟。欲拯救之。端賴宗教。宗教者。所以導引人心。趨於至善。足以移風易俗。補政治之不週。其宜提倡也明矣。世界無論何教。總是導人爲善。爲治心之法。如佛則濟度衆生。使衆生脫苦。儒則重倫常。使人各盡份。本無異致。所不同者。儒則著重世間法。佛則世間法外。更有出世間法。深淺不同耳。今滇南鄭永熙居士。集佛儒兩教之精義。融冶一爐。編成名曰劫外餘音。簡而顯。精而微。眞救世之寶筏。可謂阿伽陀藥矣。樂爲之序。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春　幻遊比丘虛雲識於韶乳雲門丈室

卓庵詩集序

余朝峨山歸來。翠峯過夏。有卓庵不知何許人。徧歷諸山。遇之數數。一日出其詩集乞序。余曰。西來直指。教乘尙掃。何有於詩。況敘乎。卓曰。非敢傳世。僅以傳家。余曰。若認得家。則不須傳。卓曰。事是這個。其如辛苦何。余曰。如是也可敘焉。禪曷爲而有詩也。自行人單刀直入。一念相應。吐詞拈韻。往往爲士大夫所誚。世以文字難僧。僧亦遂以文字應世。或馳騁世典。殫心雜學。將無上妙法。視爲具文。正法眼藏。淪乎聲色。甚而尋章摘句。四六精詳。處處驢唇馬舌。噫。法門一至此耶。一變而語錄。再變而辭賦。三變而爲詩文。佛法何可言哉。雖然。亦不可

概論也。當觀其人。爲何如耳。其人見諦真。則言言至理。語語明宗。假山水以寓其懷。借時物以舒其臆。如遠公之招陶劉。佛印之契蘇黃。大慧之於子韶。詩亦何妨於禪哉。但不以見長。若以此見長。詩精則亦詩僧而已。而況以之爲名利之階。攀緣之具。其言雖工。其行不可問。行不可問。心更不可知矣。言至此。卓庵點首點胸而已。余曰。子名卓庵。處倫類之中。而有以自立乎。出風塵之表。有以自致乎。非庵無以見卓。非卓無以名庵。行住坐臥無非庵。無一非卓。如是則能詩也可。卽不爲詩也可。則余之所以敘者。非敘其詩。敘其庵。敘其能卓也。更進一解曰。不墮悄然機。

弘一大師全集序

劉居士綿松。輯弘一大師全集成。屬書問序。余以老病衰朽。視聽失用。服役雲門。遭逢世亂。年荒。工未及半。心力盡瘁。筆硯荒蕪。欲辭却而居士請益堅。乃爲之序曰。昔本師釋迦如來。將欲示寂。語羣弟子。我滅度後。汝等比丘。當以波羅提木叉爲師。如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叉者。華翻名戒。戒爲德本。能生定慧。成就萬行。比丘無戒。勢如醉象。狂奔亂蹴。不僅傷身。亦且害物。是故戒住則僧寶住。僧寶住則佛法永住。世尊又言。獅爲百獸王。威力無比。爲敢犯者。惟毛中蝨。方漸羸耗。終乃滅亡。吾法在世間。其威力有如獅王。毀戒比丘。無異獅身

之蝨。毀吾法者。乃此輩也。金口所宣。警惕備至。千載以下如聞聲欬。晚近世衰道微。忘本逐末。明于責人。昧于律己。如法修持。千難得一。佛法凌夷。有自來矣。弘一大師。未出家前。固世所稱爲翩翩俗世佳公子者也。及既受具。諸緣頓息。露頂赤足。動止循律。以身作則。追導師之芳踪。振墜緒于末造。影衾無愧。明德在躬。令聞四溢。海宇從風。於是世之知大師者。無不知有戒法。敬大師者。無不知敬佛法。荷擔如來家務。師非其人歟。今距師之歿。將十年。無問識與不識。問師名靡不歎息向慕。其爲世重如是。豈偶然哉。讀斯編者。倘能求師於藝林之外。庶乎近之。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佛誕日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山大覺寺丈室

弘一大師事略序

道本無爲。法惟見性。知諸佛菩薩。歷代祖師之應迹。皆隨機指引。俾各明本心。除此更無餘蘊。古今諸善知識之言行。或權或實。無非欲學者就路歸家。當下了悟。脫去枷鎖。本無實法與人。末法以來。世風日下。水鳥法音。遂成隱晦。木叉不振。師範日稀。能無悲乎。是以諸佛菩薩。垂大慈悲。乘大誓願力。而不休息。弘一律師。乘願再來者也。觀機合宜。志弘南山宗旨。以救時弊。躬行實踐。行持是尙。終身無懈。聞見生欽。今師弟子僧睿等。將師事略刊而行之。自

利利他。以報師恩。屬予爲記。予曰予非能文者也。何能記。因仰大師律行。述其行願以勸世。若能體大師之心。如律行持。則大師在世。無法可施。如或不然。雖建恆沙寶塔。以紀念之。於事何補。縱使律師再來。恐亦對面不相識也。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山大覺寺丈室

弘一大師傳

師諱演音。字弘一。別號晚晴。又稱二一老人。原籍浙江平湖李氏。寄籍河北天津。父筱樓公。以進士官吏部。母王太夫人。光緒庚辰。父年六十八得師。誕時雀啣樹枝降其室。乃師應世之吉兆。天資穎異。甫就傅。過目成誦。纔弱冠。凡詩文篆刻。悉皆通達。戊戌政變。奉母南下。僑滬濱。庚子肄業南洋公學。乙巳東渡日本。於上野學校習美術。旁究音樂。中國學生入上野美專者。自師始也。試輒冠軍。聲名揚溢。人皆稱之。在滬創辦文化社。強學會。海上書畫公會。與名士袁希濂。許幻園穆恕濟等。互相和唱於滬濱。文名大著。旋主教圖書音樂於浙江師範學校。辛亥革命後。應陳英士聘。主太平洋報筆政。加入南社。及同盟會。其愛國之心。無時或已也。師初好研宋元理學及道書。曾詣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身心愉樂。始傾志佛乘。戊午。師年卅九歲。丁艱。奔虎跑禮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具戒於靈隱寺。從茲塵緣頓斷。歸悟

本來。破衲芒鞋。隨處自在。然觀苦起悲。不違所乘願。度諸有情。不辭勞瘁。丁丑駐廈萬石巖時。戰雲彌漫。人皆勸其內避。師以護法念固。不避艱險。題其室曰。殉教堂。於此見師入無畏之境矣。先是辛未春。師以護教心切。維法情殷。歎茲時丁末季。魔強法弱。木腐蟲生。欲圖挽救。非嚴整佛戒。別無良策。於白湖法界寺。佛前發誓願。弘南山律宗。夏應朱子橋將軍之請。在慈溪五磊山。辦南山律學院。無何因魔事輟。後卽隨處講律。循機說法。但有益於世者。靡不倡導。每懷中國律宗。慨自南山宣祖重興。至宋靈芝照祖繼起。以後七百餘年。雖代有提倡。其中尙有未盡南山精微。蓋因南山三大部。早失於扶桑。迨至清末。由海鹽徐居士。始將三大部。從東瀛請歸。刊于天津刻經處。多有遺漏。不少錯謬。師不辭殫精竭力校正之。取正續藏等。廣尋披究。潛心研討。徧考中外律叢之幽微。分科標點。綱擧目張。表列註釋。使條分縷晰。微者著。隱者顯。續佛慧命於垂盡。編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本。羯磨隨講別錄。彌陀義疏擷錄。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南山宣祖略譜。晚晴集等書。又嘗訂正科文。點閱行事鈔等書。嘉惠後學以無窮。厥功不可思量也。壬午駐錫溫陵養老院。中秋後漸感微疾。但力拒醫藥。惟專念佛。尋且絕食。遺囑後事。付其高足妙蓮法師。遂于九月初四晚入時。念佛聲中安詳西逝。荼毗後。獲舍利無數。靈骨分塔於承天開元二寺供養。距生紀元前三十二年庚

辰九月二十三日。俗名息霜。字叔同。春秋六十有三。戒臘二十有四。師之積修勝德。智慧高遠。允爲近代南山律宗師範。其弟子僧睿等。以師生前著述欲刊行於世。用益自他。而報師恩。以書請傳于余。雲因僻處西南。未親師座。故對師之道德。密行幽深之事。誠難盡識。加之暮年多病。筆硯久疎。何敢妄作。但久仰師高行。恨未能見。忽聞噩耗。不禁悲慟。痛爲法門不幸也。故不敢辭。至於文字顚倒。筆墨參差。咎莫能辭。但望閱茲傳者。以師之律身道德自重。因慕其矩範。筆其大概。難免摸象之誚。遺笑大方爾。

立誓參禪不看經律廣記博聞

凡看一切經書。雖云廣記博聞。反塞自己悟門。不如一門深入。盡空所有。自有相應處。決不賺人。只要堅心。此事曠劫難逢。我與諸人。多生錯過。今不努力。更待何時。挨捨身命。畢竟樂討箇分曉。若不如此。永墮地獄。倘或見諦。上宏下化。以報佛恩。若不如此。亦永墮地獄。

因博奕有感寄勸念佛

慨自五欲染濡。人心顚倒。有耳目誤用其聰明。有心思妄生其念慮。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胡爲。比比然也。卽以博奕論。帝堯作圍碁以教丹朱。所以使之奕通也。武王作象碁以示子孫。所以使不忘武備也。其意善。其慮深。迨傳之後世則不然。以之比禮。則不能檢束身心。以

之比樂。則不能怡悅意志。以之比詩。則不能涵養性情。奕之爲事。其無關於風教也明矣。而庸愚之輩。沈酣於中。賢智之流。亦爲所惑。竭目力焉。竭心思焉。喜怒見於色。餓體膚焉。空乏身焉。勝負蘊於衷。廢時妨業。莫此爲甚。古帝王以之化愚。今反以之誘智。古聖人以之示警。今反以之自荒。所以陶侃投之荊江。而不失爲賢士。此舉世不宜爲之。而偏多好樂。可爲深長太息者也。乃若身列緇流。名稱釋子。上思奉事諸佛。下思濟度衆生。靜則默會彌陀。動則正言直行。以及行住坐臥。常常收攝其身心。證道歌云。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爲八風轉。不被五欲牽。何等解脫。何等自在。矧夫樗蒲圍碁。骰擲陸博。皆亂道心。妨廢正業。爲佛深戒。而乃貪之好之。如世間膏粱子弟。曠蕩庸夫。可恥甚矣。沈沈以思。吾人共生五濁。苦多樂少。壽短業長。縱使今朝成佛去。樂邦教主已嫌遲。安得不火急修持。宴然自安乎。然人類之不能無老幼男女貴賤賢愚者。理也。亦勢也。老者光陰有限。時不待人。若不修省。轉眼就是來生。故偈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是老者所當念佛也。少者歲月深長。前程遠大。若不修省。則少年夭折者。不知凡幾。故偈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古墳多是少年人。所以少者當念佛也。無論男身女身。內具貪瞋癡。外緣殺盜婬。若不修省。未免沈墜。況不信因果罪福。不達三藏經文。若不修省。三途難免。所以大道不分男女相。菩薩曾現女人身。

是男是女。不可不念佛也。經云。爲人豪貴。從禮事三寶中來。若不修省。則貪得一家飽煖。而反招來千家怨嗟耳。經又云。爲人貧賤。從不信因果中來。若不修省。必受貧窮下賤之報。更恐喪失人身之苦。惟智者能覺照早修。愚者不信覆藏。故不論男女智愚之人。只要急早精誠念佛。自然滅罪消愆。須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又何有博奕云夫哉。惟願由一家之人信佛。更能勸一鄉之人念佛。一國之人多信佛。更可勸盡大地之人念佛。深望同志之倫。切切回心念佛。不作無益害有益也。

示禪人請益三不是隨拈數語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愚智悟人同一宿。愚者不知佛是心。向外徒勞空碌碌。空碌碌。不見佛兮只見物。終日茫茫無了期。墮在貪瞋無明窟。智者知心卽是佛。看見影響少回護。工夫作輟石壓草。春來依舊山水綠。山水綠。楚歌不似江東曲。捉風捕影賊爲子。六六原來三十六。悟人悟佛卽是心。是心無非是見佛。抖擻枯腸只這是。不安名號與灣曲。銷有歸無惟一真。從空起色萬象紛。放去也。言卽心是佛。收來也。非心亦非佛。若是鐵蛇把要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老漢忒糊塗。諸人隨意畫葫蘆。

戒靈通侍者酒幷偈

甲戌歲秋。雲初入山禮祖殿。見祖坐龕內。一金色鬚髮狀如歐人之像者。名曰靈通。雖壇經未見紀載。而諸籍中稱侍者。爲波斯太子慕道而來。性好酒。於祖在日許其偷飲云云。又於龕之右。設一酒亭。金碧檀欒。備極工緻。中具香爐花瓶酒缸杯箸。余怪以問香火僧。僧曰。侍者好酒。不獻則不利。余謂爾輩欲飲。以侍者爲雉耳。僧曰。和尙若不信。請驗之。乃命其注酒缸內。守視之不數時。而酒化水矣。三日如是。怪矣。溯勸靈通侍者戒酒。以達觀可公爲第一次。憨山清公爲第二次。撤其酒器。爲文祭告。越今已三百餘年矣。侍者當時已戒酒。豈已後又再飲耶。悟後仍迷。無是理也。余重思之。恍然有悟。侍者於侍祖日。飽嘗法味。必不嗜酒。卽使偶爾偷飲。經達觀憨山之勸。亦必斷除。何以至今仍有烈酒化水之異。其必野狐精怪之輩嗜飲。以侍者爲憑籍。此一念之邪也。以邪招邪。於是一班閻神野鬼。感應其邪念而來。侍者不飲。而野狐精怪及閻神野鬼皆大醉。酒乃化水。理不當有。事則無疑。於是余毅然撤其酒亭。毀其杯酌。奉侍者於伽藍殿。重塑其像。使兩手空空。不復提壺。因爲之偈曰。

侍者有德號靈通　誓輔祖庭衆所尊　人多訛傳師好酒　師奉千佛無此風
想是佞惡竊尊譽　嫁罪自飾將無同　今爲拈出雪此恥　長伸兩手振吾宗

再告靈通侍者文

丁丑秋。寺內僧俗多病。衆議紛紜。以格侍者酒供爲詞。因再爲文以告之曰。維歲丁丑。維月庚戌。是月之朔。壬申之日。南華禪寺住持虛雲。率領監院合山大衆等。虔備清齋酥酡妙供。沐手焚香。上稟祖師。奉告尊侍曰。雲以不德。入侍祖庭。舉墜興廢。三年於茲矣。各事進行。均稱順利。正當恢宏殿宇。百工斯勤。惟自本年入夏以來。僧衆匠工多病。百般醫治。效果殊微。豈以雲改建殿宇。重新祖庭。而未稟命乎。雲朝乾夕惕。鞠躬盡瘁。此心當爲祖師所諒也。謂爲禁格侍者飲酒乎。則佛制戒律甚嚴。以酒器過人者。五百世無手。雲不敢以害侍者。及禍僧衆也。因之曾爲偈以戒侍者。今僧衆工匠。又因病而涉及禁侍者飲酒問題。雲不得不上稟祖師寂光加被。再告侍者絕酒耽禪。並以解一般僧人之惑。我中國自儀狄作酒。禹飲而甘曰。後世必有以亡其國者。其旨深哉。延及周初。世人皆中於酒。其時流風所被。必有極擾亂社會秩序者。於是周公作酒誥曰。酗於酒者。繫歸周殺無赦。可謂嚴厲之極。降至唐宋元明諸代。無不時有酒禁。而禁終不能絕。此何故也。必有所至矣。夫酒之性有二。一曰麻醉。二曰興奮。世俗人以之合歡。以之解愁。誠以世俗之人。處五濁惡世。八苦交煎。借酒澆愁。其中固似別有天地。何也。中酒有三。大醉則狂。狂斯亂。中醉則昏。昏斯沈。微醉則酣。酣斯暢。昏狂皆足戕己害人。不必論。即以酣暢而言。亦不過麻醉神經。奮興血脈。使其微適。將平時煩惱

焦悶。抑鬱恐怖暫忘却耳。及其醒時。則借酒澆愁愁更愁也。世俗人不知禪悅。乃以醉鄉爲世外桃源。故千里禁之而不絕。若乎靈通侍者。親侍祖師。必得甚深禪悅。卽今日僧衆禪堂坐香。試問到初地定時。百骸調適。身心俱忘。萬象如如。孤明歷歷。此時境界。以視哺糟啜糱而爲酣暢。不亦天淵也哉。初地尙如此。甚深禪定可知也。明夫此則不戒而自戒矣。自今以後。不許滴酒入祖庭。如有疹厲。雲自當之。用是稟我祖師。啟我侍者大師。告我僧伽。從茲共勵。維護祖庭。侍者功德。福濟無窮。內外清淨。頓消滓塵。靈源迸溢。枯木逢春。山門寧靜。共轉法輪。

自祭告以後疹厲漸消大衆安然少病少惱

爲妙法禪人刺血書法華楞嚴經書後

光遍河沙。隨處無非般若。量等法界。拈來總是法華。柱杖轉法輪。非空非色。脚跟流藏典。何幻何真。撥破虛空。露那邊消息。闢開塵土。出大地經文。四十九年無字而演半字滿字。五十餘軸。一乘而談大乘小乘。漫猜大海揚沙。休認虛空定橛。本自現成。不假貝葉。森羅萬象。墨迹天然。只因不了卽心卽佛。故爾將經覓經。所以析骨剝皮。大開生面。刺血濺騰。永作芳型。本寺化主妙法依雲。戒律精嚴。雅慕五宗。歸心三藏。血染長毫。點畫昭本來面目。神凝楷體。

揮灑露無位真人。字字白牛放光。圓成八萬。行行紅蓮現瑞。燦爛三千。法華經。楞嚴經。霞漫紙背。心地品。行願品。光溢經文。以此傳家。消歷來之習氣。將茲勸世。回虛幻之妄心。榜樣津梁。舍此其誰。嚴也禪關未煖。教海何親。異國歸來。一肩明月。覩血迹之靈文。偉哉迦葉起舞。觀實心之苦行。允矣須彌低昂。索文以紀始終。序跋以誌歲月。由是思夫一乘奧典。無上經王。名尚難聞。何況受持書寫。必須親歷寶所。施如意以濟生。得見衣珠。駕白牛以度世。所以微心顯見。證圓通以消魔業。運糞出宅。得記劫以成菩提。見聞隨喜。俱霑利益。法界衆生。同圓種智。其血迹與海墨無殊。苦心同二經並載矣。特書其後。

大乘妙法蓮華經後跋

妙法蓮華經者。大乘無上一切衆生成佛之妙典也。這一卷經具在當人。當人只因不能闢塵得見。所以歷劫漂沈。輪迴不休。故我世尊慈悲。開示悟入。無非指點本具。其奈愚鈍不信不悟何。故重重譬喻。種種宣揚。寓無爲於有爲之中。假有言闡無言之化。深信者高超三界。悟入者永脫輪迴。以至一香一花。禮念舉手。創垂功德。無不解脫。大矣哉。不可思議之極致也。生某歸誠三寶。痛念雙親。未卜昇沈。欲報劬勞。請僧書此大法。祈先亡脫化。七祖超昇。幷祈嗣祿繁昌。功名顯達。余曰。此誠追遠之大孝也。略舉大概跋之。此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內。

度盡一切世間。天地以之清寧。家國以之康泰。人物以之安阜。亡靈以之超昇。只在當人信受奉行之如何耳。若止獲福度幽。則亦渺乎小矣。普願隨喜見聞。得覩是經者。悟本具之真經。識未生之面目。自利利他。情與無情。均沾法化。則佛恩已報。又安有過去之不脫化。現存之不迪吉也哉。書此以告見聞者。

雲南開建華亭寺常住所置山場田地分處分院記

大元至正時。元峯玄通禪師。於天目山中峯和尙處。發明心要。於此開建碧雞山華亭寺。至明天啟楚僧相成。感沐國公黎護法。勅賜圓覺寺。歷元明清碑記可考。賢哲間出。幾經隆替。清末劣僧輩出。被豪劣將田地山場侵佔已盡。民國八年。寺僧聖緣等。將寺概行賣與華僑設爲游場。雲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奉勅請藏經。創建雞山十方護國祝聖寺。適政變。毀寺逐僧。雲卽會商海內大德。奔走南北。設佛教會。立僧學。及辦理各慈善事業。力護僧產。挽回教權。遂退養雞足。至民國九年。聯帥唐繼堯。請於五華山講經修水陸懺。命重興本寺。名靖國雲棲禪寺。雲視舊基向申寅不佳。移向坤艮。因挖土得古殘碑。亦名雲棲。不知起於何朝。碑存海會塔內門之上。將寺基重挖去土一丈八尺深。培堆左手青龍。填平右手深坑。創修天王大殿。經樓。大悲閣。各殿堂。各僧寮。鑿放生池。堆供養山。七佛塔。海會塔。靈泉巖。雲霞洞。

山下招堤寺。松隱寺。淨耳山。善覺寺。山邑村潮聖庵。西門勝因寺。各處莊田下院。各寺聖像。買回金山田地界址。東從寺下山脚至海水。左順海至冷水塘底。母猪龍箐。右順海刺桐溝。順蘇家村。松隱寺前山脚爲界。南至三華山頂。左大箐與太華山毗連。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右從太華望海山順大山路。直下太華寺青龍山頂。至松隱寺右山神廟箐。與太平寺山毗連。抵蘇家村學堂後路爲界。西從背光山頂直下白華山箐。法畢堯上山神廟山頂。左上西壩山頂。與碧雞關高嶢山毗連分水爲界。右順嶺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分水爲界。北至母猪龍箐與普賢寺山毗連。左順水下冷水塘底海水。右順箐上祭祀臺。從過龍崗隨碧雞關大路。西壩山嶺分水爲界。前山脚至海自冷水塘至刺洞溝。共用去銀圓二萬四千九百八十餘元。建開山祖塔於三華山。淨耳開山祖塔在牛鼻村大箐口大責山。雪窗和尚塔在祭祀臺。岸棲和尚塔在白華山。大義和尚塔在西壩山。福興庵塔在老太山。道桂和尚塔在燕子溝青龍山。相成和尚塔在刺桐溝。松隱開山塔在松隱石虎崗。廣永和尚塔在蘇家村學堂後。月輪和尚塔在松隱山前。全山週圍。共載有省公署告示碑四十八塊。連修寺塔聖像。買各處田產莊房下院。共費百萬餘金。復願叢林永懋。歷遂古而鎮常。佛法長興。經塵劫而不朽。是爲記。

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穀旦福建鼓山幻遊虛雲重建並題

傳洞宗四十五世妙蓮老和尙塔銘

和尙諱地華字妙蓮別號雲池。生於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十二日子時。福建歸化馮氏。父書泰。出家福州長慶。離塵後請龍藏奉怡山。母楊氏。受菩薩戒。師年二十一甲辰。禮鼓山量老和尙出家。得戒於懷公。助量老建鼓山大殿。經營一切。咸豐甲寅。量公老和尙退席。以師繼。時堂宇傾頹。佛糧缺乏。師募于臺灣及南洋羣島。回建法堂大寮迴龍閣。及闔山各殿堂寮塔院巖洞茅棚下院。暨城內白石兩塔。煥然一新。又築下院河道磽路。置田供衆。復以鉢贍祀父于長慶。奉母老于千佛庵。助監院達本覺空古月等。興雪峯崇福林陽各寺。刱建欖榔嶼極樂寺。漳州南山寺。光緒甲辰。請龍藏二。一安南山。一供極樂。丙午興寧德龜山。丁未功畢。七月十二日。趺坐謂侍者曰。寄語監院。護持常住。時至吾行矣。合掌向西念佛數聲。瞑目宴寂。逾時頂尙熱。入龕數日。面色如生。身發異香。荼毗後。分骨於鼓鶴二山塔院。銘曰

維茲窣堵。欽懷祖德。妙法蓮華。名實不忒。憶昔南溟。逍遙鵬翼。入海文殊。湧現異域。莊嚴極樂。上荷帝勅。浥注相需。爲道蕃植。既護祖庭。又維衆食。美輪美奐。六和藏息。非師之功。誰有其力。勒文貞珉。同瞻岑崱。

孫古巖虛雲敬題

南洋檳榔嶼極樂寺祭妙蓮老和尚塔

拈香云第一瓣香。匪從天降。不假地生。第二瓣香。六處收不得。徧界不曾藏。第三瓣香。非空非色。不斷不常。爇向爐中。尚申供養。

白靈堂上。圓寂師祖。泉湧發秀。極樂啟祥。性懸慧日。道悟真常。裔孫 巖自滇池還山。千山泥水。幾處炎涼。清風滿袖。皓月盈荒。羅太虛以作供。即法界以爲餐。伏願 出那伽定。來格來嘗。佑我後人。枝葉流芳。偈曰

自從航海入山來　爍破虛空沒點埃　萬里風濤憑定力　多生福慧總兼賅
燈傳古佛家聲遠　法演三乘祖域開　窣堵波前呈一偈　光輝回照燦三臺

祭戒塵法師文　維

佛曆二千九百七十有五年。歲次戊子六月初二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華素饌之儀。致祭於　戒塵老法師之靈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吾道其窮兮。聞法師之沒。奚不傷悲。吾道其未窮兮。何大師棄我之速。而與世長辭。嗚呼哀哉。法門沒落。僧德頹廢。不懼因果。不畏清儀。放僻邪侈。靡所不爲。披時代之錦衣。蓋掩護之有辭。惟我大師。有德有守。不爲世移。嶙嶙其

骨。巖巖其儀。行住坐臥。惟戒是師。僧德在戒。戒住道麗。正法久住。道在於斯。舍茲不求。非吾所知。嗚呼哀哉。憶昔邃清末葉。我避居於終南兮。師萬里而來窺。訖掩關於滇池兮。復朝夕之將護。護龍藏於京師兮。胼手胝足而不辭。興教育以育才兮。師靡役而不與我俱。念卅餘載之勝侶兮。幾形影而未離。獨砥柱於南天兮。續慧命之如絲。忽凶耗之驟降兮。不覺老淚之潛泚。痛哲人之已逝兮。吾道窮矣。吾將安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太虛大師文　維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仲春之月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花清供。遙祭　太虛大師之靈曰。月黯吳江。波生法海。頓歸兜率。誰挽狂瀾。嗟夫大師。懷智而來。忍悲而去。來也何遲。去也何疾。大願未成。我懷何極。中外緇素。莫不哀傷。況屬法門同根同氣者耶。予每讚歎菩薩現應化身。莊嚴佛土。以般若之慈舟。渡衆生於苦海。燃炬燭於昏衢。宣義諦於上國。古人云。每見善知識如優曇花開。甚言其希有也。大師荷如來家業。爲末法津梁。住世期長。天人有賴。又何期去之速耶。予耄年入曹溪。勉爲六祖奴郎。舂米負石。手胼足胝。日月如邁。衰病漸侵。其精神遠不及三十一年在重慶相見時也。今大師捨筏先登彼岸。其樂可知。而況大師弟子。濟濟多材。灌溉靈根。使其抽條發幹。敷花秀實。復散爲金剛種子。徧滿三千世界。

即所以慰大師之靈。即所以報佛祖之恩也。夫復何悲。尚饗。

祭戴居士傳賢文　維

年月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故戴公季陶之靈曰。嗚呼。公生於艱屯。秉董筆而輿邦兮。拯我元元。方漢業之未半兮。遽奪主而賓喧。慨國事之不可爲兮。乃效汨羅之自沈。順流千里終未膏乎江魚之腹兮。自謂託佑命於觀世音。由是朝夕禮誦。而發無上勝心。披法鎧。振法鼓。爲法界之干城兮。亦爲衆生之南鍼。昔吾如來付護法大業於國王大臣。公其不忍三武之禍重見於今。方期天假之年兮。永爲北辰。忽動悲心。行真法供養。繼藥王而焚身。嗚呼哀哉。我將永懷於斯人。尚饗。

輓鄭茂崗有序

辛未冬。妙知居士率瀛眷。奉其太翁茂岡老居士南歸中山。次於鏡海。以彌陀誕辰西歸。寂於蓮華峯下。雲歎曰。茂公蓮華國中人也。即其生平行誼。所植善因。已超人天果德。況其家子孫眷屬。多歸依三寶。勤修淨業。經云。西方佛號一歷耳根。永爲道種。茂公宿根深厚。今者機熟。故超出人天。令見聞之者。當亦知所勉歟。爲具輓章。申敬遙禮。詞曰

百年大事都如夢　一瞥春秋九十年　此日翻身歸覺位　往生直指示前緣

信知淨業成家業　離却人天入佛天　子職若真全孝德　爲親當植火中蓮
曩者鼓山方丈室　君家老少曾促膝　知君南返鄭公鄉　未遑慰問維摩疾
忽驚天末老人星　放光却在彌陀日　吁嗟塵世本無常　百年一覺亦非實
唯有西歸安樂土　得瞻瑞相爲第一　人子事親道在斯　記取法華一聲佛
若入無生不二門　方知非物非無物　我今遙禮蓮華峯　心香一瓣波羅蜜

〔附錄〕興修雲棲禪寺七衆海會塔碑記

塔之名義。漢梵不同。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支提。翻爲滅惡生善。或云窣堵波。此云廟。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唐音或稱浮圖。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地信。三爲報恩。凡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轉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阿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輪以下安一露盤。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盤。乃至如來安八露盤。又僧伽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西南作僧房佛塔。應高顯處作。不得塔內外染灑衣唾地。佛說如是安塔。必有一定之制。法道東來。天下叢林作之。滇垣華亭寺之門外

平岡。正當本山脈唇口。偏安祖塔。殿閣門向反偏斜。靠山不正。形家之說。雖不足信。然亦不合佛制。考其修塔年月。皆清嘉慶。意古代必不如是。又往往三祖共一塔。又有疊土成俗。家墳式者。虛雲禪師來住此寺。以改殿閣門向爲先務。諸祖之塔必另擇吉壤。茲卜得寺東後山。別抽一枝。下結佳城。與修七衆普同塔院。院之下層周圍窰窖。如寮房。每窖可安二罐。中爲過去諸祖靈骨。左爲比丘沙彌優婆夷。右爲比丘尼式叉末那沙彌尼優婆夷。計七行各五層。可窆一千二百五十人。院中立大塔。上聳至樓頂。上層塑彌陀接引像。中安全部華嚴。下肖地藏菩薩像。周圍安七衆牌位。如下窖頂後開三大壙。備將來塔滿衆骨之所。純用石砌成。額書海會塔三字。取蓮池海會之義。院兩廊各三楹。以應自修淨業者。亦便守塔。師意在使先亡後逝者。無不攝歸安養。塔院告成。諸祖覺靈與現未念佛七衆。皆當來淨土聖賢。塔滿千二百五十人。皆得生西。由此千二百五十人。展轉相勸。乃至百千萬億人。復展轉相勸。乃至無量無邊。善男子善女人。皆知信願念佛。皆得往生安養。法師如是。當得不可稱不可量。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石門兩傍砌以碑。師囑余記其顛末。師曰。非但欲記其年月也。有一可爲世勸者。不可不附記。方遷諸祖靈骨。有依法荼毗者。有依俗棺葬者。有道明貫公和尚。其棺完好。上

有蟻聚沙土。叠成塔式。中並無蟻蟲。衆羨之。試啟棺。見公全體皆白金色。祥光可愛。衣履全化。面如生時。考公塔銘。爲其徒巖西所作。記公行業語焉不詳。但記其生於乾隆壬寅三月。並不記僧臘幾何。世壽幾何。考道光三年重修寺碑。有覺貫立字。則公於道光中尙在本寺。公與前輩妙相師名本空者。皆持大悲心咒。而護靈感者。公幼時傷足出家。後朝夕禮大悲寶懺。廿餘年不輟。一夕夢入池洗浴。覺而通身流汗。足疾全愈。後又開建興源寺中興潮聖庵。又不載地名。今亦無考。但就廿年受持大悲心咒一語。已足知公平生修持早入大悲菩薩大誓海中。臨圓寂時。蒙佛菩薩接引。往生品位必高。至今已近百年。忽示現色身光相。令人喜歡感歎。更足證三業無瑕。六根清淨。四大幻化之身。竟成金剛不壞之體。從上諸祖。所不易見。當時見者聞者。皆獲四悉檀益。後續滇高僧傳。公其居首。公名覺貫。道明其字也。其聚沙作塔之蟻。果何處去。亦如五百獼猴戲笑作塔。旋繞作禮。福報忉利乎。亦如千千遊魚。沾流水長者之法施。而得度生天乎。事雖無徵。而理有必然者。經云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於此益信。蜎飛蠕動。佛性寧有差別。其餘諸祖各有塔銘。茲不贅。

民國十三年甲子四月聖誕日　張璞謹撰幷書

〔附錄〕遊昆明雲棲寺記略　鄭子健

華亭寺距昆明城西三十里。左枕美人太華之峯。右帶碧雞玉案之岫。前俯昆池。航舶往來。如遊大圓鏡中。東望虹山。一峯獨秀。蜿蜒入城。五華瑞雲。排空若蓋。萬木蕭森。雙塔掩映。其秀麗殆難言狀。靈宮梵宇之所托也固宜。元延祐庚申。元峯玄通和尚棲止是山。募捐建寺。遂成巨刹。繼主者皆明清高僧。精修苦行。咸同以降。佛法漸衰。此山名華亭。殆自鄯闡匡國侯高氏建樓臺華頂。雲鶴翔空。取華表鶴歸之意。故名華亭。並以名寺。民國九年。虛雲禪師應唐公繼堯之請。由雞足山祝聖寺飛錫來茲。易名靖國雲棲禪寺。乃竭數年精力。以興雲棲。金碧嵯峨。遂爲全省佛寺之冠。今寺內大殿共五楹。高百尺。廣數十丈。佛像莊嚴。所塑五百羅漢。栩栩如生。此外有天王殿。觀音殿。藏經樓。雨華臺。放生池。海會塔。祖堂。方丈。鐘樓。鼓樓。其宏闊可知。寺中修竹成林。綠陰蔽日。夏日不暑。冬令不寒。茶花萬株。紅映雲表。玉蘭之大。杏花之茂。爲省會之冠。寺中題詠多屬孫鐵州。錢南園所書者。寺門懸明代楊升庵（慎）一聯云。「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柱杖僧歸蒼巘外。」「羣峯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圖中。」可見茲山之勝矣。

記高鶴年居士

佛法西來最上一乘者。直指明心見性。令人當下成佛。真爲生死事大。決志割愛離親。實行尋師訪友。超出妙莊嚴路。余於清光緒間。發心仰慕金山。參學習禪。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嗣朝五臺。終南嘉午後谷。住小茅蓬。一齊放下。雜毒掃盡。攝念歸心。頗得自在受用。時有高鶴年居士。訪道而來。一見相契。大有因緣。叩問參禪工夫。余云窮參力究。終能發悟。古人終日行脚。未嘗動着一步。終日喫飯。未嘗喫着一粒。君可能否。居士隨向翠微茅蓬。親近法忍上人而去。余覺有未了因緣。往峨嵋。朝雞足。禮迦葉尊者。見有十方僧衆。來山朝拜。無食宿處。因此發意。就鉢盂庵破壞舊址整理。開單接衆。蒙我佛加被。龍天護持。建造大殿經樓。各堂等百餘間。春來傳戒。夏時習學。秋間坐禪。冬天打七。民二往北京。請大藏經。道出滬江。居士與月霞法師。辦講經會。宏法利生。聽者甚衆。法會殊勝。創佛經流通處。佛學叢報等事。利益羣衆。余奉藏經回山後。於民九。居士來滇相聚。到我雞山。九重岩下。獅子林間。七里松陰。熊猿巢窩。住一殘破茅蓬。經夏。深受瘴毒。由余派人請來滇池。時省主及諸公。送余主持華亭寺。由余改名雲棲。開辦道場。法侶希少。居士發菩薩心。即赴江浙。邀約戒成修靜諸法師等。源源而來。相助宏揚法化。居士後返故里。捨家歸公。與滬上簡玉階諸慈善家。合創婦女安老救濟院。淨土道場。規模宏大。遠道來學者頗衆。兼辦各種慈善。及上海義賑會。救濟

水旱災。放賑等事。民十四年。寺中人衆缺糧。航海來滬。時居士救災未回。叠函邀請來申。介紹與王一亭狄楚青等諸公相見。高談無佛之世。直指當人之心。皆大歡喜。承諸老捐助。不下二千元。其時福州鼓山。首座二人。與省主代表。前來邀余復興湧泉寺。居士再四相勸。諸公與我送行。余亦勸居士集稿。速印名山遊訪記。引人入勝。余說在家居士。爲道數十載。遊訪名山。參尋知識。稀有之事。若我等出家人。發上品心。行脚參訪。千里不帶柴和米。萬里不費半文錢。隨在院堂能趕齋。到處寺廟好挂單。化小緣可補零用。還有一缽千家飯。在家居士。真正行脚磨練身心。參訪知識。則大不容易。有錢不能帶。無錢不能行。寺廟難借宿。無缽亦無飯。衝風冒雨。露宿風餐。受寒暑。忍飢渴。歷盡諸苦。言難盡也。明代徐霞客。遊山玩景數十載。富有之士。現時高鶴年。遊山訪道三十餘年。無錢之人。余與居士同舟共濟。此段因緣。不得不記。余不會文。但記事實一二而已。庚申初夏昆明雲棲蘭若虛雲客於滬江觀音靜室略記。

規約

雲棲禪寺萬年簿序

碧雞山華亭峯雲棲寺。古刹也。自元代玄峯禪師。得心印於天目中峯國師。來滇開建本山成大道場。卽以山名名寺曰華亭寺。至明天啟中。有相成禪師。自南嶽來滇。中興本寺。奉敕改名大圓覺寺。此方人習慣。仍稱華亭寺。民國九年虛公和尙自雞足山祝聖寺來省。當道留辦本山叢林。爾時寺雖有僧數人。早不知三學爲何事。歷代祖師苦心經營。所得田畝山場。已賣典罄盡。寺基及存留殿宇。亦已賣與外人。將成矣。適公來。憫祖師道場。荒廢至此。乃發心重興古刹。請於省長唐公。始得保存。公啟土至丈八尺餘。得古殘碑。其文磨滅。留有數字。僅雲棲寺三字最明。年月只留一貞字。或係元元貞時。恰至祖師玄通開山時不遠。土人雖名華亭。而實無額存在。或開山時。卽名雲棲。而志無徵。僅碑文明載。又只留雲棲寺三字。峯初祖之靈感。至此始出土。亦有大因緣在。雲公改復古名。如是。然寺之興廢。不知歷若干次數矣。憨山大師云。法界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所感故。菩薩修行。必以此心而爲行本。言金剛心者。卽梵網經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佛心地法門。雲公秉佛心而爲住持。卽謂此地爲金剛所成。亦無不可。歷年傳戒。皆有瑞應。具載碑文。茲不贅及。　公初到山。見主山不正。三門對面爲箐溝缺口。北風所劫。正向反爲諸祖墳墓林立。實不雅觀。乃先建

海會塔。移諸靈骨於寺東後山。鑿放生池。建天王殿。以次而客堂。僧寮。禪堂。佛殿。法堂。藏經樓。全寺各殿堂寮。聖像金容。始克完竣。十年艱苦。經營同獲成立。祖龍以正。風氣完密。捐巨資買贖莊田。山場竹園。地土產業續加。通計所費百十餘萬。粗就次序。以爲供瞻。永爲十方常住。森林繁茂。多方保護。龍泉湧出。廚供不乏。正擬設學校以育人才。興實業以安僧衆。安居將就。四事雖周。而公又以鼓山湧泉之因緣所牽。閩省官紳及數百僧衆之敦促。行將去矣。以交替住持。故將全寺大觀。契約銀錢什物器皿等項。交點列簿。恐居是寺者。不能律身進道。及續主寺事者。不盡住持之責任。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及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名爲萬年簿。期大家永久遵守。光揚祖道。法門不墜。道業大成。亦爲吾佛道場。金剛所成。以後有益於叢林。裨補法道者。即爲金剛種子。成佛真因。庶使永劫瞻依。十方攸賴。不負開山中興先輩之苦心。與雲公重興艱苦卓絕。大菩薩心之本願也。憨山中興曹溪法脈。復舊業而培祖龍。蓮池重建。五雲所棲。立規約而共住。雲公之願。當與憨山蓮池鼎立而三。是爲序。

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　菩薩戒弟子張璞謹撰幷書

雲棲寺萬年簿記

一住持退位。預先同退居班首書記大衆。商同公舉寺內外賢能。如人衆多。須用桂圓書各人之名。於　韋陀聖前拈鬮。以三次爲準。無論十方子孫。均必具法卷。不定何家。無法卷者。須續本寺先代之法。不能接現在住持之法。然後方得入院。鐘板犍椎。不能擅改。

一住持宜常住山中。領衆行道。除有重要公事下山。亦不久住下院及俗家。或有道德老年。可以方便隨衆。其年輕者。無重要事。除病不許。

一住持退居。宜由大衆選擇相當寮房。爲退居寮。不得任意自建寬廣大舍。浪費常住資財。

一本寺山場。係自有之產。照碑文山照管業。並無山主地。不得憑人假認。侵佔常住利益。

一住持不得於附近私住小廟。妨害常住緣法。退院後。不住常住。在附近住小廟或不遵戒行名譽者。不得入祖堂。

一大衆月單費。上自住持以至班首職事清衆。一律每月送錢五百文。除有特別功勞。於月單外。相當酬勞。普佛齋期。普通一包。住持及司犍椎者雙期。文書亦然。住持須

隨衆上殿堂坐香。除客情外。不得辦小寮菜。除各堂當執看寮有公事及病者外。其餘概不得打飯偷安。

一住持滅後。不許私立塔墓。應送入海會塔內。依先後位次而安。

一住持不可收女徒。於本山結庵而住。凡有尼僧女客。來寺住宿。無論老少。均送女客堂。女客親眷男子。及一切僧衆。不得在女寮出入食宿。縱有要事送單。自住持及職事僧須二人同進。不得久停。或請在客堂言說。

一住持振興常住。縱有大功勞。其剃度或法派。兩派子孫。不得矜功侵佔常住。改作法門及子孫叢林。一切財產係屬公有。除個人私財外。一概不得侵佔。

一住持每月三十日。須會同客堂庫房禪堂結算賬目。於年之正四七十各月十五日。齊詣　韋陀聖前告香。每月朔聖初八廿三腐菜粥。初八十四廿三入浴。

一舊住持辭退。新住持接事。須由老住持會同班首職事照萬年簿點交。文書契紙。什物等件。如有新添緊要什物等項。於萬年簿後加登註明。有破壞者須登註破壞原由。

一每年傳戒請十師及引禮。須選擇相當人材。其求戒者加意審察。不得濫傳。恐有惡

劣份子。敗壞法門。日期以五十三日。不用請帖報單。而戒期圓滿日。須領新戒踏看寺內山場界址。清理界址碑。及祖師之塔。以便護持。

一逢年清明冬至。住持會同職事於本山及潮聖庵淨耳寺松隱寺福興庵各處塔墓拜掃一次。以示後來知有此諸寺基山場。俾有力者重興古刹。

一朔望誦戒。自住持以及清衆。須齊到聽誦。有要事須先陳明。如無故任意不到者議罰。

一常住聖像法器。田地山場。字畫什物等件。只准加增。不准減少。或變賣抵押等情。其常住每年用費。只宜按照每年收入酌量而用。不得拖欠外債。

一諸方叢林。應付經懺規矩。不能整理。漸趨下流。此後本寺常住。如有檀越請念經拜懺。只准在山或下院念之。除重要護法外。概不出門。致妨道業。

一常住禪堂坐香規矩。及貼單請職。概照金山。每年十月靜七。至少二七。以爲定例。佛七數次。用爲方便接引化導。

一大悲閣常住四人。禮大悲懺。每夕回向。免上殿過堂。念佛堂終日念佛。年老者住塔院松隱寺。每日念佛三次。亦免上殿過堂。

一常住永遠海單。遠路初到寺者。免殿堂三日。請茶一次。客齋三日。三天後隨衆。

一本寺常住諸師。或掛單者。有病須派人照應。病者無錢療治。常住應供給醫藥。方合慈悲心。符叢林本旨。

一雲水堂須安妥實人爲寮元香燈。照應來往掛單者。良善者。勸討單。惡劣者。退單出寺。

一客堂庫房下院方丈管莊各宜置賬目。每月或每年須聚大衆算明。以杜弊端。

一下院掛單。只准一宿。如要多住。即請其上山常住。諸師有事或病下山。在下院病愈事完。速即回山。

一常住每年收入支出。一切賬目。須總其數列表張貼。令大衆共知。凡住持及職僧。須按年認真培修各處房屋。不可坐視。任其倒塌朽漏。

一常住一切重要品物房屋田莊。並每年經過大事。及田產交涉詞訟官批判須登記萬年簿以爲紀念。亦令後人共知。

一凡與常住總以宏揚佛法。認真行道爲本。如不依佛制。隨順潮流。貴賤買賣。放賬營利等。與道相違之事。縱令常住豐富。決不可爲。

一時當末運。人心不古。邪見惡人增勝。或有交涉事起。總以忍讓解決爲上。切不可與當地各界結怨。恐爲惡人乘機擾害常住。

一凡有亡僧停西歸堂。念佛三日。後鳴犍槌由住持領衆送亡僧入化身窰。七日後方行荼毘。早晚殿上回向三日。上自住持以及清衆。須由四寮職事公同查檢什物等件。如亡者富有資財。相當辦理超度事。或有餘款。經亡者在生心願。將作何用。如彼未曾預言。當由大衆公議。卽存常住每年作祭祀等用。其子孫不得私受。如亡者衣單等項。由客堂集衆估唱變賣結緣。

一亡僧無錢。亦無衣物。常住應照常荼毘。念佛回向。助其往生。

一每年清明冬至日。宜開塔念普佛。上供。晚間放燄口一臺。或念佛一日回向。有入塔者。亦在開塔期間。各處四衆或大和尙來入塔者。已登明在碑。須補常住永遠培修費現洋一百元。供衆打齋。普佛念經。結緣在外。未在本寺傳戒者。不得入中住持位。未在本寺任方丈者。不得列祖堂牌位。

一住持年老過六十者。送老人堂。上殿過堂。一切隨便。未過六十。無病。一概不准。上自住持。以至清衆。有病者。須到客堂告假。病重者送如意寮調養。東邊報恩堂供各人

父母宗親。西邊西歸堂供先後亡僧。功德堂供檀護牌位。及有功僧靈。海會塔內牌位三個。中爲住持僧衆。左爲沙彌。男居士。右爲尼衆。女居士。凡有靈骨入塔。須於牌上照格次序安名。尊客堂招待往來尊宿。

一常住僧有大功於寺衆者。須將事迹登記萬年簿。惡劣者。登記號簿。以彰賞罰。

一先輩有功開山中興老和尚。生亡忌辰日。須於祖堂上供。

一或有住持或傳戒和尚。或職事僧衆。有買祭掃產業歸常住者。須永遠於生亡之日。在西歸堂及掃塔期間念普佛。散賬錢。息多者。生亡日及掃塔日。皆散賬。少者。止散亡日。總以產量多少爲准。凡有登記功德報恩西歸塔院牌上者。須置簿註明來歷次序。不得徇情紊亂混雜。須經衆職事僧驗明簿記。歸庫房保存。

一自住持以至清衆。所有私客往來。先須通知客堂。由客堂招待膳宿。無事不得久留。只以三日爲期。過期應出膳宿功德。其有不通知客堂。私自招待者議罰。常住人客不在此例。

一僧衆請職。必須量才。無論十方戒眷。不得私情取用。如請首領職事。當會同舊職事商請。

一凡屬寺內山場界址。須認真保守。逢年栽種各種樹木。近寺周圍。不得砍伐。多方培植花木。修築道路。不得將先後左右山場擅賣陰地。如在附近佃民無埋處者。從權許與。然令寫討約與常住收執。須擇無妨礙處。指定穿心一丈。

一本山下楊家村。古名山脚村。今易名招提村。因建一下院。名招提寺。寺內住僧衆之自能耕種者。現今人心不古。潮流所激。一班俗人。往往不知叢林僧衆。終日禮誦祝國祈年。坐禪念佛。無不發大悲心。自度度他。諸多苦行。反妄逞毀謗。謂僧爲閑人。今後本寺僧衆。有願辦實業者。山場則多種樹木。田地則自行懇植。自食其力。以免外界口實。而杜弊端於無窮。

一凡有僧衆有閉關住茅庵者。一切辦道事業均准。所有食用。概歸常住。須要訊明邪正真僞可否。不得無正知見。藉故以偷安而壞正法。虛棄光陰。是爲誡勉。

以上條約。務宜盡心留意。一一遵行。在寺上下內外海衆。愼勿違犯。庶使山門慶幸。佛法興隆。切切此囑。

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八月十三日　　虛雲謹識幷立

教習學生規約

自正眼不明。人心陷溺。有蔽於聲色貨利者。有惑於異學左道者。有誤於旁蹊曲徑者。舉世茫茫。賴有人焉。弘傳正法。使覺樹凋而復茂。慧日暗而再明。無如末劫。障深慧淺。德薄垢重。求其識因果明罪福亦已難矣。況明心見性入聖超凡乎。所以剃染雖多。解悟者鮮。因乏明師啟迪。即有教者。不過學音聲法事以爲應世之具。將我佛度世悲心。翻爲粥飯工具。不亦深可慨乎。學規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惟人才所由育。亦治亂所攸關。何也。彼童子而教之以正則正。習之於邪則邪。所以易端蒙養。論嚴弟子。擇中才以養育。樹典型以曲成。詩書絃頌。穆穆雍雍。出爲良士。處爲端人。世儒猶是。況我佛子欲明心見性。入聖超凡。非藉經教以端其根本。戒律以嚴身心。禪定以掃其根塵。智慧以開其聾聵。學而時習。庶易培植。此師資所以不能不慎也。今爲初學立修行教約。延師教導。至簡易行。各宜遵守。以資深造。余老矣。春霜曉露。救頭不暇。安事小節。慨正法眼滅。僧寶將頹。區區之心。欲有補救。教諸幼學。以樹典型。其亦不以老人爲多事乎。

一每日清晨至堂。向上問訊。各照位端身正坐。朗聲讀誦。不緊不慢。字句分明。不得講話嘻笑。亂人持誦。不得高聲喧雜。如背誦者。經文生疏。句讀參差。罰跪。令再誦讀。怠惰者重罰。

一背經畢。大者向師執經問字。小童向年長者認字。若有認字不真。應於師前請問。不得以訛傳訛。違者責罰。

一認字經過已訖。各各就位熟念。候打叫香。向上一訊。退堂搭衣持鉢。次第隨衆赴齋堂。

一齋後至堂向上一訊。入位寫字。不得高聲談論。語笑喧嘩。寫畢出到聽殿打鼓一齊上殿諷經。不得借事乘機躲懶。查出重責。經畢改對批字。復位讀經。後抽籤咀經。各盡一日之功。不得違悞。

一入堂赴供。行如前無異。齋畢或經行或靜坐。候報鐘響。大小搭衣入堂。晚課不得躲閃及參差緘默。過堂不準帶私菜。不得非時食。紊亂堂規。

一晚課後卽入堂一訊。各照位端身正坐。朗誦經書。必使聲音清徹。字句分明。毋得語笑交談。至誤功課。不准戴小帽。著短衣。散褲脚。及煙酒等非法。違者重責。

一剃染原爲修心學道。了脫生死。不是圖衣食混過一生也。必須聽師教訓。做個好人。須當仰體立約本意。切莫懈怠因循。第一要遵約束。毋得小智輕心。第二親近正人。時時有益身心。第三學習經戒。莫負苦口叮嚀。第四規矩威儀。一切時中

遵行。第五行住坐臥。常常正念攝心。第六遞相恭敬。毋得強弱欺凌。第七同爲眷屬。不分貴賤富貧。第八水乳和合。一切長短莫爭。第九讀經寫字。熟記端楷要緊。第十常住公事。大小盡力完成。毋得坐視勞苦。偷懶偷安。毋得村言俗語。傷人父母六親。毋得欺大壓小。有乖六和同住之旨。

一每日輪流當值一人。掃地焚香換水設座。視衆讀書寫字。查察躲懶私行。戒備閑言雜語。宣示凡事小心。週而復始。毋得違悞參差。以上教約條款。各宜仰體恪遵。特示。

又示。出家原是學佛學祖。須知佛是一切真實。汝等少時欠教。習氣甚深。今教汝等實心實行。正語正言。毋得謊行詔詐。邪言妄語。自損心術。引壞他人。出入須要端身正視。徐徐而行。毋得亂跑。毋左右顧視。若遇上座。站立一旁候過。毋得相鬬。及擦肩而行。在內在外。處衆人羣。須要上恭下敬。相愛相親。毋得粗躁相打相罵。及惡言罵詈。早晚課誦。及午上應堂。如躲避偷安也重究。在院寒有破衲。飢有粥飯。無求於世。正好安心辦道。習學經文。毋得懶惰睡眠。及鬬竇擾衆。不遵法令者重究。輕口罵詈傷人父母者重究。竊人什物者重究。沙彌行堂待客不得躲懶。存心奸狡。作事不忠心者責罰。沙彌日有定規。早晨不到背經者。午間不到寫字者。晚上不到讀經者。一日如不到者罰。進退須叉手。大小便須淨手。穢手不得奉執

經卷。違者究罰。不得塗畫牆壁。狼藉一切地場及花果。凡見地上之字紙。拾在籮內。朔望焚化。凡有經典。須安置高桌上潔淨之處。毋置卑下污穢處。違者罰。凡殺盜婬妄之戒。佛子必當遵依。不得搖捏蚤虱。損傷蟲蟻。及一切生命。毋得盜竊常住。及師長父母。一切人銀錢。布帛穀米。一切等物。毋得親近婦女。共相戲笑。須知生死根本。第一色慾也。誡之誡之。違者重責。三業之中。意業極重。凡一切善惡。俱起於意根。起念正則爲十善。起念邪則爲十惡。所以端正其心。以爲根本。學道者學此心。修行者修此心。參禪者參此心。念佛者念此心。凡一切應事接物。逆順境緣。降伏此心。處衆則溫柔此心。臨財則清廉此心。事上則忠誠此心。御下則寬和此心。待人則公平此心。分物則平等此心。乃至一切處。一切時。皆所以陶鎔此心。鍊磨此心。收攝此心。使其不得恣縱偏枯。貢高驕慢。若有一毫淘汰不淨。則爲魔障。無益於身。非所以學道也。切宜留心恪遵。戒爲持身之本。成佛之基。單精於持戒。不修餘門。可以成佛。若修餘門。不持戒律。則事倍而功不半。所以五戒不持。人天路絕。爲釋子者。守戒爲先。切要切要。

棲心息影。端藉名藍。修道循規。必須同志。久參耆宿。以遊歷深而百緒從生。後進時流。因知見淺而初心漸退。以至綱宗失旨。模範多乖。習以爲然。積成法弊。虛雲重整茲山。自愧薄德。

空懷佛制。未徹法門。欲挽以往頹風。惟冀方來賢衆。共遵佛說戒律。祖制規繩。調治三業。折伏過失。住斯叢林。願爲遵守。如若不然。無勞共住。

一犯根本一戒者。不共住。
二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共住。
三談論國事。遊心世俗者。不共住。
四私收徒衆。及破和合僧者。不共住。
五不存正念。不依規矩者。不共住。
六有犯清規。不遵議罰者。不共住。
七任意出入。不白執事者罰。
八不持鉢過堂者罰。（無者向常住借用）
九佛制不得非時食。不聽而過午私食者罰。
一〇閒闖寮房。及喫煙酒雜話者罰。
一一私造飲食。及私應經懺者罰。
一二佛制服飾如法。不准戴小帽及穿短衣外行。不聽者罰。

一三公事不到。及坡事不隨衆者罰。
一四動止不隨衆。殿堂不到。私載小菜過堂者罰。
一五不習僧禮。粗心忽略者罰。
一六黑白月布薩。三世諸佛儀式。令法久住。聞揵槌不到者罰。
一七非禮責人。及私心訕謗者罰。
一八結夏安居。不遵律制者罰。
一九結不正之友以爲朋黨者罰。
二〇侵損常住。破期告假者罰。
二一住不滿期。誘衆他去。私自逃走者掛牌。
二二以常住物私作人情者罰。

以上條約。必須遵守。如有違犯。決不循情。凡共住者。各宜愼重。

客堂規約

擔囊負鉢。本爲參尋。撥草瞻風。曾無別事。既垂見訪。宜禁喧囂。諸凡安排。有事隨衆。動靜凜夫人表。閑忙卓乎衆先。有法可嚴。有儀可範。如此法器。可謂高流。所有規約。幸相共鑒。

一客至茶湯點心被單一一調停。若不相識。即請問名號住處。不得疎慢失誤。違者罰。
二值日知客。不拘有事無事。須坐客堂靜候。失誤者罰。
三早晚上殿。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路燈及大殿蒲團。幷照管諸師站立行序。如不到者。問明公事有無。若誤者罰。
四聞梆聲諸師過堂。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打大滾板及站立齋堂。若誤者罰。
五遇班首秉拂。或八節犒勞。及兩序公幹出寺等事。須知客自請。次後再使照客請之。
六官員來往。帖到即差照客白住持。知客先爲侍陪奉茶。誤者罰。
七凡二板客堂議事。副寺舉買賣用費。悅衆報堂中事。侍者白住持上下通事。知客開時節人情當作一切大小等事。議畢同白住持。
八內外諸師有事白值日知客理問。若置之不問者罰。口角相爭。白客堂。值日宜秉公直言。如不服者。請衆知客公議處罰之。倘不服。公摒出院。若循私情。斷事不公。一併處罰。
九外來閑遊雜人在寺鬧事。知客須極力相勸。值日畏不向前坐視者罰。
一〇知客無事。須上殿過堂出坡。除有病外。餘不到者罰。

一一諸師出入。不到客堂告假銷假。及在外閑遊放逸。執事不舉者同罰。

一二知客一應事務。或有專權自主。同寮互相嫉妬。及私情偏袒者。白衆同寮議罰。

一三知客雖非值日。亦不得在外閑遊。違者罰。

一四禪客至。不得一例。諸方耆宿安上客房。舊執回來。素有功於常住者。送上客房五日作客。次安賢者寮。遠來禪衲及久住三日作客。初參晚學。送上客堂隨衆行事。江湖混雜之流。早到一餐。晚到一宿。卽令其別行。混誤者罰。

一五別剎長老至。請淨面吃茶。卽報住持。然後領見。至齋畢。送客單至尊客寮。後派一侍者侍候。彼若參堂巡寮。大衆齋禮。法堂左設一座。若看兩序。另看單。彼不參堂巡寮。大衆不禮。惟兩序看單。彼亦看兩序。

一六齋主設齋散齕等事。副寺協同知客公議如一。或給供小食。除客堂待賓客。內外一例散齕。雙齕照規。

一七客至或法眷及道人。俱送客寮暫住。然後再斟酌送客寮。如混送入堂者罰。

一八凡求共住者。先令看規約。共住欲進堂者。先看禪堂共住規約。須商諸執事。察其立志係參學之人。方許安單。若邪知見或粗野頑劣之人。皆不可入堂妨衆。混送者罰。

一九客堂床帳等一切物件。俱宜檢點如法。不得私借外寮及諸閑住之人。如有以舊兌新。察出雙倍賠罰。不賠者遷單。

二〇佛事命照客預先掛牌。失誤者罰。

二一凡有書信禮物至。問明送某處即登簿。當時收送交代。有回書付來手。誤者罰。

二二客堂衆執事犯諍鬧者。即時抽單逐出。勿論事非。或恃強偏見。障礙同寮等執事。不肯同和商議。有礙常住事。倍罰出寮。

二三凡起單必須細檢物件。防錯攜帶常住等物。如失誤者罰。

二四凡開期有求戒者來。須查其來歷幷經律衣鉢香敬席銀等齊備。書記登簿。引見住持。送堂。若不如法。誤許者罰。

二五逢各殿堂換職事。該處所有物件。知客僧值約同監院三處當衆與新舊職點交清楚。如有損失。令舊職賠還原物。不如法者罰。

二六應用人情錢物及公署禮等。須兩序同爲商議。若己見自行者罰。

二七施主來往。銀錢進出。多從客堂經手。善惡因果不爽。各宜慎之慎之。

二八逢年四季告香及黑白月布薩。客堂掛牌。時至僧值巡查不到者罰之。如無僧值。知

客代理。

雲水堂規約

夫負笈擔簦。爲明己事。勿以形勞而少安。勿以力倦而多懈。雲堂禪堂。俱要規模無二。自心自性。何妨隨處提撕。其或未然。是自欺耳。所有規約。謹列於後。

一隨禪堂鉗椎。坐香。上殿。過堂。出坡隨衆。違者罰。

二不得出外隨喜。如違者罰。

三堂內外不得高聲笑語。如違者罰。

四凡來掛單。寮元須問有缽否。過堂須用缽。如無。由寮元代向常住借用。若去時。歸寮元收回還常住。誤者罰。

五倚立門外顧視者罰。

六喫煙酒者責擯。不整威儀者罰。

七睡眠笑談者罰。不在正念者重罰。

八談笑諸方善知識長短者罰。

九機鋒轉語。前後不明。專以利舌爭辯高低者重罰。

以上條約。必須謹守。參方上士。各宜珍重。

禪堂規約

古規失檢。怠惰成風。時弊多端。提撕貴密。雖則現成公案。要須大衆共知。行解相應。則無愧於先宗。道德兼資。乃有利於來學。是在同心。共相遵守。

一鐘板參差者。巡寮跪香行禮。不服者出院。

二挑唆是非。交拳破口者出院。

三除老病公事。私自逃單者出院掛牌。不復共住。

四禪堂內外閑談雜話者罰。靜中響動驚衆者重罰。不服者出堂。

五鳴梳鐘板等參差不清者罰。

六不顧本分。交頭接耳者重罰。

七上堂小參等。各搭衣持具。齊集法堂。次第而立。有問則出。不得參差。違者罰。

八不滿期不許出堂。除充公執事。不許私自告假。不遵者重罰。

九偷看典章者罰。非時私睡者罰。

一〇出不白執事者罰。止靜不到者罰。

一一行香坐香不到者罰。失誤巡香散香者罰。

一二值日交代不清者罰。破壞什物者罰。

一三不顧本分亂逞機鋒者罰。妄作拈頌評論公案者罰。

一四堂中出入次第而行。違者罰。若攪單亂位。穿堂直過。幷無事闖寮者罰。

一五私借堂內什物出入者罰。

一六滋事失儀。不聽執事規諫者罰。不服者出堂。

一七行坐。課誦。受食。出坡。不隨衆者罰。

一八檢點他人是非。攪亂羣衆者罰。

一九警策昏沈。三香板不下位者罰。

二〇故縱昏沈者罰。爭香板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一警策後昏沈如故立參。再三香板警策仍見昏沈者跪參。不服者出堂。

二二經行縱橫。談笑涕唾。鞋物作聲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三出外不穿直裰。衣不過膝者罰。

二四有事他出。歸期失限者罰。

二五尊客參堂。各依位坐。不得失儀。違者罰。

二六擅入客堂與人雜話者。重罰。

二七開大靜後語笑者。在監值寮在外寮閑鬧者。重罰。

二八私造飲食者。及煙酒者重罰。

二九鬧靜者罰。

三〇巡香循情或以公報私故打者罰。違者重罰。

三一小恙給假三日。重病者出堂調養。不得故留妨衆。違者罰。

三二年逢十期。更深點心。祇可乾點。不得使用鍋火碗筷。違者罰。

以上各條。本分攸關。如或不遵。自失善利。同居大衆。戒之愼之。

戒堂規約

夫戒法爲定慧基礎。當先遵故。釋迦世尊於涅槃時遺囑弟子當依「波羅提木叉」爲師。雖律有明條依法而受。然新發意者。未登法壇前。無所依憑。既同堂共住。又不可無條章以範圍之。因依古今規制。訂定數條。以便四威儀中有所矩矱。方不負佛祖垂訓。諸師成就。及各人出家之初衷。檀那信施之緣法也。

一　不遵堂規破根本大戒者。罰擯。
一　樹立朋黨者。擯。
一　不真心求戒。只圖虛名。而故犯律儀者。罰。
一　引禮師命行則行。命止則止。倘有執拗不遵者。罰。
一　出入往返均須告假銷假。若不呈白師承許可。自由行動者。罰。
一　受罰不服。重罰。
一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量情處罰。
一　不真心學佛。談論國事者。罰。
一　任意涕唾者。罰。
一　凡出堂外見老戒及師承。不合掌讓路。並師承進堂。不起立合掌者。罰。
一　除病及公務。而殿堂不隨衆者。罰。
一　凡行一切佛事。若不志誠懇切者。罰。
一　吸食三煙。飲酒食肉。私造飲食者。罰。
一　當監值不盡心作務。交代不清者。罰。

一錯誤犍椎。及雜語鬧靜者。罰。

一故意毀損公物。加十倍罰。

一戒期未滿。不得外出。違者。罰。

一小淨大便不准言笑。若故違者。罰。

一有故上單。須先向師承告假。如未經許可。擅自上單者。罰。

一上單下單。不隨衆一律者。罰。

一攢單攢位者。罰。

一眼根不收者。罰。

一聞犍椎聲不依時集衆。點名不到者。罰。

一過午飲食者。罰。

一佛事問答不留心學習。臨事不如法者。罰。

一着短衣出外及戴小帽。不綁褲脚者。罰。

一上單捫虱者。罰。

一擅出堂外者。罰。

一　殿堂偷安者罰。

一　穿堂直過者罰。

愛道堂共住規則

佛在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捨戒之外。莫由出離。雖有智辯。總成魔外。故僧尼之於戒律。猶車輛之於軌道也。如少違越。立卽墮坑落塹。毗尼之道。可不愼歟。今幸爲人。聞法受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學法。一生所辦。則一氣不來。又披毛戴角去。汝等旣受戒已。應當爲暗世明燈。作如來使。荷負家業。勿爲物質所誘惑。勿爲放逸而蹉跎。勿以煩惱無量而不斷。勿以衆生難窮而不度。各宜精持律儀。上求下化。今爲共住之便。特制規約於下。

一　破根本大戒者。如律擯。

一　違犯國法者。擯。

一　不奉行八敬法者。罰擯。

一　習學外道誹謗正法。諫至三次。再不改悔者。擯。

一　破口相罵。以至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罰或擯。

一　二時課誦及坐香或念佛。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一 朔望布薩。及教誡不到者罰。
一 聞犍椎聲不依次入衆者罰。
一 凡有賓客常住招待。若私留親友不白常住者罰。
一 不盡職務者罰。
一 服裝華美。易招譏嫌。穿著豔色服飾者罰。
一 穿短衣外行及戴小帽散褲脚者罰。
一 坡事均要隨衆。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一 私募外緣肥己潤身者罰。
一 出入不告假銷假者罰。
一 高聲驚衆者罰。
一 大靜後任意言笑者罰。
一 面是背非。挑唆彼此者。查出議罰。
一 喫煙酒者罰。如有病非用酒不可時。要白衆許可。違者罰。
一 非時食者罰。

一　如供奉佛制不許供奉之神鬼。及國令取締之外道者罰。
一　不得與男衆來往語言。違者罰。
一　學佛以利人利己發明自心爲宗旨。而反提倡邪教宣卷打偈扶乩降神讀誦惡經論者罰。
一　妄論時事。擅評知識。不務本業者罰。
一　收留形跡可疑未經家庭許可之婦女。及擅自剃度者罰。
一　錯亂犍椎。粗心動氣。不受教誡者罰。
一　在殿堂爭前退後者罰。
一　戲畜鳥獸限制動物自由者罰。

衣鉢寮規約

衣鉢寮事。乃內輔監院。外執衣鉢。常理常住莊嚴法器財物等事。故惟老誠者爲之。立心端謹。遇事通融。庶幾上和下睦。輕浮之人。切不可用。所有寮規七條。當熟記之。

一　莊嚴法器。出入清楚登記。失記者罰。
二　銀錢出入。隨登賬目。若有錯誤不清者罰。

三菓品食物。愛惜收藏。清潔奉客。私食者罰。
四住持外出。方丈內更須留心照應。有誤者罰。
五客至方丈。所設某事。着小老請知客查明。事白監院定奪。或需茶點飯食。見機以待。每逢禮物香敬。不可私開。違者罰。
六同寮及行者。須嚴正處之。不得嬉戲。違者罰。
七客房用物。或用或藏。不得損壞。違者罰。

庫房規約

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與利莫如除弊。盡公自爾無私。信施膏脂。沾染便成業海。伽藍因果。明察卽是福基。銘云。

物屬招提。絲毫難犯。守在爾躬。必愼必敬。清若澄潭。正如直幹。無曲無私。何憂何患。一有參差。天龍較勘。

一監院乃大衆所倚。須發好心扶持叢林。弊端要革。利益要興。不可糊塗度日。祇圖虛名。所爲悖理。大衆勸不從者。罰出院。

二衆職皆有人充。監院所管何事。須總理一切。時時覺察。處處留心巡視。各職有事。俱

白監院議斷。亦不得自專。凡事必同兩序大衆共議。否則若稱能辦事不妥。小則容之。大則罰出院。

三副寺出納常住財物等件。須登記明白。失記者罰。糊混不清者罰。以及出田收租收銀。銀至通知兩序同看驗過封記。用時當衆開封。私用者罰。

四庫司管田務各事。交付器物。必須明白。不得損壞。如有失落者。令賠之。賠銀仍買原物。違者罰。

五庫頭管各色物件出入。當與不與。不當與而與之者。皆罰。

六發給香燭油米菓菜等。須照例而給之。如循私加減者罰。

七買賣或收租時。暗中取利者。罰後出院。

八米麥等收至。查明登記。此係大衆慧命所關。不許出還店舖債賬及出糶等情。如有違者。大衆公擯之。

九各殿堂寮房在庫房領取各物。庫房須立簿記賬。

一〇一切財物。若以公濟私。及私情假借。交代不清者罰。

一一飲食背衆。及恣意多用常住物者罰。

一二各處香燭及一切應用之物。須預先備妥。用時不齊者。罰。

一三監修將工人所用之物件出入隨手登記。失記者。罰。如偷安不查工匠。及工賬不清者。罰。

一四病人需要物件。看病之輕重及需要之多少。從公給之。如違者。罰。

一五飲食不時檢查。若以餿爛與衆食。不當心承管者。罰。

一六若有亡僧遺物。不得悞用。違者。罰。

一七每月初三日須召集兩序核算上月出入賬項一次。不清者。罰。

一八每年完糧稅票。須呈存方丈。如私藏者。罰。

一九庫房職事如有調換。舊任須一一點明。當監院交與新職事。違者或交代不清者。賠罰。

大寮規約

寸薪粒米。當思來處之艱難。滴水殘蠶。須念作時之不易。既不暴殄天物。復當調和口味。鹹淡適度。香軟得宜。慎重烹飪。勿生輕忽。以供養爲懷。不貪口腹。雖隨衆作務。常抱道心。粥飯二時。不可一朝失愼。晨昏二課。何妨片刻清修。銘曰。

雪峯飯頭。溈山典座。古德芳風。於今未墮。攝爾狂心。愼爾口過。運水搬柴。毋忘這個。堂內坐禪。堂外禪坐。誰知傳衣。不離碓磨。故此苦行。佛天所喜。求福則得。造業則失。勤謹嚴防。求福之本。偏衆懈怠。造業之基。遵守規約。爲汝良師。

一廚房共住者。二時粥飯俱在廚下。同衆甘苦。一概不許別處私食。及私留鮮美自食。違者罰。

二盜取常住油鹽食物者賠罰。

三飯頭煮大衆二時粥飯。務要刻刻當心。不得太多太少。香到開梆。失誤者罰。

四菜頭洗大衆菜。必須干淨。鹹淡調和。食畢菜鍋自洗及打火板。誤者罰。

五大衆各執事人。各宜盡心。勿得懈怠。凡典座有齋。一應相幫。不到妨誤公事者罰。

六聞叫香各處到大寮打飯。先儘齋堂。次客堂方丈等處。務報人數。打飯毋許爭論。不得紊亂。違者罰。

七所剩粥飯。必須盡心料理。不可損壞。留存後喫。違者罰。

八大寮閑談雜話。高聲大叫。闖寮喫煙。辛酒賭博。破口交拳者罰。不服者出院。

九除公事外。皆要上殿過堂。隨衆出坡。懶惰偷安者罰。

一〇不許滾湯潑地。免傷蟲命。違者罰。

一一大寮門戶火燭。必須互相照應。違者罰。

一二外寮人不許閃竄大寮飲食。搬弄是非。違者罰。

一三外寮諸師。不得擅入大寮私食菜飯。違者罰。

一四有公事或客到。隨報客飯。不得假借客名報飯。查出者罰。

一五雲水堂本當不應非時食。因念行脚辛苦。准聽初到三日。隨工人方便晚粥。過限者罰。

一六工人晚該喫粥。倘有重務則喫飯。違者罰。

一七凡執事見有犯規矩者。應檢舉按罰。如有不服者。重罰出院。

以上各條。務希各人切實遵守。

浴室規則

蕩滌盡也。未是本來面目。盥沐潔矣。終非無位真人。未達色空。祇道塵末。身外了知冷暖。方明自性本靈。果有一絲不掛之禪客。正好向這裏摸索。銘曰。

山巍路遠。致其柴薪。瀹釜燃火。效其勤勞。昧者不知。浴身偏緊。年少嬉笑。沸湯交淋。凡

此暴褻永宜自箴。洗心滌慮。日新又新。何以報德。忽悟水因。其或未然。且遵規銘。

一凡浴日圊頭挑水。料理燃火熱水。設監浴位。少時先請住持。次請尊客。兩序頭首。擊梆一下。禪堂諸師浴。擊梆二下。列職等師浴。擊梆三下。普浴。

二凡浴者各宜聽梆聲依次而浴。不得蹉跎。違者罰。

三不得高聲大笑。違者罰。

四脫衣穿衣。各宜迴護。不得放縱。違者罰。

五在浴堂左右顧視及談笑喧嚷涕唾者罰。

六浴時各宜自量。不得堂中久戀。致礙後來。違者罰。

七用香胰肥皂者罰。

八有疥癬各宜自量在後洗浴。違者罰。

九僧值監浴。留心照察。有犯者照例罰。失照者同罰。

農場組織簡章

一本農場爲適應現實環境之需要。特組織僧伽開發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國家生產。幷以彌補本寺糧食之不足。且達到人人勞動自給自足之目的。用以維護祖

庭爲宗旨。

二本農場定名爲雲門山大覺農場。

三本農場內設總管理一人。副管理二人。監植一人。均係義務任職。不受酬勞。總管理以本寺方丈任之。副管理以首座及監院任之。監植由總管理選派。至庫房人員由總管理指派。負責辦理農場一切事務。

四凡在本寺長住之僧衆。除總副管理監植可免墾種工作。及年在六十以上。體格衰弱。確不能任勞者。酌量派遣其他任務外。其餘均須一律參加墾種工作。如有好逸惡勞。苟且偷安。不肯參加者。概不留單。惟臨時掛單。及年在十五齡以下者。不在此限。但遇公規出坡。則應隨衆工作。

五規定每人應墾種荒地最少三十方丈。但庫房大寮米頭等人員。因其工作繁忙。可自由參加。免受規定之限制。而各當職人員。亦因其各有任務。時間有限。可減少規定之半數。其餘均須依照上述規定墾種。

六如有發心加墾荒地者。甚表歡迎。但事前須將其欲加墾之數量及處所。報告監植或農場其他負責人。取得同意。以便登記。

七分配土地。以抽簽法行之。

八由總管理指派庫房一人負責。將抽簽所得荒地之名字號碼數量分別登記清楚。至收成時幷分別抽收常住應得之利益。

九未及參加而新到本寺長住之僧人。仍須遵照本章程第五條之規定參加墾種工作。

一〇墾種所用各種工具。概歸常住辦理。分配借用。由監植負責將各人借用之器具分別登記。如有損壞則借者應負賠償或修理之責。

一一各樣種子由常住貸發。收成時如數繳還。但用何樣種子及數量。須事前到庫房登記。以便準備。

一二墾種人員。每日二時一粥一飯。由常住供給。不另備點心。

一三所有收獲之農作品。除種子外。種者與常住均分。

一四在墾種時間。每日早殿及晚上坐香或普佛殿。除另有任務者外。均須齊到。但晚殿則可輪班行之。

一五凡聞板聲。即是常住之公務。大衆師應一齊出坡。先將公事做完。方得做私人之墾

種工作。

一六各任職人員。應將其每日應做之公務。先行分別辦理完竣後。方得繼續其墾種工作。以免因私誤公。

一七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公議修改之。

一八本章程自公佈日起施行。

學戒堂規約

同堂共學。互相警策。非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法修行。方循正軌。訂諸章則。各須遵守。

一上殿過堂出坡等隨衆。無病不得告假。倘未准假。藉故推諉者罰。

一日間堂中聽講。上課之外。須練習文字。自修功課。閒進禪堂坐香。不得閒遊談笑躲避。經告誡不聽者罰。

一如修禪七。應一律入禪堂參加。本堂功課暫停。不得藉此懈怠。違者罰。

一出入不得着短服。及戴小帽。冬寒不得烘火。殿堂須穿鞋襪。違者罰。

一凡欲買物。寫條交庶務師。送庫房代辦。不得私擅出外。違者罰。

一每逢十四三十日爲剃頭沐浴洗換衣服之期。除疾病外。不得私自舉行。違者罰。

一常住公物。不得疏忽毀壞。公私財物。非己有者。不得擅取。違者擯罰。

一過午不食。無事不得入大寮。過堂不得帶私菜。違者罰。

一不得喧鬧鬥爭。違者俱擯罰。

一上下樓梯。均須緩步輕行。勿得動聲驚衆。經誥誡不聽者罰。

一師長上堂授課。一齊起立。聽講時不得低頭昏睡。不得交頭接耳談話。經誥誡不聽者罰。

一須威儀整肅。若故露輕浮有失禮節。誥誡不聽者罰。

一不服師長訓責。諍論不休。或出言傲慢者罰。

一對師友均宜謙和禮讓。不得起人我之見。妄論是非長短。亦不得譏諷笑罵。挑撥離間。違者罰。

以上十四條。由一至四爲懶惰者戒。由五至十二爲舉動不如法者戒。十三十四爲言語不謹者戒。日常動作云爲不易。舉一可以類推也。

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　四月佛誕日　虛雲立

古之叢林。高蹈絕俗。除祝釐外。不通應酬。政爲大事未明。剪爪不暇。那肯應酬散其道念。況且未能自度。何能度人。經云。瑜伽一法。乃登地菩薩利生之事。非初心凡夫所宜。惟是叢林淡薄。四事供應每虞缺乏。故不得已。乃略應念誦也。然進壇必須生道場想。對經像如對佛想。誦其文。思其義。行其事。踐其實。必使身與口合。口與心唯。不昏沈。不散亂。不懈怠。不貪利。明因果。知慚愧。兢兢業業。若是。則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所謂人以財與我。我以法與人。等施無異。猶可權爲。若鼓籥囊而看經。舂杵碓而禮懺。身對尊像而目視他方。口誦經懺而心存別念。如是必招現前之譏謗。受未來之業報。使自利利他之法寶。反成自悞悞人之罪案。可不慎哉。爰訂規約。謹陳於左。

一誦經人。先日見牌上有名。即沐浴。次早誦經禮懺。須三業志誠。口誦心唯。不得於念誦禮拜時。夾雜閑言。更不得輕狂戲笑。若誦經故意雜談戲笑者。於經懺中罰補誦。或在懺後歇息時。戲談喧嘩者。跪香。

一念誦時。不得回頭轉腦。看看人物。一心稱念字字分明。不得重念。過嚴淨不至。誦過一頁方至者。罰經懺仍須補罰。

一表白人。不急遽簡略。宜一一依文次第念誦。其鐘鼓等亦宜莊雅。不宜繁碎。

一內外香燈行人。俱要誠潔。小心火燭。以及各壇堂中。尤宜加倍愼重。

一施食要一一依文精誠結印。誦咒作觀。三業相應。不得含糊彈舌。急促了事。白文亦然。

一每日按定鐘點作事。鐘到鳴鼓一通。如有不至者。罰。

一外六壇均聽大壇起懺。各壇亦宜同起。不得有悞。如違者。罰。

一經懺及施食等。不得法事未竟。先收佛像莊嚴器物。

一香燭供菓等。倘落地者。不得用。供過者亦不用。

一上供蔬菜飯食等。必熟得味。不得用乾物生物。

一法會內外人等。犯鬥諍者。因諍失威儀。不勝調伏。不服者。出院。

附諷經上朝回向法事及開齋鐘點時間列后

五點半起床。六點半開齋。七點上懺。八點半上二朝。十點半上三朝畢。本壇上供。至靈前回向。十二點開午齋。十二點半上四朝。二點半上五朝。四點半上六朝畢。至靈前回向。五點半鐘開晚餐。七點一刻上晚朝。

以上各壇職事人等。均宜恪守條規。照職司事。勿得放棄責任。紊亂參差。此乃龍

天之眼目。大衆之號令。各宜遵守。愼之愼之。

民國九年歲次庚申七月初二日　主法沙門虛雲謹啟

題雲水堂記

夫先聖創叢林。建共住法。蓋爲老病死者有所設立也。不料法久弊生。諸方招提。妄分界限。不獨病老無安。致使往來概失棲缽之所。頗違賢哲修築之誓。大損僧伽六和之義。嗚呼。值斯秋晚。豈可盡言。銘曰。

華嚴首唱。善財行脚。東西賢哲。今古繼作。趙州八十。芒鞋踏破。道吾指引。船頭浪簸。寥言痛棒。舉眼休錯。三登九到。蓮池病弱。偉哉雲堂。聖凡棲泊。逆順奚分。喜怒哀樂。忍受酸辛。千折萬挫。顧戀幻質。徒勞空過。愼汝三業。洗滌慚怍。動止營爲。勿忘矩矱。狂心頓歇。孤雲野鶴。虛雲幻遊。甯堪負荷。祝聖後來。守茲勿墮。雲萍浪江湖。於己丑丁未年兩次至山。感覺荒涼。特以把茅爲廬。接待往來。恐後更易。謹訂數則。以爲永例。

一本寺永遠海單。無論釋道討單者。各聽自便。

一遠來者。寮元師招呼養息三日。免上殿堂。客堂待齋茶。三日外隨衆。

一新到者缺鋪蓋。由香燈師至客堂取用。去後即送回原處。以供後來之用。

一如要他往。晚間與寮元師說明。次早於客堂用乾齋。

一異方上座。初次到山。如欲別行。寮元領到客堂。送茶錢四百文。

一雲堂師。或舊住。或初到。倘遇寒熱病痛。寮元香燈兩師照應。喫藥費歸常住。

己酉年　地藏菩薩聖誕日幻遊人題於雞足護國祝聖寺之上客堂

詩歌偈贊

皮袋歌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難名狀。威音過後成罣礙。三百六十筋連體。八萬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撐天拄地何氣概。知因果。辨時代。鑑古通今猶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態。累父母。戀妻子。空逞無明留孽債。

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施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兇險霎時敗。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貪嗔癡。沈淪邪僻歸淘汰。殺盜婬妄肆意行。傲親慢友分憎愛。呵風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無聊賴。出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誰歌哭。多造惡。不修福。浪死虛生徒碌碌。入三途。墮地獄。受苦遭辛爲鬼畜。古聖賢。頻饒舌。晨鐘暮鼓動心曲。善惡業報最分明。喚醒世人離五濁。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爲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遊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尋明師。求口訣。參禪打坐超三界。收視聽。罷攀緣。從今不入紅塵隊。降伏六根絕思慮。無人無我無煩惱。不比俗人嗟薤露。衣遮體。食充

飢。權支色身好因依。捨財寶輕身命。如棄涕唾勿遲疑。持淨戒。無瑕疵。玉潔冰清四威儀。罵不嗔。打不恨。難忍能忍忘譏嗤。沒寒暑。無間斷。始終如一念阿彌。不昏沈。不散亂。松柏青青後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聞見是良知。穿紙背。透牛皮。圓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脫。還元返本天真兒。無不無。空非空。透露靈機妙難思。到這裏。不寃枉。囚地一聲是了期。方纔稱。大丈夫。十號圓明萬世師。咦。猶是那個殼漏子。十方世界現全身。善惡明明不差錯。爲何依假不修真。太極判。兩儀分。心靈活潑轉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富貴貧窮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曉得莫嘮呻。爲妻財。爲子祿。悞了前程是貪嗔。爲甚名。爲甚利。虛度光陰十九春。千般萬種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艱迍。老到眼花鬚髮白。一善難聞枉爲人。日到月。月到歲。空嗟歲月如轉輪。世間誰是長生者。不如歸去禮慈雲。或名山。或勝境。逍遙自在任遊巡。無常迅速知不知。幾句閑言敢奉聞。念彌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誰得似。學參禪。得宗旨。無限精神祇這是。清茶齋飯心不偷。二六時中爲法喜。除人我。無彼此。寃親平等忘譽毀。無罣礙。沒辱恥。佛祖同心豈徒爾。世尊割愛上雪山。觀音辭家爲佛子。堯舜世。有巢許。聞讓國。猶洗耳。張子房。劉誠意。也棄功名遊山水。況末劫。甚艱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縱無明。造十惡。費盡心機爲世鄙。刀兵厲疫旱潦多。飢饉戰爭頻頻起。變怪屢聞妖孽生。地震海嘯山崩圮。適當其

際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裏。事難如意落迷途。處貧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遁入空門禮法王。懺悔罪過增福祉。拜明師。求印證。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徑中徑。聖賢勸世有明文。三藏經書尤當敬。懇心腸。披肝膽。奉勸世人應守正。莫當閑言不記心。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

贈何鏡天寬仁居士

爭名攘利處。秦關楚漢驚。一枕熟黃粱。夢回空無與。斯世幾英雄。倏忽臥草露。況諸不遂者。空把光陰誤。失足成千古。如來難救度。好趁宿願深。快將生死顧。佛言如皎月。照破無明路。叮嚀信願者。時時勤覺悟。萬劫獲此身。燃眉急須護。法法皆我心。我心絕外務。生亦不曾來。滅亦不曾去。生滅幻去來。如如體常住。

在鳳林寺諷華嚴經見僧有琉璃碗損壞感賦

我有一琉璃。價勝金千億。展布虛空塞。收藏沒踪跡。晝夜放光明。非關動與寂。猛火燒不得。大水漂不失。盜賊偷不去。鬼神難掩匿。無異龍女珠。賽過連城璧。彌勒樓閣中。多寶塔前值。內涵自精瑩。外映明月色。不啻摩尼珠。透徹無間隙。滿盤托不出。虛室自生白。威音那畔拈

得來。誰是知音親相識。

馬觀源居士索偈偶拈

也不攜琴。也不帶鶴。嘯傲煙霞。灑灑落落。有時經行毘盧頂。有時坐臥彌勒閣。說甚麼七百甲子。說甚麼千年仙客。空可量。風可捉。苦行頭陀莫測度。山可移。地可縮。無心道者難思索。一念萬年非促延。萬年一念無剎復。或作舟航。或爲略杓。大通雖富貴。釋迦豈寂寞。呵呵。也不攜琴。也不帶鶴。隨處煙霞供灑落。

贈妙明師

一會匆匆又別。終朝無言可說。直教石筍抽條。方見虛空破裂。不須添醬加鹽。何勞眼耳鼻舌。筆尖點出月輪。徧界光輝皎潔。

起七

諸人入堂煆煉。看誰倚天長劍。是佛是魔皆斬。直教梵天血濺。金鎖玄關掣開。曠劫無明坐斷。一朝刺破虛空。露出娘生真面。

雜詠

休論前後劫。不落有無家。處處澄潭月。時時覺地花。時彈無字曲。步踏白牛車。撒手無遮障。

坐上寶蓮花。

萬佛山花紅洞

昔號花紅洞。今名萬佛山。觀棋來島客。聽瀑結茅庵。虎伏階前地。松拏霄漢間。神龍飛墨雨。白象舞禪關。洞挹千峯秀。溪沼九曲灣。伽藍天際外。僧與白雲閒。

偶拈

觀空入假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切莫自顛頂。迎頭擊一棒。豈容多開口。此中微妙意。漫說無何有。消融霜與雪。大地悉逢春。無有衆生度。何從覓我人。念佛佛念我。念他作什麼。唯心原淨土。自性卽彌陀。佛我本無二。念茲是在茲。昔流生死海。歷劫不歸依。從今雲霧盡。何曾有一絲。住亦無所住。無住復何爲。

題福果夢海詩偈

詩可抒己懷。然有利害別。師以如是義。權且方便說。老朽筆硯疎。生平守愚拙。覩茲意良佳。覺以指標月。

還鼓山訪古月師

卅載他鄉客。一笻故國春。寒煙籠細雨。疎竹伴幽人。乍見疑爲夢。談深覺倍親。可堪良夜月。

緒緒話前因。

峨眉訪真應老人

悠哉賢故友。抱道樂林泉。坐到無疑地。參窮有象天。胸中消塊壘。筆底走雲煙。更笑忘機鳥。常窺定後禪。

年月日時

一年復一年。形容漸漸遷。骨髓徐枯竭。眉毛看漸穿。幻身如聚沫。四大豈能堅。五欲蔽三界。何時見性天。

一月復一月。光陰似消雪。無常有限分。法性無生滅。漆桶忽爾破。天龍生歡悅。鸛巢鵬不居。鷂鷙住蚊睫。

一日復一日。切莫較得失。取捨忘分別。一切總非實。處處要圓融。時時宜樸實。一氣走到家。端坐空王室。

一時復一時。步步向前移。相逢各一笑。誰與爾拖屣。兀兀常不倦。時時念在茲。少壯當努力。莫待老衰時。

秋夜偕友坐岑樓

此際秋色好。得句在高樓。啟戶窺新月。烹茶洗舊愁。盤桓無俗客。酬唱有良儔。薄襖憐寒意。傳燈論未周。

天台華頂茅廬久雨伴融鏡法師夜坐

苦雨積薪微。寒燈夜不輝。溼雲霾石室。劃蘚掩柴扉。溪水湍無厭。人言聽更稀。安心何所計。趺坐覆禪衣。

示楊自立寬生居士

狡兔匿土洞。覓食互爭出。各向前途奔。被獵驚倉卒。智者善觀之。謀生須擇術。好箇沖霄鶴。安然任去住。

駐雲移石偶題

最愛寂寥好。亘古忘歲年。隨緣猶不變。不變亦隨緣。微妙心珠用。圓融性外天。雲移此拳石。已在混茫前。

題居石洞

石洞自清幽。孤居萬事休。蒲團久趺坐。身世等浮漚。三輪本空寂。佛魔自卷收。大千沙界幻。幻亦不曾留。

戒期

得守空王法。勿爲魔事侵。戒香薰寶座。梵網結珠林。妙契西來意。單傳東土心。但看沾化處。咸頌海潮音。

遊君山

何年開梵境。此日得登臨。雲淨諸峯秀。林高傍水陰。履聲驚鳥夢。松籟發禪吟。一覽洞庭水。澄清天地心。

與西天目真淨和尙泛舟西湖

不解煙波意。誰來駕此舟。心同秋水潔。身與白雲浮。既契真空理。當懷濁世憂。仗師三昧力。得共海天遊。

鼓山雨後晚眺

雨醉山初醒。寒光入座微。荒煙依樹白。落日染山緋。樵唱采薪返。漁歌罷釣歸。疏鐘雲外響。驚起鶴橫飛。

屈文六居士請偈語

願續高峯意。閒觀自在天。無心誰得悟。有鼻孰能穿。頓徹三乘教。都歸一指禪。跏趺忘物我。

念盡不知年。

和潙山了炤首座

幻遊五濁世。天下一癡人。緣木求游鯉。隨風混俗塵。偶濯曹溪水。聊侍祖師巾。末法蒼生苦。何時掃翳雲。

示天性

佛愍蒼生苦。慈悲爲我人。空花留翳眼。虛室不容塵。逃逝憐驕子。啟纏示結巾。本來無有相。一動便紛紜。

題寸香齋

寸香陪客坐。聊將水當茶。莫嫌言語寡。應識事無涯。巖樹井藤命。駒光過隙嗟。佛言放下着。豈獨手中花。

頌古庭祖師

名句拈提處。由來沐祖恩。清風吹野遍。麗日起沈湮。金壁宗風遠。禪源福慧深。願將昆海水。灑作十方春。

別鼓山四十餘載至光緒丁未歲襄蓮公葬事始回山感賦

久與家山別。今來髮已斑。院荒頻易主。石瘦半成頑。舊友不相識。幽禽自往還。思前還想後。不覺淚潸潸。

贈性淨同參

天地亦吾廬。心容若太虛。有山能載物。無水不安居。忙着修欄藥。閒來不讀書。未知方寸裏。可得契眞如。

紫溪寺

紫頂雲深處。清幽路轉頻。巖花寒照月。脩竹翠侵人。石磬沈朝雨。狂龍徙遠津。四山歸暮靄。物候一時新。

冬過曇華訪友不遇

行到林深處。穹然一徑通。憑青亭下石。霜葉樹頭紅。詩句憑誰琢。凡情自我空。禪關雙寂寂。梅早待春風。

春雨瀰漫不止

久雨正初春。郊原四顧新。寒山增秀色。古磴絕纖塵。柳欲將舒眼。花癡未展唇。惟餘階畔草。足下尙依人。

題仰光龍華寺

仰緬控南海。龍華建梵宮。香飄金塔外。佛現一塵中。樓閣垂金鎖。橋梁架玉虹。天人交集處。同禮一聲鐘。

陝西保雞鐵佛寺

行盡森林裏。一寺白雲邊。松古如龍活。巖巉疑虎眠。經聲清徹耳。寒氣曉侵天。試問龐眉叟。來山住幾年。

送友行脚

少負凌霄志。老爲行脚翁。滿腔雲水調。一杖雪霜風。翰墨傳當代。聲名動上公。住山如得意。爲我寄征鴻。

西藏大雪山

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瓏璁。已拂塵氛遠。仍疑碧落通。清涼無熱惱。應勝水晶宮。

陝西太白山鏡池

水與心俱定。清光日夜留。有渠容月影。無爾識源頭。萬籟返聞寂。層嵐入鏡浮。未能融物我。

澄湛已忘憂。

於蒲漂旅店遇唐猷生赴任騰衝年二十一歲吾鄉人也夜話敘別

寂寂滇南道。何緣遇故知。羨君爲官早。愧我學禪遲。煮茗聯新句。挑燈話舊詩。一窗風月好。重聚又何時。

甘肅道上陰霧

寒煙如霧住。孤舍似星零。地見魚腮赤。山如螺髻青。半塘陶令柳。十里謝公亭。往來名利客。曉發不勝情。

初春與友過村墅

乘輿過山岡。不須載酒罄。崖花初解笑。岸柳漸生光。雨細村煙合。風微樹色涼。隔林驚犬吠。應識主人忙。

和符文敏寬義居士韻

世尊上雪山。有誰爲之說。仗此無情劍。便把青絲截。四相本來空。萬法一無得。解脫內外着。生死從茲歇。

龍澄徹居士因印光法師書令修牢山居士屢請余往住答之

常憶憨山老。一誠動九天。桑榆嗟已晚。建樹讓當賢。大志翻江海。涓流成湧泉。印師書一紙。乘願永流傳。

雨後登樓看山

宿雨初晴霽。台階長綠痕。登樓非作賦。雅集不須樽。戶闢山排闥。眸凝煙鎖村。諦觀山與海。圖畫至今存。

隔江山寺聞鐘

乾坤容我老。日月却相摧。還岫山無樹。臨江水有隈。雲輕籠日往。風順聽鐘來。驚醒塵勞夢。遼天廓爾開。

山寺外午倦倚一方竹枕

夏日永如歲。山人自惺惺。身忘因艮背。我泯爲行庭。竹枕似磁枕。山亭非客亭。纔欣花發筆。又見草青青。

法界寺懷古

一步一徘徊。煙霞四面開。松高容鶴臥。洞古被雲埋。山色靜心賞。濤聲逐耳來。昔賢何處去。剩有講經臺。

山居六首

稍得清幽處。頭頭總自然。一間茅草屋。半畝藕花田。好鳥來青嶂。閒雲掛碧巔。紅塵飛不到。淡雅過神仙。

誰信山中樂。山中樂最多。松窗演梵唄。鳥語弄笙歌。樹上猿攀果。池中鴨戲荷。藉茲逃世俗。歲月任消磨。

不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身同雲自在。心與世相違。愛月疏松徑。引泉繞竹扉。自然成妙處。豈肯羨輕肥。

山間無個事。不夢熟黃粱。性懶多愁暑。身輕不畏涼。菊栽三徑古。梅種一園香。自是營謀少。閒中滋味長。

草堂午睡醒。曳杖任逍遙。撫石看雲起。栽松聽水潮。林深無過客。路險有來樵。一念純真處。何愁慮不消。

人畏山居苦。甯非意昧賒。泥爐焚柏子。石鼎煮龍芽。纔採三秋菊。又看二月花。更憐今古月。夜夜伴山家。

心印偈

這個微妙義。聖凡本來同。所說不同者。麻外錯求繩。心已法法通。兩後山色濃。了知境緣幻。涅槃生死融。

參禪偈十二首

一 參禪不是玄。體會究根源。心外原無法。那云天外天。
二 參禪非學問。學問增視聽。影響不堪傳。悟來猶是剩。
三 參禪非多聞。多聞成禪病。艮哉觀世音。返聞聞自性。
四 參禪非徒說。說者門外客。饒君說得禪。證龜返成鱉。
五 參禪不得說。說時無擁塞。證等虛空時。塵說與剎說。
六 參禪參自性。處處常隨順。亦不假磋磨。本原常清淨。
七 參禪如採寶。但向山家討。驀地忽現前。一決一切了。
八 參禪一着子。訣云免生死。仔細拈來看。笑倒寒山子。
九 參禪須大疑。大疑絕路歧。踏倒妙高峯。翻天覆地時。
十 參禪無禪說。指迷說有禪。此心如未悟。仍要急參禪。
十一 參禪沒疏親。貼然是家珍。眼耳身鼻舌。妙用實難倫。

十二參禪沒階級。頓超諸佛地。柱杖纔拈起。當觀第一義。

山居

山居意何遠。放曠了無涯。松根聊作枕。睡起自烹茶。
山居道者家。淡薄度歲華。竈底燒青菜。鐺內煮黃芽。
山居無客到。竹徑鎖煙霞。門前清淺水。風飄幾片花。
山居饒野興。柱杖任橫斜。閑情消未盡。過嶺採藤花。
山居春獨早。甚處見梅花。暗香侵鼻觀。窗外一枝斜。

若人欲識佛境界　還道去尋水。　心佛與衆生。　差別在那裏。
終日逐波流。
當淨其意如虛空　方便爲言說。　心意與色空。　本如第二月。
欲止小兒啼。
遠離妄想及諸取　離取亦是取。　如何是遠離。　眼生骷髏裏。
離妄已成妄。

令心所向皆無礙

非形亦非影。　罣礙怎麼生。　達摩因此義。　故爲可安心。

忽聞窗上喁喁作響

不見無情說法。　怎知瓦礫增光。　喁喁暗露消息。　想是助我興揚。

行住坐臥歌

山中行。　踏破嶺頭雲。　回光照。　大地無寸塵。

山中住。　截斷生死路。　睜眼看。　千聖也不顧。

山中坐。　終日只這個。　碎蒲團。　沒教話兒墮。

山中臥。　騎驢騎馬過。　主人翁。　無夢也爛破。

示林光前寬耀居士

人人念佛皆成佛。　動靜閑忙莫變差。　念到一心不亂處。　衆生家是法王家。

送日人龍池清在鼓山抄錄日本未有經藏帶回國去

萬里梯航乞法行。　寫經長日坐書城。　唐鐫宋槧難持去。　祇有香花伴送迎。

贈江孔殷居士

靈光獨耀本來明。　無染無污氣自清。　水月鏡花皆幻相。　知君有日悟歸程。

和江寬允居士

情與無情總是緣。隨緣一宿覺當年。龐公萬物不爲侶。吸盡西江祇目前。

原作

曹溪重見放光明。今古艱難兩德清。施設門庭略不異。始知乘願再來生。

由來時節合因緣。夢裏南華已廿年。今日歸依三寶竟。曹溪一派在當前。

論色空無二偈贈張學智

天地銷歸何處去。微塵幻現奈他何。見深見淺由他見。水是水兮波是波。

寄臥龍寺東霞和尙三首

柴扉草舍幾經秋。只賣腥膻死狗頭。將謂人間難着價。維摩一默已相酬。

離塵應向多塵去。若個能將性海澄。五十餘年真卓絕。宗風丕振續傳燈。

大意西來一字無。漫勞詞客玩璣珠。印心直示拈花意。猶待安心一着輸。

贈九華山智妙師四首

名山紀勝儘留詩。領略誰深象外思。怪石奇峯天造化。據關直待吼雄獅。

萬松深處掩柴扉。迥絕塵囂入翠微。人世浮漚高着眼。多年已制毒龍威。

山僧樸訥了無奇。欲悟無生淡薄宜。多少行吟泉石畔。
下幃曾向白雲窩。久住招提靜裏過。已見月輪澄水底。
題畫竹
童子南詢尚未回。百花巖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
終南山嘉五臺獅子茅庵紀事
秦山雪裏夢驚回。撥盡寒爐不見灰。者片冰心誰領略。
示湘鄉王陽初
休將幻妄當家珍。滯魄沈魂認識神。佛祖示知開覺路。
鼓山佛學院學生請題牧牛頌十一首
一撥草尋牛
欲將白棒碎虛空。借比牧牛吼六通。逐澗沿山尋覓去。
二驀然見迹
尋徧山邊與水邊。東西南北亦徒然。誰知只在此山內。
三逐步見牛

真機時赴筆端搦。
信然梅子熟山河。
月過竹林說向誰。
陽回春信自開梅。
離心意識是能仁。
不知行迹徧西東。
彷彿低頭自在眠。

野性疎慵恣懶眠。溪邊林下露尖尖。微痕一線知尋覓。尋到無尋頭角全。

四得牛貫鼻

驀直當前把鼻穿。任隨蹄跳與狂顛。飢餐渴飲無虧欠。吩咐牧童仔細牽。

五牧護調馴

養汝辛勤歲月深。不耕泥水只耕雲。晨昏有草天然足。露地高眠伴主人。

六騎牛歸家

雲山何處不吾家。兩岸青青盡物華。隨分不侵苗與稼。倒騎牛背勝靈槎。

七念牛存人

始自郊原徧海涯。歸來倒駕白牛車。畫堂深處紅輪展。新婦原來是阿家。

八人牛雙忘

憶昔寒爐撥死灰。杳無踪迹枉徘徊。而今凍破梅花蕊。虎嘯龍吟總異才。

九返本還元

物物頭頭別有天。此中消息幾人傳。忽然怒作獅子吼。獨露麤眉照大千。

十入鄽垂手

搜轉乾坤眼界寬。聊將一手挽狂瀾。高懸日月超羅網。聾瞶偏邪返本端。

十一總頌

本無一事可思求。平地風波信筆收。從地倒還從地起。十方世界任優遊。

示劉寬涵

盡與無盡言難盡。真與非真須認真。冷煖自知人不識。證到無生始悟生。

與李協和居士

三界無安是火宅。更於何處可安居。如來示我真實義。魔也如如佛也如。

看妙雲種松

栽徧前山與黃山。黃梅百丈也難攀。撐天拔地期何日。道者重來關外關。

池邊獨坐

獨坐池邊翫月明。羣蛙閣閣說無生。圓音極處非干耳。聲色全彰腦後睛。

題新建洗硯石

神僧卓錫湧清泉。半畝寒潭映碧天。總爲伊人精八法。好將八字洗池邊。(心字不成八字不是是如來義)

春日偶拈於一茅精舍

收拾精金掛藥囊。世間怪病有奇方。若將一物常時服。管取身心一味涼。

家藏滯貨久無音。昨向東林抱膝吟。大地看來渾是藥。徧醫一切沒根心。

送友

梅子青青二月時。飄然一缽別昆池。而今不下傷心淚。恐動啼鵑染血枝。

雲遊獨歸

獨去獨歸得自由。了無塵念掛心頭。從今真妄都拋却。敢謂寒山第一流。

雨後望蒼山

凭欄一望雨初收。雲掩峯巒盡白頭。遙向前山未到處。不知經過幾春秋。

過娘娘叫狗山偈

蜀漢興師到此間。山高路險幾人攀。重重雲鎖孤峯外。惟有松濤不自閑。

士馬騰空衝碧落。旌旗蔽日捲夷班。悠然天際連聲喚。共道娘娘叫狗山。

寄演雲戒兄

小臥松窗未是癡。夢中消息許誰知。覺來一枕閑風月。宛似曾遊赤壁時。

戒臺寺古松

古樹曾經幾劫來。渾身衣蓋盡青苔。看他幹老心空處。疑是黃梅親手栽。

夢趙沛然寬寧居士

一自榆城入九泉。君家事業也堪憐。山僧自有招魂賦。莫向他人索紙錢。

夢與王羲之遊廬山

王公墨迹宛如仙。清淨真同出水蓮。憶昔歸宗題記後。算來又歷幾千年。

在吉隆坡靈山寺楊少洪來訪不遇

野外歸來日已斜。始知有客到山家。驅烏不解看家意。直使歸鞭破晚霞。

楊子文章亦有宗。雄奇變幻夏雲峯。夜來燈下頻頻讀。不覺東窗漸透紅。

在緬甸仰光贈高萬邦居士

法身清淨若琉璃。肉眼看來那得知。欲識其中玄妙處。細讀寒山百首詩。

贈雲巖大師

禪心高出紫雲巔。氣宇昂昂萬衆先。今日堂中推第一。鉗錘毒辣懾人天。

黃山遙望平楚人煙二首

下界經聲聞不聞。市喧朝暮自紛紛。人居平楚渾如醉。煙到深山盡是雲。

欲寄鐘聲入管絃。囂塵擾擾阻飛煙。人從清夜聲鐘後。始信靈山天外天。

普陀山奇峯宿雨二首

峭壁奇峯一抹煙。淡雲微雨浸遙天。隔林石澗添幽咽。似答山僧不二禪。

西風颯颯雨濛濛。室冷禪枯意自同。驀地一聲來枕畔。閑情吹落萬山中。

廬山午夜松風四首

滿庭白露浥幽蘭。淡葉疏花香半殘。冷月孤懸人寂寂。松風吹徹夜濤寒。

陣陣松風泛海濤。聲聲天樂奏雲璈。道人夜半清雙耳。獨起添香月正高。

禪心靜寂白雲中。秋水春山未許同。惟有松風吹別調。夜深素月已濛濛。

山空籟寂念無縈。繞室松濤徹耳鳴。自是豐干饒舌慣。常教夜半說無生。

峨嵋山怪石棲雲四首

參差怪石隱峯巔。煙護雲藏不記年。爲問老僧顚過未。呼來留伴草堂前。

白雲抱石石鋪雲。雲石相依渾不分。可許老僧來展具。掃開雲石看斜曛。

雲去雲來無定處。却尋怪石作相知。無心出岫堪依此。點綴峨嵋又一奇。

石壑雲濤高際天。渾圖還是太初先。坡前犢子迷歸路。引入香風蹴白蓮。

大香山初春梅

雪冷灰寒又一年。梅花何事占春先。東風昨夜通消息。不是人間枯木禪。
雪壓雲埋樹樹低。寒葩冷艷綴芳溪。人間不識春光早。好鳥啣將處處啼。

鼓山岑崴峯

影耀長空駕彩虹。崔巍秀麗奪天工。挺然高出青雲外。萬古巍巍鎮閩東。

黃山妙高峯

妙高峯隱翠微中。朝暮風煙迥不同。振策夕陽林外看。白雲青嶂影重重。

黃山玉屏峯

地靈境勝自天成。山色溪光照眼明。倚枕玉屏開畫嶂。松濤時和晚鐘聲。

九華獅子峯茅蓬

不住人間殘剩山。別成小築伴雲閒。客來客去無迎送。笑指懸崖灣又灣。

普陀佛頂山

倚杖閒看落日斜。迴光萬道門奇花。天孫應是無聊賴。織就雲章襯晚霞。
春花秋月不關情。夕照翻疑夢裏驚。赤白青黃描寫盡。天孫縱巧織難成。

終南山翠嶂晴嵐三首

輕煙縹緲畫生寒。疊嶂層巒想像難。半似疎雲半似雨。
似雨非煙六月寒。禪關深入萬山間。品題未得騷人句。
山深石徑紫苔封。尙有寒光度晚鐘。約住野雲同入定。

泰山碧澗清流三首

山泉清冷惠風丘。碧澗潺潺日夜流。慧他溪畔飲牽牛。
一派溪聲入耳幽。空山清冷恍如秋。有時似會禪心寂。
一碧紆絧漱石來。源清何自著塵埃。愛渠有本堪渟蓄。

燕京贈清一和尚

知君健翮獨翱翔。大隱城隍樂未央。非是三關俱透過。
贈峨嵋山妙道師

七十峯高隱翠微。暗雲疑雨任翻飛。雪消曉嶂開天色。
寒雲懶鶴作生涯。爲厭鐘鳴鼎食家。自有天真無限樂。

模糊山色有無看。
不許尋常俗眼看。
不容纖翳障晴峯。

何能火裏種蓮香。
撥盡胸中是與非。
蓮收菊放又梅花。

一泓清水漾微波。無去無來意若何。尋味箇中消息否。冷然萬法影痕過。

與復慶禪師

於海門習楞嚴及江東報恩習講住金山朝南海禮育王塔後朝天台畢分散至余隱泰山得其書因懷慕故以偈覆之

焦山聽講記當時。同習楞嚴號總持。佛示阿難登覺路。見猶無見匪無知。

回首春花幾度殘。相攜行脚到金山。長連牀上連單坐。每感吾兄心量寬。

江東同到報恩堂。渡海朝臺禮育王。未歇狂心留幻影。堂開選佛又逢場。

在嵩嶽遇一禪友問余何名答曰德清彼曰此我名以偈答之

異地相逢共一名。溪山雲月豈殊形。威音尚有二萬億。因地何妨兩德清。

禮舍利塔偈

藥王夙世自焚身。奉獻如來授記因。三善覓來何所德。假名一指敘功勳。

山居

山居活計總天然。不落時人窠臼邊。却向同心通一線。從苗辨地見根源。

亂雲堆裏坐癡呆。世念銷鎔養聖胎。地老天荒都不管。松花食盡又重開。

見山忘道山猶擾。見道忘山山更幽。雲散水流天地靜。一聲長嘯白雲頭。
林間遁迹世相違。澗曲山深到者稀。飯罷茶餘無個事。白雲爲我掩柴扉。
怪石巖巉路轉賒。盈眸景色笑參差。斜栽絶壁千年樹。倒掛懸巖四季花。
湛湛靈池徹底清。亂山涌出月初明。幾人今古曾吞月。飲者須知滿不盈。
雲流石竅影離離。丁斧何時鑿出奇。凜凜寒風吹劫火。就中消息許誰知。

太白山鏡池碧水二首

渟渟碧水淡如煙。遙接波光照眼前。想爲虛空雲打攪。常懸明鏡注清天。
微茫遙露一痕天。碧影沈沈翠巘前。試問寒潭深幾許。也將星斗箇中懸。

寄嘉五臺本昌禪人

余下終南山至滇掩關於興福古院師常來信慰問

雪覆林丘氣象孤。有無情識共頑軀。貌同枯木心如洗。說甚無生無尙無。
與福古院寂且虛。此身暫借作安居。自從虎嘯茅廬後。一介疎慵是病軀。
印雖無迹已成文。滴墨遙空寄故人。擬欲與公伸一問。縱然有口也難陳。

採茶

山中忙碌有生涯。採罷山椒又採茶。此外別無玄妙事。春風一夜長靈芽。

杭州玉泉寺過夏

一池荷蕊映波心。鎮日北窗面主人。饒得薰風來几席。更無塵事到門庭。

慧燄禪人索茶

春光富足野人家。不問優曇問苦茶。劫後幽芳須着眼。四時無謝亦無遮。

無影林中一樹花。非紅非白徧天涯。可憐門外旁觀者。信手拈來當作家。

閱古宿語錄口占

禮罷黃龍已破家。又來重飲趙州茶。無明當下成灰燼。鷲嶺重拈一度花。

題雪蘭峨絕頂涌泉

絕頂鑿池月映泉。飲者各須窮其源。欲覓此水源頭處。天河常與海相連。

和湯斑寬筠居士見贈

弘揚大法賴羣賢。荷擔如來汝着肩。扶起破盆齊努力。拈來信手是機禪。

原作

閩海昆池震法雷。曹溪重見法堂開。眉毛掃地婆心切。可是雞山出定來。

踏碎須彌香象王。如來家業獨擔當。一盂粥飯三條篾。鐘板重懸九道場。

和張世永居士

不但胸中能吐鳳。還知筆下更生花。夜來若得坡公偈。留與山僧獻釋迦。

和陳真如居士

山重重又水重重。透出重重重見功。重重妙義重重意。不管東南西北風。

理重重復事重重。方位原無西與東。遍界不藏真實義。真如如是妙無窮。

原作

去了一重又一重。當機不滯是吾功。須知更有無功處。鼓棹南迎北面風。

不以一重去一重。門前舟艋各西東。兩三野雀籬邊語。透漏春光報臘窮。

過可渡橋

行過可渡處。宛與畫圖同。崖聳三千丈。峯連百萬重。長蛇蟠古道。大木臥蒼龍。上下別寒暖。

東西無定蹤。水分雲貴界。橋接漢猺通。馬度青霄外。人遊碧漢中。行行揮汗雨。步步慮狂風。

日在竿頭上。雲留巖壑中。春深稀雀噪。晴霽有霞封。豈獨秦關險。休疑天塹雄。會盟期八百。

帶礪漢初庸。履彼崎嶇地。還思威德隆。

五臺山即景

天生五臺多奇跡。四時變化渾難測。疊嶂層嵐翠欲流。返照雲霞成五色。平疇俯視萬家煙。鏡池水接連天碧。更有奇峯常宿雨。三春梅雪春風舞。雨色漫天變幻時。蒼巖冰積自今古。碧澗清流響不已。煙雲泉石同棲止。午夜松風振海濤。披衣起看千山月。

過九溪山李氏所施庵

李氏有山號九溪。施於僧衲建招提。年深寺古人遐矣。鶴老風清樹亦低。曉色乍開林鳥悅。普光將盡夜猿啼。而今每日採薇蕨。長憶首陽夷與齊。

棲茅九華

閒道幽棲事幾般。山中風趣有多端。螢流竹罅金千樹。月洗松溪玉一灣。帶雪茶花供古佛。含香梅子薦新盤。有時獨上天臺頂。坐看江南疊翠巒。

回鼓山義才禪人索詩

不返家山四十年。今來松竹尚依然。嶺頭危石皆無恙。案上金經尚有傳。燕去未知爲客久。鶴眠依止坐禪前。蓬飄萍聚應難定。祖席何人振法筵。

寄湖南勸清修淨侶

煙霞何幸伴蒼顏。屈指今經五十年。山海如常人物邈。滄桑無定古今遷。禪心已定空無物。悲願常增佛有緣。祇此一生清白業。更無餘事記心田。

偷閑半世歲時遷。勤怠從來天地懸。三業不遊安樂地。六根長遠色空天。分人分我總非道。計有計無不是禪。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

學得無爲遠世纏。六根清淨一還源。逍遙物外千聲佛。坐破蒲團幾灶煙。歷劫塵勞風獵獵。本來面目月圓圓。身安意肯煙霞裏。不作神仙勝是仙。

山居

歷徧江湖到此中。把茅深隱萬重峯。死柴頭上心花燦。折脚鐺邊性海通。箬箒掃穿百雜碎。鋤頭築破五家宗。清風明月常如此。懶較諸方同不同。

茅庵高踞碧雲霄。絕壁連谿繫短橋。柱杖撥開靈脈眼。蒲團壓折沈郎腰。鋤雲種出松千樹。汲水攜來月一瓢。除此現成公案外。更無別法可相招。

從吾懶慢任癡狂。不與人間較短長。日上高眠松枕熟。客來清供晚花香。三衣零落雲千片。四壁蕭疎雪滿床。迴憶楊岐當日事。淒涼不肯下諸方。

一室翛然居處常。平懷與世自相忘。甕中米絕惟虛腹。嶺外猿聲試廣長。頗笑松筠如共語。

時聞樵唱不成腔。參差萬法皆空印。何必山僧更舉揚。

疊嶂深幽環積翠。茅庵一個在中央。園中紫蕨供晨饌。澗底紅芹待午嘗。雨霽白雲凝素幔。夜深明月照虛堂。乾坤於我有何缺。頗笑儂家總沒量。

贈五臺山顯通寺智慧師

禪分祖席又開山。別有生機展笑顏。死句不拈拈活句。先賢企仰後賢攀。修心修道無如悟。談妙談玄總是閑。從此何勞山下問。烹茶挑水聽潺潺。

峨嵋山頂白龍池

一泓如鏡浸寒潭。逝者還從止處參。杯渡不嫌江海闊。清虛只在水煙涵。泉流日夕藏高頂。雨氣經時鎖法龕。世謂池中多靈物。我來思與白龍談。

爲懷慶洪福寺德林老和尚祝壽

踏徧雲山返故廬。契經信宿話居諸。德由行積招提勝。道與時乘界外舒。涉水龍游難覓跡。平原鳳翥易呈圖。欣逢海屋籌添日。住世千年樂有餘。

醫師姚靜軒請題

自從四大成形後。暑溼風寒亦累人。不有伽陀參造化。焉知般若轉乾坤。慈心化作藥王樹。

悲念溥爲壽世珍。更與一劑安樂藥。十方世界盡回春。

贈妙瑞禪人回川

趨步相尋到古滇。愧無辣棒好呈拳。紅爐點雪難留跡。正眼添沙枉度年。白象頻頻輝晝永。青獅隱隱燦雲邊。天臺南嶽雖名勝。行願宏深是普賢。

大理羅刹閣

一泓清水浴丹花。半似明奩半似霞。賺得貪心狂子弟。誰知愛欲是冤家。分明覿面原非實。雖欲從之無可撾。世事看來俱似此。幾人揑目不生花。

柱杖

採得一籐活似龍。半敲風雨半敲空。時來倒打天邊月。長夜誰敲大地鐘。腦後見腮擒鷂子。頂門具眼捉飛熊。吾家雖有三玄要。猶借犍搥拄太空。

因道者有流落江湖之句書此慰之

昔年流落在江湖。踏遍江湖一物無。兩袖清風誰着價。滿懷明月自歌呼。獰龍避釣猶衝浪。彩鳳瞻羅莫下梧。雨露無私春富貴。乘風飄到帝天都。

重陽喜梅光羲居士至山

少陵詩思涌如泉。天矯飛龍挂碧天。四相飄揚雲鬟鬌。通身皎潔月嬋娟。登高本自從初地。眺遠還須上極巔。若使明朝遂此意。定攜禪杖賦新篇。

喜胡宗虞居士至山

心似六窗未得收。春來景色度岑樓。座間風雅皆高古。巖下殘慵匪濁流。幾樹老松情不寂。半池活水與偏悠。山僧獨愧無多供。故遣飛花伴客遊。

贈一全上人

一臥溪山數十秋。不知白髮已盈頭。詩能入骨情應碎。話到離羣淚自流。好事竟從閒裏過。故鄉多在夢中遊。那堪更聽簷前雨。點點聲聲滴未休。

遊滇黑龍潭

策杖尋幽歷亂峯。煙雲深處隱龍宮。波心遊戲魚千尾。崖畔舒情花幾叢。梅老蘚枝橫殿外。竹修翠幹舞庭中。主人似醉葡萄酒。遊罷歸來報晚鐘。

秋日同友遊雲台山

金風吹動隱深秋。結伴攜笻過嶺頭。樹鎖寒煙天欲雨。霜飛紅葉日臨秋。谷風習習心隨爽。泉水潺潺語共幽。會得雲台真淨界。何須物外更貪求。

訪大興寺歸元大師

偶因訪友入林泉。杖錫飄然撥紫煙。松徑苔深禪院靜。枝頭葉密鳥聲喧。臨池小搆茅亭老。悟道孤高境界玄。此外不知何所有。門前青嶂插蒼天。

贈靜修戒兄

暫別家山卓錫泉。潛神靜慮臥雲煙。正偏不落言難舉。物我雙忘道自堅。覿面相呈無剩法。當機一句具三玄。漫將無孔笛兒弄。吹徹九霄天外天。

壽德恆禪人

四十九年住此山。那知世態有多般。醯鹽儘有一生足。勢利全無半點關。道重已超空劫外。名高寧作等閑觀。有人問我山居事。花自芳菲水自潺。

說禪境偈示胡宗虞

慕道有如孜古同。依他樣子莫朦朧。定中絕念沈昏寂。坐內無疑墮死空。入定頑空賓作主。四禪死定主人公。愚夫豈識迷家寶。錯路修行枉費功。

附錄胡居士贈詩

三生何幸到如今。鉢盂林深得妙音。嚼細梅花方有味。破開竹節總無心。胸中錦軸都

霏玉。舌上紅蓮盡是金。別後雲山遮不住。幾回相憶幾回吟。

題檳榔嶼極樂寺妙蓮師翁手建

琳瑯極樂新成寺。傑閣層樓碧映紅。簷蔔花開香霧裏。菩提樹在白雲中。說來有法原無法。參透非空却是空。最愛僧房閑坐處。一窗明月半簾風。

雞山大王廟

包括靈泉老地皮。抗流清處個中奇。胚胎蚌貝分還合。吞吐龍光卽亦離。尺木庭前花爛漫。鎖煙橋畔雨參差。當年庭尉今何在。四壁蕭然獨有詩。

題蒼山鳳眼洞

蒼山何日鳳來臨。飛去飛來歲月深。觸目乍驚天宇闊。養心一任夜潮沈。磴危尙恐迷高下。洞奧何勞問古今。六詔昔年歌有道。八方瞻望不凡禽。

秋深閱藏有感

秋深無處不煙霞。坐對浮圖意更賒。冉冉殘雲篩露冷。潺潺流水出山义。焚香靜夜披文句。掩卷回光印自家。大意觀來無半滿。文言之外有拈花。

贈自慧大師

祖德傳燈不記年。試觀喬木引鶯遷。芳型不落南華後。妙道曾傳西意前。精進可能鵬比翼。沈潛應有月明天。拈花公案今陳迹。但祝君能一力肩。

贈香山宗亮和尚

香山泉石自清奇。卓錫高僧尚繼之。心學尋源宗馬祖。禪燈久照寂無師。螺峯寶閣開新面。古渡遺風觸舊思。晤坐中霄談靡倦。花陰已轉上廊時。

贈性慧上人

生平性癖拙於詩。每遇詩人又學詩。自聽法雷驅睡意。更將甘露滌塵思。錫飛西土振東土。燈續微師又妙師。莫道談經空色相。應知頑石點頭奇。

因讓法居士過訪夜話

椰棵橫擔不問家。春歸草色漸芳華。當窗喜見梅添雪。搔首方知鬢上花。詩苦未諳工與拙。山空那計路偏賒。霜鐘叩擊松間夢。竹外風移翠影加。

牛頭山感懷

迥出層雲展畫圖。青獅白象點玄珠。當年快覩禪宗盛。自後猶聞道力敷。四祖不傳真面目。二師只話本來無。緬懷豈是佳山水。令我情深古丈夫。

贈覺乘上人

月落星輝氣尚豪。與來不用覓香醪。半窗竹色留青影。一枕松聲吼怒濤。身世虛浮如蝶夢。人情輕薄笑鴻毛。寄言林下參禪客。惟有廬山遁跡高。

大覺寺小憩

薰風拂拂過山家。爲入松陰路轉斜。臨水不聞魚戲藻。到門猶見鳥啣花。定心有覺推支遁。法眼無偏羨永嘉。小坐竹亭塵頓息。何勞飲我趙州茶。

暹羅龍蓮寺養病

自入龍蓮養病痾。風光恰似老維摩。東腰尚乏三條篾。補衲還餘半畝荷。竹簟無塵清夢少。蕉窗有興夜吟多。明朝若得青蓮約。緩步深山問鳥窠。

居仰光時與陳雲昌極相契來訪不值

鳥道千尋不易攀。緣何得透白雲關。知君精進能忘倦。顧我疎慵未改頑。蘚石那堪題妙偈。枯藤却愛點佳山。莫嫌小院無精供。獨有清溪叠翠鬟。

送淨參上人回閩

曾聞老子道如龍。說似吾兄更不同。動若春山騰紫氣。止如秋水映寒空。青蓮舌吐談多妙。

皓月當胸意自融。遊罷瀘西歸去後。門前定有向南松。

過崆峒山

鑿破雲根一徑通。禪棲遠在碧霞中。巖穿雪竅千峯冷。月到禪心五蘊空。頑石封煙還太古。斜陽入雨灑崆峒。山僧不記人間事。聞說廣成有道風。

五臺山

名山勝概自天開。一萬菩薩住五臺。積雪千年僧入定。祥雲一朵狴初回。奇哉金色清涼界。樂也曼殊智慧才。前後三三是多少。喜師行脚不徒來。

夜泊洱海

數年不作海天遊。今夕乘風一泛舟。似箭靈槎穿巨浪。如霜皓月映高秋。鐘鳴斷續隋唐寺。漁唱滄浪蘆荻洲。欲問前朝爭戰事。恐驚波底老龍愁。

寄妙嚴同參

歲使人歸說大名。始知駐錫在杭城。廿年契闊音書杳。兩地想思感慨增。禪友同參皆老大。離羣索處費經營。何時再集東林寺。重把詩文仔細評。

梅開在冬至後一日

天道循環豈數哉。一陽初復透三才。梅花早布人間信。葭管時飛琴上灰。按候應知陰已往。占雲可決泰將來。這般默露天心處。獨有禪翁預解懷。

廈門虎溪與會泉上人夜話

溪連海氣逼虛空。一道懸崖小路通。山色重重圖畫裏。人家隱隱霧煙中。驚江水靜月鋪白。雪嶺楓高霜染紅。更感會公多雅意。烹茶相對話無窮。

壽北京龍泉寺道興和尚幷柬心學老和尚

王城鬧市現神通。繞座香雲知幾重。三度圓光成戒品。兩朝名宿印心宗。禪參趙老庭前柏。壽比黃梅嶺上松。但識曹溪真的旨。大千都作一華封。

題雞足山雷音寺

茲山若非祇樹林。昔人何以號雷音。江風怒吼三天力。泉水清冷十地心。馴鴿不驚雲外虎。毒龍偏護水中禽。寄言海內波旬衆。莫與吾師較淺深。

天臺山石梁橋

兩山連繫架空來。豈有飛虹費剪裁。不信凡夫能着力。焉知菩薩顯奇才。神工妙出人工外。鬼斧精於鐵斧開。鎖納名山諸勝概。橋流不去莫驚猜。

題智藥三藏開闢曹溪寶林山卽今南華寺

烏瞰高峯聖域圖。形如象鼻護禪都。預知英俊如林木。曾飮溪流淨鉢盂。鏡樹原無真面目。碓房應有探驪珠。精靈山水誠如此。嚮往情殷古丈夫。

拈鐘板韻

自設禪堂萃若英。四時鐘板甚分明。威儀整肅隆朝野。規矩森嚴冠一精。從上綱宗今此振。由來慧命自茲清。奈何末運徒兒戲。終日釘鐺禮不誠。

憶初發心日有感

六十年餘被業牽。翻身直上白雲巔。眉間掛劍清三界。空手攜鋤淨大千。識海乾枯珠自現。虛空粉碎月常懸。撩天一網羅龍鳳。獨步寰中接有緣。

赴佛嚴大會柬德潤禪人

憶昔隨流繞法堂。爭知地老與天荒。乘風捕虎雲生足。入海擒龍月滿窗。劫外優曇初發蕊。天邊月桂正芬芳。于今重履清涼地。萬象森羅擁法王。

懷普照和尙

爲歇狂猿詣遠山。誰期早捷白雲間。調同湛露盈禪室。念切紅輪落照關。猊座高張重遣興。

法燈朗耀迭開顏。歸懷欲敘寒暄事。不覺霜飛入鬢斑。

懷普陀頂山文質和尚

昂首青霄數幾人。阿誰徹骨沒錐貧。曾經濁浪心逾靜。早侍巾瓶印更親。坐斷千山茅屋月。喚回大地洞中春。光輝祖室無多讓。一段馨香久播塵。

秋夜夢蕭國良

少小相親弟與昆。蘭陵堂下樂天倫。豪吟子美詩千首。狂飲青蓮酒一樽。漫道琴書難有託。終憐兒女未成婚。醒來獨見屋樑月。清韻悠悠繞夢魂。

訪友

雨過青山景色宜。登臨正及菊花時。半山先入王維畫。海氣全收杜甫詩。出塞笳聲悲斷續。排空雁字望依稀。我來絕頂頻惆悵。却欠良朋酒一巵。

戒期牡丹忽開

聲聲羯鼓自天來。催得丹花曉夜開。素粉高堆童子面。輕脂淡染美人腮。爲嫌吳宛風煙地。來伴山僧定慧臺。獨笑靈雲無視聽。誤將桃蕚嘆奇哉。

結茅終南山

遠離城市隱山阿。爲愛山阿樂趣多。春鳥啼時花燦爛。秋蟬鳴處月婆娑。高情嶺上松千樹。免俗廬邊竹幾窩。我欲棲心猶妄想。誰知早被是非魔。

寄普陀法雨經樓印光法師

愧無健筆寫青天。底事由來記不全。況值秋風驚晚樹。料應寒月伴枯禪。挑燈夜擁生公榻。對座時談寂子篇。遙憶普陀經隔歲。黃花開遍寶樓前。

棲廬五臺山祕摩崖

煩惱猶如水上波。一翻一覆復如何。松花飯飽忘香稻。椒荔衣輕勝綺羅。園菓只堪供鼠耗。田租不足稅催科。殷情更有西風月。夜夜清光照綠莎。

遊平陽府南北仙窟

黃河岸柳繞荒煙。仙窟臨流接大川。望斷紅雲飛白鷺。浮來碧浪漾青田。秋山影落維摩筆。鴻雁聲歸子美箋。曩日蓮花留鹿跡。風光猶在夕陽邊。

與諸居士遊黑龍潭賞梅

鎮日庵中絕點埃。却尋春色到山隈。潭光頻濺九真地。花信爭傳一樹梅。點點清芳捐俗慮。珊珊瘦骨豈凡材。寒香未負羅浮意。盡上神仙百尺臺。

雪竇看瀑

不是玉龍出翠巒。雪光豈得濺晶盤。瀰空雲氣晴猶溼。峽岸雷聲斂尙難。素練重重穿樹碧。明珠滾滾落江寒。我來倚杖崖頭立。好與遊人隔檻看。

答友候

柴扉虛掩自安然。與世無關只樂天。百尺潭聲流日月。一林鳥語話詩禪。空山說法雲爲幔。削壁栽松石作田。自是淵明歸去後。至今不到虎溪前。

和寧海同參學友雁字詩

春日融和秋露清。雲間圖畫應時呈。行行渾似龍蛇陣。字字猶如畫幅明。兩翼初聯新翰墨。五常夙具舊聲名。祇因預識寒溫處。惹得無心倍有情。

爲海門方丈作偈

雖然處處有三椽。恁得清池且種蓮。一榻無餘隨意坐。兩餐之外任高眠。捲翻大地無些土。粉碎虛空別有天。掃盡塵勞無罣礙。逢人只是不談禪。

贈偉然開士

大隱從來在市塵。全膺五福類諸天。書經不亞鍾王體。演法長遊流俗邊。但見龐公成妙道。

從知火宅有紅蓮。更兼淨業資人己。苦海今添一法船。

九華天台山

禪關高擁萬山前。積雪遙看落照邊。奇石似從巖外立。危崖還擬座中懸。蹉跎歲月安禪地。點綴雲霞護法筵。眼界一開千里月。天台勝跡古今傳。

明月庵感懷

老大堪傷事浪遊。星霜冉冉白雲頭。高山流水時招隱。野鶴孤雲樂自由。時倚東皋迎素月。閒披西爽數青坵。凝眸便作鄉關夢。一席輕風捲舊愁。

息影空門事若何。欲圖斂跡影偏多。無心着履頻高下。得意天機懶琢磨。偶隨春茗人如醉。厭聽狂歌語近魔。夢夢彼蒼君莫問。家山猶是障煙蘿。

送春

花魂欲斷鳥悽啼。試問春光何處棲。片片落紅飛遠近。枝枝斜照露高低。繁英不作飄香態。嫩綠偏從老幹齊。爲報東林休擬意。來年訂約賞南溪。

哭本師法源和尙

西風吹折上林枝。鸞鶴於今失護持。低首不逢三頓棒。傷心下淚一哀詩。雲瓶獻壽春風後。

作賦招魂白露時。曾記昔年秋夜月。印心曾有幾人知。

妙峯山上方庵

妙高峯頂上方庵。曉日朝朝照碧潭。樹裏琳宮藏貝葉。亭前玉蕊放優曇。眼前消息原無隱。脚下提持盡指南。話到其中親切句。前三三與後三三。

秋深於桐官山茅蓬與宗達大師夜話兼送別

山林秋夜雨初停。坐對蒲團漏已深。驗我行藏拈半偈。知君身世悟三生。篝燈欲動寒花語。有約重尋舊笠盟。消息又通投子路。何須汲汲向南行。

隱居九華山獅子茅蓬

塵世誰能識隱踪。行吟陌上偶扶笻。竹分新舊青深淺。山別陰晴翠淡濃。夢裏家山衡獨秀。道於今古意終窮。翠峯古寺煙蘿隔。坐聽疎鐘在遠峯。

半間茅屋一閒僧。破衲如簑碎補雲。雨後每栽松柏樹。月前常讀貝多文。青山滿目空諸有。黃葉堆門絕世紛。搔首不妨鬚髮白。未能高潔也超羣。

翛然林壑足忘年。些事無關只自禪。樹密暗收千嶂霧。竹高翠映一林天。機心未絕花爭放。懶習何妨鳥對眠。向晚夕陽懸古鏡。本來面目自森然。

苦樂何須較眼前。芒鞋竹杖總茫然。無舟可渡情中斷。有路堪捫夢裏天。花到夜深知寂寂。草經霜敗尙芊芊。風塵若定榮枯事。習靜人知世外禪。

贈歸宗法性老宿

聊向松坵植一枝。主賓針芥頗相宜。幾番冷況消無盡。一片冰心涅不知。世味翻來都法乳。杖頭點處總威儀。投機頓覺忘年齒。鬢鬢霜侵失所之。

賀寄禪和尙任天童方丈

衣留太白一燈長。百尺松高古道光。法印特開新雨露。祖庭復振舊冠裳。山中禮樂千秋憲。海內文章萬古香。總是三關曾透過。東西震笠任翱翔。

贈松山秋然大師

素居林下示單傳。寒谷常生自在香。傲世由來無六月。冷懷何處不三光。少林共契唯心旨。熊耳平分了義方。自有冰心留太古。任教天下辯青黃。

臥病偈

小病何須日恐惶。饒他艾朮與薑湯。通身自是還元藥。一念無非壽世方。白晝經行提勁氣。通宵禪坐定心香。不資藥力資神力。祇此伽陀大藥王。

誄鄭茂崗居士

民國二十年冬。鄭子健率眷。奉其太翁茂崗居士。南歸香山。次於鏡海。旬日得噩耗。寂於蓮花峯下。其家子孫眷屬。多三寶弟子。勤修淨業。經云。西方佛號。一歷耳根。永爲道種。

百年大事都如夢。一覺春光九十年。此日翻身歸覺位。西方直指示前緣。信知淨業成家業。卽在人天入佛天。子職若能全孝德。爲親當植火中蓮。

壽趙藩石禪居士

藩封萬里羨君豪。易水風高壽亦高。柱石承天占帝賚。巴陵夜雨息驚濤。薇垣映日隆維翰。花甸行春到樂窩。難得具生一切智。無邊光壽是彌陀。

元旦日贈夾山法周上人

鎮江一別各浮沈。冬盡春回聞足音。恰值道吾開鶴篆。欣逢船子識鈎深。拈華舊案頻餐采。法會新輪轉拜金。我愛夾山門範峻。安禪說戒到而今。

示學人

莫嫌老大不知愁。對境翻能爲爾謀。訓誨未從今日熟。契經還向幾時求。清宵隱几惟貪睡。

白晝披襟事浪遊。倘不束心求至道。未知黑髮可能留。

秋懷

中庭落照雨初晴。翠葉迎人撲面輕。叢菊翻風清欲語。芙蓉映水艷徒驚。嘗將世味催繁鬢。嘆息人情且避名。夜靜疎鐘敲月上。漫將感慨對孤明。

體安和尙索詩

大道渾然無所名。知師素蘊激源清。光分祖燄雞牕淨。座對林皐鶴夢醒。喬木陰森空色界。靈臺皎潔絕凡情。隋珠趙璧由來重。怎及法華多寶經。

登西藏大雪山紀勝

路入西天更有天。雪峯高矗萬峯巔。乾坤闔闢非人世。法界氤氳集古仙。四面山川收足下。一簾星斗掛窗前。雲霞霧靄堪消受。却勝乘槎泛月邊。

潮州金山學校請講心經衆學生請題一偈

般若不屬有無言。萬象森羅一體圓。動止不昧當前鑒。迥出中流兩岸邊。溪聲說法聽者聽。猿鳥唱和玄中玄。觸處逍遙觸處是。橋頭湘子亦靈源。

贈胡文虎居士有序

在鼓山時與胡居士暨林鴻超同遊喝水巖後已十七年矣居士多寓叻坡近在香港建虎豹別墅築浮圖數座工竣於戊子春派人至雲門相邀到港賦贈

喝水巖前同聽鐘十餘年事各西東萬金油藥家家重千佛祥光事事隆廣植菩提根已熟有緣香海又相逢浮圖七級皆多寶萬德莊嚴智慧隆

示空談不行持者

佛法不是空口講言與行乖成兩樣名聞利養快一時熱鐵火輪苦萬狀袈裟底下失人身地獄門中難解放閉口不語三十年此是上乘上上上

和許堅白居士原韻

山寺難邀長者車何時枉駕過幽居感君鼎力爲屏翰菱子心田勝美畬喜有新詩輝斗室愧無白犬報音書問予鎮日渾何事一句彌陀萬慮舒

灣甸土司景紹文專人送袈裟至山問道答以詩

紫衣遙惠到柴扉遠隔關山入翠微瘦骨自憐寒雨夜棲鳥猶解望晴暉異風殊俗皆成佛見性明心是指歸珍重謝君將厚意一聲清磬代歸依

別之鼓山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由京請藏回雞足山。至廈門得蓮公噩耗。轉回鼓山。料理事畢告辭大衆再三挽留。以奉藏旋滇。又傷國難。不敢延緩。留偈作別。

夕陽歸客感愁心。憶侍巾瓶淚滿襟。誨我眞修戒定慧。動人感歎去來今。四十餘年滄桑之變老者不見靑年不識　龍髯未及斯何世。鶴影長空渺故林。今日眞成生死別。孤懷寥落發長吟。

和周謙牧居士原韻

楞嚴驗性命擊鐘。日用不知帶業濃。八萬法門方便說。一言當下盡歸宗。夢同善惡僧依虎。劫度莊嚴魚化龍。般若緣深文字勝。知君句裏有機鋒。

和岑學呂居士原韻

一事一物皆道微。茶何苦也蔌何肥。天機活潑花迎鳥。人事艱難食又衣。欲學修行齊放下。倘言向上更知稀。觀空試向蒲團坐。那有身心與是非。

附原作及序

甲申冬。日寇陷曲江。虛師由乳源派僧來迎。冒大風雪。遷途二日。乃抵雲門。至則雪夜迎年矣。在寺兩月。侍師時有啟發。呈詩一首。

鳥道盤空入翠微。經旬積雪瘦山肥。斷橋石亂迷樵屐。破寺雲歸補衲衣。隱迹尙嫌林

未密。清修寧怨粥常稀。棒頭多謝吾師眼。今是何曾異昨非。

偈答張溥泉居士繼

掃除塵迹入山林。如幻林間伴野禽。懶慣雲山閑似我。覺來宇宙小於心。萬緣頓息息何住。一念皆空空自吟。此徑已通前後際。和光混俗罕知音。

答屈光瑞居士

樂天問道在西湖。憶起金山事更娛。自是鎮門須玉帶。因而聽法屈金吾。放開鶴去前山遠。覓得牛歸牧草枯。彈罷無絃琴幾曲。流商刻羽和還無。

偈答黃蘅秋居士

憶曾揖別在香湖。一片丹心輔國都。千丈燈懸無我相。半鑪香藹是真吾。月挑兔角江心闊。風繫龜毛樹影枯。四大本空何所住。浮雲散淨自虛無。

和劉若英原韻

蟻光炎於丙子歲來南華禮祖後回泰被刺夫人劉若英以相片幷詩寄來送入功德堂

茫茫苦海嘆勞塵。善惡昇沈自有因。報盡一生還是喜。了其千劫有何嗔。裂開神網兼情網。始覺盤新日又新。汝是女流猶解事。楞嚴會上看華巾。

原作

一念馳求未息塵。娑婆草草嘆勞人。曹溪禮佛曾留影。泰國修羅忽動嗔。宿債已酬詩債累。世情能淡道情新。寶林山水西天樣。莫戀霓裳愛錦巾。

隨緣無礙三偈

自愛靈山入海湖。逍遙雲鶴是良圖。月挑兎角江妃避。風繫龜毛石女呼。道岸登時心卽佛。慈航渡過我忘吾。雲峯楚道曾超越。戰伐聲中一覽無。

策杖尋幽路逶迤。寒花照眼一枝枝。崢嶸石壁摩空出。曲屈松陰匝地垂。烘草三年僧久住。披雲此日我來遲。徘徊不肯便歸去。笑指青嵐載詠詩。

清宵雲捲月輪孤。湛寂心如定海珠。萬法此時都不會。況論塵世事榮枯。牛頭妙契黃梅旨。虎伏長留石上趺。一個蒲團些子地。山青水綠總歸吾。

和王秋湄居士蘧

禪門洙泗儒而佛。幾個知恩解到家。百歲夜燈餘碩果。五宗玄印此那伽。妙嚴樓閣云何入。歷劫稠林怎不邪。所願福田時廣種。曹溪永護古袈裟。

附原韻

平生不昧曹溪水。彷彿南華是舊家。殊勝眼窮收窄堵。萬函龍曜護楞伽。餘魂欲淨猶驚劫。瑞像無言直破邪。乘願憨山今得是。道場知復照袈裟。

和真如居士韻

天真不假異和同。如影隨形處處逢。時流當下能薦取。四生十類盡皆蒙。大似伶人一場幻。有何尊卑富與窮。指點分明似鏡。切勿自負負祖翁。

原作

如來德相衆生同。畜獄翻身幾度逢。地厚天高庸可共。驢前馬後早相蒙。明如足下猶輪翳。待出頭來已劫窮。名自縛人人豈縛。對觀憐煞老師翁。

鐵樹開花偈 辛未年在鼓山講梵網經方丈丹墀兩株鐵樹滿樹開花

優曇鉢羅非凡品。隨佛示應現金花。世間麟鳳稱祥瑞。現則吉慶昔人誇。茲山丈室兩鐵樹。衆言此卉不敷花。當有主林神擁護。故示榮粹放奇花。

樟樹祈戒偈 在南華寺山門外古樟一株現僧相乞戒

佛與衆生同一體。瓶盤釵釧總是金。了知瓶等無殊異。生死涅槃一例平。樟樹求戒現僧相。如月印潭徹底清。心境幻化如馬角。天堂地獄何喜驚。

虎拜佛偈　乙亥年十一月在南華舊殿說戒夜深一虎來入戒臺下伏跪點頭被駐軍見持槍追逐余勸阻後不敢入寺常近寺鳴吼

衆生顚倒十二名。有無色相各涵靈。南華頗與諸方別。虎伏庭前樹聽經。奇異枯柏重生翠。古樟乞戒現沙門。大似靈山會未散。南詢曾見主林神。虎知崇拜佛威光。大小空等載典章。了知善惡皆是幻。彈指消殞歷劫狂。縱有千差與萬別。隨緣不變是金剛。者個如如常不動。清濁都來是道場。

龍歸依偈　壬申年在鼓山戒期福州南臺江橋龍現老人鬚髮俱白來座乞戒

聖凡未兆絕形名。識海妄動浪不停。透徹真妄龜毛喻。煩惱菩提水與冰。達多龍女有佛性。傀儡悲歡本無情。閩江老龍求歸戒。罪心殞滅一道平。梵戒宏施廣無邊。神龍崇敬祈真詮。嶽神歸依林夜徙。神靈顯應動山川。閩江龍爲長者相。三年鼓山祈法緣。善知妙性常不壞。阿耨多羅當下圓。

南華寺前河流向寺門衝湧有礙余向南岸畫地以改河流纔興工程一夜雨雷震大水橫流次日新河頓成舊河塡塞故紀之

風雷並吼地靈驚。滂沱一夜到天明。開門另闢新世界。南岸河成一字形。昔日分流皆沒迹。溝坑窪曲似掌平。神工妙應非人測。嶽神移松昔顯靈。

題雞足山缽盂峯祝聖寺天王殿前余親手栽杉木二株於山門左右如杆不數年大數圍冠勝全山

手植百蕙缽峯前。爲壯名山如錦然。門前雙杉列左右。侍佛無倦不辭年。垂枝清翠堪棲鶴。蔭覆一方息熱纏。誰解乘涼雙樹下。洞徹心源天外天。

祝蕭榮鵬居士雙壽

蘭陵堂上啟華筵。西島東瀛集衆仙。弧矢高懸長至日。笙簫歡祝古稀年。壎篪叶奏家庭樂。蘭玉臨階孫子賢。寒衲遙聞聊晉頌。木公金母壽綿綿。

和方乃斌居士韻

忽見南山瑞靄浮。鬱葱佳氣迥難儔。材工鳩應經連月。諸君隨帶工師繪測香火銷沈歷幾秋。自清初修復又將三百年禪悟誰能承鑑祖。溪名人尚說曹侯。檀那功德真無量。聊獻新茶學趙州。

附原韻

嶺南勝景稱羅浮。福地曹溪堪與儔。六祖靈身垂不朽。憨師偉績足千秋。名山有幸來虛老。華寺重興仗李侯。但願甘泉曾飲者。明心見性續新州。

疊頌古水烏樹林常說法

行闡宗風遍玉湖。桃花開放悟閩都。大千世外隨人識。七十年前認故吾。棕拂微揚風薦爽。蒲團坐破月輪枯。果能出有空斯相。靜對能仁可入無。

行脚從來徧五湖。放眼南都又北都。嵩山另闢多分派。少室單傳止認吾。竹擊早將文字掃。葛藤已向識田枯。何緣此地開方丈。得聽趙州一箇無。曹溪分派撫僊湖。卓錫高人自上都。問字人來方讓我。拈花佛授忽驚吾。應知話墮雲門在。何用磨磚筆海枯。願得上方尋究竟。頓忘鏡樹一時無。衍分萬派洞庭湖。南北原來共一都。世出世間爾自爾。枝攀枝上我忘吾。何時得把磚磨徹。此日先觀筆陣枯。鐵棒不妨頻領略。承當言下聽無無。滄溟潮湧遍江湖。天末今成選佛都。飛錫東來誰作主。談宗直下孰爲吾。雲生嶺上形無住。月定波心跡未枯。此際風光人共見。箇中却笑一言無。廬山纔過鄱陽湖。何用千旄到上都。正憶杖頭尋古佛。剛于指下識真吾。曇花自此香流遠。祇樹從今葉未枯。願向座前禮雙足。空空沙界說真無。

大闡無遮面一湖。雲遊到此卽名都。橫磨寶劍惟風穴。趯倒胡床有道吾。楚蜀滇黔金地滿。東西南北草鞋枯。雲橫一派三峯瘦。山色遙看似有無。撫水高蹤憶子湖。陰濃綠樹覆仙都。池流三昧清如許。天外孤峯瘦似吾。一劍霜寒今更老。雙松雪襲幾曾枯。禪心依舊歸雲淡。望裏煙波何處無。

曾經杖笠至西湖。峯是飛來鎮浙都。若有一棒到得汝。不妨十智同於吾。揚唇弄吻身先槁。竪拂擎拳手已枯。近來懶說法輪法。不向人間論有無。

相逢兩會住太湖。打鼓彈箏賦兩都。野鶴閑雲忘世外。青山碧水總歸吾。書將貝葉池長潤。調落梅花笛未枯。非心非物自開朗。一天空洞半塵無。

水繞三峯共一湖。聽經頑石紀吳都。江流月透傳心法。雲去山存印故吾。酒與許邀彭澤飲。詩腸不爲了元枯。行行欲話南金貴。笑指前溪肯過無。

驚添新綠漲西湖。海氣雲蒸列市都。對影云何我是爾。隔山可識彼爲吾。階前拳石孤峯秀。堂下杯醪勺水枯。咄咄空書全大藏。欲尋一畫看來無。

白雲一片映晴湖。隨處招提卽佛都。說法仍然金地滿。傳衣漫擬派當吾。千年教外宗尤盛。七尺單前話未枯。南北頓圓俱在此。幾翻撥轉悟生無。

法雨霏微漾曉湖。行雲流水過通都。遠峯點翠潭開社。近水凝觀月映吾。玉塵潭傾花亂墜。詩瓢秋老興非枯。自從識得滒山子。函丈何須更話無。

唱和新成撥硯湖。詩仙紙價貴三都。推開明月誰爲比。踏遍青山不負吾。地脈殊生淵自潤。比肩巖秀石難枯。於今雪點紅爐後。直下承當者個無。

薰風迢遞遍江湖。鳳岫龍山擁郡都。指上單前隨處是。桃蹊學下冀調吾。譜成白雪琴長潤。梅落江城笛不枯。放掉收竿無不是。西江吸盡可傳無。

龐山浮石到天湖。杯渡南來入五都。現相情形寧別爾。獨尊宇宙量惟吾。嘯生遠嶽聲非寂。詩出狂禪興不枯。近來拈得峨嵋雪。六月嚴寒凍有無。

年來樹幟在昆湖。今步俞元舊佛都。指岸登航先到彼。披襟當箭不須吾。碓頭米熟休言密。茗椀搜腸豈潤枯。何事德山纔入室。東西顧盼說無無。

金繩解纜渡仙湖。任施閱閱雅且都。隨處三玄頻指示。誰當一喝敢支吾。徧周沙界原爲法。坐破蒲團半是枯。柱杖而今雲水外。豈嫌寸地卓錐無。

祕渡當年駕海湖。雲津佛會已成都。華嶺錫掛山爲主。少室燈傳壁印吾。法說無邊頑石點。道能精進愛河枯。俞元自此金沙布。暈得維摩十笏無。

年來紫氣遍江湖。香滿檀林瑞滿都。信口禪機皆有韻。隨言棒喝豈支吾。傳燈座上花常茂。洗鉢池邊草不枯。莫道老僧多覺悟。諸緣放下總歸無。

雲滿南山月在湖。道風披拂到京都。羣賢唱詠分先後。多士賡歌別汝吾。思透禪關偏有妙。句從意外豈同枯。淡心欲吸西江水。不識依稀萬一無。

雲歸遠岫月歸湖。幾載聲名冠市都。心境圓明函慧鏡。機峯迅徹劍昆吾。遙瞻玉筍峯添秀。回首嵩山墨未枯。聞道西方遊杖履。於今東步話虛無。

寄禪和尚逝世經年雪中重過湘溪寺

昔年相遇楚江頭。此日江南踏雪遊。幾樹寒鴉迷古道。一聲羌笛動新愁。遺詩每誦心先碎。墓草成荒淚暗流。迴憶北平悽絕處。龍華殘寺影空留。

吊滬上留雲寺觀月和尚

觀師宏範氣如虹。名在江南老宿中。二十餘年辛苦事。算來一一付春風。

悼天台華頂龍泉庵融鏡老法師

臨行悲囑付衣鎞。正是薰風四月時。門外影存陶令柳。堂高難和遠公詩。雨翻荷葉添新翠。淚滴蓮根嘆色絲。惆悵吾師真面目。寒光一片透龍池。

領師棒喝兩年餘。自謂通身病未除。倘揭蓋纏登寶地。便離煩惱見真如。頻霑慈惠春臨半。得奉清光月上初。昨日傳聞師坐脫。令人腸結不能舒。

師翁妙蓮老人西逝

陡驚慧日落西州。痛煞祇園諸比丘。石鼓山林都變色。白雲猿鶴盡含愁。推棺不見雙趺露。

入室方知半偈留。憶昔廬山曾記莂。蓮花再放定回頭。

悼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

由來天道不吾欺。法運興衰數與時。空假中觀成妙諦。藏通別圓豈閑辭。際茲末劫法獨顯。受託蓮經是總持。冊載杭城分座日。辯才無礙仰師奇。

悼赤山法老人

赤山高處竪法幢。羣魔匿跡毒龍降。高旻道布三千里。勝侶兼收大小龐。有雁悲鳴來北地。無人繼席起南方。可憐一具風雷舌。付與吳江又楚江。

悼滬上法藏寺與慈法師

赤縣潮高道岸崩。法雨隨流逐沸騰。寶所苦封何所憑。眉毛排劍履薄冰。老手支持菩提柵。急註仁王護國經。法輪圓轉不曾停。磬珠受賞更誰能。允宜長壽度衆生。曲徑無妨大道行。至人太上忘忘情。泰山肯比鴻毛輕。不往天台待佛迎。彌留無疾密持名。寶池金蓮標一莖。青選光交衆眼青。此界死哀彼生榮。七衆一哭淚盈盈。莊莊苦海痛嚶嚶。一心不亂葵藿傾。再來羣希大願乘。我聞如是歡笑聲。儼然未散難弟兄。起滅無踪去來平。

聞清一禪師訃感輓

勘破塵勞即學空。相傳有訣好流通。攝心之外無餘物。遍體尋來也甚融。不捨因緣崇助道。多營福業化愚蒙。一朝遽赴蓮池約。半壁西南又缺東。

贈林鴻超居士七律幷敘

居士與余在福建鼓山晤別已十七年。以相憶深。由閩經港來韶。步行抵雲門。年屆古稀。無飢倦之容。暢敘舊懷。不覺夜永。居士宿植德本。向道殷切。惜余無偃祖之餅茶。以接來機。深以爲愧。翌日居士以先有預約。必須赴穗。臨行。彼此依依。仍如東林送客。且行且談。不覺又伴至曹溪。瞻禮六祖。返馬壩登車南行。居士堅囑書贈。特綴七律一首。幷送壇經一部。亦若永嘉之一宿而去也。時乙亥冬月初二日書於南華丈室。

不辭跋涉乳雲蹊。爲道渾忘困與飢。笑我已忘煙水夢。與君夜話餅茶稀。曉風相送曹溪路。午飯才過馬壩車。一宿覺參心願遂。壇經珍重贈君歸。

遇盜說偈三首

丁亥冬月朔。陪林鴻超居士至南華禮祖畢。初三日回雲門。由韶乘車。中途遇盜。迫衆下車。跪地俯首。不准仰視。獨囑余立路旁。未加劫掠。餘衆財物。洗劫一空。即衣褲鞋襪稍好者即令剝去。致被劫者。身多裸露。時當嚴寒。風雪徹骨。難衆凍苦。哭聲嗡嗡。余雖

幸免。不忍漠視。卽脫卸衣物及包衣分衆。遮其羞冷。稍感風寒。最慘者其中有青年男女二人。從友借資爲小販。服裝貨物盡被劫去。一無所存。食宿失所。凍餒堪虞。豈定業所感。因果如是歟。非聖莫知。因說偈曰。

時世不靖出門難。盜賊如林聞見寒。奸淫擄搶幷燒殺。暴惡兇殘太野蠻。上天無路避無處。惶惶行坐睡難安。但願人人崇佛說。休將因果等閑看。

平時視民如螻蟻。變時蟻民逞虎威。攔路截劫剝衣褲。裸受風雪真慘悽。嗟哉同侶俱遭劫。獨余何幸璧全歸。救急恤難同此情。打開包袱分僧衣。

清水因何變濁水。澄之渟之水自清。良民何以變爲盜。主者治者須分明。水過石激古所歎。天寒露重鶴有聲。空王早樹無爲化。垂拱而治致太平。

贈蕭雪滄居士

彌陀一念掛心頭。四色蓮花湧作洲。七寶地成塵穢絕。一身歸計去來休。居同善友開因地。佛亦凡夫到聖流。汝自迴光一返照。誕登彼岸有慈舟。

像讚

接引佛像讚

彌陀自性本天然。向外何勞更覓玄。欲識入塵垂手處。毫光常在指頭尖。

題漢口沈誦清居士繪觀音菩薩感應圖

正法明古佛。示現觀音聖。能於羣生中。悲感循機應。鷹巢與蚌腹。鬼畜諸佛性。咸令識本心。脫苦得清淨。如月印百川。普應與月同。海涵幷鏡鑑。菩薩廣包容。佛法妙難思。度世見神通。世人常瞻禮。自他證圓通。

送子觀音騎祥麟授書圖贊

慈容滿月玉纖纖。華鈿雲鬢翠欲添。爲錫祥麟繼世德。預先教授聖賢篇。

手持貝葉大士讚

手中貝葉是何文。透徹名爲觀世音。處處圓通無障礙。聞聲隨類現全身。

文殊大士像讚

高據獅王哮吼聲。橫拈柱杖智光明。當初錯向清涼現。惹得豐干道姓名。

初祖達摩像讚

西來何意。有句無句。梁王不問。問亦無據。摘蘆過江。不露行藏。脚根立穩。兒孫承當。一花五葉。不信而得。壁觀之徒。誰能入室。昔來賺我。前驅蠱惑。一棒敲殘。拽回天月。皮毛脫盡。骨髓

流血。依稀似有。有何言說。

馬祖像贊

妙體無形。隨緣現相。衡嶽磨磚。無端就樣。踏殺天下。人天大匠。佛魔齊遣。一空依傍。四句百非。父子和唱。獅王哮吼。神龍躍浪。卽心佛兮。常心佛。不是心佛不是物。度生切兮。春風拂。邪正都來機不失。咄咄萬法非侶這是誰。吸盡西江猶汨汨。

題興雲寺諸老和尙像讚

因李印泉居士屬予修復興雲寺。（又名西竺寺。）至寺百無一存。獨有歷代住持影堂猶在。再繪爲一幅。

西竺興雲。諸老和尙。臨濟兒孫。法門大匠。開創斯寺。功行無量。繼位住持。後學模樣。紙墨所繪。是相非相。懸之堂中。道無眞妄。影不離眞。離卽皆謗。欲識眞影。如是供養。咦。且道個中事若何。眉毛八字橫眼上。

靈嶠祖師贊幷引

師未悉何許人氏。考諸古典。曾印心於馬祖。隱於此山前巖。巖無名。以師號名之。今之寺址。原屬龍潭。毒龍所居。多殃民。官紳請師制止。師誦華嚴。龍出聽經。歸降而去。患遂

絕。衆感其德。建中四年請於朝。賜建華嚴寺。迎師宏化。後他去。不知所終。

讚曰

契馬祖機。去來無礙。妙闡華嚴。龍歸息害。開闢石鼓。雷音普會。萬古道同。如函合蓋。

靈嶠祖讚

龍聽華嚴。石鼓鏗啟。馬祖一脈。光輝遠邇。水月道場。無是非是。苦海慈航。古佛同軌。咦。白雲千古自悠悠。一去無踪如逝水。

靈樹如敏禪師讚

和尚化世。以法爲任。垂手接機。別無餘欠。堂中上座。人天廣薩。真身猶存。千古明驗。

澄芳律師讚

父謂近執。子如妙吉。白日無端。被鬼神惑。悲心濟苦。三途無宅。碎身塵刹。報恩弘律。謂聖化身。一個二個。神爲饒舌。翻成話墮。度生心切。將錯就錯。好不丈夫。被鬼看破。慧命懸絲。乘願負馱。挽轉狂瀾。力行毋惰。堅降魔幢。親寃通化。分身塵刹。瞻望稅駕。

如馨律師讚

律祖如馨。優波示兆。揀點將來。傳神化妙。好眼無翳。翳眼無耀。卅棒不饒。鬼爭石竅。

法門秋晚。大道凌夷。木叉失守。僧行漸虧。師繼南山。洗滌忘疲。德感文殊。扶律遺規。

爲霖祖師讚

法門模範。古佛風規。融理事如圓鏡。陶萬化於鈷鎚。劈碎泰華兮。孰識巨靈之斧鑿。剖判鴻濛兮。始驚元氣之淋漓。非疑世以駭俗。固大小之異宜。振興梵刹入八閩。挽頹風之衰弊。徹繼心燈宏五位。纂疏論之幽微。作華嚴法華金剛等疏論纂要共一百五十卷　施大用於雲山法會。作雲山法書等數十卷　金聲玉振。竪法幢於聖箭祖堂。風動龍池。一髮所繫。狼藉洞上家風。千聖不傳。破蕩永祖活計。咦。寶所化城留不住。當觀禪室爛如泥。

淨空和尙讚

塵囂蕩盡自飄然。植品朗如月在天。石鼓三鳴揚祖德。而今名勝永流傳。

妙蓮和尙讚

稽首師翁。七坐道場。檳嶼鶴山。入閩資糧。德感人天。聞者心降。法門龍象。名動帝皇。賜藏中外。思及遐方。法身徧在百草頭。白塔堂上一爐香。

鼎峯和尙讚

不落祖機。不墮佛位。不中不邊。無同無異。左之右之。出類拔萃。一句彌陀。念念三昧。識與不

識。有如是義。咦。了得人間閱歲月。此心真到如來地。

達本和尚讚幷引

師昔於本山執事多年。後與覺空大師等中興雪峯。至年八十大衆請師回山爲住持。越五載。端坐而逝。讚曰。

禪淨耄齡杖錫還。雪峯重建夢中看。足拖敝履經殘雪。手紉寒衣返故山。尋味靈源依竭水。尚留白業在人間。那堪去後長相憶。雲木蒼蒼欲閉關。

蓮茂和尚讚幷引

師閩之南平縣人。幼依本縣開平寺脫白。得戒本山蓮老人。後勤理寺務。幾忘寒暑。歷久不倦。蓮公察其律儀清潔。處事忠勤。命爲監院。復爲開戒結緣。其德行爲衆所欽。

讚曰

衝破世網。獨占青蓮。持湧泉戒。續開平談。心源湛湛。珠耀海淵。佛性明明。日麗中天。虛空着楔。返本還源。咦。秋水連天半夜月。十方塵刹一輪圓。

融鏡老人真讚

華頂山中。這老和尚。道齊諸祖。行繼百丈。吳越欽尊。一山德望。獨耀天台。千崖花燦。乾坤間

氣。法門大匠。人天眼目。後裔模範。遠水孤峯。澄潭月湛。漂渺遐風。千古之上。

雞足山悉檀寺妙齡和尚真讚

父母未生。本無形狀。爲了生緣。權現此相。貌古神清。心花燦爛。石老雲閒。鳥啼花放。若問阿誰。妙齡和尚。

雞足山寂光寺雲峯和尚真讚

這個老漢。神恰道況。戒若冰霜。澄潭月湛。花燦幽崖。鳥啼青嶂。欲識此翁。松梢月上。

廬山海會寺志善和尚

五老峯前老叟。也來紙上現醜。寂光鏡內藏身。孟陽界裏展手。有時千峯嶂外。有時十字街遊。或嘯月吟風。或土面灰頭。提起遠公念珠。當場不讓師友。罔知世緣將畢。鬧裏抽手西走。咦。威音那畔已前事。盡在山僧一筆鈎。

宜興顯親寺仁智和尚真讚

者老風顛。不落正偏。入塵垂手。腦後著拳。換骨抽腸。掃去簾纖。隔江招扇。雲裏仙。直上祖圖光大千。咦。欲識此翁真面目。鷓鴣啼徹百花鮮。

文真老宿真讚

者個老僕。非狂非狷。貌悲骨剛。是惡是善。立志參修。總期實現。逢個知音。心肝俱換。廢寢忘餐。山水不辨。三四十年。打成一片。久而不荒。老而益健。劈破三關。融通百鍊。四祖呵呵。二祖稱善。德播兩浙。道彌海甸。鬘鑠龍鐘。龐眉鶴算。尊而不榮。貴而不賤。遠觀是真。近睹目眩。惡水一瓢。雲開日見。問是阿誰。文真老漢。

妙方和尚真讚

這個老漢。無名無相。自小出家。不會喫飯。永祖驅牛。濡師奪杖。幾回鉗鎚。幾頓痛棒。喚不回頭。做模做樣。口裏喃喃。心中蕩蕩。如敵相逢。覿面不讓。思之恨之。時刻不放。捉獲寃家。活埋活葬。生與同生。死則同壙。一心不亂。千了百當。四大真非真。這個妄非妄。咦。三世諸佛一口吞。九品蓮臺隨心上。阿誰如斯。妙方和尚。

普照和尚真讚

裂愛見網。超出火宅。幹蠱叢林。遐邇欽德。貌額骨剛。霜松雪柏。慕公之容。山青雲白。仰公之道。松風水月。性無邊表。大道寥廓。

法忍和尚真讚

道不在丹青。禪不在相貌。強自摹將來。讚之有何說。一笑震天涯。一語欽海嶽。七祖一條棒。

千僧唯一喝。豪氣動坤維。風光穿碧落。從不輕視於人。就裏有些些快活。衾枕天地兮自歌自樂。優遊三界兮夜摩兜率。咦他年要識真面目。萬象森羅活卓卓。

月霞法師真讚

九華翠峯。天地一脈。前賢守法。後賢循則。簡素質樸。甘苦同克。謙柔敬畏。保身全德。禪林絢彩。十方啟色。唯心卽佛。了無滯惑。無聲如雷。豈關語默。不住人天。豈慕樂國。脫體全空。歸無所得。雲峯出岫。崖巒挺持。啼鳥聲聲。松風瑟瑟。

聖修大師真讚

不是恁麼形像。剛纔起模畫樣。從來萬法同根。究竟虛空等量。雖峯授汝律儀。冀汝法超吾上。作麼天意難知。不料老存少喪。非獨汝歿動吾悲。同門誰堪爲法將。

雞足山石鐘寺寶蓮和尙真讚

道在心傳。豈在外觀。煙巢鶴夢。月窟蟾寒。靜裏萬緣藏鼻孔。笑中百事見眉端。垂老訓誡後來者。囑辦叢林願量寬。誓以佛法爲軌範。海納十方實可遵。

自題半身像（何文標寬仁居士請）

半隱半顯個模樣。謂是祝聖老和尙。圓月當戶非無身。茲時不欲露全相。清光瀉地太無端。

谷答泉聲何勾當。瀟湘鴻雁未南飛。莫謂南溟無風浪。

自題照像

這個皮袋。何須領會。瀟湘俗子。佛門後代。閩海緇衣。辛酸未懈。杯子撲落。堂磚花碎。石人皺眉。虛空隕墮。兩叩清涼。文吉途待。奉蹕秦川。終南雪蓋。蜀藏西印。奔走中外。旋國騰衝。蕭然一衲。共語二旬。心空月白。三謁雞峯。息肩茅結。扶起剎竿。重理覆轍。值法難起。百計心裂。驅馳四方。羣策羣力。創佛教會。全國分設。新政時更。鬥爭爲法。數十年來。共修羅宅。駐十六寺。五興祖剎。披心瀝膽。受盡磨折。或嗔或喜。空花水月。有詢佛法。無言可說。教令耕耘。但莫休歇。搬磚弄斧。針灸透穴。飢飧渴飲。與世無別。一息不繼。羽毛鱗甲。苦哉輪迴。漚波起滅。

自題照像

貌瘁形枯。千差萬異。狀有所變。不變者誰。變與不變。總是兒戲。身外之形。形外之相。坐斷中流。豈有兩樣。隱中有顯。顯中含隱。顯隨緣。如波逐浪。隔山見煙。了知是火。入林草伏。知有獸過。丹青妙手。欲覓者個。端詳問取。牛馬驢騾。

自讚（雲南唐寬清請題）

這個癡漢不知羞。老大龍鍾逐浪遊。石火命光牛馬走。不分清濁混時流。自家大事猶難顧。

專爲他人躭甚憂。但看世事如纍卵。多年未得一同儔。真可嘆。這老牛。莫到眼光落地使人愁。問渠爲何不放下。待衆苦盡那時休。

自讚（星州何寬洪請題）

這個阿師。眉橫眼上。非聖非賢。非人鬼相。標示來者。毋昧此樣。數十餘年。東飄西蕩。胡言亂語。當仁不讓。謂是虛雲。幻遊世上。咄。

自讚

本無名相欲呼誰。地獄天堂任所之。不是虛雲不是你。莫把牛兒作馬騎。（陳寬光居士請題）

不須問名相。飽子原是麪。異形千萬般。本體何曾異。者個清虛理。出沒任遊戲。捉影顯紙上。不是虛雲意。（陳佛林居士請題）

偶遊塵幻境。迎風一披襟。相識滿天下。幾人是知心。虛空自寥廓。日月任浮沈。寄語忘機者。休從紙上尋。（星州陳一中居士請題）

有名有相便是我。無名無相是阿誰。雖將水墨描模樣。是否虛雲也未知。（羅寬普居士請題）

日出海浴。月圓影樹。水湛波澄。有形隨露。作空花行。辦水月務。降鏡中魔。夢修六度。燈籠露柱酬妙用。禪機拈作敲門戶。（楊谷樵請題）

貌古形枯倚杖藜。晝來亦似須菩提。真空正合留聲色。春夢醒時聽子規。（薛寬賢居士請題）

憨憨呆呆老凍膿。顛顛倒倒可憐生。走徧天涯尋知己。未知若個是知音。挑雪填井無休歇。龜毛作柱建叢林。耗費施主錢和米。空勞一生受苦辛。（柳征銘寬智居士請題）

這個癡漢沒來由。荊棘林中強出頭。峯頂直鈎尋鈞鯉。海中撥火欲烹漚。作事豈從人所事。懷憂不爲我而憂。閒渠何故尋煩惱。擔子加肩未敢休。（星州佛慈居士請題）

田衣杖藜。幻遊浮世。空融聲色。夜月猿啼。天無涯際。雲無有羈。應以比丘得度者。權現模樣應來機。（菲律賓周寬度居士請題）

爲法蘭和尚真讚

做得和尚。能轉業障。藏拙龕中。放光紙上。權名爲真。實亦無妄。塞滿虛空。那處着棒。

附錄贈詩

請虛雲老和尚住持南華　　李漢魂

載得高僧南渡日。正當斯寺中興年。潮音欲聽人如海。衣缽初來劫似煙。誰恫風波沈大地。應攜花雨散諸天。禪關寂寞吾猶羨。時覺鐘聲在耳邊。

送虛雲上人之曹溪主持南華法席　　釋本清

自從心法東來後。傳到曹溪萬法通。衣缽豈因窺祖位。風旛聊以見禪功。獦獠更有誰稱聖。龍象今惟公是雄。此日山門再收拾。十方翹首仰南宗。

中興前後兩清公。今古艱難一樣同。莫歎人心深陷溺。已知法統不終窮。再來定滿慈悲願。此去當宏化度功。回首雞山迦葉迹。佛光映照嶺雲紅。

林森

壽雲老和尚百歲

皎日東昇。黑山頓曙。舉杖一喝。龍降虎伏。始興雞山。繼闢西山。元戎下拜。國王動顏。優曇栗開。菡萏梅放。菜化青蓮。瑞雪春降。念念應佛。其感乃神。鼓山歸老。大法東行。祖席重興。宗風再振。經緯萬端。公乃游刃。綣推慈父。素戴典型。誰謂公老。海鶴精神。萬衆同祝。寶掌千齡。

張世冰

呈虛老人

阿育塔中一指燃。獨將苦緒告青天。遠遊西域勤參道。誰效東坡對說禪。樂此名山長歲月。任他滄海幾桑田。來年入定推華首。雖有古人不見前。

止觀居士

南華口占

五祖傳心印。南宗第一人。曹溪留法乳。寶殿禮真身。說頓空三昧。聞薰淨六塵。住持延

長老。古刹賴重新。

虛雲大師兼任潮州開元鎮國禪寺方丈

金城寄古寺。俶始紀開元。東土梵天路。十方妙智門。四洲無剩迹。開元寺向有石刻四大部洲今已無存二柱自搖旛。唐製二石幢尙存幸有阿蘭若。綱維法典尊。

大法東來後。曹溪嗣法王。菩提無樹相。山水有奇香。千麥留衣鉢。百齡紀瑞祥。佛陀常住世。三有沐慈光。

呈虛雲老和尙　何鏡天

終日長相思。此身所從來。悔恨往昔間。昏昏不自裁。只道愛水好。却將淨土埋。泥濘遂和合。清濁分不開。飮了毒死人。潑了污滄海。於此痛傷心。相思淚盈懷。

昨日到空山。我師對我說。自不弄長繩。那有絆脚索。白雲影悠悠。皓月光灼灼。無心卽無境。飄然自解脫。

來時我一個。去時何用多。劍銳絲易斷。潭靜水無波。落花隨水流。垂柳任鶯梭。不來亦不去。拊掌笑呵呵。

癸未仲春偕家子嘉兄謁南華次龔芝麓韻賦呈虛雲我師　鄭克堂

古刹饒山水。道場雲不封。願船龍護岸。法座象成峯。大德瞻靈塔。羣迷警梵鐘。東方正佛統。何止啟南宗。

活佛回枯柏。辛勞振廢庵。琳宮羣鳥革。聖迹煥山嵐。禪定雲依岫。天空月印潭。十方淪劫火。消息叩瞿曇。

別虛雲老和尙　普明於檳榔

趺坐談經大辯才。也教頑石點頭來。善根福德因緣具。不枉高登般若臺。

前年石鼓侍頭陀。開示禪機已許多。今日親承瓶鉢畔。那堪重唱別離歌。

贈虛雲老和尙　張嘉樂

冒雨遊山興復多。石頭路滑挽青羅。採來藥草裝沙袋。踏破雲煙認竹窠。聽月我聞應若是。問花於爾意云何。禪師定入三摩地。劫外鐘聲認剎那。

一派分香自妙蓮。曇花開到四禪天。西來龍藏歸宗鏡。東渡馬鳴得祖禪。像教祇今憑護法。閑身許我學參禪。名山恍若曾相識。可是前生未了緣。

贈虛老人　趙藩石禪

迦葉傳衣雞足山。石門深閉二千年。中興聖教須神武。看竪天龍一指禪。

家距名山三百里。世緣羈絆未遑來。乞師爲我留吟榻。要看抄楞萬壑開。

勝朝遺老入山多。應有摩崖冒薜蘿。搜訪山中古文獻。更煩驅策賴頭陀。

贈虛雲和尚　　太　虛

雞足高峯雲嶺橫。投師三友弟呼兄。兩花瓶缽經千里。田水袈裟縱百城。今日魔宮將震動。他時法苑定增榮。智人已識登三佛。愧我無能覺此情。

迎虛雲和尚請藏回山　　李福與

荒剎斜陽蔓草中。是誰輪奐集鳩工。石門鐘響君來也。寺倒佛修古語同。頒來華藏三千卷。缺補雞山二百年。更有彩雲迎貝葉。龍光一代詔旬宣。

贈虛老人　　張松林

高山流水有圓音。訪道虛雲雲外尋。我問西來師指北。一敲一唱我知心。

小詩寄到月嘉平。海會傳觀恐笑盈。七載歸田荒筆硯。俗言只可對君評。

上虛老和尚　　程祖彝

遺碑收拾草斑斑。銘誌猶存石不頑。煮芋懶殘輕宰輔。聽經兜率返塵寰。圓明大覺通三界。物我相忘付八還。欲問辟支諸佛土。雞山遙對五臺山。

南宗法脈溯曹溪。十地莊嚴衆妙齊。午夜牕前馴白虎。巨靈掌上放金雞。山河大地歸梅福。經卷殘生媿闍黎。弘化建堂功最偉。禪機千古解人迷。

敬題

虛雲老和尙近像　　私淑弟子黃圓因

五帝四朝曾坐閱。天生壽佛豈尋常。壬辰一百十三歲　惜陰寸寸人同見。觀化年年我敢忘。法乳已傳南弟子。金身猶指北都場。由來佈道如雲合。萬里幽燕空遠望。

頌虛雲老和尙

面目全真事迹奇。如來再世作人師。道周法界渾無物。身動眉毛卽犯規。終食之間嚴戒律。常功以外重修持。高深蠡管空窺測。游夏都難贊一辭。

奉讀虛雲大師近作漫題其後卽以贈之

長沙陳繼舜時年七十有五

湘蘭衡芷吐奇芬。詩思飄然總不羣。無量壽真無量佛。嬾殘而後有虛雲。（大師今年百十三歲湖南湘鄉縣人）

百歲難逢人百歲。況過百歲又多年。曾經萬劫神彌旺。行陸今真見地仙。

滄海流橫水氣腥。罡風掀浪似奔霆。憑君一念波羅蜜。制取乖龍弭耳聽。（一九五二年國慶日。虛雲大師與圓瑛法師同在北京廣濟寺。分別領導喇嘛僧尼。誦藏文經及發願文。祝願和平。）（註釋。韓愈詩。割取乖龍兩耳來。王維詩。安禪制毒龍。劉禹錫詩。獨向昭潭制毒龍。注。謂禪家降伏其心也。）

拈花獻佛衆僧虔。三寶供來古寺前。一葦慈航連萬國。和平聲徹海雲邊。（壬辰歲國慶日。亞大和平會議錫蘭代表團團長達馬拉答納法師及團員四人。代表錫蘭佛教徒赴廣濟寺。向中國佛教徒贈獻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等三寶。並於佛前獻花。虛雲大師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贈禮。參加典禮的。除西藏致敬團全體代表。及北京市各寺院八百多喇嘛僧尼和居士外。還有和平會議澳大利亞。緬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及中美洲各國的代表等三十五人。）

小詩二章敬呈虛雲大師印可

太倉護法弟子汪曾武
沐手和南年八十有七

壬辰七月。（陽曆八月）政府遣員往廣東省城。奉迓住持滇緬間之雞山護國祝聖寺湘鄉一百十三齡高僧虛雲大法師。率徒數十來京。開道場於廣濟寺七永日。祈禱世界和平。功德圓滿。復建水陸道場。普渡衆生。永消劫難。誠盛舉也。猶憶遜清光宣之

際。大師請藏來京。民政部尚書和碩肅忠親王善耆。致敬優禮。爲改鉢盂寺爲護國祝聖寺。贈予良厚。時余爲承政廳員外郎。親睹其事。曾侍從參謁。忽忽垂五十年。喜師重來。余則蹉跌。臥不能興。無緣良覿。率賦七律二章以贈。藉結善緣。

文殊菩薩證前身。此是禪門一鳳麟。梅樹生蓮呈異瑞。蒲團說法渡蒸民。開壇七日期消劫。入定兼旬獨悟真。蹋徧塵寰名益顯。煨芋茹苦歷艱辛。

清時請藏蒞神京。曾記賢王倒屣迎。法物贈貽加厚惠。鉢盂祝聖易新名。歸然願力超三界。籍甚聲華震九城。四十餘年勞景仰。無緣頂禮罄微誠。

〔編者案〕海內名流贈虛老人詩。多不勝紀。編者曩住南華。見蘇程庵中所懸詩軸。已數百首。珠玉成堆。同心足賞。當時未及鈔錄。今書問之。已蕩然矣。惜哉。

虛雲和尚法彙竟

宏雲和尚年譜

岑學呂編

清净和尚法象觉

吕学永 编

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

雁蕩白衣弟子朱鏡宙敬撰

佛曆二九八六年。己亥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三日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以寂滅聞。人天眼滅。舉世震悼。關山難越。道路異辭。逾年。弟子朱鏡宙。始折衷羣言。執筆爲師傳。於戲。傷哉。師名古巖。又名演徹。初字德清。湖南湘鄉蕭氏子。梁武之裔也。父玉堂。母顏夫人。中年無出。禱于觀音大士。同夢長髯跨虎頂觀音者。躍登榻上。嗣誕一肉團。母驚絕。有賣藥翁剖得之。鞠於庶母王。生而茹素。不樂世典。見佛像梵書則喜。年十七。遁南嶽。欲爲僧。失路不果。父憂之。爲娶田譚二女。咸不染。一日。乘閒偕弟富國。自泉州玉堂公任所亡鼓山。禮常開和尚薙染。明年。受具妙蓮和尚。自是巖棲谷飲。飢則採松毛野菜爲食。如是數載。大事未明。乃謁華頂融鏡和尚求抉。鏡見師髡髮覆肩。衣不蔽體。問所從習。具以告。鏡曰。凡若所爲。迹近外道。無怪功夫難成片段。我教汝。願則留。不則任去。師載拜。命看拖死屍是誰。揚眴之間。時有省發。遂令遊方。兼習教觀。於寧杭舟中。時暑。人衆。男女雜陳。夜半。覺有人撫其下體。驚視之。一鄰女方解衣相就。急起趺坐。得免於敗。自念生不見母。於光緒八年七月初一日。自普陀法華寺

起香。三步一拜。至五臺止。翌年十二月初二日。由鐵卸渡河。日暮風高。四野無人。乃蜷伏道旁一草舍下。夜雪甚。如是四日。飢寒交侵。漸入迷惘。及霽。忽來一丐。出師積雪中。餉以粥。問丐姓氏。答言文吉。從五臺來。回長安去。問五臺寺中有往還否。曰。人皆識我。丐復指釜中水問師是什麼。無對。明年正月。抵黃沙嶺。腹痛如割。痢日夜數十下。荒山敗廟。自分無生望。及夜。忽於西牆燈影下見文吉。大喜。急呼之。文曰。你爲何還在這裏。旋出藥飲師。並代濯穢衣。閱日病除。語曰。汝體弱。前路且遙。朝禮輒可。胡拜爲。師曰。罔極之恩。未報萬一。非至聖地。誓不退也。文曰。孝心難得。汝拜。祇吾貪。何如。師稱謝。至大谷離相寺。寺僧遇無狀。文辭曰。五臺已邇。汝之行李。後有人貪。我先回。嗣於汾州道上。遇湘籍武官。爲載至顯通寺。師至。詢文吉。無有知者。某僧合掌曰。殆菩薩化身耳。叩謝而去。時光緒十年五月下旬也。屈指蓋三年矣。尋與普照月霞諸師。結茅九華。適揚州高旻寺。以禪七要。師至荻港覓渡。榜人索制錢六。無以應。緣江行。失足墮水。浮沈一日夜。漁者得之。采石磯。畀至寶積寺。比蘇。七孔血不止。仍扶病往。月朗請代職。未允。以爲慢。賣香板示衆。亦不辯。及寶積寺僧至。舉前事。衆始歎服。自是禪堂內職。概令免值。諸緣頓息。工夫落堂。一夕。晚香。忽見大地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物。了了無礙。江干人物。悉如眼前。師知是境。悉不取。迨八七開靜。熱水偶濺及手。茶杯墮地。

撲落一聲。疑根頓斷。乃述偈云。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曰。燙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嗣於寧波育王寺。先後拜舍利四藏。並然指報親。及期。病不能興。衆咸勸阻。師以泣請。監院宗亮感其誠。扶詣殿上。一心念佛。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不覺全身毛管。一時齊張。然畢。竟能自起禮謝。見者咸歎希有。光緒二十六年。師飛錫北京龍泉寺。肅親王善耆太福晉。執弟子禮。近支王公。咸來參叩。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師隨蹕西行。隱於終南山。歲暮天寒。萬山積雪。跏趺獨坐。煮芋待熟。鄰舍復成。詣師賀歲。但見蓬門虛掩。虎迹斑斑。以磬出靜。問食未。師曰。煮芋在釜。度已可食。發視之。堅冰如石。厚及寸許。蓋已旬餘矣。自是僧俗爭來瞻禮。乃易名虛雲。宵遁而去。度金沙江。禮雞足山。衆聞石門鐘聲聲訝曰。其有聖僧至乎。過大理。提督張松林林福興。請駐崇福寺。師曰。吾向不住城市。雞山迦葉道場。能爲謀片地。徐圖興復。固所願也。遂以鉢盂庵居師庵之右。有巨石當門。形家以爲不祥。命工百餘不能舉。師禱伽藍。率十數衆左之。世號雲移石。一日。道出永昌和木樹。遇湘潭籍禪修和尚。持奄修路。數十年如一日。師欲默覘其異。與同寢處。如是坐。如是食。如是持奄。如是移土。旬餘不交一語。一夕。偶於月下趺坐。修躡至其後。喝曰。在此做什麼。師徐應曰。看月。修曰。月在何處。曰。大好霞光。修曰。徒多魚目真難

辨。休認霓虹是彩霞。師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大笑而別。過騰衝。止湖南會館。行裝甫卸。有披蔴數輩。叩請誦經。師以不赴經筵對。館首進曰。此吳太史曾孫也。太史自稱前身是和尙。臨終遺言。將有高僧過境。爲其超度。今師至。莫非宿緣。諾之。師以與復雞足非邊郡民力所許。乃往南洋募化。比抵占城。聞國內強提寺產耗。遂歸滬上。與寄禪晉京力爭。事聞於朝。嚴諭始止。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清廷諭云。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宏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鎭山門。善爲佈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明年正月。奉藏經及妙蓮和尙靈骨入塔畢。道出暹京。講經龍泉寺。忽一定九日。遐邇爭傳。自國王大臣以下。咸來執禮。一日。偶感手足麻木。繼及全身。口戾目眙。醫工所不能治。禱於華陀。得木櫛夜明沙服之。口目復初。再禱。得赤小豆。乃瘳。先是。師病占城。妙蓮和尙誡曰。南甸炎溼。久定戕身。至是固驗。宣統元年冬。師回雞山。奉經入藏。明年。開講楞嚴。庭前古栗。咸湧優曇。夏。得湘中清節尼書。及妙淨尼遺偈。哀感動人。師有句云。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清節。卽夫人譚氏。妙淨。則庶母王也。辛亥之際。人心浮動。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雲南協統

李根源。率兵入山。駐悉檀寺。揚言將逮師。衆勸之避。師曰。如係宿業。焉用避。爲獨懷刺謁李。門者懼禍不敢通。師逕入。見李方與前雲南布政司趙藩殿上坐。趙爲師舊識。尊上坐。李獨抗聲曰。佛教有何用處。師曰。聖人設教。淺之化善去惡。大則濟世利民。自古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物本。本正物咸以寧。而天下太平矣。李曰。要這泥塑木雕作甚麼。師曰。相以表法。示敬畏耳。人如無所敬畏。將無惡不作。無作不惡。是亂階也。昔者。尼山塑聖。與今歐美之有銅像。其義一也。李曰。其奈今日和尚多行不義何。師曰。和尚乃通稱。原有聖凡之判。若見一二不肖。而概其餘。是猶以一二不肖秀才。而非孔子也。烏乎可。即今先生軍紀嚴明。其亦能保一一皆如先生者乎。李大悅。秉燭深談。竟忘夜永。執弟子禮而去。民國肇造。聲教未敷。西藏負隅。未肯易幟。中央命滇軍殷叔桓討之。師次賓川。師聞。急往謁殷。曰。藏地崎嶇。民悍善戰。釁端若開。禍無寧日。藏俗奉佛。盍遣一佛教徒往說之。殷以師請。曰。某漢人也。麗川有四保法王者。宿負重望。藏人敬戴。苟得一言。當可不戰而定。乃遣使偕師往晤保。初有難色。師曰。趙爾豐之禍。殷鑒不遠。公寧惜三寸舌。而置千萬人不顧耶。保悟。往要而還。民國七年。雲南督軍唐繼堯。迎師赴昆明。道出楚雄。遇匪。搜得唐書。毆之。師請見其渠楊天福。吳學顯。問汝何人。曰。雞山和尚虛雲也。問。進省何事。曰。爲人民消災祈福。曰。唐繼堯是

壞人。汝與往來。也是壞人。師曰。此亦難說。往好處說。人人都好。往壞處說。箇箇是壞。問。此語怎解。曰。假使君等與唐。都爲國爲民。乃至所屬亦如是。豈不箇箇是好。從壞處說。你說唐壞。唐說你壞。老百姓左袒是盜。右袒是匪。寧不箇箇都壞。楊吳聞之。大笑。問。汝意云何。師曰。請招安。吳曰。難道要我們投降。曰。不然。乃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耳。吳曰。向何處辦。曰。向唐。吳曰。唐吾仇。是可忍。孰不可忍。師曰。唐是一省主。舍此末由。君等順命之後。他日當亦如是。自古戰爭。勝負難說。君之與唐。各有實力。若定名正分。唐究勝一籌。我非向君等遊說。惟以道經此間。彼此有緣。爲國息爭。爲民安堵。方外人不惜饒舌耳。楊吳大爲感動。以六事請轉陳。頻年戰禍。於焉平息。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售于西人。行署券矣。師言於唐。始寢。後掘土得石。上鐫雲棲。遂易今名。一日。師於密林中。拾金銀幣二十餘萬。或勸之留。師曰。拾遺已非。況私之乎。悉獻以充賑。滇省連年苦旱。喉疫大作。繼堯請禱雨。建壇三日。大沛甘霖。請祈雪。時已春暮。人以爲難。師敬恭禮懺。雪下盈尺。疫止。無何。繼堯罷去。羣帥益悍。互鬻途人。以實部曲。秋禾既粒。民不敢收。師與部帥約。凡有僧前導。士勿阻。四鄉聞風爭附。食盡而糠。人咸感涕。去之日。香花夾道。閒續數十里。感人之深如是。十八年春。師自滬假道閩中。省主席楊樹莊。請留錫鼓山。師曰。吾祖庭也。烏敢辭。鼓山歷史綿遠。高僧輩出。洎乎輓近。傳燈匪人。

漓風斯扇。凡百執司。輸金可得。首座知客。咸以百數。悉依祖制罷之。一夕。趺坐。忽見六祖諭曰。時至矣。應速回。越月。一夕三夢如前。而粵北綏靖主任李漢魂等聘書至。民國二十三年秋。師如南華。冬。一虎詣壇前乞戒。師說偈曰。虎識歸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藏僧榮增堪布活佛。率十餘衆歸依座下。三十一年秋。復無盡庵。明年春。正月。國民政府林主席。請師於重慶陪都建法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問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以書答之。冬。南華海會塔成。師自留一穴。署曰。虛雲遺蛻。又明年。南華工竣。爲重興曹溪南華寺記落之。旋偕福果。訪靈樹道場。於乳源草莽中。得雲門祖師肉身。不覺淒然淚下。循李濟深等請。又向雲門作佛事矣。三十七年冬。美國詹寧士女士。遠來參禮。爲起禪七。賜名寬弘。又明年二月二十四日。正放戒中。忽來壯漢百餘。荷槍圍守。禁衆出入。上自瓦蓋下及磚石。窮索兩日夜。無所獲。乃禁師別室。絕其飲食便利。至三月初一日。又來十數。迫師出藏鏘。答言無。於是更番拷問。金木齊下。至肉糜骨折始已。明日復來。毆愈厲。師踣臥血泊中。羣以爲死矣。侍者俟其去。抱坐榻上。嗣作吉祥臥。閱日。微聞呻吟聲。旋語侍者。夢遊兜率內院。江西海會寺志喜。天台山融鏡。岐山恆誌。百歲宮寶悟。寶華山聖心。讀體。金山觀心。及紫柏尊者。咸在座。見師至。指東序第三空位坐。與維那阿難尊者爲鄰。彌勒菩薩。宣說唯心識定

未竟語曰。汝回去。師曰。弟子業重。不願回去。菩薩曰。汝願未了。必須回去。因示偈云。識智何分波水一箇莫昧瓶盤金無厚薄。性量三三。麻繩蝸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卽離。離幻卽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惕普覺。苦海慈航。毋生退卻。蓮開泥水。端坐佛陀。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尙有開示。今亦不說。侍者筆記之。事方外聞。北平使至。圍解。是役也。釋妙雲等被毆死。悟雲體智折骨斷肱。被拘二十餘衆。失踪如干人。世稱雲門事變云。初。師語居正李漢魂。盍去諸。李曰。奚適曰。海之東。於是李漢魂適美。居正適臺灣。李問師如何。則喟然曰。百萬僧衆。徬徨無措。吾寧忍獨善耶。然則師爲衆生受苦。固已早具殉教之決心矣。觀其自題造像云。這個癡漢。有甚來由。末法無端。謬欲出頭。嗟茲聖脈。一髮危秋。己事不顧。喬爲人憂。向孤峯頂。直鈎釣鯉。入大海底。撥火煎漚。不獲知音。徒自傷悲。笑破虛空。罵不唧嘈。噫。問渠爲何不放下。蒼生苦盡那時休。斯正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菩薩悲願類如是。明年春。師傷小癒。隨使北行。有句云。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閱日。抵武昌。創發止三佛寺。秋。留偈北上。條陳三事。一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迫僧尼還俗。三寺產歸公後。按僧配給自耕。冬。主持上海世界和平法會。遐邇聞風來歸者四

萬餘衆。明年正月。於玉佛寺起禪七。開示念佛是誰法門。將歷祖不傳之祕。和盤托出。使學人得箇下手處。省卻草鞋錢不少。四月。出席北平中國佛教協會。有言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等。應廢止。僧尼婚嫁。飲酒食肉。應自由。大領衣是漢人俗服。再穿是保守封建制度。師力斥其妄。並作答客問。有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議遂寢。夏。師駐匡山。聞雲居真如寺。毀於日寇。僅餘牛棚。秋。七月。入山居之。四方來附者。又數百人。分部從事。或工或農。各盡所能。三年。頓復舊觀。衆請傳戒。以環境故。乃開自誓受戒方便法門。其說大小乘戒相云。菩薩十重四十八輕爲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沙彌沙彌尼十戒。爲小乘。然受者如能發上品心。即得受上品戒。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即攝律儀。用智觀察。即攝善法。無非將護。即攝衆生。故小乘亦通大乘。謂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爲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爲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互異。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結犯。則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即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即爲犯戒。此是正大乘。故大乘初念即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方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他如著衣持鉢止持等法。皆有極扼要之開示。然後分

別遣歸。令各自誓受之。咸痛哭揮淚而去。師以化緣已盡。住世無益。遂示疾入寂。距生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世壽十紀。爲僧百祀。荼毗。獲舍利千餘。瑩徹希有。封爲國寶。或曰。已入科學實驗室矣。侍者於餘燼中。檢獲如干。始傳於世。師身長七尺。壯頎深目。垂視不眴。貌古而靜。色暇而溫。不言而教。而人順其化。不令而行。而世歸其仁。與人相接。如坐春風。布衲草蹻。和光同俗。踏步徐行。人莫能躡。涉水越山。夜不然燭。間嘗攀五嶽之巔。躋太白之險。北極崆峒。西窮康藏。鷲峯雪嶺。履險如夷。五印百城。朝方殆徧。窮其所至。半爲前賢所未經。人以爲難。師若無事焉。若夫杖錫所指。迭著靈異。或奇葩以獻瑞。或異類而投歸。或風雨以築隄。或靈泉而應禱。凡此之類。事不勝書。具在方策。未遑詳也。著有楞嚴玄義。法華略疏。圓覺玄義。心經解。遺教經註釋等。咸未見。初願重興光孝。亦未果。當俟再來已。

朱鏡宙曰。昔子厚有言。爲大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若師者。可謂兼之矣。使其遇明時。尊爲國師。用示世範。則其扶世導俗。闡教利生。夫豈寧有涯涘。不幸遭逢喪亂。差跌而終。論世之士。能勿恫乎。記年不從世運。重師志也。序本夏正。大佛事也。身可辱也。志不可奪也。

虛雲和尙年譜序

虛雲和尙年譜之編輯。凡分三期。一期成於癸巳。二期成於丁酉。三期編於師已亥示寂之後。自茲篇編竣。年譜全部暫告完成。

壬辰春。雲門事變後。師於重傷重病中。目不能視。耳患重聽。語音艱澀。神志昏沈。諸弟子慮有變也。伺 師稍清醒時。環請述生平事蹟。備編年譜。匆遽集多手分錄草稿。拆開舊經書一本。錄於紙背。復裝訂成冊。密交 學呂編輯。以港中乏書參考。乃四出搜集。其中整編文字。多由諸方叢林展轉錄出。至於法語及事蹟。亦多由 師之弟子於曩日親聞者。分別寄來。惟年譜中之重要事實及向所蘊而未彰者。皆爲 師之口述。故仍稱自述年譜也。

一二期所編年譜已印行者。共有三版。癸巳春。法彙及年譜初稿成。同人請速付印。是爲第一版。不數月。書冊流通告罄。又於是歲秋間。照原書重印爲第二版。未幾發覺書中有錯誤處。乃將印成書冊呈 師鑒定。以關山阻隔。文字滋疑。書信屢付浮沈。不得已乃將年譜拆開。分寄上海友人親帶至江西雲居。始達 師覽經 師令侍者略爲簽出正誤。於丙申歲八月。專人帶來。已閱四年矣。因此將後來所得資料。增訂編入。於丁酉七月付印。是爲第二

次增訂之第三版。

越二年己亥冬　師於示寂之前一月。將近年蒐得之佚稿及弟子錄存之法語等交來。諭中有惜別及勉勵語。鄭重囑付重編法彙全集。謂「歷代祖師。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語言文字之間。然而曲爲今時。聊爾門頭。遂不惜造出許多羅索。不過欲以此一點一滴。與四衆共嘗此味而已。今重編全集。記載務須眞樸。勿涉浮誇。至於文字繁枝。段落失次。可予以刪改」等語。因茲讐勘。略有點竄。稟承遺言。非敢僭越。故於文章潤色。妙義風翻。渲染在所不無。而妄言實所不敢。今雖結集成帙。惟散佚孔多。補闕拾遺。俟之異日。在昔承平之世。採訪不厭其周。歲月不嫌其遠。從容著述。藏之名山。其或時際亂離。苟任曠持。深虞散佚。天人眼目。易墜重淵。使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獲一滴法乳而不可得矣。學呂仰承　師命。隨順同緣。不知自量。率爾操觚。甘受麤製濫造之愆。實爲廣泛流通之計。區區微意。諒荷鑒原。伏冀

諸山大德。四海名公。不吝　教言。匡予不逮。析疑正誤。傳此法音。遙望九種慈雲。徧垂甘露。定荷六方贊歎。普潤羣生。是爲序。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八年辛丑中秋岑學呂寬賢恭序

虛雲和尙自述年譜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編輯

予俗姓蕭。系出蘭陵。梁武帝之後。世居湖南湘鄉。父玉堂。母顏氏。清道光初年。父宦游閩。戊戌己亥間。佐治永春州幕。父母年逾四十。憂無後。母赴城外觀音寺祈子。見寺宇殘破。及東關橋樑失修。發願興建。父母同夢一長鬚著青袍者。頂觀音跨虎而來。躍臥榻上。驚起互告。遂有娠。翌年父移佐泉州府幕。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歲 一八四〇年

七月二十九日寅時。予誕生於泉州府署。初墮地。爲一肉團。母大駭慟。以今後無復舉子望。遂氣壅死。翌日有賣藥翁來。爲破之。得男。由庶母王氏撫育。

（是年大事） 鴉片戰爭起。清道光一十九年。（西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粵督林則徐禁鴉片。焚英商藏煙。英國進兵廣東。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歲

〔是年大事〕江甯條約成。開五口岸通商。割香港給英國。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歲

以上四年在泉州。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六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七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歲

以上六年在漳州福寧。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歲一八五〇年

父復回泉州。祖母周氏。年老。以予兼祧繼叔。爲定二室。一田氏。一譚氏。二家皆湘籍宦於閩者。世交也。冬月祖母周氏去世。父丁憂守制。

〔是年大事〕洪秀全起義於金田。

咸豐元年辛亥十二歲

二月。予父以事往臺灣。攜予行。初乘小洋船。由廈門出發。於茫茫大海中。現一物大如山。高出海面數丈。全船人均合掌念觀世音菩薩。船行半小時。始見魚尾形。其長不知若干里也。

〔是年大事〕洪秀全陷永安。稱太平天國天王。

咸豐二年壬子十三歲

予隨父送祖母生母靈柩回湘鄉安葬。請僧人至家作佛事。得見三寶法物。生歡喜心。家中藏有佛經。初看香山傳。觀音菩薩成道事。熏染於心。八月。隨叔父蒲堂。進香南嶽。遍游諸剎。若有夙緣。不欲回家。以畏叔嚴。不敢言。

咸豐三年癸丑十四歲

父窺予有出塵志。欲因勢利導。留於家中。請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在家修行法。令看各種道書。及教內外氣功。心弗善也。然又不敢言。冬父服闋。付予屬叔父管教。自往福建。佐廈門關事。

〔是年大事〕洪秀全定都南京。曾國藩募湘軍。

咸豐四年甲寅十五歲

咸豐五年乙卯十六歲

父在廈門關二年。又回泉州。

咸豐六年丙辰十七歲

予在家讀道書三年。認爲非極則事。如坐針氈。乃佯博叔父歡。助理家政。以懈其防。一日乘叔父外出。予念離家時至。乃打包向南嶽去。歧路多。半途被截回。將予及從弟富國送至泉州。未久。父將田譚二氏接回。舉行婚禮。將予禁錮。與二氏同居而無染。予爲二氏說佛法。亦能領悟。見從弟富國有超俗志。亦時與說法。閨中堂外。胥成淨侶。

咸豐七年丁巳十八歲

〔是年大事〕英法聯軍攻陷廣東。

咸豐八年戊午十九歲

予決志離俗。從弟富國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見法彙詩偈篇留別田譚二氏。與富國同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爲披剃。

〔是年大事〕英法聯軍陷大沽。天津條約成。

咸豐九年己未二十歲

予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時父在泉州。派人四出尋訪。富國於圓具後。行脚參方。去後不知踪跡。予隱山後巖洞。禮萬佛懺。不敢露面。時遇虎狼。亦不畏懼。

咸豐十年庚申二十一歲 一八六〇年

居山洞中禮懺。

〔**是年大事**〕英法聯軍陷北京。帝幸熱河。訂北京條約。九國通商。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二歲

仍居山洞禮懺。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三歲

予在山洞禮懺。已滿三年。一日鼓山職事來告。謂泉州蕭老太爺。已告老還鄉。汝可不必匿避。妙老和尚稱汝恆心苦行。但修慧還須修福。汝可回山任職。爲衆作務。予遂回山門。任職事。

〔**是年大事**〕常勝軍擊敗太平軍於上海。越南割南部支那與法國。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四歲

予任職鼓山。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五歲

仍任職鼓山。冬十二月。聞父在湘鄉原籍病故。從此不探問家事。斷絕音書。

〔是年大事〕洪秀全服毒死。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六歲

仍任職鼓山。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七歲

有鄉人來言。謂予父歿後。庶母王氏。領二媳出家爲尼。王氏法名妙淨。田氏法名真潔。譚氏法名清節。詳見下宣統二年

予任職鼓山。已滿四年。所當職務。自水頭。園頭。行堂。典座。皆苦行事。中間曾派執事。弗爲也。即寺中常住。時有單覞。亦不領受。每日僅粥一盂。而體力強健。時山中有古月禪師。爲衆中苦行第一。時與深談。既而自思。任職多年。修持不無少礙。又思昔日玄奘法師。欲求經西竺。於十年前。先習方言。日行百里。復試絕粒。先由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

防沙漠荒磧。絕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乃辭去職事。盡散衣物。僅一衲一褲一履一簑衣一蒲團。復向後山中作巖洞生活。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八歲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九歲

同治八年己巳三十歲

以上三年住山洞。此三年中。居則巖穴。食則松毛。及青草葉。渴則飲澗水。日久褲履俱敝。僅一衲蔽體。頭上束金剛圈。鬚髮長盈尺。雙目炯然。人望見之以爲魅。怖而走。予亦不與人言談。

初一二年。時見勝境。不以爲異。一心觀照及念佛。處深山大澤中。虎狼不侵。蛇蟲不損。不受人憐。不食人間煙火。幕天席地。萬物皆備於我。心中歡悅。自以爲四禪天人也。夫世人之患。爲口體耳。古人有所謂以一缽輕萬鍾者。我今並一缽而無之。無礙自在。因之胸次灑然。體力日強。耳目聰明。步履如飛。自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一年。乃隨心所欲。隨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行行重行行。不覺又一年矣。

同治九年庚午三十一歲一八七〇年

一日行至溫州某山棲息巖中。一禪人訪至。頂禮問曰。「久聞高行。特求開示。」被伊一問。深感慚惶。乃曰。「智識愚昧。少所參學。望上座慈悲指示。」曰。「你如是行徑。有多少年。」乃告以經過。曰。「我亦少有參學。不能與汝說。你可到天台華頂龍泉庵。請問融鏡老法師。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饒益汝也。」予直上華頂。至茅庵外。見一僧。問老法師在否。答。「補衣的是。」即近前頂禮。法師全不顧視。曰。「學人特來親近老法師。望祈垂慈。」師顧視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答曰。「僧。」問。「受戒否。」答。「已受具。」問。「你這樣。試有多久。」予略述經過。問。「誰教你如此做。」答。「因見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學。」問。「你知道古人持身。還知道古人持心否。觀你作爲。近於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巖棲谷飲。壽命萬年。亦不過如楞嚴十種仙之一。去道尙遠。即進一步。證到初果。亦不過自了漢耳。若菩薩發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間不離世間法。你勉強絕粒。連褲子都不穿。未免顯奇立異。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予被老人痛處一錐。直透到底。復頂禮求開示。師曰。「我教你。若聽。在這裏住。不聽。任去。」曰。「特來親近。焉敢不聽。」師即贈以衫褲衣履。令剃髮沐浴。作務去。幷教看「拖死屍是誰」的話。予從此試粥試飯。及學天臺教觀。勤勞作務。得

師嘉許。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二歲

在龍泉庵侍融鏡法師。時有啓發。法師年已八十餘。精嚴戒律。宗教並通。令予多參講座。以利遊方。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三歲

奉老法師命。往國清寺參學「禪制」。至方廣寺習『法華』。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四歲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五歲

以上二年。在國清寺習經教。時往茅庵伴鏡老人。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六歲

至高明寺聽敏曦法師講『法華經』畢。辭別鏡老法師。不無依戀。談數夕。珍重而別。下山經雪竇。到岳林寺。聽『阿彌陀經』畢。渡海朝普陀山。在後寺度歲。住普陀時。遍參各寺剎。是年十月。潮來一大魚。在千步沙上。不能去。長數十丈。眼大如盆。漁人取肉。破出兩支小木船。有髮及釵釧等物。以魚脊骨作柱墩。其大骨可作棟樑。

又大潮時於潮陽洞來一龍。鱗甲作金光色。四足全身皆現。惟不見首。其尾似魚尾。久之乃去。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七歲

由普陀回寧波。至阿育王寺。寄火食。三元一月。拜舍利二藏。以報父母劬勞之恩。至天童寺聽講『楞嚴宗通』。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八歲

自寧波至杭州。朝三天竺。及各處聖境。於半山禮天朗和尙。及長松西堂。在西天目過冬。當予自寧波至杭途中。時際三伏。船小人多。無奈與青年婦女臥鋪相連。夜深熟睡。有撫摩予體者。驚醒。見鄰女卸衣相就。予不敢聲。急起趺坐。持呪。女亦不敢動。斯時倘失覺照。敗矣。勉諸修行人。不可不愼也。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九歲

至天寧寺。禮清光和尙。在寺過冬。

光緒五年己卯四十歲

至焦山禮大水和尙。時彭玉麐宮保督水師駐此。曾邀予數次談論佛法。及修行途徑。

深生敬信。

〔是年大事〕日本併琉球。

光緒六年庚辰四十一歲一八八〇年

至金山寺親近觀心和尚。新林大定等和尚。禪坐過冬。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二歲

至揚州高旻寺。禮朗輝和尚。是年在高旻過冬。禪功尤進。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三歲

予割愛辭親。出家二十餘年矣。道業未成。隨風飄蕩。心生慚愧。欲報劬勞。擬再東朝南海。北禮五臺。住普陀數月。靜中稍見勝境。發心朝臺。於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臺爲止。時附香者有偏真。秋凝。山遐。覺乘等四禪人。渡海後。每日行路不多。中間曾停湖州。及至蘇州常州。四人漸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禮牛頭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獅子山寺。過年。

〔是年大事〕法據安南東京灣。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四歲

由獅子山起香。從蘇北入河南省。經鳳陽亳州。昊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陽白馬寺。曉行夜宿。風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薩聖號。苦樂飢飽。不縈念矣。臘月至黃河鐵卸渡。(又名鐵謝)過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無人煙。於路旁有一攤小攤之茅棚。亦無人居。歇足此間。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次早舉目一望。化爲琉璃世界。雪深盈尺。無路可行。過往無人。更不知去向。先則枯坐念佛。飽受飢寒。因草棚並無遮欄。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飢。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一日兩日三日。如是雪。如是寒。如是飢。漸入迷態。初六午後。雪止。微見日影。然已病莫能興矣。初七日來一丐者。見予臥雪中。致問。予亦不能言。知是凍傷。將雪撥開。以圍棚草烤火。煮黃米粥。令食。得煖氣復生。問「何來」。曰「南海」。問「何去」。曰「朝五臺」。我問丐者貴姓名。曰「姓文名吉」。問「往何處」。曰「來自五臺。回長安去」。問「既是五臺寺中有來往否」。丐曰「人皆識我」。問「此往五臺路經何處」。曰「由孟縣懷慶黃沙嶺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即到山。若先到祕魔巖。此處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予問「由此到山多少程」。丐曰「二千零」。及至天晴。丐煮黃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問「南海有這個麼」。予曰「無」。丐曰「吃甚麼」。曰

「吃水。」釜中雪溶後。丐指釜中水曰。「是甚麼。」予無語。丐曰。「你拜名山何求。」予曰。「生不見母。以報親恩。」丐問。「你背負行李。路遠天寒。何時能達。勸你不必拜香了。」予曰。「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也。」丐曰。「你願難得。現今天氣好轉。雪尚未化。無路可尋。你向我來的足跡行去罷。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縣。有寺可住。」遂揖別。因雪深不能拜。顧禮足跡。抵小金山掛單。翌日起香過孟縣。由孟縣至懷慶（沁陽）途中將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見予在路拜香。近前將香橛接着。曰。「請上座進寺。」喚徒將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茶飯後。問。「上座由何處拜起。」略述爲報親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兩年矣。談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覺下淚曰。「我有同參三人。一衡陽。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後各分手回家。消息斷絕。今聞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見我同參。不覺動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豐富。近歲稍歉。此場大雪。明年必豐收。上座可留住這裏。」至誠懇切。勉留在寺過年。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五歲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懷慶府。復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別德林老人。大哭不

捨。珍重後期而別。是日到府。城內小南海。不許掛單及留宿。卽出城外宿路邊。是夜腹痛極劇。初四早仍拜行。晚發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強拜。至十三日抵黃沙嶺山頂祇一破廟。無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無力。廟在山頂。無過往行人。瞑目待斃而已。無悔念也。十五深夜見西邊牆下有人燃火。疑爲匪類。細看久之。見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彼執火來照曰。「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裏。」予將經過向伊說。文卽坐身邊安慰我。拿水一杯給我喝。是夕得見文吉。身心清淨。十六日。文吉將予之污穢衣服換洗。並給一杯藥與予喝。十七病退。食黃米粥二碗。大汗內外輕快。十八病愈。予謝文吉曰。「兩次危險。都蒙先生救濟。感恩不盡。」文曰。「此小事。」問文「從何處來。」曰。「長安。」問。「何去。」曰。「回五臺。」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隨先生。」文曰。「看你從去臘到今。拜路不多。那年能到。你身體又不好。決難進行。不必定拜。朝禮亦是一樣。」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見母親。母爲生我而死。父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辭官。而促壽。昊天罔極。耿耿數十年矣。特此發願朝山。求菩薩加被。願我父母脫苦。早生淨土。任他百難當前。非到聖境。死亦不敢退願也。」文曰。「你誠孝心堅固。也算難得。我今回山。亦無

甚急事。我願代你負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輕累許多。心不二念。」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無量。倘我拜到五臺。願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證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文曰。「不敢當。你是孝思。我是順便。不必表謝。」文吉在此照應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從茲荷物作食。都由文負擔。予妄想頓息。外無物累。內無妄念。病亦日愈。體亦日強。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覺苦。至二月底到太谷縣離相寺住持參學林下。見知客禮畢。顧文吉問予曰。「這位是你甚人。」告以故。知客厲聲曰。「出門行脚。不達時務。這幾年北地飢荒。朝甚麼山。甚麼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門。你見何處寺門。有俗人掛單。」當下聽其呵責。不敢回聲。予認錯告辭。知客曰。「豈有此理。由你自便。誰叫你來。」予聽話頭不對。即轉過話說。「這位文先生。請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擾一單何如。」知客曰。「可爾。」文曰。「此去五臺不遠。我先回去。你慢慢來。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予苦留不得。取銀酬伊。不受。辭去。後知客改顏悅色。和氣送單。到灶房熱坑上茶。親做麵。陪吃。奇其舉動。又顧左右無人。問曰。「此間常住多少衆。」曰。「我在外江多年。回來住持。連年歲荒。僅留得我一個糧

亦止此。適才舉動。是遊戲耳。幸勿見怪。」予十分難過。啼笑皆非。勉吃麵半碗。卽行告辭。彼留住亦無心答應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無着。時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進。心急起火。次日腦熱。鼻流血不止。二十日到黃土溝白雲寺。（此寺爲孚上座道場）知客見予口流鮮血。不准掛單。勉強過一夜。二十一早進太原城。至極樂寺。飽受責罵。不掛單。二十二早出城禮拜。北門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賢。見予近前招呼。接過拜櫈行李。請進寺內。愛敬如親。領到方丈。陪茶飯。談次予問。「大和尙似廿餘歲。又係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曰。「我父親在此做官多年。後在平陽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氣殞。我含淚出家。此間官紳舊有往還。故邀至此。早想擺脫。今瞻上座道風。心甚傾服。請在這裏長住親近。」予告以發願拜香緣由。住持甚敬信。堅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費。予概弗受。臨別代攜拜櫈相送十餘里。灑淚而別。時五月初一日也。予向忻州前進。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一馬車。緩行不越前。予覺避之。車中官人下車問。「大師在路拜甚麼。」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談甚暢洽。彼曰。「若此。我現住峨口白雲寺。你朝臺必經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予感謝之。上車逕去。仍是每日拜香。別無延誤。五月中到白雲寺。代送行李者。卽該營營官也。見

予歡迎至營部。優待休息三日。告辭。送路費禮物不受。彼另派兵將行李銀物逕送顯通寺。予起香到圭峯山祕魔巖。獅子窩龍洞等處。山水奇踪。說之不盡。予以拜香故。未能領略也。五月底至顯通寺。兵弁已將行李送來。下山去矣。

到顯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進香。徧問文吉其人。無有知者。後與一老僧說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薩化身也。」予卽頂禮謝。二十二日起香。兩日拜至東臺。月朗星輝。進石室上香。在室內朝夕禮誦。禪坐七日。下臺拜那羅延窟。裹糧已盡。六月初一日回顯通寺。初二起香。上華嚴嶺。過夜。初三拜北臺。在中臺過夜。初四拜西臺。過夜。初五回顯通寺。初七拜南臺。在南臺打七。十五下臺回顯通寺。參加六月大佛會。至是爲超生父母。拜香三年願畢。

此三年中。除爲疾病所困。風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禮拜途中。歷盡艱難。心生歡喜。每每藉境驗心。愈辛苦處。愈覺心安。因此纔悟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少分菩提。

又於中途所歷諸名勝。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黃河。而太行。勝地名山。說之不盡。古今遊記。言之甚詳。然不及身歷其境者之爲快。若五臺爲清涼聖境。文殊放光。千丈寒

巖。萬年積雪。石橋橫鎖。樓閣懸空。則非他處所及。予以拜香期內。不及觀賞。還願已畢。稍爲涉足。不欲靈山笑也。

大會圓滿。上大螺頂。拜智慧燈。第一夜無所見。二夜見北臺頂一團火。飛往中臺落下。少頃分爲十餘團。大小不一。第二夜又見中臺空中三團火。飛上飛下。北臺現四五處火團。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謝文殊菩薩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至大營渾源南境。朝北嶽恆山。至虎風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詣廟雲級插天。穹碑森立。進香下山。至平陽府（臨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堯廟。甚壯麗。南至蒲州（晉西南）盧村。禮漢壽亭侯廟。渡黃河。越潼關。入陝西境。至華陰。登太華山。禮西嶽華山廟。所經攀鎖上千尺幢。百尺峽。及老君犂溝。名勝甚多。留入日。慕夷齊之聖。遊首陽山。至陝境西南香山觀音寺。觀莊王墳。入甘肅境。經涇川平涼等。至崆峒山。歲云暮矣。回香山過年。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六歲

春。離香山。西出大慶關。入陝境。經耀州三原。至咸陽。觀召伯甘棠樹。至長安。城垣雄偉。古跡甚多。城外東北慈恩寺內大雁塔。浮屠七級。有唐代以下題名碑。大秦景教碑。府

學宮前爲碑林。有七百餘種。城東爲灞橋。環有七十二孔。橋亭折柳。有陽關三疊處。至華嚴寺禮杜順和尚塔。清涼國師塔。至牛頭寺與國寺禮玄奘法師塔。到終南山東五臺。響鼓坡。寶藏寺。白水浪。此處有兩聖僧隱此。到嘉五臺銀洞子五祖窰。至南五臺。晤覺朗。冶開。法忍。體安。法性。諸上人。在此結茅庵。留予同住。法忍住老虎窩。冶開居捨龍椿。法性住湘子洞。予與覺朗體安同住大茅蓬。

三月初一日早殿後。忽見羣星亂飛。天帚星現。久之始沒。不知何兆也。

〔是年大事〕 去年中法戰事起。本年和約割安南屬法。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七歲

〔是年大事〕 英併緬甸。設臺灣省。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八歲

以上兩年餘。在南五臺茅蓬。與諸師同參究。甚有饒益。

二月下山至翠微山。禮皇裕寺。青華山。後安山淨業寺。禮宣祖塔。至草堂寺。禮鳩摩羅什法師道場。遊太白山。高一百八里。六月不溶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龍池頂。水分四流。經子午鎮。至漢中府（卽南鄭）漢高祖拜將台。包城諸葛廟。張飛萬年燈諸名

勝。經龍洞背。天雄關。小峨嵋。劍門關。缽盂寺。白馬關。龐統墳。以達四川梓潼縣文昌廟。途中經七曲山。九曲水。劍門關。削壁中截。兩崖相嵌如劍。誠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上有姜維城。卽伯約駐兵處。棧道難行。如上青天。古人不虛語也。至廣漢之南新都縣。在寶光寺過年。本年入川。踽踽獨行。三衣一缽。都無繫累。徜徉山水。境亦澄心。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九歲

正月由寶光寺起程入成都省會。禮昭覺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宮。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洪雅縣。至峨嵋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趙公明修行處）上至峨嵋金頂進香。畢。夜看佛光。萬盞明燈。如天星繁聚。其中勝境。說之不盡。於寶光寺參應眞上人。住十日。循萬年寺。禮毗盧殿。下山至雅州。經榮經縣入瀘定。過此卽川邊境矣。（後改西康省）五月渡瀘。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鐵索鴈瀘定橋。長達三十餘丈。人經其上。搖曳動蕩。有戒心焉。向西行經打箭爐裏塘。（卽理化）巴塘。（卽巴安）北至察木多。（卽昌都）西至碩督經阿蘭多。以及拉里。（卽加黎）其間地廣人稀。漢藏蕃蒙夷及猺獞等等種族。語言複雜。能通漢語者百之一二耳。裏塘有貢噶神山。爲喇嘛聖地。巴塘多險峻高山。察木多多河流。各種族多奉喇嘛教。由拉里南行至江達。（卽太昭）

過此卽爲西藏境界矣。

入西藏境。過烏蘇江。越拉薩河。卽爲西藏首都拉薩。全藏政教之中樞。西北達布拉山。有高十三層之達布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耀目。爲達賴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二萬人。附近有葛爾丹別蚌色拉三大寺。亦各數千人。予以言語難通。祇於各寺進香。及一禮活佛而已。又西行經貢噶江孜。至日喀則。（卽扎什倫布）其西有扎什倫布寺。建築宏麗。廣及數里。爲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四五千人。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數日不遇一人。鳥獸異於中原。風俗堪稱殊異。僧伽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劃分紅黃。各立門戶。憶及祇園會時。不知涕之何從也。以歲暮回拉薩過年。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十歲

予不欲留藏。開春南行。經拉噶亞東。（卽茅屯）爲由藏往印第一門戶。經不丹國。越重山峻嶺。不知其名。或稱葱嶺。或稱雪山。（卽喜馬拉雅山）有詩云「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玲瓏」之句。至楊甫城朝佛古跡。至孟加拉大埠。渡錫蘭。朝聖地後。卽附航至緬甸。朝大金塔。至摩羅緬吉帝利。此處有一巨石至奇。稱是

目連尊者安置。朝禮甚衆。

七月起程回國。由臘戍過漢龍關。卽雲南境。而免寧龍陵景東蒙化。趙州下關。至大理。觀洱海銀濤。聲聞數里。歎爲奇觀。回國初願。爲朝雞足山。禮迦葉尊者。（入定待彌勒下生）渡洱海。向東北行。經挖色。百担平沙。山角安邦大王廟。至靈山一會坊。卽雞足山麓也。半山有鳴歌坪。相傳尊者入山。八國王送至此。不忍去。在山修行。成護法神云。（卽大王廟）直上至迦葉殿。殿中奉尊者像。傳阿難尊者來朝。石門自開。至聖境懸巖。石壁生成一道石門。名華首門。迦葉在內入定。宛若城門。高數十丈。廣十餘丈。雙門關閉。門縫顯然。是日遊客。及導引之土人頗多。予進香禮拜時。忽聞大鐘三聲。土人均歡呼禮拜。稱有異人至。則聞鐘鼓魚磬聲。我等曾聞一二次鼓磬聲。未聞大鐘聲也。今師傳禮拜聞大鐘聲。其有道乎。予謝弗敢。時己丑年七月三十日也。

再上山頂。名天柱峯。此爲全山最高處。從山下至此。約三十里。有銅殿一所。楞嚴塔一座。據山志載。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則全山不足十寺。僧伽與俗人無殊。子孫相承。各據產業。非本山子孫。不准在山中住。並不留單。予念往昔法會之盛。今日人事之衰。歎息不已。思欲有爲。而不知機緣之何在也。

下山由梁王山。九峯山。至雲南縣。經水目山。靈鷲山。紫溪山。至楚雄府。在西門外高鼎寺住。初到未幾。聞蘭香滿室。執事僧向予致賀。上座至。仙蘭放香。異數也。府志載。山有仙蘭。不見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蘭香滿山。上座德感。招待殷勤。堅留久住。予以回湘急。却之。一宿即行。經昆明府。曲靖府。以達貴州省之平彝。循道東行。經貴陽鎮遠入湘西之麻陽芷江。經寶慶府。達衡陽。禮恆誌和尚於岐山。留旬日北行。至湖北武昌。禮志摩和尚於寶通寺。學『大悲懺』法畢。赴九江入廬山。禮志善和尚於海會寺。參加念佛會。過安徽境。遊黃山後。朝九華山。禮地藏王菩薩塔。百歲宮。禮寶悟和尚。此老戒行精嚴。定力第一。渡江至寶華山。禮聖性和尚。留住過年。

此兩年間。身行萬里。除渡海須航外。餘皆步行。水驛山程。霜風雪雨。磧砂峻嶺。島嶼椰境風日變。心月孤懸。體力增強。步履輕捷。不特不覺行旅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古人謂讀萬卷書。須行萬里路。良有以也。

光緒十六年庚寅五十一歲 一八九〇年

到宜興。禮仁智和尚。時修顯親寺。是密祖出家處。在此過夏。到句容禮法忍和尚。助其修赤山。住此過冬。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二歲

在金陵伴松嚴上人助修淨成寺。時與楊仁山居士往來。參論因明論。般若燈論。住淨成寺過冬。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三歲

約普照。月霞。印蓮諸師。同上九華山。修翠峯茅蓬。同住。由普照師主講『華嚴經。』弘五教儀。賢首一宗。歇墜已久。各處聞講教儀。多來赴會。江下賢教。從斯再暢。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四歲

仍在翠峯研究經教。是夏諦閑法師。來此同度夏後。自往金山過冬。

〔**是年大事**〕英法成立協約。割暹羅南掌地。許暹羅獨立。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五歲

仍在翠峯茅蓬研究經教。

〔**是年大事**〕中日戰役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六歲

揚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華。稱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連舊日四七。共打十二個

七。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諸位護持常住。都請回山。將居期。衆推予先下山。至大通荻港後。又沿江行。遇水漲。欲渡。舟子索錢六枚。予不名一錢。舟人逕鼓棹去。又行。忽失足墮水。浮沈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漁者網得之。喚寶積寺僧認之。僧固赤山同住者。驚曰。「此德清師也。」畀至寺。救甦。時六月二十八日也。然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居數日。逕赴高旻。知事僧見容瘁。問。「有病否。」曰。「無。」乃謁月朗和尚。詢山中事後。即請代職。予不允。又不言墮水事。祇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風嚴峻。如請職事拒不就者。視爲慢衆。於是表堂。打香板予。順受不語。而病益加劇。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爲待。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經二十餘日。衆病頓愈。旋采石磯住持德岸送衣物來供。見容光煥發。大欣慰。乃舉予墮水事告衆。皆欽歎。禪堂內職不令予輪值。得便修行。從此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夕。夜放晚香時。開目一看。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圊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種種色色。悉皆了見。是時纔鳴三板耳。翌日。詢問香燈及西單。果然。予知是境。不以爲異。至臘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護七例冲開水。濺予手上。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如從夢醒。自念出家漂泊數十年。

於黃河茅棚。被個俗漢一問。不知水是甚麼。若果當時踏翻鍋灶。看文吉有何言語。此次若不墮水大病。若不遇順攝逆攝。知識教化。幾乎錯過一生。那有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

又偈

盪着手　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是年大事〕馬關條約成。割臺灣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德法勸日本歸還遼東半島。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七歲

夏。至鎭江金山寺過戒期。大定老和尙留住過冬。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八歲

由金山往朝狼山。禮大勢至菩薩回。被道明和尙請到揚州。助理重寧寺。四月通智法師在焦山講『楞嚴經。』聽衆千人。命予講偏座。講經畢。別衆下山。

予以生而無母。未見慈容。僅於在家時覩真儀耳。每思之。輒覺心痛。夙願往阿育王寺。禮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親。遂往寧波。時幻人法師。及寄禪和尚（八指頭陀）等維護天童海岸和尚修育王山志。俱邀予助。予以有願而來也。悉婉謝之。拜舍利。每日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除殿堂外。不用蒲團。展大具。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禪坐中。似夢非夢。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內。長數丈。金光晃耀。予騎上龍脊。即騰空至一處。山水秀麗。花木清幽。樓閣宮殿。莊嚴奇妙。見母在樓閣上瞻眺。予即大叫母親。請你騎上龍來到西方去。龍即下降。夢即驚醒。覺得身心清爽。境界憭然。平生夢母。祇此一次。

從此每有人覩舍利。皆參加。衆說非一。予觀多次。初見大如綠豆。紫黑色。至十月半兩藏拜完。再看。大亦如前。已變爲赤珠有光。再拜。急於求驗。遍身痠痛。看舍利大逾黃豆。色黃白各半。至此確信舍利之因根境而示現也。急於求驗。增加禮拜。至十一月初大病頓發。全不能拜。病近沈重。進如意寮。服藥罔效。臥不能坐。此時承顯親首座。宗亮監院。與盧姑娘等。多方施救。費財費力。終不見效。衆皆以爲世緣盡矣。予亦聽之。第以燃指不成。心生焦慮。

至十六日有八人入寮視予。皆爲燃指來者。以爲予病尙不重而求伴也。予聞之。知明日爲燃指期。堅請參加。首座等皆不贊許。恐危險。予不覺淚如泉湧。曰。「生死誰能免者。我欲報母恩。發願燃指。倘因病中止。生亦何益。願以死爲休矣。」宗亮監院。時年祇二十一歲　聞之。亦流淚曰。「你不要煩惱。我助你成就。明日齋歸我請。我先爲你布置。」予合掌謝之。

十七早。宗亮請他師弟宗信幫燃。數人輪流扶上大殿禮佛。經種種儀節禮誦。及大衆念懺悔文。予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尙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終而智覺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予全身八萬四千毛孔。一齊豎起。指已燃畢。予自起立禮佛。不用人扶。此時不知自己之有病也。於是步行酬謝大衆。回寮。咸歎希有。卽日遷出如意寮。翌日入鹽水泡一天。亦未流血。不數日膚肉完復。漸漸恢復禮拜。留住阿育王寺過年。

〔附註〕寺原名阿育王。後改爲廣利。在寧波鄞縣南鄉四十里鄞山。昔佛滅度百年後。中天竺阿育王治國。將佛舍利八萬四千。藏之寶塔。役使鬼神。分置地中。東震旦國有十九處。次第出現。如五臺育王是也。五臺閱於大塔中不易見。育王於晉武

帝太康三年。慧達禮拜請求。乃從地湧出。遂建寺藏於石塔中。塔門常鎖。有欲觀舍利者。先通知塔主。殿中禮佛。跪殿外階沿。凡欲覩者。依次而跪。塔主請塔出。塔高一尺四寸。周圍亦祇尺餘。塔之中級內空。中懸一寶心鐘。有一針。舍利附於針端。觀者大小多少。動定不一。平常有見一粒或三四粒者。青黃赤白各異。有見蓮花及佛像者。爲勝緣。明萬歷間。吏部尚書陸光祖。與親友來參。初如小豆。次如大豆。次如棗。次大如瓜。更大如車輪。光明朗耀。心目清涼。時舍利殿壞。陸重修之。莊嚴至今。如來大慈。留此法身真體。使後世衆生。生正信心也。

〔是年大事〕德租膠州灣。朝鮮王稱大漢皇帝。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九歲

春初在阿育王寺。因寧波七塔寺鑄大鐘。歸依老和尚本來和尚。請默庵法師講『法華經』。來阿育王寺請予附講。遂往寧波七塔寺。經畢。往宜興銅棺山。結茅蓬過年。

〔是年大事〕戊戌政變。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歲

結森寶林二上人邀赴丹陽重修仙台觀。在此過夏。七月至句容。赤山法忍和尚付茅

蓬。過冬。

（是年大事）法租廣州灣。英租九龍半島。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十一歲一九〇〇年

予在江浙已住十年。又思遠遊。其目的擬再朝五臺。後入終南修隱。遂離赤山。先到鎮江揚州。朝雲臺山。入山東朝東嶽泰山。東趨牢山。訪那羅延窟。（卽憨山老人海印寺）旋到曲阜禮孔廟孔陵。

於西行道中。夜宿一破廟。空無一物。祇有一朽棺。其蓋仰。知無人。卽於蓋上宿。夜半。棺中大動數次。忽有聲曰。「我要出來。」問之。「你是人是鬼。」曰。「是人。」問。「是甚麼人。」曰。「是討飯的。」予乃笑起。讓其出。狀醜如鬼。問予是何人。曰。「和尙。」其人怒。謂予壓其頭上。幾用武。予謂我坐棺蓋上。你動都不能動。還講打。其人氣餒。自往小解後。還臥棺內。天將曙。予亦行矣。

時義和團在山東各縣。已有亂兆。一日於途中遇一洋兵。以槍相向。問。「怕死否。」予曰。「倘該死汝手。任便。」洋兵見予神色不動。曰。「好的。你去。」予遂趕赴五臺。行香畢。欲赴終南。以亂事日甚。仍退回北京。游西域寺。禮石藏經。於潭拓山訪異行僧。至戒

臺寺禮飛鉢禪師塔。紅螺山參加念佛道場。遊大鐘寺。觀姚廣孝所鑄八萬七千觔銅鐘。高一丈五尺。紐高七尺。徑一丈四尺。外鑄『華嚴經』一部。內『法華經』一部。以『金剛經』鎖邊。其紐『楞嚴呪』。爲永樂帝薦聖母鑄也。回城南龍泉寺住。五月。圍亂日熾。以「扶清滅洋」爲號召。殺日本使館書記。及德國公使。皇太后陰縱之。至本月十七日。竟下詔與各國宣戰。京中大亂。六月天津失守。七月聯軍陷北京。時王公大臣。有住龍泉寺者。與予相熟。乃勸予偕伊等隨扈蹕西行。在兵荒馬亂中。已無所謂「馬隨春仗識天驕」矣。日夜趕程。艱苦萬狀。行至阜平縣。始聞甘藩岑春煊以勤王兵至。帝后大喜。乃護駕出長城。入山西雁門關。其地有雲門寺。一老僧已一百二十四歲。帝賜黃綾。及建坊。又西行至平陽。遍地饑荒。人民以芋葉薯葉進。帝后食而甘之。至西安。帝住撫院。時饑民遍地。有食死屍者。諭禁之。四城設八施飯廠。大小村鎮亦然。巡撫岑春煊請予至臥龍寺建息災法會。佛事畢。東霞老和尚留住臥龍寺。予以駕駐西安。暑煩日甚。潛去。十月上終南山結茅。覓得嘉五臺後獅子巖地幽僻。爲杜外擾計。改號「虛雲」。自此始。山乏水。飲積雪。充饑恃自種野菜。是時山中有本昌師住破石山。妙蓮師住關帝廟。道明師住五華洞。妙圓師住老茅蓬。脩圓師青山師住後山。青

山湘人也。山衆多尊之。與予住較近。多有來往。次年八月。復成月霞了塵三師至庵。一見詫曰。「幾年不知你消息。誰知你睡在這裏。」予笑曰。「這裏且置。如何是那裏。」衆行禮。吃芋畢。送住破石山。月師曰。「赤山法老人厭煩。現在漢陽歸元寺講『法華』。欲來北地。特屬先來尋地。」約予同行。予方習靜。却之。及打七畢。化城引月復戒等到翠微山相地回。月師云甚當意。予謂「此地北向白虎太白。後無靠山。似非善地。」彼等不聽。遂招後果。

冬至。青山老人囑赴長安市物。事畢適大雪。上山至新茅蓬。下石壁懸崖間。墮雪窟中。大號。近棚一全上人來。救予出。衣內外皆溼。且將入夜。念明日雪當封山。沒徑。乘夜撥雪歸。詣青師處。見予狼狽。嗤爲不濟事。笑頷之。乃返棚。度歲。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二歲

（是年大事）義和團起。聯軍攻陷津京。

春夏予仍居茅蓬。赤山法老人抵陝。結庵翠微山。來六十餘人。半住皇裕寺。（卽唐太宗避暑處。）半住新庵。及興善寺。時蘇軍門在北地開水田。將鴨伯灘地百頃。送翠微山作僧糧。土人謂世代居此。要將田易地。僧不肯。興訟。敗於理。法老人大受氣。次年老

人南返。盡將器物歸之體安。月霞。餘衆四散。每念此事之艱。稍一恃強。終招禍害。此次南僧到北地。受影響不少。而山川形氣。亦不無關係也。歲行盡矣。萬山積雪。嚴寒徹骨。予獨居茅蓬中。身心清淨。一日煮芋釜中。跏趺待熟。不覺定去。

〔是年大事〕辛丑和約成。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十月聯軍退出京師。十一月太后率帝回鑾北京。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三歲

去歲暮。入定不知時日。山中鄰棚復成師等。訝予久不至。來茅蓬賀年。見棚外虎跡徧滿。無人足跡。入視。見予在定中。乃以磬開靜。問曰。「已食否。」曰。「未。芋在釜度已熟矣。」發視之。已霉高寸許。堅冰如石。復成訝曰。「你一定已半月矣。」相與烹雪煮芋飽餐而去。復師去後。不數日。遠近僧俗。咸來視予。厭於酬答。乃宵遁。一肩行李。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

先至太白山居巖洞中。不數日。戒塵師踵跡至。相約遠游。其目的地爲峨嵋。乃出寶鴨口至紫柏山。過妙臺子。游張良廟。過招化縣。觀張飛柏。行至成都。住寺小憩。遂由嘉定

抵峨嵋山。登金頂。覲佛光。與雞足山佛光無異。夜看萬盞明燈。與五臺拜智慧燈相同。至錫瓦殿。禮眞應老和尙。年七十餘矣。爲全山領袖。宗門知識也。歡留數日。下山循洗象池。大峨寺。長老坪。毗盧殿。峨嵋縣。峽江縣。抵銀村。過流沙河。適水漲。從早至午候船到。衆皆上船。予讓戒塵先登。以行李遞上。余正欲過船。索忽斷。流復急。余以右手攀船弦。船小人多。稍側卽覆。予不動。從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衆牽予上。衣褲及兩足皆被小石割破矣。天寒下雨。行抵曬經關。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廟。一僧住守。求宿再三。不許。令宿門外戲臺底。地溼衣溼。以錢向僧買禾草。伊拖來兩把溼稈。亦燒不着。只得忍受。與戒師坐至天明。買得幾個苦蕎粑食之。忍着痛仍前進。過火燃山。達建昌寧遠府。至會理州。入雲南省界。過永北縣。朝觀音菩薩聖蹟。渡金沙江。朝雞足山。樹下宿。復聞石門內魚磬聲。翌日。上金頂各處進香畢。又復起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滇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爲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雪涕。乃下山抵昆明府。得護法居士岑寬慈留住福與寺。予閉關。戒塵爲護。是年在關中度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四歲

予在關中。迎祥寺一僧人至。稱寺有放生雄雞重數斤。極兇惡好鬥。羣雞皆被傷冠羽。予即爲說歸戒。且教令念佛。未久。不復鬥。獨棲樹上。不傷蟲。不與不食。久之聞鐘磬即隨衆上殿。課畢仍棲樹上。教以念佛。即作佛佛聲音。後二年。一日晚課畢。站立舉首。張翅三扇作念佛狀。立化。數日不變。龕以葬之。予爲之銘曰。

好鬥成性。此雞雄。傷冠拔羽血流紅。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棲不害蟲。兩目瞻仰黃金相。念佛喔喔何從容。旋繞三匝奄然化。衆生與佛將毋同。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五歲

春。諸護法暨歸化寺和尚契敏。懇請出關。到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歸依者三千餘人。秋。夢佛上人請到筍竹寺講『楞嚴經』。即在該寺刊『楞嚴經』及「寒山詩」。板存寺。請傳戒。法事畢。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李軍門福興。率衆官紳。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聖寺。請講『法華經』。歸依者又數千人。李提督福興欲留住崇聖寺。予曰。「吾不住城市。早有願在雞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今諸位護法。能爲圖一片地。願開單接衆。以挽救滇中僧衆。恢復迦葉道場。此衲所願也。」衆稱善。乃令賓川縣知縣辦理。於山中覓得一破院。名缽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四衆

來者皆禮接之。

缽盂庵自嘉慶後已無人住。因大門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擬在此地鑿一放生池。僱工斫之不碎。卽去土察之。無根。石高九尺四寸。寬七尺六寸。頂平可跏趺坐。招包工移左二十八丈。來工人百餘。拼力三天。無法動。不顧而去。予禱之伽藍。諷佛呪。率十餘僧人移之左。哄動衆觀。驚爲神助。好事者題爲「雲移石」。士大夫題詠甚多。予亦有詩紀之曰。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蘚猶存太古封。天未補完留待我。雲看變化欲從龍。移山敢笑愚公拙。聽法疑曾虎阜逢。自此八風吹不動。凌霄長伴兩三松。

缽盂峯擁梵王宮。金色頭陀舊有踪。訪道敢辭來萬里。入山今已度千重。年深蘚石痕留蘚。月朗池魚影戲松。俯瞰九州塵外物。天風吹送數聲鐘。

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展開。急於募化。乃留戒塵師料理內務。予獨往騰衝。由下關至永昌。過和木樹。此地數百里犄犖難行。官民從來未曾修理。聞土人言。有一外省僧人自發心苦行修路。不募捐。任來往者助火食。數十年來。不曾退變。此路得該僧修理。十九通行。蒲漂人甚德之。欲修孔雀明王寺居之。他不願。祇顧修路。予聞而異之。循道

前進。將暮。遇於途。見其荷鋤攜畚將歸也。上前問訊。彼瞠目不語。予亦不顧。隨伊到寺。見其放下鋤具。上蒲團坐。予參禮。他亦不視。不語。予亦向伊對坐。次早。伊作飯。予爲燒火。飯熟。亦不招呼。予取鉢盛食。食畢。伊荷鋤。予負箕。共同搬石挖泥鋪沙。共同起止。如是十餘日。未造一語。彼此安之。

一夕明月如晝。予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涯未歸。伊輕步至予後。背大喝曰。「在此做甚麽。」予微啓目。緩聲應曰。「看月。」伊曰。「月在何處。」予曰。「大好霞光。」伊曰。「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予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絶障遮。」伊執予手大笑曰。「深夜請回休息。」次日。歡然敘話。自言是「湘潭人。名禪修。少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禪堂。得個休歇處。後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菩薩往行。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現八十三歲矣。不曾遇知己。今幸有緣。始一傾吐。」予亦告以出家因緣。次日早飯後。予告辭。彼此大笑而別。

往騰衝募化。住湖南會館。行單未卸。有穿孝服者數人來叩禮云。「請和尚念經。」予曰。「我非應赴經僧。」孝子曰。「爲你們和尚念。」予曰。「此地聽說無和尚。」會館首事人爲之釋曰。「大師要去念經。事甚巧合。今日來者。爲吳太史之曾孫。太史生平。

修持甚謹。數十年間。皆稱吳老太爺爲善人。今壽八十餘矣。兒孫數十人。膺孝廉科者數人。秀士更多。日前去世時。自言是和尙。遺囑以僧衣殮。不許哭泣。不許殺牲。不許請師巫誦經。並謂將有高僧來爲之超度。盤膝坐脫。經日面目如生。今日師來。得非法緣。」予許之。到其家誦經。放施食七日。闔邑官紳士庶咸來隨喜。願歸依者又千餘人。官紳擬留予住騰衝。予曰。「我爲修雞足山。來此募化。不能住也。」衆皆歡喜踴躍。樂捐鉅款。於是回山備糧。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是年四衆求戒者七百餘人。至是山中諸寺。亦漸改革。着僧衣。喫素菜。且上殿掛單矣。

〔附記〕一。陳太守蘭卿。原籍浙江紹興。生長昆明。歸依昆明西山巖棲和尙。志心念佛。常持『金剛經』。工畫蘭草。螃蟹。人爭寶之。其早年回籍應試時。初到杭州。宛如故里。忽憶前生係西湖瑪瑙寺僧。嘗對友預言寺中景況。及舊住寮房內之陳設。乃至庭院中花木等。歷歷如繪。羣疑其誕。嬲之到寺。果如所云。又言其妻前生爲瑪瑙寺旁木魚鋪掌櫃婦。曾供養袈裟一領。致結今緣。人聞益信而異之。其生平福報甚厚。子孫數十人。雖信佛念佛而無再披緇之意。光緒三十年。余住昆明福興寺。常相往來。屢警之弗省也。經云。『富貴學道難。』惜哉。

二。騰衝東門外萬佛寺有老僧。一生念佛。誦『金剛經』行至篤吳太史祖父常供養之。其媳將娩。忽見老僧入室。太史即生。異而趨視。僧果寂矣。

三。昆明燃燈寺僧妙湛。志心念佛。能背誦『華嚴經』一衲之外無餘物。專弘淨土。道風廣播。時雲貴總督岑毓英。王文韶。極敬信之。請至官衙供養。嗣王入京。官大學士。一日。書房宴坐間。忽見湛來。俄報妾生子矣。即電昆明探詢。知僧同時入滅。

四。唐棠賡嘗語余。其前身爲招通府關帝廟僧。念佛誦經。苦行自持。乃祖深信佛經。嘗供養諸僧。當棠賡生時。該寺住持適至。渠常欲出家。終不果云。

附語曰。自佛教東來。各宗踵興。法法皆可了生死。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了與未了。行者一揆。殊途同歸。何容措論。此數僧者。行持真實。著人耳目。皆爲予所親聞。要亦暫時岐路耳。附此以告一切行人。應自警策。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六歲

〔是年大事〕日俄開戰。中國宣言局外中立。

春。石鐘寺寶林老和尚。請在該寺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法事畢。戒壇在鉢盂庵閉關。

余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講『阿彌陀經』畢。歸依者數百人。畢。循千崖蠻。越過

野人山。到新街。瓦城。因在野人山染瘴毒。至此發作。重病。在路邊棚廠。晝夜發燒。扶病到柳洞觀音寺。有一中國僧人。名定如者。予向伊行禮。不顧。乃在殿下趺座。至晚伊鳴磬上殿。予幫敲鐘鼓。懺悔文畢。唱殺殺殺三拜。翌早上殿。誦畢。三拜。亦一樣唱。予異之。故不去。早午晚葱蒜牛奶雜食。予不食。亦不言。飲水而已。伊窺知之。令飯粥不下葱蒜。予乃得食。至第七日。伊請予吃茶。詢其拜殺之故。曰「殺鬼子。伊原籍寶慶。父在滇任武官死。遂出家。在普陀接法。從竹禪和尙學畫。前十餘年由港到星洲。船中備受洋人虐待。極難堪。終身恨之。現在此間鬻畫。人多珍之。故齋糧弗缺。十年來。僧人過此。裝模作樣。脾氣古怪。難得你圓融無礙。故敢對你實說。」予勸以怨親平等。氣仍未消也。予病漸好。告辭。堅留。予告以募緣之故。乃由伊送路費糧食。買車票發電至仰光。囑高萬邦居士接車。殷勤而別。

到仰光。高居士全家及龍華寺監院性源等到接。寓高家。備極優待。曰「妙老和尙常念師苦行。幾十年。未知消息。今聞師來甚喜。近有訊來。欲回唐山。修寧德龜山云。」連日陪遊大金塔。參觀各聖境畢。告辭。恐老人急於回國也。高居士送上船。並電檳榔嶼極樂寺接船。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懸旗「打限。」即要船上人。在遠處山上受

檢驗也。千餘人上山。上無遮蓋。一任日曬夜雨。每日發米一小碗。蘿蔔二。自煮食。醫生來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人都去盡。獨留予一人。心焦急。病日加重。益形悽苦。漸不能進食。至十八日。醫來。令移一淨屋。無人居。心喜之。有一老人巡視。問之。爲泉州人。伊嘆曰。「此房是病人將死者乃令住之。以爲剖腹之備。」予說明往極樂寺。老人動念曰。「我取藥與你喫。」煎來神麯茶一碗。喫了兩天。略好。老人告予曰。「醫生來。聽我在外面咳聲。你即起。振作精神。拿藥與你。你不要喫。」醫生來。果如言。但以藥開水。迫令食。無奈強食之。醫去。老人來問藥事。予曰。「已喫矣。」老人驚曰。「難活了。明天即來生劄。我給點藥你喫。望佛祖祐你。」次早老人來看。我坐地上。睜眼不見人。老人抱予起。滿地是血。老人又拿藥來喫下。急爲予換衣洗淨地。嘆曰。「別人喫了昨天的藥水。不等斷氣就開刀了。你不該死。佛有靈也。九點鐘。醫生來。我作咳聲。你裝神氣些。」時至。醫來。見我指一指。笑笑而去。問老人曰。「他笑你不該死耳。」予告以高居士送我些錢。請你幫忙送點錢給醫生。放我出去。即取四十元給老人。二十元以謝照顧之意。老人曰。「我不要你的錢。今天醫生是紅毛人。不可以說。明日是吉冷人。可以講。」是晚。老人來說。「已與番人講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可以放行。」聽之心安。謝

老人次早醫來看畢。喚船過海。老人扶予上船。僱小車送到廣福宮。客堂見形容怪狀。坐二句鐘。無人過問。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於異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職責也。最後一老者出。卽覺空首座。予稱弟子某甲頂禮。拜下已不能起。老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來電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與大衆都急。你怎麼弄成這樣。」此時老少聚滿一堂。百般現成。一室生春矣。噫。未幾。妙老和尚趕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險。我欲回閩修龜山。聽說你來。故在此候。」予曰「弟子罪過。」敘述一番經歷。老人及大衆驚喜。合掌念佛。同回極樂寺。老人令服藥。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頓歇。將息數日。便好了。」後老人見予每靜坐數日。誡曰「南洋天氣炎熱。與內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覺也。老人曰「你在此講一部『法華經』結結緣。我卽回國。你俟經畢。勿先回滇。來鼓山一轉。我有事與汝說也。」送老人上船後。開講。歸依者數百人。馬六甲埠諸護法。請到青雲亭講『藥師經』。旋到吉隆坡。葉佛佑黃雲帆居士等。請至靈山寺講『楞伽經』。在各埠講經畢。前後歸依者萬餘人。

冬。滇省全體僧衆來電。謂政府提寺產。寄禪（卽八指頭陀）等有電來約。請速回。共圖挽救云。以歲暮在卽。留吉隆坡過年。

〔是年大事〕清廷明令廢科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七歲

春回國。船經臺灣。參觀靈泉寺。至日本參觀各地佛寺。是時中日兩國正暗中磨擦。對中國僧人每多注意。更禁日僧來華。予欲聯合中日佛徒事以此緩進。

三月回國。抵滬。與佛教會代表寄禪師等同進京請願。抵京住賢良寺。僧錄司法安。龍泉寺道與。觀音寺覺光諸師。親自招待。肅親王善耆請予爲其太福晉說戒法。以及庚子隨鑾時各王公大臣舊友。多來相視。策劃上奏諸事。得各護法幫助甚多。諸事順利。奏上奉上諭。

光緒三十二年　月　日

上諭。前因籌辦捐款。疊頒諭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擾貧民。近聞各省辦理學堂工廠。諸多苛擾。甚至捐及方外。殊屬不成事體。着各該督撫。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衆產業。一律由地方官保護。不准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廟產。以端政體。欽此。

此諭頒後。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

予留京師。商諸護法。以自清朝開國以來。於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肅親王發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爲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雲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雲呈稱。本寺係爲名山古刹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頒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寺。卽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刹。請頒龍藏。爲崇佛法。經民政部尙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情奏請。如蒙諭允。應由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爲此謹奏。請旨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鎭山門。善爲布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日給

請藏諸事。業已辦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來書曰。「藏經起行。先到廈門。由南洋運滇。經暫留廈。汝速回鼓山一晤。」

此次奉經南回。在京中各護法出力甚多。然由京至滬。由滬至廈。得養真宮轉道和尚。佛頂山文質和尚。助力不少也。予以歲逼。在北京過年。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八歲

春正月。運經出京。先至滬。及廈門。全仗文質轉道兩師布置。方抵廈。忽接鼓山來電。謂妙蓮老和尚於正月在龜山圓寂。是時廈門諸山長老僧衆到鼓山參加老人荼毗禮。靈塔移鼓山下院。籌善後事。予即兼程赴鼓山。建塔傳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十日進塔。當塔工竣後。半月滂沱大雨。衆憂之。初八菩薩戒畢。天啓晴。初九大晴。是日官紳士庶來山者絡繹於道。初十入塔時。天坪祭齋百桌。大衆誦經。上供畢。念變食真言時。忽一陣旋風。將諸祭品。旋於空中。靈龕頂一道霞光。直貫塔頂。衆皆贊歎。禮畢。回寺又大雨滂沱矣。其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南洋極樂寺供養。

當奉迎藏經與妙老人骨灰南行至檳榔嶼時。觀音亭及大衆迎者數千人。當誦經畢。

念變食真言時。又忽起旋風。將萬花吹散。靈龕頂涌白光。直透二里外之塔頂。此二事予親手所作。耳所聞。目所見者也。佛云。『密行難思議。』論老人平生修持事。予所未知。亦未主行於禪淨。惟以修建寺院。接衆結緣爲務。末後因緣。有斯奇特。予自從披剃後。流蕩四方。久未侍奉。且數十年不通音訊。有負師恩。然最後因緣。爲其料理龕塔。分光舍利。憶其屢囑諸事。又似有前知者。難以愚測。略敘事實。俟證將來。

乘船到丹那。觀音亭請講『心經』。後轉船赴暹羅。船中無素食。終日趺坐。有一英人。過予座前。屢目予多次。問曰。「和尙去那裏的。」知通華語。答曰。「往雲南。」伊卽邀予至客房坐。出糕餅牛奶。予不食。問「你是雲南何處。」答曰。「雞足山迎祥寺。」曰。「此寺規矩甚好。」問。「先生曾至此何幹。」曰。「做過騰衝昆明領事官。到處參觀過寺院。」英領事問予「到外國何事。」告以「請藏經回滇。因路費缺乏。先到檳榔嶼化緣。」問。「你有公文否。」出公文證據及緣簿示之。領事卽於簿上寫三千元。亦奇緣也。請余食素餐炒飯。同船到暹羅上岸分手。

予住龍泉寺。講『地藏經』。期內。英領事到寺相看。付三千元現款而去。他去後。予以回滇建藏經殿。需款甚鉅。非數萬金不可。而此行所獲無多。於講『地藏經』畢。數日

後卽續講『普門品』聽者數百衆。

一日趺坐定去。忘記講經。一定九日。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咸來羅拜。出定後。講經畢。國王請至宮中誦經。百般供養。肅誠歸依。官紳士庶歸依者數千人。

此次定後。足生痲痺。始只行動有礙。後則全身如枯木。不能執箸。食要人喂。護法聘中西醫診治。針灸服藥。俱無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見。羣醫束手。惟身心泠然。並無痛苦。一切事皆放下。獨有一事放不下。因有匯票縫在衣領。無人知者。口不能言。手不能寫。萬一化身時。一火燒去。則藏經不能到。雞山殿閣不能修建。這筆因果如何能負。思深淚下。默祈迦葉尊者加被。時有昔日終南同住之妙圓師。見予下淚。口微動。卽近湊耳傾聽。囑其取茶。禱迦葉服下。心內清涼。卽入夢。見一老僧如迦葉狀。坐予身邊。以右手摩我頭曰。「比丘。衣鉢誡勿離身。汝不須憂。以衣鉢作枕。就好了。」聽畢。卽取衣鉢作枕。回頭已不見尊者。通身汗下。當下悅樂不能說。予稍能言。令妙師到華陀前求方藥。只木櫛夜明砂二味。服後目能視。口能言。再求一方。只赤小豆一味。以豆煮粥充飲食。不准吃雜物。吃二天。頭略能動。再求仍是赤小豆。從此以豆爲食。大小便通。穢如黑漆。漸漸知痛癢。能起能行。先後二十餘日矣。謝大衆勞心費力。妙圓師日夜護持。尤可

感也。禮謝華陀。願以後建伽藍殿。必設師位。屢卜筊杯。皆如意。病愈續講『起信論』將畢。檳榔嶼極樂寺派善欽寶月二師來接。蒙暹羅宮內及諸王大臣。護法居士男女善信。都來送行贈資。得款甚鉅。以予誦經事。暹王送洞裏地三百頃。予送與極樂寺交善慶和尙。在此設樹膠廠。予與欽月二師同在廠過年。

〔是年大事〕改奉天吉林黑龍江爲行省。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九歲

春。予在洞裏膠廠。偕善慶和尙到雪蘭峨觀音閣。此道場係慶老自建者。旋至怡保大小霹靂各處參觀。後轉往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所經各埠。信心歸依者甚衆。都在忙鬧酬應中過日。在極樂寺講經畢。卽閉方便關。暫停講。及不會客。在寺過年。

〔是年大事〕十月二十一日帝崩。廟號德宗。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

宣統元年己酉七十歲

予由檳榔嶼運經起行。抵仰光。高萬邦居士到接。留住高家月餘。親自送至瓦城。高居士在仰光請一尊玉臥佛。擬送祝聖寺供養。船到新街。住觀音亭。僱馱馬到雞足山。以

物件太多。分盛三百餘馱。獨有玉佛太重。馬不能任。僱不出人。暫奉於觀音亭。至後數年。乃請回山。高居士留此四十餘天。親自料理。施財施力。誠爲難得。人馬同行。幾及千衆。經騰衝。下關各鎮。多承地方迎接。在路上數十日。人馬平安。獨由下關進大理時。忽雷電交作。洱海波騰。雲氣變幻。作奇景而無雨。至寺門。行迎經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仍大放晴。咸謂洱海老龍。來迎藏經也。是時雲貴總督李經羲。奉諭派員到大理。率官紳接旨。迎藏。目覩斯事。同贊佛法無邊。在大理休息十天。由下關趙州抵賓川縣。直到祝聖寺。一路平安。無滴雨涇經箱上。奉經入藏。正值臘月三十日香會。萬衆歡騰。得未曾有。請經事至此。告一段落。

〔附記〕當經騰衝寓萬壽寺時。正與提督張松林坐談。忽一黃牛奔至座前。跪下。雙目流淚。隨後牛主楊勝昌及多人至。楊以殺牛爲業者。予向牛曰。「汝欲逃生。須歸依三寶。」牛點首。爲其說三歸依。令牛起立。馴如人。以金酬牛主。不受。感斯異事。且誓改業。請歸依。並長齋。張軍門感之。召爲商店傭。

宣統二年庚戌七十一歲 一九一〇年

自從前年奉上諭禁止提取寺產後。及藏經到山。全省僧伽。暫得安居。滇督李帥派員

來山慰問。並令其家眷來寺歸依。及贈禮物。函謝之。請戒塵師出關。勸誡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習。雞山道風爲之一振。與賓川縣長商釋被禁僧於獄。及赦輕罪囚徒。

夏間。由鼓山轉來湘中家信。彈指五十年。成詩三首。有「祇此一生清白業。更無餘事記心田。」「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後陳中翰榮昌爲作妙淨尼留偈記。刊之石。

〔附錄〕尼妙淨留偈記

比丘尼妙淨者。俗姓王氏。雲公之庶母也。雲公法名古巖。字德清。號虛雲。湘鄉人。俗姓蕭。梁武之後也。父玉堂。佐治福建泉州府幕。母顏夫人。年踰四十無子。禱觀音大士得孕。父母夢一長鬚青袍人。頭頂觀音。身騎猛虎。跳入床上。母驚醒。異香薰室。既生雲公。落地乃一肉球。母大失望。氣壅而絕。越日有賣藥翁來。剖肉球得男。卽雲公也。庶母撫育之。雲公性不喜茹葷。稍長就傅。不嗜儒書。性好佛經。父滋不悅。嚴責之。年十七。以兼祧故。父爲娶二媳。一田氏。一譚氏。雲公不欲也。遁於閩海鼓山。禮妙蓮長老爲師。同治三年甲子歲父去世。庶母遂領二媳入佛門爲尼。田氏舊患咯血。披

剃四臘即病歿。譚氏尚存。爲湘鄉觀音山尼。法名清節。嘗寄書雲公。稱己酉臘八庶母西歸。當彌留時。跏趺留偈而逝。其偈曰。

人生養子有何益。翼硬展翅便冲飛。懷胎命若懸絲險。既生得安謝神祇。乳哺不倦尿屎苦。如獅捧球不暫離。待得稚雛成鵬去。慈親衰老猶靠誰。兄薄弟寒父亡故。棄我婆媳竟何依。癡情難解鞠育念。益想益悲令人啼。欲作鬼母尋子去。舉目雲山萬重圍。汝能志辦生死事。不見龐蘊把道違。俗情法愛何殊義。山禽尚曉棲落暉。雖獲同願奉佛寺。日洗寒山冷翠微。兒既早爲空王子。世尊昔曾度阿姨。恨茲娑婆盡煩惱。休心今向極樂歸。

又一偈云

每因恩愛戀紅塵。貪迷忘失本來人。八十餘年皆幻夢。萬事成空無一人。今朝解脫生前累。換取蓮邦淨妙身。有緣念佛歸西去。莫於苦海甘沈淪。

雲公得書悲喜交集。悲者悲撫育之恩未報。喜者喜庶母出家四十餘年。命終心不顛倒。留偈而逝。即生西之兆也。

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夏　陳榮昌敬撰並書

〔附錄〕清節尼來書

拜違　尊顏。時深繫念。奈雲山阻隔。音問難通。踈慢之愆。職是之故。遙維　德公大和尚。動定綏和。法體康健。曷勝遠祝。憶君遁別家山。已五十餘年。寤寐之間。刻難忘懷。未審道履何處。仙鄉何所。未獲衞侍左右。實深歉仄。今春正月。側聞高隱閩海。優遊自得。聞之不禁悲喜交集。然究未知的實下落。真令懸戀難測。因念上離父母養育之恩。下棄吾等結髮之情。清夜思惟。其心安忍。況今兄薄弟寒。父母年邁。吾等命乖。未能與宗繼嗣。家中無倚靠之人。宗嗣無接續之丁。每憶念及。未嘗不涔涔淚下也。儒以五常爲道。昔湘仙尚度文公及妻。且我佛以親怨平等。調達耶輸。盡先度之。想吾等與君豈非緣乎。既不動鄉關之念。還須思劬勞之恩。吾等無奈之何。今將家事略述大概。自駕別後。　慈父令人四探無着。慟念於懷。常感有病。告老回家。養病一年餘。至甲子年（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時逝世。喪事辦妥後。姨母（即庶母王氏）領我並田氏小姐。同入佛門。姨母法名妙淨。田氏鵝英法名真潔。我名清節。家事概交叔嬸料理。多作善舉公益。餘不煩敘。鵝英吐紅。披緇四臘。撒手西歸。乙亥年。伯父在溫州病故。我大哥現牧西甯府。榮國（從弟）偕鵝英三弟赴東洋。華國繼

續君嗣至富國從君去後未見信音古謂大善無後君雖僧伽再世然頓絕二祠香烟雖是菩薩度盡衆生未免使愚迷謗無孝義吾本於孝義有虧常慕君之靈根深厚志昂誓堅若蓮花之不染污泥又何必遠離鄉井頓忘根本吾之所以痛苦呈書者特爲此也去冬（宣統元年）己酉歲十二月初八辰時姨母王氏（卽比丘尼妙淨）告辭西歸在彌留時跏趺說偈（偈見留偈記碑中）偈畢斂視寂逝異香數日端坐巍巍儼然如生嗟乎世雖夢幻木人也感涕矣今寄數語使知家中事務信到之日速請束裝就道萬勿遲延並將富國一同回家不枉清節傾渴翹冀竭盡愚忱是吾所深幸也況茲聖教凋凌楚夏風俗君豈不知伏祈我師如迦葉尊者放紫金光同作法侶滿腔蓄淚盡形一望也鄙語千言難盡意義在不言中匪朝匪夕盼禱無涯矣肅此敬叩慈安伏乞丙鑒不宣

君亦鴻雁別故鄉　冲霄獨自向南翔　可憐同巢哀哀侶　萬里秋風續恨長

望斷天邊月　淚泉瀉滿睛　我棲湘江上　竹痕已成斑

君必成大道　慧業日當新　昔時火宅侶　原是法城親

觀音山尼弟子清節頂禮百拜哽咽泣書　時（宣統二年）庚戌二月十九日

優曇鉢華記

妙法蓮華經云。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此云靈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如來於三乘調熟之後。方說妙法。聲聞弟子。皆蒙授記。此華表當來果位。故言靈瑞。今聞法者之先兆也。滇西雞足山。爲大迦葉守衣入定之所。山周數百里。諸大菩薩靈迹顯化。所在多有。唐宋元明清初諸大德高僧。小澄慈濟。源空。見月。宗巔。大錯。擔當。一時龍象。固常勝矣。歷世劫亂。寺毀於兵。咸同以後。滇之佛法衰極。至道場地半化灰燼。寺之存者亦無好住持。名雖出家。不聞三學。且全失僧伽儀表。叢林敗壞。頗難盡述。清末。虛公德清禪師。來禮初祖。彼時全山無一留單之處。師嘆初祖道場。宗風淪墜。律教無聞。乃發願振興十方叢林。爲全山模範。爰就鉢盂峯下。舊鉢盂庵遺址。闢山啓土。肇建護國祝聖禪寺。數年而成。僧規以整。是年入京請藏。蒙賜紫衣。敕題匾額。奉旨回山。是年師升座爲大衆講『楞嚴經』。庭前古栗。忽湧優曇鉢華數十朵。大如盆。形若芙蕖。色似黃金。含裹香蕊。中虛體潔。數月不萎。見者稱異。雞山多不聞佛法。今忽得聞。亦如優曇一時現耳。其靈瑞不可思議。明憨山大師未出家時。有植庭蕉。抽金蓮花一朵。三月不萎。後果爲人天師表。及遷

粵中。興六祖道場。立法會於法性寺。庭除又湧金蓮一朵。往往法道之興。必有瑞應。爲之先兆。古德高僧。光昭日月。道被寰中。不一而足。六祖未出。菩提早種於戒壇。羅什未至。連理遽生於殿閣。如斯瑞應。教典有徵。虛公講經。古栗開優曇花。傳戒雲棲。枯梅又開蓮萼。名同憨山。而兩處瑞應。亦與相同。今之德清。安知非昔之德清耶。其本迹惟智者知之。而卜吾滇佛法之將盛於元明以前也。今祝聖住持聖空和尚。徵文於余。因作頌曰。

諸佛出世甚難值　聞聽佛法尤難得　譬喻優曇勝妙華　過三千年乃一出
鳳鳥不至河無圖　聖人興嘆吾已夫　五濁衆生業力強　無佛威德誰能除
承佛咐囑諸聖賢　應化劫劫與塵塵　虛空有盡願無盡　自覺覺他覺行圓
故有菩薩弘法者　必現瑞應照其先　憨山兩見金蓮花　光昭日月被寰宇
虛老來滇興古寺　兩見優曇生古樹　乘願再來菩薩行　功圓萬行弘六度
雞山初祖之道場　禪風寥落衰已極　末運世逢續祖燈　艱苦惟憑悲願力
雲棲正待至人來　雞足更將千聖出

庚戌秋九月菩薩戒弟子張璞弘西謹述幷書

〔附記〕余住雞足山祝聖寺。有侍者崇法。人極誠實。民國元年。李協統根源。率兵入雞足山。毀寺逐僧。全山僧衆。命且不測。獨見崇法聰明可喜。命導之各處巡看。絮絮詢山上事。崇法力白衆寃。李信其言。全山乃獲安。衆德之。崇法披剃於鎭南州南山寺。有田數十畝。沒於官。李詢知。飭縣官還其田。且命其爲南山寺住持。崇法弗願。堅留侍予。時予爲佛教會事。至省奔走。崇法貪病隨行。途中疾劇。竟不起。歷三日。面容如生。余痛悼之。荼毗歸其骨於筇竹寺普同塔。忽忽數年。幾忘之矣。民六年。由緬甸運玉佛回雞足山。途經金牛台時。有悍匪盤踞於此。四出擄掠。匪首張結巴。殺人無厭。人皆不敢行。余此行。騾馬數十。馱銀票數十萬。至此進退維谷。無已。冒險至鎭。寓店中。行李騾馬悉陳之門外。余乃靜坐一榻。姑俟之。忽見崇法進門。儼如生時。搭衣展大具禮拜。語余曰。「和尙勿慮。弟子一路隨侍左右。今晚匪不回矣。」余知其鬼也。遽起掌之曰。「汝死鬼。還來騙我。」霍然而醒。鬼亦隨逝。是夜果安謐。免於劫難。獨憐崇法。冥冥中猶依戀不捨。一掌之下。或頓醒乎。

〔按〕崇法澄淨二侍者。年相若。並是英靈衲子。侍予之誠。死而不逾。崇法之力疾侍予。爲教務奔走致死。尤足爲後賢風範。因附錄於此。

〔是年大事〕日本滅朝鮮。

宣統三年辛亥七十二歲

春。傳戒期後。結禪七四十九日。提倡坐香。結夏安居。一切法式。至九月。武漢革命傳至滇中。地方大亂。賓川縣城被圍。幾肇大禍。予調解之。又統兵官李根源因誤會。派兵圍雞足山。予爲解釋。引兵去。且歸依三寶。

〔編者按〕師口述年譜中。只此寥寥數語。編者曾閱滇南紀事。記載甚詳。可見師之德量也。別記如左。

公於滇中弘法度生外。有數事弭巨患於無形者。略舉如次。（一）宣統末年。賓川縣知縣張某長沙人。精悍喜事。賓川多盜。張窮治之。殺戮甚衆。而斂益張。且結黨會。士紳爲保家計。時掛名會籍求免。張亦窮治之。雞山僧不法者。亦繫捕數十人。獨於公加以敬禮。辛亥革命事起。賓川先響應。羣攻縣署。張堅守。無外援。度必死。公下山諭縣圍者見公來曰。「此張某惡極矣。公誘之出殺之。以平衆忿。」公唯唯。及見羣衆中魁首語如前。公曰。「殺張某不難。但邊地謠傳。大事未定。汝等圍城戕官。倘有一枝救兵來。汝等蘆粉矣。」魁曰。「奈何。」公曰。「吾聞大理距此僅二日程。前四

川布政使王公衙命至彼。汝等往訴其罪。則張死於法。而汝等亦無罪。」魁黠之頓兵署外。公入署。見張佩槍將出應敵。見公握手曰。「吾赴義。將以遺骸累公。爲我於雞足山覆一坏土足矣。」公曰。「毋然。此間士紳以張靜軒得人望。請來。」靜軒至。議竟。羣衆果退。靜軒詣大理晤王公以兵至。圍遂解。張去縣。滇已獨立。蔡鍔任滇都督。張子某。爲外交司長。鍔同學也。事後。張以緘告公謝曰。「公非獨救吾生。且造福賓川。不然。殺父之仇。吾子能不報哉。」此一事也。尤要者。（二）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恃險遠。不肯易幟。中央命滇出兵二師討之。以殷叔桓爲總司令。前鋒已達賓川。公以邊釁一啓。禍無寧日。乃偕前鋒同至大理。晤殷公曰。「藏人素信佛法。盍遣一明佛理者往說之。不勞兵也。」殷以爲然。乃請公爲宣慰法師。公曰。「某漢人也。往恐無功。此去麗川喇嘛東保者。臘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寶法王。彼往事必有成。」殷乃備文派員陪公謁東保。保始以衰老辭。公曰。「趙爾豐用兵之禍。藏人至今寒心。公寧惜三寸舌。而殘數千萬人生命財產乎。」保起立謝曰。「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約而還。滇遂罷兵。民國成統一之局。頻歲康藏間互相齟齬。苦戰不休。經此溝通。三十年相安無事。（三）公迎藏經回滇。恭敬布

化地方官吏士民。日益欽仰。販夫婦孺莫不知有虛雲老和尙者。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時滇省掌新軍兵柄者爲協統李根源。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又忖公以一窮和尙。何以得民心如此其盛。必有怪事。指名捕之。禍將不測。諸寺僧皆逃竄。卽公寺內僧百餘人。亦皆惶懼。有勸公避者。公曰。「諸君欲去則去耳。如屬業報。避何益。以身殉佛耳。」衆遂不去。數日後。李協統根源果率兵入山。駐軍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及佛殿諸天殿。公以事急矣。乃獨自下山。詣軍門。出名刺請謁。守兵及閽者識公。告以速逃。禍將及。抵死不爲通。公不顧。逕入。見李根源與前四川布政使趙藩同坐殿內。公前致禮。李不顧。趙與公有舊。勞之。問公從來。公陳述惟謹。時李怒形於色。厲聲問曰。「佛教何用。有何益。」公曰。「聖人設教。總以濟世利民。語其初基。則爲善去惡。……從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李色稍霽。又問曰。「要這泥塑木雕作麼。空費錢財。」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無敬畏。將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禍亂以成。卽以世俗言。尼山塑聖。丁蘭刻木。中國各宗族祠堂。以及東

西各國之銅像等。亦不過令人心有所歸。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議。語其極則。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李略現悅容。呼左右具茶點來。李又曰。「奚如和尙勿能作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爲國家廢物。」公曰。「和尙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見一二不肖僧。而棄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卽今先生統領兵弁。雖軍紀嚴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聰明正直乎。海不棄魚蝦。所以爲大。佛法以性爲海。無所不容。僧秉佛化。護持三寶。潛移默化。其用彌彰。非全廢物也。」李色喜。與公再談。俄而笑逐顏開。俄而俯首致敬。於是留公晚齋。秉燭深談。由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由業果因緣。說到世界相續。衆生相續。言愈暢而理愈深。李時以溫語接公。時以容貌禮公。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廣大如此。吾已殺僧毀寺。業重矣。奈何。」公曰。「此一時風氣使然。非公之過。願以後極力保護。則功德莫大矣。」李公大悅。翌日。卽移住祝聖寺。隨公雜衆僧中。蔬食數日。是時山中忽大現金光。自山頂至山麓。草木皆作黃金色。相傳山中有三種光。一佛光。二銀光。三金光。佛光連年皆有。銀光與金光則自開山以來。僅數現耳。李益感動。執弟子禮。請公爲雞山總住持。乃引兵去。是役也。非公至道苦行。豈易轉其念於剎那間哉。無何。滬上佛教會以新定章

制。略與諸方抵觸。公北行至滬。與寄禪。冶開。諸公斡旋。於南京晤孫中山先生。商改訂會章事畢。復與寄禪同往北京晤袁世凱。寄禪坐脫於法源寺。公爲料理。及護櫬南歸。回滇後晤蔡鍔。組織滇黔佛教會支部。又辦佛學院。施醫布教。種種事業。皆李爲之周旋贊助。後此四十年中。李根源爲法門外護。用力至多。說教談禪。時有妙諦。今居然一老居士矣。

歲冬。上海佛教大同會。與佛教會有所爭辯。電至滇。促予往。至滬。晤普常。太虛。仁山。諦閑諸師。協商妥善。在靜安寺設立佛教總會。予與寄禪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寄公忽病。坐脫。予爲料理喪事。扶柩至滬。在靜安寺開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及寄公追悼會畢。予領滇黔兩省分會公文。及滇藏支會公文。準備回滇。李公印泉（根源）廣書介紹函。與蔡松坡諸公。共爲護法。

〔是年大事〕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民軍首義於武昌。十一月下南京。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七十三歲

予回滇後。即開辦佛教分會事。在文昌宮（永歷帝廟）開成立大會。請了塵在貴州設分會。西藏活佛喇嘛。遠道來者甚衆。擬舉辦佛教學校。佈道團。及醫院等慈善事業。

是年在滇藏佛教會中。有一小異事。有鄉人送一「八哥鳥」來放生。已能言。初尙食肉。歸依後。教他念佛。卽不喫葷。甚馴善。自知出入。日常念佛及觀音菩薩聖號不少間。一日忽被鷹搏去。飛在空中。只聞佛聲。雖以異類。盡此報身。生死之際。不捨念佛。何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年在昆明過冬。

〔附記〕一。余在雲南昆明辦佛教會時。錫峨全縣。於正月初二夜十二時。發生劇烈地震。城舍房屋。一時倒塌。死人甚多。官方與佛教會協同救護。余亦隨去。持工具至各處。掘土挖屍。經五日。共出屍體大小八百餘具。內有夫婦同宿之雙屍八十四對。極奇者。有夫婦二人壓瓦礫土中。歷數日而毫未損傷。得以救活。亦異也。

二。侍者澄淨。四川桐川人。清宣統二年來祝聖寺求戒。根性慧利。參學兼進。民三年春戒期。請當引讚。時沙彌頭真淨。請上堂設齋。借常住銀四十八元。受戒後回去。竟置之度外。索之亦弗應。忽一日來函云。「祝聖寺某師來取款。已償付。」並附來收據。蓋有常住之章。澄淨見之心疑。細察圖章。果係僞造。誑騙常住。憤欲追究。予勸止之。越年。時疫大作。山下村人死者過半。全寺染病者殆遍。並死數人。澄淨亦病寂。遍身染汙。予取新藍布褂褲一套。命爲其沐浴更衣。荼毗歸塔。民五年。祝聖寺春戒期。

真淨忽來。予亦不究已往。且請當入引禮。是日。淨比丘壇畢。予回室未久。照客來報云。「入引禮師忽暴死。」予趨視。見其臥地。口吐白沫。衆爲之念佛。俄頃。忽大呼曰。「快拿錢來還常住。」予曰。「真淨何事。」曰。「澄淨引讚師向我索錢。」問。「幾人。」曰。「一老師傅着破衲。」（據詳敘其狀是上客堂某師）問。「何以爲憑。」曰。「引讚師身着新藍布衣褲。」予乃勸澄淨曰。「你放下來。各人因果各人當。」真淨旋稍清醒。至是瘋癲失常。病莫能興。一日。爲其表堂曰。「某病因果不明。澄淨好心討帳。反累常住不安。今當衆發露。了結一重公案。」當時真淨忽病愈。起單而去。澄淨歿後。猶耿耿爲公因果分明。亦可嘉歎矣。

〔是年大事〕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二月宣統宣告退位。清亡。參議院旋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四川都督尹昌衡擬帶兵入藏。

民國二年癸丑七十四歲

滇藏佛教分會。創始事繁。凡會中處理寺產。及新辦事業。須與官廳接洽。而民政長羅容軒。動多阻礙。遂扞格難行。蔡督松坡。時爲和解。然未能圓滿也。活佛及會衆公議。請

予進京。值熊公希齡任內閣總理。多爲助力。乃調羅容軒入京。以任可澄爲巡按使。予回滇。任對佛教事務。盡力維持。

〔是年大事〕十月正式選舉袁世凱黎元洪爲正副總統。

民國三年甲寅七十五歲

滇督蔡松坡赴京。唐蓂賡（繼堯）代。予擬回雞山休養。乃將會務交代清楚。卽回雞山。料理重修興雲寺。及下洋蘿荃寺。計劃工程事畢。鶴慶諸山長老請赴龍華山講經。正修和尙請往麗江金山寺講經。朝雪山太子洞。到維西中甸阿敦子各地遊覽。又到藏邊參觀喇嘛十三大寺回寺過年。

〔附記〕是年予正在龍華山講經時。大理府所屬四縣發生地震。以大理爲最劇。屋舍城垣悉倒塌無餘。惟寺宇寶塔未倒。仍矗立如故。地動時震開巨隙。中噴火燄。蔓延燃燒。人爭逃命。每遇足下地裂。身卽陷墮。甫欲出時。地又復合。有截斷腰肢者。有僅露一頭於地面者。儼如生陷火燄地獄。慘不忍睹。城中住民數千戶。多及於難。存活寥寥。時有二家金箔鋪。一趙姓曰萬昌號。一楊姓曰湛然號。火至其居自息。其處亦未地震。二家人口各數十。竟安然無事。人咸知此二姓者。數代相承。皆持齋念

佛。樂善好施者云。

（是年大事）七月歐州大戰起。日本攻下膠州青島。

民國四年乙卯七十六歲

春戒期畢。有鄧川縣紳士丁姓者。清孝廉也。只一女年十八歲。未出閨。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倉惶。及醒。變作男子聲。指其父大罵曰。「你丁某恃勢誣我爲匪。至喪我命。我大理西川人。名董占彪。你還記得否。今在閻王前告准。報八年之仇。」說畢。持刀逐丁某。丁駭潛匿他處。不敢歸家。鬼每日必來。來則女變形態。家中擾攘。鄉里聚觀。苦之。時雞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鄧川辦事。過丁家。羣聚看鬼兇狀。僧曰。「勸你不要這樣。令地方不安。」鬼曰。「你出家人不要多事。」僧曰。「本不與我相干。但我師父常言。怨家宜解不宜結。愈結愈深。何時得了。」鬼思有頃曰。「你師是誰。」僧曰。「祝聖寺虛雲和尚。」鬼曰。「我亦聞名。但未見過他。肯與我受戒嗎。」僧曰。「大慈大悲。渡一切苦。如何不肯。」僧又勸他令丁姓出錢超度。鬼曰。「他傷天害命。我不要他錢。」僧曰。「令地方送你些錢。地方亦安。」鬼又作恨聲曰。「此仇不報。我恨難平。怨怨相報。又何了止。待我去問過大王。你明日在此等我。」鬼去。女子起立。含羞而入。次早鬼

先來。僧後至。責僧失信。告以因公鬼曰。「我問過大王。說祝聖寺好個道場。准我去。但要你親自送去。於是地方紳士十餘人。偕二僧至寺。晚上談說是事。次日設壇爲之念經說戒。從此安靜。鄧川人士結會時到寺禮懺。

〔是年大事〕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逼我國承認。十二月袁世凱備行帝制。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

民國五年丙辰七十七歲

高萬邦居士所送玉佛。已閱數年。予擬迎回。乃再往南洋。聞夷方多信佛教者。乃親到掌達巒綿窩散臘散諸夷地觀風。再到仰光拜大金塔。訪高居士。在龍華寺講經畢。附船往星加坡。船到新街。洋官示曰。「吾友中國大總統立帝制。捉拿匪類。諸凡僑民。過此驗明。乃得放行。」將數百乘客。押到捕房訊後。只剩我等六僧。說是革命黨。盡皆扣留。反縛拳打。曬太陽。不准動。動卽打。不與飲食。不准大小解。從早六時至晚八時。乃有歸依弟子洪盛祥董老闆等。聞知到捕房保釋。每人五千元。蓋手印釋出。後接往盛祥商號。留住過年。並助料理運玉佛事。

〔是年大事〕六月袁世凱逝世。黎元洪繼任總統。

民國六年丁巳七十八歲

春。由觀音亭起運玉佛。僱八人舁之。訂明送到雞山。酬費若干。所經山嶺崎嶇。凡數十日。有前人未經者。某曰。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有金珠鈔票。乃置佛地上。言力不勝舉。要加價數倍。慰勉之。更聲勢洶洶。似將不利者。予度不可理喻。瞥見道旁有一巨石。重約數百斤。怡然語舁夫曰。「此石與玉佛孰重。」衆曰。「二三倍之。」予兩手舉石離地尺許。羣咋舌。乃婉謝曰。「老和尚活佛也。」不敢言。舁佛至山。厚賞之。予自念力不及此。似有神助。後至騰衝保山各寺講經。

〔是年大事〕六月張勳康有爲擁廢帝復辟失敗。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九月孫中山在廣東被舉爲大元帥。南北對立。

民國七年戊午七十九歲

唐督繼堯派員備書問。令賓川縣知事同入山迎請再三。不得已允赴昆明。是時道途多艱。縣以乘輿及派兵護送。却之。挈徒修圓同行。一笠一蒲一鏟一藤架步行而往。至楚雄途中遇匪。搜出唐致予之函。威嚇拷打。予曰。「不必打。請見你們總司令。」即拿見其首領楊天福。吳學顯。喝曰。「你是甚麼人。」曰。「雞足山和尚。」問。「何名。」曰。

「虛雲。」問。「進省做什麼。」曰。「做佛事。」曰。「做佛事爲甚麼。」曰。「爲人民祈消災難。」曰。「唐繼堯是個匪。你爲何去幫忙他。他是個壞人。你與他來往。亦是壞人。」予曰。「你說壞人。亦是難說。」曰。「何以難說。」予曰。「往好處說。人人都是好人。往壞處說。個個皆是壞人。」問曰。「怎麼說。」曰。「假使你與唐兩位。都是爲國爲民。爲福國福民。乃至你們部下。個個都如此。豈不是個個都是好人。從壞處說。你說唐是壞。他說你是壞。各有成見。如同水火。兵連禍結。害盡人民。豈不是個個都壞人。老百姓從左是盜。從右是匪。何等可憐。」伊等聽罷皆笑。吳曰。「依你說不錯。但是怎麼好。」予曰。「依我說。你們不要打。請你們招安。」吳曰。「難道叫我投降嗎。」曰。「不是這樣說。我說招安者。因爲你們都是賢才。是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也。只要你們莫存私見。安民救國。豈不是好。」吳曰。「向何處辦理。」曰。「向唐辦理。」吳曰。「向唐就不幹。他殺了我許多人。關禁我許多人。現正要向他報復。還要降他。豈有此理。」予曰。「先生勿誤會。我說向唐辦理者。因爲他現在是中央委的官吏。事權在手。將來你也是中央官吏。他殺了你許多人。我這回去做佛事。就是超度兵士亡魂。至若關起來的人。我這回要請他大赦的。你的人不能在例外。況且你如不聽我勸。古今戰爭。勝敗難

說。你與唐各有各的力量。究實你比他爲難。他有人有財有補充。有中央力量。似比你強。我今日不是向你招安。路過此地。都算有緣。爲國息爭。爲民安樂。方外人不惜饒舌也。」楊吳等大感動。反爲託我做代表。予曰。「代表不敢當。請你們提出條件。我有機會。當向唐說。」楊吳等審議再三。提出六條。

（一）在招安前先放回我們的人　（二）不得把我們兵解散

（三）不得將我們職權取消　（四）我們隊伍歸我們管

（五）過去兩家戰爭事不得追究　（六）招安後彼此兵丁不得有兩樣待遇

予曰。「似此條件。想不成問題。俟與唐商後。當有公事給你們。及派員接洽的。」吳曰。「煩勞老師父。事若辦好。我們感謝。」予曰。「不言謝。我是順便經過的。」楊吳即予以優待。是夕亦談些別事。甚歡。欲留住予以事忙。翌早辭行。陪早餐畢。送路費食物及備輿馬。派人護送。却之。只受路上食品。出營盤半里。忽見數人跪在地上。叩頭如擣。視之。即昨日毆打予之兵弁也。連呼請菩薩恕我。予慰勞之。幷勸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皆感涕而去。

予到昆明。唐派員招待。住圓通寺呪龍臺。晚請見。唐曰。「與法師別幾年。我祖母。家父。

室人。舍弟。相繼謝世。心已難安。更加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將士傷亡。孤魂猶餒。因此想做三件事。（一）作一場大佛事。求佛加被。消災免難。超薦亡靈。（二）將圓通寺建一大叢林。弘揚佛法。（三）辦一完善之大學。以教育青年。第三件。我自有人辦。至第一二件。老法師外。無人能任也。」予曰。「公發弘願。斯世希有。是菩薩發心。衲知識淺薄。無此能力。建叢林事。海內大德多人。但圓通寺非叢林地。住不過百衆耳。請再考慮。至做佛事。日期不多。可代效勞。」唐曰。「師言圓通寺地方不合叢林。甚高見。往後再說。做佛事如何辦法。」予曰。「心佛一體。感應道交。公辦此事。爲國爲民。幽明普利。衲愚見。於佛事之先。請公定三事。（一）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三）賑濟難民。」唐曰。「一三事可照辦。至第二件。係中央司法主權。某不能自主也。」予曰。「國家多事。中央已不能顧及。祇與司李商之。便能做到。以迓天休。」唐首肯。予又曰。「衲再有報告。（將路上遇楊天福吳學顯經過事詳說。）並謂藉此大赦。將他們的人放出。亦易於感化也。」唐聽說。當下大喜。即斟酌辦理大赦及招安事。已歲暮矣。適歐陽竟無與呂秋逸居士到滇。爲支那法學苑籌經費。同住圓通寺。請伊講『攝大乘論』。在昆明渡歲。

〔是年大事〕九月歐戰結束（後稱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

民國八年己未八十歲

春。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道場。法會開始。卽大赦及禁屠。於會期中。唐派員與楊吳商招安事。委二人爲大隊長。從茲地方安靖。二人始終不變。最異者。法會開始。全堂各壇蠟燭盡開燈花。如蓮花狀。霞彩奪目。隨緣善信。咸來聚觀。四十九日。法會圓滿。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目覩。羅拜於地。事畢。唐又請至其公館念經薦親。現瑞應。大生信心。合府歸依。在昆明過冬。

〔是年大事〕孫中山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

民國九年庚申八十一歲 一九二〇年

春。唐督仍請建水陸道場。畢。繼續講經。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刹也。其地風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廢。近且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予惜之。言於唐。請其保存名勝。唐納予言。暗與王九齡張拙仙諸公議定。設齋敬邀。袖出紅帖。請住華亭寺而重興之。三請受帖。唐於冬暮離任赴港。

〔編者按〕師在滇先中興雞足山西竺寺迎祥寺。後奉勅住持護國祝聖禪寺。後建昆明勝因寺。碧雞山靖園雲棲禪寺。松隱寺等。

〔附註〕是年秋滇軍將領顧品珍等謀倒唐繼堯。奪滇政。唐尙有勁旅二十餘團。擬備戰。以敬信師故。夜深屏侍從。詣寺請師決大計。師曰「公得滇民心。未盡得將士心。倘事兵戈。恐成兩敗。而他種勢力。將及滇矣。不如因勢利導。去虛名而存實力。以俟異日之緣。」唐以爲然。卽稱假。讓位於顧品珍。以臘月三十日夜往安南。轉香港。此事師於所述年譜。不載其詳。編者於前十年侍坐時。師曾談及。附記於此。

是年張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鵝。送至昆明雲棲寺放生。請說歸依。於時二鵝均俯首靜聽。至說戒畢。舉首似喜狀。自此起常隨人上殿。人念誦。鵝卽視聽。人繞佛。鵝隨繞佛。久而不異。人皆喜之。經三年。一日。雌鵝於大殿門前旋行三轉。舉首望佛。蛻去毛形不萎。盛以木盒。葬之。其雄鵝鳴聲不止。意如戀慕。越數日不浴不食。亦於殿前站立觀佛。張翅一扇化去。仍以小棺殮之。二鵝共造一塚。張爲文記之。

雲棲雙鵝往生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只以迷背本性。起惑造業。受生於善惡道中。三界輪

迴。無有盡時。吾輩幸生人道。與一切異類衆生。原屬平等。固不可以形軀各異。而藐視者也。如鵝口不食葷。行有行列。又不二配。蓮池大師稱爲道人。亦異常鳥焉。予素有右軍癖。畜白鵝。而苦無地。乃送往雲棲寺爲長生鵝。寺有放生雞。多爲鼬鼠竊食。得鵝夜驚。鼠竊漸少。寺門外放生池成。予見雙鵝日戲清水。暮守三門。以爲得其所矣。今夏至寺不見鵝。乃問雲公。老人言居士放生。功德不可思議也。上月每早晚課時。常見雙鵝卓立殿門。引頸觀佛。目不暫瞬。聞僧念佛。則振翅高鳴。似歡喜意。一日。其雌長鳴數聲而瞑。寺衆取而瘞之寺外。雄者數日不食。亦不入池戲水。鳴聲哀怨。隨處尋覓。狀甚悲苦。仍日至殿。如前觀佛。維那師覩其悴而不懌。乃鳴磬告曰。「爾失伴甚苦。既知觀佛。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不要戀此苦惱之身。大衆助爾念南無阿彌陀佛。爾其存想心聽。」每一擊磬。一聲佛號。約數十聲。曲頸作拜佛式。遂起旋繞三匝。振翅一拍。斂翼委足。奄然而逝。此鵝以何因緣。脫幻軀於剎那。了生死於一念。不愧道人之名。此豈可以凡禽視之耶。是則報得人身。得聞佛乘。幷信知有淨土法門。數年念佛。光陰虛度。到臨命終。能保其心不顛倒。意不貪戀。一念功成。往生西方者。尙不易得。況此鵝無鸚鵡能言之舌。不知其平日心能念佛與否。雌鵝之逝。

衆不覺其異。雄鵝聞念佛數十聲。遂旋繞三匝。拍翅安足而絕。可知其到寺三年。早暮聞經聲佛號。必已啓發其靈覺。故一月餘。引頸觀佛。以一心切想觀像成就。佛力加被。乃有此解脫。予愧不如此鳥。不敢默然。爰書於石。以勸來者。偈云。

衆生悉有如來藏　云何異類各殊形　起惑造業迷本性　故有無邊諸衆生
佛知心佛衆生一　無二別故以普渡　法界衆生預爲盟　乘此願輪成正覺
直教凡聖一道行　阿彌陀佛大願船　蝸飛蠕動俱來乘　予聞阿東鸚鵡鳥
闡發信深願彌精　予放雙鵝無別意　不忍視鵝遭割烹　送之長養雲棲寺
朝夕得聞梵貝聲　雄雌兩兩升佛殿　亦聞佛號也聽經　引領瞻仰世尊相
目不暫瞬輸丹誠　一朝雌鵝倏然逝　雄者絕食常哀鳴　凄涼宛轉尋不得
別偶豈復浮青萍　衝雨望雲徒延悼　強振弱羽入丹庭　更聞善師教念佛
西方極樂是歸程　曲頸禮佛繞三匝　拍翅委足目遂瞑　剎那解脫凡鳥軀
一念頓超何其靈　想已化生安養土　具諸相好與通明　親受彌陀及海衆
現在分證無量光壽　將來究竟圓證無量光壽之洪名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年歲在庚申冬至後三日宏西居士張璞撰書

〔是年大事〕 七月直皖戰爭起。皖敗。

民國十年辛酉八十二歲

春。顧品珍督滇。二月起天雨不息。城內可行舟。每日在城樓放大炮轟天。欲去陰霾。無效。至七月後。又旱數月。至冬月。河內揚塵。水旱情形。向爲滇省所未見也。秋間熱毒蒸騰。喉疫大作。死人數千。時予初住華亭寺。（後改雲棲寺）與具行上人同住。遭此凶歲。諸事暫緩進行。一日早同進城。午後回山。中途樹下憩涼。拾一包裹。開視。內有金玉釧金釵環錶等物。及滇幣八千元。法國幣萬餘元。視畢。復裹之。俟人來。日將暮。以離寺尙遠。將物帶走。俟明日再來。登報尋失主。將到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下海。急趨救之。且浮沈矣。即跳下海救之。女不肯。力牽之上岸。女尋死。強伴之至寺。已入夜矣。令她換衣。與之食不食。慰勸久之。自言姓朱。長沙人。生長雲南。年十八歲。父在城內福春街開藥行。只生我一人。因孫師長到家求婚。自稱未娶者。父母信之。過門後。知有元配。悉受騙。奈何而已。元室兇惡。屢遭毒打。翁姑屢調解不開。父母又畏孫師長勢。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帶了多少資財逃出。欲往雞足山投虛雲和尙出家。以不識道途。走了兩天。在途驚有追人。又把包裹丟失。今則非死不可。予詢其失物相符。乃慰藉

之。且令法師說以歸佛大意。翌日通知朱孫兩家翁姑夫嫡。父母親戚。兩家來數十人。在寺議論解釋。予又爲之說法。其夫及大婦。跪在佛前。立誓懺悔前非。相抱而哭。來者皆動容。在寺住三日。男女老少數十人。發心歸依。受戒而去。

民國十一年壬戌八十三歲

是年起重建華亭寺。（雲棲）昆明湖西岸。有碧雞山。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見碧鳳一羣。乃居此修煉成道。號碧雞神。以是名山。諸峯如屏。曰華亭寺。元時有玄峯禪師得法於西天目中峯本國師座下。來此開山。名圓覺。後人以山爲名。遂改名華亭。前年幾售與外人。予言於唐督。乃贖回。請予住持。動工重建。於土中掘出古碑。有「雲棲」二字題識。年代已湮滅矣。後將此石嵌於海會塔上。

陳太史筱甫。將自己花園送與農林學校。取回勝因寺地址。改作雲棲寺下院。建殿堂寮房。又修太華寺。松隱寺。在山下新建招提寺。改村名爲招提村。在後山採木料於深林中。檢一遺包袱。內有金銀幣等值二十餘萬元。送與政府爲賑濟用。衆議謂常住困難。應留常住。予謂佛制。僧人不得拾遺財。今拾之。已屬犯戒。歸於常住。更爲非義。諸公樂捐己財。以種福田則可。僧人無糧募化則可。拾遺歸常住。衲不敢也。衆稱善。遂撥爲

賑款。

滇省連年災旱。人民病苦。喉疫大作。死亡無數。自將領至士民。無不思唐公舊德。羣議定迎唐回任。唐遂回滇督任。詣寺。請予禱雨。設壇三日。雨大降。（時不雨已五月）而喉疫不止。唐曰。「聞雪能止喉病。今暮春矣。何得雪。」予曰。「我爲設壇。公竭誠求之。」唐齋戒。予禮誦。越日雪下盈尺。喉疫頓止。羣頌佛法不可思議云。

〔是年大事〕四月奉直兩軍開戰。奉軍敗。東三省獨立。世稱爲奉直第一次戰爭。六月徐世昌去職。黎元洪復任總統。

民國十二年癸亥八十四歲

是年修七衆海會塔竣工。當啓土建築時。去土丈餘深。發現一棺。上書嘉靖四年藩陽李太夫人。取出化身。面目如生。火中燒出蓮花形。送入女居士塔。寺之右側。有古墳多處。方向不佳。海會既成。普請入塔。中有一墳。有碑記。道光年間。比丘道明。自幼足廢。因是父母送之出家。具足後。發心拜『大悲懺』。持觀音聖號。一夕。夢觀音菩薩。令其入浴。水已具。洗畢。不見菩薩。而兩足舒適。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如常人。從此智慧日開。因此終身持聖號云云。視其棺上有蟻蝕。作八方小塔。七層。足見該僧之修持也。

又挖出罐骨。作黃金色。骨厚寸許。以秤衡其頭骨。七斤半。年代不詳。

〔附記〕雲南昆明湖西觀音山寺。逢年之六月十九日。菩薩成道聖誕。香會興盛。朝禮者踵相接也。民國十二年。有香客陳小甫者。偕眷屬一行十三人赴會。經大觀樓搭輪船。衆皆登船。陳之幼孫年甫六歲。獨叫鬧不肯登。若有所懼。陳夫人牽之。亦堅拒不從。陳以愛孫故。無奈全家下船登岸。於哭鬧間。船已開出。行約半里。忽見船底向上。倒翻水中。全船人皆溺死。陳歸家。問孫何故不登船。孫曰。「吾見船邊有一巨人矗立。青面獠牙。手執鋼叉。形貌兇惡。以此不敢登。」全家遂免於難。陳篤信佛法。昆明勝因寺基地。爲其所捨。外護甚力云。

〔是年大事〕六月黎元洪被迫去職。曹錕被選爲大總統。

民國十三年甲子八十五歲

是年在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羅漢。勝因寺大殿。鑄大銅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聖像等事。　春戒期畢。具行禪人自化。予爲文記之。

具行禪人行業自化記

師名日辯。字具行。會理籍。幼失怙恃。依曾氏姓。繼以女配。生二子。家貧苦。余至雞山。

伊全家八人在寺工作。宣統元年己酉歲。運藏經回山。傳戒。師年二十。領全家八人乞求出家。師是年二十一歲。不識字。耳極聾。貌醜。日種菜苦行。夜禮拜。念觀世音菩薩。習坐。閒則學課誦。不要人教。自極精勤。民國四年乙卯歲。告假出外參學。至民國九年。余住昆明雲棲寺。師回助任種菜職。能上殿課誦。暇則縫剪及造竹器。不辭勞苦。日種菜園。餘菜則送人結緣。不蓄餘物。口無多語。及在下院勝因寺種菜。見其密行難得。是年戒期。請爲尊證。比丘戒畢。即告假往下院。至三月二十九日午參後。往勝因寺大殿後曬坪內。自取禾稈數把。披袈裟跏趺坐。左手執引磬。右手敲木魚。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寺中數十人。無見聞知者。牆外人見內放大火光。進看。不見師。至殿後。見趺坐火灰上不動。衣物如故。惟木魚磬柄成灰。下人來報。余因初入菩薩戒。不能下山。以書請財政廳長王竹村。水利局長張拙仙。暫代料理。張王見斯奇異。即向唐督說。唐率全家觀看。巍然不動。近至身前。取引磬。忽爾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感衆大生信心。唐提倡由政府爲辦追悼三日。瞻禮者數萬人。唐將引磬作序。永存省圖書館保管。

追悼具行禪人自化身生西記詩二首

枯腸欲斷只呼天　痛惜禪人殞少年　數載名山參謁徧　歸來念佛荷鋤邊
助與梵刹同艱苦　密行功圓上品蓮　燃背藥王真供養　孔悲顏歿尚悽然
活到于今心更寒　惟師超逸不相干　人當末劫多緣累　君至臨終一火完
世念難忘蔬菜熟　西歸且向夕陽邊　傷心老淚揮無盡　一磬留音示妙緣

附題具行大師行業自化記　弘西居士

師名日辯。字具行。鹽源人。幼贅曾氏。寄賓川。光緒三十三年到雞足山祝聖寺做工。宣統三年受雲公老和尚教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求生淨土法門。師遂屏息諸緣。一心繫念。旋出家受具足戒。其妻及弟嫂與其岳母子二姪一。全家八口。同日落髮。甚勝因緣也。師旋參四大名山。各叢林執事見師誠篤。欲留住。皆不許。民國九年間。雲公重興華亭山雲棲寺。復回滇。適寺殘廢。隨雲公精修苦行。公言。汝尚欲往視爾眷屬否。師曰。吾不顧他矣。公又問。爾將何爲。師云。極勞瘁事。人不能任者吾任之。公令住勝因寺下院。凡築牆蓋房種樹植菜挑石挖土灑掃炊爨工無一刻之暇。念佛亦無一刻之閒也。夜開靜。禮金剛藥師淨土諸經。一字一拜。黎明鳴大鐘。上殿課誦以爲常。未曾寢息。初出家不識字。耳患重聽。受戒後求諸師口授。字句以心記。

不二年。六時禮誦皆熟。諸經悉能背誦。朝山回。心更開朗。偶自縫衣。或代同參縫補。下一針皆是一句佛號隨之。往歲修海會塔。師自擔石砌牆。嘗語公言。塔成當常守。不意竟符此讖。首先入塔。本年戒期。請師爲尊證。上堂。戒徒請開示。師曰。吾半路出家。一字不識。但知一句阿彌陀佛耳。於自化前。將所有衣被用物售出。持資赴觀音堂設齋供衆。衆疑不存一物。恐有去意。問師何往。但笑不語。戒期圓滿之次日。當夏曆三月二十九日午參後。密往殿後自焚。下院諸師不知。日暮尋師不見。寮房關鎖。尋至後園。見烟起。始得師焚身處。時師身趺坐於乾禾稈上。手執引磬木魚。寺外人民見內放光。競進寺內觀看。謂是何光。覓師不得。至後園見師端坐火灰上。巍然不動。異香遠聞。王竹村居士往觀。形狀如生。見此奇異。即白唐帥。率全家參觀。木魚經架僧鞋皆已成灰。惟一引磬墜地。叩之。其音清徹。較前尤響。始聞師有焚身之行。必早備柴龕等事。及趨視之。則就地趺坐。取禾稈數綑。遂畢其事。善哉。解脫安祥。獨留一磬。其音鏗然。其念佛往生淨土之瑞相也。其得念佛三昧。必早見佛。預知時至者。故得大喜大捨。圓滿檀波羅蜜。具三心而速超上品之行也。以十三年精進密行。一心不亂。臨捨身時。從容不迫。一絲不掛。其已破我執。證人空之大阿羅漢歟。抑證無

生法忍之法身大士歟。此不可思議之境。非凡眼之所能窺。惜下院當時無人得見得聞師臨去時香光妙音諸瑞相也。時丁末法。示現難忍能忍之苦行。學諸佛捨身命頭目腦髓。經塵沙劫一毫不吝。亦如藥王菩薩燃臂供佛。師之本際難以世情測量也。化身之夕。雲公如感風寒。周身發熱。僧值靜明晚課。着師所縫衣。忽大熱。是夜聞師耗。咸感其異。次日。省長唐公及王竹村董雨蒼張拙仙同來觀看。莫不歡喜感歎。發菩提心。擬以佛誕勝會日。卽代具師作佛事紀念。十二日送入海會塔。從知末法聖賢。隨時示現。皆和光混俗。不可以貌取人也。滇中佛法其將大興乎。吾翹首以祝具師功德。雲公與法。皆不可思議也。師世壽四十九。僧臘十四年。頌曰。

觀身不淨誰堪戀　一火焚如意地清　趺坐向西歸淨土　蓮池浴體證無生
心垢已除持佛佛　耳根重聽自聞聞　可憐世上癡聾輩　空自循聲陷苦輪
一字不知無礙道　至誠禮誦始通神　大師禮誦得深悟　可謂三藏大明人
鋤頭一下一聲佛　衣上一針佛一聲　念念念時無所念　西方淨土自然成
大師本迹難推測　已證人空破我執　身外萬緣捨無餘　獨留引磬音清徹
外捨衣衾結衆緣　內捨身心供諸佛　是真精進法供養　圓滿第一波羅蜜

艷稱文輩焚身事　燄發虛空五色煙　惜不聞師乾草地　聲聲響處佛聲連

師應憐我後歸遲　送想西方落日垂　瞬到秋成蔬菜熟　有緣來食大師遺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五年冬至日　宏西居士撰書刻石

〔附錄〕　重建碧雞山華亭峯靖國雲棲禪寺碑記　張　璞

昆明城西三十里。有碧雞山。華亭峯。古寺曰華亭。左枕太華之峯。右帶碧雞之岫。前俯昆池。航船往來如遊大圓鏡中。東望虹山。一峯獨秀。蜿蜒入城。五華瑞雲。排空若蓋。萬木蕭森。雙塔掩映。其秀拔殆難名狀。靈宮梵宇之所寄也固宜。元延祐庚申。有元峯玄通和尙。縛茆棲止。至癸亥春。募緣檀越。遂成巨刹。繼主者。有道珪。大義。奇峯。相成。雪窗。月潭。普照諸師。爲明高僧。清初如性空。普解。照環。乾嘉中惟實地。瑞光。妙相。覺貫。本初諸師。精修苦行。自以衣鉢之資。墾置湖濱村落莊田數百畝。以維常住。湖光山色。一時龍象固常盛矣。咸同以降。滇中佛法漸衰。末運兵火之餘。新學潮流甚激。清淨禪林。咸化劫灰。十方香積。闡提侵盜。常住子孫。不聞三學。習染惡俗。殿宇傾頹。鐘魚絕響。刁佃流棍。盤據山莊。林木寺田。盡變民業。嗚呼。佛門如此。寧勿大慟。山名華亭。殆自鄯闡古國俟高氏建樓臺華頂。雲鶴翔空。取華表鶴歸之意。故名華

亭。滇志名寺以此。蓋沿習稱。舊碑玄祖開山。首建大光明殿。中有毘盧佛像。左右列十二圓覺。題額爲圓覺。明天順中相成師主此寺。鎭帥沐公都監黎爲之城塹。代奏敕賜大圓覺寺。額今尙存。民國九年。虛雲禪師。應聯帥唐公之聘。由雞足祝聖寺。飛錫來茲。易名靖國雲棲禪寺。師修殿啓土丈餘。忽得殘碑。只餘首行。雲棲寺住持。隆章見性。仁山重修常住碑記。十數字。細察末行年月。惟年上一字爲貞字。餘皆糢糊。或係元貞。爲元成宗年號。或在蒙段卽有寺。惜志無可攷。今改茲名。無心合古。豈宿緣使之然歟。昔中峯國師結廬姑蘇幻住厂。趙文敏公書其匾曰棲雲。後毀。中峯之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舊名。宋文憲公爲作棲雲寺記。以不忘國師之如幻三昧爲報本也。蓮池大師。重修杭之雲棲禪院記云。是山常有五色瑞雲。時人號爲雲棲塢。吳越錢王。爲伏虎禪師建寺。後變爲道觀。改名棲真。蓮池重興。號古雲棲寺。爲復古也。師名此雲棲。蓋欲引導緇素。遠紹中峯如幻之禪。而近以揚蓮池淨土之教也。且暗與古合。事故有適然者。雲南固以常現彩雲。得名華亭。當元峯未來之前。常現雲瑞。及元峯修寺迎佛時。又現祥雲如寶蓋。至正元中書省平章事卜顏隨喜洪護。又感雲瑞。茲之命名。亦可記之。報本也。復古也。師乘戒俱急。說法契機。遇請法者。皆以

深信因果。念阿彌陀佛。諄諄告語。師固與中峯深妙禪心。蓮池廣大悲願者同。安知此之雲棲。當來不與杭之雲棲。蘇之棲雲齊名乎。師初到寺。見山形甚佳。而殿門方向建設不當。祖脈靠山不正。三門外右方依窪空缺。北風所劫。護山則右高而左卑。形家謂白虎旺青龍弱者。門前正支平崗。本開拓而以爲諸祖塔墓。豐碑林立。頗不雅觀。亦失大體。本寺倏興倏廢。法道所凋零之大因也。故培修山形以改向。認靠山爲本。先遷祖塔於寺東。移天王殿向前。佛殿法堂僧寮陸續更動。門外鑿放生池。池外安七佛寶塔。略仿天童之則。左右前後山脈回互。風氣始完。此師入山初步辦法也。師來此窮僻之區。當法道未盛之時。逐日親督工作。慘澹經營。用度浩繁。初出借貸。艱苦備嘗。勞怨不辭。三年以來。收贖已失山場林木。各村莊田百餘畝。而魔風大作。謠諑繁興。不過少數斷善根者。以侵吞常住。盜僧祇物。慣技。且假開辦教育實業。諸掛名新政。而益肆攘奪。纏訟經年。迄無了結。憨山大師中興曹溪道場。一肩擔荷。諸務就緒。而魔子偏與爲難。經兩年纏訟。及心迹大白。而師緣盡矣。遂復遊南嶽匡廬。師處此又似之。末法固有障難如此者。不一而足。佛法外護。必付之國王宰官長者。蓋不假大勢力人。行難忍佛事。欲佛化之普及不易也。須達布金。徒懷古迹。洛陽

創寺。夢感聖君。東林蓮宗遠祖。集賢百廿三人。假剌史桓伊之營助。天台智者聖師。建寺三十六所。賴陳隋諸帝之布施。宗風洋溢。南北歷代名山大刹。棋布星羅。無非大心檀越之所建立。明初天界覺原禪師主蔣山。太祖以已隸軍籍之田而歸之寺。爲保護本山林。竟封劍授師曰。敢有盜伐者斬。此可見護法之大者。師初禮迦葉。發願啓雞足山十方叢林。爲滇省倡。不數年成護國祝聖禪寺。費卅餘萬金。光緒年間。入都請藏經。欽賜龍藏。奉旨還山。今重修靖國雲棲禪寺。必須巨款。亦可不數年而滿願。聯帥唐公。固護國靖國。屢建殊勳。福被蒼生者。師適應唐公之聘。兩叢林之名。又不約而合。師之功成與否。吾可以唐公之功成而卜之。師與唐公亦如智者聖師云。吾與晉王宿有深緣耳。工成而囑璞爲記。璞不敢辭。略記師行業以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師捨世榮。弱冠出家。長途步禮。入清涼而禮文殊。燃指報恩。拜育王而感舍利。結茅陰嶺。埋雪窖中者數年。參叩高旻。沈大江流者積日。日惟一食。歲止一衣。最初志願。固已超然利養名聞之外矣。終南悟道之後。其餘力以莊嚴塔廟。欲度衆生爲遷善遠惡之歸。收贖已失香火之供。以期不錯因果。無極愚迷於泥塗耳。或者不知。而委爲人天有漏之因。烏乎可哉。烏乎可哉。不避猥瑣。摛詞以記。

民國十三年甲子之歲　雲棲寺兩序大衆立石

〔是年大事〕一月國民黨宣言以黨治國。五月黃埔軍校開學。十月江浙戰爭及奉直第二次戰爭起。十一月曹錕退職。段祺瑞任臨時執政。孫中山入京。

民國十四年乙丑八十六歲

春。戒後。在寺講經。經畢。於禪堂起長七。

寺地山場。範圍甚廣。叢林過密。計當須去若干。喚村中人來。指定區域種類。令與共採。各得其半。村人大喜。是年滇省政府改委員制。唐退隱。時留山中。

〔是年大事〕三月孫中山逝世於北京。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民國十五年丙寅八十七歲

近年滇中多事。兵住民房。已不相安。秋收稻熟。民不敢收。畏兵也。予往軍部商。得其允許。如有僧人領導農民收穀者。兵不許阻。因是數千鄉人。共來寺住。始則同食乾飯。繼則粥。粥盡則同食糠。飲水。鄉民見僧伽同甘苦如是。爲之下淚。及軍事略定。農民乃得返居。此後共同維護寺廟。皆出至誠。

予住持雲棲後。逢年皆傳戒講經坐香。今歲戒期中殿前枯梅開白蓮數十朵。於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事屬稀有。張拙仙撰雲棲菜梅記瑞。鐫於石。

雲棲菜梅記瑞

雲棲禪寺。丙寅暮春。時值戒期。十方緇素雲集。大德阿闍黎正登千花臺。代佛宣揚菩薩心地戒本。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花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鬚如張寶蓋。衆驚其異。更看園中。青菜甲湧青蓮蕚。現立佛。前後園菜數遍。一花一如來。疑親覩盧舍那本身。方坐蓮花臺。周帀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切大衆。如親到蓮花藏海。供養承事。噫。此殊特瑞應。得未曾有。雲棲法道。可卜重興。當來一切聖凡。宏揚淨業。徑登九品蓮臺者。亦當如今日所現之佛耳。我聞高僧說法。天雨寶花。孝子諷經。枯蘭復茂。其靈感瑞應。不一而足。然亦似優曇花。數千年一現爾。雲公和尙。闡教滇中。重興古刹。教令衆生遠惡遷善。教令衆生受佛法齋。教令衆生伐煩惱薪。教令衆生種菩提芽。教令衆生持妙蓮經。教令衆生行普賢願。教令衆生證涅槃果。以此廣大菩提心。恆順衆生。故上感十方諸佛菩薩。時時護念。證明行願。速卽成就。並感釋梵諸

天。互相傳報。贊歎希有。乃遣主林神示現瑞相。我見如是。乃爲之記。已今當來。普願法界衆生。同證普現色身三昧。乃至心同佛心。悟佛知見。入水月道場。行空花佛事而已。淨業學人宏西。欲重宣此義。敬禮十方三寶。而說偈言。

我聞妙蓮華中王　一華復具一切華　大千世界微塵蓮　重重主伴爲眷屬
又以一華攝一切　多華餘花成伴義　故知青菜卽蓮花　枯梅何非蓮眷屬
隨機出現淨妙花　施戒爲種安忍土　精進初生菩提芽　定枝慧蕊爲繁榮
方便願力勤培護　以大悲水潤其根　如是乃爲無漏花　無憂不成智慧果
雲公誦戒霈法雨　增長衆生道樹芽　一切如來與菩薩　十方雲集來證明
護法諸天歎希有　知主林神來現瑞　枯梅已老半心空　空心湧出妙蓮花
花如寶臺鬚如蓋　似現西方寶蓮座　園中青菜苦心中　偏心又湧青蓮臺
花中更有立化佛　宛爾接引阿彌陀　一花中有一如來　一一晶瑩如青玉
我聞供養花爲最　況以蓮花供諸佛　供花來報感生聖　況復神棲淨土蓮
蓮花出泥不染塵　表佛出世無染故　僧伽蓮社常種蓮　以修淨行無垢故
願諸見聞隨喜者　同發無上菩提心　心如蓮花不着水　亦如春生枯木枝

心花開敷如此蓮　乃知心同諸佛心　普願法界諸衆生　同種自心九品蓮

又詩一首

華亭千歲劫如灰　雲瑞重逢五色開　苦菜偏呈靑玉佛　枯梅欣湧白蓮臺
法筵優鉢諸天雨　道樹菩提自性栽　正聽闍黎宣戒本　一花復現一如來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五年立冬日　宏西撰幷書

〔是年大事〕七月蔣中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兵北伐。九月佔武昌。十一月佔九江。十二月國民政府北遷武漢。

民國十六年丁卯八十八歲

是年仍在寺傳戒。講經。坐禪。及加建各殿宇房舍未竟之工。又建幽冥大鐘樓。

〔是年大事〕四月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六月張作霖在北京稱大元帥。十二月國民政府與蘇聯絕交。

民國十七年戊辰八十九歲

爲募聖像款。與王九齡（寬禪）居士同行。至香港。時陳真如（銘樞）主粵政。派員接至廣州。住顧養院。同遊白雲山能仁寺。陳擬請予住曹溪南華。却之。至廈門。轉福州。

回鼓山講經。畢赴阿育王寺拜舍利。再朝普陀。文質和尙陪至滬。住香山庵龍光寺。秋末。鼓山達公和尙圓寂。派人到滬商事。以歲逼除。在滬過年。

〔是年大事〕六月張作霖返奉天。中途被炸死。十二月東三省易幟。國民政府統一中國。

民國十八年己巳九十歲

正月由滬回鼓山。海軍部長兼閩主席楊幼烺。（樹莊）前主席方聲濤。率官紳留予住持鼓山。予以薙染初地。緬懷祖德。義不可辭也。遂就任。

〔附記〕一。予於就任後。忽憶得一事。同治年間。鼓山監院某。向住福州關帝廟。與僧妙來最相契。時在鼓山充飯頭。某年六月間。將回關帝廟。以住房鑰匙託妙來代管。數日後。妙來夜夢監院來告曰。「予虧累常住款物。請將予房中物變賣代爲填還。」言訖。悽然而去。次日下午。大衆於寺前見監院歸來。黃袍僧鞋。儼然如往日無異。其寮房原在佛殿東側。今見其進寺後。逕向殿西而入。久不出。衆異趨視。見牛欄中生一小牛。黃色可愛。小牛見妙來。忽躍奔其前。啣其衣襟。直引向監院寮。衆咸疑異。遂差人往關帝廟探視。則監院果於是日亡矣。乃確知其變牛再來償債者。人向

之呼「當家」則似解語。俯首作愧戚狀。可不愼歟。

二。光緒年間。寶華山副寺某死後。寺中牝馬生子。甫出胎。卽跑進副寺生前寮房。踊身上牀。向牆壁撞嚙不已。衆異發壁。見洞內藏有銀八兩。乃知馬是副寺後身。稱其名則點首以應。迨長大。自知勤苦。爲衆馬首領。常率衆馬赴句容南京等處各棧房馱運糧物。所經道路。自然熟習。不須人照管。人皆稱爲「馬副寺」云。

民國十九年庚午九十一歲 一九三〇年

在鼓山一年後。諸事整理。略爲就緒。春戒期。請文質和尙爲羯磨。正月爲衆講『梵網經。』方丈丹墀舊有鳳尾鐵樹二株。古德相傳。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箭祖師手植。皆唐代物。千年矣。此種植物最難長。最耐久。每年長一二葉耳。今二樹各尋丈。向未開花。相傳千年始花也。於戒期中二樹忽滿開。遠近來觀。絡繹於道。文質和尙且爲小文記之。

圖文如下

庚午春。值虛雲兄主持石鼓。傳授戒法。余以隨喜之餘。航海赴閩。參預盛典。既至。則鐵樹開花。繁盛無比。花大如盆。瓣若鳳尾。咸以優曇相慶。詢諸耆舊。皆唐代物也。

其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國師手植。迄今千餘載。敷此妙華。實爲希有。爰邀虛兄攝影留徵。用誌湧泉瑞應焉。

文質謹識

予亦贅以偈云

優曇鉢羅非凡品　隨佛示應現金花　世間彩鳳稱祥瑞　現則吉祥喜可嘉
茲山丈室兩鐵樹　人言此卉向無葩　定是主林神擁護　故將仁壽放流霞

秋。九月回滇。與文質和尚同行。將雲棲寺交與定安和尚。請文質和尚在雲棲傳戒。各官紳及鄉村人民堅留。婉謝至情。乃先別文老。回閩起程之日。數十里鄉村。設桌餞行。香花夾道。惟有慚感耳。

〔是年大事〕十一月中國關稅自主。

民國二十年辛未九十二歲

是年仍在鼓山重理山中事務。傳戒講經。辦戒律學院。建平楚庵。西林庵。雲臥庵等院宇。

〔是年大事〕九月十八日日軍突佔瀋陽奪東三省。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九十三歲

是年春鼓山戒期。忽來一老者。鬚髮皓雪。容貌清奇。直入方丈室。跪予前求戒。問其姓名。曰姓楊。閩南台橋人。有一新戒名妙宗。亦南台人。未曾見過此老者。至菩薩戒畢。給牒後不見踪跡。迨妙宗回南台。至龍王庵見坐像。儼然同戒老人也。且戒牒在神像手中。南台哄動。咸稱龍王求戒云。又同期有廣東老居士張孝廉玉濤來寺受具戒。年已六十六矣。予請其整理鼓山經藏等事。戒期畢。重請慈舟老法師在法堂講四分戒本。佛學院請心道印順兩法師爲教授。

〔是年大事〕一月日軍佔錦州。上海方面日軍攻閘北。國軍抵抗。是爲「一二八之役」。三月溥儀在長春就滿洲國執政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九十四歲

春戒。請應慈法師講『梵網經』。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人心思動。十九路軍在閩舉事。全省寺廟停止留單。獨鼓山仍留海單。雲水僧人湧集至千五六百衆。齋糧事極困。幸尙維持一粥一飯。

六月。放生園落成。鄭琴樵居士送鵝一羣來。中有雄鵝特異。權之十六斤餘。聞木魚聲則張翅引吭。抱入佛堂。則鎭日視佛。經月立化於佛前。不仆。鄭居士異之。請以僧例付

荼毗。七日舉火。無異味。因築一萬牲坑葬之。又於是年修築放生園成。此地爲異牛祠故址。陳太傅寶琛記其事曰。

虛雲方丈。建放生園成。予曰。此異牛祠故址也。憶左文襄公（宗棠）督閩時。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師至閩。遣沈道應奎往視之。已斃矣。追述其歸依後異跡。寺僧就其瘞處。立異牛祠焉。今又將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實也。予所親見者。故及之。

癸酉夏閏五月聽水居士陳寶琛記　時年八十有六

復榜一聯曰

誦蓮池大師文與世同修淨土懺

感湘陰相國事鼓山曾見異牛祠

〔附註〕福州鼓山湧泉寺。海內名剎也。歷史悠遠。殿宇千重。爲閩邦第一名勝。以其歷史遠。而僧習漓。以其風景優。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爲賴佛圖生者所歸。香客衆多。又成爲稗販如來之利藪。受戒後爲名字比丘。捐金若干。即尊爲首座。坐享尊榮。次者爲知客。亦可多潤賸錢。遂至列名首座者百餘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人

矣。此中外叢林所無者。公悲憫之。莫如何也。會政府主席林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閩主席方聲濤等回里。思整頓鼓山。非師莫屬。前後函電往復多次。始應之。迺於民國十八年己巳某月重回鼓山。除重砌古石渠。營葺院宇諸事外。所注意者二事。一。鼓山經板最多。爲海內外所無者。如蘇東坡爲金山寺所寫『楞伽經』無一懈筆。每字必帶筆一二圈。爲東坡一生傑作。北宋槧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搨本。募精工鑄棗梨。與金山本不辨。其餘明代所槧各經。亦至豐富。積於經坊敗架若干歲矣。時粵東有老居士名張壽波者。從公薙染。公卽以整理經板事屬之。三年乃編補就緒。著有鼓山經藏目錄記。及整理經過。千百部精妙經板。賴以保存。又刊星燈集。鼓山宗譜。歷代祖像等。

（附觀本法師事略）師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廣東香山縣人。家富有。中式光緒十七年辛卯鄉試第七名舉人。年纔二十四耳。少年科第。籍甚聲華。講求維新。東渡日本。爲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多年。壯歲知有出世事。深研佛典。卽以其豐裕家產。改爲功德林。民國九年。遣其獨子依微軍老和尙薙度。未幾卒。師以母老。不欲遠離。至民國十九年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出家。赴鼓山依雲公受具。法名明

一。號觀本。年六十六矣。請曰。「弟子已事未明。不能放下。乞開示。」雲公曰。「我平時教人放下。但是教你不要放下。且要挑起來。你本是富貴中人。已捨棄了。有一獨子。早令出家。死了。家財盡捨作佛事了。你今日又捨身出家了。已經一切放下了。還有甚麼放不下的。你要挑起來。乃能擔荷如來大事啊。」師泣涕受教。雲公遂以整編鼓山宗圖。及經板事屬之。鼓山晚代祖師傳記。多爲舊藏本所無。而新續藏所有。赴滬上。晤岑學呂。訪新續藏。岑轉語葉恭綽。葉曰。「續藏千卷。十餘箱。纔寄到兩月。尚未啓。如雲公需此。舉以贈之。」師得此。乃爲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迨雲公赴南華。師爲首座。助力甚多。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雲公囑師回粵。擬接住持六榕。師病不起。至臘月初六日西歸。世壽七十八。僧臘十六。前後男女弟子歸依者萬人。執紼者道爲之塞。荼毗得舍利無數。著述甚富。有香光閣集二十卷待刊。（詳下三十五年附錄師事略）

二。鼓山習氣濃厚。經懺事繁。公住持後。除舊布新。首座百餘人。悉取消之。僅用知客僧八人。前日禪堂只坐三枝香。公增爲十四枝。一切規模。取法金山寺。故諸方老參雲集。禮請金山霞後堂爲首座兼主持禪堂。請蘇州靈巖慈舟法師主律院。慈法師

深究律宗。宏揚淨土。皆巍然法門龍象也。又創辦佛學社。以造就年青學子。舊日寺中經懺。每於佛殿中建臺。以壯觀瞻。俗樂與梵音雜奏。白衣僧緇衲同嬉。師以佛殿建臺違制。俗樂非古亂聲。悉禁革之。而世俗齋主好外觀者。以爲不鬧熱也。往往去之他。僧中多不樂。師獨喜曰「今而後乃得謂清淨佛土矣」住持數年。成就僧伽至衆。門風重肅。海內知識。以鼓山與金山高旻鼎立而三。九十老翁。其毅力有如此者。

虛雲大師在鼓山　　月耀

（編者按。此稿係老和尙一九五二年蒞滬時作。因係鼓山事跡。故附編於此。）

福建福州的鼓山。在社會歷史上。是以名勝風景著稱的。而在佛教的地位上。尤其禪宗歷史上。因累朝以來。都有大德高僧。是頗負盛名的。尤以唐朝的神晏國師爲最盛。明清以來。亦不乏人。像永覺元賢爲霖道霈禪師等。都算難得的宗匠。所謂名山多高僧。眞實不錯。

在一九二九年的時代。鼓山完全變了。從十方所有變成子孫。由盛旺變爲衰敗。適閩省秉政者。先後係楊樹莊。方聲濤二氏。（二氏俱虛老歸依弟子）見此情況。大不滿意。乃聯合佛教界中較爲開明的四衆人士。從雲南的雞足山。請到虛公。主持鼓

山。做整理和復興的工作。

鼓山離福州省城。約有三十里。山下到山上。以湧泉寺爲止。約有十里高。都是石級的寬敞大道。當虛老上山時。從山下排列到山上來歡迎的善男信女。莫不以香花迎接。有的還跪倒下拜。足見感化人的力量。是多麼深厚啊。

虛老既主鼓山。第一步便是寺制的改革。首先。不許任何人在寺內私收徒衆。次則取消小鍋飯菜。改爲一律平等的大鍋食。最後。較爲繁重的。就是把許許多多無所謂的首座當家。大都減掉了。只令存在一二個。七八十位知客也取消了。只許存在五個到八個。其他如書記等。無不量才用人。取消空名閑職。就這樣的三件事。引起一部份寺僧的仇恨。他們聯合起來以亂作胡爲的行動。來反抗虛老。破壞寺內秩序。繼而使不法惡僧。陰謀毒害虛老。並且在一個嚴寒的深夜。從堆柴的房子裏。放起火來。燒了部份房屋。像這般事件。虛老並不向政府告狀。但終被閩省當局知道了。派出許多員警上山鎮壓和保護。當即逮捕了嫌疑僧人十餘名。並審問出惡行的原故。慈和的虛老。不僅不願政府加罪他們。反而向政府請釋。更顯出他老人家的偉大。

第二步。是整理道風。鼓山禪的聲望。是一向馳名海內的。但在此時的禪堂。已是有名無實了。堂內一二僧人除看管門戶外。別無事做。也不上殿。更不坐香。虛公眼見及此。那不痛心。因此。對於修理禪堂。擴充人數。都是不遺餘力的。由一二個僧衆。住到六七十人。恢復舊有十二枝香的參禪制度。逢冬加香打七。而諸方的禪和子。像由天童高旻等處航海去參座親近的。非常衆多。禪風之盛。冠及全國。寺中原有念佛堂。經虛老提倡。亦住有三四十衆。以念佛爲常課。並請慈舟老法師主持之。復鑒於青年僧人很多。爲恐少年廢學。乃有學戒堂之設。後來改爲鼓山佛學院。宗鏡。大醒。印順。心道等法師。先後任教。慈老法師主講時。改爲法界學院。這樣。一個鼓山。是具足了整個佛法的體系。宅有禪淨。教律。豈不是完滿了嗎。但虛老並不以此爲足。還設有延壽堂。專供年老無力者。作修養之所。經常派人照應飲食。日以三枝香佛事爲恆課。還有如意寮房。間清潔。請有專門醫生。施給各種藥材。像這樣的事。在全國各名山大剎。都是少有的。常住僧衆。約三百餘人。共同的行持。便是早晚殿堂。雖在炎夏之中。亦未間斷。虛老也不缺席。更難見其私造飲食。每年春初。全寺修懺摩法。共拜萬佛懺。約時半月。春末。傳戒一次。夏必講經。講者皆是法門有名的應慈。慈

舟等法師。

第三是房屋的修建。鼓山房屋原來是很整齊的。虛老銳志復興。故對於整個湧泉寺。莫不加以粉刷。油漆。煥然一新。顯得更莊嚴美麗了。被人放火燒去的房子。亦修復如故。念佛堂。延壽堂。佛學院。都是化了極大的工程改造的。如意寮。是現代化的兩層洋樓。可見虛老重視病人的痛苦了。另外。還值得一提的。便是人所不注意的上客堂。原有的上客堂。在一個角落裏。房子又小。空氣又暗。人所不願進去的。虛老是行腳僧的老前輩。知道此中情況。因此。把上客堂修建得名符其實。清淨莊嚴如禪堂一般了。不過範圍比禪堂小一點。迴龍閣。因看管者不慎而毀於火。但不久便修復了。且修造得更堅固美觀。

綜上所述。皆係事實。以虛老道德的高深和人格的偉大。是用不着文字來粉飾和宣傳的。不過。記者到鼓山。是在虛老之後。離鼓山。是在虛老之先。見聞有限。當然不能把虛老在鼓山的一切。完全記述下來。這祇可說是其中的一段。

我在鼓山親近虛老。差不多有兩年的時光。見其對四衆弟子來請益的。不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無不以平等慈悲的態度。諄諄開導。喜禪者令參禪。念佛者令生淨

土。學教者令成法師。隨機說法。從不自讚毀他。立門戶見。他人凡來禮拜者。莫不以「還禮」相接見。除隨衆於殿堂外。便是專心於禪的修養。經常總是威儀嚴肅。衣履簡樸。房內除一榻一櫃一桌外。別無他物。

末後。還有一件事須要說明的。就是鐵樹開花。鼓山方丈室內。在聖箭堂前。有二株鐵樹。好多年來都像枯死的樣子。自虛老主鼓山後。忽然長出綠葉。開了白花。形狀如球。因而震動了全山。都一致認爲祥瑞。鐵樹開花是否祥瑞的問題。我不敢隨便判斷。今始記於此。以待考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草於上海

〔是年大事〕一月日軍攻入山海關。三月佔熱河進攻華北。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九十五歲

春。又將鼓山佛學院重新整頓。邀請慈舟老法師主持院務。二月某夕。於趺坐中。似夢非夢之際。見六祖大師至。語曰。「時至矣。汝當回去。」翌日。以告弟子觀本曰。「吾世緣其不久乎。昨夢六祖召回去。」觀本聊以語相慰。至四月間。一夕三夢六祖催去。予覺甚異。未幾而粵中禮請電至。予以六祖道場亦有繼憨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嶺南之

行。

先是李漢魂將軍駐兵粵北。目覩南華寺殘破。已略事修葺。經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竣工於二十三年八月。

〔附錄〕 李漢魂將軍重修南華寺記

釋氏之入震旦。始於漢永平千八百餘年矣。能師振錫而南宗稱盛。厥後衣缽不傳。是南華實集佛教之大成。其聲聞宏遠。蓋有由矣。夫因果之說。聖人不諱。釋氏之廣大深微。足以賅納上智。顯示諸象。足以警惕下愚。而中土存亡。亦能戒懼身心。旁輔政教。爲智者闢禪悅之門。愚者導遷善之徑。而其象教越世。開哲學之津涯。尤彰彰也。今大府倡存名勝。嚮之摧陷廓清者。咸命有司謀所以保存之。著爲令。曹溪于南中國爲名叢林。顧自唐龍翔而還。代遠年湮。雖屢完繕。亦就荒圮。漢魂受命綏靖。典軍韶關。治軍之餘。少得瞻仰。憮然興重修之願。爰徵賢達醵貲。逾二萬金。且以廣州籌備會之推責也不敢引辭。爰命祕書吳種石董其事。鳩工庀材。簡員設計。因其地以結廬築榭。闢曹溪林營。南華精舍。拓田園五百畝。藝花果千萬株。草萊者芟之。剝食者新之。而斯寺以濯以顯。經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越歲八月而工竣。更捐廉

奉大藏經。復祖殿爲藏經閣。造儲寶櫥庋法物。以永其傳。且禮請虛雲老和尚來主是寺。於戲。宏宗闡法。非漢魂鈍根所敢聞。他日祇園永茂。華實增繁。嘉樹成林。民生少補。寓勝殘于去殺。期解甲以銷兵。庶不負斯舉歟。謹以厓略志于石。與事捐助。例得另書。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吳川李漢魂記

大埔鄒　魯書

冬。諸護法堅請傳戒。殿宇已傾。房屋破壞。只得蓋搭葵篷竹屋以住衆。而諸方來客。達數百人。粵韶官紳眷屬多來隨喜。歸依甚衆。冬月十七日結壇正殿。入夜說菩薩戒時。虎來歸依。衆懼。予爲其說戒。馴然而去。

〔附記〕民國二十三年冬。啓建道場。四衆雲集。達官貴人有帶兵弁者。某夜入壇時。江孔殷之子叔頴適立藏經樓上。首先發見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視之。虎也。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師驟至。止之。虎伏階下。師爲之說三歸依。囑其隱深山。毋傷人。虎三叩首去。迴視猶戀戀。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豬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師即出。善慰遣之。此老虎歸依之異。聞師當時說授三歸後。爲說偈曰。

「虎識歸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

〔是年大事〕三月溥儀在長春稱帝。僭號大同。旋改康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九十六歲

春。李公漢魂調任東區。與建乏人相助。事益艱虞。戒期後。應香港東華三院請。赴港建水陸道場。壇設東蓮覺苑。事畢。轉鼓山。辭職。請老當家。盛慧和尚。繼任住持。予即回南華。先培修祖殿。建觀音堂。及寮房等工程。冬月。寺後伏虎亭之北。卓錫泉之南。有老柏三株。宋代植也。枯亦數百年矣。冬月忽發新枝。觀本首座爲長歌記之。岑學呂識碑陰。書丹泐石。植於碑林。

〔附錄〕南華枯木吟幷序　釋觀本

南華祖庭後九龍泉畔。有參天老樹三株。其一上段已枯折。其二枒杈搖落。不知幾經年月也。鼓山　雲公老人入主祖席。乙亥冬期傳戒。四方來者數百人。自明代憨山清公而後。冷落數百年之祖庭。忽欣欣有朝氣。而物感亦於然起變化。冬月寒枝忽發嫩葉三株次第向榮。昔聞玄奘三藏。西域取經。靈巖寺之古松。枝枝西向。及歸。枝忽東迴。門弟子喜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公果還。遂號曰摩頂松。今此瑞應。得

無類是。因爲長歌記之。

君不見寶林山下九龍泉。流澤涓涓遍大千。曹溪一滴成漪漣。又不見一花五葉無根樹。普蔭人天春煦嫗。葛藤豈落有無句。何來豫章落葉吟。庚信却抱淮南心。不萌之草藏香象。舊處枯椿何所尋。誰知萬象森羅中。枯椿向上還有事。從來感應成道交。幾微歷歷不思議。昔聞大唐西域記。鉢羅山上灰菩提。涅槃佛節葉凋落。一夕新抽還舊蔑。無憂王妃曾剪伐。外道異見還災梨。祠天火燄茁雙樹。香乳灌溉枝還齊。又聞三十三晝度樹葉黃萎落諸天喜。不久還生如鉢花。果上色香更鮮美。阿含經說聖弟子。離欲歸真亦如此。四禪得果成樂遊。枝葉先零差可擬。吾人莫作繫驢橛。珊瑚枝枝撐着月。誰知碓嘴已生華。臘月蓮花豈不發。靈苗有在當諦觀。祖庭雜作等閑看。枯榮兩樹灼然見。植材記取高安灘。南華老樹半心空。寒枝尺百凌蒼穹。中有三株生意盡。屹然楹杌將毋同。今冬忽作欣欣意。枝柯萌蘖還青葱。如是新條占瑞應。勉哉蘭桂當印證。萬物一體原同根。集枯集苑何曾定。莫作時人見牡丹。惘然譜作如夢令。我今更與蛇添足。覺華遍映塵中鏡。未明道眼出家兒。園樹生耳還信施。老子堂前雙柏枝。得時枯幹還離披。嶽神得戒尊所師。北巖松柏爲東移。儒門孝

弟多祥熙。庭槐紫荊猶有知。古云草木有道存。黃花翠竹皆靈源。會心痛領法界性。體用都歸不二門。我佛嘗說枯樹經。着眼宗門絕後甦。兩般雜糅成一什。解嘲聊作自心銘。憨公沒世四百年。南華晻曖草芊芊。而今佛日濛氾出。又見曹溪大願船。夾溪桃李釀春風。把舵慶值河上公。西來細認摩頂松。葉葉枝枝今已東。誰歟誰歟枯木衆。誰歟誰歟雲中龍。誰歟誰歟起吾宗。梅開一鋪真功德。冷香和月一聲鐘。

〔附記〕是年夏。廣東韶州洪水爲災。夜間水漲。波濤洶湧。平地村舍皆淹沒。馬壩有鄉戶雲姓者。一家十五人。其屋正當滔天洪水中。家有幼童年方四歲。忽脫口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家人聞之。亦隨之疾聲大呼觀音菩薩救命。其屋舍不覺浮水面。如行船然。洪流中忽阻於一大樹間。家人皆攀登樹上。而屋立即沈沒矣。水退後。全家詣南華寺敬香禮謝。向余親述其事焉。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九十七歲

春。傳戒。修理各殿宇事。陸續有成。國府主席林公子超。居院長正。蔣公中正等。前後來南華。林居二公助重建大殿。蔣公助重鑿新河。然不煩人力。有助其成者。亦護法之力也。

〔附錄〕白狐事記　釋觀本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南華放春期戒壇。三壇畢。將解界。曹溪駐防軍第十六團團長林國賡來見。攜一檻。中有物。白質黑章。毛甚澤。喙突尾修。蓋狐也。團長曰。「此物來歷頗奇。初於廣州白雲山爲獵者所獲。或曰廣州拆城。開馬路。從城垣逸出。被獲。吾友某甲以四十元得之。初擬作補品烹之。以快朵頤。以其目灼灼有光。且解人意。不忍宰。囚而置於廣州動物公園中。甲旋以事繫縲紲。非其罪也。顧案久不決。會有爲扶鸞者。甲婦欲叩吉凶。及壇未言而乩動。所示恰中其隱。判是囚狐之報。並示南華寺現有高僧主化。宜速將狐送往放生。訟事可解。婦駭。設法贖狐。甲固與林團長善。林適返韶關團部。故託之帶送到寺云。」住持雲公聞而納之。乃爲狐說三歸五戒法。縱之後山林麓。每歸就寺求食。僧飼之。自受戒法。即不食肉。喜果餌。修寺工匠。戲以肉塊撓果與食。狐覺哇之。奮前爪踐擦數四。怒目睨匠。若懟其相欺者。遂竄去。數日不返。一日爲鄉人所逐。猱升十丈許之樹巔。抱枝長嗥。沙彌白方丈。雲公出而展望。一見老和尙即趨而下。躍攬衣袂。若馴犬之見主。乃攜之歸。恐受獵者偵伺。爲所獲。乃設柙以畜之。間或縱之出。則盤桓寺中。不復棲林藪。一日蔣公忽蒞寺。衛弁十

餘隨行。先不關白。至曹溪門見白狐。弁擬舉槍。蔣制止。狐搖首掉尾導蔣前行。至大殿中。即飛跑至方丈。啣公衣下樓。與蔣會晤。具說因緣。均大笑。狐每見雲公坐。即伏禪榻上。見公閉目坐久。時捋公鬚以爲戲。公開目視之。輒謂汝有靈性。勿野也。或出山門外與店家小兒女嬉。某年月日。不知如何竟被車轍轢至重傷。匍匐不能起。老和尚視之。猶勉強掙扎。以傷示老人。老人知其不治。愍其痛楚。乃開示之曰。「這個皮袋。無足留戀。汝須放下。懺悔過去宿業。一念之差。墮於異類。復遭惡報。攖此痛苦。此是宿業報滿。願汝一心念佛。速得解脫。」狐似會意。點首者再。呃逆三聲而逝。陳屍二日不變。老人憶百丈爲野狐下一轉語。脫野狐身公案。遂備棺依亡僧例。津送葬於南華山後。乃爲銘曰。

不落不昧　因果抵對　不快漆桶　虛空粉碎　狗子佛性　有無何礙
古路枯椿　蒼鷹氣概　狐死兎泣　兩皆襱襶　異類中行　當觀自在

釋惟因

〔附錄〕靈泉應禱

曹溪四天王嶺界內土地。皆屬南華寺。歷朝王臣護法。近寺不許營墳。而大堪輿家亦認爲地已結寺。靈氣有主。強瘞骸骨。不利子孫。復壞名勝。勢成兩害。故寺後來龍。

從無卜葬者。年前濬溪村某甲。潛在寺後象山營葬。卓錫泉忽然枯竭。事爲曲江縣長葉震東查悉。勒令移阡。泉涸如故。師以事關全寺飲料。乃臨泉默禱。泉水應念復流。按曹溪通志第四卷李尙書曰宣卓錫泉來復記。所記歷朝以來。靈泉應禱。事蹟甚詳。

〔附記〕大雨築堤

曹溪河流。本距寺前一百四十丈。年久失修。砂石衝積。水改向北。對寺門直射。此反弓格也。二十五年丙子夏。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八百四十餘丈。需用三千工人。所費甚鉅。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夜。雷雨大作。終宵如萬馬奔騰。及曉。水漲堤平。沖開新河。一如所定界線。舊河已爲砂石淤塞。且湧起數尺。反成寺前之一字案。此神改河流之異。

〔是年大事〕六月兩廣組獨立軍事委員會。七月陳濟棠下野還政中央。十二月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被張學良劫持稱爲「西安事變」。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九十八歲

春戒後。應穗垣居士林請。赴講經。時西藏榮增堪布活佛。與羅格更桑等十餘人。來歸

依。佛山諸僧衆護法等。請赴佛山爲仁壽寺寶塔開光。回南華後。修造各院宇工程。

〔是年大事〕 七月七日日軍襲蘆溝橋。我軍退出北平。中日大戰爆發。十二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言遷都重慶。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九十九歲

春戒後。仍赴穗垣講經。講畢。赴香港東蓮覺苑建大悲法會。秋後回南華。

〔附記〕 是年夏。予至廣州。陳培根居士有新宅一幢。渠任職香港德國洋行。舉家住港。宅中僅留司閽一人。乃請余暫居其樓上佛堂。一日日機數十架。猝來轟炸。左右樓房數十幢。頓成墟燼。死人無數。予住處門窗悉震碎。全宅幸無恙。而予與閽者亦安然無事。事後。報章轟傳有許李二姓者。同事至相得。李某死。遺少妻幼子。許爲營葬訖。撫其妻孥如家人。十餘年矣。一日。忽於路中遇李。歡然邀入酒肆。許陰訝李鬼也。何得至此。李似覺。徐曰。「君勿怖。吾妻孥蒙君恩以活。德之久矣。吾頃奉命登記名冊。此間將有巨故。君所居亦被災。而君家人冊中幸無名。特告君速避地而安。」且出資作東道。珍重而別。許見其行如疾風。俄頃即逝。疑且信之。乃舉家他徙。未幾。難作。住宅果炸燬。與余居且密邇也。觀乎此。生死之事。固非偶然。而鬼知酬恩報

應之速。如響應聲。灼然可信矣。

〔是年大事〕五月我軍退出徐州武漢。十月日軍在廣東大鵬灣登陸。我軍退出廣州。十二月汪精衞離渝叛國。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百歲

春戒。以各省多有兵事。來寺求戒者益衆。予提議當茲抗日戰爭。兵民損傷甚衆。凡爲佛子。應各發心。乃設壇每日禮懺二小時。薦亡息災。全體大衆減省晚食。節積餘糧。獻助國家賑款。均贊助實行。

〔是年大事〕九月一日歐洲大戰爆發。世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十一月汪精衞與日本訂立日支調整綱要。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百有一歲一九四〇年

春戒後。以廣州淪陷。軍民兩政機關。遷治曲江。各地僧人來者日衆。乃重修曲江大鑑寺。爲南華下院。以便往來。又修月華寺。以廣接衆。

〔是年大事〕一月汪與日訂立亡國密約。另設國民政府於南京。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百有二歲

春戒後。趕速完成各處殿宇工程。已竣工者十之八九矣。將兩年來弟子及善信所贈予私人之果資二十餘萬元。交與粵省府以爲賑濟之用。不蓄絲毫。因曲江一帶缺糧。饑民甚衆也。

是年秋。曲江成立廣東省佛教會。推予爲理事長。張子廉居士副之。

〔是年大事〕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星加坡菲律賓及仰光等處。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百有三歲

是年春戒。有樹神求戒之異。監院觀本爲文記之。

〔附錄〕樹神求戒記　釋明一

曹溪南華寺頭山門內引道西。新造放生池邊。有古樟樹。不知其幾何年月也。高參天。圍徑丈。向爲屠沽弛擔之所。每年二月八月祖師誕辰。卽盤據其四周。成酒肉肆。鄉人之來參禮者。亦視作血食之神廟。不復知此爲南宗開山道場也。曩者。憨山清公。於明萬曆庚子。入住曹溪。當時不法僧招集四方亡命。盤據山中。屠沽婬賭。已不可收拾。民國甲戌。李將軍漢魂。迎請鼓山虛雲清公。重興南華。師至。覩

此狠藉葷穢。誓廓清之。準古規葷酒不許入山門之例。嚴申告誡。派方外人以糾繩。請地方官以厲禁。並於樟樹下建土地祠以鎭之。如是數年。羣情始戢。惡風迺革。歲壬午。春期放戒。忽有行者來。求授比丘戒。問其姓。張氏子。問其籍。曲江人。問其年。三十四。問其剃度所師。無有也。問其三衣鉢具所備。亦無有也。鑒其誠。乃錫法名曰常辱。未進戒堂前。服役甚勤。每日打掃全寺院道廊廡不少懈。而性緘默。不與衆言笑。既進戒堂。學戒亦事事如律。迨至三壇圓滿。梵網戒畢。斯人忽失所在。而袈裟戒具留之戒堂。人則遍覓不獲。久亦忘之矣。

癸未春戒將屆。此僧忽來入夢。索領去年戒牒。責問何往。曰無所往。問何在。曰與土地同居。醒而誌之。乃知爲老樟樹神來求戒也。遂於頭山門樟樹下土地壇設供一堂。將原戒牒焚而歸之。噫至誠感神。不可思議。有這般奇特。夫毗尼律制。大樹稱鬼神村。不許剪伐。衆生殺業轉業。如破竈墮。會盡無生。感不絕於予心。乃爲之頌。頌曰。

是鬼神村　是破竈墮　道無古今　祇是這箇

胎卵溼化　地水風火　弱肉強食　因因果果

放下屠刀　無爾無我　各遂其生　有何不可

大道無朕　螟蛉蜾蠃　大同不同　一場懵懼

夏秋間。修無盡庵。以居女尼。大鑑寺初成。南華工未竣。而鼓山又時以事相諮。出世間事與世間事。雜沓而至。更有敵人飛機日過南華。斯擾矣。

〔附記〕自穗城陷。省府遷曲江。軍政人員。時來南華。敵偵以爲假寺會議也。七月某日。果有顯要多人來寺。飛機八架。繞寺不去。師知之。飭令各僧歸寮。來客入祖殿內。師獨上大殿拈香趺坐。未久。一機俯衝而下。投一巨彈。中於寺外河邊樹林中。無傷也。機羣又復旋繞。後卒於寺西十里馬壩地方。兩機相撞。機毀人亡。從此敵機不敢來寺。即南北飛亦繞道而行也。

冬十一月。政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院部長。派屈映光張子廉兩居士到寺。請往重慶建息災法會。於十一月六日啓程。到衡嶽進香。桂林行營李主任濟深。派許國柱居士來接。到桂住月牙山。四衆歸依。到貴州。寓黔明寺。廣妙和尚請上堂開示。抵重慶。蒙府院及各寺到站迎接。與主席林公。法會長戴公等商定後。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法會。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百有四歲

一月。在息災法會修懺儀。至二十六日圓滿。主席林公。暨各長官蔣公戴公何公等。分

設齋招待。蔣公詳細問法。條列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以書答之。在慈雲寺。華嚴寺上堂開示。侍者惟因筆記之。

〔附錄〕答蔣公問法書

（上略）……佛教者。實今日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惟一大教也。目下世界有兩種力……唯神論與唯物論。否認輪迴果報之說。故其影響所及。不可說。不可說。基督教之唯神論。雖有爲善者神給與快樂報酬。爲惡者神施以痛苦懲罰之說。然以神之存在。認爲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令人深信。且貽唯物論者極大口實。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維繫世界和平之故。實則神卽是物。物卽是心。心亦是神。然神亦非神。物亦非物。心亦非心。佛明三界（宇宙）本無一法（事物）建立。皆是真心起妄。生萬種法。「真心」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實。所謂真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萬法（萬事萬物）是波浪。平靜者稱爲水。洶湧者稱波浪。波浪平靜時仍是水。水洶湧時又成波浪。又因有洶湧之波浪。故稱不洶湧者爲平靜之水。假使根本不有洶湧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平靜之假名亦何由生。立亦不過吾人隨意立之假名。相信魚類或稱水爲空氣。故知物卽是心。有卽是無。色卽是空。妄卽是真。煩惱卽菩提。衆生卽諸佛。一念迷惑時。心成物。無成有。空成色。真成妄。菩提成煩惱。諸佛成

衆生。如水洶湧時卽波浪。若一念覺悟時。物不異心。有不異無。色不異空。妄不異真。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如波浪不洶湧時。仍是平靜之水。又因迷惑而起。物有色妄煩惱衆生等對待。故立……心無空。真菩提。諸佛。……等假名。若根本不有迷。則物色妄有煩惱衆生。……等假名。固不能立。卽心無空。真菩提。諸佛。……等假名。亦何有立。所謂唯心唯物。有神無神。皆是識心分別計度耳。或云「若是佛學亦唯心論耳。」佛學雖說唯心。然與哲學上之唯心論懸殊。哲學上之唯心論。於心執有。於物執無。釋迦所謂以攀緣心爲自性。執生死妄想。認爲真實者。唯物論者。於物執有。於心執無。釋迦所謂顚倒行事。誤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者。唯神論者。劃分物質實體與神靈實體。爲截然不同之兩個世界。釋迦所謂惑一心於色身之內。認一漚體。目爲全潮者。各執偏見。或因近視。認牛之影像爲牛。或以管窺牛。見牛角者則認牛角爲牛。見牛頭者則認牛頭爲牛。本無不是。弊在不見真牛全體。佛教則溯本窮源。將真實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觀牛。未有不見真牛全體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論之偏閉。捨佛教莫屬。

佛教所言明心性。或稱常住眞心，眞如覺性，法身，實相……等皆是眞理之別名清淨本然。離諸名相。無有方所。體自覺。體自明。是本有自爾之性德。絕諸能卽今稱主卽客觀觀主動等所被動等對待。本無所謂十方。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

下、卽今稱空間。三世。過去現在未來卽今稱時間更無所謂大地。人畜木石。地獄天堂等等。祇以妄立一念。致起諸有爲法。宇宙間萬事萬物如『楞嚴經』此經幾無法不備無機不攝，究佛學哲學者均不可不參究釋尊答富樓那問。『覺性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

『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客觀明。因明立所。客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主觀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分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真有無法。』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乾爲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發。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忘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星雲之說恐亦不及此說之詳』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聞覺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雲。胞胎中受生之質等

胎卵溼化。隨其所應。卵爲想生。胎因情有。溼以合感。化以離應。（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沈。以是因緣。衆生相續。』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啗。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惟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真如覺性。既立真妄。於是有不變與隨緣之別。平等不變。離差別相。無聖無凡。非善非惡。真實如常。不變真如也。隨緣生滅。起差別相。有聖有凡。有善有惡。隨緣真如也。就不變真如言。萬法卽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隨緣真如言。真如卽萬法。卽心卽物。卽神也。唯心論者。錯認識神。就隨緣真如。以爲卽是真心。而倡唯心論。唯物論者。囿於邊見。就隨緣真如。卽物之見。而倡唯物論。又據唯物而倡無神論。唯神論者。亦囿於邊見。妄生分別。就隨緣真如。卽物

與神之見。而倡唯神論。殊不知心卽物。物卽神。心物與神同一理體。有物則有心有神。無心則無神無物。然此「有」非有無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無」非斷絕之無。乃超有無之妙無。此妙「有」妙「無」與下說之，無生之生與有生之生，其義頗奧，非語言文字可到，故爲禪門要關。唯心論。唯物論。唯神論者。均未明斯義。互相攻擊。實則皆無不是。亦皆非是。一研佛學。自可渙然冰釋矣。

佛學對於宇宙本體之研究。除前述外。其他對於世界之構造與成壞。人身器官之組織。及其他種種問題。在『楞嚴經』及諸經論。多有詳細論列與說明。且大多與後來哲學科學發見者相合。現未及詳指。其於人生價值。則大菩薩之行願。已非他聖賢可及。經典上在在處處可見之。於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偉大處。然佛教絕非標奇立異以衒人。亦非故弄玄虛以惑衆。其一言一行。皆從戒定慧三學親履實踐得來。何謂戒定慧。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曰慧。防止三業之邪非。則心水自澄明。卽由戒生定。心水澄明。則自照萬象。卽由定生慧。儒家亦有「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卽哲學家亦莫不沈思竭慮以從事所學者。然儒者及哲學科學者。則以攀緣心。思宇宙萬物。不知宇宙萬物。亦是攀緣心所造成。能慮所慮。俱是攀緣心。欲而探求真理。等於趺坐椅上。欲自舉其椅。勢不可能。此今哲學者。對於認識

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終無結論者。因此故也。佛則離言絕慮。以智慧覺照宇宙萬事萬物。如下座舉椅。故任運如如。此佛教括哲學。科學。宗教三者。一爐共冶。又皆先知先覺者。蓋有由來也。日本以佛爲國教。近世之興。其維新諸賢。得力於禪學不少。爲衆所週知之事。若非其軍閥迷信武力。與道全乖。以殺戮爲功。以侵略爲能。安有今日之敗。

或疑佛教爲消極爲迷信。不足以爲國教。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實則佛法不壞世間相。豈是消極者。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覺。豈是迷信者。考佛梵名佛陀義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爲佛。菩薩梵名菩提薩埵義譯覺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種。乃發大心爲衆生求無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他者。其積極與正信。恐無有出其上。佛教依折攝二義。立方便多門。何謂折。折者折伏惡人。昔石勒問戒殺於佛圖澄。澄曰。「子爲人王。以不妄殺爲戒殺義。」蓋在家大權菩薩。爲折惡利生故。雖執刀杖。乃至斬其首。於戒亦無犯。反生功德。因惡意而殺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殺人。固是在家大權菩薩之金剛手眼也。何謂攝。攝者攝受善人。佛菩薩爲利益衆生。故不避艱危。有四攝法。一布施攝。若有衆生樂財則施財。樂法則施法。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二愛語攝。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三利行攝。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生親愛心而受道。四同事攝。以法眼見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

形示現。使同其所作霑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薩之積極爲何如。何謂方便。方便者量衆生根器施諸權巧而渡之也。前述之四攝法。亦是方便之門。法華經化城喻品云。『譬喻險惡道。迴絶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數千萬衆。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明了心決定。在險濟衆難。衆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我等皆頓乏。於此欲退還。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憫。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時思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諸人旣入城。心皆大歡喜。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觀此可知釋尊分時設教。權施方便之深意。故最上根者與言禪。上根者與言教。重分析者與言唯識。普通者與言淨土。權設大乘小乘。不論出家在家。務求普化羣機。使一切衆生。咸沾法益也。近人觀佛子之對像跪拜。及淨土之持名念佛。卽以其無神論立場。謂爲迷信。不知跪拜與對長上致敬何異。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過方便初機之簡捷法門。更有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等法門。淨土自有無窮妙用者。人自不會耳。豈迷信哉。

或謂基督教亦脫胎於淨土宗『阿彌陀經。』試觀耶穌身上搭衣。與佛相同。阿彌陀經說

西方極樂世界。耶氏亦說天國極樂。淨土往生分九品。耶教李林天神譜。亦言天神分九品。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間立功。上帝不許你到天國。淨宗二六時念佛名號。求佛接引。耶氏亦以早晚祈禱上帝哀祐。至佛門有灌頂之法。耶氏亦有洗禮之儀。——觀此耶氏教義。與淨土宗趣。大致相同。而耶氏誕生於釋迦後千有餘年。當是曾受佛化。得阿彌陀經之授。歸而根據之。另行創教。似無疑義。且耶氏曾晦迹三年。當是赴印度參學。事雖無據。而迹其蛛絲馬跡。似非厚誣云云。其言良非向壁虛構。不過表面上看來。耶氏雖類似淨宗初機之持名念佛。實際則遠遜之。耶教着於他力。明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迹近勉強。持名念佛。則重他力自作相應。如楞嚴經大勢至圓通章云。……『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得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有因有果。故理事無礙。且耶教說永生。淨宗則云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永生之生。以滅顯生。有生對待。終有滅時。無生之生。則本自無生。故無有滅。此所以稱爲無量壽（阿彌陀譯名也）。願行菩薩行求無上道者。非必出家而後可行。在家亦無不可。不過出家所以別國主。離親

屬。捨家庭者。意在脫離情欲之羈絆。捨私情而發展佛力之同情。捨私愛而爲偉大之博愛。以渡一切衆生爲志。以事一切衆生爲孝。此大同之義也。孫中山先生嘗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今公亦以佛教之輸入中國。有裨益於中國之學術思想。故稱佛教爲今日之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唯一大教。豈徒言哉。且今日信教自由。不能強人以迷信。祇可令人心悅誠服而生正信。然則捨佛教其誰與歸。（下略）

〔附註〕惟因書記曾告編者曰。師由重慶回時。各鉅公均贈以名貴古玩寶玉。及字畫等。其數多至五大箱。師於沿途分贈與人。惟因問之。師曰。「徒費保存。徒亂人意。」遂不留一物。沿途歸依者有四千餘人。所收果資。亦一一令惟因登記。撥修建海會塔云。

三月回南華。修七衆海會塔。掘地爲塔基。出古棺四。長一丈六尺。中空無骨殖。幽宮磚。每尺八寸餘。多花紋。及鳥獸。間有干支字。然無年代可考也。六月設戒律學院。以教青年僧衆。又於寶林門內辦義務小學。收教鄉村貧民子弟。冬月海會塔成。湯瑛爲文記鐫石。

〔附錄〕南華寺七衆海會塔記　湯　瑛

茶毗爲四大葬法之一。西竺古制也。自大教東來。四衆悉依。明代尤盛。逮清而稍替矣。粵中叢林間亦有普同塔之建。然乏閎構。民二十三年虛雲老和尚卓錫南華。即欲籌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及式刹摩那尼等七衆海會塔。並建佛殿僧舍。薰修持誦。普利幽冥。時以祖庭傾圮。百廢待興。建設數年。未遑幷舉。至癸未春。得潮洲鄭子嘉居士相助。始克完竣。而此事因緣之奇。昭靈之感。有不可不記者。初居士僑商香港。爲巨室。民國三十年冬。香港淪陷。閭閻騷然。人且相食。惶惶然不終日。居士夜夢武士披甲擎杵。示以避逃方所。醒而識之。挈眷急行。沿途危難。皆化險爲夷。若有神助。歷時兼旬。路經南華寺下車歇息。信足遊覽。至天王殿後。仰瞻韋馱菩薩像。則赫然夢中所見之武士也。居士駭愕。五體投地。感極而泣。乃詣方丈。謁虛雲老和尚。且白其異。並發心歸依。願捐資造寺。用報菩薩加被之恩。雲公以南華殿宇大致竣工。乃語缺海會塔事。居士聞命踴躍。立捐國幣五萬元。其哲嗣應時。亦銳任勸募。周懷遠居士聞風隨喜。亦助二萬元。張子廉居士助一萬元。同爲之倡。其後善信接踵捐助。斯塔莊嚴。遂爾從地湧出。計始於癸未春。竣工於本年臘月。

共費國幣約百餘萬元。捐款芳名。另勒碑石。烏虖。諦觀鄭居士如上因緣。韋馱菩薩。固屹然未嘗少動也。豈祇韋馱菩薩未少動。卽我佛如來。乃至虛雲老和尙。亦未嘗少動也。經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佛法之不可思議。豈在纏縛凡夫所能測度也。鄭居士以宿世善因。獲茲善果。隨緣清信。又因斯善果。而植善因。萬善齊彰。同圓種智。是宜操觚記實。以詔來茲。

〔附記〕　湯瑛於癸巳年春在香港出家。法號融熙。旋赴南洋弘法。己亥寂於吉隆坡。

又予於是冬將移錫雲門寺。乃作重興南華寺記。

〔附錄〕　重興曹溪南華寺記　　虛　雲

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論。盡虛空徧法界。何處不是道場。一累土。一畫沙。何事而非佛事。語其極則。動念卽乖。寧有語言文字可記載耶。然而世有遷流。界有方位。道有隱顯。事有廢興。況夫道在人弘。理因事顯。欲承先而啓後。續慧命以傳燈。又烏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耶。曹溪爲六祖大鑑禪師道場。傳東山法脈。弘南頓宗風。一滴曹溪灑遍寰宇。五宗競秀。千載嚮風。若闇若彰。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

人。報本思源。丕顯奕世。不蓁重哉。是則更不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也。雲老矣。耄齡始得來曹溪爲六祖作掃除隸。追懷往事。若有夙緣。十載經營。綜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規模。後之僧徒。守此勿失。永保道場。上以微報佛祖之大恩。外亦不辜護法之宏願。是雲所以望諸來者。

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雲在滇南雞足山時。李公根源督辦韶州軍務。修理南華寺。訊至滇。屬雲來主持斯事。雲以雞山因緣未竟。謝却之。民國十七年戊辰。雲與王居士九齡同寓香港。時粵主席陳公銘樞。邀至珠江。亦請雲住持南華。而先有海軍部長楊樹莊。方聲濤等。以閩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挾伴雲往。雲以出家鼓山因緣。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數載辛勞。略有建制。至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粵僧敬禪之清。福果等。參禮鼓山。屢言粵中佛法衰落。祖庭傾圮。欲雲赴粵中興之。意未決。一夜連獲三夢六祖。喚來南華。次日向諸人敘述夢緣。感歎希有。不數日粵北綏靖主任。今省府主席李公漢魂。電函邀約。住持南華。衆亦以夢境敦勸。雲意動。即擬三事。復李公相商。（一）六祖道場南華寺。永作十方叢林。任僧棲止。（二）宜徵取原有子孫房衆願意交出。不可迫脅。（三）所有出入貨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等事。

概由施主負責。倘允三事。卽來參看。李公復電照行。並派吳祕書種石。暨廣州香港緇素十餘人。到鼓山迎迓。雲遂赴粵。詣曹溪。禮祖庭。觀察形勢。左右閉隔向背失宜。因謂李公曰。「此事實費躊躇。貧僧力薄。恐不勝任矣。」李公曰。「何謂耶。」雲曰。「此係宇內名勝祖庭。今頹廢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暢祖源而裕後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歷數年工程。費數十萬金不辦。貧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師勉任之。籌款我當盡力耳。」命繪圖參酌。雲以重念祖庭故。遂許之。時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聖誕節也。乃解辭鼓山職務。鞠躬盡瘁。以事祖庭。先相度全山形勢。考天監初。智藥尊者。化曹侯開山。建寶林禪寺。其基地似在左邊。卽今南華精舍之下。至唐儀鳳初年。六祖來此。已閱一百七十年。舊寺久廢。山場亦歸陳姓管業。六祖欲恢復舊寺。時陳亞仙之先人墳地。已葬寺之右邊矣。六祖感動四天王定界。亞仙乞留祖墓保存至今。故當日六祖造寺。其寺牆外爲陳亞仙祖墳。墓右悉爲龍潭。六祖降龍蛻化。欲堙其潭。以建僧舍。工未半而祖入滅。後弟子奉祖肉身。築塔於亞仙祖墳前。初爲木塔。不甚高也。至憲宗元和七年。賜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稍加修飾。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新師塔七層。易以磚石。塔曰太平興國之塔。以後歷

代修繕。皆沿其址。（後人觀察浮圖高聳。壓亞仙祖墳。未詳此一段經過事實。）以形勢言。該塔壓寺右臂。伸縮妨礙。以百房子孫至明代而僅存十餘房。讀南華事略。不禁掩卷三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興祖庭。意欲填築龍潭。統一各家方位。糾正山向。閱時八載。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後雖重來。不久示寂。讀夢遊集誓願文。冀後輩重興。滿其素願。迄今又越三百餘年矣。清代康熙年間。雖經平南王尚可喜重修。納形勢家言。填塞龍潭。將全寺殿堂。移置陳亞仙祖墳右。而靈照寶塔又壓住寺之左臂。且也。卓錫泉出自象口。寺後橫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自憨山挑培以後。歷次修繕者。不審山脈。削去靠山。使飛錫橋水直衝寺後。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龍潭之右小岡。形似象鼻。係寺內之白虎山。挖斷數處。包圍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濮溪路之山坳。破缺多處。正當北風。又無叢林掩護。此三忌也。寺之前後靠向不正。舊日頭進山門。即在現今西邊大樟樹林內。中有深坑。如現今之曹溪門前。墓地坵陵起伏。穢積亂葬。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雲海樓下之井。名羅漢井。在舊天王殿西邊。井右有一高坡。逶迤達天王殿門口。成爲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後大山。雖號雙峯。其實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窪爲

背。是以子孫日漸衰弱。雲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數不上十人。不居寺內。各攜家眷。住於村莊。耕植牧畜。無殊俗類。其祖殿香燈僧歸鄉人派管。每逢二八兩月祖誕。所有收入。由鄉村管理。宰殺烹飲。賭博吸煙。人畜糞穢。觸目掩鼻。視憨山所記當日情形。尤有甚焉。夫以我六祖大鑑禪師。道侔千佛。德被含生。固足以耀後世而垂無窮。獨於其肉身所在道場。區區咫尺之地。輒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雖曰人謀之不臧。要亦未嘗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豈虛語哉。雲察勘既竟。商諸李公。先定山場。以圖展布。李公與吳君種石。將寺屬基地。創辦林場。劃出寺外四週。山地五百畝。交寺建築。雲不得不殫心竭力。從事建置。初雲入山時。除祖殿寶塔及蘇程庵一那份稍爲完整外。其大殿經樓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衆無所。暫搭杉皮茅蓬二十餘間。作大寮客堂。及緇素工人食宿處。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內祖坐木龕。以年遠故。被白蟻損壞。乃請出祖師肉身聖像。重新裝修。另照育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嶽青原。法海神會。四位侍側。以南嶽青原爲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則流通祖師法寶。神會在滑臺大振頓宗。若孔門之四哲也。復在祖殿兩廂建東賢殿。西賢殿。塑五宗有功法門諸祖。若孔門之七十二賢也。曹溪爲

禪門洙泗。應先正名定位。原先殿左供聖父聖母。右供伽藍神。中製靈通侍者酒亭。比憨山公當日戒靈通飲酒時。尤變本加厲焉。又憨公肉身。原供靈照塔內。有一四尺餘高之銅鑄觀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儀。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東廂。已爲駐兵之所。積穢不堪。雲乃先建報恩堂。安奉聖父聖母。於祖龕之左。另製一龕。以奉憨山。右製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藍殿。以奉伽藍神。儕靈通侍者於內。撤其酒亭。（另爲文祭告。）又於祖殿之西。建觀音堂一所。共十五間。建外衆圓及雜屋九間。內衆圓及浴房七間。移奉靈照塔內之觀音大士。幷爲女衆受戒挂搭之所。將方丈內之六祖銅像。供於靈照塔內。（此像原在韶州大鑑寺。因寺燬。乃移奉南華。）祖殿之後。舊名蘇程庵。積穢充滿。清除修建。架以履樓。通連祖殿。暫作方丈。方丈之東爲一土坡。將土挑培主山。築樓房上下各五間。以作祖堂。供歷代祖師及南華繼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卽新建之觀音堂也。內部情形。略爲就緒。雲乃預期十事。次第進行。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考曹溪河流。由東天王嶺。繞出寺前。西達虹光橋。以入馬壩。寺門距溪邊約一百四

十餘丈。因年遠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衝寺前大路邊。向寺門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復舊道。以避凶煞。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共八百七十餘丈。所費甚巨。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漲平堤。沖開新河。舊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湧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護法神之力也。雲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鬱。沙環水帶。非復曩時景象矣。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體

查舊日山門在樟樹西邊。越過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門面。而現在山門外之大路坪場。坡陀歷亂。野葬縱橫。因此先遷葬亂墳。挑平土石。卽以土石築成左右護衛山。高有數丈。以其基地改爲曹溪正門。外闢廣場。栽種樹木。緣陰翳天。白雲覆地。望之儼然一清淨道場。

（三）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

寺所枕山。形像似象。後人將方丈後之靠山。分段剷去。使寺後落空無主。寺坐象口。其左右係象之下頷。夷成平地。陰陽不分。其右係象鼻。應當高聳。分節起伏。又被人在毗盧井處切斷。（井在今禪堂後西角。）一路挖平。直到頭山門。成大空缺。又無

樹木擁護。遠望孤寺無依。近察鼻節已陷。殊痛恨也。雲於拆平舊殿堂及丹墀時。所有土石。悉歸三處。右高於左。形象鼻也。稍曲而東。形鼻之捲也。中鑿蓮池。象鼻之吸水處也。培高後山。依倚固也。三處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四）新建殿堂以式莊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寶殿。按舊日殿基。在現今之功德堂後。靈照塔壓其左臂。其方向爲坐艮向坤。平藩尚可喜所建也。雲以大殿爲全寺主體。關係重大。乃相度地勢。鳩工備材。移大殿於塔前。即以靈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壓臂之患。獲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線。將與寶林門同一方向。既協定星。復觀大壯。堂堂正正。燁然巨觀。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葉阿難二尊者侍側。四週塑五百羅漢。左右文殊普賢二菩薩。座後塑觀音大士。使尋聲而至者。覿面相呈。慕曹溪而來者。飽嘗而去。築殿基時。土中挖出鐵塔一座。高尋丈。爲清代雍正時造——志書載爲降龍塔。非也。移鐵塔於鼓樓下。金飾而莊嚴之。復將平藩二碑。分嵌於鐘鼓樓內。以備考古。同時挑平今曹溪門地基。及門口之亂坡。砌洩水溝五十餘丈。自象鼻岡下穿過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門

內水池。池週四十餘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捲蓮花也。鱗甲之類。以棲息焉。廿六年丁丑。建曹溪門。（原昔曹溪門在西邊大樟樹下。）現稍移東。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線。與四天王殿同向。舊日天王殿。在今之西歸堂後。今之殿址多爲亂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爲虛懷樓。右爲雲海樓。復建香積廚齋堂庫房等屋宇。建香積廚時。土中挖出千僧大飯鍋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後觀音菩薩座前。以植蓮花。廿七年戊寅。建寶林門。其原址在現今西邊空缺處。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雲海樓下有一古井。名羅漢井。原在深坑內。加高一丈另五寸。使與園地平衡。中闢神道。左右各築蓮池。重建鐘樓。此銅鐘爲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懸之。聲聞十里。發人深省也。又建報恩堂。伽藍殿及客堂。廿八年己卯。建鼓樓。祖師殿。供東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開山智藥尊者七位。又建西歸堂。安僧衆覺靈。建功德堂。奉各護法主位。建雲水堂。接待來往僧衆。廿九年庚辰。建禪堂。依制坐香。建韋馱殿。班首寮。維那寮。以嚴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備醫藥。以調養病苦。指定售南華茶葉入款。以爲湯藥之費。又鑿通方丈後山。引導卓錫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總分鐵管。直透香積廚。及各堂寮。三十年辛巳。將大殿之後。靈照塔之前。建法堂一

座。其上爲藏經樓。內藏廿五年由北京請回龍藏全部。大藏遺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磧砂藏一部。築戒壇時。在土內挖出萬曆年修塔碑。豎立兩花臺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國殤忠魂。建迎賢樓。招待來往賓客食宿。建無盡庵。以爲女衆清修。（按無盡藏尼。爲六祖最初護法。其庵址似在卓錫泉右邊。憨山祖師曾經重修。傾廢已久。雲以庵與寺太近。故清出離寺東約三里許之柏樹下村莊房。榜曰古無盡庵。移女衆於此修持。至無盡尼之真身。現在曲江灣頭村西華庵。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於庵中。以作女衆修持模範。）三十一年壬午。於左殿左邊建念佛堂。以安修淨土者。掘地時得萬曆年余大成蘇程庵碑。足資考據。豎立於念佛堂照牆內。又建延壽堂安諸老人。平地基時。發現宋淳熙年間所刻六祖真像及碑銘。移存祖殿照壁廊內。又在鐘樓之後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儲蓄所及東圊。於其地掘出無數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數具。其中火坯之穀類甚多。待考證也。三十二年癸未。建海會塔於寺東二里許。緣南華舊無普同塔。歷代亡僧。隨山亂葬。日久遂形拋露。莫慰先靈。乃先設茶毗爐。以焚遺蛻。嗣建斯塔。以藏七衆。該塔用鋼筋水泥築成。堅固異常。足納灰塔數百萬具。其上建念佛堂。長年念佛。以利冥陽。於塔左右各建樓房四楹。

以爲看塔念佛人住所。又於塔前圍築圍場。遍栽林木。門外鑿一方池。以植蓮花。又重修卓錫泉。因舊日無池蓄水。飲料不潔。乃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藥物。用鐵管引入大寮。又修飛錫橋。以保存古蹟。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貧苦兒童。無力就學。因設義學教之。此民國三十二年事也。綜上十年。雲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體。茲再條析述之。綜覽全局。計自曹溪門至卓錫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東邊寺牆至禪堂西壁。廣三十九丈五尺。首進曹溪門上下各一楹。越圍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進爲寶林門。樓上下各五楹。歷神道至陛階。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爲虛懷樓。上下各五楹。殿右爲雲海樓。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韋馱殿經花園。上丹墀。大雄寶殿五楹。殿後法堂戒壇。及藏經閣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後爲靈照塔。塔後爲祖殿。殿後爲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後繞道依山。至飛錫橋伏虎亭。以達卓錫泉。此中路也。東邊由虛懷樓後。報恩堂樓上下各二楹。鐘樓三層各一楹。伽藍殿上下各五楹。客堂樓上下各五楹。齋堂樓上下各五楹。庫房樓上下各五楹。歷階至回向堂五楹。迴光堂五楹。延壽堂樓上下五楹。進爲念佛堂樓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樓上下五楹。則南向矣。此東路也。西邊至雲海樓後。西歸堂樓上下

各二楹。鼓樓三層各一楹。祖師殿樓上下各五楹。雲水堂樓上下各五楹。西入禪堂五楹。南向。韋馱殿。維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東西向。再上爲西圊。計外堂廁所及雜屋共九楹。內堂廁所及沐浴室七楹。進爲返照堂五楹。經祖殿兩傍建東賢殿三楹。西賢殿後達觀音堂。共計樓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附於東路者。爲客堂後之待賢樓。上下各五楹。齋堂之後。香積廚五楹。沐浴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東圊五楹。隸屬寺管者。無盡庵三十八楹。海會塔正座樓上下各三楹。兩旁樓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總計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約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間隔各部份寮房若干間。亦足以暫容清修勝侶矣。又塑造大殿及兩序大小佛像。共計約六百九十尊。備極莊嚴。

（五）驅逐流棍革除積弊

雲自甲戌八月入山。見聖地道場。變作修羅惡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爲屠宰之場。方丈作駐兵之營。僧寮化煙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現舞扇歌衫。罪穢彌倫。無惡不作。雲始以善言相勸。置若罔聞。稍示權威。則持刃尋逐。瀕於生死者亦屢矣。終仗護法大力。切實嚴禁。督警驅除。與之爭持。歷三四年乃掃除淨盡。復於

寺外大路以南。蓋板屋十餘間。遴選善人。販賣茶果。祇許素食。均能奉持。以至於今。得以重興殿宇。莊嚴淨域也。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蹟

自祖師募化檀越陳亞仙捨地。以四天王嶺爲界。千載以來。已成定案。第因年代久遠。人事變遷。雖志書所載甚詳。而實際反空無所有。僧餘破壁之參。佛久積塵之坐。尺天寸地。指點無從。至民國廿五年丙子九月。請省府令行派員履勘劃界。保存古蹟。繪圖立案。出示曉諭。照圖管業。使界址復明。

（七）增置產業以維常住

查南華寺產。志書所載甚多。歷經豪右併吞。奸僧盜賣。雲入山時僅有租穀二十擔。千分不逮一也。乃着手整頓。擬先清理產業。調驗契據。如無紅契。而屬寺產者。不容侵佔。有紅契而原屬寺產者。准以七成贖之。正計劃中。而時局屢變。風波動盪。無從進行。祇有從前北區綏靖處所辦之林場。於民國廿五年由政府批准。交回寺內管業。惟所入無多。不足以贍常住。雲至乃募資漸次收買。至民國廿八年連贖回及新買之稻田若干畝。每年租穀約數百擔。（另詳香火田產記。）至是常住始有粒食

可靠。然所歷艱苦。不可言喻。（其最苦者厥爲後山紫筍莊寺田三百數十坵。爲黎謝二姓所侵佔。被人從中舞弊。向政府交涉。又因時局變遷。迄未清回。望後來者有以收回之。）

（八）嚴守戒律以挽頹風

昔我佛入滅。垂誡後人以戒爲師。嚴規行也。今雖末法。僧伽墮落。粵中尤甚。顧念南華爲宇內祖庭。豈容污合。今茲冷灰再煙。非宏法不能重興。非守戒不能宏法。雲乃遵百丈清規。嚴肅綱紀。一粥一飯。持午因時。一步一趨。悉守儀範。爲真佛子。乃可保叢林於久遠也。（其各種條規。另見同住規約。）

（九）創禪堂安僧衆以續慧命

初祖西來。單傳直指。六祖得法。弘揚五宗。禪波羅蜜也。五燈會元所記諸佛諸祖無不自禪定中來。得大機大用。渡生無算。今我六祖頓教道場。寂寞久矣。雲乃造禪堂。定香數。發警策。下鉗槌。冀其磨練身心。渡己渡人。以續我佛慧命。（課程另見規約）

（十）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

時當末劫。法運垂秋。痛心下淚。何也。佛所囑咐。『波羅提木叉爲汝等大師。』又云。

『戒如明日月。能消長夜暗。』又曰。『此經能住世。佛法得熾盛。若不持此戒。世界皆暗冥。』今茲佛法衰微。三門塗炭。豈非無因。無奈釋子掛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屬。作獅子身中虱耳。雲爲挽頹風。捐費信施財物。成茲大廈。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材。常轉法輪。慧命是續。因此建立長期戒壇。逢年傳戒。道不論遠近。人不論多寡。依時而來。傳受戒法。期滿後入學戒堂。重行熏習。以資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簡略。肅戒律也。雲入山十年矣。仗　佛祖威靈。檀越護法。預期十事。次第完成。聊竟憨公未竟之志。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穀亦差足半年糧食。四事供養。具體而微。佛子住持。寧心無慮。敬祈執事。保此道場。雲於此十年間。左支右絀。辛苦撐持。委曲求全。濟變禦侮。其困苦艱難有不堪殫述者。雲今去矣。付與僧徒。復仁住持。書此事實。以勵後昆。其或有超世高人。空宗大士。認此爲空花佛事。水月道場。雲又何辭。雲嘗恭讀壇經。至五祖以袈裟遮圍。爲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祖於言下大悟。卽啓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無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路說來。如天花亂墜。前四句何期。是攝用歸體。後一句何期。是全體大用。前四句是自渡。後

一句是渡生。能生萬法者。一切種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廣佛法於無邊。渡衆生於無盡。故釋迦不終老於雪山。六祖不永潛於獵隊。爲傳佛種智耳。雲雖行能無似。然不敢作最後斷佛種性人。因此數十年來。屢興道場。不惜作童子累土畫沙事。亦本於教亦多術。逗機接引。以傳佛種智耳。安敢作有相無相之論哉。「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願一切有情。同圓種智。

〔編者案〕師自披緇至今。已九十餘年。不住持現成寺院。不受人家豐腆供養。四衆弟子。前後得戒渡者萬餘人。乞戒歸依者百十萬人。手興大小梵刹數十。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均費百數十萬銀元。以現值計。幾千萬矣。師以一衲隨身。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行脚遍海內外。其建築雲棲寺來也如是。去也如是。其重興南華時。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師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蒞粵。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此爲人人所共見者也。

〔附復仁和尚小傳〕釋復仁。廣東大埔縣人。出家於暹羅甘露寺。具戒於天童。參淨心果宗融通慈舟諸老。禮普陀五臺鼓山。住金山高旻。前後八載。有所省發。復依

虛雲老和尙於鼓山。重興南華。師奉虛公命。募化於南洋。化緣甚廣。南華得以竟功。至三十一年始返粵。虛公應政府請。往重慶。命師代理住持。嗣繼法脈。傳大戒。至民國三十七年始辭職。獨居大嶼山茅蓬。篤行精勤。師其有焉。（後任交靈源住持又交本煥。）

〔是年大事〕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蔣中正就國府主席。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一百有五歲

初民國二十九年。予以重建曹溪六祖道場竟。偕粵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山。見荊棘叢中。殘存古寺內肉身一尊。爲雲門開宗道場。爾時見祖庭淪落至此。不禁悽然淚下。幸有僧明空一人。於民國二十七年來此。清苦自持。獨倚寒巖。事祖師香火。據其陳述。困苦萬端。倘不重興。行將湮沒。及返南華。一日適李主任濟深。李主席漢魂抵寺。談及雲門事。旋李主席先後出巡乳源。道經雲門。見大覺禪寺之殘破。有如昔日之南華。乃邀同地方名流縉素。請重興祖庭。諾之。遂將南華職務。交弟子復仁住持。由李濟深李漢魂鄒洪諸公送至雲門駐錫。重荷中興艱巨。時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也。（予知南華將有事。暗中將六祖及憨山真身運至雲門。

徐將法寶亦運至此。）初抵寺。殘屋頹垣。淪於榛莽。惟祖殿尚存。亦岌岌矣。乃居於觀音堂之後一陋室中。計劃重修事宜。冬十月南華建水陸道場。請予回主法事。

〔附記〕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冬。南華建水陸道場。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營一巢。狀如大殿燈籠。其組織工緻。如圖案水波紋。萬千重疊。無絲毫出入。且具四色。至爲美觀。後又於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巢。尤巨。蜂不螫人。且嚴紀律。是時四衆咸集。均謂神蜂來朝佛也。及師由雲門來主持道場事。往巡視之。時首座觀本。知客惟因。居士岑學呂林遠凡李執中李纘錚等隨行。師視良久曰。「此人頭蜂也。平時棲止於深山石巖中。都市所未易見者。今來此。其將有事乎。」默然逕去。是夕語岑曰。「四方蜂動矣。此間將被兵。然無大礙。苟有事。吾當派人迎汝。」道場圓滿。師回雲門。至臘月十二日。日寇陷曲江。十八將入夜。土匪覬覦避兵客富。遂劫南華匪徒運財物出寺。不及半句鐘。由雲門派來接岑之僧已鍾至矣。公於格物前知者又如此。

〔附記〕黑龍怪乞求授幽冥戒

江西南昌徐氏女。深閨待字。清江謝雙湖者。業醫。年五十餘。無子。聞女名。欲娶之。女

聞雙湖奉佛。亦許之。合巹之夕。不能同席。初女年及笄。忽有怪物附身。向女求愛。女堅拒。則緊纏其身。以鼻出水。嘶之欲死。恣其所爲。自是時來時去。謝初不知也。既歸。女以告謝。亦無如之何。民國三十一年。乃投清江縣清淨庵。常開師爲尼。法名演慧。號道勤。而怪物往來如故。常開師語之曰。「吾聞虛雲老和尙主化嶺南。當代一大德也。盍禮之。」遂於三十二年春期。由雙湖伴來南華乞戒。一日過堂繞佛。女忽暈倒於地。久方甦。既得戒。怪乃告女曰。「汝今得戒。吾已無奈何汝。自今以後。惟日隨汝以待隙耳。否則汝當爲吾乞戒也。」女曰。「戒須姓名容像。汝來去無踪。又無姓氏。何從得戒爲。」怪曰。「吾名黑龍江。容像請你爲之。」女曰。「吾不識字。又不能畫。奈何。」怪曰。「易耳。汝但執筆可耳。」女如其說。垂首如入睡然。須臾畫成。則龍頭人身。鱗角皆具。由女抱之。跪請雲公老和尙爲說幽冥戒。患始絕。後供南華功德堂。日寇至。始被焚去。

〔附錄〕　廣東省佛教會籌建護國息災法會水陸道場緣起　李纘錚

干戈擾攘。寰宇鼎沸。生靈塗炭。於斯爲極。大好神州。受禍獨長。哀彼元元。衷心如熾。差幸人心厭亂。頑魔之凶燄將息。天道好還。罪魁之厄運已臨。古德有言。順乎天而

應乎人。惟物慾橫流。人類之劫運未了。最後關頭。萬姓之艱鉅倍重。我佛慈悲。體天地好生之德。普度衆生。宏民胞物與之懷。力挽延康。本會同人仰體斯旨。爰發起護國息災法會。虔誠禮懺。懇求普度。仗無量無邊之法力。濟斯世斯民於苦厄。藉觀音之普門。入普賢之願海。調大同之玉燭。轉薄海之金輪。普利萬邦。咸超九有。寃親平等。弘開水陸道場。福慧駢臻。徧灑佛天甘露。感法身而參應化。施啖口而濟飢虛。演妙諦於法華。轉化域爲淨土。藉以追薦此次湘南粵北以及其他戰役陣亡將士死難同胞。暨一切孤魂等衆。聞法超昇。齊成佛道。乃至泥犂苦趣。餓鬼道中。咸沾利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救療沈疴。飢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以此因緣。回向法界。七趣六道。同登極樂。四生三有。咸證毗盧。不止普利幽冥。超生善道。更欲功參造化。扶正人心。功德福報。蓋有不可思議者。本會同人既發信願。宜卽施行。恭請虛雲老法師主法。余幄奇公主香。爲忠烈超度。爲生民祝福。定於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起。一連舉行法會併道場七日。仗彼大德及諸大護法之威光。當能感格天心。拯生靈於水火。登斯民於衽席。早臻郅治。共享昇平。（下略）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百有六歲

春夏間。日寇粵北。各縣淪陷。乳源縣城亦陷。避兵者多來雲門。飯不繼。以粥及木薯粉代之。大衆共同甘苦。最難得者。木匠泥水匠。燒磚瓦匠近百人。均願暫不領工資。且加工操作。殿宇之成。有賴於是。夏。軍隊移防。流匪疑爲寇至。襲擊之。軍糈損失甚重。大兵將臨。擬剿四十餘鄉村。男女老少耕牛衣物移入猺山者千人。聯鄉耆老。來寺商救。予爲詣軍營解釋。議及三日。還失物。賠償若干。各立約而罷。從此鄉民愛予如慈母。日寇雖陷縣城。而不敢擾雲門。亦鄉民聲勢之助也。

〔附記〕民國三十四年春。師往南華傳戒。雲門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真。同居一寮房。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傳真亦懶去。俄而房門開。一巨掌伸入。幾塞戶。有一黑影執傳真擲地。責之曰。「菩薩開道場。成就汝等。汝今懶惰不出坡。不上課。不知慚愧。該打。」擊其臀十數。古根驚醒。見一黑影瞥然而去。衆集。視傳真被打處。黑瘀浮腫。醫月餘乃愈。皮肉盡脫。當鬼打傳真之翌晚。有一僧係軍籍出身。善技擊者。攜一鐵棒。臥傳真牀上。未幾。黑影又至。僧欲起鬥。全身如被縛不能動。聞聲曰。「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爲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吾今不打汝。待汝悔。再則受懲矣。」黑影去後。僧飛遁。迨四月後。公自南華回。夜深趺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

敬曰。「弟子住後山。數百年矣。師往南華。弟子亦適外出。孫輩不肖。擾及清衆。已責誡之。今向師謝罪。」師答以「既形異類。彼此相安。勿多現也。」翁謝去。後不復擾。鄉中耆老。謂後山有老狐云。

〔是年大事〕 六月七日美軍以原子彈投廣島。九月八日。日本請求無條件投降。在南京對我簽訂降書。十月。光復臺灣。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一百有七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既停。各省市復員工作。南華於是年春仍傳戒講經。秋。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經。追薦亡者。穗垣官紳士庶。請予主法。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設壇。（即六榕寺）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隨喜者十餘萬人。曾璧山居士繡桃花古佛圖。胡毅生居士繪緋桃瑞應圖。徧徵題詠。（六榕住持。原派觀本。觀本寂後。寬鑑代理。後寬讓。明觀繼之。）法事畢。師應潮汕官紳之請。到潮州開元寺大弘佛法。歸依受戒者甚衆。

〔附錄〕 緋桃瑞應記 胡毅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爲抗戰十週年紀念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

經。追薦陣亡將士及死難人民。禮也。粵省佛教會同人。推代表赴雲門。迎虛雲老和尙蒞穗主法。省主席羅公卓英。亦派員齎函勸駕。雲公慨然隨順。犯暑首途。爰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結壇時。緋桃一株。忽然著花。重臺璀璨。得未曾有。曩聞雲公闡法滇中。枯梅重花。駐錫南華。宋柏復活。今又覩此瑞應。誠天人交慶事也。花開浹旬未謝。觀者塞途。而雲公已悄然赴汕。將以南宗甘露。遍灑嶺東。其渡生功德。寧有涯涘耶。雲公有願重興光孝寺。訶林欣榮。當不在遠。天南龍象。其善護之。余記畢。綴以詩曰。

法會儼未散　緋桃花滿枝　如何黃落後　倏變艷陽時
卉木尙靈感　幽冥從可知　訶林久蕪穢　何日與加持

緋桃瑞應偈　湯　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情與無情。事理無礙。爾看緋桃。這般奇特。是伊會也。無言默默。雖非人身。而生中國。復遇大德。詎云命薄。鬱鬱黃花。同具佛性。相對開敷。說法已竟。是年冬。觀本法師圓寂。

〔附錄〕觀本法師事略　鄭子健

法師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香山縣南屏鄉張性田公之長子也。清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初三日生於鄉。墮地時。爲包衣所包。剖之乃出。家人以爲異。己巳兩歲。其伯父星槎公棄養。無子。承祖名以君爲嗣。庚午三歲。以大父益階公久商福州。經營茶葉。乃隨大母趙太夫人之閩。天性聰穎。舉動若成人。大父母甚鍾愛之。甲戌七歲。出就外傅。禮番禺胡箕疇先生爲師。過目能誦。有神童之譽。光緒四年戊寅。益階公歿於福州。師年僅十一。哀毀盡禮。親友稱之。旋隨本生父性田公。三叔父鑑田公扶櫬歸里。越庚辰而大母趙太夫人又逝世。師哀痛靡極。思有以慰先人之志。乃發奮用功。丙戌補弟子員。時師年僅十九耳。丁亥娶同邑南村鄉何梅生公長女爲室。次年生女寶瑛。五歲而夭。庚寅補增生。自是益求進取。辛卯四月。元配何夫人病卒。師賦悼亡。惘惘終日。母太夫人以續絃勸。師以鼓盆之痛。猶未忘懷。於禮不可。是歲秋闈中本省鄉試第七名舉人。時師年二十有四歲耳。嗣母吳太夫人孀居以後。衣不帛食不肉。履不越庭園。自是告廟典禮。始一御榮蔭冠服。其喜可知。壬辰冬。奉慈命。娶順德縣江尾鄉李仁卿公次女爲繼室。癸巳冬。本生父性田公棄養。師家居守禮。乃於次年與其族叔仲球同里陳蔚秋陳筱江諸君。創設原生學舍於濠鏡。研習中西

文字。並立戒煙會戒纏足會演講團閱書報社等。翌年又創原生學堂原生書藏。諸君皆一時俊彥。轉移風氣。收效自宏。丁酉師赴北京。聯名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同被謗。嗣母吳太夫人訓之曰。大易天地閉賢人隱。汝猶未解耶。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學。以藥汝短。師唯唯不敢違。遂東渡遊學日本。己亥生子樾洲。時師就橫濱實習商業。辛丑回國。駐漢經商。癸卯日俄戰事。乃助容翰屏募集紅十字會捐款。得政府獎章。甲辰以還。先後生女樾羣樾姚。時師已率妻子復東渡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選科。專研政治經濟之學。丙午兼任上海廣智書局編輯學報駐東主任。暨橫濱大同學校地理教席。戊申移居神戶。任同文學校校長。華僑教育。爲之一振。宣統三年辛亥。漢口商會舉師爲東渡考察商業兼報聘團員。師學識宏富。所至咸有聲譽。時國事鼎沸。師投紅十字軍。會長沈敦和觀察。將遣之各省募同志。嗣母吳太夫人復誡之曰。一代廢興。劫運難測。絲棼難理。綱絕難舉。汝宜安分。毋戾祖宗之遺教也。師自是稟慈訓。絕仕進。專心商業。民國元年壬子。東渡日本。入大坂工廠。研習化學工業及製帽方法。旋回國。營草帽工廠於上海。嗣以時局變亂。工廠被毀。損失不貲。結束靡易。師自是感精神痛苦。覺世事無常。慕遺民之風。具禪隱之

志。適甲寅奉粵漢鐵路局委派駐滬辦事。得於玉佛寺見常州天甯寺冶開和尚。遂歸依門下。修淨土法門。法名觀本。乙卯回粵。就澳門奉母率家族創念佛道場。仿遠祖張掄。以蓮社顏其居。丙辰復之滬。與衛桐禪居士參謁冶公於天甯。請開特別戒壇。求授五戒。丁巳被舉爲香山恭都學校校長。整頓校務。不遺餘力。並改組爲鳳山商業中學校。四方來學者。數百人。戊午創設佛聲社於澳門。招集同志。星期講學。及提倡素食。己未赴南京寶華山慧居律寺。春期戒壇。禮浩淨老和尚。求授優婆塞菩薩戒。自是辭鳳山校席。修持益專。復至杭州禮常寂光寺微軍老和尚爲師。法名妙導。庚申公子樾淜。發願出家。師許之。亦禮微老爲師。法名妙持。一門信佛。難能可貴。辛酉三月微軍上人圓寂於常寂光。妙持師以蔭覆無人。生死事大。乃離杭返粵。九月亦示寂於廣東清遠縣峽山寺。壬戌七月。嗣母吳太夫人棄養。十一月冶開老人復示寂於天甯。甲子正月。繼室李夫人又病歿於澳門。師迭遭變故。心志迄無罣礙。乙丑就其故居念佛道場。改組無量壽功德林。由澳門政府批准。永爲慈善女修院。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掛臨濟鐘板。師遂遊歷南洋羣島。參禮緬甸大金塔。留居曼德禮半載。並於香港堅道。設講學念佛社。庚午十一月。本生母容太夫人棄養。

師世緣擺脫。承願出家。乃於辛未四月禮天甯冶公遺像薙度。靈山朝公爲披薙代刀師。是時師春秋已六十有四矣。壬申八月。師赴福州。時不佞侍父居閩。迎師供養。歡敘旬日。乃送師至鼓山。依湧泉寺虛雲大禪德。次年癸酉二月。授三壇大戒。法名明一。虛老道高德峻。海內宗仰。知師道業精進。乃派爲湧泉寺監院。師之堂叔張仲球居士。亦歸依冶開老和尙。法名觀圓。以師出家。賦詩送行。詩云。火宅拋離拜湧泉。六旬受戒入僧年。（註。觀本在湧泉寺受三壇大戒。時年六十六歲。）原生妙入無生國。功德翻成報德天。（註。前清甲午之役。國人知朝政日非。羣起圖強。於時陳君筱江。陳君蔚秋。余與觀本四人。乃創立原生學舍。習英日文字。兼創辦原生學堂。書藏。戒纏足會。戒煙會。未幾戊戌政變。受疑解散。觀本遂東渡。經營商業。東渡後。更歷世情。特研究佛學。歸依于冶開老和尙。乃歸澳勸兩老母及妻兒弟妹等念佛。功德林其始基於此。）兩代傳燈空似續。再來慧地屬機緣。（註。觀本子法名妙持。於民國九年參微軍老和尙。得悟。於是隨微老入杭州。在常寂光寺薙度。未幾微老示寂。其徒衆無論在家出家。咸欲推妙持主持寺事。妙持以生死事大。乃密約同參妙慧師離杭返粵。在清遠峽山寺上院苦行。遽於民國十年舊曆九月初五未刻。在峽山

寺下院示寂。初六日荼毗時。烟作白色。無絲毫臭味。老宿云。此等現象。非有功德及業障已清者。無此境界。妙持乃在澳門荷蘭園十三號原生學舍對門出世。離胎時。坐蓮而出。想亦一宿根也。）清河譜軼今光大禪學儒林着手編。（註。余編本族張氏清懷詞譜。頗嫌舊譜門類太略。故倣朱氏家譜例。增爲宗支譜積慶譜詞宇譜雜記譜四門。積慶譜內凡制誥科舉仕官行狀旌節耆壽屬焉。觀本乃光緒辛卯科孝廉固入科舉屬。而觀本出家。則擬入行狀屬。唐相裴休有送子出家之舉。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照譜法縱不表揚。亦不能抹煞也。）此外澳門佛聲社陶社諸君子。皆有詩章持贈。一時稱盛焉。癸酉冬。因朝公圓寂。被舉回林。提持住衆。甲戌在林組織佛學院。兼任香港佛學院主講。及五會念佛教授。適虛雲長老應李漢魂將軍暨港粵佛教同人禮聘。來粵主持韶關曹溪南華禪寺。邀師相助爲理。並派充監院。自丁丑抗戰事起。廣州陷敵。省會遷韶。南華寺徒衆日盛。師乃南來香江。與佛教人士籌募經費。並在沙田普靈洞講經。以普渡女衆爲己任。迨辛巳太平洋戰事發生。香江陷敵。烽火連天。師乃間關內進。遄返南華。復隨虛老駐錫雲門寺。戒持益嚴。所至景仰。男女歸依者先後凡數萬人。師之宏法。誠足令人欽敬矣。乙酉秋抗戰勝利。敵

人投降。廣東省佛教會復員。派專員赴韶迎駕至廣州。中國佛教總會並派師爲指導員。指導本省佛徒。惟以長途跋涉。抵步之後。微感不適。卓錫於十八甫富善西街三巷菩提精舍休養。延至十二月初六日午夜。卽囑徒衆。預備後事。初七日下午三時一刻。於僧尼居士圍繞念佛聲中。圓寂生西。享壽七十有八歲。荼毗時。骨灰中現舍利子無數。色澤光潤。堅固無比。足徵師之道行高超者也。師之長女樾羣。適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君之次公子程萬。次女樾姚。矢志修行。終身茹素。現居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綜師生平。蓄道德。能文章。其行事以度人爲宗旨。知有羣衆。而不知有一己。知有佛法。而不知有利祿。著作等身。尤多宏法撰述。殆觀世音菩薩現比丘身歟。不佞與師三世通家。知之最詳。爰述事略。以紀行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夏曆丁亥清明節鄭子健敬述

〔附記〕是年冬月。粵漢綫某次快車。自湖北開往廣州。過英德停車午餐。餐畢。衆皆登車。獨一湖南客。平生茹素。因近站不得素食。乃覓食街內。食畢歸站。車已開動。疾呼無及。方自懊惱。車行至英德大鐵橋中間。橋忽斷塌。火車墜入水中。車上二千餘人。多罹難。唯此茹素者幸得活命。先是。有由廣州北上列車。亦於英德停車午食。

時臨南華戒期。粵港方面僧俗百餘人。乘車來寺。與肇事之車。先後僅差半小時。事聞。粵港各寺廟居士等。或誤爲北行車。紛紛來信訊問。亦虛驚也。

〔是年大事〕五月五日國府還都南京。（大事記至此止後不復記）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百有八歲

春。仍赴南華傳戒。講經。夏。香港東華三院請作平安法會。赴港。住崇蘭學校。由曾璧山（寬璧）招待。及助理法事。歸依者數千人。旋應寬如寬榮李民欣居士請。赴澳門講經打七。歸依者數千人。馬居士詩傳。請赴中山縣石岐。建大悲法會。歸依者亦數千人。事畢。回雲門寺。趕速完成各殿宇工程。

〔編者按〕南華傳戒時。有朱鏡宙居士係章太炎之婿。傳章唯識學。好禪宗。遠來謁師。朱有與師論禪宗問答之辭。附錄於後。

〔附錄〕弟子寬鏡問。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幾人。師歎息曰。現在連找一個看門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南華至今丈席猶虛。即可概見。寬鏡又問。知幻即離。能所雙忘。正這麼時。是否與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相契合。師曰。這是六祖勘問之語。知幻即離尚有所在。不能謂爲能

所俱忘也。又問天台宗三觀之義是否與三性之義相合。師言。台宗設三觀以爲用功次第。而禪宗無次第。語已。出觀源居士撰質疑一書見示。最後論及金剛經。師笑曰。金剛經註釋多至數百種。寬鏡曰。然。但弟子讀經。從未讀註。師曰。不讀註亦好。熟能生巧。祇要科判明白。久讀而能了悟。讀註反易受其左右。寬鏡歸讀質疑竟而後知一切擬議皆是戲論。未證而說。開口便錯。不禁汗下。深自懺悔。憨山大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說法之難有如是者。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百有九歲

春戒後。赴穗垣爲佛教志德醫院開幕。兼說法。旋赴香港沙田慈航淨苑道場講經。應智林監院請。結念佛七。爲衆說三歸五戒。又至東蓮覺苑拜懺。事畢。回雲門。

五月戒塵法師示寂於滇南。孫佛海爲傳記。

〔附錄〕戒塵法師傳　菩薩戒弟子孫樂佛海謹撰

法師諱戒塵。字滌吾。俗姓邱。漢川人也。年十九出家。與虛雲清公結爲禪侶。剪茅終南棲心禪悅。嘗遇疾。夢中念往生呪不輟。忽見茅蓬皆作金色。光明湛寂。既醒。所苦盡瘳。感此休徵。自知緣在淨土。乃專修念佛。清光緒末。杖錫來滇。止於雞山。掩關三

載。修般舟行。兩足盡腫。堅持不懈。既而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華嚴一滴。及華嚴五週四分七處九會圖。旋往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篤志淨宗。輯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復還滇。建淨業蓮社。法師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叩無不應。道俗歸依者數萬人。師念天台領衆。未淨六根。刻意正受。懍然於懷。乃於東林掩關三載。述關中寱語一卷。惟羣情靡依。故爾不憚損己。又主蓮社。適筠竹頹廢。俯允住持。苦身率衆。寺宇煥然。而精力瘁矣。某日因赴雲棲講四分律。晨興傾跌。臥疾。侍者調米粥以進。法師曰。日過中矣。吾持律數十年。豈缺犯於末後耶。但爲吾助念足耳。入夜氣息益微。遂翛然示寂。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三。入龕容顏若生。七日荼毗。四衆念佛。聲動山谷。薪盡。得舍利百餘粒。奉安於海會塔。遵遺命也。

冬。美國女士詹寧士來求戒。爲舉禪七。歡欣而去。

〔附記〕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冬。有美國女士詹寧士者。慕師禪德。萬里飛航。來華依止。事前已由中美兩外交當局接洽通知。師許之。女士遂專機由美航華。時師適在穗垣。詹晉謁。述修道原因。父爲天主教神父。夫亦信教者。自己亦研究神教二十

年。以其教不了義。徧歷各國。訪求佛義。後往印度閉關四年。有所得。惟疑而未決。今不遠萬里尋師云云。遂挈之南華參六祖。歸依畢。賜法名寬弘。爲舉禪七。四山來瞻禮者甚衆。七始日。師上堂開示曰。「若論個事。本自圓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來輪迴六道。道道皆聞。觀音流轉十類。類類如是。既然如是。求個甚麼。覓他何來。祖師有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未掛船弦。正好吃棒。可憐哪。自家寶藏不開。却來茅房擔草。這都是一念無明。狂心不死。所以捧頭覓頭。對水稱渴。大德們。何苦來。何苦來。既不愛惜草鞋錢。我自不怕弄惡口。（振威一喝）釋迦老子來也」——參諸方長老亦各有開示法語。師門下弟子有名乞士者。（姓譚法名了義。貴州人。自稱黔東密乘比丘。曾主編南華專刊。佛曆二九七五年美國詹寧士來華參禮老和尙。舉行禪七圓滿留影紀念時。坐於老和尙之左者爲乞士。右坐者卽詹寧士也。）曾晤詹女士作如下問答。乞問。「大士遠來重洋。多辛勞。爲的甚麼。」詹答。「爲學佛法。」乞問。「學佛必須了生脫死。大士生死分上畢竟如何。」詹答。「本無生死。何用了脫。」乞問。「既無生死。何必學佛。」詹答。「本來無佛。學者是佛。」乞問。「佛具三十二相。足指按地。海印發光。大士能否。」詹答。「能與不能。皆是戲論。」乞問。「大

士妙解。言言諦當。雖然如是。說食不飽。畢竟一句。又作麼生。」詹答。「畢竟無句。說亦本無。如不拉雜囉咤。沒得思量的覺性。他就是萬物之母。」乞問。「箇事言之已詳。句句合祖意。惟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大士既從解入。敢問離言絕句。如何是本來面目。」詹答。「金剛經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卽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乞曰。「也似是。但命根不斷。槪屬知見。希望大士省發。」詹曰。「我看經機會少。前以閉關四年。出關後與人語。人皆謂我說佛法。我言非從經得。似不盡屬知見。」乞曰。「不從經論。靜坐中得。闡發夙慧。夙慧亦是知見。」詹問。「佛法重實證。不在知見。究竟如何。」乞曰。「不拘泥經論。不固執性相。頭頭是道。處處真理。勉強說「這個」亦是權。」詹女士復隨雲公赴雲門禮祖。住半月乃去。言回美國與佛教云。初。詹女士以西方美人。究求東方極深奧之佛法。彼雖有所修證。而言語不通。幸其道經香港時。羣推禪居士顏世亮（忍慚）居士伴之赴穗。又隨雲公赴南華。禪七中每次開示及問答等。皆賴顏居士翻譯。識者謂不濫一詞。不缺一義。恰到好處。以雲公說法之精深。顏譯言詮之妙旨。使詹以西方女士而能領會圓宗。亦勝緣也。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百一十歲

春戒後。卽回雲門。裝修全堂聖像。大小八十餘尊。鋪金設座。年餘始告竣。殿宇堂寮。至此已成十之九矣。因香港方養秋居士請爲佛堂開光。又於般若精舍講經。留港一月。卽回山。囑岑學呂居士編雲門山志。

〔附記〕師到雲門。仍以明空比丘爲當家。然事無鉅細。必親自檢點。悉心擘劃。晝夜辛勤。時值抗戰軍興。倭寇深入。烽火漫於全國。財力限於一隅。物質缺乏。人事周章。建設艱難。固有十百倍於南華時代者。師惟持之以定。處之以恆。日就月將。終以蔵事。綜其事蹟如此。

一。更改山向　本寺山向。在偃祖時如何。已不可考。舊寺坐西北向東南。乾山巽向。大殿三門。正對雷公嶺。於風水格局均屬不利。左側背受山沙溪流之衝煞。右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脅。左前方不現青龍嶺。於整個堂局。不相稱合。近數百年來。日益式微。雖曰人謀不臧。而建置山向有乖。罔利安衆。乃察山川形勢。精研風水利害。改正山向。仍坐西北向東南。取辛山乙向。置大殿三門。正對觀音嶺。如此有四利焉。一者。全寺靠正主山。不形偏倚。且避免左側背山氣之衝煞。二者。青龍嶺高於白虎山。免除右前方之威脅。三者。正對觀音嶺。案山佳勝。諸峯羅列。幷有大小旗山。形成貴人

拱衛之象。四者全寺梵宇。稱合整個天然局勢。後座穩靠。前面開展。左右擁護。凶煞盡避。吉向全收。師中興以來。大局雖然混亂。地方未盡安寧。而雲門僧衆安業行道。化險爲夷。十方僧俗。雲來四表。和合安居。唯法是宏。祖道宗風。遂以丕振。中興氣象。如日方昇。此固由師道德所感。而新建梵刹。形格吉利。亦重有關係焉。

二。莊嚴法相　塑裝佛祖菩薩。諸天伽藍等大小相。共八十餘尊。鋪金飾彩。供奉各殿堂內。備極莊嚴。遠近善男女。來寺瞻禮者。歡喜讚歎。同種善根。數年來先後請得經律論諸部。幷由妙雲比丘供養日本大正藏經一部。陳寬培何寬智。供養磧砂藏續藏經各一部。葉遐庵供養大藏遺珍一部。均安奉藏經閣。任學人請閱。其他各種法器。悉皆具備。整齊莊嚴。

三。救濟農村　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師中興雲門。紹隆佛祖。宏法利生。陰翊國家治化。利益過現幽明。固不可以言說。即救濟農村。亦事實具在。師重建道場。大興土木。歷時八年。除少數技術匠人外。其餘工人。爲數常有一二百人。多係失業鄉民。均能得工資。一家數口。賴以存活。昔日委棄深山之木材石料。今山民採售雲門作建築之用。且得價較優。於農村經

濟之事。亦不無少補。雲門附近一帶。村鄉數度遭遇危難。一者。三十三年十二月。某高級司令部運輸官兵。由一六圩至乳源途中。被流匪劫殺。軍政當局震怒。下令剿辦雲門山區附近數十鄉村。一時村民被拘捕者數十人。牲畜財物悉被抄沒。村民多逃避本寺。賴師三赴縣城。請准當局。悉予寬宥。釋回囚民。發還畜物。男女老幼。咸令回家。安居無虞。二者。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敵騎所到。虜伕役。掠畜糧。奸婬婦女。蹂躪不堪。然其軍官崇佛。入寺見師。卽行禮拜。公告以嚴飭所屬。勿擾人民。幷請給佈告多張。分貼各村。因得保全。不受驚擾。此外凡遇天災人禍。及若干人士一時遭遇危難。得師慈憫。解救而獲安全者。難以盡述。至於施贈藥品。療治病人。更爲常事。庚寅秋。師以時艱衆苦。潛願自身代消。因而重病兩月。八月十六日雲門附近各村耆宿士紳。及團體代表。保長等。恭詣寺中。叩首問安。代申全體村民關懷師病之忱。幷云。「我們地方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聽說老和尙病了。大家都很挂心。希望老和尙的病早好。因爲自從老和尙來到雲門以後。地方受惠很多。就是人畜都無瘟疫了。與早年已大不相同。」此足見師道隆化感格人心。

四。生產建設　師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會環境。深知今後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伽

經濟必須在「勞動生產」之條件下。自結自足。以謀解決。始克有濟。蓋以政治變遷。經濟改革。社會發展。在過去僧伽經濟之來源——租息募化。香火。經懺。皆不可復恃矣。惟「勞動生產」。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以示方來者也。因此在雲門開辦「大覺農場」。凡在寺共住者。均須墾荒種植。農具種籽。由常住供給。收穫時常住與各人均分之。又倡導於韶關大鑑寺開辦紡織工廠。使佛徒四衆。均於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產。以開闢僧伽經濟之新來源。適應今後政治社會之新環境。昔百丈祖師規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古德稱。「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地博飯吃。」師可謂能繼述也。

〔附錄〕感應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間。正平地基。同時開始建築天王殿。適當今齋堂右邊房地。有古樟樹一株。盤根錯節。據地甚廣。正幹圍約兩尋。高數丈。枝葉蔭及半畝。樹身重力。傾向原有祖殿。此樹保留。則不便新建寺宇。砍倒則於多方面均有損害。蓋樹之西北爲舊祖殿。東北爲僧寮。西南爲舊大殿及三門。只有東南一方無礙。但樹身重力傾向反此。砍伐此樹。歷時半月。愈砍愈傾西北。祖殿大殿等舊屋。愈覺危險。大衆惶

懼。紛獻挽救之策。有云用鐵練向東南拉者。有云從西北用木樁撐者。有云先拆舊屋者。師一笑置之。照原定計劃。砍伐不已。毫無疑慮與躊躇。每日收坡前。師必親砍若干斧。積日愈向西北傾。祖殿方面愈形危險。某日午齋後。正率僧俗照常在祖殿念觀世音菩薩。方繞佛畢。趺坐東西前三面長凳。忽風聲大作。響震屋瓦。衆知大樹正倒。慮將壓焉。但見師巍然趺坐如恆。遂無有動者。且信師既如此。度亦無妨。俄而巨聲震吼。地動屋搖。塵土漫空。咫尺莫辨。少焉。衆知大樹已倒。未壓祖殿。神色稍定。出外視之。樹正倒在東南方。與平日傾向相反。於各方都無礙。如是共相嗟訝。咸謂老和尙有不可思議之神力焉。當時編者。與黃日光居士等均在場。爲眼見之事實。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全寺僧衆方在祖殿念佛畢。正回寮次。俄而聲如霹靂。祖殿之椽桷瓦樑。全部傾塌。爐案瓶棹悉遭粉碎。全殿遽成瓦礫場。惟偃祖真身赫然安坐如故。而念佛僧衆。亦正出殿回寮。俱無所損。

岑學呂

〔附錄〕雲門山志序

今年虛雲老和尙一百一十二歲。春三月。以雲門山志初稿南來。命予編訂。覽志稿。已由釋惟心。釋妙雲。釋澄圓等分類分纂。篇章有序。顧體例。則與往日諸山志稍異。

論時會。又何必與往日諸山志強同。故因之。爲增刪考訂。次第點定而已。溯雲門自文偃祖師開山。爲五宗之一。距今一千餘年。中間人才之消長。法運之盛衰。道場之興廢。不能不歸於佛說所謂『時節因緣。』偃祖在日。大弘法化。得吉嗣法者七十六人。如白雲子祥。韶州廣悟。英州觀音。黃龍贊。西禪欽。慈雲深等。其後傳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曉聰。佛日契嵩。天衣懷。雲居舜。居士如劉經信。清獻。趙忭等數百人。道風隆盛。甲於諸方。元明以降。法運垂秋。晚近五宗。除臨濟曹洞尙餘香火外。潙仰法眼已不絕如縷矣。豈獨雲門爲然哉。卽以雲門道場言。偃祖未至。一荒山也。忽而湧現梵宮。忽而萬指圍繞。忽而古寺殘燈。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橫經。忽而巨靈呵護。可謂極變幻之至。而偃祖端坐巍然。以待虛雲和尙之來。和尙以十年心力。重建南華。又以十年心力。中興雲門。今殿閣宏麗。供具莊嚴。修闢山場。持守戒律。圍繞者又數千指矣。時至則然。何足怪者。偃祖於寂光中。當曰。如是。如是。和尙慮日久復湮。命纂述山志。使後人按籍而知名山之由來。尤重要者。志書中第五篇第二章錄和尙法語「參禪法要。」「坐禪須知。」「用心難易。」諸篇。皆吐出心肝。作人天眼目。誠修禪之圭臬。渡世之金針。竊願當人。澄其慧目。予忝附門牆。未忘知

解。不離文字。聊以解嘲。折衷羣言。據聞述見。亦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愧於面命云爾。

歲次七十八辛卯端陽節

〔附記〕師平生苦行。人皆見之。密行匪易知之。師之年齡。向不告人。杜生疑謗也。予於辛卯編雲門山志序中。約計師爲一百有六歲。志刊成。師再以手定年譜囑編。計其年當爲一百一十二歲矣。附記於此。以正山志序年齡之誤。

編者附識

〔附錄〕重建雲門寺殿宇紀略

雲門寺在清季雖有重修。然規模甚小。殿宇無多。逮及民國。歷時數十年。已日就傾圮。殘屋頹垣。淪於榛莽。野狐山獸。踞爲巢窟。凋殘荒廢。難以罄述。雲公老人。有大願力。展其生平迭興祖庭。丕振宗風之精神。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由曹溪移錫雲門。決心重興大覺禪寺。復振雲門宗風。如是晝夜辛勤。宏規碩劃。鉅細躬親。仍復因高就遠。審地爲基。配合山川形勢。變理陰陽風水。更改山向。重奠地基。蕩掃榛蕪。大興土木。廣造梵宇。歷時九年。計建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餘楹。連放生池及碓房。海會塔。共佔地積約二十餘畝。崇樓傑閣。廣廈層臺。寶相莊嚴。梵刹清淨。加

以大德演化。觀機說法。解黏去縛。直指人心。是故士庶瞻禮。十方雲來。論聖地道場。僅亞於曹溪。而宏宗盛化。實冠於宇內也。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結構分中央及四路兩排。中央爲大雄寶殿位置。坐西北向東南。辛山乙向。大殿前後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兩路。茲分別詳述如後。

大雄寶殿據全寺之中央。高約五丈。寬三十六方丈。牆柱均係火磚砌成。前有月臺。月臺下有大丹墀。後有大天井。左右各有長天井。迴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大殿正中奉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彌陀佛。後奉西方三聖。及文殊普賢兩大菩薩。左右兩序。奉十八羅漢及諸天二十四聖。

前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即頭山門。天王殿。韋馱殿。奉彌勒菩薩於中央。左右奉四大天王。後奉韋馱菩薩。寶相莊嚴。順德岑學呂題山門聯曰。「雲覆大千界。門傳不二宗。」左棟總名曰。「旭日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八楹。內靠天王殿左邊地下一楹。設爲報恩堂。奉本寺各人宗親父母師長之蓮位。右棟總名曰。「明月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六楹。內靠天王殿地下一楹。設爲西歸堂。奉「本寺開山中興繼位。住持諸祖老和尚蓮位。」及「本寺

開山。中興。前亡後化一切僧行覺靈等蓮位。」在「旭日」「明月」兩樓亭中。晨夕望山光雲影。四時變幻無常。中宵覩皓月明星。一真法界恆在。後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爲法堂。戒壇。藏經閣。上下兩層。下層一大楹。法堂戒壇通用。中置獅子座。上奉釋迦玉佛。上層爲藏經閣。計分六楹。上有「雨花臺」三字。左棟爲祖堂。奉雲門開宗始祖文偃禪師真身。及本宗傳承歷代祖師牌位。棟宇分上下二層。共約二十楹。右棟爲方丈。上下兩層。計堂寮廂房約二十間。內奉觀音菩薩一尊。有聯曰。「誰云有道有禪。任汝兩寶彌空。總是鬼家活計。這裏無棒無喝。不妨拈草作藥。坐令天下太平。」雲公和尙自書一聯云。「兩手將山河大地。揑扁搓圓。揑碎了徧撒虛空。渾無色相。一棒把千古業魔打死救活。喚醒來放入微塵。共作道場。」

左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客堂。中爲廳。兩旁寮房四楹。客堂上第一層樓中爲廳。兩旁寮房四楹。第二層爲鐘樓。懸大鐘一口。鐘聲聞十數里。足以發人深省。二曰伽藍殿。中奉給孤長者。兩旁有寮房四楹。伽藍殿樓上。大小廳寮共五楹。三曰雲水堂。樓上樓下廳寮十餘楹。

左邊二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香積廚。內建大小灶五口。石水缸一個。凡食用之水。以鐵管接入鍋缸。棟房五楹。住典座飯頭。廚龕上供監齋菩薩。二曰齋堂。額字揭蘇東坡舊書。聯云。「粥去飯來。莫把光陰遮面目。鐘鳴板響。常將生死掛心頭。」三曰庫房。樓上樓下及連同齋堂樓上大小廳寮共十餘楹。

右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功德堂。奉本寺護法檀那生蓮之位。及長生祿位。連同第一層樓。共廳寮十楹。暫作上客堂之用。第二層樓爲鼓樓。安置大鼓一面。與鐘樓相對稱。二曰祖師殿。奉達摩初祖及百丈禪師道宣律師。連同樓上大小堂寮共十楹。三曰禪堂。樓上樓下大小廳十二楹。番禺湯瑛題禪堂聯云。「照顧話頭。不管他長處捲簾。香嚴擊竹。遠離妄想。許會得禾山打鼓。雪峯輥球。」右邊一路上通方丈拱門。懸有古聯曰。「入此門。不許你七顛八倒。到這裏。莫管他五蘊六通。」

右邊二路梵宇分爲三棟。一曰工人寮。平屋三楹。二曰如意寮。平屋三楹。三曰圊所。平屋三楹。

碾米房兩棟。樓上樓下大小五楹。利用水力碾米。除碾常住糧米外。幷可供附近村民應用。

山門外鑿有放生池。寬逾一畝。深達一丈。水滿魚游。清波蕩漾。金池柳色。桂殿香風。遊人至此。已入清涼境界矣。

海會塔建於寺西二里許。上下兩層。約十餘楹。繞以短垣。植以異卉。七衆遺蛻。於焉是歸。晝夜佛聲。幽明普利。

〔附錄〕雲門大覺寺碑記　岑學呂

雲門山大覺寺。初爲光泰禪院。繼昇證真禪寺。後改今名。建自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距今千餘年矣。中間法運之盛衰。人才之消長。道場之興廢。若有數存焉。此佛說所謂時節因緣也。自文偃禪師以青原嫡裔。啓悟於睦州。印證於雪峯。受知於靈樹。困風霜者十七年。涉南北者數千里外。得廣王俞允。由靈樹移雲門。五載經營。十方雲集。大弘法化。登堂入室者。不可勝數。坐道場者。三十餘年。得旨嗣法者。七十六衆。如白雲子祥。韶州廣悟。英州觀音。黃龍贊。西禪欽。慈雲深等。其後傳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曉聰。佛日契嵩。天衣懷。雲居舜。居士如劉經信。清獻。趙忭等數百人。道風隆盛。甲於諸方。故雲門列爲五宗之一。遞是元明以降。法運垂秋。世衰道微。不絕如縷。即以傳宗而言。自第二世香林遠。三世智門祚。四世雪竇顯。五世天

衣懷。六世慧林本。七世長鬳信。八世慧林懷。九世靈隱光。十世中竺妙。十一世光孝深。爾後卽無聞焉。獅絃其絕響矣。本寺爲雲門宗之源頭。偃祖開山。創建梵宇。歷代修繕。有記載可考者。爲宋代乾德建中。明代成化萬曆。清代康熙嘉慶道光咸豐。皆小有修葺。後則樵夫牧豎。盤踞法堂。腐儒授徒。喧嘩祖殿。佛龕香火。在若有若無中。再後則荒煙蔓草。遊者迷踪。幾不復知有雲門寺矣。豈劫運哉。然而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虛空法界。無一塵而非道場。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樓臺。剎那顯現。十方緇素。聽法雲來。此佛法之常恆。而偃祖於常寂光中所以有待也。虛雲禪師於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應請來粵。住持南華。竭十年之心力而中興之。重建全寺爲百粵諸剎冠。禪侶圍繞常數千指。符憨山懸記之願。竟憨山未竟之功。三十二年癸未。偕福果等漫遊曲江乳源等地。訪靈樹道場故址。不可得。比抵雲門。於荊棘叢中。見殘垣古寺。惟偃祖肉身兀坐其中。瞻禮之際。悽然淚下。徧尋寺內。僅有遊僧明空一人。卷伏寒灰敗絮中。以奉事香火不忍去。益增感動。回南華後。適兩粵當道聯袂至。請師重興雲門。於是年十二月。由李鄒諸公親自護送。由南華移錫。師爲重振宗風。必須大加改革。仍留明空任監院。師宏規碩畫。晝夜辛勤。事無鉅細。靡不躬親。蕩

掃榛蕪。大興土木。更改山向。重奠地基。將舊時殿堂房宇。一律拆平。參酌鼓山及南華圖案。融合設置。歷時九年。計建成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餘楹。連放生池海會塔共占地二十餘畝。崇樓傑閣。寶殿莊嚴。四事略具。十方雲來圍繞者又逾千指矣。師於觀機說法。隨分鉗槌之餘。又開闢農場。從事生產。以裕常住。在此十年時間。值日寇侵略。道途梗塞。檀施稀微。兼之風鶴聲中。人心動盪。困苦艱難。有不能盡述者矣。論規模廣大。南華十倍於雲門。顧事勢艱虞。雲門又十倍於南華也。而師終以弘願毅力成之。

師考雲門正宗。自宋末溫州光孝己庵深淨爲止。後已失傳。卽本寺住持。亦續斷無定。從古籍碑志中稽考。亦不過數人。年代先後。無可考定。師爲延續法脈計。自光孝深後續五十六字曰。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虛懷海印容。清淨覺圓懸智鏡。慧鑑精真道德融。慈悲喜捨昌普化。宏開拈花續傳燈。繼振雲門關一旨。惠澤蒼生法雨隆。度僧衆妙雲等四十餘人。繼承雲門法嗣。期之後昆。傳燈無盡。迨辛卯春。業風颺發。雲門浩劫。擾攘逾月。師於重傷重病之後。爲其弟子接往北京。師至是始離開雲門。前後已十年矣。師旋赴江西雲居山。重興膺祖道場。將雲門事。付其徒佛源住持。佛

源湘籍。性沈毅。能任事。克紹箕業。以師之心爲心。重建祖殿。完成海會塔未竟之功。使雲門於動盪中復歸安定。連任至今。三災過後。佛日重光。雲門法運。其復興歟。嗚呼。法運盛衰。人才消長。道場興廢。皆世諦而已。千年以前。雲門一荒山也。自偃祖開山以至今日。忽而湧現梵宮。忽而萬指圍繞。忽而古寺殘燈。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橫經。忽而樵歌牧笛。忽而巨靈呵護。忽而殿閣重新。又忽然而業風鼓盪。又忽然而林木清幽。亦可謂極變幻之至矣。而偃祖端坐巍然。促千百年爲一日。延一日爲千年。祇見佛國魔宮。亂起亂滅。是變非變。從何說起。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名曰大覺禪寺。

〔附記〕雲門寺產紀事　張劍芬　寬慧

是民國三十八年的九月。當時我在廣州。從報紙上看到雲門大覺寺寺產的訟事。寺方派妙雲法師來省勾當。住錫六榕寺。我當卽專去拜訪。一談之下。才知這一寺產糾紛問題。幾乎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其經過情形如下。

乳源雲門大覺寺。是文偃祖師的道場。荒廢日久。無人管理。寺產一向多被當地莠民侵佔。三十一年始由僧人明空住持。但他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該縣縣立中學

校長毛潤峯知其可欺。恰值政府舉辦田地丈量機會。哄騙僧人代辦公文。暗地將大部份肥沃寺田朦報校產。結果該寺寺產的重要部份。便都於無形中變成了學產。等到明空發覺。業已悔之無及。雲公老人是三十二年冬季才到雲門的。爲了此事。層請各級政府澈底查究歸還寺廟。前後經過七年。可說費盡了最大的氣力。黨國名流如鄒海濱。葉遐庵。屈文六諸大德。都爲此事向有關方面函電交馳。積案幾致盈尺。中間經過粵省府好幾任主席。都感愛莫能助。因問題的癥結在於已經成了定案。便不容易翻轉過來。而省府下面的主辦機關。原屬於教育廳。照例教廳只是站在維護教育產業的立場。誰肯過問此中的曲折。民政廳不過例行會簽。純以教廳的意見爲意見。上面儘管接連交辦。下面絕對堅持不變。此一根深蒂固的結核。如果不能摧陷廓清。一切的努力自然都成爲白費。湊巧我那時擔任的公職。正是執行寺廟監督主管部司的司官。基於一念的護法之誠。想從人事上盡一點可能的力量。去打開此一僵局。於是一面請妙雲法師補文到部。一面請示李部長伯豪。因爲雲公當日離開南華去中興雲門。原係出自李公的啓請。他對此中經過。知道得非常清楚。在理李公當時正任粵省主席。此案應該早已得到平反。無如中國

的政治妙就妙在這些地方。在科員政治堅牢的把持之下。長官也往往莫可如何。不久抗戰勝利。省府改組。李公出國。繼任者誰還有心及此。此時李公聽我報告本案情形。便反而詰問我的辦法。末了拍拍我的肩膀。很感慨的說「好吧。一切交付着你去辦。我是做了前半段。這後半段要待你去完成了。」我於是等到部文發出後。天天都爲此跑去省府交涉。那時粵省府主席是薛伯陵先生。原是我以前的老長官。祕書長李欽甫和民政廳長王光海。也一向相識。憑着這張三寸不爛之舌。上上下下。耐心地進行着說服的工作。從省府到民教兩廳。由廳長而主管科長以至主辦人。交涉的次數簡直記不清了。民廳對於此案原是不置可否。而教廳方面尤其是主辦此案的人。則成見非常頑固。經過了若干次的舌戰。無間早夜的奔波。總算得到初步的結果。這案由省府決定移轉歸民廳主辦。這樣一來。全案便有了轉機。旋由省府令行曲江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派員實地勘查具報。我仍不放心。特地告假趕去曲江。會見了該區行政督察專員龔楚君。將此案的內情。及李部長的意旨。和他懇談。並請其特別維護。隨又隱藏着自己的身份。和專署派遣的陳視察。由曲江一同步行到雲門。雲公老人還不知道這其間所經過的許多曲折。經我一

一稟告。並指點和協助陳視察着手進行勘查。在大覺寺共住了三天。侵佔的情形總算是大白了。據陳視察的表示。已經是沒有任何問題了。那知在我們由雲門回曲江的中途。經過乳源縣城時。姓毛的那傢伙聯合了當地一干痞棍。截住了陳視察。茶點招待。實行包圍。我因隱藏身份關係。只好避開。經過他們一番唧唧噥噥之後。也不知注進了一些甚麼樣的毒素。而在由乳源回到曲江的路上。陳視察的口風竟完全變卦了。我心裏當然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於是不動聲色又再回到專署。會見龔專員。當時開了一個類似三人小組的會。即包括龔專員。陳視察和我。這時陳視察已完全一面倒向對方。經過我正義的指斥。和剴切的辯論。所好龔專員對事理尙屬明白。結果還是我所持的論點佔了勝利。於是根據我主張的理由。及所查得的實情報省。我又極力催促省府。迅速指令專署調集寺校雙方所有土地權狀對勘。這時校方知道東窗事快要發了。趕緊推托說是土地權狀及各項證據均已疎散到很遠的鄉下。不便取呈。禁不起省府一再嚴令督責。終於調集了來。一經對勘。圖窮七現。原來校方所侵佔寺產部份的土地權狀。每張都有很明顯的塗改痕跡。案情至此。已經是真僞顯然。邪正立判。而雲門大覺寺所受六七年的冤苦。

可以說已經撥開雲霧而見到青天了。（下略）

〔編者案〕師自述年譜至己丑冬止。是年一百一十歲。師於雲門竟未竟之工程。守必守之戒律。時僧衆及千指。鋤田博飯。皆依師不去。

庚寅師一百一十一歲 一九五〇年

是年春。師仍赴南華傳戒。禪堂長期禪七。座下有開悟者。師回雲門着手整理歷年文稿。交付編輯。第以百數十年塵積。一時正未易易也。

〔附記〕本戒期。王傾西居士秉受具戒。法名寬慕。王曾於廿載前。依師在鼓山結茅。有所省發。出家後。篤修淨業。

〔附錄〕我兩次親近雲公老和尚　　隆泉

虛雲老和尚名聞天下。我初得親近時。在民國廿二年。福州鼓山湧泉寺春期傳戒。雲公爲方丈。我在天童寺住禪堂。老法師（應慈）函命隨往侍聽。及親近雲公老人。奉諭之後。欣悅異常。即告假離天童。至上海崇法寺老法師處。與同學三人候了五日。隨老法師乘萬象輪赴閩。該船不甚寬大。夜間風浪大作。二夜至馬尾。在鎮海寺休息一晚。次晨乘轎上山。至留衣亭。聞寺中放爆歡迎。至山門共放爆三次。鐘鼓

齊鳴。雲公老人率兩序大衆在天王殿外排列。歡迎應公老法師。至方丈休息。首領諸師頂禮接駕。我們三人由明觀知客師招待安單。次日開講梵網經。以大座儀式。鳴板集衆至方丈。二位老人均被大紅袒衣於法座前長跪拈香。先由雲公老人拈一瓣香。供養老法師。祝詞畢。插入爐中。再由老法師拈一瓣香回敬雲公。祝詞畢。插入爐中。如是往返各拈三次。維那師呼末後先行。至大殿唱香讚。秉拂說法後。再至法堂。由老和尙送老法師位已。老法師回送老和尙出法堂。再行唱香讚陞座講經。每日大座講完。由我們侍者先請班首單上復講小座。書記客堂庫房首領職事一一請講。那時金山高旻天童禪和子來得很多。盛極一時。戒期中雲公老和尙說戒。應慈老法師爲羯磨。遐明首座爲教授。宗鏡法師爲開堂大師。時福州政府上山培植森林。省長楊樹莊的祕書以七重行樹爲演說詞。理事圓融。辯才無礙。清明節。踩山界。此是常住規矩。每年一次。將寺中山地範圍界址由和尙當家一一指示大衆。雲公腰中束了一條稻草繩。手携方便鏟。率領全體三百餘僧。浩浩蕩蕩出發。翻山過嶺。屢見雲公在山頂上高呼「你們快些來啊。」大衆聞聲自愧落後。努力奔趕。一身汗出。都不能及之。老人身體何以這樣輕快。我們因甚笨重。如斯。正說着。老人

又在第二峯頭高呼。如是經過四五個高山。沒有一人能追隨老人。將午。老人回寺午齋過堂。大衆回去已一點多鐘了。老人房中一張小桌。床上棕墊一個。壁上背架高懸。餘無他物。供養的補品分給大衆共饗。我們請開示時。老人云。「應慈老法師宗說兼通。與我法門不二。你們發心長遠親近。將來行菩薩道。弘法利生。紹隆佛種就是了。」老法師講梵網經至上卷十回向位中。命我代座。說道。「你將明天經文多用些功。」我於是晚。看至半夜以後才睡。次日上午先搭衣持具向二位老人頂禮告座。老法師云。「午後少臥。端坐作觀。拈三瓣香。祈禱十方三寶。護法龍天。慈光加被。自然從容不迫。如入無人之境矣。」最奇怪的一升座後。先是雲公老人拈香禮佛。又見老法師拈香禮佛。再也不知二位老人皆在後面聽講。講完下座消差時。老和尚謬讚兩句。老法師云。「回向位你分兩座講完。由我開講十地。」此是生平第一次講大座。老法師言。「袒衣是如來家業。被著必須哀愍衆生的痛苦。若存絲毫名利心。將來墮落三途也。」有一天。老和尚燒小鍋煮湖南冬菜請老法師。命侍者至庫房買油。錢數不足。再回來向老和尚要兩個銅元添上。才知公私分明。十方叢林制度規矩之嚴如此。我們每晚進禪堂坐香。聽老和尚講開示。梵網經講圓

滿這一天。華嚴普佛。每人持鮮花周匝圍繞。由法堂行至大殿。拜願回向。次日又請老法師在講堂內開講大乘起信論。講完時寧波天童寺又請老法師講梵網經。日期已定。進方丈告假時。有衣缽一雲師侍者芝青。純果師。藏主心道師。及現在基隆十方大覺寺的靈源和尚。皆於此時向雲公老和尚頂禮告假。隨老法師重聽梵網經。老人一一允許。並囑精進求學。此是我第一次親近虛雲老和尚之經過也。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接到香港大嶼山靈源法師函云。「明春雲門寺老和尚傳授千佛大戒。老和尚請你爲開堂大師。於是便起程至雲門時。禪堂中養息香將要開靜。知客師招呼在客堂休息。分得放參小餅三個。所謂雲門餅也。據說在文偃祖師時。吃此餅者。人人開悟。今雲公老人仿此。聊塞飢腸。因本寺大衆過午不食。此乃七期中之方便。我們食後。進堂坐香聽開示。次日清晨搭衣持具。將應公老法師爲老和尚祝壽的禮物書信及上海弟子的賀儀一齊奉上。頂禮已。老人說。「路途遙遠。你們來此實在不易。希望在此常住多多發心。」禮畢回寮休息。進堂坐香。此時七期將半。老人進堂送我警策香板。坐堂主位。輪流開示。人數甚多滿滿一堂。老人香板大而且厚。普打時每人兩下。真有些吃不消。老人開示音韻和雅。七期圓滿。頂禮

告假時。老人握着我的手說。「你們在此住下。待明年再往香港。今天出去再要回來也不可能。」離寺數百步。回頭一看。老人尚在天王殿前合掌送行。我再回去頂禮。請他老人家進去。返行數步。老人仍合掌立送。這是我第二次親近雲公老人。

（編者按。此稿爲老和尚圓寂後隆泉法師寄來之紀念文。因與鼓山及雲門時期事蹟有關。故附編於此。）

辛卯師一百一十二歲

春戒期中。「雲門事變。」

三月初三日。師病重時。即趺坐入定。閉目不視。不言。不食。不飲水。惟侍者法雲。寬純。日夜侍之。端坐歷九日。十一日早。漸倒下。作吉祥臥。侍者以燈草試鼻官。氣已絕矣。診左右手脈亦已停矣。惟顏色如常。體尚温。十二日早。微聞呻吟。旋開目。侍者告以時間。師曰。「我覺纔數分鐘耳。」語侍者法雲曰。「速執筆爲我記之。勿輕與人說。啓疑謗也。」師從容言曰。「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者至衆。其中有十餘人。係宿識者。即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山融鏡法師。歧山恆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

者等。余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彌勒指謂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偈曰。

識智何分　波水一箇　莫昧瓶盆　金無厚薄
性量三三　麻繩蝸角　疑成弓影　病惟去惑
凡身夢宅　幻無所著　知幻卽離　離幻卽覺
大覺圓明　鏡鑑森羅　空花凡聖　善惡安樂
悲願渡生　夢境斯作　劫業當頭　警惕普覺
苦海慈航　毋生退却　蓮開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尙另有開示。今不說。」

〔編者按〕初編年譜。編至辛卯三月。虛雲和尙病重時爲止。編輯在壬辰。刊行於癸巳。距今閱五年矣。當雲門事變後。道途梗塞。音書斷絕。間有消息傳聞異辭。不敢輕於載筆。今歷歲時。眞相已白。海內外人士。關心虛雲和尙起居者甚衆。爰略爲補述。亦僅言其所可言而已。溯己丑歲夏。虛師應方氏請。自雲門來香港。一日訪岑學

呂於友人家。談次岑語師曰。「世變至此。我將安適。」師沈吟顧視曰。「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放下便是道場。居士安心罷。」岑旋又語師曰。「內地寺院。難免不安。師何不暫留香港。弘法利生。」師曰。「弘法自有其人。至於我本人。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言。去住本無所容心。惟內地寺院庵堂。現正杌隉不安。我倘留港。則內地數萬僧尼。少一人爲之聯繫護持。恐艱苦益甚。於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須回去。」岑無語。師遂回雲門。

迨辛卯歲春。開戒期間。四衆雲集。寺中有僧衆一百二十餘人。夏曆二月二十四日。忽有百餘人前來圍困本寺。禁止出入。先將虛老和尚拘禁於方丈室中。以數人守之。復將各僧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搜寺內。上自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微細搜檢。竭百餘人之心目手足。經兩日時間。一無所獲。遂將監院明空。及職事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去。復將冊籍部據來往書札。及虛雲和尚百年來之精註經籍法語文字。盡用麻包綑載而去。加以種種罪行。其實情則誤聽外間傳說。謂寺內藏有軍械及發電機。又藏有金條白銀。其目的固在此也。數日之間。共拘去僧衆二十六人。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軍械及藏金。衆稱不知。於是妙雲被打死。悟雲。體智等。亦受多次

毒打。手臂斷折。此外復有數僧失踪。擾攘十日。終無所獲。遂遷怒於師。

〔編者案〕妙雲師。俗姓張。湖南大學畢業。曾任財政部稽核。年三十餘未娶。於三十八年從師尊薙度。師平時對於雲門法脈。繼起無人。極爲惋惜。與修雲門工程竟。爲度四十餘人。以續雲門法脈。嗣得張居士。頗以中興雲門道場屬望之。故取名妙雲。號曰紹門。而不以寬字行輩名之。張居士出家後亦能刻苦自勵。以期不負師尊所望。迨雲門變起。被毆致死。傷哉。

先是三月初一日。將師別移禁一室。門封窗閉。絕其飲食。大小便利。不許外出。日夜一燈黯然。有如地獄。至初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師言無有。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隨打隨問。師卽趺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視其危殆。以爲死矣。呼嘯而出。監守亦去。侍者俟夜後。扶師坐於榻上。初五日彼等聞師未死。又復入室。視老人端坐入定如故。益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十餘衆以草履蹴踏之。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爲必死無疑矣。又呼嘯而去。入夜。侍者復抱師坐榻上。端坐如故。初十日晨。師漸漸作吉祥臥下。（如佛涅槃像。）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者以燈草

試鼻孔。亦不動搖。意圓寂矣。惟體尙溫。顏色怡然。侍者二人守之。至十一日晨。（卽四月十六日。）師微呻吟。旋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間。師徐語侍者法雲等。神遊兜率聽法事。（見一八一及一八二頁。）夫甚深禪定境界。苦樂俱捐。昔憨山紫柏受嚴刑時。亦同此境。此非未證悟者所能代說也。

經此數日。行兇各人目覩師行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有似頭目者。問僧曰。「爲甚麼老傢伙打不死的。」答曰。「老和尙爲衆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久後自知。」其人悚然。從此不敢復向師施楚毒。惟事情擴大至此。所圖未獲。更恐洩漏風聲。故仍圍困。及偵查搜檢。對各僧人不准說話。不准外出。卽飲食亦受監視限制。如是者又月餘。時師所受楚毒。傷痕併發。病勢日增。目不能視。耳益重聽。弟子慮有意外。促師口述生平事略。隨錄爲自述年譜草稿。正此時也。

夏曆四月間。雲門事變漸漸傳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鑑寺僧人。通知在北京之師門弟子。及海外同門。聯同救援。於是北京方面。電令地方政府嚴查。圍困始續漸鬆懈。而所有糧食衣物。大部掠奪去。師自重傷後。不進粥飯。日飲清水。繼知糧盡。白衆曰。「老人業重。帶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應分向各方。求生續命。」而僧衆皆不願離師去。乃

集衆往後山採樵。量爲輕重。挑往十餘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錢買米回寺。煮粥同食。朝暮課誦。及坐香不輟。

五月上旬。北京政府派專員數人至粵。會同廣東省政府人員。於五月二十二日。到達乳源縣署。二十三日。（卽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抵雲門寺。實地調查。攜有技術人員及錄音機。攝影機等等。先慰問　師法體輕安否。是時師病臥榻上。耳聾目瞶。並不知是京粵所派之大員。及見地方官警。更不欲有所說。問師曾受虐待否。財物有損失否。師均言無。及後各員表明身份。師祇言請諸君切實調查。回京報告。各員再三安慰。幷飭地方有司。查明將先所拘之僧人釋放。計雲門寺自夏曆二月廿四日起。至五月廿三日止。始脫苦境。事後北京友人復編者書曰。「虛師事。公祇知其概況。所以復安之故。可成一書。今亦末由奉告。」其中情形。曲折可知。秋冬之際。師於重傷重病之後。從事休養。僧衆百人。亦以採樵耕植。及手工業度日。附近百十鄉村。聞雲門解圍。咸來看和尙。而師之弟子在京內外者。多方設法。欲師離開雲門。且時有函電致地方有司。慇懃勸慰。雲門事變。至此告一段落。

壬辰師一百一十三歲

是歲春。師病稍愈。日領衆安禪行道。收拾殘局。自夏曆正月至三月。北京四次電粵。請師北行並派員南來護送。師告衆。均主緩行。師曰。「時機至矣。今日全國僧伽。各競競自守。乏人提領。如一盤散沙。倘不團結成立一有力量機構。其事變恐不止一雲門也。我爲佛法故。義當北行。」乃選寺中老成者護院。安衆已定。行有日矣。乃自書一聯云。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

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四月初四日。（卽四月廿七日）師偕侍者佛源。覺民。寬度。法雲。及護送人員。起程北上。各鄉村民衆。一時奔走追送者數百人。師遂離開雲門。溯民三十二年癸未。師以重修南華事竣。於是冬十二月。移錫雲門。初至時殘垣斷壁。殿宇荒涼。所謂法堂上草深三尺者。僅有一僧人奉事香火。師住後。四衆雲集。繞者千指。而師一方面籌募重修。同時又顧及百餘人四事供養。此數年間。更值日寇侵華。交通斷絕。日在危疑震撼中。其艱辛實十倍於南華時代。師以大無畏力。集僧衆。用少數工人。自爆石。自燒磚瓦。自伐木材。自建造。自髹漆。自造像。自開墾。自種植。自癸未至壬辰。前後十年。建設殿堂閣寮。廳樓庫塔一百八十餘楹。（其詳載雲門山志）殿宇閎麗。法相莊嚴。亦難能也。尤可

記者。雲門宗派。傳至十世光孝深而止。其後失傳。宗派不繼。師爲考查派系。度僧數十人。承繼雲門法脈。重振宗風。興滅繼絕。爲雲門延一線法脈。今師離雲門去矣。十年心力。百世奇緣。知偃祖於常寂光中。點頭微笑在。

〔附記〕　虛雲大師在雲門　佛源

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李濟深主任把藴藏在曹溪寶林山中的龍象虛公老人。接到了乳源的雲門山大覺寺。去振興雲門宗的發源地。——文偃禪師的選佛道場。雲門。在偃祖的當時。（朱梁時期。）悟道者七十有六。常住僧衆約六百人。地方寬敞。山水幽秀。人煙稀少。四時不聞雞犬之聲。誠乃華夏衲僧辦道的聖地。偃祖後。便日益衰落。在雲老去時。僅有一僧看守。而寺之週圍樹木。幾已伐盡。全寺四壁蕭條。滿院荒煙蔓草。境色淒涼。寺中什物全空。守僧一碗一筷。衣履襤褸。文偃祖師之肉身。獨自默然地坐着在破爛的祖堂中。似乎在等待着這位爲佛祖生輝的宗匠來臨。雲老已到雲門。便刻不容緩的興工。並親自動手。晝夜不休的領導着南華同去的幾位小獅子。挑着扛着。每有旁人拿不動的木頭和巖石。老人可隨便搬起。不久的時光。便把舊有的腐爛的殿堂。一層層的撤掉了。地基也一方方的填平了。僧衆

也漸漸增多了。工匠也計劃着全盤的新樣。三進四橫。工程浩大。每日總在百數十人。慘淡經營。經過了整個九年的辛苦。直到去年。全寺殿堂才煥然一新的出現了。寺裏的莊嚴佛相。金碧輝煌的在大雄寶殿放大光明。禪堂裏的靜香。結成了香蓋。農場開闢了數十畝荒地。各種的莊稼。都在老人的領導下生產得非常的繁茂。滿山的綠林。都成了行樹。美麗的花草。四時放出奇葩。尤其是優曇花。在去年六月的戒期裏。開得特別優勝。真是實現了人間淨土。寺前鑿有放生池。池水深廣。每當雨後初晴之時。羣魚戲水。樂境無窮。都是這位老人賜與的。雲老的精神。非常健旺。去年正月。曾到九仙巖去遊覽。九仙巖距雲門有六七十里。另外還要上山。而雲老當天回轉。來往步行。毫不表現疲倦。雲門附近的農民。常沐着這位老人的恩光。每有疾病。則施以醫藥。有饑饉。則給以食糧。遇事故。則與之排解。尋聲救苦。無微不至。今年雲門土改了。村農都對這位老人表示敬仰。自覺自願地分了二三十畝水田給寺裏。目前寺裏尚住有五六十位僧伽。他們久隨這位老人薰修禪定。日常雖在勞動生產。而其道心。是非常純潔的。現在雲門的房屋。已從荒煙蔓草中。雄壯而美觀的建立起來了。這都是老人的力量。本來。雲老還打算繼續修建海會塔的。祇因衆

生的福淺。緣未成熟。雲老便於今年的四月離開雲門了。韶州人士及歸依弟子。聞師至。郊迎十里者逾千人。住大鑑寺。每日來參禮者途爲之塞。不以時移境異易其信心。

初十日附粵漢車北行。十一日到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勞頓。楚瘡毒發。陳真如居士爲照料。醫藥服食。慇懃備至。該寺主持大鑫和尙。亦盡東道之誼。得起居安適。病稍愈。應鑫和尙請。爲主建一觀音七。歸依者二千餘人。法事畢。將扶病北行。三佛寺大衆請留影紀念。師題一詩云。

業風吹送到武昌　老病馳驅累衆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　一場災難一慚惶
無心欲跨樓頭鶴　有願同登選佛場　尙想玉泉關壯繆　能於言下悟真常

七月二十八日由護送人員陪伴。師及侍者等。附京漢車北行。抵京時。諸山長老及居士林等各團體。到站迎接。李任潮。葉遐庵。陳真如諸居士。導送至廣化寺駐錫。後以人多參謁。移住西城廣濟寺大剎。師抵京後。與當道往還。以湘省同鄉。滇南舊雨。夙有因緣。故對於護法事。堪稱便利。初。師未抵京前。已有函電往復磋商。故於五六月間。先由圓瑛趙樸初等。在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全國佛教代表百餘人出席。擬

舉師爲會長。師以老病辭。乃舉圓瑛爲正會長。喜饒嘉措。趙樸初等。爲副會長。而推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虛雲。查幹葛根四人。爲名譽會長。代表中包括漢。藏。蒙。泰。撒。各大民族。佛協成立。各地佛徒。有所聯系。並定明年春夏間舉行正式成立典禮。佛協籌備會既成。師上書政府。請頒布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速定對於佛教寺院之保存及管理辦法。目前急於救援施行者。（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逼僧尼還俗。（三）寺產收歸公有後。仍應按僧配給田畝若干。使僧人得自行耕植。或扶助其生產事業。當道許之。僧尼賴安。各省名勝寺院。且日加修飾矣。

八月十三日（卽十月一日）師代表全國佛教徒。接受錫蘭送給中國三種寶物典禮。錫蘭代表團團長。達馬拉塔納法師等來華。以「佛舍利」「貝葉經」與「菩提樹」三寶贈送與中國佛教體團。定於十月一日舉行典禮。地點在廣濟寺。是日先由釋巨贊。聖泉。居士趙樸初等。坐禮車。具香花。往接錫蘭代表。寺中四衆二千餘人。列序殿前。恭迓錫蘭代表至。鐘鼓齊鳴。納法師將法寶置供桌上。師出。代表接受。幷致謝詞。大意謂「貴我兩國佛徒親密。歷史悠久。願團結在三寶的慈悲智慧之中。爲世界永久和

平。而貢獻我們的一切。」是日典禮隆重。有澳洲。緬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及各地佛教代表。

九月諸山長老及團體。請師住持廣濟寺。師以老病辭。

十月東南人士在上海發起祝願世界和平法會。衆議請師主法。派方子藩等來京迎迓。於公曆十二月十一日附車抵上海北站。執旗獻花者百餘人。齊聲念佛。於是在車站候車來往者千數百人。初則鼓掌歡迎。繼亦同聲念佛。肅穆莊嚴。頓化娑婆爲極樂。感應之道。有如此者。師住玉佛寺。與法會主事者商定。爲期四十九天。自農曆十月二十六日啓建水陸道場。由師主法。幷請圓瑛。應慈。靜權。持松。妙眞。大悲。如山。守培。清定。葦舫。十大法師。蒞會主各經壇。修持法事大師共七十二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圓滿。在道場期間。除入壇主法外。早午晚來參謁者如潮湧至。遠在湘鄂等省。亦不遠千里而來。歸依者前後四萬餘人。法會辦事者分設十席。爲辦理報名。登記。分班。給牒等事。（其熱烈情形。載後文附錄中。）在此次法會收入淨資。陸億七千六百餘萬。支出三億餘萬。師所收之果金等等。盡撥交法會中。絲毫不取。結存款項三億餘萬。（以是時幣值計。約合港幣七萬餘元。）咸請師意支配。師與諸大師及各居士商定。擬盡數撥送

名山供養。計分給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臺。安徽九華。四川峨嵋。）八大名刹。（寧波天童。寧波育王。揚州高旻。蘇州靈巖。福州鼓山。寧波觀宗。寧波七塔。福州地藏。）以及全國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此師主法上海水陸道場之大略也。

虛雲大師開示錄　月耀　佛源　同記

現在這裏的和平法會。已舉行幾天了。這是很希有難得的。今天葦舫法師。妙真和尚。趙樸初。李思浩。方子藩居士等。均要虛雲出來與各位說法。我想趁這個因緣。把念佛與參禪的關係隨便談談。以便給初發心學佛的人作個參考。今天是和平法會念佛壇開始的一天。本是由妙真和尚來講的。他很客氣的不講。故由虛雲出來與諸位談談。

我們人生住在娑婆世界裏。猶如在苦海中。因此沒有一個人不想脫離苦海的。但脫離生死苦海。便須佛法。佛法的真諦。嚴格的說起來。是無法可說。那有言語文字形相呢。楞嚴經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可是。爲接引一般各種根機不同的衆生。致有無量的法門。在中國的佛法。有人分出爲禪。教。律。淨。與密宗五派。這在老參飽學的人。是無所謂的。因他已了解佛教的真理。決無差異的。而在一般初入學佛的人。便發生許多意見。每每分宗啦。教啦等等。並且讚彼毀此。有損法化。要知道一個話頭。或一句佛號。都是方便的。不是究竟的。

真是工夫用到家的人。是用不着他的。爲什麼。因爲動靜一如。好比月印千江。處處明顯。無有障礙。障礙者。如天空裏的浮雲。水裏的污泥。若有障礙。則月雖明而不顯。水雖清而不現。我們修行的人。如果能體解這個道理。了解自心如秋月。不向外馳求。返照迴光。一念無生。了無所得。那有什麼名相差別呢。祇因無量劫來。妄想執着。習氣深重。以致釋尊說法。有四十九年。談經約三百餘會。但這些法門最大的目的。無非是治療各種衆生不同的貪。瞋。癡。慢等。習氣毛病。若能遠離這些。你卽是佛。那有衆生的差別呢。古人說「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也是這個道理。

現在的佛法。比較盛行的。是淨土與禪宗。但一般僧衆。都忽略了戒律。這是不合理的。因爲佛法的根本要義。乃是戒。定。慧三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這是我們每個學佛的人。應特別注意的。

禪宗。是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唯有迦葉尊者微笑。稱爲心心相印。教外別傳。爲佛法的命脈。而念佛的淨土。和看經持咒等的法門。都是了生脫死的佛法。有人說。禪宗是頓超的。念佛持咒是漸次的。是的。這不過是名相上的差別。實際上是無二致的。六祖大師說「法無頓漸。見有遲疾。」我認爲佛法的每個法門。皆可修持。你與那一法門相宜。便修持那

一法門。且不可讚此毀彼。妄想執着。而最重要的。還是戒律的遵守。近來有出家人。不但自己不嚴守戒律。還說持戒是執着。那種高調。是多麼危險。

心地法門的禪宗。自迦葉尊者後。輾轉相傳。從印度傳到中國六祖能大師。都稱爲正法流傳。盛極一時。律宗以優波離尊者爲首。他承受了世尊的囑付。要我們末世的衆生。以戒爲師。在稠多尊者後。發揚爲五部律。我國的南山老人道宣律師依曇無德部。製疏奉行。稱爲中興律祖。天臺北齊老人。觀龍樹中觀論。發明了心地。杜順老人以華嚴經爲主。建立了賢首宗。遠公提倡淨土。九祖相承。在永明後。歷代祖師。大都以禪宗宏揚淨土。水乳相融。雖然諸宗紛起。究竟不離拈花命脈。足見禪淨關係的密切了。更可見古人宏揚佛法的婆心了。至於密宗。是由不空尊者金剛智等傳入中國。經一行禪師等努力。才發揚光大的。但這些都是佛法。應當互相揚化。不得分別庭戶。自相摧殘。若彼此角立互攻。便不體解佛祖的心意了。古人說法。大都拾葉止啼。趙州老人說。「佛字我不喜聞。」又說。「念一句佛號。漱口三日。」因此。有一般不識先人的苦心者。便說念佛是老太婆幹的事。或說參禪是空亡外道。總之。說自己的是。談他人之非。爭論不已。這不僅違背佛祖方便設教的本懷。且給他人以攻擊的機會。妨礙佛教前途的發展。至深且鉅。因此。虛雲特別提出。希望各位老參及初

發心的道友們。再不可這樣下去。如果再這般下去。便是佛教的死路一條。須知條條大路通長安的道理。學佛的人。應多看看永明老人的宗鏡錄。和萬善同歸集等。念佛的人。亦應了解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要認識自性淨土。捨妄歸真。勿得向外別求。如果我們能體會到這種真理。隨他說禪也好。談淨也好。說東方也去得。說西方也去得。乃至說有也可。說無也可。到這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了義。個性彌陀。唯心淨土。當下卽是。那有許多葛藤。楞嚴經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如能這般做到。斷除妄想。執着習氣。卽是菩薩。佛祖。否則還是凡夫衆生。

念佛的人。也不應太執着。否則。還成了毒藥。我們現在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是因我們無始以來的習氣深厚。妄想難除。故借這一句佛號。來做個拄杖子。念念不忘。久而久之。則妄念自除。淨土自現。何須他求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講於上海佛教界祝願世界和平法會

老實念佛　壬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講於印光大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

今天是印光老法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各位都是他的弟子。在這裏聚集一堂。飲水思源。

追念師父。在佛法的道理上。師是法身父母。紀念師父。便是對法身父母的孝思。較之世間小孝。更有意義。回憶我第一次與印光老法師相見。是光緒廿年在普陀山。那時是化聞和尙請他在前寺講『阿彌陀經』。自從講完了經。他便在寺中閱藏。二十餘年。從未離開一步。只是閉戶潛修。所以他對教義極深。他雖深通教義。却以一句『阿彌陀佛』爲日常行持。絕不覺得自己深通經教。便輕視念佛法門。佛所說法。無一法不是療治衆生的病苦。念佛法門。名爲阿伽陀藥。總治一切病。但無論修何種法門。都要信心堅固。把得住。行得深。方能得圓滿的利益。信心堅固。持呪可成。參禪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樣。若信根不深。只憑自己的微小善根。薄學智慧。或記得幾個名相。幾則公案。便胡說亂道。談是論非。只是增長業習。到生死關頭。依舊循業流轉。豈不可悲。各位是印光老法師的弟子。今天紀念他。便是紀念他的真實行持。他脚踏實地的真修。實足追踪古德。他體解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深理。依之起修。得念佛三昧。依之宏揚淨土。利益衆生。數十年如一日。不辭勞瘁。在今日確實沒有。真實修行的人。不起人我分別見。以一聲佛號爲依持。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綿綿密密。功夫熟處。彌陀淨境現前。無邊利益。自可親得。只要信心堅定。心不堅。萬事不能成。若今日張三。明日李四。聽人說參禪好。便廢了念佛的工夫去參

禪。聽人說學教好。又廢參學教。學教不成。又去持呪。頭頭不了。賬賬不清。不怨自己信心不定。却說佛祖欺哄衆生。謗佛謗法。造無間業。因此。我勸大衆。要堅信淨土法門的利益。隨印光老法師學「老實念佛。」立堅固志。發勇猛心。以西方淨土爲終身大事。參禪與念佛。在初發心的人看來是兩件事。在久修的人看來是一件事。參禪提一句話頭。橫截生死流。也是從信心堅定而來。若話頭把持不住。禪也參不成。若信心堅定。死抱着一句話頭參去。直待茶不知茶。飯不知飯。功夫熟處。根塵脫落。大用現前。與念佛人功夫熟處。淨境現前。是一樣的。到此境界。理事圓融。心佛不二。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差別何在。諸位是念佛的。我希望大家以一句佛號爲自己一生的依靠。老老實實念下去。

〔附錄〕虛雲和尙蒞滬時之各界言論

虛雲大師印象記　　聖璞　錄覺有情專刊十四卷第一期

在一個不平凡的晚上。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六點多鐘。在上海北站。我第一次見到了虛雲老和尙。那天傍晚。我懷着肅穆的心情。隨同一百多位歡迎代表。前往到了北站。站上的霓虹燈。放出了絢爛的電光。照耀得如同琉璃世界。我應該包括別的歡迎代表。內心奔放得和那燈光一樣。對虛老和尙充滿了崇高的敬仰。六點三十

五分。汽笛一聲長鳴。京滬列車徐徐進了月臺。人們情緒立即高漲起來。虔誠準備迎接這位來自北京的當代中國佛教最傑出的高僧虛雲老和尚。當列車剛停下來的時候。當想到虛老和尚就在車廂裏的時候。更想到頃刻之間。就能見到他的時候。不難想像到我。以及其他歡迎代表。當時會感到怎樣的興奮。一刻兒。虛老和尚在爲首的歡迎代表攙扶中下了車。恭候在月臺上的一百多位歡迎代表。便不期而然的由肅然合掌致敬。終至於將內心對他的敬仰立即暴發爲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掌聲響出了代表們的敬意。這掌聲也響出了全上海佛教徒的心聲。表達了上海佛教徒對這位年高德劭的長者虛雲老和尚。具有多麼崇高的敬仰。我的視線。立刻抓緊時間。開始行動。隨虛老和尚的行進。凝神地注視。他高高的個子。疑然的道貌。戴上一頂黑色風帽。遮掩住左右耳根。慈容顯得格外清癯了。他下了車。不顧長途勞頓。即舉手向人們示意。慈眼頻頻注視歡迎人羣。他一舉手一注目。顯示法體還相當健康。這對一個非常仰慕他而又關心他健康情況的我說來。誠然是無上快慰。對廣大的上海佛教信徒說來。也無疑是極大喜訊。我們一百多位歡迎代表。扈從虛老和尚步出車站。一齊念佛掌聲不斷地響出車站。站內很多旅客

跟着鼓掌之後。又同念佛。這場面太動人了。宅給了我一個啓示。今天虛老和尚所到之處。勢必成爲佛教主流的所在。虛老和尚具龍象之姿。帶領我們浩浩蕩蕩步出車站。這不就是今天上海佛教主流所在麼。事實上。今天佛教需要他領導。四衆弟子更需要他領導。我當時扈從虛老和尚。在他慈光庇照下。覺得萬分幸福。相信其他歡迎代表。也可能有同樣的感覺。虛老和尚被迎接到了玉佛寺。詣大殿拈了香。即在丈室接見四衆弟子參禮。並作簡要的開示。但他所給我的比較更深刻的印象。則是在以後他和上海廣大信衆見面的時候。廣大的上海佛教信徒。他們渴仰虛老和尚。他們以一見虛老和尚爲快。這都是不難理解而可以意想到的。爲滿足信徒們這一願望。他慈悲的每逢星期一三五。在玉佛寺公開接見信衆。他每次和羣衆見面。我一有空。便去瞻仰。從多次瞻仰中。他在我腦海裏留下了如下一些難忘的印象。虛雲老和尚這位德高望重年逾百歲的老人。他個兒高高的。鬚髮斑白。因不常剃。已長數寸。銀鬚飄拂。藹然現長者相。他道貌岸然而清癯。但比以往我所看到的。像佛在雪山修道現比丘相那樣的他的照片上的法相來。却要豐腴得多。他說話帶湖南家鄉口音。驟聽起來。我不很懂。但音調沈着而有力。精力似相當

充沛。而且語氣老婆心切。慈悲喜捨具足。他開示不着門戶見。善能應機逗教。普攝衆根。一種無言之教。能予人以極大鼓舞。能予人以一種勇氣。一種力量。能使懦者立頑者廉。他開示或不開示。總低眉垂目。威儀相好。語默動靜。似全在定中。令人見了生恭敬心。作希有想。我每次看到他。彷彿稚子依母。身心輕安。無有恐怖。得大自在。這種受用。只有在禮佛時候。曾經有過。我覺得能多一次親近他。就多一次幸福。心靈上也多一些安慰。虛老和尚具有不捨衆生的大慈悲心。這在他公開接見信衆時候。得了肯定證明。有一次。到玉佛寺見他的人把大殿前偌大的丹墀擠得水洩不通。秩序很難維持。但他在人羣中仍安詳說法。八風不動。真是處之泰然。我沒有確切字眼。可以形容出虛老和尚具有怎樣的悲心。但我當時確曾熱淚盈眶。爲他老人家這種不捨衆生的慈悲心腸而深深感動。虛老和尚見地如何。誠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恕我一字不能道得。但他是一位通宗通教的巨匠。這是沒有錯的。在印光老法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那天。虛老和尚在玉佛寺丈室爲印老弟子開示。他和印老法師一樣。教人老實念佛。他說。「念佛要如細水長流。念念不斷。念到一心不亂。心境一如。那就是參禪。」一位禪宗巨匠教人念佛。這說明他沒有門戶

見。也說明他善於方便攝化。且寥寥數語。把禪淨合一道理說得圓融無礙。倘非宗說兼通。圓融各宗。恐不能如此。還有更值得欽仰的。他非常熱心和平事業。他在法會第一天開示中。曾不厭其詳的勉勵所有佛教徒都應積極起來。爲世界和平而努力。他說。「佛教的慈悲教義。就是和平兩字的具體說明。保衞世界和平。是我們佛教徒應盡的責任。」他把佛法這樣善巧的應用在世法上。使六祖說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個眞理。又得了有力的證明。我仰慕虛老和尙已很久了。過去緣慳一面。不免引爲憾事。他這次應上海信衆要求。蒞滬弘法。使我有緣瞻仰並得恭聆圓音。藉償夙願。實是平生快事。虛老和尙身負如來家業。爲如來慧命之所寄託。我願他老人家永久住世。續佛慧命。爲四衆弟子作不滅的燈塔。爲芸芸衆生作普渡的慈航。

謁虛雲大師

蔣維喬

我是八十老翁。近年來屏謝世事。專心修法。積聚往生資糧。所以不大出門。惟聞虛雲禪師將要來上海。我想他老人家雖然在三十餘年前。爲了請商務印書館翻印的續藏經。到過我的家裏。以後就很少來往。趁他駕臨上海的時候。總要前去拜謁。

請請開示。十二月十日。靜安寺覺凡法師有電話來說。「虛老在十一日午後六時半。將抵上海。」我聞之欣然。就在十二日上午。偕尹石公居士同往玉佛寺。僧俗四衆。來寺參加的有五六千人。寺裏面擠滿了人。連天井裏也沒有隙地。到十一時。我們進謁虛老。剛坐下。要啓口談話。外面已有人請吃飯。趙樸初居士堅留我們陪陪虛老。葦舫住持做主人。陪坐者尚有持松。妙真。清定。續可諸法師。又有八十一齡高鶴年老居士。也是闊別十多年沒有見面的。真所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非常愉快。不過虛老用膳時候。沒有開口。大家也就默然。午後二時。虛老升座向大衆開示。我們因有事就回家。數日後趙樸初居士來。我表示要再去謁虛老。他說這幾天裏虛老見客太多。很是疲乏。恐怕他生病。曾請醫生爲他診脈。醫生說。「並沒有病。生平也沒有診著過這樣的脈。這脈是純陽體。」樸初又說。「虛老齒落復生。已生新牙六個。這是奇蹟。」二十九日上午。我先以電話問遠塵和尚。「虛老精神好否。」答。「好。」「我要來見他。」答「可以。」即去進謁。問。「三十年前爲請續藏經到過我家。師尚記得否。」答。「記得。」且云。「居士弘法利生。功德無量。」我答。「慚愧。」問。「雲門寺近來怎樣。」答。「很不興。寺中尚有六十個和尚。靠開墾荒地艱苦

度日。」問。「南華寺怎樣。」答「更不興。寺中一直駐兵。祇賸幾個和尙住在那裏。」問。「禪師在上海可久住否。」答。「法會圓滿。想離開這裏。在此太煩。」我想在功夫分上請開示幾句。而室外有許多居士要進來參謁。遂告別而歸。

與虛雲大師函　高鶴年

虛公大德法鑒。昔日江上一別。今朝陸地相逢。悲喜交集。剎那之間。廿餘載矣。流光之速。真可怖也。理應暢談滄桑。共話三三。奈因大駕高年。途中疲倦。正逢法會初開。海衆依仰。吾公現大威德。以神力感化衆生。五欲境相不能纏。名利關頭不能縛。不可思議之妙行也。慚人積習未銷。佛恩未報。參而未徹。學又未成。覩諸境相。被物所轉。仍在幻化影裏作活計。不得真實受用。數十載飄游雲水。撥草瞻風。三家村裏。不避苦雨酸風。百仞峯頭。那怕披星戴月。逆順不退。百折不回。只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至今尙無把握。慚愧極矣。尙望吾公定光朗耀。雄力提拔。超出苦海。不受三途八難輪回之苦。專此草上。敬頌

佛日高懸。普利人天。　慚愧學人高鶴年作禮　癸巳元旦日由大覺茅篷上言

大人榜樣　溫光熹

虛空原不動。白雲自去來。迺者虛雲老和尙黃髮番番。蓮雲蒞滬。覺刊將發專刊。用資仰鏡。以文見託。自慚齒寇。向少聞法。又不會禪。何敢妄肆饒舌。無已。姑就管窺所得。略舉三端。以概其凡。（一）言教契機。夫藥無貴賤。癒病者良。法無高下。契機者貴。平常心是道。馬祖一喊。三日耳聾。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世出世聖賢。一道平實。無非布帛菽粟之言。但實天經地義之理。鳥巢云。「三歲小兒皆當知。八十老翁造不到。尋常行履處。乃見真面目。」蓮池老人琴偈云。「鼓琴不會按。平淡平淡復平淡。」虛老眉毛拖地。廣接方來。語語平淡無奇。正是大人榜樣。抗日戰爭中。嘗過重慶。於慈雲寺主持水陸。凡歸依者多勸念佛。幷印佈彌陀佛像。旁加小圈。屬人念滿若干句一點。以之記數。立爲功課。用此方便。感化甚多。一種平懷。三根普被。今茲蒞滬。首次開示慇懃叮嚀於禪淨兩宗之不可互謗。其言曰。趙州老人說。「念佛一句。漱口三天。」這是對機。後來人問他。「你的師父是誰。」他說。「十方佛。」人又問「十方佛的師父是誰呢。」老人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親聞如來大事因緣。禪淨兩門。當機大教。西方淨土。果上莊嚴。功德巍巍。漪歟盛矣。虛老行履。出死入生。故能深知此中甘苦。契機普攝。拯物導迷。淺云乎哉。真悟後人。還須着眼。（二）行履

篤實。若論宗門下事。本無言說可尋。但功行抉擇。必須具眼。虛老開示。著重真參實究。此中路徑。非茲所論。當知要領所在。切忌口角圓滑。稍一儱侗。天地懸殊。用功最忌助長。欲速便是偷心。但能不失本參。不悟亦了生死。所謂住佛性地。生佛法家也。不問你悟未悟。先問你參未參。自古宗下貴乎本參。良有以也。而尤當著眼者。虛老功行內祕。非我不學所知。迹其傳略。可聞其大。較早歲臥薪嘗胆。飲冰吞糞。梯山航海。行脚參方。辦道之切。發心之真。一念萬年。不問寒暑。看他人前人後。沒有放逸。宜乎苦盡甘來。摸着祖師鼻孔。（三）上弘下化。參禪人發明心地後。自既能利。復欲利他。利他之法雖多。顧莫如本分衲僧。開叢林。建道場。上弘佛法。下化衆生者也。所謂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叢林古法有二。一者世尊弘法度生處。二者震旦唐代以還。馬祖所開大冶洪鑪。龍象出處。趙州以下。叢林何事。事在坐香。天下叢林一枝香。上關諸佛法身。下關衆生慧命。古法良規。萬世不朽。滇中雞足。嶺南曹溪雲門諸山。均震旦禪宗祖庭。虛老前往。一一復興。坐香打七。與江南金山高旻嫗美。功德勝善。可勝言哉。略述三要。蠡測高深。至其律己之嚴。耄年持午。破衲粗糲。克己厚人。火種刀耕。含辛茹苦。篳路襤褸。以啓山林。凡諸事迹。人所共知。不待縷述。要

皆涵養深厚。故能持己嚴而待人寬。機心銷盡。到處真實。因之爐火純青。虛融恬靜。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凡真敬虛老者。應在尋常行履處。以是爲學。然後可謂之真學佛。然後方能言弘法。

慈悲心願菜根香

大照

雲門虛雲老和尚蒞止滬城。四衆久欽高風。傾巷迎觀。玉佛寺前。瞻仰道貌者。日數千人。可謂盛事矣。師鬚髮皆白。慈懷溢色。遠近見者。無不動容。無言之教入於人心者深矣。師當代禪宗碩德。戒行精嚴。居常破衲一襲。謙光和德。尤不可及。學人前往參拜者。師必頂禮相答。四衆恐師高年勞瘁。展轉告誡。凡來謁師。問訊而已。師主玉佛寺法會。輒示衆曰。「學佛當以明心見性爲本。斷惡修善爲行。須知佛心無殊。衆生一體。至於殺生食肉之事。尤萬萬不可也。」一日。有居士謁師。問曰。「弟子有善根否。」師曰。「若無善根。安得到此。」又問。「弟子將來能成佛否。」師曰。「一切衆生畢竟成佛。汝亦當成。」其人歡喜禮謝。師乃問曰。「汝持長齋否。」答云。「尚未。」師乃諭謂「食衆生肉者。斷大悲種。今後宜力持長齋。方能與佛法相應。」其人歡喜信受而去。或有請益法要者。師應機開示已。必諄諄勸令斷葷持齋。嗚呼。師

於衆生同體大悲之忱。灼見之真。踐行之實。可謂無以加矣。憶余往昔初學佛時。但研微義。寢饋無間。齋戒之事。亦不嚴謹。堅持不殺。隨緣飲食而已。比謁應師。師曰。「大乘行者。因於衆生。發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吾聞往劫菩薩。發菩提心已。生生世世。行菩薩道。至於自捨其頭目手足。以爲衆生者矣。未聞有餐食衆生以自肥者也。食肉衆生。斷大悲種。卽所謂三淨肉者。佛亦不許。如楞伽經說。其明證也。」余聞而惕然。自是不復食肉。今聆雲公言教。若合符節。二老皆宗門耆宿。篤實光輝。躬行有得。不苟如此。則凡粗涉門徑。以理自高。乃至以方便自恕者。誠不免坐膚淺蹈空大病矣。

滔天一筏之虛雲大師　劉瞻明

宗門龍象。自吾師天甯冶公。及融通玉莊兩禪師入滅後。真善知識。寥若辰星。獨虛雲大師道風聞天下。丙子秋。余來上海。訪江味農居士於省心蓮社。居士固宗說兼通者。方註金剛經。弘揚般若。因論及近代禪宗諸老宿。居士曰。「山林中潛修密契。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之者。無論矣。其以宗匠自命者。往往墨守偏空。雜糅異見。雖廣修徒衆。名喧一時。亦不足重。就吾所知。能真參實悟。行解相應。不愧爲人天眼目

者。惟虛雲禪師足以當之。」未幾。過吳門。謁本師印老人於報國寺。老人亦言「虛公是真衲子。真參禪。」余聞而益增嚮往。欲南遊參謁。而塵勞羈絏。蹙蹙未遑。今年夏。唐慧峻居士聞大師自乳源飛錫漢皋。函約往覲。將行矣。而大師又赴北京。今幸因緣成熟。上海佛教同人爲祝願世界和平。建講經水陸道場於玉佛寺。迎大師南來主法。余與慧峻始獲禮覲。師貌癯而神凝。言簡而味永。令人想見古德之風矩。且以百有十三之高齡。不辭勞瘁。冒苦寒。跋涉數千里。來主法會。以深悲弘願。加持一切衆生。同銷災障。扇慈風於八極。泯戾氣於寰中。因勝果隆。難遭難遇。宜滬人士奔走相告。傾動一時。前往瞻仰者日數千人。聆大師一言。莫不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吾友慧章法師。爲大師入室弟子。嘗爲余言。「大師既發明心地。隱於終南。每入定。輒累月不起於坐。敝衲芒履。日中一食。數十年如一日。遇海內名剎之頹廢者。募資修復。躬親其役。既成。委諸主僧。蕭然遠引。如是者不知若干處。其接引後進也。單提正令。不稍假藉。每於一機一境上。隨事指點。俾聞者當下獲益。」慧公在雲門時。一日侍師共食。大師舉箸云。「分別美惡是凡夫。不知香臭是木石。離此兩邊試道一句。」衆罔措。又一日。師將下山。有闍黎云。「月黑路崎。師年高。防顛躓。曷籠燈而往。」

大師笑曰。「光明洞然。徧周沙界。你道何處是黑暗。」拂袖而去。聞者吐舌。其他類此者不勝枚舉。說法數十年。融通性相。入不二門。無分毫門戶之見。有參學者。先試以禪。不契。則詔以念佛三昧。南華寺於禪堂外。別立念佛堂。專修淨土。其歸依帖四圍。均印小圈。註明每圈念佛一千聲。加一點。丹黃數次。則念佛千萬。嘗言禪宗雖一超直入。非上根利智不能修。末法衆生。障深慧淺。惟依持名念佛法門。得了生死。往生極樂國土。初入手與禪是二。及其成功。二而不二。惟念佛須攝心觀照。句句落堂。落堂者。著實之謂也。句句着實。念念相應。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理一心。能所兩忘。自他不二。與參禪有何差別。故經云。『若人但念阿彌陀。是爲無上深妙禪。』中峯大師曰。「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彼念口頭佛參口頭禪者。同一自欺。生死關頭。如何了脫。」聞者皆爲之動容。唐慧峻居士與大師別有一段香火緣。亦非偶然。先是滬上某君藏有明板倣宋憨山清公所註楞伽經筆記一部。爲海內孤本。欲讓於他人。慧峻聞之。懼落書賈手。展轉湮晦。乃募資購去。以此經爲初祖傳心之法印。憨山平生之傑作。不遇知音。何以弘揚。乃寄贈大師於雲門。爲南華鎮山之寶。當是時。大師正攖病苦。困厄中取而研繹。覺無邊熱惱。頓化清涼。俯仰太息

者久之。而憨山老人之註是經也。爲萬曆二十八年。遭中貴搆陷。罪以私造寺院。遣戍雷州。既至。就壁壘間構禪堂。冠巾說法。遂發註經之願。脫落章句。直指心原。明年筆記成。奉詔反僧服。適南韶道祝公延住曹溪祖庭。老人乃攜經而往。刊布流通。距今蓋三百八十餘年矣。跡所遭遇。同在代衆生苦。了苦無苦之時。一註之。一讀之。樂邦忍土。二老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法緣冥契。誠不可思議。他日弘揚此經。非大師而誰。有人云。「大師爲憨山乘願再來。」不其然乎。

我領受了虛雲老和尙的當頭棒喝　開眼

這次上海市佛教界爲了祝願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在玉佛寺舉行法會四十九天。這是上海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法會。這次法會特別恭請中國佛教第一位高僧一百十三歲高齡的虛雲老和尙由京蒞滬主法。這個消息在上海新聞日報。大公報披露後。不但號召了全上海的佛教徒都來參加法會。虛老和尙的德高望重爲佛教羣衆竭誠擁護的熱烈情況。除了看到印光大師蒞滬主持丙子息災法會的熱烈情況外。這是第二次了。虛老和尙爲接見廣大的羣衆。特規定了每星期一三五。上午九時在大殿前面與羣衆見面一次。每次逢到見面的日子。在八點多鐘大殿

前面就站滿了數千人。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兒童都有。各人都懷着瞻仰虛老和尚的一片誠意。在老和尚從大殿裏出來的時候。一片如雷的掌聲。充滿了愛敬的熱烈情緒。老和尚的開示。很簡單扼要。告訴大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老實念佛。保衛和平。」大家聽到都歡欣地感覺到無限的榮幸。每日排隊報名歸依的近萬人。虛老和尚的道德感人之深。不但爲佛教擴大了良好影響。同時對於和平法會的號召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我在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去聽過虛老和尚的開示。他用湖南夾着廣東的口音。帶着微細而沈重的語調。慢慢地講着。我在人山人海中擠到法會的面前。瞻仰到老和尚肅穆慈和的法相。胸中的塵念爲之一掃而空。以空空洞洞的心來聽開示。更體會到開示的親切而有味。尤其是聽到開示淨土的一段話。不但消釋了我的顧慮。同時使一般教友們對於修行法門得到一個明確的指示。虛老說「今天參禪的人。多不瞭解禪淨不二的法門。每謗淨土爲小乘。這是錯誤的。禪淨工夫入門雖有不同。到家是一樣的。一般人只知趙州禪師說的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的前面幾句機鋒話。就拿來作爲經常反對念佛的根據。這是誤會的。要知道後面還有幾句話。就是有人問趙州禪師。你的

師是誰。趙州說十方諸佛。十方諸佛之師是誰。趙州說阿彌陀佛。可見阿彌陀佛是十方諸佛之師。今天參禪人不瞭解趙州禪師前面說的幾句機鋒話。同時又不瞭解趙州後面說的幾句話。參禪的人以趙州的話來謗念佛法門。真是寃枉了趙州。假使今天遇到了趙州一定要受到他的棒喝。各位佛弟子請老老實實地從十方諸佛之師。阿彌陀佛至誠懇切地念去罷。」我聽到這段話。真如當頭棒喝。使我朝三暮四的雜念統一了。我決定遵從虛老的慈悲開示。專修淨土念佛法門。爲自渡渡他的唯一方法。

記虛雲和尚及其詩

王世昭

在中國詩史上。有長壽詩人。可是克享遐齡。到一百一十餘歲至今還健在的。可以說是少有。而自幼至老。擺脫一切。以苦行爲至樂。以一身奉佛爲至榮。百年如一日。在中國高僧歷史上。也是少有的。足跡遍中國無數名山。西入康藏。踰喜馬拉雅山。朝禮五印度。折而至南洋羣島。其平生行跡。合晉法顯。唐玄奘。明徐霞客而爲一人。此亦中國地理學史上之所無。和尚願力至宏。而學力亦不可窺其涯岸。今據岑學呂所編。虛雲和尚法彙。共集詩歌偈讚凡三百九十首。其中七言最多。五言次之。讚

偈亦有三言或四言者。疊頌古「水鳥樹林常說法。」七律用無字韻。多至二十三首。和尙之工力如何。於此亦可以概見。嘗論中國方外詩人。於晉。吾得慧遠。沈德潛謂其自有一種清奧之氣。於宋。吾得湯惠休。禪寂人而作情語。宛轉入微。爲蘇曼殊詩之所自出。其餘如唐之皎然。齊己等。皆去古未遠。卓然成家。出語便超。絕無禪習。此所以爲可貴也。若以上述定義。以覘虛雲和尙詩。則上品至多。頗難遍錄。可是爲使鑑賞者明瞭和尙的真工夫。亦不妨舉例如後。「卅載他鄉客。一笻故國春。寒烟籠細雨。疎竹伴幽人。乍見疑爲夢。深談覺倍親。可堪良夜月。絮絮話前因。」還鼓山訪古月師。像這樣不吃人間烟火。而人情味很濃厚的創作。即置於唐以後。宋以前。亦不甚爲過。五言詩本來很難寫的。在他的集中竟達八十餘首之多。亦幾與林逋相伯仲。至於山居五絕五首。其恬淡處又不啻陶淵明再世。生活方式雖不同。而其出口成章則一也。茲錄其一首云。「山居意何遠。放曠了無涯。松根自作枕。睡起自烹茶。」除此之外。他的詩作。多七律與七絕。七絕中有峨嵋山怪石棲雲四首。爲記其第四首云。「石壑雲濤高際天。渾圖還是太初先。坡前犢子迷歸路。引入香風蹴白蓮。」好一個引入香風蹴白蓮。句雖現成。而味極雋永。王漁洋詩。門外野風開白

蓮。和尙脫胎換骨。乃亦自成妙諦。和尙不但五言律絕與七絕寫得好。而七律也有寫得很好的。如過崆峒山「鑿破雲根一徑通。禪樓遠在碧霞中。巖穿雪竅千峯冷。月到禪心五蘊空。頑石封烟還太古。斜陽入雨灑崆峒。山僧不記人間事。聞說廣成有道風。」至他的工力。還在一首皮袋歌作於十九歲。三言與七言相間成篇。句雖俗而意甚長。宜於僧家誦讀。故不贅。和尙的詩以屬新出版。故評之者甚少。而其精神之所宗。亦不在詩。故詩轉成爲和尙瞋喜之間的遊戲。修持之後的微呻。成詩在無意之時。得句在卽與之外。故不求至而自至。不求工而自工。轉覺其可愛。

癸巳師一百一十四歲

上年冬。水陸道場圓滿後。師擬離滬。緇素人士。以勝會難逢。留師繼續舉行禪七。因玉佛寺向有禪堂之設。宜應良機。重興禪制。迺由葦舫和尙及簡玉階。李思浩。趙樸初。李乙尊。方子藩。胡厚甫。張子廉。鍾慧成。李經緯。祝華平各居士。一再請求。舉行禪七。慈悲法施。而滿衆願。師許之。定於正月初九日起七。（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五日圓滿。衆猶以爲未飫法味。請繼續一禪七。復由正月十六日起次七。至二十三日圓滿解七。師均有法語開示。

〔附錄〕禪七開示　癸巳正月初九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海玉佛寺

這裏的大和尙（葦舫）很慈悲。各位班首師傳的辦道心切。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大家發心來打靜七。要虛雲來主七。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只以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世尊說法四十餘年。顯說密說。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要我來說。也不過是拾佛祖幾句剩話。至於宗門下一法。乃佛末後陞座。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衆。是時座下人天大衆。皆不識得。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附囑於汝。』此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下承當之無上法門。後人籠統。目之爲禪。須知大般若經中所舉出之禪。有二十餘種之多。皆非究竟。惟宗門下的禪。不立階級。直下了當。見性成佛之無上禪。有甚打七不打七呢。只因衆生根器日鈍。妄念多端。故諸祖特出方便法而攝受之。此宗相繼自摩訶迦葉以至如今。有六七十代了。在唐宋之時。禪風徧天下。何等昌盛。現在衰微已極。惟有金山高旻寶光等處。撐持門戶而已。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材甚少。就是打七。大都名不符實。昔者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現在你我根器劣弱。諸大祖師。不得不假方便。教參一句話頭。

宋朝以後。念佛者多。諸大祖師。乃教參「念佛是誰。」現在各處用功的都照這一法參究。可是許多人仍是不得明白。把這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放在咀裏。不斷的念來念去。成了一個念話頭。不是參話頭了。參者參看義。故凡禪堂都貼着「照顧話頭」四字。照者反照。顧者顧盼。卽自反照自性。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才是叫看話頭。話頭者。「念佛是誰。」就是一句話。這句話。在未說的時候。叫話頭。既說出就成話尾了。我們參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譬如我在這裏念佛。忽有一人問曰。「某甲。念佛的是「誰」啊。」我答曰。「念佛是我呀。」進曰。「念佛是你。你還是口念。還是心念。若是口念。你睡着時何以不念。若是心念。你死了爲何不念。」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要在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看這話到底由那裏而來。是甚麼樣子。微微細細的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反聞自性。在行香時。頸靠衣領。脚步緊跟前面的人走。心裏平平靜靜。不要東顧西盼。一心照顧話頭。在坐香時。胸部不要太挺。氣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壓。隨其自然。但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不要忘了話頭。不要粗。粗了則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細。細了則昏沈。就墮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話頭照顧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純熟。習氣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

更不要想開悟。或求智慧等念頭。須知打七就是爲的開悟。爲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個心去求這些。就是頭上安頭了。我們現在知道了。便只單提一句話頭。可以直捷了當。如果我們初用功時。話頭提不起。你千萬不要着急。只要萬念情空。綿綿密密的照顧着。妄想來了。由它來。我總不理會它。妄想自然會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妄想來了。我總以覺照力釘着這句話頭。話頭若失了。我馬上就提起來。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待時光久了。話頭會得力起來。這時候。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一提。就不會走失。那就有把握了。說的都是空話。好好用功吧。

初七第二日（正月初十日）開示

打七這一法。是尅期取證最好的一法。古來的人根器敏利。對這一法不常表現。到宋朝時始漸開闡。至清朝雍正年間。這一法更大興。雍正帝在皇宮裏也時常打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的好。在他手裏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風大振。故人材也出了很多。所以規矩是非常要緊的。這種尅期取證的法則。猶如儒家入考試場。依題目作文。依文取考。有一定的時間的。我們打七的題目。是名參禪。所以這個堂叫做禪堂。禪

者梵語禪那。此名靜慮。而禪有大乘禪。小乘禪。有色禪。無色禪。聲聞禪。外道禪等。宗門下這一禪。謂之無上禪。如果有人在這堂中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那就是卽同如來。故這禪堂又名選佛場。亦名般若堂。這堂裏所學的法。俱是無爲法。無者。無有作爲。卽是說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爲。若是有爲。皆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故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誦經禮懺等。盡是有爲。都屬言教中的方便權巧。宗門下就是教你直下承當。用不着許多言說。昔者有一學人參南泉老人。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我們日常穿衣吃飯。出作入息。無不在道中行。只因我們隨處縛着。不識自心是佛。昔日大梅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禮辭馬祖。至四明梅子真舊隱處。縛茆而居。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挂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尙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大梅以偈答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馬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尙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這裏住。」僧曰。

「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只因你我根機陋劣。妄想太多。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這是不得已也。永嘉祖師云。「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高峯妙祖曰。「學人用功。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直沈到底爲止。」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爲止。妙祖又發願云。「若有人舉一話頭。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墮拔舌地獄。」只因我們信不實。行不堅。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溈山祖師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功夫如何用法。其實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明明諦諦的。不落昏沈。不落掉舉。則何愁佛階無期呢。假如昏沈來了。你可瞠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則精神自會振作起來。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鬆。和太細。太細則易落空和昏沈。一落空只知一片清靜。覺得爽快。可是在這時候。這句話頭不能忘失。才能在竿頭進步。否則落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鬆。則妄想容易襲進。妄想一起。則掉舉難伏。所以在此時光。要粗中有細。細中

有粗。方能使功夫得力。才能使動靜一如。昔日我在金山等處跑香。維那催起香來。兩脚如飛。師傅們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死人一樣。還有甚麼妄想昏沈呢。像我們現在跑香相差太遠了。諸位在坐時。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上提則便會昏沈。又不要橫在胸裏。如橫在胸裏。則胸裏會痛。也不要向下貫。向下貫則肚脹。便會落於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的把「誰」字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照顧得力時。則命根自會頓斷。這一法初用功的同參道友。當然是不易的。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我再說一比喻。修行如石中取火。要有方法。倘無方法。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火是取不出來的。這方法是要有一支紙煽和一把火刀。火煽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則石上的火就會落在火煽上。火煽馬上就能取出火來。這是一定的方法。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認。故要借這一句話頭。做爲敲火刀。昔日世尊夜覩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這取火法。則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與佛無二。只因妄想執着不得解脫。所以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能夠自己參究。這是何等的殊勝因緣。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都在這場中選出。可以上報佛恩。下利有情。佛法中不出人材。只因大家不肯努力。言之傷心。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峯妙祖對我

們所發誓願的話。我們決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參吧。

初七第三日（正月十一日）開示

光陰快得很。才說打七。又過了三天。會用功的人。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甚麼塵勞妄念澈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我們的路頭。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鄉。六祖說「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你我本來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只因妄念執着。愛纏世間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體起無生。則釋迦佛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着了。難道生死不會休嗎。是故宗門下這一法。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昔日德山祖師。是四川簡州人。俗姓周。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人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性海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掃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

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而出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灃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後人傳爲德山喝。臨濟

棒。像他這樣。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來出巖頭。雪峯。雪峯下出雲門。法眼。又出德韶國師。永明壽祖等。都是一棒打出來的。歷朝以來的佛法。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爲之撑架子。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當。了脫生死。是不爲難的。假如視爲兒戲。不肯死心踏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計。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進吧。

初七第四日（正月十二日）開示

七天的晨光已去了四天。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詩偈。到我那裏來問。這也很難得。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却了。昨晚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我們現在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爲金剛王寶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一情不留。一法不立。那裏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見空見光明等境界。若這樣用功。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裏去了。老參師傳不在說。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我因爲怕你們不會用功。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及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講過了。我們用功的法子。就是單舉一句話頭。晝夜六時。如流水一般。不要令他間斷。要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聖解。一刀兩斷。古

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戰一場。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是黃檗禪師說的。前後四句。有二種意義。前兩句譬喻。說我們用功的人。把守這句話頭。猶如守禁城一樣。任何人。不得出入。這是保守得非常嚴密的。因爲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這個心王卽是第八識。八識外面還有七識六識前五識等。前面那五識。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賊。六識卽是意賊。第七識卽是末那。宅（末那）一天到晚。就是貪着第八識見分爲我。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色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斷。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金剛王寶劍）把那些劫賊殺掉。使八識轉過來成爲大圓鏡智。七識轉爲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因爲宅有領導作用。宅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別計量。現在你們作詩作偈。見空見光。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使分別識成妙觀察智。計量人我之心爲平等性智。這就叫做轉識成智。轉凡成聖。要使一向貪着色聲香味觸法賊。不能侵犯。故曰如守禁城。後面的兩句。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譬喻。卽是我們三界衆生沈淪於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纏。被塵勞所惑。不得解脫。故拿梅花來作譬喻。因爲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

冬天的氣候寒冷。一切的昆蟲草木。都已凍死。或收藏。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不能起飛了。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好比我們心頭上的妄想分別無明嫉妒等三毒煩惱。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則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裏開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裏而能開放。並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風和暢的氣候而有的。你我要想。心花開放。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因爲我們這八種心。若一糊塗。就成無記性。若一造惡。就成惡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無記有夢中無記。和空亡無記。夢中無記。就是在夢中昏迷時。惟有夢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無所知。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也就是獨頭無記。空亡無記者。如我們現在坐香。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塗塗的。甚麼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這就是空亡無記。我們只要二六時中。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故前人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寒山祖師曰。「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你我大家都是有緣。故此把這些用功的話再與你們說一番。希望努力精進。不要雜用心。我再來說一公案。昔日雞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出家後參禮諸方。辦道用功。非常精進。一日寄宿

旅店。聞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仍舊打豆腐。」這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聽了她這一唱。即開悟了。可見得前人的用功。並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的。修行用功。貴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亂。空過光陰。否則。明朝仍舊賣豆腐了。

初七第五日（正月十三日）開示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實。發堅固心。和長遠心。就可成功。難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圖安樂。不知世間上的一切有爲法。尚且要經過一番學習。才能成功。何況我們要學聖賢。要成佛作祖。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因爲修行辦道的人。總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講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塵勞業境。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故每每許多講經法師。也在這些境界中站不住脚。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次之則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古來的祖師。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趙州八十歲。還在外面行脚。四十年看一無字。不雜用心。後來大徹大悟。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以種種供養。至清朝雍正皇帝。閱其語錄高超。封爲古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你我現在把習

氣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與佛祖同等。如楞嚴經云。『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你我的習氣煩惱。猶如泥滓。故要用話頭。話頭如清礬。能使濁水澄清。（卽是煩惱降伏。）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靜境現前的時候。就要注意。不要裹脚不前。須知這是初步功夫。煩惱無明尙未斷除。這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猶如濁水澄成了清水。雖然如此。水底泥滓尙未去了。故還要加功前進。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見未爲真。若能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如不前進。則是認化城爲家。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如此則做一自了漢也很爲難。故要去泥存水。方爲永斷根本無明。如此才是成佛了。到了無明永斷的時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任你婬房酒肆。牛馬騾胎。天堂地獄。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了。否則。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輪迴。昔者秦檜曾在地藏菩薩前做過香燈。只因他長遠心不發。無明煩惱未能斷了。故被瞋心所害。這是一例。假如你信心堅固。長遠心不退。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也可以卽身成佛。昔日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如何爲是。無處問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着一位行脚僧到那裏掛單。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問他日常作何

功課。他說。「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請問修行方法。」僧曰。「參」「念佛是誰。」如是他就照這位客師所教。一天在工作之中。把這「誰」字蘊在心裏照顧。後隱於石巖中修行。草衣木食。這時候他家裏還有母親和姐姐。聞知他在島巖中修行很苦。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其姐姐送至島巖中。見他坐在巖中。動也不動。去叫他。他也不應。其姐姐氣不過。把這些東西放在巖中回家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過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見那匹布仍是在那兒未動。後來有一逃難的人到了那裏。腹中饑餓。見了這位和尚衣服破爛的住在巖中。乃近前問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巖邊拾些石子。置於釜中。煮了一刻。拿來共食。猶如洋薯。其人飽餐而去。去之時。他與之言曰。「請勿與外人言。」又過了些時。他想。我在此修行這許多年了。也要結結緣吧。如是走到廈門。在一大路旁。搭一茅蓬。做施茶工作。這時是萬曆年間。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要請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請僧。因此時京中無大德高僧。皇太后乃托夢於萬曆皇帝。謂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恰在這路邊經過。其僧問曰。「諸位師傅今日這樣歡喜到那裏去啊。」衆曰。「我們現在奉旨進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薦太后去。」曰。「我可同去否。」曰。「你這樣的苦

惱。怎能同去呢。」曰「我不能念經。可以替你們挑行李。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如是就和這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這時皇帝知道他們要到了。乃叫人將金剛經一部。埋於門檻下。這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的都進宮去了。惟有這位苦惱和尙行到那裏。雙膝跪下。合掌不入。那裏看門的叫的叫。扯的扯。要他進去。他也不入。乃告知皇帝。此時皇帝心中有數。知是聖僧到了。遂親來問曰「何以不入。」曰「地下有金剛。故不敢進來。」曰「何不倒身而入。」其僧聞之。便兩手撲地。兩脚朝天。打一個觔斗而入。皇帝深敬之。延於內庭款待。問以建壇修法事。曰「明朝五更開壇。壇建一臺。只須幡引一幅。香燭供菓一席就得。」皇帝此時心中不悅。以爲不夠隆重。猶恐其僧無甚道德。乃叫兩個御女爲之沐浴。沐浴畢。其下體了然不動。御女乃告知皇帝。帝聞之益加敬悅。知其確爲聖僧。乃依其所示建壇。次早陞座說法。登臺打一問訊。持幢至靈前曰「我本不來。你偏要愛。一念無生。超昇天界。」法事畢。對帝曰「恭喜太后解脫矣。」帝甚疑惑。以爲如此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太后在室中曰「請皇上禮謝聖僧。我已得超昇矣。」帝驚喜再拜而謝。於內庭設齋供養。此時其僧見帝穿着花褲。目不轉瞬。帝曰「大德歡喜這褲否。」遂卽脫下贈之。僧曰「謝恩。」帝便封爲龍褲國師。齋畢。帝領至御花園遊覽。內有一寶塔。僧見塔甚喜。徘徊瞻仰。帝

曰。「國師愛此塔乎。」曰。「此塔甚好。」曰。「可以將此塔敬送於師。」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師曰。「不須撤送。我拿去就是。」言說之間。即將此塔置於袖中騰空即去。帝甚驚悅。歎未曾有。諸位請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來。不雜用心。一向道心堅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爛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問。是否能這樣的用功。莫說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靜後。看見監香行香。或旁人有點動靜。也要瞅他一眼。這樣的用功。話頭怎樣會熟呢。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現。好好提起話頭參看。

初七第六日（正月十四日）開示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才說打七。明天就是解七了。依規矩。明天早上要考功了。因爲打七是尅期取證的辦法。證者證悟。見到自己本地風光。悟到如來的妙性。故曰證悟。考功就是要攷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要你向大衆前吐露出來。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功。是叫做討包子錢。人人要過的。就是我們打七的人人要開悟。人人可以弘揚佛法。度盡衆生的意思。現在不是說人人開悟。就是一人開了悟。也可以還得這些包子錢。所謂衆人吃飯。一人還賬。如果我們發起一片精進的道心。是可以人人開悟的。

古人說。「凡夫成佛真個易。去除妄想實爲難。」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流浪生死。八萬四千塵勞。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是故蓮池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生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了脫。」這十幾句話。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者。染汚義。凡夫的境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瞋恚鬥爭。對道德二字。認爲是絆脚石。一天到晚。喜怒哀樂。貪愛富貴榮華。種種世情不斷。道念一點沒有。所以功德林被凋殘。菩提種子被燒盡。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爲平等。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視一切衆生平等無二。視人饑如己饑。視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則可與道念相應。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爲衆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與慈濟物。你我都能克己復禮。甚麼也不爲自己作享受。那麼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如江河中的水漲了。船必自高了。你能以一種慈悲心。恭敬心對人。不自高自大。不驕傲虛僞。則人見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否則。只恃一己之才能。老氣橫秋的。或口是心非的。專爲聲色名利作計。那麼就是人家恭敬你。

也恐是虛僞的。故孔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六祖曰。「他非我不非。我非却有過。」所以我們切莫要生是生非之心。起人我之別。如諸佛菩薩爲人服務一樣。則菩提種子處處下生。美善的果實。時時有收穫。煩惱自然縛不着你了。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也是爲了你我的貪瞋癡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們戒除貪欲。抱定慈悲喜捨。實行六度萬行。打破愚迷邪癡。圓滿智慧德相。莊嚴功德法身。若能依此處世爲人。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今天參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我們要好好降伏其心。趕緊去離纏縛。我再說一公案作爲諸位的榜樣。因爲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而來到這寶所。我不與你們解說。恐怕你們得不到寶。空手而回。不免辜負信心。希望靜心聽着。昔者唐朝有一居士。姓龐名蘊。字道玄。湖南衡陽人。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眞諦。貞元初。聞石頭和尙道風。乃往謁之。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龐由是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龐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龐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

口吸盡千江水。卽向汝道。」龐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甚麼也不做。一天到晚的單單織漉籬過活。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也一概拋於湘江之中。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玄曰。「難。難。難。拾担芝蔴樹上攤。」其婦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聞之笑曰。「你們二老人家。怎麼說這些話來了。」玄曰。「據你怎樣說。」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困來睡。」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玄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玄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玄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玄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玄嘗遊講肆。隨喜聽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玄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玄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欣然仰歎。一日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玄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玄乃笑。玄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觀竟回報曰。「日則中矣。惜天狗蝕日。父親何不出去一看

呢。」玄以爲事實。乃下座出戶觀之。其時靈照卽登父座。跏趺合掌坐脫。玄回見靈照已亡。歎曰。「我女鋒捷。先我而去。」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玄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其夫人聞之。卽告知其子。子聞之。將鋤頭撐其下額立地而去。此時其母見如此光景。亦自隱去。你看他們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見你們爲居士的多麼高尙。到現在莫說你們居士沒有這樣的人材。就是出家二衆。也都是與我虛雲差不多。這是多麼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初七圓滿日（正月十五日）開示

恭喜諸位。七天功德。今日圓滿。證悟過來了的。照規矩應該陞堂。如朝中考試。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應該要慶賀。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繼續打七。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這種因緣殊勝。不會空過光陰。各位初發心的人。要知人身難得。生死事大。我們得了一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難聞。善知識不易值遇。今天諸位親到寶山。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歸。宗門下一法。我已講過。是世尊拈花示衆。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所以阿難尊者。雖是佛的弟弟。又隨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徹大悟。待佛滅後。諸大師兄弟不准他參加集會。迦葉尊者曰。「你未得世尊心印。請倒却門前剎竿

著。」阿難當下大悟。迦葉尊者乃將如來心印付之。是爲西天第二祖。歷代相承。至馬鳴龍樹尊者後。天臺北齊老人觀其中觀論。發明心地。而有天臺宗。這時宗門下特別大興。後來天臺衰落。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再行興起。達磨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傳來東土。是爲第一祖。自此傳至五祖。大開心燈。六祖下開悟四十三人。再由思師讓祖至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正法大興。國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來說法雖多。尤以宗下獨勝。如念佛一法。亦由馬鳴龍樹之所讚揚。自遠公之後。永明壽禪師爲蓮宗六祖。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密宗一法。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傳入日本。我國即無相繼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興起。不久亦絕。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天神歸依。龍虎歸降。八仙會上的呂洞賓別號純陽。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無心歸家。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之術。洞賓依法修行。後來乃飛騰自在。雲遊天下。一日至廬山海會寺。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座。呂遂隨衆入堂聽法。黃龍曰。「今日有人竊法。老僧不說。」洞賓出而禮拜。問曰。「請問和尙。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黃龍罵曰。「這守屍鬼。」洞賓曰。「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

未免落空亡。」洞賓忘了對境無心莫問禪的功夫。大發瞋心。飛劍斬黃龍。黃龍以手一指。其劍落地。不能取得。洞賓禮拜悔過。請問佛法。黃龍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乃述偈懺曰。「棄却瓢囊擊碎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此是仙人歸依三寶。求入伽藍爲護法的一例。道教在洞賓之手亦大興起來。爲北五祖。紫陽真人又是閩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故此道教亦是爲佛教宗門所續啓。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程子張子朱子等。皆從事佛法。故宗門有助儒道一切之機。現在很多人把宗門這一法輕視。甚至加以毀謗。這真是造無間業。你我今天有此良緣。遇期勝因。要生大歡喜。發大誓願。人人做到龍天歸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視爲兒戲。好好精進用功。

次七第一日（正月十六日）開示

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蒙和尙及各位班首師傅。特別優待。已深爲抱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這個名目。我實不敢承認。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都是學德兼優。我是一水上浮萍。全然無用的一個人。今天以我年紀大。要加諸客氣。這實在是誤會了。在世法尙且不以年的大小而論。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

管你年紀多大。而對於主考者。總是稱爲老師。都要尊敬他。不能講年齡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如文殊菩薩。過去久遠。業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他便爲之輔弼。可見是平等一味。無有高下的。故此請諸位不要誤解了。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總要以規矩法則爲尊。常住上發起道心。講經打七。弘揚佛法。實爲希有。難得的因緣。諸位都不避風塵。不憚勞倦。這樣的忙碌。也自願的來參加。可見都有厭煩思靜的心。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只因迷悟有關。故有衆生。終日忙碌。無一日休閑。稍作思惟。實乃無益。但是有種人一生在世。晝夜奔忙。癡想豐衣足食。貪圖歌臺舞榭。惟願子孫發富發貴。萬世的榮華。到了一氣不來。做了一個死鬼。還要想保祐他兒女人財興旺。這種人真是愚癡已極。還有一種人。稍知一些善惡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齋供僧。或裝佛像。或修廟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來生福報。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故偏棄不行。妙法蓮華經云。『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因爲靜坐這一法。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圓明。生死了脫。一須臾者。一剎那之間也。若人以清靜心。返照回光。坐須臾之久。縱不能悟道。而其正因佛性已種。自有成就之日。若是功夫得力。一須臾之間。是可以成佛的。故楞嚴經阿難尊者曰。『不歷僧祇

獲法身。』但是你我及一般人。平常總是在塵勞裏。在喜怒裏。在得失裏。在五欲裏。在一切圖快活享用裏過活。而今一到禪堂中。一聲止靜。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六根門頭。猶如烏龜息六樣的。任甚麼境界也擾你不動。這是修無爲法。也是無漏法。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如恆河沙數之多。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也。烏龜息六是一譬喻。因爲海狗喜食魚鱉。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牠就跑去吃牠。烏龜知其要喫牠。便把四隻脚。一個頭。一條尾。統通縮進壳裏去。海狗見之咬牠不着。空費一番辛苦。棄而他去。此時烏龜亦脫其險。我們人生在世。無錢的爲衣食忙得要死。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正如被海狗咬着。若知其害。便把六根收攝。反照回光。都可以從死裏得生的。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來心法。是了生脫死的根本。如講經等法門。雖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不容易大開圓解的。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還須要經過行證。是很爲難的。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比宗門下少。因爲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昔者灌溪尊者。是臨濟的徒弟。在臨濟勤學多年。未曾大徹大悟。乃去參方。至末山尼僧處。其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問曰。「上座是爲遊山玩景而來。抑是爲佛法而來。」灌溪只

得承認爲佛法而來。末山曰。「既是爲佛法而來。這裏也有打鼓陞座的法則。」遂陞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問曰。「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末山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溪問。「如何是末山。」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末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灌溪不能答。於是伏膺。在該處作園頭三年。後來大徹大悟。灌溪上堂有云。「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亦是末山的法嗣。可見尼衆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材。超人的手眼。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衆。爲甚麼不出來顯顯手眼。替前人表現正法呢。須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墮。錯過因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你我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者。只爲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而感受輪回。不得解脫。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來靜坐片時。希望漆桶脫落。共證無生法忍。

次七第二日（正月十七日）開示

今日是兩個七的第二天。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可見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純厚。福德深重。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去苦趨樂的要求。本來人生在世。苦多

樂少。且光陰迅速。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在佛法中看來。甚爲短促。在世人看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無所留戀。來此參加這個禪七。眞是夙世善根。但是修行一法。貴在有長遠心。過去一切諸佛菩薩。莫不經過多劫修行。而能成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曰。『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天兩天的時光。就成功了的。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講給我們聽。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思修。而得耳根圓通的入三摩地。三摩地者。華言正定。故他繼着又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種方法。是以耳根反聞自性。不令六根流於六塵。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故繼着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又說。『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這意思即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功夫不要滯疑。要漸次增進。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覺所覺空。空覺既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種境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眞心方得現前。即是說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他說。『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

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我們今天學佛修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把自性的貪瞋癡慢等一切衆生度盡。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然後上行下化。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隨類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觀世音菩薩。或現童男童女身。化現世間。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並無男女人我之相。他是隨衆生的機而應現的。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都覺得有愛敬之心。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入識田中。有這種子。乃起現行。故經云。『一入耳根。永爲道種。』你我今天來此熏修。當依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現在這種法。是要明本妙覺心。卽是說見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則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須行善道爲始。我們一天到晚。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福德自此增長。加以一句話頭。時刻提起。一念無生。當下成佛。諸位把握時間。莫雜用心。好好提起話頭參去。

次七第三日（正月十八日）開示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功夫做純熟了的人。動靜之中。都有把握。有什麼心去分別他一七二七。三天兩天呢。但是初發心的人。總要努力精進。莫糊糊塗塗的打混。把光陰錯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心的聽。希望好好聽着。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

薩。是一位聖僧。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名阿若憍陳如尊者。世尊出家時。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顧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後。初至鹿野苑。爲之說四諦法。這位尊者最初悟道。同時此尊者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者。故名聖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我初成道。於鹿苑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的原因。並追問當時在會諸大弟子的開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答覆世尊曰。『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了之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他這一說。把主客二字。說得何等明顯。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譬喻。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說。我們的真心是個主。他本是不動的。動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猶如灰塵。灰塵很微細。它在飛騰之時。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或空隙之中。才看

得見。卽是說。我們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動念中。並不知道。一到清靜修行靜坐。用功的當中。才知道許多的雜念。在不斷的起伏。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如果你功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張。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住得不動的。但我們的真心。却不是這樣。宅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故爲主人。這個主人。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虛空總是寂然不動。又如旅店裏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在名相上講。塵者。塵沙。是煩惱之一。要到菩薩的地位。才能斷得了。妄者。妄惑。惑有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見惑由五鈍使而來。修行的人。先要把見惑斷盡。才能證入須陀洹果。但這步功夫非常的難。斷除見惑。如斷四十里的逆流。可見我們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斷盡。才能證到阿羅漢果。這種用功是漸次的。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甚麼見惑思惑。一刀兩斷。好似青天不掛片雲。清陽升天。卽是自性的光明透露。這位尊者。悟了這個道理。認識了本有的主人。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要把客塵認識。客塵是動的。主人是不動的。如不認識。則功夫無處下手。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希望大家留心參看。

次七第四日（正月十九日）開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回玉佛寺打禪七。真是因緣殊勝。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可說是稀有難得。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世數十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了。在這當中。有錢的人。或貪酒色財氣。無錢的人。都被衣食住行。而勞碌奔波。很少有一清閒自在的。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這種人。偶一走到佛寺裏。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剎。心生歡喜。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這都是過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因爲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口裏貪着的香美珍味等。惑染思想。這惑染思想是散亂心。是生死心。是虛妄心。今天能夠在塔廟中。稱一聲佛號。這是覺悟心。是清靜心。是成佛的菩提種子。佛者。梵語佛陀。華言覺者。覺者。覺而不迷。自性清靜。卽是有覺悟心。我們今天不爲名利而來。也是覺悟力的作用。但是有許多恐是聞其打禪七之名。而不知其打禪七之義。以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這不是上上心。現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寶山。不可空手而回。須發一無上的道心。好好的坐一枝香。種一成佛的正因。將來大家成佛。昔日釋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須跋陀羅。家裏貧窮孤獨。無所倚靠。心懷愁悶。要隨佛出家。一日至世尊

處。剛巧是世尊外出。諸大弟子爲之觀察往昔因緣。八萬劫中。未種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時須跋苦悶已極。行至城邊。忖思業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爲好。正要尋死。不料世尊到來。問其所以。須跋一一答之。世尊遂收爲徒弟。回至其所。七日之中。證阿羅漢。諸大弟子。不解其故。請問世尊。世尊曰。『你們只知八萬劫中之事。八萬劫外。他曾種善根。他那時亦很貧窮。採樵爲活。一日在山中遇虎。無所投避。急忙爬於樹上。虎見他上樹。就圍繞而嚙樹。樹欲斷了。他心中甚急。無人救援。忽而思惟大覺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諸苦。乃口稱「南無佛。快來救我。」虎聞南無佛聲。乃遠避之。未傷其命。由此種下正因佛種。今日成熟。故證果位。』諸大弟子聞此語已。心懷喜悅。歎未曾有。你我今天遇此勝緣。能來此坐一枝靜香。則善業已超過多倍。千萬勿爲兒戲。若爲熱鬧而來。那就錯過機會了。

次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開示

深具信心的人。在這堂中。當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參上座師傳們功夫當然已很純熟。但是在這純熟之中。要知道迴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理圓融。要靜動無礙。不要死坐。不要沈空守寂。貪着靜境。如果貪着靜境的話。不起迴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魚。無有跳龍門的希望。也就是挾冰魚。那是無用的。初發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慚愧。把萬緣通身放下。才

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決定不了的。因爲你我無始以來。被七情六欲所迷。現在從朝至暮。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沈淪苦海。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可以盡情放下。立地成佛。

次七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開示

這次參加來打七的。以我看起來。初發心的男女們佔多數。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閙岔。幸常住很慈悲。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諸位班首師傅們。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我們要勇猛精進。要內外加修。內修。卽是單單的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或念一句『阿彌陀佛。』不起貪嗔癡恚種種其他念頭。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卽是戒殺放生。將十惡轉爲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薰天。造無邊的罪業。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惡業造得多。墮地獄是必定的。善業培得多。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古人教我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是這個道理。你看昔琉璃大王。誅殺釋種的因緣。就知道了。近來世界人民遭難。殺劫之重。皆是果報所遭。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輪回之報。諸位須當信奉種植善因。成就佛果。

次七第七日（正月二十二日）開示

「浮生若夢。幻質匪堅。不憑我佛之慈。曷遂超升之路。」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顚顚倒倒的過日子。不知佛的偉大。不思出離生死。任善惡以升沈。隨業力而受報。所以世間上的人。總是作善者少。造惡者多。富貴者少。貧賤者多。六道輪回。苦楚萬狀。有的朝生暮死。或數年而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才有辦法。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等行願力量。能夠令我們出離苦海。達到光明的彼岸。慈悲者。見一切衆生有甚痛苦。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令其離苦得樂。喜捨者。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或發一念好心。都要隨喜讚歎。對一切衆生有所須求者。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時。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所以他老人家曾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不要把光陰空過了。

解七（正月二十三日）開示

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功德已畢。馬上就要解七。要與諸位慶賀了。以古人來說。本沒有甚麼結七解七。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爲期。現在你們悟了未悟。我們總依規矩而作。在這時

期中。諸位不分晝夜。而目的是爲開悟。是爲佛門中培植人材。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尙。與各位班首師傅。依古人規則。來考察你們的功夫。希望不要亂說。只要真實將自己的功夫見地。當衆答一句。相當者常住爲你們證明。古人說「修行三大劫。悟在剎那間。」功夫得力。一彈指頃。就悟過來了。昔者瑯琊覺禪師。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禪。瑯禪師叫他參「隨他去。」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其女曰。「隨他去。」又一次他的兒子掉在水中。傍人叫他。他曰。「隨他去。」萬緣放下。依教行之。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條。其夫在燒火。他將麵條向鍋中一拋。炸聲一響。當下悟道。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其夫以爲瘋了。罵曰。「你如此作甚麼。不是瘋了嗎。」曰。「隨他去。」即往覺禪師處求證。覺禪師爲之證明。已成聖果。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來。道一句看。（久之無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繼由應慈老法師等攷問。待止靜後。老人再進堂。一一警策畢。開示云。）紅塵滾滾。鬧市紛煩。那有功夫和心思來到這裏靜坐參話頭呢。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緣殊特。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中國的佛教。自古以來雖有教律淨密諸宗。嚴格的檢討一下。宗門一法。勝過一切。我早已說過了。只以近來佛法衰微。人材未出。我過去也曾到各處掛單。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說來我也

很慚愧。甚麼事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氣。把我推在前面。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真正的前輩老人家。不必要我來陪伴了。我現在甚麼事也不能做了。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不要退墮。溈山祖師云。「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溈山德號靈祐。福建人。親近百丈祖師。發明心地。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溈山地勢很好。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時溈山在百丈處當典座。司馬頭陀見之。認爲是溈山主人。乃請他老人家去溈山開山。溈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時。佛法難曉。衆生信心漸漸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學。故佛果無期。我們現在距溈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過。卽末法亦已過去九百餘年矣。世人善根更少了。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而真實悟道的人很少。我以己身來比較一下。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在咸同之時。各地寺廟統統焚毀了。三江下惟有天童一家保存。至太平年間。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那時候。只有一瓢一笠。那有許多嚕囌。後來佛法漸漸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脚担的。直到現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對佛法真正的行持。一點也不講了。過去的禪和子要參方。非要走路不可。現在有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雖

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法師們日漸增多。可是根本問題。從此棄之不顧。一天到晚專在求知解。不求修證。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永嘉證道歌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隱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六祖號之爲一宿覺。所以古人說。尋經討論。是如入海算沙。宗門下的法子。是如金剛王寶劍。遇物卽斬。碰鋒者亡。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且如神讚禪師。幼年行脚。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回受業本師處。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本師澡浴。命讚去垢。神讚拊其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未領其旨。回首視之。神讚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有一蜂子投向紙窗外撞求出。讚見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並說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聞之。以爲罵他。置經問曰。「汝出外行脚如許時間。遇到何人。學到些甚麼。有這麼多話說。」神讚曰。「徒自叩別。在百丈會下。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

因念師傅年老。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讚說法。讚卽陞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讚。反禮神讚爲師。請看這樣的容易。是何等灑脫。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會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蹋地的用功。或視爲兒戲。或者認爲參禪用功。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其實這是不對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動靜營爲。和街頭鬧市。處處都好。昔日有一屠子和尙。在外參方。一日行至一市。經過屠戶之門。有許多買肉的都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屠戶忽然發怒。將刀一放曰。「那一塊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尙聞之。頓然開悟。可見古人的用功。並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是否辜負光陰。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尙等再來考試考試。

解七法語

雲公老人出堂。應慈老法師一一考問。開示後。各照座位坐定。雲公再進禪堂。在靜中又復一一警策畢。坐下說開示一番。開靜茶點畢。各各站立。雲公著海青入堂。平坐佛前。以竹篦打一〇相云。

纔結七。又解七。解結忙忙了何日。一念亡緣諸境息。摩訶般若波羅蜜。心境寂。體用歸。本自圓明無晝夜。那分南北與東西。萬象隨緣觀自在。鳥啼花笑月臨溪。即今解七一句作麼生道。鐘板吼時鉢盂跳。諦觀般若波羅蜜——解。

玉佛寺解七後。杭州市各機關及佛教團體。派杜偉居士來滬。請師往杭州。二月十九赴杭州。住淨慈寺。主法會。歸依者數千人。當道擬留師主持靈隱寺。師以老病辭。嗣蘇州靈巖山妙真和尚。無礙法師等。請師赴蘇。建法會。師遂往蘇。法會畢。遊虎邱。禮紹隆祖塔。見塔院已爲豪右所奪。石塔碑銘無存。一片瓦礫。師於光緒年間。曾到禮祖塔。一切景象。尚在記憶中。發瓦石。得故址。乃商之當地士紳。及滬上諸大護法。捐款重建。請妙真和尚。及虎邱楚光和尚董其事。期月而成。

〔按〕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圓悟嫡嗣爲虎丘隆。而隆之嫡嗣爲應庵和尚。師爲臨濟正傳後裔。今之修塔。亦因緣也。重刻碑文附下。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斥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支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辦。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倉

山縣人。生而岐嶷絕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參叩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且要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胸示之。曰。和尙驗看。準卽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呑啖。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隆。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潙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過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山。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

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遷虎丘。爾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讖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臨濟一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戶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爲端。言東山即知爲演。言虎丘即知爲師也。真能壽楊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圓悟得師。如馬之犀。大坐虎丘。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隻履忽西。聯巖龕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

咨爾後昆。展轉流布。

右碑係宋徐林撰。元至大二年。趙孟頫重書。迨明季。塔漸荒圮。密雲禪師修葺之。距今又五百餘年。沙石剝落。榛莽陰翳。瞻望祖庭。中心軫結。去歲冬。自京南來。吳會緇素。咸發修塔之願。共籌工事。遂告厥成。靈藏永固。正法恆明。凡我後昆。尙克欽承。謹錄徐碑文。幷附述其緣起。

歲次癸巳後裔虛雲謹誌

又師在蘇州時。遊半塘壽聖寺。禮見元善繼師塔。院觀血書華嚴經。及宋濂製讚。幷碑文古蹟。旋又應南通各居士請。至狼山主法會。各地歸依者均數千人。事畢回滬。已夏曆三月晦。

四月。師接北京電促進京。仍住廣濟寺。各地僧伽代表。亦相繼至。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大會議決各要案後。師赴山西大同參禮雲崗大石佛。旋請假離京。當道勸往廬山養病。（大會中有提議毀戒者。師訶之。撰文寄慨。）

〔附錄〕末法僧徒之衰相

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尙是佛之罪人。初以爲言之甚也。今觀末法現象。知亡六國

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今因答客問。一發所蘊。

問。現今更改佛曆年月。不用四月初八日爲俗佛節。當否。

答曰。釋迦佛的法運。有正像末三期。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正像時期已過了。末法到現在已經過了九百八十二年了。末者沒也。法怎會沒得了呢。擁護佛法的人多。佛法就萬古長存。事相雖有正像末。但人正則末法時期。也是正法。若自生退屈。則正法時期也成末法。末法經上所說種種衰相。現在都出現了。僧娶尼嫁。袈裟變白。白衣上座。比丘下座。這些末法衰相都出現了。釋迦佛的法。到人壽三十歲時。大乘法就滅了。人壽二十歲。連小乘法也滅了。人壽十歲時。只剩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法末之時。佛所說的法。都要滅的。先從楞嚴經滅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經。如歐陽竟無居士。以他的見解。作楞嚴百僞說。來反對楞嚴。還有香港某法師說華嚴。圓覺。法華等經和起信論。都是假的。這就是法末的現象。過去迦葉佛入滅後。諸天把他的三藏聖教。收集歸藏。建塔供養。唐時天人與宣律師說。於渭南高四台。曁終南庫藏聖蹟。均是迦葉佛末法時經像所藏之處。今現有十三圓覺菩薩在谷內守護。至今每逢年臘月。空中有天鼓響。前年中國佛教協會開成立大會。大家議論佛

法之滅。是佛弟子自己滅的。政府不管你滅不滅。開會時候。政府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紛紛討論。所謂教徒者。竟提出教中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應該取消。又說大領衣服。是漢人俗服。不是僧服。現在僧人應當要改革。不准穿。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說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都應自由。誰也不能管。我聽說這番話。大不以爲然。與他們反對。他們對浴佛節。也有不同說法。不承認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我憑法本內傳。及摩騰法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這樣年月。多少朝代都遵奉不改。周昭王甲寅到現今已二九八二年了。現在他們要改爲二五零二年。本來孔子老子生在佛後。今他把孔老擺在佛先。我當時在大會上。和他們爭論戒律。年號。漢服不准毀。把佛法傳入中國的印度摩騰竺法蘭二尊者。去佛滅的年代還不遠。當時白馬寺東。夜有異光。摩騰指出爲阿育王藏佛舍利之處。明帝建塔其上。佛道角試優劣。摩騰踊身虛空。廣現神變。法蘭出大法音。宣明佛法。二尊者的智慧神通。難道說不清年月。後來的高僧。如羅什。法顯。玄奘。道宣。雖有幾種傳說。也沒有確定改變。及至民國二年。章太炎等居士。在北京法源寺召開無遮大會。討論佛的紀念日。議決四月初八日

爲浴佛節。現在世界多用耶曆。而政府亦沒有叫佛教改用耶曆。我主張應用自己的佛曆。是與不是。還以遵古爲宜。改了不好。而他們硬要把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二月十五日。臘月八日古有的紀念日都不要了。他們不用四月八日作浴佛節。改四月十五纔是浴佛節。梵網律屬華嚴時。四分律屬阿含時。都要被他們毀了。百丈清規。由唐至今。天下奉行。他們要改。漢朝到今。穿的大領衣也要改。你看是不是末法。因此和他們爭論。說你們要改。你改你的。佛是印度人。印度一年分三季。一季四個月。我國一年分四季。一季三個月。我國有甲子分年號。印度沒有。所以改朝換代。未免不錯亂。故弄不清楚。玄奘在印度十八年。也未曾確定了年代。前人行了一兩千年的四八浴佛。臘八粥。一旦改了不方便。我們何苦自己要改呢。我和李任潮商量。說這些壞教徒。要改佛制。政府如不作主。任縱這些教徒亂爲。便能使到國際間的佛徒。發生懷疑。政府叫我入京。招待國際佛教友人的。豈由他們亂改佛制規律。李任潮等叫我忍辱。政府見鬧得不開交。就問改制的原故。有人說僧尼要穿壞色衣。政府問何爲壞色。能法師說。袈裟纔是壞色。其他不是。大家聽了齊聲說。只留袈裟。取消其他。我說能法師說不錯。梵語袈裟。華言壞色。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種。並一裏衣和下裙。印度用三衣裙就是我們此土的衣褲。此衣裙隨身。睡以爲被。死亦不離。佛說法在印度。氣候煖。中

國氣候冷。所以內穿俗服。不准彩色。將俗衣染成壞色。如做佛事外搭袈裟。袈裟便不常著。看爲尊敬了。宋金元朝代把漢衣改了。僧人至今未改。漢衣成了僧衣。故說這個大領衣。就是壞色衣。若說劃清界限。就不要改。若將大領衣改了。則僧俗不分了。就是僧俗界綫分不開。政府聽我此說。贊成同意我說。並說佛律祖規。不能改動。加以保留。暫告結局。你看這是不是僧人自毀佛法。雲老矣。無力匡扶。惟望具正知見的僧伽。共挽狂瀾。佛法不會滅的。

五月。師偕侍者覺民南行。過武漢少住。保通寺住持源成。喜師至。請師主禪七兩期。事畢。卽取道入廬山。以陳真如居士已先在匡廬相候也。在廬山住大林寺。

六月。有數禪人。自雲居山來。爲師言。日寇中原時。以雲居山險峻。易藏游兵。遂將真如寺全部焚燬。今祇見毗盧遮那大銅佛。兀坐於荒烟蔓草中耳。師惻然傷之。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歷代祖師。最勝道場。自道容祖師開山。弘覺道膺繼之。其後齊禪師。融禪師。老夫舜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該寺住持。而過化者。有趙州諗。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聰。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以歷代祖師道場零落至此。倘不重興。將湮沒矣。遂發願重修。先請准當道。往雲居結茅。居士祝華平等。願相伴送。師遂於七月初五日入雲居山。

夫雲居在廬山之東。佔地三百餘里。屬永修縣轄。層巒疊巘。望若插霄。及躡頂登山。復爲平地。羣峯環抱。天然城廓。田園陂澤。鷄犬白雲。其殿堂樓閣。歷代敕建。縗彤絢爛。琳碧精熒。此唐宋最盛時期也。

九月。粵垣弟子比丘尼數人。聞師已至雲居。尋踪往視。舟車水陸。半月乃達。沿西路登山。削壁插天。草深沒膝。最狹窄處有不能並馬而行者。盤山二十餘里。始達石門。豁然開朗。及抵寺第。見斷垣殘壁。瓦礫荒榛。遇一禪人。問老和尚何在。禪人指示之。則一牛棚也。蔓草支離。積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見人。稍立定。乃見師坐木板榻上。如入定狀。師旋開目視之曰。你們何苦。各述悃忱。又曰。我初來此。祇有僧四人。本欲結茅同居。不意衲子聞風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牛棚以外。僅有破屋數椽。你們已看到了。既來且奉屈少住數日可爾。牛棚在寺西北角。約半里許。師愛僻靜有耕稼意。樂居之。

十月後。各方僧人日益至。食宿兩餐。幸得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以度殘冬。師於此時。籌劃墾荒。開田種植。及修建殿宇等事。

是冬曲江南華寺請傳戒法。

甲午師一百一十五歲

春。師在雲居。先計劃修造大殿。以毗盧遮那大銅佛。高尋丈。爲明代萬曆年間。聖慈皇太后滲金鑄造舊日殿瓦。以鐵爲之。因山高風勁。泥瓦則易飄搖也。今欲建殿。應先鑄造鐵瓦。乃集僧衆。具鑪錘。自鑄之。及鑄千僧鍋四口。大銅鐘二口。是時緇侶雲集。已過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備。國內外僧俗道友聞訊。時施助淨資。有人有土有財。事易舉矣。師遂分僧衆爲二部。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者爲一部。開墾種植。藝茶竹工又爲一部。衆皆踴躍從事。夏五六月。首建成法堂一幢。上爲藏經樓。置磧砂頻伽各一藏。開墾部分。亦開成禾田六十畝。種田博飯。儼然百丈風規。

秋七月。新建僧寮樓上下二十餘間。以安僧衆。又重新建窰廠。（燒磚瓦用）溷廁。碓坊等。次第落成。而師仍居牛棚中。南華寺方丈本煥。太平蓮社比丘尼寬定等六人入山禮師。見有破鐘一口。在草地上。以問師曰。「此本山古物也。名自鳴鐘。歷代有祖師到此。鐘皆自鳴。日寇焚山時。樓火。鐘墜地而裂。今將復合矣。」衆驗之。見裂痕自下而上。其上端有自然修補復合之痕。師曰。「俟其復合至鐘口。當復懸之。」又領各人巡山。見竹林茂密。其地產黃精。葛茶。及大杉樹。銀杏樹甚多。師指一樹曰。「此無心白果也。」剝而視之。果無心者。本煥等住十日。師削竹禪板數具。磨光之。親選擇。題名。以贈

粵港諸弟子。

冬十一月。師所住牛棚被焚。衆勸師移住新建樓房。師曰。「我愛其古雅也。」仍縛茅編竹。照舊造成居之。是年北京屢有電至。聘師北行。以老病難行。却而未往。

歲暮起禪七一期。

（附記本年三月發掘地宮事）　三月初十日上午。因重建大殿。先將瓦礫除去。集百人之力。將大銅佛移開。下爲石座。中有地宮。發見青石碑三塊。（碑文另錄）石盒一方。函蓋無損。考之。其一爲宋代紹興辛酉法如禪師刊石。其二爲明代萬曆壬辰洪斷禪師刊石。石函中藏有鎮座法寶各物。

碑文　（其一）

雲居山真如禪院重建大佛寶殿地宮銘

建炎中。胡騎入寇。遂渡江。雖凶燄煽熾。山中幸免其禍。紹興初元。羣盜蠭起。九江海昏。皆爲所據。而茲山遂遭焚蕩。靡有孑遺。時住持悟禪師。避地往浙右。王師既振。羣盜撲滅。悟禪師留天台不歸。閱三年。山中住持者更四代。既去留不常。亦未暇興建。風雨無蔽。安衆不過六七十人。法如紹興四年。奉命承乏。四方禪侶。幸不我棄。服勤

而共住者常三百人。而縉紳檀越。亦加外護。因得隨緣建立。五七年間。所謂寢堂。方丈。法堂。香積廚。雲會堂。皆遂落成。又化檀越三十名人。率錢二十萬。共建大佛寶殿。其高六丈有奇。其深廣稱是。雄偉壯麗。有增於舊也。將塑立尊像。先築壇座。其下有所鎮。謹奉銅像一軀。佛牙一枝。幷舍利殘檀貯以寶匣。而藏於佛座地宮之中。粗記歲月。勒銘於石。而幷藏之。庶幾未來劫中。有如佛圖澄發臨淄石下舊像石。露盤者知今爲　聖宋十葉中興辛酉歲也。其銘曰。

常寂光土　前後際絕　成住壞空　是誰起滅　起滅惟真
隨緣興廢　其址堅牢　全歸實際　十身調御　當處出現
稽首瞻仰　日面月面　埋藏不得　顯示無方　當機薦取
頂門放光　億萬斯年　吾銘或出　若遇知音　還同今日

（其二）

萬曆壬辰二十年春。予至山。有髮僧戴明賢逝寂。遺徒二三人。固守寒巖。因思雲居爲江右首刹。何期廢之榛莽。喟然歎息。久之。遂立誓閉戶三載。跪諷華嚴。而僧不足半百。欲發心興復。即化丹陽蔣墅檀越賀學禮學易學仁共建大殿。未幾聞於朝。上

遣官施金。建藏經閣。方丈。天王殿。鐘鼓樓。三門伽藍。祖師真君。龍神祠。齋堂。廚庫。茶寮。養老。延壽。旦過。退居。知恩齋。皆遂落成。蒙上復鑄度金千佛毗盧像。甚奇偉。丙午間。又化金壇余玉立繆希翁。丹陽賀學仁等施金鑄釋迦像。高丈六。皆雄麗。而四方法侶。亦不我棄。衆常盈四五百。飲啄同時。其田產茶園炭山竹木數數蓄置也。將安立佛像。先築壇座。座下有所鎮。有華亭尚書陸公號平泉。此老百歲。意常護持茲山。施古慈氏一軀。金瓶。盛原地宮中舍利。加以宣銅盒。佛頂珠。梁公硯。藏於佛座地宮之中。銘於石。以記歲月。庶未來劫。知其因。爲大明萬曆丙午歲也。而亦倣法如禪師佛圖澄事蹟云。銘曰

真如非相　法爾隨緣　生滅興廢　覿體湛然　唯斯二者　天人總緻
但能領略　虛空落地　於新古刹　辛苦萬端　患難雖多　三寶消歸
我願堅常　明安鉗記　歷代古今　始終堅固　光境交輝　無前無後
當人洞明　法身甲冑　未來劫中　奇遇知音　吾銘斯曾　繼往貽來
因緣果熟　優鉢華開

賜紫中興雲居第一代比丘洪斷記

（其三）　謹示

雲居開建已千年　久廢基存草莽間　發心創造非容易　木灰磚瓦運轉難
勸請後來修補護　萬古流芳續哲賢　明因識果高著眼　身後定生極樂天

洪　斷述

（其四）

自我創建數十年　大死三翻又一翻　跛足千里求布施　受盡飢餒對誰言
驚恐多般不辭苦　淋漓舡舟波浪寒　後來若有損壞者　地獄三途苦萬般
欽依賜紫五處開山中興雲居　第一代比丘　洪　斷述

鎮座物品計開

兩寸高銅彌勒佛像一尊　小銅香爐一隻　兩寸圓銅鏡三隻
一寸花邊形銅鏡一隻　大明通用銅錢四十八枚　明萬曆淨水磁碗一隻
圓形水晶石一顆　降香一宅　長方形石硯池一隻
小長圓形石硯池幷蓋一套　大明圓形銅盒一隻　小金瓶子一隻
（內貯舍利子（五花石）二顆、珠珍二顆　小金頂珠子一隻）　粗麻石盒幷蓋一套

（其五）　詩二首

登山有感

夙志雲居選佛場　登臨風雨倍淒涼　當年有客開高厚　此日無人到上方
太史碑橫芳草蔓　頭陀路滑蘚苔蒼　碧溪明月知多少　古木蕭蕭挂夕陽

暢述本懷

誅茆劈棘構禪棲　首尾相將十載餘　病骨扶笻程萬里　柔腸結屋幾千迴
披雲躡磴穿峯頂　破浪中流墮石磯　三自輕生生不泯　殷勤留與後賢知

洪　斷識　以上二詩于舊大殿佛座下掘出

（其六）　木牌一方

余自辛卯冬寓匡山歸宗。受本山耆宿。幷修江熊護法請主斯席。時衲子輩數常不下千指。苦堂舍無所容。加以風雨摧剝。佛殿齋廚。余亦爲之新。因移像座於地中。發出古滲金像一軀。舍利。爐瓶。梁公硯等。幷諸緣老宿偈銘。仍命安地中。予因此亦以少記歲月。蓋廚庫始於丙申。自春徂冬。佛殿乃丁酉成。廚庫落成。在己亥春也。
住雲居嗣臨濟第三十三世東吳沙門晦山戒顯識。

右文二章及詩二首乃舊大殿佛座下掘出幷掘如下各物

古銅錢四十四枚　古銅鏡三隻　銅燭台一對　古香爐一隻
瓷缽一口　滲金佛像一尊（約三寸高）　大小硯盤各一個
瓷葫蘆一個　瓦盆一個　古碗一隻

師於建造藏經樓時。將石函各物。安於佛座下。添入銅彌勒佛像一座。及玉章一枚。以保存而銘敬意焉。

乙未師一百一十六歲

春。建造堂宇。日益增加。香積廚。五觀堂。庫房。客堂。禪堂。等處。陸續告成。

夏。北京佛教協會開擴大會議。師未暇前往。

秋。各方衲子。又多來數十人。其中有未具戒者。乞師傳戒。師以爲此時傳戒。未甚方便。然爲成就發心人起見。又不得不有所衡量。乃定爲祇就本寺現住之未受具者傳戒。不許向外宣揚。先行呈明當道。及佛協會准許。定於十月間傳戒。冬月十五進堂。議纔定。各省名山大剎。及靜室庵堂。僧衆來山求戒者蜂湧而至。初僅百餘人。後來陸續而至者及三百人。連本寺原住僧伽合共幾五百人。不特食宿無着。而且照管困難。恰於

此數月間。滬上天主教堂出事。佛教青年會出事。金剛道場亦出事。更重大者。甘肅省政府電致江西省政府。稱有外道頭目。竊穿僧服。前來雲居求戒云云。師聞此。不得不慎重防範。而地方治安機關。亦與師商討。協力維持。是時求戒者已入山。拒之有違佛制。納之則實難安容。因此依梵網經『自誓受戒方便』爲之說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經旬疲勞。唇焦舌敝。（詳附錄法語及文鈔中）勸令各自回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事後。仍給度牒。僅留百人。如法入壇。一場哄動。乃告結束。而師以法緣障礙。時耿耿於懷也。戒期滿後。起禪七一期。

是年開田種稻粱者。已及一百四十餘畝。其他栽茶果等樹甚多。變荒蕪爲熟地。而覬覦者至矣。地方機關以開闢荒地增加生產爲名。在本山設立農林處。將寺外一帶果樹及耕植地。劃爲該處範圍。師初猶隱忍之。及後幷將師所住牛棚亦圈入之。逐師移出。師遂將前後情形電告北京。旋奉院令。着該地方機關尅日交回師所住牛棚。及各墾地。由寺管理。地方下級機關雖不敢不遵。而從此啣恨。謂師恃上級勢力壓抑地方機關。多生阻力。魔事起矣。

是時諸方衲子。撥草瞻風。亦日益加衆。已近千五百指。新建房舍。不敷居住。暫蓋茅篷

以收容之。千里遠來。尋師問道。昕夕不遑。爲節勞計。衆議請師每日定時方便說法。師許之。乃於閏三月十一日起。在經堂方便演講。其中有援引古典。而涉及近事者。有遠數諸方而近及本山者。有開示法要而例及俗情者。甚至今昔世變。個人經歷。田園瑣事。無所不談。弟子按日筆錄成帙。因摘要撮錄於年譜中。以其關於人事多而理論少。所以別於法語也。分錄如左。

〔附錄〕方便開示

乙未閏三月十一日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是也。三藏所詮。不外戒定慧三學。經詮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再約而言之。則因果二字。全把佛所說法包括無餘了。因果二字。是一切聖凡。世間出世間。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緣。果。是果報。譬如種穀。以一粒穀子爲因。以日光風雨爲緣。結實收穫爲果。若無因緣。決無結果也。一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其要在於明因識果。明者瞭解義。識者明白義。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凡夫只怕惡果。不知惡果起於惡因。平常任意胡爲。以圖一時快樂。不知樂是苦因。菩薩則不然。平常一舉一動。謹身護持。戒愼於初。既無惡因。何來惡果。縱有惡果。都是久遠前

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明因識果。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師。累世修持。首一世爲安息國太子。捨離五欲。出家修道。得宿命通。知前世欠人命債。其債主在中國。於是航海而來。到達洛陽。行至曠野無人之境。忽覩面來一少年。身佩鋼刀。遠見法師。即怒氣冲冲。近前未發一言。即拔刀殺之。法師死後。靈魂仍至安息國投胎。又爲太子。迨年長。又發心出家。依然有宿命通。知今世尚有命債未還。債主亦在洛陽。於是重來。至前生殺彼身命者家中借宿。飯罷。問主人曰。「汝認識我否。」答曰。「不識。」又告曰。「我即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曠野中所殺之僧是也。」主人大驚。念此事無第三者能知。此僧必是鬼魂來索命。遂欲逃遁。僧曰。「勿懼。我非鬼也。」即告以故。謂「我明日當被人打死。償夙生命債。故特來相求。請汝明日爲我作證。傳我遺囑。說是我應還他命債。請官不必治誤殺者之罪。」說畢。各自安睡。次日。同至街坊。僧前行。見僧之前有一鄉人挑柴。正行之間。前頭之柴忽然墮地。後頭之柴亦即墜下。扁擔向後打來。適中僧之腦袋。立即斃命。鄉人被擒送官。訊後。擬定罪。主人見此事與僧昨夜所說相符。遂將該僧遺言向官陳述。官聞言。相信因果不昧。遂赦鄉人誤殺之罪。其僧靈魂復至安息國。第三世又投胎爲太子。再出家修行。即世高法師也。因此可知雖是聖賢。因果不昧。曾種惡因。必感惡果。若明此

義。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苦樂悲歡。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都無障礙。自易入道了。

閏三月十二日

古人爲生死大事。尋師訪友。不憚登山涉水。勞碌奔波。吾人從無始來。被妄想遮蓋。塵勞縛着。迷失本來面目。譬喻鏡子。本來有光明。可以照天照地。但被塵垢污染埋沒了。就不見光明。今想恢復原有光明。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其本有光明。自會顯露出來。吾人心性亦復如是。上與諸佛無二無別。無欠無餘。何以諸佛早已成佛。而你我現在還是生死苦海裏的凡夫呢。只因我們這心性。被妄想煩惱種種習氣毛病所埋沒。這心性雖然與佛無異。也不得受用。今你我既已出家。同爲佛子。要想明心見性。返本還原的話。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古人千辛萬苦。參訪善知識。即爲要明己躬下事。現在已是末法。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所以生死不了。今既知自心與佛相同。就應該發長遠心。堅固心。勇猛心。慚愧心。二六時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朝如斯。夕如斯。努力辦道。不要錯過時光。

閏三月十三日

古人說。「若論成道本來易。欲除妄想真個難。」道者。理也。理者。心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切世出世間。若凡若聖。本來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來易。此心體雖然妙明。但被重重妄想所蓋覆。光明無由顯現。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妄想有二種。一者輕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與無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樂果報。無漏者。可成佛作祖。了生脫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獄餓鬼畜生三塗苦果。輕妄想就是營作種種善事。如念佛。參禪。誦經。持呪。禮拜。戒殺放生等等。粗妄想與十惡業相應。意起貪瞋癡。口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身行殺盜婬。這是身口意所造十惡業。其中輕重程度。猶有分別。即上品十惡墮地獄。中品十惡墮餓鬼。下品十惡墮畜生。總而言之。不論輕妄粗妄。皆是吾人現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這一念造成的。所謂一切唯心造也。若就本分來講。吾人本地風光。原屬一絲不掛。纖塵不染的。粗妄固不必言。即或稍有輕妄。亦是生死命根未斷。現在既說除妄想。就要借重一句話頭或一聲佛號。作爲敲門瓦子。以輕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將粗妄降伏。僅餘輕妄。亦能與道相應。久久磨練。功純行極。最後輕妄亦不可得了。我們個個人都知道妄想不好。要想斷妄想。但又明知故犯。仍然打妄想。跟習氣流轉。遇着逆境。還是打無明。甚至好吃懶做。求名貪利。思婬欲等等妄想都打起來了。既明知妄想不好。卻又放他不下。是什麼理由呢。因爲無始劫

來。習氣薰染濃厚。遂成習慣。如狗子喜歡吃糞相似。你雖給他好飲食。牠聞到糞味仍然要吃糞的。這是習慣成性也。古來有一則公案。說明古人怎樣直截斷除妄想的。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大悟。遂往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茅住靜。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尙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古來祖師作爲。如何直截了當。無非都是教人斷除妄想。現在你我出家。行脚參學。都是因爲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慚愧心。發大勇猛心。不隨妄想習氣境界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菩提卽覺。覺卽是道。道卽妙心。當知此心本來具足圓滿。無稍欠缺。今須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發心。如自己不發心。就是釋迦如來再出世。恐怕也不奈你何。在二六時中。莫分行住坐臥動靜。一相本自如如。妄想不生。何患生死不了。若不如此。總是忙忙碌碌。從朝至暮。從生到死。空過光陰。雖說修行一世。終是勞而無功。臘月三十日到來。臨渴掘井。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我說的雖是陳言。但望大家各自用心體會這陳言罷。

閏三月十四日

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謂一切聖賢。能轉萬物。不被萬物所轉。隨心自在。處處真如。我輩凡夫。因爲妄想所障。所以被萬物所轉。好似牆頭上的草。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自己不能作得主。有些人終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雖做工夫。也是時有時無。斷斷續續。常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圈子。眼見色。耳聞聲。鼻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六根對六塵。沒有覺照。隨他青黃赤白。老少男女。亂轉念頭。對合意的。則生歡喜貪愛心。對逆意的。則生煩惱憎惡心。心裏常起妄想。其輕妄想。還可以用來辦道做好事。至若粗妄想。則有種種不正邪念。滿肚穢濁。烏七八糟。這就不堪言說了。白雲端禪師有頌曰。「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又金剛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儒家亦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說法。儒家發憤。尚能如此不被物轉。我們佛子。怎好不痛念生死。如救頭燃呢。應須放下身心。精進求道。於動用中磨練考驗自己。漸至此心不隨物轉。則工夫就有把握了。做工夫不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不動。纔是真實工夫。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黃鐵匠。以打鐵爲生。人皆呼爲黃打鐵。那時正是朱洪武興兵作戰的時候。需要很多兵器。黃打鐵奉命趕製兵

器。日夜不休息。有一天。某僧經過他家。從之乞食。黃施飯。僧吃畢。謂曰。「今承布施。無以爲報。有一言相贈。」黃請說之。僧曰。「你何不修行呢。」黃曰。「修行雖是好事。無奈我終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僧曰。「有一念佛法門。雖在忙碌中還是一樣修。你能打一鎚鐵。念一聲佛。抽一下風箱。也念一聲佛。長期如此。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他日命終。必生西方極樂世界。」黃打鐵遂依僧教。一面打鐵。一面念佛。終日打鐵。終日念佛。不覺疲勞。反覺輕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漸有悟入。後將命終。預知時至。遍向親友辭別。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時把家務交代了。沐浴更衣。在鐵爐邊打鐵數下。即說偈曰。「叮叮噹噹。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泊然化去。當時異香滿室。天樂鳴空。遠近聞見。無不感化。我們現在也是整天忙個不休息。若能學黃打鐵一樣。在動用中努力。又何生死之不了呢。我以前在雲南雞足山剃度具行出家的事。說給大家聽聽。具行未出家時。吸煙喝酒。嗜好很多。一家八口。都在祝聖寺當小工。後來全家出家。他的嗜好全都斷除了。雖然不識一字。但很用工課誦。普門品等不數年全能背誦。終日種菜不休息。夜裏拜佛拜經。不貪睡眠。在大衆會下。別人歡喜他。他不理會。厭惡他。他也不理會。常替人縫衣服。縫一針。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針針不空過。後朝四大名山。閱八年。再回雲南。是時我正在興建雲棲寺。他還是行苦行。常住

大小事都肯幹。什麼苦都願意吃。大衆都歡喜他。臨命終時。將衣服什物變賣了。打齋供衆。然後向大衆告辭。一切料理好了。在四月時收了油菜子。他將幾把禾稈。於雲南省雲棲下院勝因寺後園自焚化去。及被人發覺。他已往生去了。其身上衣服鈎環。雖皆成灰。還如平常一樣沒有掉落。端坐火灰中。仍然手執木魚引磬。見者都歡喜羨歎。他每天忙個不休息。並沒有忘記修行。所以生死去來。這樣自由。動用中修行。比靜中修行。還易得力。

閏三月二十一日

古人修行。道德高上。感動天龍鬼神。自然擁護。因爲道德。是世上最尊貴的。所以說「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鬼神和人。各有各的法界。各有所尊。何以諸天鬼神會尊敬人法界呢。本來靈明妙性。不分彼此。同歸一體的。因爲無明不覺。昧了真源。則有四聖六凡十法界之分。如果要從迷到悟。返本還原。則各法界的覺悟程度。亦各不相同。人法界中。有覺有不覺。知見有邪有正。諸天鬼神皆然。人法界在六凡中。超過其他五法界。因爲六欲天躭愛女色。忘記修行。四禪天單躭禪味。忘其明悟真心之路。四空天則落偏空。忘正知見。修羅躭瞋。地獄鬼畜苦不堪言。皆無正念。那能修行。人道苦樂不等。但比他界則易覺悟。能明心見性。超凡入聖。諸天鬼神雖有神通。都尊重有道德的人。其神通福報大小不同。皆慕正道。元珪

禪師在中嶽龐塢住茅庵。曾爲嶽神受戒。如景德傳燈錄所載。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衿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卽得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謂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物執。以有心爲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悟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悟妄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

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觀此。嶽神雖有神通。還不及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德重鬼神欽。沒有道德的人。要被鬼神管轄。受其禍害。要得道德。就要明心見性。自然會感動鬼神了。古來禪師大德。驚天動地。白鹿啣花。青猿獻菓。天魔外道。諸仙鬼神。都來歸依。如真祖師歸依觀音。財神歸依普賢。洞賓仙師歸依黃龍。王靈官歸依地藏。文昌歸依釋迦牟尼佛等等。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讚僧賦說「夫世間最貴者。莫如捨俗出家。若得爲僧。便受人天供養。作如來之弟子。爲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白鹿啣花。青猿獻菓。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覩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暖坐。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饒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板響雲堂赴供。鐘鳴上殿諷經。般般如意。種種現成。生存爲人天之師。末後定歸於聖果矣。偈曰。空王佛弟子。如來親眷屬。身穿百衲衣。口吃千鍾粟。夜

坐無畏牀。朝覲彌陀佛。朕若得如此。千足與萬足。」這篇讚文。我們要拿他來比照一下。看那一點與我們相應。那一點我們還做不到。如果每句話都與我相符。就能受鬼神尊重。假如「波濤浪起。」而不能「振錫杖以騰空。」無明一起。就鬧到天翻地覆。那就慚愧極了。「十大魔軍。」就在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處。能降伏他。則五嶽鬼神。天龍八部。都尊敬你了。

閏三月二十四日

這幾天有幾位同參道友。發心要把我說的話紀錄下來。我看這是無益之事。佛的經典。祖的語錄。其數無量。都沒有人去看。把我這東扯西拉的話。流傳出去。有什麼用呢。佛教傳入中國至今。流傳經律論和註疏語錄等典章為數不少。最早集成全藏。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命張從信往四川雇工開雕。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凡歷十三年而告成。號為蜀版。世稱為北宋本。最為精工。惜久已散佚。此後宋朝續刻大藏經四次。最末一次。係理宗紹定四年。於磧砂之延聖院開雕藏經。至元季方告成。世稱為磧砂版。此藏見者尤少。惟陝西西安開元臥龍兩寺猶存孤本。尚稱完璧。於是朱慶瀾等發起影印。並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籌劃款項。積極進行。先派人赴陝西點查冊數。計共六千三百十卷。所

殘缺者僅一百餘卷。以北京松坡圖書館所貯之宋思溪藏殘本補之。不足又託我將鼓山湧泉寺磧砂藏經。大般若經。涅槃經。和寶積經補足之。於是這湮沒數百年之瑰寶。遂又流通於全國矣。但本子和帳簿一樣。翻閱不便。這是缺點。明代紫柏老人。發起刻方冊佛經。嘉興版方冊經書流通後。閱者稱便。最近杭州錢寬慧秦寬福兩人。看見僧人賣經書給老百姓做紙用。他們便發心。遇到這些經書就盡力購買。寄來雲居。我山現有磧砂藏頻伽藏和這些方冊經書。已經足夠翻閱的了。本來一法通時法法通。不在乎多看經典的。看藏經。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種下了善根佛種。這樣看藏經。是走馬看花的看。若要有真實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只要熟讀正文。不必看註解。讀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由無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聖六凡。修證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凡當參學。要有三樣好。第一要有一對好眼睛。第二要有一雙好耳朵。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好眼睛就是金剛正眼。凡見一切事物。能分是非。辨邪正。識好歹。別聖凡。好耳朵就是順風耳。什麼話一聽到都知道他裏面說的什麼門堂。好肚皮就是和彌勒菩薩的布袋一樣。一切好好醜醜所見所聞的。全都裝進袋裏。遇緣應機。化生辦事。就把所見所聞的從袋

裏拿出來。作比較研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有所根據了。你我要大肚能容。撐不破。大布袋裝滿東西。不是準備拿來作吹牛皮用的。不要不會裝會。猖狂胡說。昨夜舉潙山老人的話「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論乃旁於稽古。」所以典章不可不看。看典章會有受用。我胡言亂語。拿不出半句好話來。少時雖愛看典章。拿出來只供空談。實在慚愧。世上流傳的西遊記。目蓮傳。都是清濁不分。是非顛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目蓮傳說目蓮尊者。又扯到地藏經去。把地藏變成目蓮等等。都是胡說。玄奘法師有大唐西域記。內容所說。都是真實話。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遊記。說的全是鬼話。這部書的來由是這樣的。北京白雲寺白雲和尚講道德經。很多道士聽了都做了和尚。長春觀的道士就不願意了。以後打官司。結果長春觀改爲長春寺。白雲寺改爲白雲觀。道士做一部「西遊記」小說罵佛教。看「西遊記」的人要從這觀點出發。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最厲害的是唐僧取經回到流沙河。全部佛經都沒有了。只留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這就把玄奘法師所翻譯出來的佛經全部抹煞了。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遊記。而把真的西域記埋沒了。針對西遊記而作的一部封神榜。是和尚罵道士的。從這觀點看他。就看出處處都是罵道士的。比如說道士修仙必有劫數。要捱刀刃。看這兩部小說。如果不明白他是佛道相罵的關係。便會認

假爲真。所以看書要明是非。辨邪正。白蛇傳說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儒書中有載。佛書中沒有。可見不是事實。金山現在還看得到法海洞。小說又把它拉到雷峯塔和飛來峯上去。更是無稽之談。還有相傳說高峯禪師有一個半徒弟。斷崖是一個。中峯是半個。這故事典章中沒有記載。古人的「釋氏稽古略」「禪林寶訓」「弘明集」「輔教編」和『楞嚴經』可以多看。開卷有益。

閏三月二十六日

佛法教典所說。凡講行持。離不了信解行證四字。經云『信爲道源功德母。』信者。信心也。華嚴經上菩薩位次。由初信到十信。信個什麼呢。信如來妙法。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言語。千真萬確。不能改易。修行人但從心上用功。不向心外馳求。信自心是佛。信聖教語言。不妄改變。解者。舉止動念。二諦圓融。自己會變化說法。盡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照見一切。這就是解。雖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誦。心而惟。心口相應。不相違背。不要口上說得錦上添花。滿肚子貪瞋癡慢。這種空談。決無利益。心惟是什麼呢。凡有言語。依聖教量。舉止動念。不越雷池一步。說得行得。纔是言行無虧。若說得天花亂墮。所做男盜女娼。不如不說。行有內行外行。要內外相應。內行斷我法二執。外行萬善細行。證者。實

證真常。有信。有解。沒有行就不能證。這叫發狂。世上說法的人。多如牛毛。但行佛法的。不知是那個禪師法師。什麼人都有一些典章註解。如心經。金剛經。入識規矩頌。乃至楞嚴經等。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雖然註了什麼經。而行持反不如一個俗人。說食不飽。動作行為。有內行外行之分。內行要定慧圓融。外行在四威儀中嚴守戒法。絲毫無犯。這樣對自己有受用。並且以身作則。可以教化人。教化人不在於多談。行為好。可以感動人心。如「怡山文」所說「若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你行為好。就是教化他。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為不好。而生退悔心。這會招墮無益。牛頭山法融禪師。在幽棲寺北巖石室住靜。修行好。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此山氣象。知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曰。「此間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

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什麼。」師無語。過一回。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心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見四祖後百鳥不來。這是什麼道理呢。佛法不可思議境界。天人散花無路。鬼神尋跡無門。有則生死未了。但無又不是。枯木巖前睡覺。一不如法。工夫便白費了。我們就不如古人。想天人送供。天人不管你。因爲我們沒有

行持。真有行持的人。十字街頭。酒肆婬坊。都是辦道處所。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明鏡照萬像。不迎不拒。就與道相應。著心迷境。心外見法就不對。我自己也慚愧。還是摩頭不得尾。誰都會說的話。說出來有何用處。佛祖經論。你註我註。註到不要註了。講經說法。天天登報。但看他一眼。是一身狐騷氣。令人退心招墮。所以說法利人。要以身作則。要以身作則嗎。我也慚愧。

閏三月三十日

這幾天我沒有進堂講話。請各位原諒。我不是躲懶偷安。因爲身體不好。又沒有行到究竟。只拿古人的話和大衆互相警策而已。我這幾天不講話。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有病。大家都知道我力不能支。衆人會下講話。不提起氣來。怕大家聽不見。提起氣來。又很辛苦。所以不能來講。第二是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你我有緣。共聚一堂。但人命無常。朝存夕亡。石火電光。能保多久。空口講白話。對於了生脫死有何用處。縱然有說。無非是先聖前賢的典章。我記性不好。講不完全。就算講得完全。光說不行。也無益處。出言吐語。自己要口誦心惟。要聽的人如渴思飲。這樣則說者聽者都有受用。我業障重。一樣都作不到。古德是過來人。我沒有到古德地位。講了打閒岔。不如不講了。現當末法時代。誰能如古德那樣。在一舉一動。

一棒一喝處。披肝見膽。轉凡成聖。我十九歲出家。到今百多歲。空過一生。少時不知死活。東飄西蕩。學道悠悠忽忽。未曾脚踏實地。生死到來就苦了。溈山文說。「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惶惶。殼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年青修行不勇猛。不死心。不放下。在名利煩惱是非裏打滾。聽經。坐香。朝山。拜舍利。自己騙自己。那時年青。不知好歹。一天跑百幾里。一頓喫幾個人的飯。忘其所以。所以把寶貴的光陰混過了。而今纔悔「早不預修。」老病到來。死不得。活不成。放不下。變爲死也苦。活也苦。這就是「年晚多諸過咎。」修行未曾脚踏實地。臨命終時。隨業流轉。如雞蛋殼破了小雞飛出來。就是「殼穿雀飛。識心隨業。」作得主者。能轉一切物。則四大皆空。否則識心隨業。如人負債一樣。他叫你快還老子的錢。那時前路茫茫。未知何往。纔曉得痛苦。但悔之已晚。舉眼所見。牛頭馬面。不是刀山。便是劍樹。那裏有你說話處。同參們。老的比我小。年輕的又都是身壯力健。趕緊努力勤修。打疊前程。到我今天這樣衰老。要想修行就來不及了。我空口講白話。說了一輩子。沒有什麼意味。少年時候。曾在寧波七塔寺講法華經。南北東西。四山五嶽。終南。金山。焦山。雲南。西藏。緬甸。暹羅。印度。到處亂跑。鬧得不休息。那時年輕。可以強作主宰。好爭鬪氣。及今思之。都不是的。同參道友們。參禪要參死話頭。古人說「老實修行。

接引當前秀。」老實修行。就是參死話頭。抱定一句「念佛是誰。」作爲根據。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無常。心堅不變就是老實。一念未生前是話頭。一念已生後是話尾。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就流轉生死。如果看見父母未生以前。寸絲不掛。萬里晴空。不掛片雲。纔是做功夫時。善用心的人。禪淨不二。參禪是話頭。念佛也是話頭。只要生死心切。老實修行。抱住一個死話頭。至死不放。今生不了。來生再幹。「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趙州老人說「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高峯妙祖住死關。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猶行脚。來雲居參膺祖。趙州比膺祖大兩輩。是老前輩了。他沒有我相。不恥下問。幾十年抱住一個死話頭不改。蓮池大師入京師。同行的二十多人。詣徧融禪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既出。少年者笑曰。「吾以爲有異聞。烏用此泛語爲。」大師不然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訥言。豈不能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戶。而不如此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這是救命丹。若言行相違。縱有所說。藥不對症。人參也成毒藥。你沒有黃金。買不到他的白銀。有黃金就是有正眼。有正眼就能識寶。各自留心省察。看看自己有沒有黃金。

四月初三日

金剛經上須菩提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謂降者。就是禁止的意思。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所說發菩提心。這個心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一大藏教只說此心。世尊夜覩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時。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可見人人本來是佛。都有德相。而我們現在還是衆生者。只是有妄想執著罷了。所以金剛經叫我們要如是降伏其心。佛所說法。只要人識得此心。楞嚴經說。『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達摩西來。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下了然無事。法海禪師參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智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馬祖說。「卽心卽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都說此心。我們修行。也修此心。衆生造業。也由此心。此心不明。所以要修要造。造佛造衆生。一切唯心造。四聖六凡十法界。不出一心。四聖是佛。菩薩。緣覺。聲聞。六凡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

鬼。地獄。這十法界中。佛以下九界都叫衆生。四聖不受輪迴。六凡流轉生死。無論是佛是衆生。皆心所造。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那裏來個十法界呢。十法界皆從一念生。一乘任運。萬德莊嚴。是諸佛法界。圓修六度。總攝萬行。是菩薩法界。見局因緣。證偏空理。是緣覺法界。功成四諦。歸小涅槃。是聲聞法界。廣修戒善。作有漏因。是天人法界。愛染不息。雜諸善緣。是人道法界。純執勝心。常懷瞋鬥。是修羅法界。愛見爲根。慳貪爲業。是畜生法界。欲貪不息。癡想橫生。是餓鬼法界。五逆十惡。謗法破戒。是地獄法界。既然十法界不離一心。則一切修法。都是修心。參禪。念佛。誦經。禮拜。早晚殿堂。一切細行。都是修心。此心放不下。打無明。好喫懶做等等。就向下墮。除習氣。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向上升。自性本來是佛。不要妄求。只把貪瞋癡習氣除掉。自見本性清淨。隨緣自在。猶如麥子一樣。把它磨成粉之後。就千變萬化。可以做醬。做麵。做飽。做餃。做麻花。做油條。種種式式。由你造作。若知是麥。就不被飽餃油條等現象所轉。餑餑饅頭二名一實。不要到北方認不得饅頭。到南方認不得餑餑。說來說去。還是把習氣掃清。就能降伏其心。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不生心動念。就是降伏其心。認得心是麥麵。一切處無非麵麥。就離道不遠了。

四月初五日

楞嚴經說。『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理者是理性。卽人人本心。本來平等之性。天台宗的六卽。是圓教菩薩的行位。一理卽。是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也。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故云理卽。二名字卽。聞說一實菩提之道。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爲佛法。一切皆可成佛。三觀行卽。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四相似卽。始入別教。所立之十信位。發類似眞無漏之觀行。五分證卽。始斷一分無明。而見佛性。開寶藏。顯眞如。名爲發心住。此後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無明。分見法性。六究竟卽。破第四十二品元品無明。發究竟圓滿之覺智。卽妙覺也。理卽雖說衆生卽佛。佛性人人具足。但不是一步可卽。古德幾十年勞苦修行。於理雖已頓悟。還要漸除習氣。因清淨本性染了習氣就不是佛。習氣去了就是佛。既然理卽佛了。我們與佛有何分別呢。自己每天想想。佛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何以他那麼尊貴。人人敬仰。我們則業識茫茫。作不得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能使人相信呢。我們與佛不同。其中差別。就是我們一天所作所爲。都是爲自己。佛就不是這樣。金光明經上說。『於大講堂衆會之中。有七寶塔。從地湧出。爾時世尊。卽從座起。禮拜此塔。菩提樹神白佛言。何因緣故。禮拜此塔。佛言善天女。我本修行菩薩道時。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世尊欲爲大衆斷疑網故。說是舍利往昔因緣。阿難過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訶羅陀。時有三子。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是時王子。勇猛堪任。作是大願。即自放身。臥餓虎前。而以乾竹。刺頭出血。於高山上。投身虎前。是虎爾時。見血流出。汙王子身。即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服御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塔。是名禮塔往昔因緣。』你看這是佛的行爲和我們不同之處。捨身飼虎。不知有我。我相既除。怎能不成佛呢。我慚愧得很。跑了幾十年。還未痛切加鞭。放不下。不講別的。只看二六時中。遇境逢緣。看打得開打不開。少時在外掛單。不以爲然。至今纔知錯過了。在教下聽經。聽到講得好的就生歡喜。願跟他學。聽講小座。講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生貢高心。這就是習氣毛病。在坐香門頭混節令。和尚上堂說法。班首小參。秉拂講開示。好的天天望他講。不好的不願聽。自己心裏就生障礙。其實他講得好。我又學不到行不到。他好與不好。與我何干。講人長短的習氣難除。上客堂裏閑春殼子。說那裏過冬。那裏過夏。那裏茶飯如何如何。那裏的僧值如何如何。維那和尚如何如何。說這些無聊話。講修行就是假的了。名利兩字的關口也難過。常州天寧寺一年發兩次犒勞錢。平常普佛。每堂

每人賸錢十二文。他扣下二文。只發十文。拜大悲懺每堂每人六十文。他扣下十文。只發五十文。七月期頭。正月期頭。凡常住的人。一律平等發犒勞錢。就有人說多說少的。這是利關過不得。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請職。別人請在前頭。請不到我或請小了。也放不下。這是名關過不得。既說修行。還有這些名利。修的是什麼行呢。事要漸除。就是要除這些事。遇着境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眉毛一動。就犯了祖師規矩。聽善知識說過了。就勿失覺照。凡事要向道上會。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是什麼。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減。不青不黃。不長不短。如金剛經所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透得這些理路。卽和佛一般。以理治事。什麼事放不下。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煩惱是非從何處來呢。要想修行。過不去的也要過去。會取法性如如。各人打起精神來。

四月初九日

達摩祖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行解相應就是說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說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說不到的。說屬於般若慧解。行屬於實相理體。二者圓融無礙。就是行說俱到。小乘守偏空見法身。行人惑未破盡。理未打開。所以說不到五品位後。講得天花亂墜。行不到。不能斷惑證真。而今我們說的多。行的少。這就爲難了。說的是文字般若。

從凡夫位說到佛位。如何斷惑證真。怎樣超凡入聖。都分得開。臨到弄上自己分下。就行持不了。這是能說不能行。潙山警策說「若有中流之士。且於教法留心。」也算好的。我們不但行不到。連說也說不到。古人一舉一動。內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應。我們的習氣毛病多。伏也伏不住。更談不到斷了。只是境風浩浩。無真實受用。要說也拿不出來。從經論語錄典章上和平時聽到的拿來講。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講前忘後。講後忘前。講也講不到。既然行解不相應。空活在世就苦了。一口氣不來。未知何往。我正在是這個時候了。一入夢就不知甚麼妄想。就不能作主。生死到來。更無用了。日日被境風所吹。無時放得下。既作不得主。講也無用。我今多活幾天。和你們說。還是泥菩薩勸土菩薩。但你們受勸是會獲益的。只要莫被境轉。如牧牛要把穩索子。牛不聽話就給他幾鞭。常能如此降伏其心。日久功深。就有到家消息。

四月十一日

這兩天老朽打各位的閉盆。舊廁所拆了。新的未完工。各位解手有些不便。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未明白這個道理變化。這裏不適意。那裏也不適意。看清楚了。總是動植二物互養。一切動物都有糞。若嫌他不淨。就着色香味。在五色五味香臭等處過日子。在好醜境緣

上動念頭。修行人也離不得衣食住。雖是喫素。五穀蔬菜沒有肥料就沒有收成。屎尿和得好。纔有好莊稼。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長得好。人喫了這些植物。豈不是喫屎尿嗎。喫飽了又屙。又作肥料。又成植物。又拿來喫。這就是動物養植物。植物養動物。屙了食。食了又屙。何以食時只見其香不見其臭呢。食既如此。衣住也是一樣。織布的棉花。架屋的木料。都要肥料。可見我們穿也是糞。住也是糞。何臭之可嫌呢。未等新廁所修好便拆舊廁所的用意。是要利用舊廁所的材料來修新廁所和牛欄。如果現在不用。後來用在別處就怕他汙穢。若棄却不用。又恐成浪費招因果。其實說穢。則身內身外皆穢。明得此理。一切皆淨皆穢。亦不淨不穢。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屎橛是佛。佛是屎橛。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轉。看穿了就如如不動。一切無礙。要想不被境轉。就要用功。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則何淨穢之有。古人言句。我們雖會拿來說。做是做不到。其意義也不易了解。何以拿乾矢橛來比極尊貴的佛呢。明心見性的人。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了明心地的人。動靜淨穢都是心。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像。」州曰。「是。」曰。「我不問這個佛。」州曰。「你問那個佛。」曰。「真佛。」州曰。「殿裏

底。」對這問答明白了。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見物便見心的道理。舉止動念就有下手處。有着落了。若淨穢凡聖心不忘。就把本來處處是道場變成處處是障礙了。你試試看。上佛殿下毛廁的時候反照一下。

四月十五日結夏安居

昨夜庫房職事對我說。明天結夏的節令要喫普茶。買不到果子等物。庫房什麼都沒有。怎樣辦呢。我說。我在這裏住茅蓬。不知什麼時候。只知月圓是十五。看不見月亮就是三十。草生知春。雪落知冬。喫茶喫水我不管。我這不管就慚愧了。年青時到處跑。攪了幾十年。至今白首無成。這些過時節的把戲看多了。怎樣喫普茶。這是和尚當家的事。每年時節。各宗不同。宗下二季。是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謂冬參夏學。律下四季。是正月十五日解冬。四月十五日結夏。七月十五日解夏。十月十五日結冬。這就是大節日。律下今天結夏安居。坐吉祥草。行籌結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結夏安居。有種種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蟲蟻。佛以慈悲爲本。怕出門踏傷蟲蟻。平常生草也不踏。夏天禁足是爲了護生。又夏日天熱汗多。出外化飯。披衣汗流。有失威儀。故禁足不出。同時夏熱。婦女穿衣不威儀。僧人化飯入舍亦不方便。所以要結夏安居。昔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

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以對。這可見大乘小乘理路不同。菩薩羅漢境界不同。若宗下諸方叢林。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戲。上晚殿時傳牌。班首小參秉拂。今朝大殿祝聖。唱『唵捺摩巴葛瓦帝』三遍。又祝四聖。下殿禮祖。三槌磬白日子。頂禮方丈和尙畢。對面展具。大衆和合普禮三拜後。又禮影堂。到方丈聽和尙陞座說法。這個早上鬧得不亦樂乎。下午喫普茶。和尙在齋堂講茶話。律下不用陞座。古來叢林有鐘板的纔叫常住。否則不叫常住。雲居山現在說是茅蓬。又像叢林。文不文。武不武。不管怎樣。全由方丈當家安排。他們不在。我來講幾句。把過去諸方規矩講給初發心的聽。既然到此是住茅蓬。就要痛念生死。把生死二字掛在眉毛尖上。那裏攪這些把戲。參學的人要拿得定主宰。不要隨時節境界轉。古人婆心切。正是教人處處識得自己。指示世人於二六時動靜處。不要忘失自己。鎭州金牛和尙每日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畀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後人有詩曰。「雲門胡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奉作家。細嚼清風還有味。飽餐明月更無渣。」這是祖師在你一舉一動處點破你。使你明白一切處都是佛法。衢州子湖巖利縱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

僧來參。師便曰。「看狗。」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卽义其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凡學人有問。便答曰。「禾山解打鼓。」其餘還有祖師專叫學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風。會得了。一切處都是道。會不了的。就被時光境界轉。這裏不如法。那裏不適意。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生死怎樣能了呢。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正好在這裏降伏其心。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說得行不得固然不對。但我們連說也說不得。就更加慚愧了。蘇東坡在鎮江。一日作了一首讚佛偈曰。「聖主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將此偈寄到金山給佛印禪師印證。師看完。在詩後批了「放屁放屁」四字。便寄回蘇東坡。東坡見批就放不下。卽過江到金山。問佛印說。「我的詩那裏說得不對。」佛印曰。「你說八風吹不動。竟被兩個屁打過江來。」我們說得行不得。也和東坡一樣。一點小事就生氣了。還說什麼八風吹不動呢。出家人的年歲計算。和俗人不同。或以夏計。過了幾個夏。就說僧夏幾多。或以冬計。過了多少冬。就說僧臘若干。今天結夏到七月十五解夏。十四五六三日名自恣日。梵語鉢剌婆剌拏。舊譯自姿。新譯隨意。這天使他清衆恣舉自己所犯之罪。對他比丘懺悔。故曰自恣。又隨他人之意恣

舉自己所犯。故曰隨意。這就是佛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佛門已久無自恣。對人就不說直話了。這裏非茅蓬。非叢林。不文不武。非牛非馬的今天結夏。也說幾句東扯西拉的話應個時節。

四月十六日

今天雨水紛紛。寒風徹骨。大家不避艱辛的插秧。爲了何事呢。昔日百丈惟政禪師向大衆說。「你爲我開田。我爲你說大義。」後來田已開了。師晚間上堂。僧問「田已開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示天地云。「大義田卽今存矣。」大家想想。百丈老人說了什麼呢。要用心體會聖人的指點。我這業障鬼騙佛飯喫了數十年。還是摩頭不得尾。現在又不能陪大家勞動。話也沒有可說的。勉強應酬講幾句古人的話。擺擺閑談。誌公和尙十二時頌中辰時頌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既然坐臥都是道。開田自然也是道。世法外無佛法。佛法與世法。無二無差別。佛法是體。世法是用。莊子也說「道在屎溺。」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高峯老人插秧偈曰。「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佛法非同異。千燈共一光。你們今日插

秧。道就在你手上。坐臥是道。插秧也是道。低頭就是回光返照。水清見天。心清就見性天。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打交道。便不清淨。就沒有道了。佛性如燈光。房子一燈光滿。房內雖有千燈亦皆遍滿。光光不相礙。宇宙山河。森羅萬象。亦復如是。無所障礙。能回光返照見此性天。則六根清淨。處處是道。要使六根清淨。必須退步。退步是和楞嚴經所說一樣。『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若退得急。就進得快。不動是不成的。根不緣塵。即眼不被色轉。耳不被聲轉等。作得主纔不被轉。但如何纔能作得主呢。潙山老人說。「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今日插秧。能不起分別心。無心任運。就不生煩惱。心若分別。即成見塵。就有煩惱。就被苦樂境界轉了。孔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即無分別。無分別。就無障礙。食也不知其味了。鼓山爲霖道霈禪師。精究華嚴。以清涼疏鈔和李長者論文字浩繁。不便初學。乃從疏論中纂其要者。另輯成書。由於專心致志。不起分別念故。有一次侍者送點心來。置硯側。師把墨作點心喫了也不知。侍者再至。見師唇黑。而點心猶在案上。這就是心無分別。食而不知其味。我們今天插秧。能不起分別心。不生煩惱心嗎。若能則與道相應。否則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長期在煩惱中過日子就苦了。煩惱即菩提。要

自己領會。

四月十七日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飲食少了就饑渴。若無房子住。風雨一來無處躲避。所以這三個字一樣少他不得。人道如此。其餘五道亦是一樣。飛禽走獸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處。要羽毛爲衣。也要飲食。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爲佛弟子不要被他轉。佛初創教。要比丘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但還是離不了他。現在時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爲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裏。不泡就沒有得食。春時不下種。秋到無苗豈有收。可見一粥一飯來處不易。要花時間。費工夫。勞心力。纔有收成。爲佛弟子。豈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古人說。「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光爲這三個字忙。還要爲道求出生死。因爲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這件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處一切事勿被境轉。修道如栽田。穀子變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煮米成飯。佛性如種子。衆生本性與佛無異。自心是佛。故曰佛性。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不要以爲很遠。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成

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卽把種子放在田裏。等宅發芽變秧。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錯過時光。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勿誤入小乘軌誤前途。插秧了以後要薅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纏十使。三毒十惡。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修行要在動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睛纔算修行。要在四威儀中。以戒定慧三學。除貪瞋癡三毒。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不許牠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禪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塵所轉。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香不垂涎。臭不惡心。甚麼眉毛長。牙齒短。張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老拙穿衲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者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者消息。何愁道不了。」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跳出紅火坑。做箇清涼漢。悟得長生理。日月爲鄰伴。這是一切處都修道。並不限於蒲團上纔有道。若只有蒲團上的道。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人生在世。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有時說好說歹的。打破此關。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就被歡喜魔所惑。三個好。送到老。說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識。他使我知過必改。斷惡行

善。衣食住不離道。行住坐臥不離道。八萬細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爲道不虛棄光陰。睡覺以圓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彎成弓一樣。右手作枕。左手作被。這就是吉祥臥。一睡醒就起來用功。不要滾過去滾過來。亂打妄想以至走精。妄想人人有。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纔脚踏實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純熟。忙碌中。是非中。動靜中。十字街頭。婊子房裏。都好參禪。不要只知忙於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爲要。

四月二十一日

佛說三藏教。謂諸修行人修因證果。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時期。纔能成功。獨禪門修證很快。可以『不歷僧祇獲法身。』兩相比較。前者要經千辛萬苦纔能成功。真是爲難。後者只要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下頓斷無明。就可立地成佛。快得很。其實條條蛇都會齩人。不論小乘大乘。漸教頓教。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諸位千山萬水。來到雲居。都是爲辦道講修行而來。總以爲打了叫香。在蒲團坐下來。止了靜就叫修行。開靜的鼓聲響了去睡覺。打三板起來上早殿。又是修行。開梆喫粥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打坡板出坡。掘地種田。搬磚挑

土。屙屎放尿。認爲打閑岔。就忘記修行了。壇經說。「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單以坐香上殿爲修行。出坡勞動時功夫往那裏去了呢。坐香上殿時功夫又從何處跑回來呢。以出坡勞動爲打閑岔。有一處不能用功。則處處都不是話頭。都不能用功了。古人說。「道向己求。莫從他覓。」我年青時。在外面梯山航海。踏破鐵鞋。也是爲了修行辦道看話頭。心中只求貪多。如猿猴摘果一般。摘了這個。丟了那個。摘來摘去。一個都不到手。現在眼光要落地了。纔知道以前所爲都是不對。楚石老人淨土詩云。「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拋却淨土不思歸。香雲瑪瑙階前結。靈鳥珊瑚樹裏飛。從證法身無病惱。況餐禪悅永忘饑。」人生七十古來已稀。更難望人人百歲。幾十年中所作所爲。人我是非。今日回想過去的事。盡覺全非。何以覺得非呢。拿我來說。自初發心爲明自己的事。到諸方參學。善知識教我發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漢。於是發心中興祖師道場。大小寺院。修復了十幾處。受盡苦楚煩惱磨折。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爲人爲法。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不是結冤仇。就是鬧是非。脫不了煩惱。在衆人會下。又不能不要臉孔。鸚鵡學語。說幾句古人典章。免被人見笑。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現在老了。假把戲不玩了。不再騙人了。不造地獄業了。去住茅蓬吧。就來到雲居。結果又是業障纏繞逃不脫。仍然開單接衆造業。說了

住茅蓬。又攪這一套。就是說得到。做不到。放不下。話頭又不知那裏去了。脫出那個牢籠。又進這個羅網。寒山大士詩曰。「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居。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夏天冰未釋。就是說我們的煩惱放不下。即如前幾天總組長爲了些小事鬧口角。與僧值不和。再三勸他。他纔放下。現在又翻腔。又和生產組長鬧起來。我也勸不了。昨天說要醫病。向我告假。我說。「你的病不用醫。放下就好了。」我這些話只會說他人。不會說自己。豈不顚倒。修行雖說修了幾十年。還是一肚子煩惱。食不下。睡不着。不知見什麼鬼。誤了自己還是誤誰。臨插秧他就去了。我自己也不是的。說易行難。莫造來生業。回頭種福田。前生沒有腳踏實地做功夫。沒種好善因。所以今生寃家遇對頭。都來相聚了。年輕人要留心。不要學我放不下。我癡長幾歲。有點虛名。無補真參實學。各位要種好因。須努力自種福田。

四月二十二日

出家人天天講修道。如何謂之修道呢。修是修造。道是道理。理是人人的本心。這心是怎樣的呢。聖言所表心如虛空。說一個空字有點儱侗。空有頑真之分。我們眼所見的虛空。就是頑空。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靈明妙用。隨處自在。能含一切萬物的纔是真空。修行人要明

白這樣的真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清清白白。明見無疑。就是見道。拿北京來作比喻。若從地圖看北京。有方的圓的。橫的豎的。宮殿街道。南海西山等等名目。看到能背得出。終不如親到北京一次。隨你提起那裏。他不用看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只看圖而未曾到過北京的人。別人問起來雖然答得出。但不實在。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修行人見道之後。如親到北京。親見「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本性。不同依文解義的人。只見北京圖而未親到北京。空就能擺得開。無罣無礙。不空就擺不開。就有罣礙。所說和所作就不一樣。所以說。「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色空原來無礙。若實在明見此理。則任他天堂地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無罣無礙。不明此理的人。雖能說得天花亂墜。也無真實受用。古來有一位老修行。在大衆會下住了多時。度量很寬。待人厚道。常能勸人放下放下。有人問他。「你這樣勸人教人。你自己做到沒有。」他說。「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還有什麼放不下呢。」後來覺得在大衆會下。還是有些不自由自在。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這回獨宿孤峯。無人來往。自由自在。以爲就真無煩惱了。誰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聽到門外有一羣牧童。吵吵鬧鬧的說到庵裏去看看。有說不要動修行人的念頭。又有說既是修行人。念頭是不會動的。後來牧童都進去了。

老修行坐在蒲團沒有理他。他們找喝的找喫的鬧個不休。老修行不動不聲。牧童以爲他死了。搖他也不動。但摩他身上還有暖氣。有人說「他入定了。」有人說「我不相信。」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老修行還是不動。挑他的手也不動。挑他的肚臍也不動。挑他的耳朵亦不動。挑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於是大罵道「打死你這班小雜種。」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出現說『你三十年前斷了無明的。今天還放不下嗎。』可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不被境轉真不容易。憨山大師費閱歌說「講道容易修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閒。世事塵勞常罣礙。深山靜坐也徒然。」我們既爲佛子。若不下一番苦心。徒然口說。是無補於實際的。

四月二十三日

佛教的月刊上常說。佛門遭難。濫傳戒法。規矩失傳。真理埋沒。這些話我也常講。前幾十年我就說。佛法之敗。敗於傳戒不如法。若傳戒如法。僧尼又能嚴守戒律。則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敗。我自己慚愧。初出家時不知什麼是戒。只知苦行。以爲喫草不喫飯等等就是修行。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鼓山是福建省的名勝地方。有幾百僧人。有叢林。有茅蓬。遠近聞名。我就到鼓山出家。鼓山傳戒期間只有八日。實際傳戒工作只有四五天。從

四月初一日新戒掛號進戒堂後。馬上就教規矩。省略了很多手續。又沒有比丘壇。新戒受戒什麼名目都不知。初八日在頭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後來我到各處一跑。傳戒的情形各有不同。天台山國清寺戒期五十三天。盡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羅漢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寶華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寧國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晝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後來看經律。纔知這樣苟且傳戒是不如法的。楞嚴經說。『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壇場。多不成就。』可見三師七證這十師中。有一不清淨者。戒就白傳。楞嚴又說。『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於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近代傳戒。不問清淨不清淨。如法不如法了。中國佛教。自漢明初感騰蘭二尊者。初來此土。不得受具。但與道俗鬚髮。被服縵條。唯是五戒十戒而已。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爲受具足戒之始。梁武帝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菩薩戒。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皇帝立的戒壇。受戒的人要經過考察的。初受沙彌戒。梵語沙彌。華言息慈。謂息惡行慈也。七歲至十

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食上烏者聽度。』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歲依師調練純熟。堪以進具也。二十歲至七十歲。叫名字沙彌。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故稱沙彌之名。比丘戒要年滿二十歲纔能受。很嚴格的。有未滿者。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足助成二十歲。古有許多大祖師。未拘定年齡者也不少。清代以來。皇帝是菩薩應世。如順治出家。康熙雍正都受菩薩戒。由國主開方便。凡是僧人不經考察。都能受戒。不知慈悲反成不好。以前傳戒還可以。如寶光寺。昭覺寺。寶華山。福州鼓山。怡山等處。猶尙愼重。其他叢林小廟都在傳戒。乃至城隍土地。會館社壇。都傳起戒來。我因此三壇正範。後跋略云。「更有招帖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卽淫祠社宇。血食宰割之區。亂爲壇地。彼此迷惑。竊名網利。襲爲貿易市場。本是淸淨佛土。翻爲地獄深坑。」近來弘化月刊。指責濫傳戒法的話。說得更不好聽。我過去每年也在傳戒。地獄業造了不少。其中有點緣故。欲想挽回後進。也不得已而爲之。我初到雲南雞足山。看不到一個僧人。因爲他們都穿俗服。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他們全不講修持。不講殿堂。連香都不燒。以享受寺產。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爲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發心整理雞足山。開禪堂。坐香。打七。無人進門。講經。無人來聽。後來改作傳

戒。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這回纔初創。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傳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從此他們纔知有戒律這一回事。慢慢的勸他們也就漸漸和我來往。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接衆。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喫烟酒葷腥。學正見。行爲逐漸改變。我藉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沒有女衆。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給牒。在家人搭七衣。稱比丘比丘尼。名爲寄戒。我到鼓山改爲五十三天。把這寄戒不剃髮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很多不願。反對的。弄到有殺人放火的事件發生。豈非善因反招惡果。請慈舟法師來鼓山辦戒律學院。他自己行持真是嚴守戒律。我很敬重他的。辦道這事。總在自己。不在表面。古來三壇戒法。每一壇都要先學足三年纔傳授的。佛滅後。上座部至五百部。事情複雜多了。佛在世時亦方便。有十七羣比丘。年未滿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師也多。如不講懺悔。縱至百歲亦是枉然。每見幾十歲的老法師不守戒的也不少。這些情況。老禪和子都知道。初發心的要謹愼護戒。學習大小乘經律論。以求明白事理。清淨覺地。本來不染一塵。但佛事門中就不捨一法。出家受戒。先受沙彌十戒。此十戒中。前四是性戒。後六是遮戒。次受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尼衆有三百四十八戒。不離行住坐臥四威儀和身口七支。菩薩三聚淨戒。一

攝律儀戒。無惡不斷。起正道行。是斷德因。修成法身。二攝善法戒。無善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修成報身。三攝衆生戒。無生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別。小乘制身不行。大乘制心不起。小乘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中制身不犯。大乘連妄想都打不得。一打妄想就犯戒。大乘講雖容易。行起來就難了。舍利弗過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薩道。離開茅庵。不做自了漢。發大願心。入世度衆生。到十字街頭打坐去。有一天見一女人大哭而行。舍利弗問她何故如此傷心。女曰。「我母親有重病。醫生說要世人活眼睛纔醫得好。這事難辦。我感到失望。所以傷心痛哭。」舍利弗曰。「我的眼睛給你好不好。」女曰。「謝謝你。真是菩薩。救苦救難。」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給她。女曰。「錯了。醫云須用左眼纔對。」舍利弗勉強又把左眼挖出給她。這女人拿起左眼聞一聞。說。「這眼是臭的。不能用。」棄之而去。舍利弗覺得衆生難度。便退了菩薩心。六十小劫變蛇。你看修行菩薩道難不難。受比丘戒時。戒和尙問。「汝是丈夫否。」答曰。「是丈夫。」受菩薩戒時。戒和尙問。「汝是菩薩否。」答曰。「是菩薩。」問。「既是菩薩。已發菩提心未。」答曰。「已發菩提心。」既如此說。就要做得到。否則。脚未踏實地。被人罵一句就放不下。動起念頭。就招墮了。既受了三壇大戒。你我想想。像不像沙彌比丘菩薩呢。自檢討去。

四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在過堂的時候。看見各人喫飯。漸漸有些散亂。喫飯時候容易散亂。亦正好對治散亂。世人不知人身之寶貴。大涅槃經偈曰。『生世爲人難。值佛世亦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雜阿含經曰。『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凡夫漂流五趣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顯揚論曰。「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這一世界。九山八海和四洲。」九山是。須彌山。持雙山。持軸山。擔木山。善見山。馬耳山。障礙山。持地山。小鐵圍山。八海是。七個香水海和一個大鹹水海。須彌山與持雙山之間。乃至障礙山與持地山之間。當中都有一重香水海。八山之間。共七香水海。最後持地山與小鐵圍山之間。有一重大鹹水海。此海中有東西南北四洲。盲龜在大鹹水海。百年一出頭。要碰入這飄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儀說。「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四洲中北洲無貴賤。餘三洲有輪王。粟散王。百僚。臺奴。豎子。僕隸。姬妾之分。皆由五戒十善之因。有上中下不同。故感果爲人。有貴賤不等。我們現在已得人身。又聞佛法。就要依教奉行。依戒定慧種種法門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則一天到晚。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呪。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衆聞磬聲各正念。

維那在齋堂念了供養呪之後。呼此偈。說畢。比丘喫飯時要存五觀。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一缽之飯。作夫汗流。）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缺則不易。全乃可受。）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離此三過。貪瞋癡也。）四。正事良藥。爲療形枯。（饑渴病故。須食爲藥。）五。爲成道故。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要常存慚愧心。莫失正念。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不要心外見鬼。各存正念者。一聲磬念一聲佛也。不說人我是非。散心雜話。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不自了道。披毛戴角還。修因感果如種田。水養禾苗。如智水潤心田。能念念在道。則處處都是道場。善用心者。心田不長無明草。處處常開智慧花。既然人身已得。佛法已聞。就要努力修行。勿空過日。

四月二十六日

凡在三界之內。都要六道輪迴。六道之中。分三善道。三惡道。天。人。阿修羅。是三善道。畜生。餓鬼。地獄。是三惡道。六道之中。每一道都有千品萬類。貴賤尊卑各各不同。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器飲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欲界諸天有婬欲。四天王天與人間同。忉利天婬事與人間略異。只過風不流穢。夜摩天則執手成婬。兜率天但對笑爲婬。化樂天以相視爲婬。他化天以暫視成婬。楞嚴經說。『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尙

交。自此已還。名爲欲界。』色界已無婬欲。還有色身。楞嚴經說。『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爲色界。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楞嚴經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三界輪迴婬爲本。六道往返愛爲基。可見有婬就有生死。斷婬就斷生死了。三界六道。身量壽命。長短不同。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還是免不了生死輪迴。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我們打算出火宅。就要好好的修行。

四月二十七日

有一件事要囑咐各位的。近日各處來信問本寺是否傳戒。大家知道的。我在這裏是住茅蓬。各位有緣。所以共住在一塊。現在要響應政府號召。自給自食。若人多了。一時生產不及。粮食就買不到。各位向外通信。切不要說這裏傳戒。因爲這裏不能多住人。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說戒。我看時節因緣。或在這裏說方便戒是可以的。但不能招集諸方新戒。若人過多。食住都成問題。現在農事忙到了不得。幸而秧已插了。但還有很多事要忙的。天天要喫。若不預爲計劃。就沒有得喫。老鼠都有隔年糧。我們也要有打算。時光迅速。又快到夏至了。夏至後日漸短。夜漸長。陽氣收了。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身心動靜。行住坐臥。要順時調護。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勿被動轉。靜勿被靜轉。定是體。慧是用。真是靜。俗是動。二諦圓融。與天地之氣一般。修行辦道。無非調停動靜而已。動靜如法。隨心所安。動靜不如法。被境所遷。歡樂苦日短。憂愁歎日長。時光長短。唯心所造。一切苦樂。隨境所遷。昔日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掛單。有一生癩病僧。別人看見都討厭他。這禪和子年紀纔二十多歲。很慈悲細心招呼病僧。病僧好了。與禪和子一同起單。病僧曰。「我多謝你的照顧。病纔醫好。否則我早就死了。你和我一齊到我小廟去住住吧。」禪和子說。「我先朝五臺。將來再到你小廟去。」禪和子朝完五臺回到鼓山。訪那病僧。那病僧就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等你很久了。這麼遲到。」便倒一盃開水他喝。禪和子說。「路上未喫飯呢。」病僧說。「請稍等一下。飯就送來。」病僧便去牽牛。犁田。播種。拔秧。插秧。薅草。割稻子。碾米。作飯。不知怎樣攪的。頃刻間飯就弄好了。飯喫完之後。禪和子想告假去。病僧請留一宿。迨天明下山。則江山依舊。人事全非。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了。我們苦惱交煎。日子非常難過。他上山住一日夜。喫一頓飯下山。就改了朝代。過了很多年月。羅浮山沙門慧常。因採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你看時間長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只要你能定慧圓融。二諦融通。深入三昧。一念無生。則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臥。不要心外見法。每天不被境轉。任你暑去寒來。與我不相干。如如不動。念念無生。這就不被境轉。修行就不錯過時光了。

四月二十八日

同參道友們來問話。不要客氣。直道些好。本來諸方叢林問話的規矩。要恭恭敬敬。搭衣持具頂禮後。問訊長跪。纔請開示的。這裏是茅蓬境界。不講究這些。什麼道理呢。我現在一天到晚在煩惱中過日。你們多禮。我就更麻煩了。隨便隨時。那裏都可以問。可以說。禪和子在巷裏牽牛直來直去。譬如說點燈。用的是香油。就說是香油。是洋油就說是洋油。你用功是念佛就談念佛。是參禪就談參禪。有那樣便說那樣。灑灑脫脫的好。若說我樣樣都不曉得。請你慈悲開示。這就是虛僞了。如德山隔江招手。他也知你的長短。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參禪。念佛。看經。禮拜。種種法門。對機而說。你是什麼機。對你說什麼法。「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君臣藥配合妥當。喫了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藥就不要了。古人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當下是佛。不用向外馳求。向外馳求。即是外道。心外一無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執著心。生氣。生歡喜。毀譽動心。貪色。貪財。穿好。喫好。偷懶。打無明。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聖

雙忘。一切處如如不動。不向外求。則見自心是佛。辭親割愛。以參禪念佛等法門除此等凡心。以毒攻毒。病去藥除。同參們請開示。常說妄想多。這不要緊。不參禪。不念佛。你還不知有妄想。因爲用功迴光反照。就知道有妄想。識得妄。你不要理會他。如如不動。若生心動念。就見鬼了。日久功深。水滴石穿。口誦心惟。自然歸一。參禪可以悟道。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一念不生。直下承當。這裏正好用功。希望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四月二十九日

講起辦道。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有習氣就是衆生。無習氣就是聖賢。聖賢的妙用。識得則煩惱是菩提。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煩惱與菩提。如反掌覆掌。這些話說是容易。行就爲難。所以鳥窠禪師說。「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虛雲慚愧萬分。習氣深了。不能回頭。不能放下。到這裏住茅蓬。本想栴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的。常住的事不要我理。理了就是多管閑事。從前當過兩天家。習氣難除。至今放不下。事情看不過去的偏愛講。當家說過。今早不出坡。我還叫出坡。有人說我這就是封建。是多管。這件事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多。當家說大衆太辛苦了。休息一下是對的。但國家號召我們努力生產。我們借了政府幾萬斤米。怎能不響應號召努力生產呢。雖然要大家喫苦。這是有理由的。我要開

腔多嘴。是怕下半年買不到米。因爲我們每人每日買米一斤半。現在木匠買米已節約減了三兩。我看我們也快要減的。米少了又不增產就不夠食。若今天休息。明天是初一又休息。後天若下雨。那就一連休息三天不出坡。豈不誤了生產。有此原因。你們說我封建就封建。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專制中有不專制。和有強權無公理的不同。現在春雨土鬆。若不趁此時候多辛苦一點。請問下半年喫什麼呢。雖說辛苦。但我們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經好得多了。他們這幾天幫我們插秧纔有大米飯喫。每天光頭淋雨還不敢躲懶。一懶我們就不用他。所以這麼苦。他們還要幹。我們沒他們這麼苦何以還說苦呢。

端午

今天端午節。本是世俗的紀念日。佛門不在這裏執著。虛雲以前也隨順世情。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常住也隨俗過節。現在雲居山沒有人送粽子來。粽子本來是給鬼喫的。我們何必要包粽子。包粽子費工夫。所以只煮糯米飯應節算了。人生世上。總宜流芳千古。切勿遺臭萬年。國家所重的是忠義節烈。佛門弟子。一念無生。認識本來面目。誰管他什麼吉凶禍福。但未見無生的。就逃不出吉凶禍福。這幾天鬧水災。去年鬧水災也在這幾天。今年水災怕比去年更壞。我放不下。跑出山口看看。只見山下一片汪洋大海。田裏青苗比去年損

失更多。人民糧食不知如何。我們買糧也成問題。而且買糧的錢也沒有。所以要大家尅苦度過難關。這次沒有米賣。幸蒙政府照顧。買到穀子。以前買米每人每天一斤半。現已減了四兩。只能買二十兩米。以穀折米。要打七折八折。一百斤穀子作七十斤米。要多買也不行。買穀比買米喫虧。買麥麵一擔二十幾元。一擔麵粉等於兩擔米錢。更化得多了。但不買又不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節約省喫。從此不喫乾飯。只喫稀飯。買穀怕買不到。自己種的又未長成。先收些洋芋滲在粥內吃。洋芋每斤一角二分。價比米貴。好在洋芋是自己種的。不化本錢。拿它頂米度過難關。我們要得過且過。

五月十五日

叢林布薩。一個月內黑月白月兩回。梵網經。四分戒本。每月本來都要誦兩次。今只半月誦梵網經。半月誦四分戒本。已省略了。梵語布薩。華言淨住。善宿。又曰長養。謂每月集衆說戒經。使比丘住於淨戒中。能長養善法也。佛觀一切衆生苦惱輪迴。背覺合塵。習氣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衆生斷除習氣。背塵合覺。律所說的戒律。梵語稱毗奈耶。華言曰滅。或曰律。新譯曰調伏。戒律滅諸過非。故曰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云律。調和身語意之作業。制伏諸惡行。故云調伏。戒律條文多少。怕你忘記。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誦二次。菩薩戒

是體。比丘戒是用。內外一如。則身心自在。誦戒不是過口文章。要說到行到。講到持戒也實在爲難。稍一彷彿就犯了戒。持戒這事。如頭上頂一碗油似的。稍一不愼。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誦戒。誦完要記得。口誦心惟。遇境逢緣。就不犯戒。不起十惡。佛制半月誦戒之意在此。初發心的格外要愼重。很多人年老還靠不住。果能一生直到進化身窰。那時都不犯律儀。纔算是個清淨比丘。戒律雖有大小性遮之分。皆要絲毫不犯。持戒清淨如滿月。實不容易。不可不小心。未曾受戒的。別人誦戒不能往聽。只能誦戒前在齋堂聽和尙囑咐。不要忘記出家根本。論到出家表相不難。不比過去要剃髮。現在很多俗人都是光頭的。出家只穿上大領衣就名僧人。但誰是真的僧人呢。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務望各自精進。

五月十六日

昨夜說的黑月白月誦兩重戒法。這是世尊金口所宣。佛將涅槃時。阿難尊者問佛。未來比丘以何爲師。佛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叉。華言別解脫。謂身口七非五篇等戒。不犯則能解脫。以波羅提木叉爲師。卽以戒爲師也。戒條既多。怕會忘記。故黑月白月都要誦戒。以便記持不犯。曾受某戒。許誦某戒。聽某戒。未曾受過的戒。不許誦。不許聽。未受而

誦而聽就不合法。故誦戒法師在誦菩薩戒前問曰。「未受菩薩戒者出否。」維那答曰。「此中無有未受菩薩戒者。」誦比丘戒也要這樣問。佛門弟子共有七衆。一。比丘。二。比丘尼。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此云學戒女。習學六法故。四。沙彌。五。沙彌尼。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六。優婆塞。七。優婆夷。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沙彌不許聽誦比丘戒。怕沙彌見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貢高。輕視比丘。故誦戒之前。沙彌進齋堂。頂禮長跪。上座撫尺云。「諸沙彌諦聽。人身難得。戒法難聞。時光易度。道業難成。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愼莫放逸。」沙彌答曰。「依教奉行。」上座又說。「既能依教奉行。作禮而退。」沙彌一拜起。問訊出堂。沙彌出堂之後。纔開始誦戒。受了佛戒。當下卽得清淨戒體。卽得解脫。卽入佛位。位同大覺。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難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後。要謹愼護戒。寧可有戒而死。不可無戒而生。僧祇律云。『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衞。問訊世尊。中路口渴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故彼復勸言。長老但飲。勿自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傷身。不毀佛戒。遂便渴死。卽生忉利天上。天身具足。是夜先到佛所。禮足聞法。得法眼淨。飲水比丘。後日乃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爲有伴否。彼卽以上事答。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

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於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和這位持戒比丘比較一下。我們是一天到晚烏烟瘴氣。和豬八戒一般。那裏像佛的弟子呢。佛制比丘喝水要用濾水囊。把水濾過纔喝。中國現在誰用濾水囊呢。佛又方便。喝水時只許用肉眼觀水。不許用天眼觀水。因爲用天眼觀。則水中蟲多。皆喝不得。勉強喝了又犯戒故也。所以不管你看見水有蟲無蟲。照毗尼日用規定。凡飲水都要持偈念呪。偈曰。『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若不持此呪。如食衆生肉。』呪曰。『唵嚩悉波羅摩尼莎訶。』時光易度者。一日十二時辰。晝六時。夜六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鐘。一分六十秒。時間是剎那剎那的過。剎那剎那的催人老。你們沙彌。自出娘胎至今。轉眼就二三十歲。你看時光是不是易過。道業難成。初出家的道心都好。日子久了。就懈怠起來。所以說。「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問佛要錢。」既道心不長。道業就難成了。露水般的道心。怎能了生死呢。所以最後就囑咐你們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勤者精進不後退。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分晝夜。行住坐臥。朝於斯。夕於斯。磨鍊身心。清淨三業。經者徑也。即了生脫死之路徑。律者戒律。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薩等戒也。

論者。佛大弟子發揚經律之妙義的著作。汝等沙彌。既發心爲道。就要勤學經律論。勿空過日。

五月十七日

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悟理。我們說古人的空話。說平常心。人人都有。但怎能見得他是道呢。只要識得平常心。則一切處都是道。不識這平常心。就顚顚倒倒了。何故呢。我們不能迴光返照。向外馳求。背覺合塵。朝朝暮暮。隨境遷流。背道而馳。摸不著自己的臉孔。怎樣叫平常心呢。平常就是長遠。一年到頭。一生到死。常常如此。就是平常。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飯。沒有擺布安排。這樣的招待。可以長遠。就是平常。如有貴客到了。弄幾碗好菜。這就是不平常的。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無常禮。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長久的。修心人能心無造作。無安排。無改變。無花言巧語等。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六祖謂智隍禪師曰。「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這些話。也是說的平常

心。與這些話不相應的。是在鬼窟裏作活計。就不平常了。昨夜說戒律。初發心的。初生信心。歸依三寶。求受五戒。再進步的。知人生是苦。而捨俗出家。入山修道。知比丘尊貴。而受具足戒。又發大心。而受菩薩戒。在戒堂聽引禮師苦口叮嚀。說到「寒心而生慚愧。」那時怕六道受苦而發道心。聞法淚下。問某戒能持否。都答曰能持。但受戒完了。過些時候。老毛病復發。就退道心。就不平常。反以貪瞋癡爲平常了。明道的人。動靜無心。善惡無念。性空即無心。無心即道。初出家人。不知佛法如何。規矩如何。修行如何。須知欲了生死。先要循規蹈矩。如孔子之制禮作樂。亦無非教人規矩。與佛戒律無異。執身即除習氣。身得自由。則心有依處。古人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有執身次序的偈語曰。「舉佛音聲慢水流。誦經行道雁行遊。合掌當胸如捧水。立身頂上似安油。瞻前顧後輕移步。左右迴施半展眸。威儀動靜常如此。不枉空門作比丘。」以冰清玉潔的音聲。稱念諸佛聖說。這是念佛法門。進一步問念佛的是誰。就是參禪了。若不迴光返照。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隨念遷流。這樣念佛就無用。念佛要口念心惟。以智觀照。聲音不緩不急。如水慢流。口念耳聽。不打妄想。念念流入薩婆若海。一聲佛號有無量功德。只此一聲佛號就能渡無量衆生。誦經或照經文直誦。或背誦。或跪誦。或端坐而誦。或默念皆可。隨文觀想。看經中說的什麼道理。行道即經行。一步一步不亂。

不東歪西倒。如空中雁行有次序。一個跟一個。不緊不疏的行。一切處都是用功。合掌兩手不空心。十指緊密。不偏不倒。如捧水一般。若一偏側。水就傾瀉了。站如松。兩脚八字。前寬八寸。後寬二寸。身直。頭不偏不倚。後頸靠衣領。如頂一碗油在頭上一般。不正則油瀉了。行如風。要照顧前後。輕輕移步。鞋不拖地。行樓板不要響。生草不踏。愛護生物。開眼看東西。只展半眼。所看不過三五七尺遠。行住坐臥。能具威儀。使人一望生敬。若不先自檢責。何以化導羣機。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不墜。有道無道。舉止如何。別人一看便知。心能平常則始終不變。經歷風波險阻。此心如如不動。如憨山老人者。就是我們的模範。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十二歲請於母出家。禮南京報恩西林和尙爲師。受具戒於無極和尙。二十歲西林和尙寂後。房門大小事。衆皆聽憨山決之。後從雲谷大師在天界坐禪。二十八歲遊五臺。見憨山甚佳。因以爲號。二十九歲閱肇論。悟不遷義。妙峯謂之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三十歲發悟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澈。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披剃至七十一歲冬。遊雙徑。上堂說法。啓口數千言。不吃一字。侍前傳錄。疲於奔命。日不暇給。其詳細史實。具載年譜中。他老人家一生歷史。數十年中。環境千變萬化。千辛萬苦而道心始終不變。這就是平常心。長遠心。就是我們的模範。

他遣戍雷陽時。作軍中吟云。「緇衣脫却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把他自己堅固不變的心都吐露出來。佛法到今日更衰微。起過不少風波。解放前。全國僧尼還有八十萬。去年只餘七萬多。還俗的十佔其九。這就是無長遠心。無堅固心。烈火一燒。就站不住脚。若是真佛弟子。就要立志。具鐵石心腸。先學威儀。循規蹈矩。不怕人說你腦筋不醒。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誡。由於多劫種下善根。此生纔得入佛門。就要努力求道去習氣。不入名利場。不當國王差。把心中的習氣。一點一點的除去。即是大修行人。得入理體。堅固心歷久不變。平常心動靜一如。

五月十八日

禪門日誦上。載有憨山大師費閑歌十首。講十件難事。這十件事辦不到。就是空費力。就是閑無用。故曰費閑歌。若把這十事做到。就了生死。十件難事是。體道難。守規難。遇師難。出塵難。實心難。悟道難。守關難。信心難。敬心難。解經難。我與古人一比。自知慚愧。不敢多舂壳子。別人把我當古董看待。以爲我有道德。我不敢多說話。別人認爲我裝憨。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並非我客氣。古人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內心的慚愧誰能知道呢。我騙佛飯喫。比你們多幾年。你們不相信苦惱業障。我的苦惱又說不出。現在只喫

空飯。講話也講不好。講的又不是自己的。只是前人的典章。或諸方的口水。都是眼見耳聞的。自己肚裏一點也沒有。古聖先賢。千佛萬佛。傳一心印。不說一語。佛祖相傳。無非如此。古人說得到行得到。別人不知我的苦惱。還以爲我了不得。明眼人會說我。你何不自己講講自己。前天杭州某人來一封隱名信指責我說。「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咸多墨守偏空。縱有滿腹知解。對本分上一點不能相應。阿附權貴。廣收門徒。雖名喧一時。亦不足重。……故有祕戒不許濫傳於不道不明不聖不賢之人。若遇其人而不傳。則必受其殃。若傳非其人。亦受其殃。未審大師遇有應傳而不傳。不應傳而傳者之事否。（按傳者傳法也）……」。和尙蓄鬚。沙門敗類。開千古破戒之風。留後人饑諷之玷。二雲門懼難。不明事機。徒以宿業果報而自慰。造成三僧失踪。一僧身亡空前未有之慘聞。有此二事。足以證明大師功過深淺矣。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這封信指責我。就是我的善知識。我很感謝他。可惜他的信不署名。又沒有回信地址。他說。「蓋以大師之神明。當可知也。倘有緣分。請一回示爲禱。」因此我寫信到杭州託心文法師打聽這封信是誰寫的。想和他通個信。他說我以宗匠自命。又說就學人所知者。其能行解相應作法門之龍象。不愧爲人天眼目者。捨大師其誰能當之等語。他最初責我以宗匠自命。我何嘗敢以宗匠自命。繼又讚歎我捨大

其誰能當之。這些話我實不敢當。問我傳法之事。我自己應不應得法也不知。那裏敢說傳不傳呢。談到和尚蓄鬚這件事。旁人對我是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時。誤學頭陀留鬚髮帶金箍。那時不明教理。早就錯了。後來被善知識一罵就剃了。以後每年剃一次頭。每逢除夕洗一次脚。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纔剃一次頭。平常不剃頭就不剃鬍子。我不是有意養鬍子的。照佛制度。應該剃除鬚髮。中土風俗。以鬚眉男子爲大丈夫相。認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中土祖師亦有順俗留鬍子的。說到雲門罹難。責我不明事機。這事亦與我無干。誰失踪。誰身亡。我也不知。古來酬還夙業果報而罹難的祖師很多。以上的話。由於我放不下而說的。平常會說古人的話來勸人。遇到境界。自己就打不開。真所謂能信不行空費力。空空論說也徒然。我長年害病。無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樣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來去自由。初發心同參們。不要提我的虛名。不要聽我的空話。要各人自己努力。自不努力。向外求人。都靠不住的。行持不限出家在家。都是一樣。講個典章你們聽。雲南有一位秤錘祖師。明朝人。姓蔡。住昆明小東門外。父母去世。遺下財產田園。生活過得很好。勤儉勞動。自種菜蔬出賣作零用。妻年輕貌美。好喫懶作。和野漢子私通。蔡雖明知此事也不說她。日子久了。她更膽大。天天和野漢子私通。毫無顧懼了。有一天。蔡很早就出門賣菜。預計野漢尚未離家。就買好

酒肉帶回家。這時野漢尚未離去。只好躲在床下。蔡入廚弄飯菜。妻覺得不好意思。就去洗臉並幫丈夫弄飯菜。飯菜弄好了。蔡叫她擺碗筷。她擺了兩套碗筷。蔡叫她擺三套。我今天請客。她擺好了。蔡叫她請客出來喝酒。她說「客在那裏。」蔡曰「在房裏。」她說「你不要說鬼話。房裏那裏有客。」蔡說「不要緊。不要害怕。你請他出來好了。若不出來。我就給他一刀。」妻不得已。就叫野漢子出來。蔡請野漢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漢子以爲有毒不敢喝。蔡先喝了再請他喝。野漢子纔放心。酒菜喫飽了。蔡向野漢子叩頭三拜。說今天好姻緣。我妻年輕。無人招呼。得你照顧很好。我的家財和我的妻。都交給你。請你收下吧。妻和野漢子都不肯。蔡持刀說。你們不答應。我就要你們的命。二人沒法。只好答應下來。蔡於是隻身空手出門。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種菜。後來用功有了見地。再說野漢子財色兼收以後。好喫懶做。老婆天天挨打挨罵。喫不消。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請蔡回家。想重尋舊好。蔡不理她。後來野漢子把家財喫光了。弄到她討飯無路。她想起蔡的恩情。想報答他。蔡平常好喫昆陽的金絲鯉魚。她弄好了一盤金絲鯉魚。送到西林庵給蔡喫。蔡收下說。「我領了你的情了。這些魚我拿去放生。」妻曰。「魚已煮熟了。不能放生。」蔡即將魚放在水裏。魚都活了。直到現在。昆明黑龍潭古跡。還有這種魚。蔡是俗人。對妻財子祿能放得

下。所以修道能成功。奉勸各位。都把萬緣放下。努力修行。期成聖果吧。

五月二十日

佛所說法。千經萬論。總是要叫衆生明自己的心。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衆生無量劫來。被物所轉。都是心外見法。不知自性本來無一物。萬法了不可得。妄執心外有法。成邪知邪見。既然說識得心無寸土。那就算了。何必還說許多名堂。什麼三歸五戒。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等等。說這多法門。無非對治衆生的心而已。衆生習氣毛病。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這是佛的善巧方便。你有什麼病。就給你什麼藥。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衆生無量劫來。被無明煩惱污染了真心。妄認四大爲自身相。不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今欲返本還原。要先調身。斷除習氣。把粗心變爲細心。從有爲到無爲。在自性清淨身上用功。行住坐臥。一天到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心謹慎。斷除習氣。膽要大。心要細。膽大包身。不被境轉。心細則氣細。否則粗心浮氣。這種情形。可以自己檢查。一般人在勞苦奔波忙忙碌碌時。就氣喘息粗。有定力功夫的人。再忙也不喘氣。一天到晚。總是心平氣和的。一心不亂就是定。妄無本體。有定就無妄。就能復本心源。功夫從外頭做起。先講威儀教相。行住坐臥都有威儀。不要說忙得要死。還講什麼

威儀。既然作如來之弟子。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就要做到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使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怎能因爲忙了就不講威儀呢。昔日浮山遠錄公謂其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所以有眼的人。看你一舉一動。威儀怎樣。就知你有道無道。佛在世時。舍利弗初爲婆羅門。路逢馬勝比丘。見他威儀很好。心生恭敬。從之問法。馬勝比丘說。「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弗聞偈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時各將弟子一百。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你看馬勝比丘只是行路威儀好。便成如此功德。這就是以威儀導物。孰不從化的例子。初發心的同參們。要向古人習學。一心觀照自己。行住坐臥。二六時中。一切無心。不被物轉。若不如此。不守本分。隨妄流轉。何異俗人。雖說出家辦道。都是空話。各人留心。

五月二十一日

楞嚴經上佛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我們和佛就如此不同。楞嚴一經。由阿難發起。作我們的模範。全經着重說婬字。由這婬字。說出很多文章來。最初由阿

難示現。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呪。敕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消滅。提奬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佛應阿難之請。就說出一部楞嚴經來。阿難遇摩登伽女。並非做不得主。這是菩薩變化示現世間。非愛爲本。但以慈悲。令彼捨愛。假諸貪欲。而入生死。圓覺經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溼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所以說。『三界輪迴婬爲本。六道往還愛爲基。』世人有在家。有出家。有爲道。有不爲道。凡自性不明的。都在五欲中滾來滾去。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由此五欲。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七情又細五欲。因此生死不了。如經所說。『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人的投生。起首由於婬欲。及至出生後。就以財爲主。廣慧和尚勸人疎於財利。謂「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所以五欲第一個字就是財。人有了錢財。纔有衣食住。纔想女色娶妻妾。人若無財。什麼事都辦不成。可見財的厲害了。世人總以有財爲樂。無財爲苦。無財想有

財。少財想多財。有了白銀。又想黃金。不會知足的。既爲自己打算。又爲子孫打算。一生辛苦都爲錢忙。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無常一到。分文都帶不去。極少能把錢財看穿的。從前有三個乞丐。一人手上拿一條蛇。一人手上拿一個蓮華落。一人手上拿一個糞袋。同時行路。看見地上一文錢。頭一個乞丐看見就拾起這文錢。第二個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第三個也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三個乞丐就爲這一文錢。在路上打起來。衙門差人經過。看見他們打得兇。恐怕打出人命。就把三人帶進衙門見官。判斷是非。官坐堂上。問明原由。便說道。「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不要爭了。」三人都說。「我窮到一文錢都沒有。對此一文怎能不爭。」官說。「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待我看那個最窮。就判這文錢歸那個。」第一個說。「我最窮了。無溜見青天。衣破無線聯。枕的是土磚。蓋的是草墊。」第二個說。「我比他更窮。青天是我屋。衣裳無半幅。枕的是拳頭。蓋的是筋骨。」第三個說。「他們都不如我這樣窮。我一餓數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閉眼。只爲這文錢。」官聽了大笑。這齣戲是譏貪官污吏的。世尊說法。講錢迷人的多得無比。出家也很多被錢迷的。從前是錢。現在是紙。更累死了。離了它就不能過日。你要生產就要工具。沒有錢買不到工具。就種不出東西。我們整天忙。是不是也爲這文錢呢。世人衣食足了之後。又貪

色。這個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古來帝王由於貪色而致亡國的也不少。昔夏桀伐有施得妹喜爲妻。由此荒婬無道。爲商湯所滅。商朝的紂王愛妲己。嗜酒好色。暴虐無道。周武王伐之。兵敗自焚死。古時沒有電話電報。邊方告警。則舉烽燧。其法。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槹。桔槹頭上有籠。中置薪草。有寇即舉火燃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此臺烽燧既作。鄰臺即相繼遞舉。以告戍守之兵。周幽王寵褒姒。不好笑。王百計悅之。仍不笑。王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西夷犬戎入寇。王舉火徵兵。諸侯不至。犬戎遂弒王於驪山之下。並執褒姒以去。這事叫烽火戲諸侯。貪色之禍。無量無邊。說不完了。利和名是相連的。名有好有壞。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三皇五帝。是聖君賢王的典型。禹受治水之命。八年於外勞心焦思。三過家門而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遂竟全功。乃定九州之貢賦。立五服之制。四夷賓服。湯王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而告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這就是聖君賢王流芳百世的德澤。王莽曹操秦檜等就遺臭萬年。諸佛菩薩。諸大祖師。有真道德。雖不求名而名留千古。善星比丘。寶蓮香比丘尼。生墮地獄。罪業深重。自然遺臭萬年。這個名真害人。說

你好。有道德。難行能行就歡喜。就是好名。被罵不高興。也是爲名。說好不好。總被名轉。眼前槍易躲。背後箭難防。從前禪堂午後喫了點心粥。有禮佛的。有到監值寮開茶話會的。說你的功夫用得好。就生歡喜。說不好。臉就放下來了。講小座也是一樣。說你好就歡喜。說你不好就不願意。也是被名轉。食也有利有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古人一心在道。野菜充飢。心定菜根香。如潭州龍山和尙那樣。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世人貪食。專在酸甜苦辣鹹淡甘辛裏打滾。務求珍饈美味。肆意傷生害命以資口腹。也有喫素的人。弄齋菜還叫葷菜名。什麼細雞。油肉丸等等名目。這是習氣不忘。殺心還在。雖不是真吃葷也犯了戒了。好好醜醜。到肚都變爲屎。何必貪求美味。爭奪不休呢。好的喫得多。屁也多屎也多。有什麼好處呢。睡覺更了不得了。貪睡的人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時。白天做事。夜裏睡覺。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可見睡覺這事。浪費不少光陰。真害死人。真修行人愛惜光陰。依佛遺教經說。『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故有睡用圓枕及不倒單等法克服睡魔的。不發道心。不知慚愧。好喫懶做的人。特別貪睡。左邊睡醒了又右邊睡。而且日以繼夜的睡。看經聽法。坐香念佛都睡。把大好光陰全

都浪費了。究竟出家所爲何事呢。古德云。「聞鐘臥不起。護法善神瞋。現世滅福慧。死後墮蛇身。」潙山老人云。「如斯之見。蓋謂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又說。「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希望有心求道。願出生死的人。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轉。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五月二十三日

世上軍令嚴肅。令行如山倒。誰也不能違他。佛所說法。亦如軍令一般。爲佛弟子。只有依教奉行。決不能絲毫違犯。前幾天說的布薩時上座對沙彌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愼莫放逸。」既已出家。就要痛念生死。如救頭燃。怎敢放逸呢。勤學經律論。三藏聖教。尋求了生脫死的途徑和方法。經律論名爲三藏者。因此三者皆包藏文義也。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故三藏亦卽三學。梵語素呾纜藏。或曰修多羅藏。譯曰。綖。謂佛之言說。能貫穿諸法。如綖之貫花鬘也。又譯曰經。經者具常法二義。且經之持緯。恰具綖義。梵語毘奈耶藏。或曰毘尼藏。譯曰滅。謂滅三業過非也。梵語阿毘達摩藏。舊作阿毘曇藏。譯曰對法。以對觀真理之勝智而名。又譯無比法。謂勝智無比也。別名優婆提舍。譯曰論。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故別名爲論。既受三壇大戒者。便是大丈夫和菩薩。又發了菩提心。就要做大丈

夫和菩薩的事。梵語菩提。此譯爲道。道者是心是理。心之妙理。體同虛空。徧三界十方。包羅萬象。發如是菩提心。就是菩薩大丈夫。諸佛慈悲說三乘法。重重指明。就戒律言。佛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可見學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梵網律有十重四十八輕。犯十重是波羅夷罪。波羅夷此譯爲棄。或曰退沒。或曰不共住。或曰墮不如意處。或曰斷頭。無餘他勝等。是戒律中最嚴重之罪也。律中有開有遮。小乘與大乘不同。開者許之義。遮者止之義。許作曰開。禁作曰遮。開要看時節因緣。是額外方便。沒有因緣是不開的。遮則一遮永遮。小乘與大乘有很多相反的。小乘持卽大乘犯。大乘持卽小乘犯。其詳細條章。可看毘尼止持作持等書。具足戒中。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分爲五篇。一曰波羅夷罪。譯曰斷頭。其罪最重。如斷頭不能復生。不復得爲比丘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曰僧殘罪。梵名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殘爲婆尸沙之譯。謂比丘犯此戒。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因此而向於僧衆懺悔此罪。以全殘命。故名僧殘。此篇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曰波逸提罪。譯曰墮。謂墮地獄也。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比丘尼有二百八戒。四曰提舍尼罪。具云波羅提舍。譯曰向彼悔。向他比丘懺悔罪便得滅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曰突吉羅罪。譯曰惡作。其罪輕。

此篇比丘有百衆學法。另有二不定法。七滅諍法。共一百九戒。比丘尼有百衆學法。七滅諍法。比丘除在三際四威儀中嚴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儀外。還要在二六時中遵照毘尼日用。持誦五十三呪。如是降伏其心。制身不行。又有三聚圓戒之說。每一戒。皆具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之三聚也。如不殺生一戒。卽具三聚者。謂離殺生之惡是攝律儀。爲長慈悲心是攝善法。爲保護衆生是攝衆生。楞嚴經云。『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是眞脫。不酬還宿債。不遊三界。』小乘有因緣可喫牛奶。菩薩喫不得。絲綿裘毳等亦然。這是小乘大乘開遮持犯的不同。又比丘不拿銀錢。不存一米。不喫隔宿飲食。當天化飯喫不完的不留。菩薩開了拿銀錢不犯。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大乘小乘不准開。惟大病非酒不治者。白衆後可用。戒律開遮因緣微細。要深入研究纔能明白。佛門興衰。由於有戒無戒。犯戒比丘。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所以佛將入滅說涅槃經。叫末世比丘以戒爲師。則佛法久住。佛又說四依法。一。糞掃衣。二。常乞食。三。樹下坐。四。腐爛藥。此四種法是入道之緣。爲上根利器所依止。故名行四依。又名四聖種。此法能入聖道。爲聖之種。糞掃衣又名衲衣。凡火燒牛嚼鼠齩死人衣。月水衣。爲人所棄與拾糞之穢物同者。比丘拾之。浣洗縫治爲衣曰糞掃衣。又補衲糞掃之衣片而著用之。故曰衲衣。

比丘著此糞掃衣。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在於離貪著也。乞食。梵云分衛。十二頭陀經曰。『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衆僧食。三常乞食。若前二食。起諸漏因緣。所以者何。受請食者。若得請。便言我有福德好人。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憂法。則能障道。若僧食者。當隨衆法。請主事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因緣。應受乞食法。』樹下坐。不住房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腐爛藥者。比丘有病不請醫。不喫新藥。只拾別人所棄之腐爛來喫。病醫得好不好。聽其自然。今世比丘。誰能守之。一有疾病。中醫西醫。特效藥。滋補品都來了。四依法久無人行了。梵語比丘。此云除饉。又云乞士。破惡。怖魔。比丘爲世福田。人若供一飯。聞一法。能除一切饑饉之災。故曰除饉。云乞士者。上從如來乞法以長慧。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故名乞士。乞法謂乞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破惡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惡業破除之。轉爲十善業也。怖魔謂比丘出家。脫離魔眷。魔震動驚怖也。我們既成了比丘。誰能名符其實爲真比丘呢。既出家爲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不要留戀世上的貪瞋癡愛。不要人我是非好喫懶做。

五月二十六日

孔子論語二十篇。第一句說。「子曰學而時習之。」子者。孔夫子。曰者。說也。孔子教人將學過的東西。時常溫習。語默動靜。念念不忘。若所學彷彿大意。工夫就不相應。不究竟了。世法佛法都是一樣。要學而時習之。佛法是體。世法是用。體是理。是真諦。用是事。是俗諦。要知二諦融通三昧印的道理。不融通就落於偏枯。如離體表用。是凡夫凡情。離事講心。是不明心地。真俗二諦。名目很多。真是體。俗是用。戒定慧體用都得。都是一個心地中生出種種名字。若能融會貫通。則條條大路透長安。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路透長安。」這裏說的是什麼話呢。請參究參究。那個是道。會過來的處處都是佛法。不明就滯在名相上。一天到晚勞碌奔波。種田博飯喫。與俗人何異。現在世人多是光頭。僧人穿的也是俗服。此外何處與俗人不同呢。古人說。「心田不長無明草。性地常開智慧花。」這就是透長安的大道。也就是與俗人不同處。耕種的人。田裏有草如不拔去。就難望收成。修行人把心裏的無明草薅了。那智慧花就長得好。開得好。只要你不被境轉。情不附物。無明草就不長了。智慧花一開。則粗言及細語總是說無生。古人行到說到。無空話講。一問一答。答在問處。吐露心機。都是妙用。我們心不在道。故被物轉。而無智慧。若能痛念生死。全心在道。不分世出世法。是男是女。好看

不好看。若一動念。卽出鬼被情轉了。不分別卽不隨情轉。作得主。古人說。「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這是表法。你妄想多了。就是你有柱杖子。爲了除你的妄想。就教你修數息觀。不淨觀。念佛觀。念佛看經。禮佛看話頭。給你修行的法門。就是與你柱杖子。你如用功到有把握。就落在無事甲裏。有成障礙。是要不得的。這就是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病好不用藥。就是奪柱杖子。不如是則執藥成病。太陽老人說。「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也。」參禪念佛。都要時時刻刻口誦心惟。開言吐語。不分別是非。終朝解脫。不煩惱。不生心動念。是有功夫。若無把握而被境轉。就苦惱了。用功不得受用。處處波浪滔天。昔佛印禪師入室次。蘇東坡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什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東坡雖聰明。答不出話。是他脚未踏實地。同參們。如何能脚踏實地呢。只有口誦心惟朝斯夕斯的幹。

六月初二日

佛滅度後。法住世間有三階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由度女

人出家。正法唯有五百歲。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一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溈山老人說。「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溈山老人在唐朝。去佛已千餘年。是像法時期。一切事情變遷。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一日生。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諦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如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劫猛散壞。如是無量聖賢。今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楞嚴經指出『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恆河沙。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

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徧知覺。讚歎婬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婬婬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總爲魔眷。命終之後。必爲魔民。失正徧知。墮無間獄。』經中說九生百世者。一生一百年。一世三十年。今佛曆已是二千九百八十二年。就是百世魔王出現之時。佛滅不久。法句經偈。就有誦爲水潦鶴的。時至今日。其訛誤更多了。水潦鶴。就是鷺鷥鳥。見之有何意義。解生滅法。能離苦海。故有百歲不解。不如一日能解。所謂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也。末世邪師。各各自謂是善知識。當參學的人。若無試金石。必從邪淪墜。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末世求道。真不容易。潙山老人說。「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好跟他學。不會帶壞你。不相干的人。種種習氣。臭不可聞。和他接近日久。自己也會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香染香。近臭染臭。善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故宜親近。末法行人。如我們者。比魔外的本領也比不上。楞嚴經說。『色陰盡的。於其身內。拾出蟯蛔。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徧滿。不相留礙。忽於半夜。在暗室中。見

種種物。受陰盡的。能反觀其面。各有十種禪那現境。叫着五十種陰魔。迷不自識的。則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老子說的。其中有精。和孔子說的。空空如也。是見到識陰的道理。羅漢五陰俱盡。已出三界。我們色陰未盡。與道隔得很遠。我懺悔。不過比你們癡長幾歲。弄到一個虛名。你們以爲我有什麼長處。以我爲宗就苦了。我比楞嚴所說的妖魔外道都不如。比祖師更不如。所以每每叫你們參學的要帶眼識人。又要有雙好耳。聽法能辨邪正。然後將所見所聞的。放進一個好肚裏。比較他的是非得失。修行就不會走錯路。不上僞善知識的當。現正是末法時代。你到那裏訪善知識呢。不如熟讀一部楞嚴經。修行就有把握。就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此成就。不遭歧路。又全經前後所說。着重在一個婬字。說。『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看楞嚴經。若不歸宗。跑馬看花。就不中用。要讀到爛熟。就能以後文消前文。以前文貫後文。前後照應。則全經義理。了然在目。依經作觀。自得受用。古來行人。從此經悟道的很多。溫州仙巖安禪師。因看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破句讀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忽有悟入。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

人稱之曰安楞嚴。希望同參們。無論老少。常讀楞嚴。此經是你隨身善知識。時聞世尊說法。就和阿難作同參。

六月初三日

古人說。「勿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人到年老時。百般痛苦。耳不聰。眼不明。四肢無力。喫不得。睡不得。行不得。這種苦處。年輕人是不曉得的。我年輕時和你們一樣。看見老來呆。總不願意。說話他聽不到。眼淚水和鼻涕。看見就惡心。怕和老人一塊住。現在我老了。纔知道老的苦。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我從雲門鬧事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久已是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朝夕思忖。前路茫茫。道業未成。生死不了。一口氣不來。又要投生。『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少年不修。晚年就會如此。你我現在都是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就不要把這善根種子打失了。洞山問僧。「世間什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能明大事。卽無地獄因。故地獄未爲苦。而不了自心最爲苦也。想明大事。就要努力精進。不要悠悠忽忽。兀兀度時。白天應緣。遇事要作得主。白天能作主。夢中纔作得主。夢中作得主。以至病中作得主。則臨命終時纔做得主。這幾樣作得主。是由平常能強作主宰而來的。能強作主宰。就易

悟道了生死。不悟道。生死不能了。悟道不難。總要生死心切。具長遠堅固向道之心。至死不退。今生能不退。雖未悟。來生再努力。何有不悟之理。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位位都是經過久遠劫來。長期修習纔成功的。我們生死心不切。不發長遠心。病來知念生死。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嚴經說。『凡夫修行如隔日瘧。』病時有道。病退無道。無明起時如瘧。退則好人。故要努力精進。生懺悔心。堅固心。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門深入。以一門爲正。諸門爲助。各修一門。彼此不互謗。謗法輕法慢法都不對。欲想佛法興。除非僧讚僧。互謗。是佛法的衰相。佛子專心向道。痛念生死。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昔裴休丞相。送子出家。子是翰林。拜溈山祐祖。名法海。訓以警策箴云。「衣食難。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細膩。清齋薄粥但尋常。粗布麻衣隨分際。別人睡時你休睡。三更宿盡五更初。好向釋迦金殿內。」溈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養大衆。有一天。他挑水挑得太累了。心裏說。和尚喫水翰林挑。縱然喫了也難消。回來時。溈山老人問他。「你今天說什麼話。」法海答曰。「沒有說什麼。」後來溈山老人揭穿他心裏的話。並說。「老僧一打坐。能消萬擔糧。」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樣富貴。到了佛門。就要放下一切。專心向道。纔算是本色禪和。

六月十六日

佛說一大藏經。無非講因果二字。詳細分析起來。就無窮無盡。營事比丘。寧自啖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缽飮食。我以前化緣。隨人歡喜布施。除多補少。顚顚倒倒的用。今在此妄作妄爲。建法堂。起茅蓬。修廁所牛欄等等。所用的錢。從何處來呢。我守法令不敢剝削。不寫信號召化緣。做什麼功德。除鑄鐵瓦有人代化過緣也沒有化夠。他們監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我也不准。怕遭報應。窰上燒磚。爲修大殿用的。如拿去作別處用。也怕招因果。經上說。『上物下用報應重。下物上用報應輕。』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作殿宇的用作僧寮。這是上物下用。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上下之分要認真。年青人修不修放在一邊。因果要緊。雲居山誌上載。卽庵慈覺禪師。蜀人。初出川行脚時。欲上雲居。先宿瑤田莊。夢迦藍安樂公告曰。「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擔土。今來只有一粥緣。」次日午后上山。晚粥罷。值旦過寮相諍。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覺心竊疑訝。逾十年。得法於臥龍先禪師。有南康太守張公。亦蜀人。與師親舊。適雲居虛席。請師開法。師欣然應之。以爲前夢不驗矣。卜次日上山。當晚宿麥洲莊。忽然遷化。塔至今存焉。近爲水湮。一石尙存。他這件事蹟。留給後人看。證明因果絲毫不錯。昨夜的空話。本可不講的。因爲政府根究。所以不得不說。不是我享受了供衆之物。有信在此。可以查看。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無衣服款。除買簑衣縫紉機及支付運

費外。所餘五百元。作買米用了。以前悟源當家。大家說他不理事。大衆襪子都沒得穿了。要開會討論。調整調整。決定每人每年犒勞兩套衣服。分上半年一套。下半年一套。通過決議後。去信廣州縫七十套衣服給大衆師用。回信說買布有限制。待辦好託人帶來。最近已帶來了。爲什麼還不發給大家呢。因爲初定規章發衣服。以後改定發單錢。給各人自己去做衣服。已拿買米的錢發給大家了。所以現存的衣服。留待下半年纔發。並且現在不止七十人。故七十套衣服不夠發。也不能發了。直純的信。還說有鞋襪。都被一人收下了。這也因爲人多鞋襪少。不夠發就不發。等將來湊夠數纔發。既知一粥之緣都有因果。我豈敢錯因果。怕大家不明真相。所以又講講這些空話。現在國家公佈了兵役法。年青人都有些心不安了。要知因果不昧。當不當兵都有前因。着甚麼急呢。於前幾朝都有僧兵。如少林五臺等處是也。查唐太宗李世民爲秦王時。曾用少林寺僧兵平王世充。及後封有功僧十三人。封曇宗爲大將軍。仍不去僧號。至明成祖賜姚廣孝名。始易冠服。而廣孝退食。仍穿僧衣。至今北京姚少師祠。於紗帽紅袍上。仍覆袈裟也。至滿清入關後。中國有青衣僧黃衣僧之分。漢僧是青衣。蒙藏是黃衣。國家重用黃衣。清朝僧兵不用青衣。改用黃衣兵。亦有名無實。未曾出過役。只領兵費。現在政府也看重黃衣僧。我們青衣僧也佔黃衣僧的光。從前麗江五臺山。

少林寺。是招集僧兵的地方。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術。也在少林招僧兵。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臺山。北京旃檀寺封提督軍門。五臺山菩薩頂。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軍門都統的職位。受國家的餉。北京雍和宮也領餉。義和團起義。有很多喇嘛僧兵。起初打勝仗。燒天主耶穌教堂。後來失敗。由教徒燒殺旃檀寺。這是一報還一報。民國三十年。湖南湖北各省就抽僧兵。當時我向中央伸辯。纔得免抽。現在公佈兵役法。僧人不當兵是不可能的了。日本全國皆兵。分爲現役兵。預備兵等。人人都替國家服務。無一人喫空飯的。我國似日本。將來也是全國皆兵。和平運動和得了。當兵是空話。和不了。難免不打仗。兵者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當必須用兵之時。誰也躲不脫。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雲門。時局緊張。年青人怕當兵。百多僧人同住。我無主宰了。我死不要緊。要把年青人安置好纔對。即到後山與山上搖人相商。因他們向不與政府來往。我和他們聯絡。想到他們那裏蓋茅蓬。以便年青人有躲避當兵之所。我上山時大雨傾盆。給他們散供養。他們很歡喜。答應我們來蓋茅蓬。祖師肉身也好保護。後來就在山上分散開蓋了幾處茅蓬。準備有災難就上山去。過了幾年。都沒有事。這是自己無主宰。空躭心過慮。後來寺中幫工。知道山上有茅庵。去報告政府。給我大帽子戴。說我造反。該死。現在兵役問題又來了。聽天由命。不要驚慌。前生若種了當兵因。今生

決逃不了當兵果而且一切唯心。法法都能成聖賢。當兵也一樣修行。僧俗都是這一個色殼子。所不同者有沒有酒色財氣而已。草堂和尚頌曰。「樂兒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相服裝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戲子只一個身。忽而變男。忽而變女。忽而扮官。忽而扮奴。貧富貴賤。千奇百怪。雖服裝不同。還只是一個戲子。八識心王等於戲子。衆生色身。如戲臺上人物。識得戲子。做什麼也好。決不隨境分別。妄生憎愛。處處都是道場。關雲長是兵。也成了武聖人。不學好的。如秦檜曹操。雖是狀元宰相。也下地獄。心好處處好。心壞處處壞。當兵不當兵。何必介意。

六月二十三日

辦道這一法。說難也難。說易亦易。難與不難是對待法。古人真實用心。一點不爲難。因爲此事本來現成。有什麼難呢。信不及就爲難了。若真正爲求了生脫死而辦道。能把自身看輕了。身如幻。一切事情看得開。不被境轉。辦道就容易。人沒有不想學好。誰也想成聖賢。誰都怕入地獄。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行起來就爲難。何以呢。比如世人說好話。恭喜發財。富貴榮華。誰都歡喜。若說你家敗人亡等不祥話。誰都不願意。可見人人都想好。但何以偏向壞處跑呢。這只由放不下罷了。古來各城市都有城隍廟。簷下掛一個大

算盤。是要和人算善惡賬的。有一匾額寫道。「你又來了。」兩柱有一副對聯。「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獄無門。個個要進來。」凡人常動機謀弄巧妙。喫不得虧。事事都計較。合算不合算。惡人誰也不敢近。怕喫他的苦頭。讓他忍他散場了。但因果報應。天是不怕惡人的。我們坐禪念佛。本爲了生死。由於無明貢高。不能忍辱。不除習氣。雖有修行善因。還免不了苦果。生死不了。隨業受報。所以說你又來了。本來在地獄受苦已畢時。十殿閻王吩咐過。叫你不要再來。再來沒有好事。由於你放不下。所以依舊犯罪。去了又來。世人愚迷。作惡不行善。遂招苦果。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如不想脫苦。何必入空門。入空門則了無一物可得。萬事皆休。還有什麼天堂地獄。但如不證得四大皆空。五陰非有。就不算得入空門。要入空門。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全經前前後後所說不離五陰。其中開五陰而說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內而身心。外而器界。不出色受想行識五陰。經中說凡說聖。說悟說魔。督是闡明五陰非有。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最後說知有涅槃。不戀三界。指出五陰魔邪。無一不是說五陰。色陰上。婬色是生死根本。殺盜婬妄。是地獄根本。五陰照空。卽脫生死。不復輪迴。如何照呢。照是覺照。時時刻刻。依經所說。用智慧觀照五陰。照得明明白白的。就見五蘊皆空了。在觀照之初。未能全無妄想。這不要緊古人說。不怕

念起。只怕覺遲。若妄念一起。你能覺照。就不隨妄轉。不能覺照的。坐香怕腿痛。禮佛怕腰酸。躲懶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進地獄。寒山大士詩云。「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寒者寒冷。冷到夏天冰還未釋。日出還霧。我這一片冰心。與君不同。君若似我。就能到寒山中。否則寒山路不通。學道之人。要見五蘊皆空。首先要灰心冷意。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纔能與道相應。昔閻丘胤出牧丹邱。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醫莫能治。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臺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臺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邇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瘋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看火。」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臺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到國清寺。乃問寺衆。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幷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拾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開房唯見虎迹。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

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遽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出寺。卽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物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拾得又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流通世上。據寒山自己說。「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又云。「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拾得詩云。「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臺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寒山拾得的詩。流傳到今。一向受人尊重。儒家亦多愛誦之。他兩大士出口成文。句句談玄說理。不要把他作韻語讀。若作韻語讀。則對面隔千山了。

六月二十五日

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薩也如此發

心。我們每天上晚殿。也如此發願說。「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證果深淺大小不同。皆由願力深淺。依願行持大小而定。佛由衆生修成。衆生能依願行持。就是菩薩。就能成佛。既然成佛人人有分。何以一切菩薩發願度衆生。度來度去總度不盡呢。因衆生之衆字。由三個人字合成。三人成衆。衆生之數無窮無盡。十法界中。除佛法界外。其餘九法界都屬衆生。上三界是聖人。已出生死苦海。不受輪迴。餘六界都未出生死。九法界內有三聖法界尚有微細習氣未盡。所以都屬衆生。習氣有深淺。上三界淺。下六界深。習氣深重。業障衆故。故叫苦惱衆生。這些衆生。死去生來。不得休息。勢難窮盡。其數量亦復難知。嵩嶽元珪禪師對嶽神說。「佛七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又說。「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既衆生界本無增減。則度衆生亦無所謂盡不盡也。」六祖壇經解釋四弘誓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所謂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又煩惱無盡誓願斷。

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是也。又法門無量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佛道無上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卽見佛性。卽言下佛道成。」佛果禪師曰。「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祜。古人如此說話。何以我們做不到呢。只是不肯除習氣。放不下。作不得主。沒有覺照。在不妄中自生虛妄。但能動靜忘懷。則水清月現了。政和二年。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輿至禁中。繹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以覺之。詢其名曰。「我廬山遠法師弟慧持也。因遊峨嵋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達磨祖師。梁朝普通七年。由西天航海到中國。因梁武帝問法機緣不契。便渡江。居洛陽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年。以正法眼藏。傳付二祖。化緣旣畢。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少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後人圖祖師像。亦畫手攜隻履。達磨面壁。慧持入定。功夫深淺不同。七百年定功。不可謂不深矣。猶不及隻履西歸。我們比慧持定功。又相隔甚遠。定工一點都沒有。怎能度衆生呢。努力放下用功吧。

六月二十七日

佛未出世時。爲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印度計有九十六種。謂外道六師。各有十五弟子。師弟之數相加。共九十六也。又稱九十五種外道者。謂九十六種中。有一與佛法通。故除去此一而稱九十五也。九十五種外道。各各宗旨不同。都說修行。理路都搞不清楚。議論顛倒。還有人跟他學。中國古代軒轅黃帝。訪崆峒山廣成子。也說修道。伏羲畫八卦。也說是道。李老君爲周朝柱下史。也講道。中外古今講道的人很多而有淺深不同。與佛相較。就差得很遠。談起佛教的緣由是這樣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姓剎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剎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州初闢以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燃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脅誕生。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承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遊四門。見老病死等事。心生悲厭。作是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以手言曰。「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入檀特山

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夜覩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二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初爲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憍陳如得法眼淨。世尊重爲四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卽成沙門。』佛復爲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皆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五阿羅漢。以後又度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此一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後承佛之化度而得證果。於是感佛之恩。一一法會。常隨不離。故諸經之首。列衆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我們跟佛學。現在都是出了家。但出家有四種。一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參法侶。心猶顧戀。二身在家心出家。雖受用妻子。而不生耽染。三身心俱出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四身心俱不出家。受用妻子。心生耽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這四料簡中是那一類呢。我慚愧。身雖出家。幾十年騙佛飯喫。表面出了家。內心未入道。未證實相理體。未能四大皆空。未能如如不動。這就是心未出家。我就是這樣苦惱。還有和我一樣的。可見

身心俱出家就爲難了。古來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如印度的維摩詰。月上女。末利夫人。韋提希夫人。中國的龐蘊。宋仁宗。張襄陽。都是深通佛法。居塵不染塵。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師多了。都是佛門模範。爲後人欽式。弘法利生。作大佛事。功德無量。清朝順治皇帝。六歲登基。廿四歲出家。這是身心俱出家的。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說了。真出家的實在難。能成大器的更不易。扣冰古佛說。『古聖修行。須憑苦節。』黃蘗老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了生脫死。門路很多。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就有二十五法門。門路雖多。總不出宗教律淨。宗是禪宗。教是講經。律是持戒。淨是念佛。這四法最當機。禪宗雖是直下明心見性。動靜一如。頭頭是道。就禪來說。差別也多。還有邪正大小。種種不一。講經也一樣。要到大開圓解。一念三千。性相融通。事理無礙。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亂。當下親證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入薩婆若海。一切法門。都離不了持戒。楞嚴經說。『攝心爲戒。如不斷婬。必落魔道。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如不斷偷。必落邪道。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雪。自不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佛門舊制。比丘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何以如此呢。因爲修行以戒爲體。戒是出生死的護身符。沒

有戒。在生死苦海中就會沈淪汨沒。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不能有絲毫破損。浮囊稍破。必定沈溺。所以宗教淨三家。及一切法門。都以戒爲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廢。要三法圓融。纔得無礙。持戒若不明開遮。不通大小乘。不識因時制宜。種種妙用。死死守戒。固執不精。成爲錯路修行。三學圓明。纔得上上戒品。種種法門。皆不出一心。所以一法通則萬法通。頭頭物物盡圓融。一法不通則一切不通。頭頭物物黑洞洞。一心不生。萬法俱悉。能如是降伏其心。則參禪也好。念佛也好。講經說法。世出世間。頭頭是道。隨處無生。隨處無念。有念有生。就不是了。修行人要先除我相。若無我相。諸妄頓亡。我執既除。更除法執。我執粗。法執細。平常講話。開口就說我什麼。我什麼。若無我。則什麼都瓦解冰消。那一法都無礙。由能無我。也就無人。習氣毛病也無有了。既爲佛子正信出家。求出離法。就要努力忘我。勿爲境轉。勿在煩惱中過日子。佛子若不降伏其心。則一念錯誤。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救頭燃。嚴守律儀。如保護渡海浮囊。不容有一點破損。

七月初八日

我是一個閑人。常住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與大衆有緣。在堂裏擺擺閑談。百丈大智老人。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於是別立禪居。

古人一片婆心。爲了培育人材。而定規矩。立次序。時至今日。認爲這一套是老腐敗。壓制人材。要剷除他。打倒他。若留戀舊規矩的就是腦筋未醒。新舊二法彼此衝突。今古不相容。佛世制戒。爲除習氣。法流東土。因時制宜。百丈創清規。用以輔助戒律而設。既有規矩。得成方圓。一舉一動。不越雷池一步。一切威儀次序。人情禮節。動止施爲。勤除習氣。百丈清規。至今千多年。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世道不古。借清規舞弊。所以有人起來反對。另創新規矩。究竟是規矩不好。還是人不好呢。若人不好。有再好規矩也無用。若人好。何用更立什麼新規矩呢。可見規矩本無好醜。只是人有好醜罷了。禪和子參禪。禪是靜慮。要在靜中思慮好歹。擇善而從。一切在我。法法皆妙。我若不好。什麼法都會成弊。世間法也是一樣。法本不壞。由於人心壞。習氣多。好法都成爲壞法了。凡事能三思而後行。就不致於胡作妄爲。立法不是死的。如醫生一樣。要對症下藥。藥不對症。就要吃死人。所以醫生治病。死執古方是不行的。古云。「藥不在貴賤。愈病者良。」先聖建叢林。立清規。定次序。安職位。如國家立法一般。非常周密。今天七月初八日。諸位職事首領。照叢林規矩。要到方丈向和尚客客氣氣的退職。這裏不是叢林。又無鐘板。何以要攪這套把戲呢。我是一個野人。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還和你顛倒什麼。你們說也有理。認爲職事有請就有退。是老規矩。每年正月初八。七月初八都

是退職日子。初十請職。十二復職。十三送職。十六出堂。當職當了一期。辛辛苦苦。退了職。好歇歇氣。叢林下小請職大請職等等規矩很好。初發心的可以參學參學。請職有序職列職先後次序。又有有請有退。有請無退之別。肯發心的人。不管這些。古來叢林住持。由國家送的多。公舉的也有。但不多。現代沒有這把戲。住持一當就不退。就在方丈養老。當家也是一當當幾十年。天寧寺定老和尙。傳幾位法徒。高朗當家當到死。冶開和尙當監督許多年。光緒廿一年當方丈當到死。英與和尙光緒十二年當方丈當到死。霜亭和尙光緒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幾十年沒有退職。還不是由你發心。妙湛當司水廿一年。當維那十八年。後昇首座沒有退。湖南超勝。在江天當僧值十三年。別人退職他不退。常住大衆歡喜他。說他是活菩薩。叢林下的把戲會用就好。不會用就變成死法。大家有緣在一塊。有粥喫粥。有飯喫飯。出坡開田。如自己小廟一樣。有什麼職可請。有什麼職可退。有什麼班首班脚呢。放下吧。不要玩這套假把戲了。還講什麼方丈扁丈等等空話。我只是喫空飯。和你們一樣。向我退職做什麼。昔一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規則。一日。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訝問童子「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什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來裝

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趁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一有動作威儀。就不是本來面目了。聖也不可得。何凡之有。騰騰任運。動靜無心。聖凡能所智慧愚癡。煩惱菩提。皆是如如之道。」大衆會得麼。執着便刺手。

七月初十日

今日有幾位廣東居士。入山禮佛。供齋結緣。請我上堂說幾句話。我是空空如也的。謹略述四十二章經一部分的故事。與各位結緣。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離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度人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誰能過此難關。誰就了脫生死。生值佛世。何以說難呢。若無善根福德因緣。不說遇着佛。遇菩薩羅漢也難。智度論云。『舍衛城有九億家。三億明見佛。三億信而不見。三億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若得多信。利益無窮。佛在舍衛城二十五年。尚有三億家不見不聞的。以其無善根福德因緣。故雖生值佛世。尚不見不聞。與佛同時在世。相隔很遠。不見佛不聞佛的人更多。故無善根之人。雖生佛世也無用處。而且就算在佛身邊。爲佛弟子。若不依教奉行。也會招墮。如提婆達多是佛

的兄弟。善星比丘爲佛侍者二十年。不修行還墮地獄。城東老母與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與佛無緣。不願見佛。可知見佛聞法之難了。現今佛不在世。善知識代佛弘法。親近之也能了生脫死。但善根淺薄的。會善知識也難。縱有緣見面聞法。不明所說之義。也無益處。華嚴初祖杜順和尙。是文殊菩薩化身。有弟子親近很久。不知他的偉大。一日告假。要朝五臺山禮文殊去。師贈以偈曰。「遊子漫波波。臺山禮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弟子不會意。及至五臺山脚。見一老人。謂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尙是也。」弟子趨歸。師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至今關中於是日作文殊忌齋。不具眼識人。雖在善知識面前也認不得他是善知識。又太陽警玄禪師座下。平侍者心地不好。結果叛師離道。收場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喫掉。已會善知識可算不難了。但不依教修行。雖會善知識也無用處。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因貧窮的雖欲布施。有心無力。勉強布施。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爲難。豪貴人家。有力布施。不能放下身心去學道。也是爲難。難易是對待法。精進勇猛。有大願力。難的會變爲易。疏散放逸。悠悠忽忽。易的也變爲難。難之與易。在人不在法。貴能融通。則一切無礙。貧的是前世不施。故感今果。正應盡力布施。豪貴的人身分高。辦事不爲難。正好學道。佛弟子阿那律。此云無貧。或曰如意。他過去劫中貧窮。一日在田裏幹活。其妻送來稗子

飯。適有一辟支佛僧。向他化飯。他說。「這飯很粗。不堪供養大德。請到我家另供好飯吧。」僧曰。「現已正午。若到汝家便過了午。過午我不能喫。就化你這稗子飯喫好了。」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因此功德。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爲天王。世世無貧。世世如意。做人王天王不稀奇。由供僧種下善根。得爲釋迦佛座下弟子。聞法悟道成羅漢。天眼第一。這更難得。以一飯之因。就有如是好果。貧窮布施。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可見能打破難關。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菩薩修六波羅蜜。以布施波羅蜜爲首。布施之義。說來很多。略說有三。一。財施。捨財濟貧也。二。法施。說法度他也。三。無畏施。救人之危難也。又一。淨施。謂布施時。不求世間之名譽福利等報。但爲資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淨心而布施也。二。不淨施。謂以妄心求福報而行布施也。身尙能捨。身外之物更不屑說了。來的四位廣東居士。千山萬水。朝山禮佛。布施結緣。已經難得。既爲求出離法而來。則要發長遠心。有進無退。恭敬三寶。不要分相。見好的固然要敬。見不好的也莫起憎心。有憎愛心。就有煩惱。就脫不了生死。憎心一起。道心就退。不可不愼。

七月十一日

昨日說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難。會過來。難會變易。難易是對待法。難中有易。易中有難。在

各人所用不同。不講別的。就講貧窮布施難吧。佛弟子行菩薩道。布施爲六度之首。施者捨也。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捨就是布施。捨就能解脫。因爲一切皆非我有。能內外盡捨。自然解脫。布施又有什麼難。佛在世時。有一雙窮夫妻。窮到不得了。住的是破草房。勉強能避風雨。穿的兩人僅共一條下裙。沒有上身衣服。出門只能一人穿裙。一人赤身露體留在家裏。所以二人每日輪流出門乞食。也就輪流穿這一條下裙。化飯化得多。二人喫得飽就歡喜。也常有化不夠喫不飽的時候。甚至化不到而餓肚子也有。有一比丘。已證羅漢果。知他二人多生多劫。未種善根。所以這生貧窮到此地步。特來度他。向他化緣。令他種福。這雙夫妻見此比丘在門外化緣。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回來和妻子商量道。「我二人前世不修。今生如此貧苦。今生若再不修。將來必然更苦。但想布施種福。又沒有東西可供布施。二人只共有這一條裙。若布施了。便不能出門。二人都要餓死。但若不布施。生亦無用。不如以此僅有之物。誠心供僧。種種善根。死亦值得。」其妻同意。男子於是從破房洞中伸出頭來。向比丘誠心供養。即向大衆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緣。他們雖未種善根。只今以一念說。「大德。請慈憫我。望將此裙代我送去供佛。」比丘憫而受之。持供世尊。時世尊正與頻婆娑羅王說法。受此供養。即向大衆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緣。他們雖未種善根。只今以一念誠心。盡其所有。施下此裙。其福無量。王聞此事。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見其裸體餓睡地上。

因救護之。給以衣食。同詣佛所。見佛聞法。即證果位。他二人窮是窮極了。但能把布施難這一關打破。就獲如此利益。可見難不難在乎一念。沒有一定的。昔明代羅殿撰有醒世詩曰。「急急忙忙苦苦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這雖是淺白文章。似乎沒有很深的道理。但全把我們業障鬼一生的行爲描寫出來。誰人能脫離這詩的窠臼。誰就是大解脫人。

七月十七日

就以我自己而言。一生感果苦得很。常生慚愧。怕錯因果。還落因果。少年就想住茅蓬。放下萬緣。偷安度日。結果還是放不下。逃不掉因果。庚子年隨光緒皇帝到陝西。嫌市朝太煩。故第二次又上終南。到嘉五臺結廬。改名隱跡。把茅廬弄好。以爲可以安居不動了。但因果不由你。還是隱不住。只得如充軍一樣。遠遠的跑。跑到雲南雞足山。那裏萬里無雲的境界。以爲躲脫世事了。豈知又出頭與叢林事情弄好了。還是站不住脚。又跑到大理府還宿債。地方弄好了。又到昆明。昆明弄好了。又跑到福建鼓山。革除弊習。結大冤仇。遭昧良者。弄出殺人放火來反對。纔把事情平息。以爲從此可以放下無事得安靜了。詎料又跑到廣東南華

寺。千辛萬苦把房子修好了。又撞到雲門。恢復祖庭。還是還債。那裏想到會禍從天降。逼得我不跑也要跑。可見世上做人。業障是有定數的。進北京裝烏龜就好了。又伸出頭來輔助和平會。發起中國佛教協會。把大領衣舊規矩保存下來。可已了願。其時多次夜夢。舉手拉木頭豎柱子。由於失覺照。妄想紛飛。在京留不住。又到上海杭州蘇州辦和平法會。後來到廬山避暑。還夢上梁修造。因聽議將雲居劃爲林場。不忍祖庭廢滅。又來還宿債。纔知屢夢上梁豎柱。受報有定。直純的私信。我是不管的。試想我們出家人。還是貪名貪利。人我是非。比俗人不如。好不慚愧。家醜揚出去。被人輕慢。這就可恥了。

〔附錄〕戒期開示

此次傳戒緣起（自誓受戒）乙未十月雲居山眞如寺

此次本山驚動各省各處及諸山緇素佛子。不辭辛苦。跋涉長途。或爲求戒。或爲成就助道而來。但是這裏是個茅蓬。諸不如法。照顧不周。不免要使諸位動念。關於此次傳戒一事。尙有多人未明底細。今將情由講給諸位聽聽。請不要煩惱。不要誤會。

此處爲祖庭道場。是一名勝古刹。有典籍可考的大祖師。在此宏法者有數十位。自宋。元。明。清以來。迭經興廢。抗日戰爭時。遭兵火焚毀。殿堂屋宇。百無一存了。虛雲　去年在北京辦和

平法會及佛教協會畢。南來匡阜養病。因讀雲居法窟。荒廢已久。不忍名勝湮沒。遂興謬想。於是請准政府。撥草登山。目擊劫後遺基。叢生荊棘。祇剩銅佛二尊。觀音菩薩一座。埋於草莽之中。不禁感傷墮淚。即就破爛牛屋。略事修葺。隨便藏身。意在保守古跡而已。未計如何施設也。孰料未及半載。諸方衲子。瓶缽遙臨。住不肯去。事成難題。若不招待。情固難却。如若接納。食宿無着。不得已。共同芟蔓闢荒。不辭艱辛。謀衣食住。同甘共苦。備極勤勞。有諸未進具者。屢請說戒。懇禱至再。勉應之曰。「傳戒要經政府批准。方可舉行。」嗣經請准。即告大衆曰。「現得政府許可。開一方便短期。單爲本山幾個新戒。不是圖熱鬧。切不可向外通信。謂此地傳戒。倘若外處得知湧來。食宿無着。招待不下。我原爲養病。來此結茅蓬。幷不是來此大開期會。」不料有幾位多事者。私自向外通信。亦有幾位雲水來往者。可能在外說出。致使四方詢問。有幾百封信。又不能打妄語。回信乃說因食宿困難。未有向外通知。祇爲原住新戒。開一方便短期。高旻寺有些人來信苦求。人情難過。只得批了幾個小字。「如必要來。要有當地政府證件。否則勿來。」可能因此張揚出去。

外來者不得參加之原因

今諸位既已遠道而來。如不說出此中情由。怕你們誤會。本來國家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對我們傳戒打七。講經說法等事。是許可的。卽此次傳戒。亦已陳明政府及宗教事務處與佛協會等。均蒙准許。爲什麼現在外來的。又不得參加呢。食住困難。且置不說。恰遇滬上天主教堂出了事情。此係外教。今且不說。又上海佛教青年會。素來是以弘法利生自命的。這次亦出事情。此係居士。又復不說。說到出家人頭上。金剛道場。亦相繼出事。對這些事實。諸位觸目寒心不寒心呢。又聞昨由甘肅省電致江西省政府。謂彼地有外道頭。隱在佛教。已來雲居山。清濁分不了。便會因一人害多人。如是等事。關係甚大。安可不防。

開自誓受戒方便

諸位此次既因不明了本寺傳戒情由。貿然前來。又因碰着上海發生那些事情。故只好原道請回。這樣說法。想諸位聽了一定煩惱。但我亦終究不忍諸位徒勞一遭。早年我辦戒期。都是五十三天。今因生產事忙。日期減短些。原定十月十五進堂。冬月十八圓滿。共三十二天。現復因諸緣不湊。再緩期半月。定爲冬月初一進堂。仍是十八圓滿。今特爲外來的新戒開一自誓受戒的方便。望外來諸位歡喜照行。虛雲生平。本最不滿於濫設戒壇。濫傳戒法者。每見有些傳戒之處。形同買賣。不問壇場和尙及阿闍黎等是否如法。三數日甚或一日便畢三壇。四處賣牒。美其名曰寄戒。不知律儀爲何。對此等稗販如來者。便覺痛心疾首。爲

甚現在又開自誓受戒呢。

考受戒有受佛戒與受僧戒之分。出家五衆。在佛菩薩前。法師爲啓請三白。領受十無盡四十八輕菩薩戒。在家二衆。受六重二十八輕菩薩戒。是爲佛戒。以菩薩已忘我故。在佛菩薩前領受。（但求受菩薩戒者。須自審是否已經忘我）比丘在僧中禮請十師。白四羯磨。領受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受三百四十八戒。是爲僧戒。以聲聞未能忘我故。須有十師證明。菩薩戒本說。『若千里內。無能授戒師。得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而要見好相。』又華嚴經偈說。『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欲求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罪業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六根清淨。則戒相成就。』故菩薩戒若千里內無授戒師。是可方便的。若千里內有授戒師。亦不許開。今各位不遠千里而來。是已生至重之心。虛雲也不是想僻說戒。實因障礙因緣而已。故此是可開自誓受戒方便的。至於僧戒。本來要眼觀壇儀。耳聽羯磨。才得受戒。故定從他受。不開自誓。然諸位此次皆是發殷重心。跑來本山求戒。戒壇也看到了。十師也認得了。我每天講受戒法則也聽到了。雖未正式登壇。但諸位各回本處自誓。我在此地作法。遙爲回向。雖未算如法。也不爲草率從事了。且增一阿含經說。『諸佛常法。若稱善來比丘。便成沙門。』虛雲安敢自比於佛。但今既碰着障礙因緣。萬不得已而權施方便。諸佛於常寂光

中。或能默許。但諸位要知道。若無特殊因緣。是萬不能開方便的。

虛雲　業障深重。你們要我說戒。我不是想不說。祇因你我往因差錯。以致今朝諸緣不遂。你們請回去。可各就本處寺庵淨室。至誠禮佛。虔求懺悔。仍按本寺所定日期。初一開壇。初八沙彌戒。十四比丘戒。十六燃香申供。十七菩薩戒。十八圓滿功德。如是禮懺。須虔誠懇切。如見好相。卽爲得戒。請師長上人證明。許爲本壇戒子。照發戒牒。但毗尼威儀。規矩法則。切須自行習學。今爲諸位開此方便。實在不得已而爲。古人說。「寧可將身墮地獄。莫將佛法作人情。」

虛雲　今日如此作爲。縱墮地獄。尙屬小事。若諸位不肯留心。不能如戒行持。則盜佛形儀。妄稱釋子。唯爲一紙戒牒。徒挂空名。則日後之果報。不可言說。是爲極苦。各宜愼重。

衣　缽

衣缽乃受戒正緣。今將衣缽名相。略與諸位說之。七衆受戒衣式不同。大分之有縵衣三衣之別。縵衣者。梵語缽吒。此云縵。縵者漫也。謂通漫而無條相之衣。亦名禮懺衣。原爲沙彌沙彌尼之衣。但曾受三歸五戒之優婆塞優婆夷。及曾受菩薩戒之在家二衆得披之。然唯聽作諸佛事。及禮懺之時披著。除是之外。一切時中。若居家。若出入往返。皆不得著。若詣庵寺嘗以襄威之隨行。如在家宅。可以掛置淨處。三衣者。一五衣。二七衣。三大衣。律制比丘比丘

尼應畜三衣。壞色割截縫成長短條堤之相。喻如田畔之畦。能貯水養嘉苗而資形命。表法衣之田。潤以四利水。增長三善苗。以養法身而資慧命。是故僧云福田僧。衣云福田衣。五衣者。梵語安陀會。此名作務衣。亦名下衣。亦名什作衣。縱五條。橫一長一短。割截而成。原是比丘。比丘尼三衣之一。凡寺中執勞服役。路途出入往返皆披之。七衣者。梵語鬱多羅僧。此名入衆衣。亦名上衣。縱七條。橫二長一短。割截而成。是比丘比丘尼常服衣。凡禮佛。懺悔。誦經。坐禪。赴齋。聽講。安居。自恣。乃至一切集僧辦事皆披之。大衣者。梵語僧伽黎。此名雜碎衣。謂剪碎縫成。條相多故。是比丘三衣中之最大者。故名大衣。凡陞座說法。半月布薩等時。當著此衣。此衣有多種不同。上中下各有三品。下三品者。謂下下品九條。下中品十一條。下上品十三條。此三品皆兩長一短。割截縫成。中三品者。謂中下品十五條。中中品十七條。中上品十九條。此三品皆三長一短。割截縫成。上三品者。謂上下品二十一條。上中品二十三條。上上品二十五條。此三品皆四長一短。割截縫成。此等衣皆應用熟苧麻布縫製。不得用綾羅綢緞紗絹等物。更不可繡佛像在衣上。有人繡千佛於衣上。號爲千佛衣。褻瀆實甚。本來佛弟子對佛像。只能恭敬頂戴。怎可把佛像在自己身上顛三倒四。甚至壓在屁股下呢。所謂千佛衣者。是指如上三衣。佛佛道同。千佛相傳。都是一樣。並不是繡千佛於衣上。謂之千佛

衣。又印度氣候煖。比丘三衣及下裙外。無別衣服。故衣裙常不離身。睡則爲被。死亦不離。中國氣候冷。比丘內穿圓領衣服。祇作佛事時才搭袈裟。因此袈裟便不常披。但如出界外。亦應隨身攜帶。離衣是犯戒的。至於沙彌沙彌尼衣式。按薩婆多毗婆沙論云。『沙彌得畜上下二衣。一當安陀會。一當鬱多羅僧。令清淨入衆及行來時著。』又根本部云。『沙彌受縵條衣。若年滿二十。可授近圓。師爲求三衣鉢具。』毗婆沙所言當者。非同比丘五條衣一長一短。七條衣二長一短。割截縫成田畦之相。但受持借五七之名。縫成不用五七之相。僅是無條相之縵衣。至近圓時。師所求者。方是割截條相。然其間亦可少設方便。按律制度。沙彌約有三種。一者年七歲至十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烏者聽度。故名驅烏沙彌。二者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載依佛。調練純熟。堪能進受具戒。故名應法沙彌。三者二十歲至七十歲名名字沙彌。以其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且稱沙彌之名字。故名名字沙彌。若驅烏及應法沙彌應披無條相之衣。以其未屬僧位。若名字沙彌年滿二十以上。決志登三壇戒者。則非局於單持沙彌行法。不過漸次昇進。不躐等級而已。所以可權許受持田相之衣。惟不聽著僧伽黎。

又附此談談。比丘戒本來要年滿二十歲才能領受。但有未滿者。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

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之。故滿十八歲便可受具。又凡事要在人格上看。勿過拘執。古來的大祖師未拘在年齡者也不少。

具者。梵語尼師壇。以名隨坐衣。又名敷坐衣。又名襯足衣。卽如塔之有基。受戒者之身卽五分法身之塔。以五分法身因戒生故。此具七衆皆可持之。

鉢者。梵語鉢多羅。此云應量器。謂體色量三皆如法故。體則鐵瓦二物。不得用銅木等製成。色則用麻子杏仁搗碎。塗其內外。以竹烟熏治作鳩鴿孔雀色。所以熏治者。以夏天盛物不餿。不染垢膩故。量則上鉢斗半。中鉢一斗。下鉢五升。此乃姬用斗。若准唐斗。上鉢一斗。中鉢七升半。下鉢五升。此鉢准出家二衆受持。

此三衣鉢具。是出家二衆受戒之正緣。資身之急務。必須自己置辦。若借若無。並名非法。准律明條。皆不得戒。

戒律是佛法之根本

前來已略說衣鉢名相。今將受戒的要義。約略說說。你們要留心諦聽。佛法之要。在於三無漏學。三學之中。以戒爲本。良以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若能持戒清淨。則定慧自可圓成。佛所制戒。以要言之。大分三種。（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二）出家戒。謂沙彌沙彌尼十戒。

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三）道俗通行戒。謂菩薩三聚戒。今諸位欲求受戒。首重行願。行者行持。卽依戒而行。願者發願。卽四弘誓願。行願相資。方成妙用。佛制戒律。無非使衆生斷除習氣毛病。令止惡生善。背塵合覺。故華嚴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由是戒故。佛法得以住世。僧伽賴以蕃衍。

戒法戒體戒行戒相

戒有戒法。戒體。戒行。戒相之分。戒法者。佛爲優婆塞優婆夷所制之五戒八戒。式叉摩那之六法戒。沙彌沙彌尼之十戒。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出家五衆菩薩之十重四十八輕戒。在家二衆菩薩之六重二十八輕戒。及一百八十四種羯磨。三千八萬無量律儀等。皆名戒法。

戒體者。當受戒時。領納戒法於心胸。於身內卽生一種戒體。此體雖非凡夫可以見聞。然一生之中恆常相續。有防非止惡之功能。是名戒體。戒體的優劣。在於受戒時發心的高下。故求戒者。當先明白發心。心分下中上三品。（一）下品心。於正受戒時。以智狹劣。誓願不廣。或心散亂。緣境不周。但得戒相守持。無克發體功用。是爲下品心。卽得下品戒。（二）中品心。於正受戒時。心緣一切情非情境。但於所緣境上。僅能分斷諸惡。分修衆善。唯欲自脫生

死。全無度生誓願。是爲中品心。卽得中品戒。（三）上品心。於正受戒時。心心相續。見境明淨。徧緣法界一切情非情境。於此境上。能發決定大誓願。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衆生。是爲上品心。卽得上品戒。所以要得受上品。當發上品心。又當受戒前。應先究心緣境之寬狹。然後才可以立志高遠。見相明白。若不預先深究。法相尙且虛浮。怎能得受上品戒。甚或戒全不發。則虛受費功。徒勞一世。大須留意。緣境雖多。不外情與非情兩種。情境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動物。如人類魚蟲鳥獸等。非情境就是一切無生命的礦植等物。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房舍。衣藥用具等。衆生造惡。皆因迷着前境。如見財物起盜心。見美色生淫念等是。但惡業固由境起。善業還從境生。境是制戒之所依。亦爲發戒之正本。如婬殺等依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境而發。盜妄等依情與非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與非情境而發。是故森然有境。皆是制戒之本。發戒之因。若能與廣大慈護之心。徧緣如上情非情境。於此境上發如上三大誓願。與彼戒法相應。領納在心。盡壽護持。是卽上品戒體。

戒行者。得戒體已。於日用中。動靜云爲。任運止惡。任運修善。順本所受。不越毗尼。則世出世間。一切行門。無非戒行。幷非離一切行外。別有所謂戒行者。

戒相者。卽佛所制諸戒。於一一戒中。有持犯不犯之分。有輕重開遮之別。持者以順受體爲名。分止持作持。犯者以違受體爲名。分止犯作犯。止持者方便正念。護本所受戒體。禁防身心。不造諸惡是名止。止而無違。戒體光潔。順本所受是名持。持由止成。卽非法惡業不當行卽不行。是名止持。作持者。勤策身口意三業。修習戒行。有善起護是名作。作而如法。順本所受戒體是名持。持由作成。卽如法善業當行卽行。是名作持。止犯者。癡心怠慢。行違本受。於諸勝業厭不修學。是名止。止而有違。反彼受願。是名犯。犯由止成。卽勝業當行而不行。是名止犯。作犯者。內具貪瞋癡慢我見等毒。鼓動身口。違理造境。是名作。作而有違。污本所受。是名犯。犯由作成。卽惡業非法不當行而行。是名作犯。其他輕重開遮等。各須研習律藏。現在不能細說。此等名爲戒相。

上來所說。雖分四種。其實是一。軌凡從聖。名戒法。總攝歸心。名戒體。三業造修。名戒行。覽而可別。名戒相。由法成體。因體起行。行必據相。當知戒相者。卽是戒法之相。復是戒體之相。又是戒行之相。蓋法無別法。卽相是法。體無別體。總相爲體。行無別行。履相成行。是故行人最要深研戒相。此所謂戒相者。卽是律中所明持犯等相。持犯等相雖多。不出心境。蓋惡業非境不起。非心不成。善戒也是非境不發。非心不生。故南山律師說。「未受已前。惡偏法界。今

欲進受。翻前惡境。並起善心。故戒發所因。還徧法界。」是故得戒者。即翻無始惡緣。俱爲戒善。變有漏苦報。即成法身。諸位發心受戒。於此須善用心。

大小乘戒之同異

戒本有大小二乘之分。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爲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沙彌。沙彌尼十戒等爲小乘。然雖小乘。若受戒者發上品心。即得受上品戒。此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即攝律儀。用智觀察。即攝善法。無非將護。即攝衆生。故小乘亦通大乘。所謂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爲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爲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各有不同。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結犯則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即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即爲犯戒。此是正大乘戒。故大乘初念即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才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

三歸五戒

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故三歸五戒。對於在家出家。皆極重要。（惟婬戒。在家戒邪婬。出家全戒婬。須善分別。）三歸者。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一。歸依佛。佛者梵言具名佛陀。華譯「覺者。」所謂「覺者。」就是覺悟了一切事物。相生相滅之因果關係。更在那無限複雜之因果事相中。發見此因果的必然秩序。如發現十二因緣之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的必然序列等。從而證悟了事理的真相。爲悲愍衆生未明此真相。致沈淪生死苦海故。以無數方便。引道衆生。循着那必然的理則來改善生活。糾正思想。軌正行爲。使之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這便叫覺者。然則佛所覺悟之真理是什麼呢。無上覺道。本不可以言說形容。且略舉一義說之。所謂諸法緣起性空。諸法者。一切事物。緣者包括親因助緣。緣起者。諸法生起。是假衆緣和合而成。如稻穀是種子。田地。肥料。雨露。陽光。人工等衆緣和合而生。性者。或言體。謂諸法體性。各各本自如此。永恆不變。不待衆緣和合的意思。空者。切不可誤會空無所有。只是說。無論某一事物的生起。必待衆緣和合。本無所謂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既無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佛法就名之曰空。故西天十四祖龍樹菩薩說。「因緣所生法。是卽無自性。」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卽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所以佛說空。幷不是說一切事物空無所有。而是說其沒有永恆不變的各別體性。所以佛法並不是什麼造物主。而是發現一切事物生滅相續底理則的哲人。也不是什麼神。而是充滿大悲心。愍念衆生

苦難。以無我的精神。爲衆生謀福樂的偉人。他一生之中。化導衆生。破除迷信。教令出染返淨。捨迷歸覺。未曾少有休息。

二。歸依法。法者簡略言之。指事物的真相。和行爲的正軌等而言。行爲的表現。關係於人類的道德。行爲邪正。善惡乃分。但善惡之判。每因各人之立場和觀點不同而異。故欲得道的確實標準。必須按一切因果事相中的必然理則來權衡。也卽是說要依照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來判斷。如昔日印度社會分婆羅門族（梵志）刹帝利族（王種）吠舍族（商賈）和首陀族（農人）四姓。其階級與族籍制度之分極嚴。貧苦大衆都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過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都認爲這是天經地義。命中注定。不可改變的。釋迦牟尼佛於雪山成道後。三歎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了知緣起性空。有情機會均等。一切都可以成佛。得出了四姓平等的確切結論。喻如衆流入海。無復河名。於是力主平等。嚴斥階級。這就是以事理的真相。來作道德標準的例證。

三。歸依僧。僧者梵言僧伽。華譯和合衆。多人和合共處。志同道合。同修自利利他之行者。

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十戒具戒三聚戒

上來略說三歸五戒。現在說沙彌。沙彌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及菩薩三聚淨戒。十戒具戒多屬自利。惟求自己解脫。故不必燃香表示。菩薩戒多屬利他。準備捨身救世。故先須燃香供佛。出家沙彌。沙彌尼。得預戒品。須內修慈和。外著緇衣。與世俗異。居止行動。皆尙威儀法則。勤學沙彌。沙彌尼律儀。愼莫放逸。

比丘應常行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應常行三百四十八戒。禁防三毒。調伏七支。具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毒者。貪瞋癡。七支者。卽身口七支。身三支謂殺盜婬。口四支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三千威儀者。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各具足二百五十戒。共成一千威儀。過去具足。現在具足。未來具足。是爲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者。於身口七支。各具足三千威儀。而成二萬一千。於貪瞋癡及等分（以貪起。餘二隨起。瞋癡亦然。故曰等分。）四煩惱中。淨無毀犯。是卽八萬四千細行。言八萬者。擧其大數。

關於戒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諸位說明的。戒本中有自手掘地。及自手績紡等戒。我們現在耕田織布。是不是犯戒呢。我們要知道。佛所制戒。有性戒。和遮戒兩種。首篇波羅夷罪是性戒。此是根本戒。犯者不通懺悔。其餘大都是遮戒。犯者可以懺悔。又有輕重開遮等別。研尋律藏便知。性戒者。體是違理。無論佛制與不制。若作均犯罪。如殺盜等是。遮戒者。

佛未制前造作無罪。自制以後。若作方成犯。如掘地紡織等。佛所以制遮戒。有各種原因。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或因時制宜的。如掘地紡織等戒。是因避世譏嫌而制。因當日印度社會。以乞食乞衣。一心修道爲出家人本分事。若自己營謀衣食。便招世譏嫌。佛因之制此等戒。但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各處不同。必須因地因事因時以制宜。決不能墨守繩法。故五分律中。佛說『雖我所制。於餘方不爲清淨者。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於餘方必應行者。不得不行。』故當日百丈祖師。以中國與印度環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舉。佛如降生此時此地。決不會制掘地紡織等戒的。所以我們耕田紡織。幷不是犯戒的事情。望諸位於修持中。切不可廢勞動。於勞動中。也不可忘修持。兩者是可以兼行並進的。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受持遮戒。貴在遵循如來制該戒之本意。不在於死守條文。若得佛意。雖與條文相違。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雖遵守條文。亦成犯戒。但亦切不能以此藉口。而將如來所制戒律。一概抹殺。各宜深入律藏。神而會之。

菩薩戒者。總攝爲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一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此聚止卽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嚴護。愼而不爲。二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等。皆究竟修。此聚作便是持。止卽是犯。順教奉修。永不退

悔。三攝衆生戒。亦名饒益有情戒。謂無生不度。以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慈能與樂。悲能拔苦。盡喜謂喜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者。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布施攝者。謂若有衆生樂財則布施財。若樂法則布施法。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二愛語攝。謂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三利行攝。謂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因此生親愛之心而受道。四同事攝。謂以法眼觀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示現。使同其所作而霑利益。由是受道。此聚作即是持。止便是犯。又菩薩發心時當發四弘誓願。（一）衆生無邊誓願度。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即須斷除我愛。殉己爲衆。以衆生心爲心。以衆生苦爲苦。常行慈悲等施普度。如地藏菩薩。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二）煩惱無盡誓願斷。衆生無量劫來。流浪生死。皆因煩惱未斷。煩惱由根本發生枝末。重重無盡。所言根本者。謂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由此出生懈怠。放逸。嫉妒。障礙。昏沈。散亂。諂曲。誑妄。無慚。無愧等無數枝末。但煩惱雖多。總不出我法二執。衆生不達緣起性空的道理。妄執此身心以爲實我。分別諸法以爲實法。由是爲因。妄受生死苦果。是故世尊方便設教。應病與藥。說無量法門。對治衆生無盡煩惱。我們應該依教修持。誓願斷之。（三）法門無量誓願學。菩薩爲普利有情。一切

世出世間。無量法門。均須習學。故菩薩應向五明中求。五明者。一聲明。明言語文字者。二工巧明。明一切工藝。技術算曆等者。三醫方明。明醫術者。四因明。明考定正邪。詮考真僞之理法者。即所謂論理學。五內明。明佛法之宗旨者。故無論世出世法。科哲等學。均是菩薩所應學處。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兎角。」故此不是閉起眼睛。盤起腿子。才算修行。運水搬柴。鋤田種地。乃至穿衣食飯。疴屎放尿。都是修行佛法。出家人幷非閉門造車。死守一法的。（四）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道者。梵語名菩提。又譯曰覺。覺者自性靈覺也。此覺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自圓成。個個不無。諸佛聖人。示生世間。作人天之導師。後世之模範。指示衆生。若離妄想執著。即可成佛。六祖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我們應該捨迷歸覺。誓成佛道。弘者。深也。廣也。深則豎窮三際。廣則橫徧十方。誓者。自制其心。願者。志求滿足。菩薩當發如上誓願。不怖不退。不動不搖。盡未來際勇猛勤修。

虛雲　不過秉宣佛制。教誡後來。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爲汝等得戒本師和尚。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爲羯磨阿闍黎。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爲教授阿闍黎。過去七佛及一切諸佛爲尊證。十方菩薩爲引禮引讚及爲汝等同學伴侶。我雖受請。但爲汝等教誡法師。故曰秉戒和尚。

結　勸

臨期入壇。當受戒時。汝等各須虔禮諸佛菩薩。慈護加被。諸天龍神。監壇護戒。我爲汝等作法回向。汝等應各在本處。清淨三業。披懺一心。二六時中。如法禮懺。當勇猛精進。愼勿貪眠好吃。自致失利。又不可辛苦太過。以致生病。可以調適端坐。所謂「端坐念實相。」實相卽本心。本心卽佛。如妄念不生。則戒淨。戒淨則定生。定生則慧發。佛說一大藏教。卽戒卽定卽慧。若得其本。則不患其末。諸位如能依此而行。卽不失爲本壇戒子。亦乃不負我所期望。唯願大衆。共奮勉之。外來的明天歡歡喜喜回去。各自修行。

〔附錄〕答客問二則

是月嶺南梁翰昭居士入山。請師開示歷來禪淨之諍。師告以無二之旨。復爲答問二則。附錄如左。

禪宗與淨土

因客問參禪不及念佛。永明壽禪師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如五祖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乃至雁蕩僧爲秦氏子檜云云。

答曰。楞嚴經文殊菩薩選圓通。說偈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

便。』又從「多門」中。肯定耳根圓通說。『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指出『自餘諸方便。皆是佛感神。卽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對念佛三昧乃云。『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永明禪師有禪淨四料簡。其文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銅床併鐵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近世修淨土人。多數固執四料簡。極少虛心研究圓通偈。而且對四料簡。也多誤解的。不獨辜負文殊菩薩。而且帶累永明禪師。終於對權實法門。不能融匯貫通。視禪淨之法。如水火冰炭。虛雲對此。不能無言。考壽祖生於宋代。是餘杭王氏子。他是中國諸祖中三位最多著述者之一。「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說。「吳越錢氏時。爲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蝦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捨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上智者巖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他是宗門下法眼禪師的第三代。著的書很多。如「心賦」和「心賦註」是講明心見性的。「萬善同歸」是講法法圓融的。「宗鏡錄」百卷。是弘闡拈

花悟旨融匯各宗理趣。攝歸一心的。日本人分佛學爲十三宗。中國人分爲十宗。「宗鏡錄」以心爲宗。以悟爲則。所說雖有淺深。皆窮源澈底。微微細細地表出此心。闢邪輔正。使後人不致誤入歧途。平生說許多話。未曾說過宗下不好。他既是從宗門悟入的。何以又弘揚淨土呢。因爲大悟的人。法法圓通。參禪是道。念佛是道。乃至如我們勞動掘地也是道。他爲挽救末法根劣的人。故弘淨土。他是淨土宗的第六代祖。一生讚揚淨土。寂後人人尊重。在淨慈寺建塔紀念。「佛祖統紀」又說。「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中國佛教徒。以冬月十七日爲彌陀聖誕。所據是何典章呢。阿彌陀經說。阿彌陀佛在西方過十萬億佛土。誰人知他冬月十七日生呢。這原是永明禪師的生日。因爲他是阿彌陀佛乘願再來的。所以就以他的生日。作爲彌陀誕辰。

四料簡一出。禪淨二宗。頓起鬥爭。淨土宗徒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單修禪宗。生死不了。單修淨土。「萬修萬人去。」又參禪又念佛。「猶如戴角虎。」「無禪無淨土」是世間惡人。淨土宗徒。以此批評禪宗。至今鬧不清。屢說參禪之弊。又引證「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爲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某後身

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岐夫子。又其次善旻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又甚而雁蕩僧爲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事。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展轉下劣。即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云云。我認爲修行人後身。「展轉下劣。」在人不在法。唐僖宗時。「潁州官妓口作蓮花香。蜀僧曰。此女前爲尼。誦法華二十年。」誦法華經而轉世爲妓。不可謂法華誤之。猶參禪人後身。「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亦不可謂參禪誤之。觀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難道觀音應身也是「展轉下劣」麼。阿彌陀佛化身。永明禪師。永明禪師後身爲善繼禪師。善繼禪師後身爲無相居士宋濂。善繼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壽聖寺。血書華嚴經一部。他的弘法事業。比永明禪師退半了。宋濂爲臣。不得善終。則又不如善繼禪師。難道可以說阿彌陀佛也「展轉下劣」麼。禪宗的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峯不許。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曹山亦不許。淨土行人亦常以此批判禪宗的不對。沒有審察到這種批判。原出於九峯和曹山。這正是禪宗善知識的正知正見。應當因此注意禪宗。何反以之低估禪宗呢。我們現在誰能坐脫立亡。我們連泰首座紙衣道者都不如。而敢輕視禪宗麼。我認爲宗下有淺深。顯教密教有頓漸邪正。念佛也一樣。禪

之深淺。區別起來就多了。外道。凡夫。小乘。中乘。大乘。都各有各的禪。中國禪宗的禪。是上上乘禪。不同以上所舉的禪。但末世行人參禪。確實有走錯路的。無怪永明四料簡中所責。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何種著作中。但天下流傳已久。不敢說他是僞託的。他所訶責「有禪無淨土。」難道禪淨是二嗎。念佛人心淨佛土淨。卽見自性彌陀。這淨土與禪是不二的。但今人卻必限於念佛爲淨。參禪爲禪。昔日我佛逾城出家。「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其時那裏來的禪和淨呢。以後說法四十九年。都未究竟。至拈花微笑。付法迦葉。亦未說出禪字。禪是最上一乘法。猶如純奶。賣奶的人。日日加了些水。以至全無奶性。學佛法的人。也如純奶滲了水。永明看到便對滲了水的禪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並不是說純奶的禪「蹉路。」永明禪師上智者歟。作禪淨二觀。冥心精禱。得淨觀。乃至七度。若禪是不好的。他決不作此觀。若淨是他本心所好的。則他必不至拈至七度乃決。且永明禪師出身禪宗。是法眼宗第三代。那裏會自抑己宗。說禪不好的道理。參禪的方法。要看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

其目的只求明心見性。後人參禪。違此方法。得些清淨境界。通身輕飄飄的。一下子就開靜。自以爲有工夫了。其實滯於陰境。卻不知一念緣起。無生怎能向百尺竿頭進步。永明因此說。「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倒不如念佛老實可靠。但他也不是說光念佛就能「萬修萬人去。」要有淨土纔能去見彌陀。若以「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爲可靠。這又打錯妄想了。楞嚴經阿難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豈釋迦佛威神不可恃。不能惠我三昧。而彌陀佛威神卻可恃。卻能惠我三昧耶。念佛決定比妄想三毒五欲等事好。如做好夢。醒來精神愉快。做惡夢醒來情思抑塞。所以瞎打妄想。不如一心念佛。如能法法皆通。則是最高尚的修行。「有禪有淨土」如虎本有威。再加二角。更加威猛。爲師作佛。理所當然。至於無善根者。不信禪。亦不信淨。糊裏糊塗。則「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了。我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只不滿別人勸人不要參禪。每念楞嚴所指『邪師說法如恆河沙』而痛心。故把四料簡的意旨。略加辯說。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於四料簡中。偏執不通。對禪淨二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負永明禪師了。

〔附錄〕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讚 有序

上人善繼。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爲尊勝。欲蒸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煆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腎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書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聖教寺。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得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於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惟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卽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卽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卽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

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焫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辯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浮幢刹重重。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祕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於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海洋。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漑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

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爲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無相居士金華宋濂拜贊

丙申師一百一十七歲

春。師與建大殿。天王殿。虛懷樓。雲海樓。鐘鼓樓。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師之重建雲居也。其規模採取鼓山南華雲棲各殿宇圖式。因其地而變化之。蓋寺之前爲明月湖。形如圓月。廣及百畝。每初日出。金光蕩漾。注射臺殿。舊有石坊。師因湖之北地。建三門。進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寶殿。後爲法堂。及藏經樓。度過園林。便見龍珠峯。其氣脈固甚正也。此中路殿堂。已完全落成。今繼續建造者。其東爲亞部寮。報恩堂。客寮。雲廚。齋堂。曬場。後爲延壽堂。祖堂。其西部爲如意寮。西歸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維那寮。禪堂。監值寮。再後爲方丈。關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七八。全寺圍以巖石。羅漢垣。其莊嚴閎麗。亦足與南華稱伯仲也。東坡有言。雲居爲冠世絕境。大士所居。其中湖開明月。瀲灩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帶礪。巖巒盤曲。宛若蓮瓣。蠭抱。師自癸巳入山。僅及三載。佛國樓臺。從新湧現。漸復唐宋舊觀。此固師之道德足以感動龍天。而衆緣成就。實有不可

思議者。本年春夏間。住衆及二千指。其中有專門建造人才。有農林學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師近來與建祖庭。不印捐冊。不事攀緣。而緣法自至。亦有不可思議者。卽如此次重興雲居。十方善信。皆願隨喜。羣情踴躍。姑舉一二事言之。師之弟子寬慧。聞將建大殿。在港發起一藥師法會。竟以萬金至。北美僑商婺源詹勵吾居士。向於師未謀一面者。亦以萬金至。上海吳性栽居士。於本年冬自香港北行。入山禮佛。由張公渡登山。以道路崎嶇。發願修路需十萬元。現已着手修理。以布施廣。故收效速也。師向建大小梵刹。不下數十。其來也。以一拄杖入山。厥功告成。亦祇攜一拄杖下山。今師重興雲居。若有神助。此後二三年間。萬善同歸。四事供養。願師其「居之安」乎。

秋九月。重濬明月湖。及疏導青溪。掘出一巨石。字跡漫漶。稍有可認識者。此蓋佛印了禪師。住持本寺時。東坡入山訪印公。曾於溪邊共坐此石。後建橋紀念。名爲談心石。佛印橋。今師濬河修橋。將此石置之橋亭。存古蹟也。幷繫以詩曰。

坡老崇佛夙願深　尋山問水去來今　青溪橋畔談心石　談到無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帶　鈍機偶滯故緣情　雲來卷出談心石　爲築溪橋記姓名

是年冬。四衆二百餘人。計開水田一百八十餘畝。旱地七十餘畝。所收稻穀。四萬五千餘斤。雜糧兩萬六千餘斤。及竹器茶葉銀杏筍干各項。均有收入。此後積極開荒及造林。可住五百衆矣。臘月初七起禪七兩期。曲江南華寺。廣州六榕寺長汀定光寺。寧化法輪寺。均請師傳戒法。

丁酉師一百一十八歲

春。師應吳居士修路之請。自去冬興工。由張公渡方面上山之路。寬六尺。長十八華里。峻嶺逶迤。峭峯岑崷。兩山相間。飛瀑中流。重架虹橋。乃能飛渡。其中有龍王橋。乘雲橋。雲蔭橋。龜水站等處。於秋間工竣後。師於沿途大石上刻有「趙州關」「飛虹橋」各大字以存古蹟。幷鐫紀事及偈語曰。

茲因山陰吳寬性居士。發起修路濬湖。工程圓滿。雲感其誠。爰題偈語。以存古蹟。偈曰。

尋到雲居山外山　宛如鷲嶺在塵寰　高山平地逍遙外　傑閣崇樓俯仰間
去住隨緣無罣礙　安貧樂道老僧閑　欲向其中問端的　前三三與後三三
四海名賢譽此間　天上雲居山上山　水月道場今古夢　佛魔境界亂離看

千尋崖岸經過易　五濁娑婆解脫難　潦倒殘年百歲外　草鞋猶踏趙州關

六月。當地政府農林機關。以雲居寺僧開闢荒山荒地。甚有可觀。乃推翻一九五三年癸巳批准設立僧伽農場成案。改設墾場。將寺有之山場田畝。茶果樹木。盡劃入地方墾場。另派數十人來寺接替耕植。寺內職事以僧伽農場立案有年。農作有效。呈請地方政府照舊由寺管理。七呈不報。及後竟將師所住之牛棚亦圈入之。令師刻日遷出。師無可奈何。乃將前後情形呈報北京。旋奉院令。着該地方機關即日交回師所住之牛棚。及各墾地。仍由寺僧耕植。地方機關雖不敢不遵從。然因此銜恨。謂師恃上級勢力壓抑下級機關。內外勾通。譸張為幻。而禍無了日矣。後此數月有如下事件。

（一）有人勸師獻捐墾場開辦費人民幣二萬元。（約港幣五萬元）

（二）響應政府召集全民煉鋼獻出燒成木炭六萬餘斤。及砍下山柴三十八萬餘斤。暨寺內鑄鐘鑄瓦之銅鐵材料數千斤。

（三）師年來多病。各方弟子所奉師之醫藥費果金等等。皆有數目。亦勸師獻出為支援煉鋼費人民幣五萬元。（合港幣十萬餘元）

（四）雲居山下各鄉村之稻田於早晚造收穫時。要求雲居寺派出僧人幫助收種。

此外種種。不能盡述。不得已盡將本寺全部僧伽墾荒之農場奉獻於地方新設墾場。聽其領導。師之環境如此。心境可想也。同月本寺住持海燈。開講法華經。並擇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學研究院。以造就僧材。

戊戌師一百一十九歲

春時全國肅清右派之風甚厲。各寺院亦被波及。由所謂佛教團體開學習大會於漢口。指定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職事。均須赴會。師以老病。辭不出席。而南華住持本煥。本寺知客傳士。雲門住持佛源。及見性印開諸師等多人均被列爲右派。指定向師清算。及鬥爭。不屈。幾釀禍。後由一班夙有成見之人。製造誣揑師十大罪狀。如「貪污」「反動」「聚衆」「思想錯誤」「濫傳戒法」種種罪名。其中最無理者。如誣師與青年僧人同牀。此等傷天害理之事。竟出於僧人口中。又因師自到雲居後。北京政府每月送師貳百元爲補助費。師屢却不受。未獲允許。乃按月以之供衆。而大會中竟牽扯到師前年於開示弟子戒貪語。引用明代羅殿撰詩「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之句。謂爲譏誚誹謗。又謂師妄報年齡。師閱壁報後語弟子曰。「我生長及出家都在閩省。圓瑛法師及住持盛慧。現年已八十餘。他幼年在鼓山出家。他都知道。

我剃髮受具及出外參方與回鼓山任住持年歲。是有人可證。」又加以「老頑固」「僧界右派首要」各罪名。其意蓋欲向師「圍剿」「鬥爭」「洗腦」「下放」至「勞動改造」而後已。爾時全國僧衆。除膺特殊任務者外。均惴惴不安。南華雲門雲居山門外。亦徧貼大字壁報。誣師罪行。聲勢洶洶。師則若無其事。而四衆均欲爲師辯白。師不許。如此閱一月。兩月。並無消息。漢口之集會亦散。而師左右得力之人及多年隨從弟子。均被分散。指派向別處去矣。如是又閱一二月亦無消息。後接京信。知漢口開會期間。因師德望。不敢輕率。先疊成文告罪狀。呈請主其事之最高級人物。批准執行。某閱畢一笑着令撤銷。（詳後己亥年中）師乃獲轉危爲安。

九月十五日張處長建民率公安幹部數人。在師所住之牛棚掘地洞壁。進行搜查。未獲一物。後將中央發給雲居公函。及各種文件。雲門申辯書。重要經籍及私人函件出入賬目。均被載去。請求數次。亦不退還。

九月十六日集衆表堂。

這一回我身體不好。世人說三天命有兩天病。我則三天有六天病。何以呢。因爲白天晚上都不好。無非業障所感。只得聽其自然。有何言說。今天有兩件事。不得不講明與

大家知道。免衆誤會。甚麼事呢。這幾天省統戰部張處長和幾位同志來山。處長說。纔由北京回省。京中上峯叫我來山。傳達政府意見。叮囑陪同老和尙一路進京開會。我以老病辭了。次晚處長來我房間談話。他說因有信件向他那裏報告各種事情。謂寺中派人到上海化緣。化了二百套小褂褲。一百二十套簑衣。兩架縫紉機。又說祝華平拿你的名義發了財等等。第三天晚間又來問。此次常住打吱喳的事。已報政府了。要我說明事情的經過。我說。那天的開會我不曉得。當時我聽工人說堂裏鬧事。我卽進堂說了幾句。他們就散了。後來我查得這事的起因。是那天早上。僧值表堂。不准過二堂。午飯後他們就開會。要解決這些問題。心氣不和平就吵起來。本來現在夏天。過早堂喫粥。快喫則汗多。慢喫又躭誤結齋。所以喫不飽的可以隨衆結齋。回堂後。再到齋堂看有餘粥。可以再喫。但如在早板坐香開靜後去喫。那就是過三堂。不是過二堂。這是一天喫四頓。就不對了。如果允許過三堂。則粥少不足喫。就要多煑米。若多煑則每月的米就不敷用。因此當家叫飯頭少煑些粥。經僧值表堂之後。有些人謂職事專權。是封建。要改革。因是就鬧出事來。這是不要緊的小事。至於說到化緣。因通州李不畏居士來信。謂居士林有龍藏全部欲送與本山。要我親去。因此與性福商量。請證明書。

派佛行去通州請藏經。寫了兩封信。到上海佛教青年會。請幫化運費。及買四十領簑衣。一架縫紉機。代募齋糧。後因通州佛教會。不許將藏經運走。佛行就到上海青年會。請了磧砂頻伽兩部藏經。現今上海有信來。總共化得九百五十三元三角。除運經費。買簑衣四十領。縫紉機一架。共去錢四百餘元。下剩五百餘。寄回作糧食。沒有二百套衣服的事。從前出緣簿化緣。有過一回化緣鑄鐵瓦的事。青年會和簡玉階祝華平臨時代出緣簿。因爲五萬元舊人民幣纔鑄得一塊鐵瓦。此次共化了數千萬元。而祝華平沒有食錢。此事前幾日善果知客對我說。謂性福和尚把直純和尚寄來的給他看。信中說妙善和尚由雲居到上海。對伊說。老和尚不會用人。把常住弄得稀爛。以前用祝華平。已經弄壞了。現在又用慈藏。步覺民後塵。近又派沙彌到上海。化了二百套小褂褲。每人分二套。他問分得公平否。本來這話成是非。不應向別人說。是犯戒的。無奈此事。他們早已有人報告與知。因此不得不明白說出。免他誤會。處長等問了我之後。又問別人。又問李居士。調查我的書信來往和賬目。調查的結果。數目清楚。並無貪污。他們又看到大家努力生產。各處辛辛苦苦。事事如法。使他們對聽來的壞話。也疑信參半了。是非本不應辯的。每早上殿念的。『山門清淨絕非虞。檀信歸依增福慧。』能

真實不虛。循規蹈矩的坐香。看經。禮拜。讀誦的。就感動天地鬼神。山門自然清淨。檀信自增福慧。何須辯好辯歹。但這些事不說。則大家不知。我來雲居。是定業難逃。我原無住廟的心。很多現成的廟都不住。又來修廟子。豈不見鬼。前年我在廬山養病。聽說雲居山。政府擬劃爲林場。我不能坐視祖師道場。陵替消歇。所以來山看一看。那天很晚摸上山。只見性福直純修定悟性四人。住在僅存的破廚房內。我們一來十二人。沒有空地方睡。我看見毗盧佛。釋迦佛。觀世音菩薩銅像。埋在荒草堆中。我心中不忍。就想在此住茅篷。並使諸方禪和子有站脚地。回廬山後。要求中央政府和陳真如。都不准在此住。要我進京。我再請求。北京來電許我自由。得中南區統戰部省縣統戰部各派一同志與祝華平等。在大雨淋漓中。送我來山。上海簡玉階居士。出了二千萬元舊人民幣給我作開辦費。我交祝華平管理。農曆八月十五日。我派智修師先來修好破牛欄。派果一師先來料理一切購置家具等等。我到山後。問本山過去情形。直純就對我說。你要小心提防性福。雲居山有下院兩處。都成他私人所有。以前收數百担租歸他一人。他又想把黃韶的田收爲私有。我不准。你要和他攪清楚。否則是非多了。直純雖如此說。我沒有聽他的。後來人漸多了。政府在場。當衆請職。我不過問。大家舉性福爲

和尚。果一爲當家。二千萬元祝華平管理。買穀子三百担。木料和缸瓦。把茅篷蓋好了。簡老居士又出一千萬元來攪生產。交果一師管賬。前後三千萬元。房子砌不起來。幸而各處漸漸寄些錢來。纔有開支。果一叫大衆出坡。下雪天出坡。和直純鬧起來。直純又和智修鬧過。常常弄是非。這次直純不明真象。認爲我食了二百套衣服。又說我不會用人。覺民喫飽錢就還俗。覺民的錢的來源。是北京開和平法會。政府犒勞他百餘萬元。上海玉佛寺法會。亦得百萬元。說歸依當引禮。也有百餘萬元。杭州蘇州兩處法會。也有幾文。到雲居後。因母老要他奉養。不要心掛兩頭。就還俗去了。簡玉階又給他二百萬元。他沒有拿過常住的錢。去年正月。簡玉階給每人五萬元和一條毛巾。由祝華平分送。性福直純各送二十萬元。何以妄疑小事。傳到政府去不好聽。我沒拿常住名義化過緣。各處來錢是給我養病。不是公用的。我空手來。空手去。盡力爲大家管此閒事作甚麼。和尚當家每每辦到不能收尾時。又要我來管一管。我這老牛犁田。犁一天算一天。心中苦楚。說給大家知。我一場辛苦。別人不以爲恩。反以爲仇。緣結不到。反結了冤。這也無非前因所招。我說這些閒話。大家好好向道上辦。不要被境界轉爲是。珍重珍重。

數月以來。師飽經憂患。病狀日深。往年病中禮佛不用人扶。今則需侍者爲之助力。知幻緣將盡矣。但有一件大事未了。急須處分者。

一日。師召侍者某某等二人至。告之曰。「余今命汝二人。爲我辦一件重要事。應先告汝等前後情形。乃易辦理。

余於初出家後。自審根器。當從行門入。故習苦行。又性好禪宗。故習禪定。溯大乘東來。雖以達摩爲初祖。而光大實在東山。倘遠溯源流。實在廣州光孝寺。該寺址爲虞翻舊宅。名訶林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乞此地建梵刹。名曰王園寺。及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止訶林。立戒壇於林中。讖曰。『後有肉身大士於此受戒。』至梁天監初。智藥三藏攜菩提一枝。植於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於此出家。』及六祖大師受黃梅衣鉢。鬚髮菩提樹下。遂應其讖。後至曹溪開一花五葉。禪宗至此始盛。而其初則以訶林戒壇爲根本地。訶林卽今粵城之光孝寺也。

前清末年。該寺爲學校佔用一部份。地方機關佔用一部分。公私團體又佔一部分。所餘者。僅大雄寶殿。及六祖髮塔。與殿前參天蔽日之菩提樹而已。

余禪人也。飲水思源。目覩禪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欲重修之。顧力有所不及。會民國十九年庚午。余住持鼓山時。發願重修光孝。先將私人所積果金約二萬元埋藏之。適有老居士林某（隱名）入山相訪。余略談所願。林居士歡喜贊歎。謂重修光孝。非先籌足十萬銀圓爲預備金。勿輕動議。我願助師完成此願。先捐五萬圓。不問歲時也。余大喜過望。翌日。林老居士果以五萬圓銀號票來。余亦將所積存者。彙易金錠若干條。藏之鼓山中。滿以爲南來重興祖師道場。必自光孝始矣。

豈知道場興替。自有時節因緣。非人力所能勉強者。迨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一夕三夢六祖催喚回去。而粵北將官李漢魂等亦派員來請重建南華。於是冬有粵北之行。中與曹溪。費時十稔。因緣會合。又建雲門。歷時九載。始告完成。事變又起。計重建兩寺所費銀圓百餘萬。其中左支右絀。艱苦備嘗。而不敢動用鼓山藏金者。誠以「易磚錢而作瓦錢」佛制之所不許也。

雲門竣工時。二次大戰已停。胡毅生居士等議重興光孝。我建議先收回佔地。同時密回鼓山。將藏金運港轉到雲門。又購白銀圓若干。埋之樹下。備重建光孝。未及三年。時移勢異。當雲門事變時。余被毆幾死。猶不肯將藏金說出。「以生死可置之度

外。而因果不敢昧於毫釐。」至前年。傳聞粵當道欲闢光孝作市場。適吳居士性栽二次入山。余囑其與粵當局言保存光孝名蹟。正爲此耳。今余歷盡艱辛。老病日篤。世緣將盡。初願難償。只有俟之將來。惟藏金爲時勢所不許。付託又無人敢擔承。擬呈之當道。代爲保管。表明初願。及藏金來歷。余前日已與縣府石同志晏商。令汝二人同往發掘。運回本山。今給汝地圖一紙。汝等與石同志帶備公文。前往雲門辦理。

去後數日。竟將金條一箱。瓦罐二口。運回雲居。衡之得「黃金二十八斤」「白銀三千圓。」由石同志與侍者等數人。繳交政府代存。以明我及林居士之本願。重興光孝。只有待諸將來。」

〔附錄〕十月十九日師於方便說法中向衆開示

古人說。莫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世上利鎖名韁。層層纏縛。去了一層又一層。習氣毛病。籠罩到轉不得身。有覺照的人。不隨他去。無覺照的都隨他去了。故做人有種種爲難處。古德每每說。比丘住山佛歡喜。住在鬧市佛擔憂。比丘應住阿蘭若。大日經疏曰。阿蘭若。名爲意樂處。謂空寂行者所樂之處。或獨一無侶。或二三人。於寺外造限量小房。或施主爲造。或但

居樹下空地皆是。比丘常居阿蘭若。不住於外。是十二頭陀行之一。城廂鬧市。驟馬交加。名利二字。把人縈絆繫縛。終日是非鬧不清。所以古來祖師。居山者多。釋迦世尊出家修道。於雪山苦行六年。在家在城市不是一樣修行嗎。何必定要到雪山去呢。因爲雪是冷的。下雪在臘月間。萬物收藏的時候。山河大地。成了銀色世界。萬種色彩多封閉了。這種境界。就是道人的境界。叫你二六時中。冰冷冷地萬念俱灰。不爲境轉。這就叫雪山。不在世間叫出家。不打妄想叫落髮。佛修行都要躲到雪山去。我們凡夫。何以反敢在鬧市裏過日。古德一住深山。就不染世緣。任你皇帝來請也不下山。昔日汾州無業禪師說。古德道人得志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他這些話說了也做到了。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

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珠玉。由於他不向名場立。全心在道。所以來去自由。不被生死所轉。一般人就不同了。以爲陪皇帝行過就了不起。我平生很苦。一世背時。多難多障。多魔多病。幾十年騙空門飯喫。南來北往。生慚愧心。因自己一生下。母親就去世。我這不孝。怕遭雷打。所以發心爲母作功德。拜舍利。拜五臺。遇文殊靈感。雖是向外馳求。也有些好處。第二回再朝五臺。遇庚子年義和團起義。我想到陝西去不成。回北京又遇八國聯軍之役。皇帝逃難。親人熟人一同走。太后娘娘也能一日走幾十里路。徒步無轎走到阜平縣。纔得甘藩岑春煊帶三千兵來接駕。纔乘轎出玉門關。走口外。進雁門關。我出入陪帝一路。若是清平無事。皇帝威勢最大。每逢出宮。起身時先鳴炮九聲。經過的街道。兩旁店舖都要關門。留出一條肅靜無人的御路。路心舖黃土。一切人不准看。這回逃難。急急忙忙。擺不起架子。沒有轎子坐。跑也跑得。苦也能喫。見他也好見。話也好說。沒有什麼尊貴了。什麼都放下了。到了陝西西安。岑春煊爲陝西巡撫。李鴻章在北京與聯軍講和。在西華門立德國公使紀念碑。要中國人八個人頭祭墳。拿假人頭抵數了事。李鴻章纔請皇帝回北京。當時我在陝西。住臥龍寺。一天到晚。和宰官來來去去。落在名利

場中。煩煩惱惱的。那有功夫可用。那時行住不安。怕說錯話丟了頭殼。你看在名利場中有什麼好處。我怕煩累。所以入終南山去隱名。還躲不了。又走太白山。山高一百八十里。上山後還是有人。我不能住。又跑到雲南。以爲沒事了。不久還出是非。天下抽提寺產。衆推晉京告上狀。又請藏經。是非更多了。皇帝因我一齊和他逃過難。給我嘉獎。我就走進名窠。到民國成立初期。因爲我在滿清時代的歷史。就以我爲敵。要辦我。李根源派兵入雞足山捉我。山上迦葉祖師顯聖。大難過去了。以後在上海辦佛教總會。又入京見孫中山。袁世凱。然後在貴州。雲南。西藏。設佛教分會。顛三倒四。舊政府去。新政府來。就疑我是舊政府那一黨那一派。現政府也疑我。因爲曾在重慶和林森等往來。辦過祈禱世界消災和平法會。正值三十二年正月甲午初一子時立春。這是個好年份。吉祥如意。那年各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後日本投降。中國勝利。李任潮在桂林當行營主任。我也走進了名場。又攪不清楚了。因此引起雲門一場禍事。在湖北又出頭。又晉京。離京後。政府又屢次要我再回京。騎坐虎背上。怎樣死法還不知。現在又叫我晉京。省統戰部來了人。我不去。叫我派代表。慈藏性福二人去了。與我何干。昨天又來了信。不去。心中有疙疸。想起古人說。莫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纔悔以前出頭無益。一般人總以爲和貴人來往就了不得。而不知禍福相倚。如影隨形。戰戰

兢兢。勸你年輕人及早努力。道心堅固。不染世法。有好收場。世人做人真不易。昔日圭峯宗密禪師。是六下神會四世孫。與華嚴宗有緣。見清涼華嚴疏鈔。十分崇奉。後入清涼之門。成華嚴宗第五祖。那時國家崇佛。封清涼爲國師。圭峯亦被看重。因此常和士大夫來往。與李璞莫逆。後因李造反失敗。逃到圭峯處避難。峯以故情難却。欲留之。大衆不許。這人到鳳翔就捕被殺。圭峯也被捉。對案說他們有來往。圭峯無所畏。說不錯。佛教寃親平等。見一切人有難皆當相救。今既有罪。請依法處置好了。大丈夫無畏精神。有那樣說那樣。犯罪不避刑罰。政府認爲難得。就放了他。後代佛教徒與圭峯有成見。不喜歡他。也有說他來去分明很好的。我們沒有他這樣的工夫。志向和膽量。我這生經受的災難多了。八國聯軍拿槍嚇過我。反正時李協統帶兵到雞足山捉我。七八百出家人都走光了。剩我不走。土匪楊天福吳學顯拉我拷打。後唐繼堯和龍雲鬥爭。雲棲寺僧人被捕。曾責我敵友不清。民國人責我與清朝皇帝大臣來往。我怎能分清誰是人誰是賊。任你怎樣辦都好。他們就赦了我。這次我不晉京。各方弟子來信。責我不識時務。不顧佛法。我想以前進京。因爲事情鬧得不能下臺。我不得不進京。現今大體已定。信教自由。這件大領衣保存了。戒律叢林規矩仍然照舊。可以不必再去。我長年的老病。也就藏身散場了。諸位珍重。

己亥師一百二十歲 一九五九年

春。國內外叢林及諸弟子以師今年百二十歲。恰與趙州同年。各團體紛紛擬定程序及典禮爲師祝壽。師前後接到函電。卽行制止。其復函大意。

（上略）雲死活未卜。辰期猶遠。便承吳老居士厚意。擬製壽屏爲祝。愧謝曷甚。竊念夙業所驅。波波一世。風燭已殘。事猶未了。每思輒愧。徒爲虛名所誤。百年塵勞。夢幻間耳。復何堪留戀。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須警悟。一心進道。如救頭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態也。雲心領謝。盛意謹辭。

又云母難之日。自哀未遑。切不可爲作壽章紀念。或其他慶賀舉動。轉增彌罪。徒有損毫無益也。

三月師以濬明月湖尙未竣功。海會塔工程僅及一半。乃力疾督促。數月後乃竣事。先是丙申春北美僑商詹勵吾之夫人汪愼基歸依師後。發心捐助建大殿經費。而全寺大小殿堂。均已落成。詹擬建一塔。供佛舍利。附建一留雲禪院以祝師長住世間之意。師復函謂南華雲門均建有海會塔。而雲居尙未建築。可否卽以此功德建雲居海會塔。因雲居歷代祖師均散葬各地。保存爲難。不若以海會塔奉安之。且方便四衆及

當來者也。至留雲禪院一事。意甚可感。而雲平生未嘗特建一椽一瓦。以圖享用。敬却云云。

詹復函除前捐常住萬圓港幣外。再捐港幣五萬圓。以爲建海會塔之用。師許之。因此在冬間卽着手開地盤。動工建造。其結構悉仿南華。此外更多建數座經堂。以爲僧人居住及六時禮誦之所。直至本年七月始完成。師於數十年來所建各大剎殿宇塔院之最後因緣也。幷將詹居士所撰碑記勒石於塔下。文曰。

虛雲老和尙重建雲門事畢。癸巳春晉京。參與全國佛教協會成立。已而由匡廬入雲居。初至時。榛莽荒穢。僅存陋屋三間。聊避風雨。未半載。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百餘。師率衆。始則開田博飯。繼乃築堂舍。建大殿。置藏經。雖嚴寒酷暑。作務不輟。未兩載。道場巍然。予以夙植善因。雖羈萬里外。猶得時承法雨。慈誨懇至。慚感曷已。因起念效童子聚沙故事。欲於雲居建塔。藏佛舍利。願獲十方三世諸佛之護念。留師住世。常轉法輪。因擬名此塔曰留雲。尊蒙賜復曰。居士欲爲雲建佛舍利塔。此發心固已爲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而雲則慚惶不自勝。因自思維。雲居千年來諸祖代謝。全山祖塔。散佈四方。年久失修。大多傾圮。雲昔在南華雲門所見類是。因各建海

會塔。將諸祖靈骨。集而藏之。並建堂宇。居僧念佛。適有感尊意。思復踵前例。區區之議。居士其有意乎。予讀竟雀躍。欣順師慈。遂以海會名塔。頃復獲師書。知已竣工。喜茲華嚴樓閣。湧現當前。爰爲偈曰。

達摩東來　上乘獨出　喝倒梁武　目中無物
第一義諦　光天化日　燭照幽冥　同收靈骨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歲次己亥仲春私淑弟子詹勵吾謹記

是月美洲汪寬愼香港曾寬璧以師今年爲百二十壽辰。各以資來。請造地藏菩薩一尊。用祝師壽。師令刻日興工塑造。兩月而成。分供於鐘樓及海會塔中。此師最後之造像也。

〔附記〕

師重建祖師道場。大小寺院前後八十餘剎。皆自爲營造。然每一改建。以掘泥築基爲第一工程。且需時較長。人工亦倍。卽如粵北南華寺。歷歲十稔。始告完成。而初步工作。擔泥築壘。亦經三年。編者五住南華。細心察看。自入曹溪門過蓮花池後。卽爲四天王殿。直至後山九龍泉。凡一百五十餘丈。除大殿祖殿法堂經樓外。其餘各種

堂舍共一百五十餘間。無論至何地方。長廊曲徑。皆雨不溼衣。泥不污履。高下廣狹。覆以迴廊。不覺道路之長遠也。其建築時。師手持丈尺。指點工人。或高或下。均無預製圖則。亦不用精密計算。而所需之材料適合。最奇者。大雄寶殿。高及十丈。飛簷承露。接駁七重。師亦指點出之。殿閣之莊嚴壯麗。媲美於杭州靈隱。大佛三尊。高六丈。五百羅漢。浮動壁間。此則靈隱天寧所不及也。至分布各處之院宇房舍。均堅樸耐久。又是一種看法。予每見師手持羅經。（卽指南針之羅盤）於每佛像及諸菩薩座。細爲測度。乃知師之多能也。

一日嘗問師。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師謂壞空。有一定之理之數。比如南華寺。今日建築。超於前代。孰知十年後將如何。予掘地時。遍翻全寺。發見圍牆石壁。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餘深發見有宋代斷碑者。興廢無常。可想而知。故此歷修各大剎。必先尋其故址。相陰陽。觀流泉。擇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築壁。由一二丈築起。使基礎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縱有破毀。而基礎仍存。所以我對於房舍爲輕。而基礎爲重。余乃恍然知師謀慮之深遠也。

三月師病況日深。初猶勉強支持。料理各項事務。及未了工程。至是月患慢性消化不

艮。卽停止飯麵。及一切雜食。早午僅喫一小碗粥糜而已。省府奉北京命。屢遣醫來。師却之。謂「世緣將盡也。」乃分函諸弟子迭次之捐助功德者。謂真如寺已建築完成。此後不必再寄匯銀物來。幷囑以努力修持。爲法自重。

四月師召攝影師來山拍攝全山風景。凡大殿佛像經樓法堂及晦山戒顯和尚塔明月湖趙州關飛虹橋海會塔及雲居茅蓬與現自己所住之牛棚共三十八張。又自攝

坐像一幀。洗出後親自檢視。擇其佳者留之。又贈與有關捐助功德之親友善信。

〔附錄〕　雲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癸巳夏予養痾廬山。有數禪人自雲居至。稱日寇中原時。以茲山險峻。易伏游兵。遂將真如寺全部焚燬。今祇見毗盧遮那大銅佛。兀坐荒煙蔓草中。苟不重修。將湮滅矣。予聞之惻然。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爲歷代祖師。最勝道場。道容以後。道膺繼之。其後齋禪師。融禪師。老夫舜。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該寺住持。而過化者。有趙州諗。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聰。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今祖師道場。零落至此。亟待重修。秋七月與居士祝華平等。至真如寺。洵如僧言。祇性福等四人住茅蓬中。以事香火。居數月。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數逾千指。僉議重修事宜。雖有殿宇舊址之可尋。而乏山志記載之考據。因志板久燬。書冊亦絕。後於蘇州訪得殘本。漫漶殊甚。乃屬岑學呂居士考訂重輯之。略有增刪。緣舊日志書。係清代康熙初年編纂。其中文移產業。代遠年湮。久歷變更。酌爲刪去。其餘悉依舊本。以傳其真。亟事流通。免再湮滅。予自癸巳至戊戌六年之間。所有重修殿宇。再塑金容。整肅清規。耕田博飯。種種事跡。附

錄於本志之末。以便後之修志者。有所採焉。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歲次己亥孟夏釋虛雲序時年百二十

師病日益重。一日住持和尚及三寮職事多人來視師病。師謂衆曰。「我們有緣。相聚一處。承諸位發大心。數年之間。復興雲居道場。辛勞可感。但苦於世緣將盡。不能爲祖師作掃除隸。有累諸位。倘我死後。全身要穿黃色衣袍。一日後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窰化身。火化之後。將吾骨灰。輾成細末。以油糖麵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謝不盡」云云。諸人皆作安慰語。師說偈曰。

蝦恤蟻命不投水　吾慰水族身擲江

冀諸受我供養者　同證菩提度衆生

又

請各法侶　深思熟慮　生死循業　如蠶自縛

貪念不休　煩惱益苦　欲除此患　布施爲首

淨參三學　堅持四念　一旦豁然　方知露電

悟證真空　萬法一體　無生有生　是波是水

又

吁嗟我衰老　空具報恩心　宿債無時了　智淺業識深
愧無成一事　守拙在雲居　誦子窺飾句　深媿對世尊
靈山會未散　護法仗羣公　是韋天再世　振毗耶眞風
自他一體視　咸仰金粟尊　中流作砥柱　蒼生賴片言
末法衆生苦　向道有幾人　我負虛名累　子應覺迷津
佛國時欣慕　香光擬近趨　謹留幾句偈　聊以表區區

八月師生辰日近。國內外諸山長老及弟子等多人入山慶祝。並探視師病。師亦覺精神稍爲健旺。其弟子寬慧等數人自香港來。師與之談話及處分各事。頗爲重要。茲將寬慧朝山日記一則附錄如下。

朝雲居山謁師日記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卽農曆己亥七月二十四日記中所載俱用農曆）

余此次偕寬航知立兩師及方寬麗居士等一行四衆。結伴回國朝雲居山爲師祝壽。於農曆七月二十四日由港出發。下午三時許抵廣州。下榻於華僑大廈。太平蓮舍寬定師等到訪。相約一同上山。

二十五日早七時。附火車北上。至二十六日晨八時許抵南昌車站。因各人昨日未進晚餐。擬就車站覓食充饑。豈料遍尋車站都無一物可資裹腹。遂由我和方寬麗居士看守行李。而寬航知立兩師則往汽車站買票。以額滿。無法購得。結果費去八十餘元。另包專車。九時開車。至下午一時許抵張公渡。余知此處原已設有招待所一間。專爲方便朝禮雲居者用膳休息之處。至此竟遍尋不獲。詢諸鄉人。始悉於去年五月燬於火。正徬徨間。望見前面有二僧人。由寬航師上前詢知係來自雲居者。余等因飢腹雷鳴。又休息無所。乃向之請問。據謂有飯店可以進食。迨我們跑去飯店呼食時。店員問我們有米票否。四人一聞此語。面面相覷。我們既無米票。飯店即不允供給食物。於是再去請問僧人。其中一位名寬華師者。慈悲的說。「我們尚有餘飯可以供給。」隨即將飯菜送到。各人略爲進食。聊以解飢。寬華師問我們準備幾時上山。又說最好能於今天上去。因爲今天有十個和尚落山挑石灰。如果我們今天上山。有挑灰的和尚可以先代我們担行李。若明天上山。要另請人。殊非易事云云。我們聽到有如此巧遇。當然不肯放過。於是就請他們慈悲。先把我們的行李挑上山去。因我素有心臟衰弱及血壓過高等病。惟有硬着頭皮慢步走路。時因太

陽威力過大。路熱難行。僅行三四里山路。卽覺四肢無力。難以支持。遂病倒途中。諸人將我扶起。爲我抹汗擦油。擾攘有頃。卒蒙諸佛菩薩慈光加被。漸漸甦醒。當晚先到一間茅篷住夜。時天已入黑。忽見山上放出毫光。各人咸以爲奇。晚飯後。承當家師慈悲。讓床給我們睡。

二十七日早餐後。動身繼續上山。約十時許到眞如寺。先到客堂見知客師。茶罷。再去參禮虛老和尙。老人一見我。就說「寬慧。我沒叫你來。你來作什麼。徒令我擔心。」隨問「志蓮現在住衆多少。各人是否都很用功。常住的開支夠不夠。」老人的慈愛。眞是無以復加。斯時航師相繼入室。老人見到航師。卽謂「我寫了十多封信要你來。何以遲至現在才到。我沒叫寬慧來。她又爲什麼要來。本來我想在四月走的。因事未了。所以躭下來。後來又準備七月走的。仍因事未了。故不能走。」又說「你們一路辛苦了。且去洗面休息一會。我叫人準備飯菜。吃過飯再談。」知客師真客氣。飯時滿桌素菜。飯香菜好。名山聖地。自是不同。飯畢回寮。打點禮物分送性福大和尙。維深師。知客師等。留存一份供奉老和尙。下午。再謁老人。幷泡一杯玉桂茶供奉老人。老人飲後。嘔吐似乎少些。

二十八日。宏清師說。寬度師來了。叫人去接他上山。及寬度師來到。見他完全是一個俗人模樣。而動靜威儀。仍是老修行本色。我心裏起了一種難言說的感覺。二十九日早。知客師派人陪同寬航知立兩師下山辦理報戶口手續。直至下午四時半。方始回來。幷蒙政府派朱所長上山照顧我們。每日陪我們同進早午兩餐。隨伴左右。非常慇懃。我們心裏。異常感激。今天爲老人誕辰。所以遠近各處四衆弟子上山祝壽者。絡繹於道。以知老人德行感人之深。晚間。各人擬謁老人。又恐其已睡。進去不便。乃由航師詢知老人未睡。於是我和寬定寬航知立各師及方寬麗五人一同進去。見他眠在榻上。我先送果儀供養老人。老人說。「放在枕邊吧。」及至方寬麗等送果儀時。老人很客氣地說。「你們留着自用吧。不要送給我了。」航師代答。「她們自己有得用。請您老人家收下吧。」老人說。「好。放下吧。」隨着又說。「你們早些回去休息。明天我不會客。你們明天可以進來。」

三十日早殿後。各人欲進去拜見老人。結果不滿所願。中午。老人自己供齋。每人結緣兩元。始看見老人寮房門口貼了一張紙。寫着。「今天不會客。」我們方始明瞭今晨拒見的緣故。這天。老人的精神甚佳。

八月初一日早。我等謁過老人後。以在山無事。卽欲定期下山。由航師向老人請假。擬初四日下山。老人說「好。隨你們的便。歡喜幾時來就來。歡喜幾時去就去。」既已得到老人的允許。我們卽準備初四動身。

初二日天甫微明。宏清師來說「老人叫寬航師先進去。你們亦隨後同去。」航師一進門。老人就說「你們初四不要走。我有事爲你們說。」祇得答應初四不走。下午又叫航師進去。取出法彙稿件五冊。

初三日上午。又叫航師進去。老人看着寬航師說「你能爲師父做一點事嗎。」航師答「好。無論師父要我做什麼。都應當去做。任何艱苦。在所不辭。」老人又說「我想來想去。這回許多徒弟中。惟你最爲可靠。」說罷。從身上取出一張紙。蠅頭小字盈千。命寬航收好。隨同法彙一齊帶港。要妥交與岑居士。下午。寬航師先在老人寮房坐談。老人着宏清師叫我和寬定知立三人進去。命宏清師從櫃內。請出一尊玉佛。老人雙手接過。舉上頭頂。然後交給寬定師。謂「這尊玉佛。送給你供養。」幷取出文華綢大紅袒衣一件。亦交給寬定師。又從衣袋取出一塊血珀。在眼蓋上抹一抹。卽說「這塊琥珀。送給你抹眼睛。」又取夏布大紅袒衣一件給我。再從床上

取出和平鴿徽章一枚。送給知立師做紀念。另取夏布大紅袒衣一件。囑知立師帶港送給宏賢師留念。又取夏布大紅袒衣一件。白犀牛一頭。交給寬航師。說「這衣和白象都送給你。」其實那是犀牛。而老人却說是白象。豈另有用意歟。隨又取出圖片四張。分給我們四人。此片係老人庶母王氏太夫人出家後法名妙淨。入滅時的留偈。老人建築海會塔。刻碑攝影留念。亦將照片分給我們。復取出七色九寶十八羅漢念珠一串。囑寬航師帶港。送給岑學呂居士。幷謂「岑居士年來爲雲代勞筆墨。始終不懈。情殊足感。故將此珠送他作爲紀念。」（此珠係某親王所贈我者大內物也）以上各物分配完畢。跟着又爲我們開示說。「明白時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無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諸相。不明白時則不然。須知世間法相。皆屬幻化。如空中華。如水中月。無有真實。惟有一心念佛。爲往生資糧。」

初四日下午。又叫寬航進去說。「我現在樣樣手續都已清楚。惟有一件事未能放下。你去杭州時。代我去龍華庵找宗和。他的父親法名心文。最緊要叫心文來雲居山一次。如果心文能來。則一切手續清楚。可以放下了。」航師答應到杭時。無論如何。都要找到此人。幷請老人放心。

初五日老人命宏清師來。叫我們進去。老人手執禪板。對我們說。「一個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認認真真做去。做好之後。就要像這塊竹板一樣。空無所有。說着舉起竹板連問數聲。你們看看這塊竹板有沒有東西。」我說。「請你老人家保重法體。久住世間。化度有情。」老人謂。「和你們講了許多。你們還是說凡夫話。」於是再次舉起禪板向我們說。「你們看看有沒有東西。」隨卽又問我們幾時落山。答以因戶口僅報至初六日止。所以決定初六日下山。老人悵然。隨叫侍者師拿茶葉出來。送給我們每人一份。斯時寬定師再請老和尙保重身體。久住在世。老人又說。「你們還是說的凡夫話。今天『諸佛選道場。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心空及第歸。』」各人回房休息。不久。我和航師又進去。老人向航師說。「難爲寬慧數十年的供養心。從沒退過半點。我的弟子多了。祇有她一直發心到現在。真是難得。她現已年老。兼身體不好。你要繼承她的志願啊。」

初六日早。進去向老人告假。老人合掌相送。幷命侍者師送到山門口。又令宏清師代送。老人慈悲無微不至。又承知客師派人一直送到山下。至周田派出所。領回介紹書。午飯後。乘車南行。四時到南昌北站。卽轉車繼續我們已定的行程。時一九五

九年九月九日。（卽己亥年八月初七日也。）
十月。師病勢日危。命徒將甫竣工之海會塔內容。一一如法布置。先供佛像。中安經卷。次淨僧房。派僧數人入住。早晚念佛。
七日（卽己亥年農曆九月初六日。）接北京電報李濟深逝世。師曰。「任潮你怎麼先走。我也要去了。」侍者聞之愕然。
師數日來已不起床。時喘時噎。多在睡眠狀態中。侍者在側。師見每令退出。說。「我自會料理。」
十二日午師命撤退佛龕。供奉在別室中。侍者知師有異。急往報方丈及三寮職事。晚上齊集向師問安。請爲法長住。師曰。「事到而今。還作俗態。請派人爲我在大殿念佛。」衆請師作最後開示。及遺囑。師曰。「身後事數日前已向衆說。不必贅言。今問我最後語。祇有
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
有頃復曰
「正念正心　養出大無畏精神　度人度世」諸位辛苦。宜早休息。衆告退。已

中夜矣。

雲居山地勢本高。時際深秋。寒風淒厲。萬山木落。簌簌有聲。古樹參天。幢幢亂影。室內則一燈如豆。戶外已滴露成珠。回顧牛棚內。只有一老人靜臥其中。且去大殿頗遠。第覺幽磬遙聞。經聲斷續。待送此老人去也。

十三日卽農曆九月十二日晨侍者二人。進入室中。見師趺坐如常。惟雙頰微紅於往日。不敢驚動。退出戶外守候。十二時。在窗外窺見師竟自起床。自取水飲。旋起立作禮佛狀。侍者以師久病之身。恐其傾跌。卽推門入。師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頃在睡夢中。見一牛踏斷佛印橋石。又見碧溪水斷流。」遂閉目不語。至十二時半。師喚侍者一齊進來。師舉目遍視。有頃。曰。「你等侍我有年。辛勞可感。從前的事不必說了。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祇想爲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爲寺院守祖德清規。爲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卽此一領大衣。我是拚命爭回的。你各人今日皆爲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經過的。你們此後如有把茅蓋頭。或應住四方。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夠永久保守呢。祇有一字。曰『戒。』」說畢。合掌。道珍重。諸人含淚而退。至室外簷下守候。

至一時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視。見師右脅作吉祥臥。示寂矣。急報住持及大衆。齊集誦經送行。日夜論流念佛。十八日封龕。十九日茶毗。香氣四溢。舉火後。白煙滾滾向上衝。開窰時。得五色舍利百餘粒。小者無數。以白色爲多。晶瑩光潔。廿一日將骨灰奉安入雲居山海會塔中。師世壽一百二十歲。僧臘一百零一歲。

虛雲和尙年譜竟